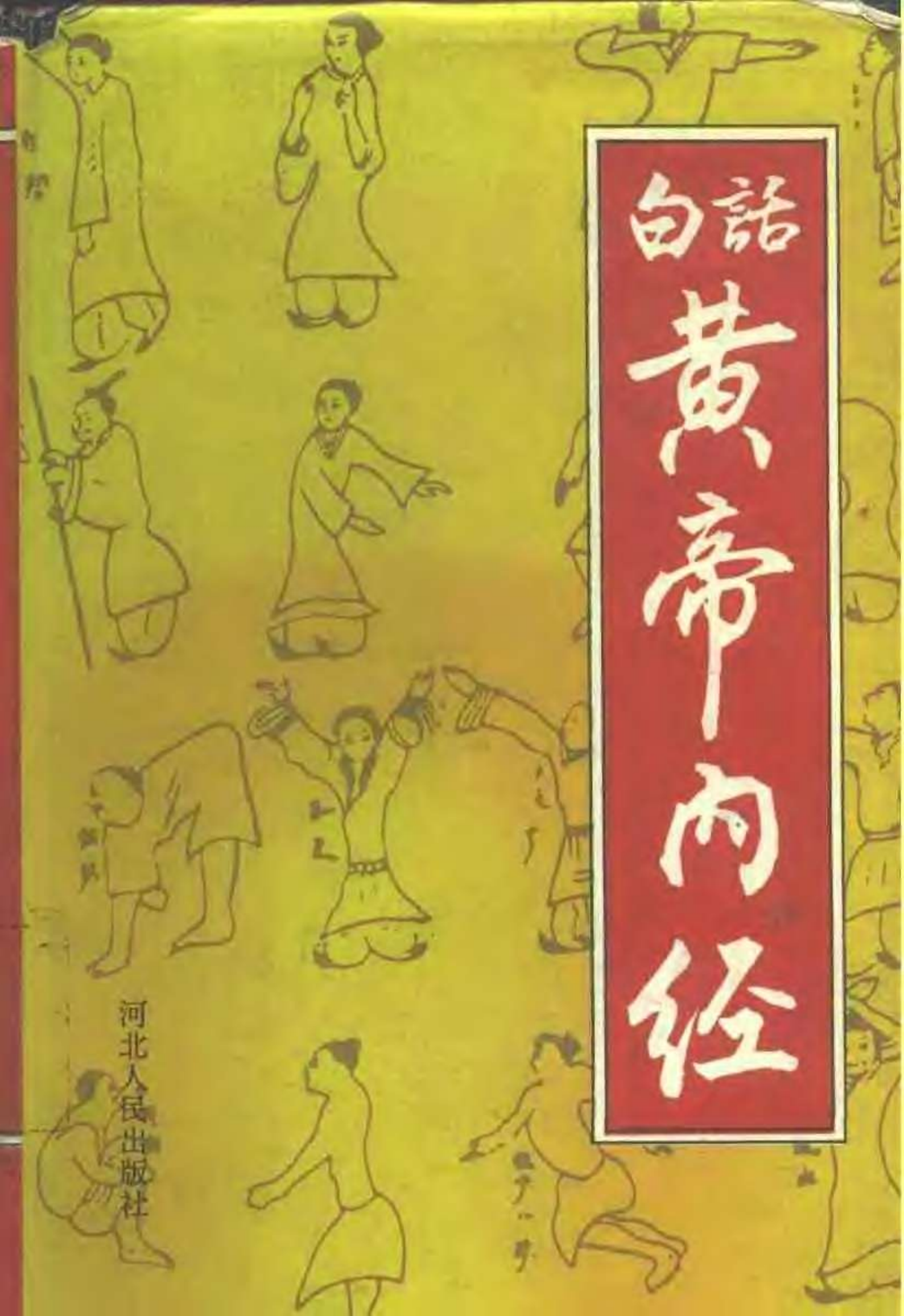
白話黃帝內經



河北人民出版社

99935

张云昌　孟蓬生
谢志宁　孙悦春　译

白话黄帝内经

河北人民出版社

C0167911

(冀)新登字 001 号

白话黄帝内经

张云昌　孟蓬生
谢志宁　孙悦春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29 印张　70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36.00 元
ISBN 7-202-01666-4/B・87

前　言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一部托名黄帝所著的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典籍。它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成书于战国时期。它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问世后，受到特殊保护，躲过了秦始皇焚书之火。《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但未提《素问》、《灵枢》之名。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征引《黄帝内经》，始称《素问》。晋代王叔和、皇甫谧以《黄帝内经》的内容为主，分别编成了专门性的医书——《脉经》和《甲乙经》。皇甫谧《甲乙经·序》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针经》即后来之《灵枢》。隋代杨上善，对《黄帝内经》作了分类重纂，题名为《黄帝内经太素》，共分十八大类。

唐宝应年间，太仆王冰得到先师张公的《黄帝内经》秘藏版本，精勤博访，历十二年的时间，对《素问》进行了整理和注解，将旧藏的第七卷加入，共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名曰《黄帝内经素问次注》。王冰此举，功绩卓著，为《黄帝内经》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人为的错误和疑问。北宋时期，林亿等对《素问》又作了新的校证。南宋及金元，对《素问》的研究继续发展。

《灵枢》与《素问》相比，命运就悲惨多了。《灵枢》除了《针经》之名外，又称《九卷》、《九灵》，在晋、唐遭到冷落，几乎失传，致使很多医书之误无法更正。南宋绍兴年间，史崧参校诸书，校正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共成二十四卷。相传史崧曾撰《灵枢集注》二十四卷，可惜已佚。此后，《灵枢》始得以广泛流传。

明代马莳撰《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清代张志聪撰《素问集注》、《灵枢集注》，等等，都为《黄帝内经》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1977年，安徽省阜阳发掘双古堆汝阴侯墓，发现了墓里的太乙九宫占盘，与《灵枢·九宫八风篇》篇首图完全一致。这一考古发现，彻底否定了《灵枢》乃王冰伪作的论断，确定了《灵枢》成书年代在秦汉之前。

《黄帝内经》不仅是一部医学经典，也是一部思想丰富的哲学巨著。它涉及到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解剖学、诊断学、病因学、病理学、针灸学、养生学等等。

阴阳五行学说是《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阴阳是对立统一的，人体就是一个阴阳对立统一体。对人体来说，外为阳，内为阴；对人体表面来说，则背为阳，腹为阴；深入人体内部，则心、肝、肺、脾、肾五脏为阴，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为阳。人体诸阳经之脉皆行于背，诸阴经之脉皆行于腹；五脏主生精而内藏，六腑主传化而外泄。身体内外、背腹、脏腑、阴经阳经，互相对立，互相依存，达到平衡、协调的统一。这样，人体就健康而有活力；否则，就要发病而产生痛苦。阴与阳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这就正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一样，阴中有阳，阳中

有阴，阴阳还可互相转化。《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中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五行为水、火、木、金、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黄帝内经》将人体的五脏、六腑都配上了五行：肝为阴木，胆为阳木；心为阴火，小肠为阳火；脾为阴土，胃为阳土；肺为阴金，大肠为阳金；肾为阴水，膀胱为阳水。《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春天木气旺，万物始生；夏天火气旺，万物盛长；秋天金气旺，万物收成；冬天水气旺，万物合藏。《黄帝内经》强调遵从自然规律，可保健康长寿。

经络系统遍布全身，由经络、经脉和腧穴三部分组成。经脉是用来通行血气、运转阴阳、濡润筋骨、滑利关节的。正经脉有十二：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络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另有奇经八脉：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与经脉相联系的是无数的络脉。腧穴是经气游行出入之所，《素问·气穴论篇》说人体有三百六十五穴。

《黄帝内经》中有尸体解剖的记载，为人体解剖学开了历史先河。《灵枢·骨度篇》记载了人体各节骨头的标准长度。《灵枢·

脉度篇》记载了人体二十八脉的标准长度。《灵枢·肠胃篇》记载了消化道各器官大小、长短及其部位和容量，食管长度与大、小肠长度的比例是一比三十五。这些记载与现代科学测量的结果非常接近。

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就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这四种诊法互相补充、互相映证，只用一种、两种或三种都是具有片面性的。《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中说："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余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

经过望、闻、问、切，确定了病人的病情，这就需要对症下药了。《黄帝内经》注重预防，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同样一种病，要因时、因地、因人的各种情况的不同而分别施治。每种病都有标本、先后、主次的问题，这就需要抓住主要环节，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在治疗上，有逆治（正治）和从治（反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逆治即是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者泻之，虚者补之，逆其病症之性而施治；从治，即是寒因寒用，热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药性与病状相从。《灵枢》着重讲述经脉和针灸。针灸所用之针共有九种：即镵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针刺之法主要是补法和泻法，细分则有轻重补泻法、徐疾补泻法、深浅补泻法、方员补泻法、呼吸补泻法等。

《黄帝内经》所包涵的知识博大精深，有待我们大家去作进一步的发掘和开发。两千多年来，尽管有不少的学者对《黄帝内经》进行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整理、注释、标点的版本，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读者来说，还是显得很不够。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原文中文字语句缺漏讹误。由于多次传抄、刻印，错误在所难免。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原文深奥难懂，由于成书日久，一般读者即使借助注释也难以明白其确切的含义。有鉴于此，我们几位不揣冒昧，参照多种版本，将《黄帝内经》翻译成了现代通行的白话文。另一方面，我们考虑到一部分具有较高古文水平和医务工作者的需要，特将经过精细校勘的原文附上，以便究其深义和真理。《素问》所缺的《刺法论篇第七十二》和《本病论篇第七十三》，我们根据各家注本补入，并注明佚篇。

我们自知水平有限，在翻译时精益求精，因《黄帝内经》太高深莫测了，所以译文中语句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张云昌

1994 年 12 月 15 日

总　　目

素问…… 1
灵枢…… 525

素问

目　录

卷一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9）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14）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18）
金匮真言论篇第四……（23）

卷二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28）
阴阳离合论篇第六……（39）
阴阳别论篇第七……（42）

卷三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46）
六节脏象论篇第九……（49）
五脏生成篇第十……（56）
五脏别论篇第十一……（61）

卷四

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63）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66）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70）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73）
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75）

卷五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79）

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88）
卷六
玉机真脏论篇第十九……（95）
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106）
卷七
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112）
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116）
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123）
血气形志篇第二十四……（126）
卷八
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128）
八正神明论篇第二十六……（132）
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137）
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142）
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149）
阳明脉解篇第三十……（152）
卷九
热论篇第三十一……（154）
刺热篇第三十二……（158）
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162）
逆调论篇第三十四……（167）
卷十
疟论篇第三十五……（170）
刺疟篇第三十六……（179）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184）
咳论篇第三十八……（186）
卷十一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189）
腹中论篇第四十……（195）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200）
卷十二
风论篇第四十二……（205）
痹论篇第四十三……（209）
痿论篇第四十四……（214）
厥论篇第四十五……（217）
卷十三
病能论篇第四十六……（221）
奇病论篇第四十七……（225）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230）
脉解篇第四十九……（234）
卷十四
刺要论篇第五十……（239）
刺齐论篇第五十一……（241）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243）
刺志论篇第五十三……（246）
针解篇第五十四……（248）
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252）
卷十五
皮部论篇第五十六……（255）
经络论篇第五十七……（258）
气穴论篇第五十八……（260）
气府论篇第五十九……（265）
卷十六
骨空论篇第六十……（269）

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274)
卷十七
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278)
卷十八
缪刺论篇第六十三…… (290)
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 (298)
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302)
卷十九
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 (306)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312)
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321)
卷二十
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 (333)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349)
卷二十一
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 (372)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佚篇）…… (427)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佚篇）…… (442)
卷二十二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461)
卷二十三
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498)
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 (501)
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505)
徵四失论篇第七十八…… (509)
卷二十四
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512)

甲乙

方盛衰论篇第八十…… (517)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521)

卷　一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古代的轩辕黄帝，生来就聪颖多智，幼小时即善言辞，少年时便思敏过人，稍长，敦厚而又勤勉，成年之后登上了天子之位。

黄帝问天师岐伯道：我听说上古时代的人，年龄都能超过一百岁，而动作却不显得衰老；现在的人，年龄一过五十岁，动作便不利索了。这是由于时世变异的缘故呢？还是由于人们不注意养生之道的过失使然呢？

岐伯回答说：上古时代的人，大都通晓养生之道，效法天地阴阳变化的法则，懂得调养精气的方法，食饮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作劳不过度，因此能使形体和精神相互协调一致，安然终其天年，度过百岁后才离开人世。现代的人则不然，人们把酒视为水浆一样贪饮，以过度为常事，酒醉之后还要肆行房事，纵情纵欲而穷竭其精气，耗散其真气，却不知道保持精气之盈满，不明白节省精神的道理，一味地追求一时的欢快，违反了养生的真正乐趣，且生活起居没有节制和规律，所以刚到五十岁便衰老了。

在上古时代，人们对于圣人的教诲，都能够自觉遵从；对于四时不正之气，能够适时回避；恬淡虚无，真气深藏，精无妄伤，神无妄动，如此，则疾病从哪里来呢？所以，他们心志安闲而少有私欲，心境安定而没有恐惧，形体劳作而不疲倦，真气从容而调顺自然，每个人都能从其所欲，都能得其所愿。他们以食为美而不择精粗，衣着随便而不求华丽，很自然地顺从世间的习俗，相互之间不羡慕地位的高低，人们都很朴实。所以不正当的欲望不

会干扰他们的视听，淫邪之说不能惑乱他们的心志，无论愚笨、聪明、贤良和不贤良的各色人等，均不寻求酒色等身外之物，故合乎养生之道。所以说，古代之人能够度过百岁而动作不显得衰老，乃是由于他们的养生之道完备而无偏颇的缘故。

黄帝问道：人年老后便不能再生育子女，是因为筋力将尽的缘故呢？还是自然生长发育的规律使然呢？

岐伯说：女子到了七岁，肾气开始充盛，牙齿更换，毛发生长。到了十四岁时，天癸发育已成熟，任脉通畅，冲脉旺盛，月经按时而行，因而可以生育了。待到了二十一岁，肾气平和，智齿生长，身高也长到了最高点。到了二十八岁，筋骨坚强，毛发长到了极点，身体也非常强壮。到了三十五岁，阳明经脉衰微，面部开始枯槁，头发也开始脱落。到了四十二岁，三阳经脉之气从头部开始衰退，而部枯槁，头发变白。到了四十九岁，任脉空虚，冲脉衰微，天癸枯竭，月经断绝，故而形体衰老，不能再生育了。

男子八岁时，肾气充实，头发长长，牙齿更换。到了十六岁时，天癸发育成熟，精气充满，男女交合，所以有子。到了二十四岁，肾气平和，筋骨坚强，智齿生长，身高也长到了最高点。到了三十二岁，筋骨隆盛，肌肉充实。待到了四十岁，肾气由盛转衰，头发初脱，牙齿干枯。到了四十八岁，身体上部阳明经气衰竭，面色憔悴，发鬓变白。到了五十六岁，肝气衰退，筋脉迟滞，手足运动不灵活。到了六十四岁，天癸枯竭，精气少，肾脏衰，齿发脱落，身形皆为疾病所苦。肾脏主水，它接受五脏六腑的精华而收藏之，所以脏腑旺盛，肾脏才有精气排泄。六十多岁的人五脏皆衰，筋骨无力，天癸竭尽，故发鬓皆白，身体沉重，行步不正，不能再生育子女了。

黄帝问道：有的人年纪老迈还能生育子女，原因何在呢？

岐伯说：这是因为他的先天禀赋超过了平常人，气血经脉经

常畅通，而肾气有余的缘故。这种人虽能生育，但在一般情形之下，男子不超过六十四岁，女子不超过四十九岁，其精气经血便枯竭了。

黄帝问道：精于养生之道的人能活一百多岁，百岁而后还能生育子女吗？

岐伯说：善于养生的人能够推迟衰老，而保持健全的身体，他们即便年寿很高，仍能生育子女。

黄帝说道：我听说上古时代有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真人，能够提挈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把握阴阳消长作用的法则，吐故纳新以养其精气，超然独立而精神内守，其形体与精神恍若结合为一，所以，其寿命便能和天地一样无有终时。这就是所谓的“与道俱生”。

到了中古时代，有修养很高的至人，具有淳朴的道德和完善的养生方法，能和合于阴阳的变化，适应四时气候的变迁，去世离俗，聚精会神地悠游于天地之间，见闻广及八荒之外，这便是他延年益寿而强身健体的方法。这种人也应当归之于真人一类。

其次有修养颇高的圣人，安然置身于天地运动之间，顺从着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方之风的变化规律，在纷纭世俗之间从来没有怨恨愤怒之心，行为不欲脱离尘世，但举止又不仿效俗习。在外不使形体为琐事所劳苦，在内又不使心绪负担过重，以恬然欢愉为本务，以悠然自得为功效，其形体不衰老，精神不耗散，年寿亦可达到百余岁。

其次的是贤人，能够效法天地的变化，取象日月的升降，分列星辰的位置，遵从阴阳的消长，分别四时的递迁，努力追随上古真人，以求合于养生之道。这样做，亦可使寿命延长至其自然寿命的极限。

【原文】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

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坚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肾

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今五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

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此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

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春季的三个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大自然生机发动，草木欣欣向荣。人们应当晚睡早起，漫步于庭院之中，披开束发，缓舒身形，使神志随着春天的生发之气而舒展。要顺应春天生发之气的神志活动，不要做“杀”“罚”等逆忤生发之气的神志活动，这样，才能与春阳之气相适应，这便是春天里的养生之道。违反这个方法行事，就会使肝脏受到损伤，到了夏天，就会得寒变之病。因为春天里生养的基础差，供给夏天盛长的条件也随之而差了。

夏季的三个月，是草木繁茂旺盛华美的季节，大自然里阴阳之气相互结合交通，各种草木纷纷开花结果。人们应当晚睡早起，不要抱怨白昼时间太长，要使自己心中没有郁怒，使姿容肤色显得秀美，并使夏气得以疏泄，精神饱满地与外物相呼应，这样，才能与夏季之气相适应，这就是夏天里的养长之道。违反了这个方法，就会使心气受到损伤，到了秋天就会患上疟疾。这是由于夏季里长养的基础差，供给秋季收敛的能力也相应地差了。

秋季的三个月，是草木万物达于成熟的季节，天气劲急，地气清明。人们应当早睡早起，和晨鸡的活动时间大致相仿，使心志保持安定，进而舒缓形体，收敛精神，使之内守，让秋天的肃杀之气平和下来，不要让神志外驰，使肺气清匀，这样，才能和秋气相适应，这就是秋天里的养收之道。违反了它，就会损伤肺气，到了冬天就会得飧泄之病。这是由于秋天里收养的基础差，供给冬季潜藏之气的能力也就差了。

冬季的三个月，是万物生机潜伏闭藏的季节，天气严寒，水结冰，地冻裂。人们不要扰动阳气，应当早睡晚起，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时再起床。要让心志如伏似藏，好似心里很充实，又好似已经得到满足，还要避寒就温，不让皮肤开裂，使阳气藏而不泄。这样，才能和冬季之气相适应，这就是冬天里的养藏之道。违反了它，就会损伤肾气，到了春天就会得痿厥之病。这是因为冬季里藏养的基础差，供给春季生养的能力也随之而差了。

天之气，是清净光明的，天绸蕴其德，运行不息，故能永远高高在上而不下坠。倘若天不藏德，显露它的光明，则日月不明，妖邪乘虚而人，流畅的阳气便会闭塞不通，重浊的地气反会遮蔽光明，云雾弥漫不晴，地气无从上应天气，甘露便无法下降。天不下雨，天地之气无法交通，草木便会因得不到上天的滋润而枯槁乃至死亡。恶气不能挥发，风雨不按时节到来，甘露不降，万物都会变得枯槁失荣。而如果贼风屡屡袭来，暴雨不断降下，天地四时不能保持相互间的平衡状态，背离了大自然发展的规律，时间一长，天下万物都会无从生长而流之夭折。唯有圣人能够适应大自然的反常变化，善养其身，所以身体没有重病。若天下万物都不失保养之道，那么它们也不会衰竭其生长之气的。

违反了春季之气，少阳之气就不能生发，就会因肝气内郁而发生病变；违反了夏季之气，太阳之气就不能生长，心脏就会生病；违反了秋季之气，太阴之气就无法收敛，就会使肺气燥闷；违反了冬季之气，少阴之气就无法潜藏，肾气就会日渐衰弱。

春夏秋冬四时和阴阳二气的迁递变化，是万物生长收藏的根本。所以，圣人顺应自然规律，在春夏保养阳气，在秋冬保养阴气，以此来遵循养生的根本法则，因而能和万物一样保持其生长发育的正常规律。违背了它，就会摧残本元，损坏身体。所以说，阴阳四时的发展变化，是万物终始的原因，又是死生的根本所在，

违背它则灾害发生，顺应它则疾病不生。懂得了这个道理，才可说已得道，掌握了养生规律。这个养生规律，圣人能够自觉遵行，愚昧之人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违背它。

顺应阴阳变化规律就能生存，违背这个规律就要走向死亡；顺应这个规律就安定，违背这个规律就要发生祸乱。不顺应这个规律而违背它，就会生病，病名叫做内格（关格）。所以，圣人不治已发生的病，而注重治未发生的病，不治已形成的乱，而留意治理未形成的乱，就是这个道理。病已缠身然后再去治疗，乱已发生然后再去治理，就象临渴而掘井、临战而铸兵器一样，不是已经太晚了吗?!

【原文】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菀槀不荣。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黄帝说：自古以来都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与外界上天息息相通是生命的根本，生命的根本在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以内，无论是地之九州、人之九窍、五脏，还是十二节，都和自然之气相通。阴阳化生五行之气，阴阳和天地人相关。倘若一再违反阴阳变化的规律，邪气就会伤害人的身体。因此说，阴阳乃是寿命之根本。

苍天之气清净光明，人的心气就平和调畅，顺应苍天之气，能使人体阳气固密，即使外界的贼风邪气侵袭，也不能损伤人体。这便是适应着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所得的结果。所以，善于养生的圣人能够专一精神，运行阳气，进而通晓阴阳之变化而达于神明。舍此，就会内使九窍闭塞，外致肌肉壅塞，阳气耗散。这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使自身的阳气受到了削弱。

人体中的阳气就象天上的太阳一样，阳气失其居所，不能正常运行，就会缩短寿命而不能健康成长。所以说，上天运行不息是靠着太阳的光明，人体的健康生长有赖于轻清上浮的阳气来保卫。

人若是感染了寒邪，心绪就不舒畅，起居则惊恐不安，神气便轻浮失固。若是感染了暑邪，就会多汗，烦躁起来则喘促不止，喝喝有声，静下来后又多言多语，身体烧得象火炭一样烫热，只有出汗才能退热止烧。若感染了湿邪，就会头部沉重，象有东西包裹着一样，倘若湿热不能及时排除，便会出现大筋拘而不伸，小筋弛而无力的症状。若被风邪所伤，就会出现气肿，四肢交替肿

痛不休，阳气也就衰竭了。

人体中的阳气，在人烦劳过度时便会亢阳外越，进而导致阴精衰竭，如病久积，在夏天会使人染上“煎厥”之病，眼睛昏蒙看不清，耳朵闭塞听不见，病势象水泽溃决一样汹涌不可遏止。人体中的阳气、在人大怒时，则形体便与阳气隔绝，血液郁积于头部，使人患上暴厥之病。也有大怒之后不发厥的，那就会伤筋，肢体弛缓不收．不能随意行动。汗出偏于身体半侧的，会使人染上半身不遂的偏枯之症。汗出之后受到湿邪侵袭，会生出小疖和汗疹。多食肥甘厚味的害处是，会使人生大疽，哪条经脉虚弱，大疽就从哪条经脉发生。若劳作之后汗出当风，寒气遏阻于皮肤，就会成为粉刺，若郁积不解，就会变成疮疖。

人体中的阳气，其精微可以养神，其柔性可以养筋。腠理开阖失调，寒邪乘虚侵入，就会长上背部屈曲的大偻病。若寒气深入血脉之中，就会成为瘘疮。留滞在肌肉纹理内，就会长期不得痊愈。寒气从背腧侵人脏腑，就会出现善畏惊骇的症状。营气不顺着经脉行走，被阻滞在肌肉之中，就会形成痈肿。汗出不透，形体衰弱而阳气消耗，腧穴闭塞，就会发生风疟。

所以说，风是引发各种疾病的始端。精神宁静心志安闲，就能使腠理闭密，皮肤肌肉能够卫外，虽然有大风苛毒之邪，也不能为害于人。这正是顺应四时气候变化规律调养身体的结果。

所以，病久就会转化为别的病症，若发展到上下之气不能相通之时，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了。所以，阳气蓄积过多，也会使人得病致死，当阳气蓄积的时候就应当消散它。消散阳气应当采用泻法，若不急速予以正确的治疗，技术低劣的医生就会使症败而死亡。人体中的阳气，一天里都是属外部的：日出的时候人体中的阳气开始生发，中午的时候阳气最为旺盛，日落的时候阳气已经衰退，汗孔也随着关闭了。所以，日暮时分阳气要收藏

于内而拒邪气于外，不要再扰动筋骨，不要冒犯雾露。违反了日出、日中、日暮三个不同时辰阳气的活动规律，身体就会困疲损坏。

岐伯说道：阴气，是蓄藏精气于内又不断补充阳气的；阳气，是保护人体外部而坚固腠理的。若阴不胜阳，则脉之跳动就会急迫快速，进而导致狂病。若阳不胜阴，则五脏之气就不相融洽，以致于九窍不通。因此，圣人才再三讲述阴阳之理。只有筋脉舒和，骨髓坚固，气血畅通，这样，内外阴阳之气才会调和，邪气才不能侵害人体，人才能耳聪目明，真气运行如常。

风邪侵入人体后会渐渐侵害元气，精血便会耗损，这是由于邪气伤害肝脏的缘故。如果饮食过度，使胃的筋脉横逆弛缓，就会形成下泄脓血的痔疮。如果饮酒过度，肺气就会上逆。如果强行入房，就会损伤肾气，损伤脊椎高骨。

大凡阴阳的要点，在于阳气固密于外，阴气方能固守于内。如果阴阳失和，就象四季中只有春天而没有秋天、只有冬天而没有夏天一样。调和阴阳二气，是最好的养生方法。如果阳气过于亢盛而不能固密，阴气就会不断亏耗而衰竭；阴气平和，阳气固密，精神才会旺盛；阴阳分离而不相交，精气也就随之而竭尽了。

如果感受雾露风邪，便会发生寒热。是以春天被风邪所伤，邪气留滞不去，到了夏天就会得洞泄之病。夏天被暑邪所伤，潜藏不去，到了秋天就会染上疟疾。秋天被湿邪所伤，则湿气上逆于肺而发为痰咳，进而发展为痿厥病。冬天被寒邪所伤，到了春天就会得温热病。风邪、暑邪、湿邪、寒邪这些四时中的邪气，更会伤害五脏。

精血的产生，来自对饮食五味的摄取，但贮藏精血的五脏，又会因为过食五味而受到伤害。因此过食酸的东西，会使肝气凑聚，脾气因之而衰弱；过食咸的东西，胃气便会受伤，肌肉便会枯槁，

心气也会因之而郁滞；过食甜的东西，会使心气喘闷，面色发黑，肾气也就衰弱下来；过食苦的东西，会使脾气濡滞，胃气也因之面薄弱；过食辛的东西，会使筋脉逐渐衰败，精神也就日渐颓靡。所以，注意调和五味，使骨正筋柔，气血流通，腠理固密，这样做气骨便精强了。严格地按着这些养生方法去做，就可以充分地享受自然的寿命。

【原文】

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

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缓短，小筋弛长，缓短为拘，弛长为痿。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痤痈。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陷脉为瘘，留连肉腠。俞气化薄，传为善畏，乃为惊骇。营

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

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故病之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故阳蓄积病死，而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之。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血气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因于露风，乃生寒热。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四时之气，更伤五脏。

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金匮真言论篇第四

黄帝问道：天有八方之风，人的经脉有五脏之风，究竟是指什么呢？

岐伯回答说：八风会产生致病的邪气，侵犯经脉的风邪，触动人的五脏，所以发病。所谓感受春夏秋冬四时相克的情形，是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这即是所谓的四时相克。

东风生于春季，病症发生在肝经，表现于颈项；南风生于夏季，病症发生在心经，表现于胸胁；西风生于秋季，病症发生在肺经，表现于肩背；北风生于冬季，病症常发生在肾经，表现于腰股之间；中央属土，病症发生在脾经，表现于脊背。

因此，春气为病，病多在头部；夏气为病，病多在心；秋气为病，病多在肩背；冬气为病，病多在四肢。

因此，在春天多闹鼻流清涕和鼻出血一类的病，在夏天常生胸胁部位的病，在长夏里多生里寒泄泻的病，在秋天多患风疟病，在冬天多生痹病。

因此，在冬天不作按摩筋骨的过度活动，春天里就不会闹觫觫和颈项疼痛的病，夏天胸胁也不会生病，长夏里也不会闹里寒泄泻，秋天也不会发生风疟病，冬天也不会染上痹厥、飧泄、汗出过多等病。

精气是人身体的根本，所以在冬天里善于保养精气的人，到春天就不易得温病。在夏天暑热的季节里应该出汗而不出汗的人，到了秋天就会闹风疟。这是观察经脉常变的基本法则。

所以说：阴之中有阴，阳之中有阳。从清晨至中午这段时间中，自然界的阳气是阳中之阳；从中午至黄昏时分，自然界的阳气是阳中之阴；从日落到午夜鸡鸣时分，自然界的阴气是阴中之阴；从午夜鸡鸣到清晨时分，自然界的阴气是阴中之阳。自然界是这样的，人的阴阳之气也是这样的。

就人体的阴阳而言，外部为阳，内部为阴。单就身体的阴阳而言，则背部为阳，腹部为阴。就人之脏腑的阴阳而言，脏属阴，腑属阳，肝、心、脾、肺、肾等五脏都是阴，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等六腑都是阳。之所以要知道阴中之阴、阳中之阳的道理，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冬季之病发生在阴，夏季之病发生在阳，春季之病发生在阴，秋季之病发生在阳，都需要视其疾病所发生的部位来进行针刺或者砭石治疗。所以说，背部为阳，阳中之阳为心；背部为阳，阳中之阴为肺。腹部为阴，阴中之阴为肾；腹部为阴，阴中之阳为肝；腹部为阴，阴中之至阴为脾。这些都是人体中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呼应的关系，与自然界中阴阳的变化是相符合的。

黄帝问道：五脏与四时相对应，是不是互有影响呢？

岐伯说：是的。东方青色，与人体里的肝相对应，肝开窍于目，精华藏于肝脏。它发病多为惊骇。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酸，在植物中则为木，在五畜中则为鸡，在五谷中则为麦，在四时中上应于岁星，所以春气致病往往发生在头部。在五音中为角，在五行生成数为八，所以肝有病多发生在筋。在五气中为腥臊。

南方赤色，和人的心相应，心开窍于两耳，精华藏于心中。它发病多在五脏。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苦味，在五行中为火，在五畜中为羊，在五谷中为黍，在四时中上应于荧惑星，所以心有病多发生在血脉。在五音中为徵音，在五行生成数为七，在五气中为焦臭。

中央黄色，和人的脾相应，脾开窍于口，精华藏于脾脏。脾脉上连于舌，所以它发病常表现于舌。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甘味，在五行中为土，在五畜中为牛，在五谷中为稷，在四时中上应于镇星，所以脾有病多发生在肌肉。在五音中为宫音，在五行生成数为五，在五气中为香。

西方白色，与人的肺相应，肺开窍于鼻，精华藏于肺脏，它发病常在背部。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辛味，在五行中为金，在五畜中为猪，在五谷中为稻，在四时中上应于太白星，所以肺有病常发生在皮毛方面。在五音中为商音，在五行生成数为九，在五气中为腥。

北方黑色，与人的肾相应，肾开窍于二阴，精华藏于肾脏，它发病多在四肢。比象来说，在五味中为咸味，在五行中为水，在五畜中为豕，在五谷中为豆，在四时中上应于辰星，所以肾有病常发生在骨质方面。在五音中为羽音，在五行生成数为六，在五气中为腐。

所以，善于诊脉的医生，应当谨慎地审察五脏六腑的气血逆顺，以及阴阳、表里、雌雄的所以然，在胸臆中深思熟虑，以达到精微的程度。但不要传授给不宜诊脉的人，更不要传授那些不是脉学精髓的东西，这才是正确的传授方法。

【原文】

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

岐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

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支。

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

故冬不按跃，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

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此平人脉法也。

故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

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所以欲知阴中之阴、阳中之阳者，何也？为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皆视其所在，为施针石也。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以受乎？

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其

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

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卷　二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黄帝说道：阴和阳的对立统一，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万事万物的纲领所在，是发展变化的总根源，是生杀毁灭的根本，是人们精神活动的聚集之所。所以，治病必须寻求治本之良方。清阳之气积聚上升而成为天，浊阴之气凝结下降而成为地。阴主宁静，阳主萌动。阳主生发，阴主成长。阳主杀伐，阴主收藏。阳有化生功能，阴能形成物体。寒冷达于极点就会转而生热，而炎热达于极点又会转而生寒。寒气的凝结可以产生浊阴，热气的升腾可以产生清阳。清阳之气若在下不得上升，就会发生飧泄；浊阴之气若在上不能下降，就会发生胀满。这就是违反了阴阳的运行法则，疾病就会随之而来的道理。

清阳之气演化而成为天，浊阴之气演化而成为地；地气上升就变成了云，天气下降就化为了雨；天气下降形成的雨实为地气所化，地气上升而形成的云有赖于天气的蒸发。所以，人体中清阳出于上窍，浊阴出于下窍；清阳发散于腠理，浊阴注入于五脏；清阳使四肢充实，浊阴使六腑相安。

水属于阴，火属于阳，阳是无形的功能（气），阴是有形的食物。饮食五味滋养了形体，得到滋养后的形体又使真气得以充实，真气产生精，而精又可以化生一切。精是依靠着真气产生的，形体是仰赖饮食五味而得到充实和生长的，饮食经过生化作用变为精，并经过气化作用充实形体。倘若饮食五味没有节制，就会损伤形体，气若偏盛，也会伤精，充足的精气能够化为气，气又可

能被没有节制的饮食五味所伤害。

属于阴的五味从人体的下窍排出，属于阳的真气从人体的上窍发泄。五味之中，味厚的属于纯阴，味薄的属于阴中之阳。阳气之中，气厚的属于纯阳，气薄的属于阳中之阴。味过厚会使人泄泻，味薄才能使肠胃通畅。气薄则可能渗泄邪气，气厚才会助阳发热。亢阳会促使元气衰弱，微阳则能使元气旺盛。亢阳侵蚀元气，元气有赖于微阳的煦养；亢阳耗散元气，微阳却能使元气逐渐增强。气味之中，辛甘而有散发作用的属于阳，酸苦而有涌泄作用的属于阴。

人体内若阴气偏旺，阳气就一定会受到损伤，若阳气偏胜，阴气也一定会受到损伤。阳气偏胜会致热，阴气偏胜会生寒。寒到极点又会生热，热到极限也会生寒。寒邪会损伤人的形体，热邪会损伤人的气分。气分受伤就会产生疼痛，形体受伤就会发生肿胀。所以，先疼后肿的，是由于气分先受损伤而影响到形体；先肿后痛的，则是由于形体先受了伤害而影响到气分。贼风太过，形体便会感到疼痛；热邪太过，肌肉便会产生红肿；燥气太过，津液就会干涸；寒气太过，就会发生浮肿；湿气太过，就会发生泄泻。

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时的推移，又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演化，形成了万物生长收藏的规律，产生了寒暑燥湿风的气候变换。人有心肝脾肺肾五脏，五脏化生五气，产生了喜怒悲忧恐五种情志。所以喜怒过度都会伤气，寒暑外侵，也会损伤形体。大怒会伤阴气，大喜会伤阳气。倘若逆气上冲，血脉就会因阻塞而变形。喜怒没有节制，不善于调节寒暑，生命的存在就没有保障了。所以，阴气过盛一定会转化为阳气，阳气过盛也一定会转化为阴气。因此说，冬天受到寒气伤害，到了春天就容易发生热性病；春天受到风邪伤害，到了夏天就容易发生飧泄；夏天受到暑气伤害，到

了秋天就容易发生疟疾；秋天受到湿气伤害，到了冬天就容易咳嗽不止。

黄帝问道：我听说上古时代的圣人，谈论人体形态，分别脏腑阴阳，审察经脉联系，会通六合，分别按其有关经络循行起止；气穴所发的部位，分别有自己的名称；肌肉及骨骼相连属的部位，都有它们的起点；皮部浮络的阴阳顺逆，各有条理；四时阴阳的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外部环境与人体内部的对应关系，皆有表有里。是否真的如此呢？

岐伯回答说：东方属春，阳气上升而出风。风能滋养木，木能生酸，酸味能养肝，肝血能养筋，筋膜柔和则又能养心，肝气上通于目。它在天则深远微妙而无穷，在人能通晓自然变化之道，在地为生化万物。化有助于饮食五味，道有助于智慧，玄有助于神。神的变化是在天为六气中的风，在地为五行中的木，在人体中为筋，在五脏中为肝，在五色中为青色，在五音中为角音，在五声中为呼，在人体变动中为握，在七窍中为目，在五味中为酸味，在情志中为怒。怒能伤肝，悲伤又能抑制愤怒；风能伤筋，但燥又能抑制风；酸味能伤筋，但辛味又能够抑制酸味。

南方属夏，阳气大盛而生热，热能生火，火能够产生苦味，苦味可以养心，心能生血，血能养脾，心气关联着舌。它在天为六气中的热，在地为五行中的火，在人体中为血脉，在五脏中为心，在五色中为赤色，在五音中为徵音，在五声中为笑，在人体变动中为气逆，在七窍中为舌，在五味中为苦味，在情志中为喜。过喜会伤心，但恐惧可以抑制喜；热能伤气，但寒气可以抑制热气；苦味能够伤气，但咸味又能抑制苦味。

中央属长夏，蒸发而生湿多雨，湿能生土，土能产生甘味，甘味可以滋养脾气，脾气能够滋养肌肉，肌肉健壮能使气充实，脾气通于口。它在天为六气中的湿，在地为五行中的土，在人体中

为肌肉，在五脏中为脾，在五色中为黄色，在五音中为宫音，在五声中为歌，在人体变动中为干哕，在七窍中为口，在五味中为甘味，在情志中为思。思能伤脾，但怒可以抑制思；湿能伤肉，但风气可以抑制湿气；甘味能损伤肌肉，但酸味又可以抑制甘味。

西方属秋，天气急切而生燥，燥能生金，金能产生辛味，辛味能够宣通肺气，肺气能滋养皮毛，皮毛润泽能够滋生肾水，肺气关联鼻。它在天为六气中的燥，在地为五行中的金，在人体中为皮毛，在五脏中为肺，在五色中为白色，在五音中为商音，在五声中为哭，在人体变动中为咳，在七窍中为鼻，在五味中为辛味，在情志中为忧。忧能伤肺，但喜可以抑制忧；热能损伤皮毛，但寒可以抑制热；辛味能伤皮毛，但苦味又可以抑制辛味。

北方属冬，阴凝而生寒气，寒气能使水旺，水能产生咸味，咸味能滋养肾气，肾气能滋养骨髓，骨髓充实可以养肝，肾气关联着耳。它在天为六气中的寒，在地为五行中的水，在人体中为骨，在五脏中为肾，在五色中为黑色，在五音中为羽音，在五声中为呻吟，在人体变动中为战栗，在七窍中为耳，在五味中为咸，在情志中为恐。恐能伤肾，但思可以抑制恐；寒能伤骨，但燥可以抑制寒；咸能伤骨血，但甘味又可以抑制咸味。

所以说：天地覆载万物，阴阳化生男女；阴气右行、阳气左行是阴阳循行之路，而水火则是阴阳的表现形态；阴阳的变化，是万事万物生成发展的始原。所以说：阴在内，有阳作为它的守卫；阳在外，有阴作为它的辅佐。

黄帝问道：如何取法于阴阳呢？

岐伯说：阳气太盛身体就要发热，就会腠理紧闭，身体不停地喘息摆动，身上发热又出不出汗来，牙齿干燥而且心里烦闷，若腹部胀满，就是死症，患者禁得起冬天，而禁不起过夏天。阴气太盛身体就要发冷，经常出汗，身上时常发冷，或烦躁时夹杂作

冷，以至出现手足厥冷的现象，手足厥冷则腹部胀满，就是死症，患者禁得起夏天，禁不起过冬天。这就是阴阳偏胜失去平衡的变化所引发的病症症状和机转。

黄帝问道：应当如何调摄阴阳呢？

岐伯说：能够懂得七损八益的道理，就可以做到调摄阴阳二气；不懂得这个道理，是要过早地衰老的。到了四十岁，阴气自动减少了一半，起居动作也随之衰退不灵便了；到了五十岁上，身体发胖沉重，耳不聪目不明了；到了六十岁，阴痿，精气大衰，九窍功能减退，阴虚于下，阳浮于上，流鼻涕、淌眼泪等衰老现象都出现了。所以说：懂得养生的人，身体就强壮，不懂养生的人，身体就过早地衰老。因此，虽然同样活在世上，结果却迥然不同。聪明人在没病的时候便很注重养生，蠢笨之人在有病以后才设法调养。蠢笨的人常感体力不支，聪明之人却总是精力有余。精力有余则耳聪目明，身体灵活强健，即使到了老年仍然很健壮，在壮年就更加强健了。所以圣人做顺乎自然的事情，以恬静淡泊为快乐，心志专一地笃守虚无，所以能寿命绵长没有穷尽，与天地长存。这就是圣人的养生方法啊。

天不足于西北，故而西北方属阴，而人的右耳右眼也就不如左耳左眼聪明。地不满于东南，故而东南方属阳，而人的左手左足也就不如右手右足灵捷有力。

黄帝问道：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东方属阳，阳气的精华聚集在上部，上部就旺盛而下部就必然虚弱了，所以会出现人的耳聪目明与手足不便利的情况。西方属阴，阴气的精华聚集于下部，下部就旺盛而上部必然会虚弱，所以会出现人的耳不聪目不明和手足便利有力的情况。因此同是感受了外邪，若在上部，则身体的右侧表现明显，若在下部，则身体的左侧表现明显。这是由于天地阴阳之气不能不有所

偏胜，所以邪气会乘虚而滞留于人体虚弱的部位。

所以，天有精气，地有形质；天有八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序，地有五方（东、西、南、北、中）的布局，因此天地能衍生万物草木。清阳之气上升于天，浊阴之气凝降于地，所以天地的运动和静止，是由阴阳之气的神秘变化所左右的。因而能够使万物草木生长收藏，循环往复。惟有贤人能够上应天气来养护头，下应地气来养护足，中依人事来养护五脏。天之气与肺相通，地之气与咽相通，风气与肝相通，雷气与心相通，谷气与脾相通，雨气与肾相通。六经好似江川，肠胃犹如大海，九窍好象水流。要是以天地的阴阳比喻人体的阴阳，那么，人体中的汗，就好似天地间的雨一样；人体中的气，就好似自然界里的疾风；人的暴怒之气，好似自然界里的惊雷；人的逆气，好似久晴不雨。所以，人之养生若不取法于天地之理，疾病灾害就不可免地要接踵而来了。

因而外界邪风的到来，迅疾有如狂风暴雨。善于治病的医生，在病邪刚刚侵及人体的皮毛时便予以治疗；稍次一些的医生，在病邪已侵入人的肌肤之时才予以治疗；水平差的医生，要等到病邪侵人到筋脉时，才能发现病情而予以治疗；最差的医生，要到病邪已侵人到人的五脏时，才能看出病来而治疗。治疗病邪已侵入五脏的患者，治愈的希望与死亡的可能各占一半。所以，天之邪气，人若是不慎感染上了，就会使五脏受到伤害；饮食的寒热，人若是感染上了，就会使六腑受到伤害；地之湿气，人若是感染上了，就会使皮肉筋脉受到伤害。

所以，善于运用针法的，有时要从阴引阳，有时要从阳引阴；扎右边的穴位治左边的病，扎左边的穴位治右边的病；以自己的正常状态来比较病人的异常状态以找出症结所在，从外表的症状去了解内里的病变情形，以此来考察病人的太过和不及的原因。如

果能真确地了解病症的不及或太过，然后再给患者治疗，就不会发生什么危险了。

善于诊断病情的医生，观看患者颜色，切按患者脉搏，以首先辨明病症属阴还是属阳。审察患者浮胳的五色清浊，以了解何经发病；视患者的喘息状况，听患者所发生的声音，从而知晓患者病痛之所在；观察患者四时不同的脉象，从而了解病症在何脏腑；切按尺肤和寸口，观察脉象的浮沉滑涩，从而知道病症所在的部位。这样做，在治疗上就不会有什么过失，在诊断时也不会发生什么失误了。

所以说："病在开始发生的时候，用针刺就能够治愈；如果邪气过盛，要等待邪气衰退时再去治疗。"所以病邪轻浅的时候要用轻宣疏散的方法驱邪外泄，在病邪重深的时候应采用攻泻的方法，在病邪衰弱的时候要施以补益之剂以防止病情复发。患者形体羸弱者，应用厚味的药品来补益；精气不足者，要用甘温药品来补其气。倘若病在膈上，宜用吐法；病在下焦，宜用疏导之法；胸腹满胀者，宜用泻下之法；感染风邪者，宜用辛凉发汗之法；病邪在皮毛者，宜用辛温发汗之法；病情发越太过者，宜用抑收之法；病实症者，宜用散法和泻法。审察病症为阴还是为阳，以决定是采用柔剂还是采用刚剂，病在阳者可治其阴，病在阴者可治其阳。辨明气分和血分，使它们各有所守，互不紊乱，血实者宜采用泻血之法，气虚者宜采用升补之法。

【原文】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

则生膜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腑。

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

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泻。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帝曰：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内外之应，皆有表里。其信然乎？

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

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

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帝曰：法阴阳奈何？

岐伯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此阴阳更胜之变，

病之形能也。

帝曰：调此二者奈何？

岐伯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异名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

帝曰：何以然？

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则右甚．在下则左甚，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

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写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黄帝问道：我听说天属阳，地属阴，日属阳，月属阴，由于天地日月的运转分为大月和小月，经过三百六十天，成为一年。人体也和天地日月的变化相对应。但是现在人体的三阴三阳与天地日月的阴阳之数不相符合，原因何在呢？

岐伯回答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它的变化是无穷尽的，由一可数到十，由十又可推到百，由百可数到千，由千又可推到万，由万再推演下去，直至数不胜数。但是，其根本规律却只有一个。

天地之气上升下降，万物方能生长繁衍。当它们尚未长出地面的时候，叫做阴处，也叫做阴中之阴；当它们才出地面的时候，叫做阴中之阳。阳气给万物以生机，阴气给万物以形体。所以，万物的发生是凭借着春气的温暖，万物的滋长是凭借着夏气的炎热，万物的收成是凭借着秋气的清肃，万物的闭藏是凭借着冬气的寒冽。如果四时气候失常，破坏了生长收藏的规律，那么，天地之间就会阴阳否隔、闭塞不通了。阴阳的这种变化，就人体面言，也是一样的，也象数之可分为十百千万一样。

黄帝说：我想听你讲讲三阴三阳的离合情况。

岐伯说道：圣人面向南方面立，前方就称为广明，后方就称为太冲。太冲所起的地方，叫做少阴。少阴经的上面，是太阳经。太阳经的下端起于足部的至阴穴，上端聚于面部的睛明穴。因为太阳为少阴之表，所以叫做阴中之阳。人身半身以上属阳，称为广明；广明以下属阴，称为太阴。太阴前边的部位，称为阳明。阳明经脉的下端，起于足部的厉兑穴，因为阳明为太阴之表，所以

叫做阴中之阳。厥阴是阴气已尽，开始重新向阳的转化过程，因此厥阴之表，叫做少阳，少阳经下起于窍阴穴。以厥阴为阴气已尽，阴尽而阳气始生，所以叫做阴中之少阳。因此，三阳经的离合情况是：太阳主表为开，阳明主里为阖，少阳介乎表里之间为枢。三阳经的功能互相联系，而非互相排斥，脉搏跳动有力而不过浮，所以合起来称为一阳。

黄帝说：希望你再讲讲三阴的离合情况。

岐伯说道：在外的属阳，在内的属阴，但在内阴中冲脉又在脾的下位，叫做太阴。太阴脉起于足大趾端的隐白穴，叫做阴中之阴。太阴的后面，叫做少阴。少阴脉起于足心的涌泉穴，叫做阴中之少阴。少阴的前面，叫做厥阴。厥阴脉起于足大趾端的大敦穴，厥阴为阴之尽而绝无阳，故叫做阴之绝阴。因此，三阴的离合情况是：太阴是三阴之表为开，厥阴在三阴之里为阖，少阴在表里之间为枢。三者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联系着的，脉搏跳动有力而不偏沉，所以合起来称为一阴。

阴阳之气往来运行不息，一日一夜于人身一周，周而复始，这是气运于里、形立于表、形气二者相互为用的结果。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

岐伯对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天覆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则出地者，命曰阴中之阳。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故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阴阳之变，其在人者，

亦数之可数。

帝曰：愿闻三阴三阳之离合也。

岐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阳明根起于厉兑，名曰阴中之阳。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少阳根起于窍阴，名曰阴中之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阳。

帝曰：愿闻三阴。

岐伯曰：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然则中为阴，其冲在下，名曰太阴，太阴根起于隐白，名曰阴中之阴。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根起于涌泉，名曰阴中之少阴。少阴之前，名曰厥阴，厥阴根起于大敦，阴之绝阳，名曰阴之绝阴。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曰一阴。

阴阳囊囊，积传为一周，气里形表而为相成也。

阴阳别论篇第七

黄帝问道：人有四经十二从，这是什么意思呢？

岐伯回答说：四经（肝心肺肾四脏）和春夏秋冬四时相应，十二从（即十二辰）和十二月相应，而十二月又和人的十二经脉（手太阴、手阳明、足阳明、足太阴、手少阴、手太阳、足太阳、足少阴、手厥阴、手少阳、足少阳、足厥阴）相应。

脉有阴阳之分，知道什么是阳脉，就可以知道什么是阴脉；知道什么是阴脉，就能知道什么是阳脉。阳脉有五种，但五时之中五脏的阳脉各不相同，因此成为二十五种阳脉。所谓阴脉，就是五脏真气呈败露之象的真脏脉，倘若这种败象显现了出来，那人就一定要死了。所谓阳脉，就是有胃气的冲和之脉。在临症时能够察辨阳脉，就能知道病变的具体部位；能够察辨真脏脉，就能判断死亡的日期。要了解三阳经的虚实，必须诊察人迎；要了解三阴经的虚实，必须诊察寸口。但是，这二者是统一不可分割的。能够辨别阳脉，就能弄清疾病与时令气候的宜忌关系。能够辨别真脏脉，就能确定患者的死期。只要谨慎、准确、熟练地掌握察辨阴阳脉的方法，在临症时就不致于犹豫不决而和别人商量了。

所谓脉象的阴阳，脉往叫做阴，脉来叫做阳；脉静叫做阴，脉动叫做阳；脉慢叫做阴，脉快叫做阳。凡诊得无胃气的真脏脉，如肝脉真脏独见，与其它各脏悬殊，十八天就死；心脉真脏独见，与其它各脏悬殊，九天就死；肺脉真脏独见，与其它各脏悬殊，十二天就死；肾脉真脏独见，与其它各脏悬殊，七天就死；脾脉真脏独见，与其它各脏悬殊，四天就死。

一般地说，胃肠有病，就会发生严重的心脾病，患者经常感到大小便困难，若是女子，就会月经不调乃至闭经不来。如果病久传变，或者身体发热消瘦，或者喘息气逆，那就无法治疗了。

一般地说，太阳经发病多有寒热的症状，并且下身浮肿，手足软弱无力，以至腿肚酸痛。如果病久传变，或者血涸肤枯，或者阴囊肿大。

一般地说，少阳经发病，生发之气即减少，容易咳嗽，又易泄泻。如果病久传变，或者心虚掣痛，或者饮食不下，隔塞不通。

阳明与厥阴发病，其症状表现为惊骇背痛，常常嗳气、呵欠，这种病叫做风厥症。

少阴少阳发病，容易胁腹发胀，心胸满闷，时常叹息。

太阳和太阴发病，就会发为半身不遂的偏枯症；或者筋骨解弛、痿弱无力，或者四肢不能举动。

脉中有微阳之气鼓动的，其脉来时有力，去时力衰，叫做钩脉；脉来搏动无力轻柔如毛的，叫做毛脉；脉来鼓动有力而引急，如按琴瑟的弦，叫做弦脉；脉来有力而沉，浮取如绝，叫做石脉；阴阳之气来去和缓的，叫做溜脉。

阴气争盛于内，阳气扰乱于外，汗出不止，四肢逆冷，这样，就会寒气伤肺，使人喘喝有声。阴气之所以能够生成并得以调和，其根本是在于阴阳的平衡。如果阳气过盛，就会破散，阴气也会随之消亡。阴阳紊乱，刚柔失和，经脉气血就会败绝。

属于死阴的病症，过不了三天就会死去；属于生阳的病症，过不了四天就会痊愈。所谓生阳、死阴，例如肝病传心，是木生火，故叫做生阳；心病传肺，是火克金，故叫做死阴；肺病传肾，同为阴气，二阴相并，故叫做重阴；肾病传脾，是肾水反来侮土，故叫做辟阴，是无法治疗的死症。

邪气郁结于阳经，四肢就会浮肿；邪气郁结于阴经，就会大

便出血，初结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逐渐加重。阴经阳经都郁结了，而阴经的郁结重些，就会发生石水之病，少腹肿胀。邪气郁结于胃和大肠的，就会发生消渴病。邪气郁结于膀胱和小肠的，就会发生大小便不通的隔症。邪气郁结于脾肺的，就会发生水肿的病。邪气郁结于厥阴少阳两经的，就会发生喉痹之病。

阴脉搏击于指下，与阳脉有明显的区别，这是怀孕的现象。脉象阴阳均现虚象，而又患痢疾的，乃是死症。阳脉生于阴脉，就要出汗，阴脉搏指，火迫血行，在妇人就会发生血崩之病。

三阴（肺脾）之脉都搏击于指下，大约于二十天后夜半时分死亡；二阴（心肾）之脉都搏击于指下，大约于十三天后傍晚时分死亡；一阴（心包络、肝）之脉都搏击于指下，大约于第十天死亡；三阳（膀胱小肠）之脉都搏击于指下且鼓动过甚的，大约于第三天里死亡；三阴三阳之脉都搏击于指下，心腹胀满，阴阳之气发泄已尽，大小便不通，则五日死亡；二阳（胃大肠）之脉都搏击于指下，患有温病的，已经无法可治，不过十天就会死亡。

【原文】

黄帝问曰：人有四经十二从，何谓？

岐伯对曰：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凡阳有五，五五二十五阳。所谓阴者，真脏也，见则为败，败必死也。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所谓一也。别于阳者，知病忌时。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谨熟阴阳，无与众谋。

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凡持真脉之脏脉者，肝至悬绝急，十八日死；心至悬绝，九日死；肺至悬绝，十二日死；肾至悬绝，七日死；脾

至悬绝，四日死。

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曰：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腨痛；其传为索泽，其传为颓疝。

曰：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其传为心掣，其传为隔。

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

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

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支不举。

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鼓阳胜急曰弦，鼓阳至而绝曰石，阴阳相过曰溜。

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阴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

死阴之属，不过三日而死；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死。所谓生阳死阴者，肝之心谓之生阳，心之肺谓之死阴，肺之肾谓之重阴，肾之脾谓之辟阴，死不治。

结阳者，肿四支。结阴者，便血一升，再结二升，三结三升。阴阳结斜，多阴少阳曰石水，少腹肿。二阳结谓之消，三阳结谓之隔，三阴结谓之水，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

阴搏阳别，谓之有子。阴阳虚，肠辟死。阳加于阴谓之汗，阴虚阳搏谓之崩。

三阴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死。三阳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阴三阳俱搏，心腹满，发尽，不得隐曲，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不过十日死。

卷　三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黄帝问道：想听你讲讲十二个脏器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它们之间有无主次地位的分别？

岐伯回答说：问得真详细呀！请让我尽量地告诉您。心，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就好比是君主，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从心那里生发出来的。肺，好象宰相一样，主一身之气，人体内外上下的活动，都需要肺来调节。肝，犹如智勇兼备的将军，谋虑就是从肝那里来的。胆，犹如中正之官，具有决断的能力，是清虚的脏器；膻中，它包蔽在心脏的外面，犹如贴近君主的内臣，君主的喜乐都由它来表达；脾、胃，犹如仓廪之官，受纳运化水谷五味，以供养全身；大肠，好似运输官员，主管输送，使水谷糟粕变化成形而排出；小肠，称为受盛之官，其功能是在接受脾、胃已消化的食物以后，进一步起到分化作用；肾，是为作强之官，它是精力的源泉，能产生出智慧和技巧来；三焦，是为决渎之官，功主调通水道；膀胱，是为州都之官，是水液聚会之所，经过气化作用而把尿液排出体外。以上十二个脏器的作用不能不相协调。当然，君主是最主要的，君主贤明则群下安定，这是根本的法则。依照这个道理来养生，就能够长寿，终其一身都不会有什么大的疾病。若按照这个道理来治理天下，国家必能繁荣昌盛。倘若君主不贤明，则十二官就要受到祸害。而各个脏器的活动一旦失去联系，形体就会受到伤害。如果以此方法来养生，形体必然遭受灾殃。倘若以此方法来治理天下，则难保宗庙社稷，这是应该谨慎

再谨慎的啊！

养生之道是极其微妙的，其变化万端无穷无尽，有谁能够真正了解它的根源呢？困难得很！纵然苦心思虑，形神日消，仍然疑团不解，有谁能够了解它的精要？纵然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心，有谁能知道怎样做才算恰到好处？最细微的物体，渐渐地可以用毫厘来计算，上了毫厘大小的东西再经过积累，便需要用尺度计量了，然后扩大，再扩大，就成为形体了。

黄帝说道：好啊！我听到了精纯明白的理论，这是圣人的伟大事业。这些精纯明白的理论，不诚心诚意地选择吉日，是不敢接受的。

于是，黄帝便选择吉日良辰，把这些理论保存于灵兰之室，以期使它长久地流传下去。

【原文】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

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闵闵之当，孰者为良！恍惚之数，生于毫氂，毫氂之数，起

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黄帝曰：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也。

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六节脏象论篇第九

黄帝问道：我听说天以六个甲子日合成为一年，人以九窍九脏和地之九州九野相配合，人体也有三百六十五节与天地相通应，这种天地人相配合的说法已经传流很久了，但不知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回答说：问得真高明啊，请让我尽量的讲一讲。六六之节和九九之会，是确定天度和气数的。天度是计算日月行程迟速的，气数是标明万物生化程序的。天属阳，地属阴；日属阳，月属阴；日月运行在天体上有一定的部位，万物生化的循环也有一定的规律。每昼夜太阳运行周天一度，月球运行周天十三度有余，所以有大月小月，累计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而余气积累，则形成闰月。首先确定一年节气的开始，再用圭表测量日影的长短变化，校正一年里的时令节气，然后再推算余闰，这样，天度便可以完全计算出来了。

黄帝问道：我已经听了关于天度的道理了，还想听听气数是怎样与天度相配合的？

岐伯说：天是以六六之数为节度，地是以九九之法与天相会通的。天有十个日干，代表十天，六个十干，叫做一个周甲，六个周甲成为一年，这是三百六十日的计算方法。自古以来，懂得天道的人，都认为天和生命息息相通，生命是以阴阳变化为本源的，地之九州、人之九窍、五脏十二节，都与天气相通。所以有五行三气之说。天有三气，地有三气，人有三气，三三合而为九，在地分为九野，在人分为九脏，即四个形脏（胃、大肠、小肠、膀胱）和五个神脏（心、肝、脾、肺、肾），合为九脏，以和天的六

六之数相应。

黄帝说：我已经听说六六与九九相会通的道理了。先生提到积累余气成为闰月，什么叫气呢？请先生启发我的蒙昧，解除我的疑惑，好吗？

岐伯答道：这是上帝所秘而不言，由我的老师传授给我的。

黄帝说：请你全都讲给我听听。

岐伯说道：五天为一候，三候成为一个节气，六个节气称为一时，四时合成一年。一年之中，四时气候各有当旺之气。五行气运相互承袭，皆有它的当旺之时。到了年终之日，又从头开始循环，一年分立四时，四时分布节气，如同圆环一样没有端绪。五日一候的推移，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不知一年中当旺之气的加临，节气的盛衰，虚实产生的原因，就不能做医生。

黄帝又问道：五行运气，终而复始，如同圆环一样无端无绪，那么它在运行过程中的太过和不及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五行运气更迭主时，各有所胜的季节，互为盛虚的变化，乃是正常的事情。

黄帝问道：平气如何？

岐伯说：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

黄帝问道：太过和不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这在经书里是有记载的。

黄帝又问道：什么叫做所胜呢？

岐伯说：春胜长夏（即木克土），长夏胜冬（即土克水），冬胜夏（即水克火），夏胜秋（即火克金），秋胜春（即金克木），这是五行之气以时相胜的情况。而人的五脏又受四时五行之气的影响，根据五行之气而被命名的。

黄帝问道：怎样才能知道它们的所胜呢？

岐伯说：推求脏气到来的时间，皆以立春为标准。如果时令

未到而相应的脏气先到，就称为太过。太过就要侵犯原先自己所不胜的气，而凌侮自己所能胜的气，这样的情况叫做气淫。如果时令已到而相应的脏气未到，就称为不及。不及则自己所胜之气便会因无制约而妄行，自己所生之气便会因无所养而受病，自己所不胜之气也会乘隙而来相迫，这种情况叫做气迫。所谓求其至，就是在脏气来到的时候，谨慎地观察与其相应的时令，看脏气是否与时令相合。假如脏气与时令不合，且与五行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无从分辨，那就表明邪僻之气已经生成，如是，则连医生也无能为力。

黄帝问道：五行之气有不相承袭的情形吗？

岐伯说：大自然的气运四时代序，不可能没有规律。气运若失其承袭，便是反常，反常就要变异为害了。

黄帝问道：变异为害又怎么样呢？

岐伯说：气运反常变异会使人产生疾病。如属所胜，患病尚轻微；如属所不胜，患病就重；如果这个时候再感受了邪气，就会死亡。所以说，五行气运的反常，在不当克我的时候，病便较轻；若在当直克我的时候，病就重了。

黄帝说道：讲得好！我听说天地阴阳之气化合而成形体，又因不同的形态变化而确定万物的名称。天地的气运和阴阳的变化，对于万物所起的作用哪个多哪个少，你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呀！天无限广阔，不可以测度，地非常博大，也难以计量，您提出了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奥的问题，请允许我仅做一个大略的解答。草有五种不同的颜色，五种颜色的变化之多，人们难以看遍；草有五种不同的气味，五味的美妙适口，亦很难尝遍。人的嗜欲各不相同，对于色味各有其不同嗜好。天供给人们五气，地供给人们五味。五气由鼻吸入，贮藏在心肺，能使脸色明润，音声宏亮。五味由口而入，藏在肠胃里，经过肠胃

消化，吸收其精微以养五脏之气。五气和化，就有生机，再加上津液的作用，神气便会自然地旺盛起来。

黄帝问道：人体内脏功能和其表现于外的征象怎样呢？

岐伯回答说：心是生命之根本，智慧之所在；其荣华显现在面部，其功用主要是充实血脉，心是阳中之太阳，与夏气相应。肺是一身之气的根本，是藏魄之所在；其荣华显现在毫毛，其功用主要是充实皮表，肺是阳中之太阴，与秋气相应。肾是真阳真阴蜇藏之所，是封藏的根本，精气储藏的地方；其荣华显现在头发，其功用主要是充实骨髓，肾是阴中之少阴，与冬气相应。肝是四肢的根本，藏魂的地方；其荣华显现在爪甲，其功用主要是充实筋力，生养血气，其味酸，其色苍青，是阴中之少阳，与春气相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是水谷仓库的根本，是营气所生的地方，称之为器，它们能吸收水谷的精华，排泄其糟粕，转化五味而主吸收排泄；其荣华显现在口唇四周，其功用主要是充实肌肉，其味甘，其色黄，属于至阴，与长夏土气相应。上述十一脏功用的发挥如何，皆取决于胆的功能正常与否。

所以，人迎脉搏大一倍，病在少阳；大两倍，病在太阳；大三倍，病在阳阴；大四倍以上，为格阳于外。寸口脉搏大一倍，病在厥阴；大两倍，病在少阴；大三倍，病在太阴；大四倍以上，称为关阴。人迎与寸口之脉皆大于常人四倍以上，则称为关格，关格之脉衰弱到不能通达天地精气时，必然死人。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人以九九制会，计人亦有三百六十五节，以为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谓也？

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请遂言之。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

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

帝曰：余已闻天度矣，愿闻气数何以合之？

岐伯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形脏四，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也。

帝曰：余已闻六六九九之会也，夫子言积气盈闰，愿闻何谓气？请夫子发蒙解惑焉。

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

帝曰：请遂闻之。

岐伯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春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帝曰：五运之始，如环无端，其太过不及何如？

岐伯曰：五气更立，各有所胜，盛虚之变，此其常也。

帝曰：平气何如？

岐伯曰：无过者也。

帝曰：太过不及奈何？

岐伯曰：在经有也。

帝曰：何谓所胜？

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脏。

帝曰：何以知其胜？

岐伯曰：求其至也，皆归始春，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此十字系错简）；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所谓求其至者，气至之时也。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失时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也。

帝曰：有不衰乎？

岐伯曰：苍天之气，不得无常也。气之不衰，是谓非常，非常则变矣。

帝曰：非常而变奈何？

岐伯曰：变至则病，所胜则微，所不胜则甚，因而重感邪，则死矣。故非其时则微，当其时则甚也。

帝曰：善。余闻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多孰少，可得闻乎？

岐伯曰：悉哉问也！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请陈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帝曰：脏象何如？

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

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关格之脉赢，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

五脏生成篇第十

与心脏相配合的是脉，其荣华显现于面部的色泽，制约心脏的是肾。与肺脏相配合的是皮，其荣华显现于毫毛，制约肺脏的是心。与肝脏相配合的是筋，其荣华显现于爪甲，制约肝脏的是肺。与脾相配合的是肉，其荣华显现于口唇，制约脾脏的是肝。与肾脏相配合的是骨，其荣华显现于头发，制约肾脏的是脾。

所以，过分地偏嗜咸味，会使血脉凝滞失畅，面色也会变得失去光泽；过分地偏嗜苦味，会使皮肤干燥，面毫毛也会脱落；过分地偏嗜辛味，会使筋脉拘急，面爪甲也会枯槁；过分地偏嗜酸味，会使肌肉变厚皱缩，面嘴唇也会开裂掀起；过分地偏嗜甘味，会使骨骼发生疼痛，而头发也会脱落。这些变化，皆是由于饮食五味的偏嗜而受到的伤害。所以，心脏喜欢苦味，肺脏喜欢辛味，肝脏喜欢酸味，脾脏喜欢甜味，肾脏喜欢咸味。这是由于它们与五脏相宜的缘故。

五脏各有气色见于面部，若表现出的青黑色象死草一般，那是死征；表现出的黄色象枳实一样，那是死征；表现出的黑色象黑煤一样，那是死征；表现出的赤色象败血凝结一样，那是死征；表现出的白色象枯骨一样，那是死征。这是由五种色泽来判别死征。

若面色青得犹如翠鸟的羽毛，那是生色；赤得如同鸡冠，那是生色；黄得象蟹腹，那是生色；白得象猪脂，那是生色；黑得象乌鸦的羽毛，那是生色。这是从五种色泽来判别生气。心脏有生气的色泽，如同白绢裹着硃砂一样；肺脏有生气的色泽，如同

白绢裹着红色的东西一样；肝脏有生气的色泽，如同白绢裹着绀色的东西一样；脾脏有生气的色泽，如同白绢裹着栝蒌实一样；肾脏有生气的色泽，如同白绢裹着紫色的东西一样。这些都是五脏有生气的显现。

五色、五味和五脏是相合的：白色合于肺脏和辛味；赤色合于心脏和苦味；青色合于肝脏和酸味；黄色合于脾脏和甘味；黑色合于肾脏和咸味。所以，白色又合于皮，赤色又合于脉，青色又合于筋，黄色又合于肉，黑色又合于骨。

人体的经脉全都上注于目，所有的精髓皆上注于脑，所有的筋皆注于骨节，所有的血液皆注于心，所有的气皆注于肺。人体的四肢八谿，又都是经脉、髓、筋、血、气所出入而运行不离的。

所以，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就归于肝脏。目得到血养才能看见东西；足得到血养才能行走；手掌得到血养才能握物；手指得到血养才能拿物品。睡起出门若被风吹着，则血液凝涩于肤表，就会发生痹症；倘若凝涩在经脉里，就会使得血行迟滞；倘若凝涩在足部，就会发生下肢厥冷。这三种疾患，都是因为血液不能流回到孔窍，才发生痹厥等病。人身上有大谷十二处（肩、肘、腕、髁、膝、髋左右各二处），小谿三百五十四处，那十二关还不在其内。这些都是卫气之所到而留存的地方，也是邪气容易留止的地方，倘若受了邪气的侵袭，必须赶紧用针刺或砭石除掉它。

在开始诊病的时候，应当把五脏之脉做为纲纪，要想知道该病是从哪脏里发生的，先须考察一番该脏脉的胃气怎样。所说的五决是什么呢，就是五脏之脉。

凡是头痛等巅顶的疾病，属于下虚上实的病变，病在足少阴、足太阳两经；如果病情进一步发展，就会传到肾脏。眼花摇头、发病急骤的，或目暗耳聋、病程较长的，属于下实上虚的病变，病在足少阳、足厥阴两经；如果病势加剧，就会传到肝脏。腹部胀

满、胸膈胁间象撑柱一样，下体厥冷，上体眩晕，病在足太阴、足阳明两经。咳嗽逆喘，胸中有病，病在手阳阴、手太阴两经。心烦头痛，病在膈中，病在手太阳、手少阴两经。

脉搏的大、小、滑、涩、浮、沉等表象，可以凭手指分别出来；五脏的气象，可以从各方面加以比类推求；察听从五脏反应出的音声，可以意会而分析它；五色虽然非常精微，可以用眼来观察。如果能掺合色、脉进行诊断，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若外见赤色，脉搏急疾坚实，可诊断为病气积聚在腹中，时而妨碍饮食，称为心痹之病；其病因是思虑过度，损伤心气，致使病邪乘虚侵入。若外见白色，脉搏急疾而浮，上虚下实，惊悸不安，这是病气积聚在胸中，喘而气虚，称为肺痹之病；其病因是由于寒热，并在醉后入房。若外见青色，脉搏长而左右弹指，这是有病气积在心下，撑拄而胠，称为肝痹之病；其病因是由于受到寒湿，故尔病理转机和疝气一样，并伴有腰痛、足冷、头痛等症状。若外见黄色，同时脉搏大而虚，这是病气积在腹中，自觉有逆气，称为厥疝之病，女子同样有这种情况；其病因是由于四肢过于劳倦，出汗后受风侵袭。若外见黑色，同时脉搏坚而大，这是病气积在小腹和前阴，称为肾痹之病；其病因是由于凉水沐浴后马上睡觉而引起的。

大凡观察五色，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都不是死的征象；而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而黑目白，而赤目青者，则都是死的征象。

【原文】

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

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腘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

五脏之气，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

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生于脾，如以缟裹栝楼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外荣也。

色味当五脏：白当肺、辛，赤当心、苦，青当肝、酸，黄当脾、甘，黑当肾、咸。故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

诸脉者皆属于目，诸髓者皆属于脑，诸筋者皆属于节，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

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

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谓五决者，五脉也。

是以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徇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腹满膜胀，支鬲胠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咳喘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阳明、太阴。心烦头痛，病在鬲中，过在手巨阳、少阴。

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虚，故邪从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肤，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头痛。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痹，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而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五脏别论篇第十一

黄帝问道：我听说方士们有的把脑髓称为脏，有的把肠胃称为脏，也有把肠胃称为腑的。倘若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时，他们又都认为自己所说的是正确的。我弄不清楚究竟谁说的正确，希望你能讲一讲。

岐伯回答说：脑髓、骨、脉、胆和女子胞，这六者是感受地气而生的，都能藏精血，它们的功用又象地能够收藏生化万物一样，是藏而不泻的，因此称为奇恒之府。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五者是感受天气而生的，它们的功用象天之健行不息一样，是泻而不藏的，因此能接受和转输水谷的浊气，称为传化之腑。它们接受水谷的浊气以后不能久留，需在分化以后把精华和糟粕分别输送和排出。这五者加上魄门，算是六腑。魄门的功用也是不使糟粕长时间地藏在人体之内。所谓五脏，是藏精而不泻的，所以虽然常常充满，却不需要由水谷充实它。所谓六腑，其功用是要把食物消化、吸收、输泻出去，所以它们虽总是充实的，却不能象五脏那样的被充满。水谷食物入口以后，胃里虽实，肠子却是空的，待到食物下去，肠中充实了，胃却又空了。所以说，六腑是实而不满的。

黄帝问道：单独诊察气口之脉，为何能够知道五脏的变化呢？

岐伯说：胃是水谷之海，是六腑的源泉。五味入口以后，都储留在胃里，经过脾的消化以滋养五脏之气。气口属于太阴肺经，而肺经是主朝百脉的，因此五脏六腑的气和味，都来源于胃，而其变化则显现在气口脉上。同时，五气（臊焦香腥腐）入鼻，贮

藏于心肺，当心肺有病，鼻子的功能也就差了。凡是治病，一定要审察患者的大小便情形，辨明脉搏如何，并观察患者的情志和病态如何。若患者非常迷信鬼神，就用不着向他言说医学道理；若患者非常厌恶针石，就不必向他言说针石的疗效；若患者不愿意接受治疗，那病也必定不能治好，即使勉强给他治疗，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功效。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

岐伯对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腑，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魄门亦为五脏使，使水谷不得久藏。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故曰实而不满，满而不实也。

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

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故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卷　四

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

黄帝问道：医生治疗疾病，同样的病采取不同的治法都能治愈，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回答说：这是由于地理因素的不同使然。象东方地区，得天地始生之气，气候温和，是出产鱼盐的地方。因为地处海滨而以水为邻，当地的人民都喜欢吃鱼而味重嗜咸，都安于居住在那里，觉得吃得好。但是，鱼吃多了，会使热邪滞留在肠胃里；盐吃多了，则会伤血。所以，当地的人们皆皮肤色黑，肌理松疏，所得的疾病，多为痈肿一类。治疗这类病症，宜采用砭石疗法。因此，使用砭石治病的方法，是从东方传过来的。

西方地区盛产金玉，是沙漠地带，具有自然界秋季收敛的气象。当地的人民依山而居，气候干燥多风，水土的性质刚强，居民们不穿丝绵，而使用毛布和草席，讲究吃鲜美的酥酪、肉类食物，因此身体肥胖，所以外邪不容易侵蚀他们的形体，他们发病，大都属于内伤。治疗这样的疾病，需要用药物。所以，使用药物治病的方法，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北方地区是天地之气所闭藏的所在，呈现出冬季闭藏的气象。北方地势高，人民依山陵而居，经常处在风寒冰冽的环境中。当地的人们喜好游牧生活，随时住在野地里，吃的都是牛羊乳汁，因此内脏受寒，容易发生胀满的疾病。治疗这类疾病，宜采用艾火烧灼的办法。所以，使用灸焫治病的方法，是从北方传来的。

南方地区类似于自然界长养万物的夏季气候，是阳气最盛的

地方，那里地势低下，水土卑湿，尤多雾露。当地的人民喜欢吃酸味和腐熟的食品，因此身体皮肤致密，又带着红色，那里的人们常发生拘挛湿痹等疾病。治疗这类疾病，宜采用小针微刺的方法。所以，使用九针治病的方法，是从南方传过来的。

中央地区，地势平坦多湿，是自然界里物产最为丰富的地方。当地的人民饮食的种类杂多而不觉得烦劳。所以他们得的多是痿厥寒热等疾病，治疗这些疾病，宜采用导引按跃的方法。所以，使用导引按跃治病的方法，是从中央地区传出去的。

因此，高明的医生汇集各种治病方法，针对患者的病情，予以恰当的治疗。因而治法尽管各不相同，却都能把病治愈，这是由于他能了解病情，又掌握了治病大法的缘故啊！

【原文】

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故东方之地，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腑，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纤。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跃，故导引按跃者，亦从中央出也。

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黄帝问道：我听说古代治病，只要用祝说病由的方法改变病人的精神，并改变气的运行就行了。现在治病，要用药物从内里治疗，用针刺、砭石从外表治疗，有的可以治愈，有的尚且不能治愈，这里什么缘故呢？

岐伯回答说：远古时候，人们穴居野外，终日与禽兽相周旋，冬天凭借着活动来驱散寒冷之气，夏日靠居住在阴凉的洞穴中来躲避暑热，心中没有什么眷恋思慕之情的干扰，外形上也没有什么追名逐利的劳累形役。在这种清静恬淡的环境里，外邪是无法深入人体的。因此，既不需要毒药治其内，也不需要针石治其外，只需用移精变气的祝由方法，就可以治好病。现在的人就不同了，心里为忧患所缠绕，形体为过度的劳累所损伤，又不能顺从四时气候寒暑的变化，常常遭受贼风虚邪的侵袭，内里侵犯五脏骨髓，外面伤害孔窍肌肤，所以，得了小病也会发展成为大病，得了大病则必死无疑，因此，再用祝由的方法便不能医好疾病了。

黄帝说道：说得对。我想在临诊病人的时候，能够察其死生，决断疑惑，掌握要领，如同日月之光一样，心中非常明晰。你可以给我讲讲这种诊断方法吗？

岐伯说：色和脉的诊察，是上古帝王所重视，先师所传授的。上古的时候，有位医生名叫贷季，他研究色和脉的道理，通于神明，能够联系到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色脉诊法的常规，并能从相互作用变化之中，观察它的奥妙，了解其中的要领。要想了解诊病的要领，就必须研究色、脉的变化规律。气象好象太

阳一样有阴有晴，脉息则如同月亮一样有盈有亏，经常注意从色、脉中得其要领，正是诊病的要领所在。气色的变化，与四时的脉息是相应的，这是为上古帝王所极为重视的道理，上古帝王还能深刻地把握其实质，心领神会，运用自如。所以，他们能够有效地回避死亡而达到生命的安全。生命延长了，还被人们称颂为圣王。

中古时候治病，是病一发生即进行治疗。先用汤液十天，以祛除“八风”“五痹”的病邪；倘若十天不愈，再用草药治疗。医为标，病为本，如果医生的诊断治疗与病情相互吻合，那么邪气就会被征服，疾病也就全好了。至于后世医生治病则不是这样。他们治病时不根据四时气候的变化，不懂得阴阳色脉的道理，不审辨病情的顺逆，等到病已经形成了，才想用微针治其外表，用汤液治其内里，医技拙劣还大吹大擂，自以为可以治愈。结果，原有的病没有治愈，又增添了新的疾病。

黄帝说道：我想听些关于治疗疾病的根本道理。

岐伯说：治病最紧要的关键，在于不要离开色诊脉诊，运用色脉诊法而没有丝毫的疑惑，乃是诊治疾病的最大原则。倘若把病情的顺逆搞颠倒了，而医生和病情又不能取得一致，就会使病人损伤神气，损害身体。因此，治病者一定先要去掉旧有的片面知识，而努力在色脉学问上下功夫，这样坚持不懈，就可以达到上古真人的水准。

黄帝说道：我已经从你这里听到关于治病的根本道理了，你所讲的主要精神是治疗不能离开色脉，这是我所能明白的。

岐伯说：治病的紧要关键，还有一个。

黄帝问道：是什么呢？

岐伯说：这个关键就是问诊。

黄帝说：怎样问法？

岐伯说：关好门窗，向病人详细地询问病情，使他愿意如实地诉说病情，经过问诊并参以色脉，即可作出诊断。若病人脸色光华，脉息和平，这就得神，预后良好；若病人脸色无华，脉不应时，这叫失神，预后不佳。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情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帝曰：善。余欲临病人，观死生，决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闻乎？

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傔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以道长，命曰圣王。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以去八风五痹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苏草荄之枝，本末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暮世之治病则不然，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

新病复起。

帝曰：愿闻要道。

岐伯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帝曰：余闻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离色脉，此余之所知也。

岐伯曰：治之极于一。

帝曰：何谓一？

岐伯曰：一者因得之。

帝曰：奈何？

岐伯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帝曰：善！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黄帝问道：如何用五谷来制作汤液和醪醴呢？

岐伯回答说：必须用稻米来酝酿，用稻杆作燃料。因为稻米之气完备，稻杆又很坚劲。

黄帝问道：何以见得呢？

岐伯说：稻禀受天地的和气，生长于高下适宜的地方，因而得气最为完备；又在秋季这个适当的季节里收割，所以，稻杆最为坚劲。

黄帝问道：上古时代，圣人虽然制作了汤液醪醴，却备而不用，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上古时代，有学问的医生制成了汤液醪醴，是为了防备万一的，所以上古时代制作了汤液醪醴，却备而不用。到了中古时代，养生之道开始衰弱，邪气不时乘虚侵入人体，但只要服用汤液醪醴，病就好了。

黄帝问道：现在，人们有病后服用了汤药，也未必能好，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当今之世，人们得了病，必须用汤药从内里治疗，用砭石针艾从外表治疗，才能痊愈。

黄帝问道：若病人形体衰弱，气血竭尽，治疗则不见功效，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这是因为病人的精神已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缘故。

黄帝又问：怎么叫做精神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呢？

岐伯说：针石治病，不过是引导血气而已。若病人的神气已

经衰微，志意已经散乱，那么病是没法治好的。而现在病人正是到了精神败坏、神气离散、荣卫不可以再恢复的地步了。为什么病会变得如此严重呢？主要是由于嗜好欲望没有穷尽，忧愁苦恼也没有止境，致使精气衰败，荣血枯涩，卫气消失，所以神气便脱离了人体，而疾病也因此而无法痊愈了。

黄帝说：凡病在初起的时候，是极为轻浅又极其单纯的，病邪必先侵及皮肤。现在经医生一看，便都说病已形成，而且发展和预后很不好，结果针石不能治疗，汤药也无法奏效。现在的医生都懂得法度，能够掌握治疗的技术，病人的亲友又守侍在病人身边，医生每天都能听见病人的声音，都能见到病人五色的变化，然而病却医治不好，这是不是治疗不及时呢？

岐伯说：病人是本，医生是标。标本之间若不能很好配合，病邪同样无法驱除，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呀。

黄帝说道：有的病不是从外表毫毛而生的，是由于五脏的阳气衰竭，以致水气充满于皮肤，而阴气独盛，阴气独居于内，阳气耗散于外，形体浮肿而无法穿衣服，四肢浮肿而影响到内脏，这是阴气格拒于内，而水气弛张于外，对这种病，该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平治水气，要根据病情轻重程度，去淤血，消积水，让病人轻微地活动四肢，穿温暖的衣服，再用缪刺的方法针刺肿处，去水以恢复原来的形态。然后想法使汗液畅达，小便通利，使阴精得以平复，五脏阳气输布，以疏通五脏的郁积。这样，精气自然会产生，形体自然强盛，骨格与肌肉保持着常态，人体的正气也就恢复正常了。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

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

帝曰：何以然？

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

帝曰：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何也？

岐伯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

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

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

岐伯曰：神不使也。

帝曰：何谓神不使？

岐伯曰：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驰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极微极精，必先入结于皮肤。今良工皆称曰：病成名曰逆，则针石不能治，良药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

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

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形服，五阳已布，疎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

帝曰：善！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黄帝问道：我听说揆度和奇恒这两种方法所指的含义不同，应当怎样加以区别和联系起来运用呢？

岐伯回答说：揆度是度量疾病的深浅，奇恒是辨别那些异常疾病的。请允许我从诊病的主要理数色脉说起。诊察五色和脉象的变化，辨别疾病的深浅常变，道理只有一个，就是色脉之间有无神气。人体的血气是永远向前运转而不回折的，若回折就无法运转，就会失去生机。这个道理至为重要，诊看色脉事虽浅近但其微妙却涉于神机。应当把它记录在玉版上，与《玉机真脏论》合起来互相参应。

面色的变化，呈现在上下左右不同的部位，应分别其深浅顺逆之要领。容色见浅的，说明病轻，可用五谷汤液调理，大约十天就可痊愈；容色见深的，说明病重，就必须服用药剂治疗，约二十一天方可恢复；容色过深的，病情就更为严重了，一定要用药酒治疗，需要经过一百天左右才能痊愈；神色枯槁、面容削瘦的，病已无法可治，到一百天就要死了。此外，病人脉短气绝的，必死；温热病而阴血虚极的，也必死无疑。

容色呈现于上下左右不同部位，必须观察辨别其要领。病色向上移的，为逆；病色向下移的，为顺。女子病色在右侧的，为逆；在左侧的，为顺。男子病色在左侧的，为逆；在右侧的，为顺。倘若男女病色变易部位，反顺为逆，对男子来说是重阳，对女子来说是重阴，都容易死亡。倘若到了阴阳相反之际，必须赶快衡量病情的轻重，决定采用适当的治疗方法，使阴阳趋于平稳，

这就需要运用揆度的方法和奇恒的方法。

脉象搏击于指下，或是痹症，或是躄症，这是由于寒热之气交加所致。如脉见孤绝，是阳气损耗；如脉见虚弱，则是泄利和脱血之症。凡脉见孤绝，叫做逆，预后不良；脉见虚弱，叫做从，预后还好。在诊脉是运用奇恒的方法，从手太阴的寸口着手研究，如指下现出已所不胜的现象，那叫做逆，逆就要死亡。脉搏见了所胜的现象，那叫做从，从就能活命。至于八风、四时的胜时，则是循环无端、终而复始的，假如四时气候失常，就不能用常理来推断了。这就是揆度奇恒诊法的主要之点。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

岐伯对曰：揆度者，度病之浅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请言道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机。

容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见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脱，不治，百日尽已。脉短气绝，死，病温虚甚，死。

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为逆，下为从。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易，重阳死，重阴死。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奇恒事也，揆度事也。

搏脉，痹躄，寒热之交。脉孤为消气。虚泄，为夺血。孤为逆，虚为从。行奇恒之法，以太阴始。行所不胜曰逆，逆则死。行所胜曰从，从则活。八风四时之胜，终而复始，逆行一过，不复可数。论要毕矣。

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

黄帝问道：诊病的要领是什么呢？

岐伯回答说：正月、二月，天气开始升发，地气开始萌动，这时人的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在发扬，地气正在发育，这时人的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极，地气升高，这时人的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开始发生肃发的气象，这时人的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渐盛，开始冰冻，地气开始闭藏，这时人的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封大地，地气密闭，这时人的气在肾。

所以，春天的刺法应刺经脉散腧穴，达于肌肉分理，一出血即止针，病情较重者应久留其针，待其气传布后再出针，病轻的则暂留其针，候经气循环一周，就可以出针，随即就好了。夏天的刺法应刺孙络的腧穴，见血即止针，邪气一去，穴孔合闭起来，病也随之消除了。秋天的刺法应刺皮肤，先用手指循按肌肉的纹理，宣散气血，不论深浅皆同春夏行针一样见血即止，如果病人的面色变了，就马上止针。冬天的刺法，应该深取腧穴于分理之间，病重者可深刺进人，病轻者可左右上下随宜而刺。春夏秋冬四时各有相应的针刺方法，针刺的深浅也随之而异。

若春天误刺了夏天的部位，就会使脉乱而气微弱，邪气便会随之侵入骨髓之中，病便不能痊愈，使人不想吃饭，面且少气；春天误刺了秋天的部位，就会损伤肺气，发为筋挛气逆，咳嗽也会随之而来，疾病便不能痊愈，使人有时惊惧，有时哭泣；春天误刺了冬天的部位，邪气就会深居于内脏，使人胸腹胀满，病便不能痊愈，而且还爱多言语。

若夏天误刺了春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人也倦怠无力；夏天误刺了秋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令人心中不想说话，并且惕然不安，好象有人要来抓自己一般；夏天误刺了冬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气上逆，而且时常想要发泄愤怒。

若秋天误刺了春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惕然不宁，想要做事情但马上又忘记了；秋天误刺了夏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越来越贪睡不已，而且常常做梦；秋天误刺了冬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时常发冷。

若冬天误刺了春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发困而又无法入睡，睡眠时又常现幻象；冬天误刺了夏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气上逆，会发为痹症和麻木不仁的病；冬天误刺了秋天的部位，病不能愈，使人常常感到干渴。

凡是在胸腹部位行针，必须注意避开五脏。若刺伤了心脏，一天便死；若刺伤了脾脏，五天便死；若刺伤了肾脏，七天便死；若刺伤了肺脏，五天便死；若刺伤了膈膜，则叫做伤中，虽然暂时病可以痊愈，但过不了一年，必定死亡。刺胸腹时避开五脏的关键，是要晓得下针的逆顺。所谓顺，就是知道膈与脾肾等器官的部位，注意避开它们；不知道膈与脾肾等器官的部位，不会避开，就容易刺伤五脏，这便是逆。刺胸腹部位时，应该先用布缠起胸腹，然后从单布上进针。若针刺之后不见病愈，可以再刺。这样，便不会伤及五脏。在针刺的时候，进针必须敏捷。刺肿病可用摇针手法以去其邪，刺经脉之病则不要用摇针手法。这便是针刺的要领。

黄帝问道：希望你能讲讲十二经脉气绝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太阳经脉气绝时，病人便会两目上视，眼珠不能转动，身背反张，手足抽掣，面色发白，出绝汗，绝汗一出，就要死了。少阳经脉气绝时，病人便会耳聋，全身骨节松懈，两眼直

视如惊，到了眼珠不转，一天半便要死亡了；临死时，脸上先见青色，接着又变为白色，然后便死去了。阳明经脉气绝时，病人便会口耳张大，时常惊怕，说话胡乱反常，面色发黄，其经脉上下循行部位都呈现出邪气亢盛的症状，进而发展为肌肤麻木不仁，这时生命就要终止了。少阴经脉气绝时，病人面色发黑，牙齿好象变得长了，并积满了牙垢，腹部胀闭，大小便不通，生命就走到尽头了。太阴经脉气绝时，腹部胀闭，呼吸不便，常欲嗳气，不断呕吐，呕吐则气上逆，气上逆则面赤；若气不上逆，则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则面黑，皮毛枯憔而死。厥阴经脉气绝时，病人胸中发热，咽喉干燥，不时小便，心胸烦躁，渐至舌卷，睾丸上缩而死。这便是十二经脉气败绝时的症候。

【原文】

黄帝问曰：诊要何如？

岐伯对曰：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

故春刺散俞，及与分理，血出而止，甚者传气，间者环也。夏刺络俞，见血而止，尽气闭环，痛病必下。秋刺皮肤，循理，上下同法，神变而止。冬刺俞窍于分理，甚者直下，间者散下。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

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气著脏，令人胀，病不愈，又且欲言语。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堕。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

中欲无言，惕惕如人将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气，时欲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为，起而忘之。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时寒。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见。冬刺夏分，病不愈，气上，发为诸痹。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

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脏。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刺避五脏者，知逆从也。所谓从者，鬲与脾肾之处，不知者反之。刺胸腹者，必以布憿著之，乃从单布上刺，刺之不愈复刺。刺针必肃，刺肿摇针，经刺勿摇，此刺之道也。

帝曰：愿闻十二经脉之终奈何？

岐伯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疭，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睆绝系，绝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则终矣。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此十二经之所败也。

卷　五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黄帝问道：诊脉的方法怎样呢？

岐伯回答说：诊脉最好是在早晨进行，早晨阴气未曾扰动，阳气还没有耗散，又未进过饮食，经脉之气尚未亢盛，络脉之气也比较调和，气血也没有被扰乱，所以比较容易诊出有病的脉象。

在诊察病人脉搏动静变化的时候，还要看病人两眼的神气，观察面色光泽，从而分析病人的五脏是有余，还是不足，六腑是强还是弱，形体是盛还是衰，将这些方面加以综合考察，来判别病人的死生之分。

脉是血液所归聚的地方。脉长表明气机顺达；脉短则表明气分有病；脉数表明心里烦热；脉大表明病势正在进行；若见上部脉盛，是病气塞于胸；若见下部脉盛，是病气胀于腹；代脉是病气衰；细脉是病气少；涩脉是病心痛；脉来刚硬急坚，势如涌泉，乃是病情加重，已到危险地步；若脉来似有若无，其去如弓弦断绝，那是死亡的征兆。

面部的五色，是内脏精气的外在表现。赤色应当象白绸裹着硃砂一样，红润而显露，不应当象赭石那样色赤而带紫；白色应当象鹅的羽毛那样白面光洁，不应当象盐的颜色那样白而杂暗；青色应当象苍璧一样青而润泽，不应当象青靛那样青而沉暗；黄色应当象罗纱裹着雄黄那样黄中透红，不应当象黄土一样黄而沉滞；黑色应当象重漆那样黑面明润，不应当象地苍那样枯暗如尘。倘若五色精微之象显现于外，那人的寿命便不长了。两眼精明，是

用来观察万物、辨别黑白、审察长短的。如果长短不分，黑白颠倒，那就说明精气已经衰败了。

五脏的作用是藏精守内。如果腹中甚盛，脏气胀满，气胜而喘，善伤于恐，说话声音又重浊不清的，乃是中气被湿邪所蒙蔽的缘故。如果说话的声音低微，整天讲些返来复去的重复之语，这是由于正气衰夺的缘故。如果病人不愿着衣盖被，言语错乱，不分亲疏远近，则是由于神气紊乱的缘故。如果肠胃不能藏纳水谷，大便失禁的，则是由于肾虚不能约束门户所致。如果小便失禁，则是由于膀胱不能闭藏津液所致。倘若五脏能够各自起到藏精守内的作用，虽病亦可以复生；倘若五脏不能藏精守内，病人则必死无疑。

五脏是人体强健的基础。头是精明之府，倘若头部侧垂，目陷无光，则精神也将衰败。背是胸之府，若是背弯曲而肩下垂，便是胸中之气要衰败了。腰是肾之府，若腰部不能转动，便是肾脏要衰竭了。膝是筋之府，倘若屈伸困难，走路便曲背低头，则表明筋要疲惫了。髓是骨之府，如果不能久立，行走动摇不稳，则表明骨要衰颓了。五脏若能由弱转强，则可复生；五脏若不能由弱转强，病人就会死亡。

岐伯说：人的脏腑若是与自然界四时相违反，则五脏的精气就会过盛，六腑的传化之物就会不足；如果脏腑与四时相应太过，五脏的精气也会不足；如果脏腑与四时相应不足，六腑的传化之物反而会有余。这些阴阳不相应合形成的疾病，病名叫做关格。

黄帝问道：脉应四时而动的情况如何？如何从诊脉知道病之所在？如何从诊脉知道病的变化？从诊脉知道病的忽然在内是怎样？从诊脉知道病的忽然在外是怎样？想请教这五个问题，你能把其中的道理讲给我听吗？

岐伯说：请让我讲一下它们的变化与天气运转的关系吧。万

物之外，六合之内，自然界的变化，阴阳的反应，如春天的气候暖和，发展为夏天的气候酷热，秋天的劲急之气，发展为冬天的杀厉之气。人的脉象也是随着四时的变迁而升降沉浮的，所以春脉之应象中规，夏脉之应象中矩，秋脉之应象中衡，冬脉之应象中权。因此冬至后四十五天，阳气微升，阴气微降；夏至后四十五天，阳气微降，阴气微升。阴阳的升降有一定的时间性，与脉象的变化相一致。倘若脉象和四时不相适应，就可以从脏象的变化知道病属何脏，再根据脏气的盛衰，推究出患者的死期。这其中的微妙都在脉象上，不可以不仔细地体察。体察脉象有其要领，必须从阴阳的辨别开始。阴阳亦有端绪，是借五行而产生的，它们的产生也有一定的法则，即以四时的变化为规律。因此，诊病时用补用泻，都不要背离这个规律。知道了这些道理，就能够预知死生了。所以说，听声音要合五音，看气色要合五行，诊脉象要参合阴阳。

阴气盛，多梦见渡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就会梦见大火焚烧；阴阳俱盛，就会梦见互相残杀；上部盛，就会梦见向上飞扬；下部盛，就会梦见向下坠落；吃得过饱，常会梦见给人东西；饥饿过度，就会梦见获取食物；肝气盛，会梦见自己发怒；肺气盛，会梦见自己悲哀；腹中短虫多，会梦见众人聚集；腹中长虫多，会梦见与人相斗损伤。

所以，诊脉是有一定法则的，其中心情宁静是最可贵的一条。春天脉象微浮，象鱼游波中一样；夏天脉充皮肤，浮泛非常，象万物充盛似的；秋天脉见微沉，似在肤下，象蛰虫将要入穴一样；冬天脉沉在骨，象蛰虫密藏洞穴、人们深居内室一般。所以说：要知道脉之在里怎样，必须深按才能得其要领；要知道脉之在表怎样，则要根据病情来推究致病的本源。这春、夏、秋、冬、内、外六点，乃是持脉所必须了解的大法。

心脏搏击有力而长的，主病舌卷缩不能言语一类病症；假若心脏软弱缓散，会感到心气不足，当气血环行一周又回到其本位的时候，病可自愈。肺脉搏击有力而长，主发生唾血一类的病；假若肺脉软弱缓散，则肺气虚而汗出不止，要注意不能再用发散的治疗方法了。肝脉搏击有力而长，面色不青，应是跌扑损伤淤血留于胁下，使人喘咳气逆；假若肝脉软弱缓散，肤色反而鲜泽的，当病溢饮，溢饮是因暴渴而大饮，致使水邪溢于肠胃之外、肌肤之间所引起的。胃脉搏击有力而长，而色发赤，当病髀痛如折断一样；假若胃脉软弱缓散，是食人而病、吐出乃止的食痹病。脾脉搏击有力而长，而色发黄，当病少气不足以息；脾脉软弱缓散，面色无光泽，当病下肢浮肿，和水气病一样。肾脉搏击有力而长，面色黄赤，当病腰痛如折；假若肾脉软弱缓散，当病精虚血少，长期难以恢复健康。

黄帝问道：诊得心脉急疾，这是什么病？病的形态又如何呢？

岐伯说：病名叫做心疝，少腹部要有块状出现。

黄帝又问道：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心是阳脏，和小肠为表里，小肠位在少腹中，所以说少腹当有块状出现。

黄帝又问道：诊得胃脉有病，它的症状怎样呢？

岐伯说：如果胃脉实，病便是腹部胀满；如果胃脉虚，病便是泄泻。

黄帝问道：疾病的成因和它的变化是怎样的？

岐伯回答说：因于风邪，便会变为寒热；因于热邪，便会变为消中；因于气逆不已，便会变为巅疾；因于久风入中，便会变为飧泄；因于风寒侵入脉里不去，便会变为疠风。病情变化万般，数不胜数。

黄帝问道：各种痛肿、筋挛、骨痛，是怎样产生的呢？

岐伯说：这是由于寒气所聚，风邪侵入形体后形成的。

黄帝问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这是由于四时之邪所引起的疾病，运用五行相胜的法则来治疗，疾病就会痊愈。

黄帝问道：有旧病从五脏发动，从而影响到脉色，应该怎样区别它是旧病还是新病呢？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呀！这需要验看脉色：若脉小而气色不差的，乃是新病；若脉不差但气色已差的，便是旧病；若脉象和五色都差的，便是旧病；若脉象和五色都不差的，便是新病。肝脉和肾脉见了沉弦的现象，皮色呈现出苍赤色，这是由于跌扑损伤筋骨所致，不论见血与否，都要出现象水气病一样的淤血肿胀。

尺部的脉两旁是候季胁的。轻按尺部可以候肾，重按尺部可以候腹。尺的中部，轻按其左，可以候肝，重按可以候膈；轻按其右，可以候胃，重按可以候脾。尺的上部，轻按其右，可以候肺，重按可以候胸中；轻按左部，可以候心，重按可以候膻中。从臂内阴经之分，可以候腹；从臂外阴经之分，可以候背。上段之尽端，是候头项胸喉部疾病的；下段之尽端，是候少腹腰股膝胫足中部疾病的。

脉象洪大的，是由于阴不足而阳有余，见于热中病。脉象来时疾急而去时徐缓的，是由于上部实而下部虚，见于厥巅病。脉象来时徐缓而去时疾急的，是由于上部虚而下部实，见于恶风之病，因为中了恶风，所以阳气先受病。脉象沉细数的，是足少阴经厥逆之病。脉象沉细散的，是寒热之病。脉象浮而散的，是眩晕仆倒之病。脉象浮而不躁急的，其病在表，则为发热；若浮而躁的，则病在手三阳经。脉象细而沉的，其病在里，发为骨节疼痛；如果细沉而静，则病在足三阴经。数脉而有歇止的，其病在阴，要见溏泄及大便脓血的症状。脉见涩象，是阳气有余；脉见

滑象，是阴气有余。阳气有余，则身发热而无汗；阴气有余，则身发冷而多汗；阴气阳气都有余，则身发冷而无汗。若推脉向外，而脉气内而不外的，是由于有了心腹积聚在内的关系；若推脉向内，而脉气又外而不内的，是由于身体有外热之病；若推而向上，而脉又下而不上的，是由于腰足之间清冷的关系；若推而向下，而脉又上而不下的，是由于头项疼痛的关系。假如重按至骨，而脉少气的，是由于腰脊痛而有痹病的关系。

【原文】

黄帝问曰：诊法何如？

岐伯对曰：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

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

五脏者，中之守也。中盛脏满，气胜恐伤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夫五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

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附，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得强则生，失强则死。

岐伯曰：反四时者，有余为精，不足为消。应太过，不足为精；应不足，有余为消。阴阳不相应，病名曰关格。

帝曰：脉其四时动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变奈何？知病乍在内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请问此五者，可得闻乎？

岐伯曰：请言其与天运转大也。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之与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

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而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

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内者按而纪之，知外者终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

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软而散者，当消环自已。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其软而散者，当病灌汗，至今不复散

发也。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软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胃脉搏坚而长，其色赤，当病折髀；其软而散者，当病食痹。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软而散色不泽者，当病足骭肿，若水状也。肾脉搏坚而长，其色黄而赤者，当病折腰；其软而散者，当病少血，至今不复也。

帝曰：诊得心脉而急，此为何病？病形何如？

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也。

帝曰：何以言之？

岐伯曰：心为牡脏，小肠为之使，故曰少腹当有形也。

帝曰：诊得胃脉，病形何如？

岐伯曰：胃脉实则胀，虚则泄。

帝曰：病成而变何谓？

岐伯曰：风成为寒热，瘅成为消中，厥成为巅疾，久风为飧泄，脉风成为疠，病之变化，不可胜数。

帝曰：诸痈肿筋挛骨痛，此皆安生？

岐伯曰：此寒气之肿，八风之变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此四时之病，以其胜治之愈也。

帝曰：有故病五脏发动，因伤脉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征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征其脉不夺其色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肝与肾并至，其色苍赤，当病毁伤不见血，已见血，湿若中水也。

尺内两傍，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

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为恶风也，故中恶风者，阳气受也。有脉俱沉细数者，少阴厥也。沉细数散者，寒热也。浮而散者为眴仆。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其有躁者在手。诸脉细而沉者皆在阴，则为骨痛；其有静者在足。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诸过者切之，涩者阳气有余也，滑者阴气有余也。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推而外之，内而不外，有心腹积也。推而内之，外而不内，身有热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头项痛也。按之至骨，脉气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

黄帝问道：无病之人的脉象是怎样的？

岐伯回答说：平人的脉搏，一呼脉跳动两次，一吸脉也跳动两次。一呼一吸叫做一息，一息脉动四次，有时一息脉动五次，是因为呼吸较长的缘故。这是指平人而说的。所谓平人，就是无病之人。诊脉当以无病之人的均匀呼吸来调候病人的脉息。医生是无病之人，所以调匀呼吸来计算病人的脉搏至数。

人一呼，脉跳动一次，一吸，脉也跳动一次，这是气虚的现象。若人一呼而脉跳动三次，一吸而脉也跳动三次并且颇为躁急，尺部皮肤发热，这是温病；尺肤不热，脉搏往来流利的，这是风病；脉象涩的，是痹病。若一呼而脉动四次以上的，叫做死脉；脉搏中断不至的，叫做死脉；脉搏忽快忽慢的，亦叫做死脉。

平人脉息正常之气来源于胃，胃气就是平人脉息的正常之气。人的脉息若无胃气，叫做逆象，见逆象的是死症。

春时的脉象，弦中带有柔和的胃气，叫做平脉；若弦多而柔和的胃气少，就是肝病；若只见弦脉而无柔和的胃气，就要死亡；若虽有胃气，而兼见毛脉，是春见秋脉，估计到了秋天就会生病；倘若毛脉过甚，很快便会生病。春天是脏真之气散发于肝，肝脏是藏筋膜之气的。

夏时的脉象，钩中带有柔和的胃气，叫做平脉；若钩多而柔和的胃气少，就是心脏有病；若只见钩脉而无柔和的胃气，就要死亡；若虽有胃气而兼见石脉，这是夏见冬脉，估计到了冬天就会生病；若石脉太甚，很快就会生病。夏天是脏真之气通于心，心

是藏血脉之气的。

长夏的脉象，微软弱而有柔和的胃气，叫做平脉；若弱多而柔和的胃气少，就是脾脏有病；若只见弱脉而无柔和的胃气，就要死亡；若软弱脉中兼见石脉，估计到了冬天就要生病；若石脉太甚，很快就会生病。长夏的脏真之气濡润于脾，脾脏是主肌肉之气的。

秋时的脉象，微毛而有柔和之象的，叫做平脉；若毛多而柔和的胃气少，主肺脏有病；若只见毛脉而无胃气，就要死亡；若毛脉中兼见石脉，估计到了春天就要生病；若弦过甚，很快就会生病。秋天的脏真之气高藏于肺，肺位高居上焦，主运行营卫阴阳之气。

冬天的脉象，沉石而有柔和之象的，叫做平脉；若石多而柔和的胃气少，主肾脏有病；若只见石脉而无胃气，就要死亡；若沉石脉中兼见钩象，估计到了夏天就会生病；若钩脉过甚，很快就会生病。冬天的脏真之气下藏于肾，肾脏是主藏骨髓之气的。

胃经的大络，称做虚里。其络出于左乳下，贯膈而上络于肺，其脉搏动应手，这是脉的宗气。若跳动极剧且极快，乃是病在膻中的征候；若见跳动时止，位置横移的，主病有积块；若脉绝不至，就会死亡。若乳下虚里处脉搏动而外可见于衣，便是宗气外泄之象。

切脉须知道寸口脉的太过与不及。寸口脉应指而短，其病头痛。寸口脉应指而长，其病足胫痛。寸口脉促而有力，上搏指下，主肩背痛。寸口脉沉而坚硬，其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其病在表。寸口脉沉而弱，主寒热及疝瘕积聚少腹痛。寸口脉沉而有横斜的形状，主胁下、腹中有横积作痛。寸口脉沉而急促，主病寒热。脉象盛滑而紧的，主病在外。脉象小实而坚的，主病在内。脉来小弱涩滞的，主久病。脉来浮滑而疾的，主新病。脉来绸急的，

主病疝瘕少腹作痛。脉来滑利，主病风。脉来涩滞，主病痹。脉来缓滑，主病热甚于中。脉来盛紧的，主病腹胀。脉顺阴阳，病易痊愈；脉逆阴阳，病就不易痊愈了。脉与四时相应为顺，即便患病，也不会有其它危险；若脉与四时相反，或者病情出现不间脏的变化，病就难以治好了。

臂多见弦脉，是由于失血。尺肤缓而脉来涩，主倦怠无力，喜卧。尺肤热而脉来盛，主有大脱血。尺肤涩，脉来滑，主多汗。尺肤寒，脉来细，主大便泄泻。尺肤粗，脉气常显热者，主热在里。

肝之真脏脉出现，至庚辛日死；心之真脏脉出现，至壬癸日死；脾之真脏脉出现，至甲乙日死；肺之真脏脉出现，至丙丁日死；肾之真脏脉出现，至戊己日死。这便是真脏脉出现死亡的日期。

颈部脉搏过甚，并见喘咳之症状，主水病。目胞浮肿如蚕眠后之状，也是水病。小便颜色黄赤，喜卧，是黄疸病。饮食过后即觉得饥饿，是胃疸病。面部浮肿的，是风水病。足胫肿的，是肿水病。目珠发黄的，是黄疸病。妇女手少阴脉动过甚的，是怀孕的征象。

脉有逆反四时的，就是当其时未出现正脏脉形，却反见它脏的脉，如春夏的脉反见瘦小，秋冬的脉反见浮大，叫做逆反四时。风热的脉应躁而反见沉静，泄泻脱血的病脉应虚而反见实脉，病在内的脉应实而反见虚脉，病在外的脉应浮滑而反见涩坚，这样的病都难治，因为它们违反了四时。

人的生命活动以后天水谷之气为根本，若断绝了水谷之气，人就要死亡。脉若没有胃气，也是要死亡的。所谓无胃气，就是仅见真脏脉，而没有柔和的胃气之脉。所谓脉不得胃气，就是肝脉不见弦象，肾脉不见石象。

太阳主时，脉来是洪大而长；少阳主时，脉来是忽快忽慢，忽

长忽短；阳明主时，脉来是浮大而短。

正常的心脉来时，象一颗颗连珠般不停地流转，如同扶摩琅玕的圆滑，这叫平脉。夏季以胃气为本的。如果心脏有了病，脉就显得非常急促，带有微曲之象，这是病脉。如果脉来前曲后居，如同执带钩一样，全无和缓之意，这是死脉。

正常的肺脉来时，轻浮虚软，象吹榆叶一样，这是平脉。秋季以胃气为本。如果脉来上下，如摩鸡的羽毛一样，毛中含有坚劲之意，这是病脉。如果脉来如草浮在水上，如风吹毛动般轻浮，这是死脉。

正常的肝脉来时，如同举起长竿末梢那样柔软起伏而弦长，这是平脉。春季以胃气为本。如果脉来满指滑实，象抚摩长竿一样，这是病脉。如果脉来急而有劲，象新张弓弦一般，这是死脉。

正常的脾脉来时，和柔相附相济，从容不迫，如同鸡足缓缓落地一般，这是平脉。长夏季节以胃气为本。如果脉来充实而数，如同鸡之举足一样急疾，这是病脉。如果脉来如同乌喙、鸟爪一样坚锐，如同房屋漏水一样点滴无规则，如同流水一样去而不返，这是死脉。

正常的肾脉来时，喘喘累累，速而圆滑，有如心之钩脉，按之其坚如石，这是平脉。冬季以胃气为本的。若脉来牵引葛蔓，按之更坚，这是病脉。若脉来如同解索一般数而散乱，又如同弹石一样促而坚硬，这是死脉。

【原文】

黄帝问曰：平人何如？

岐伯对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

人一呼脉一动，一吸脉一动，曰少气。人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

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疾病，毛甚曰今病。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

夏胃微钩曰平；钩多胃少曰心病；但钩无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

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脏真高于肺，以行荣卫阴阳也。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肾病；但石无胃曰死；石而有钩曰夏病，钩甚曰今病。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

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盛喘数绝者，则病在中；结而横，有积矣；绝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

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痛。寸口脉沉而坚者，曰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小实而坚者，病在内。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脉滑曰风。脉涩曰痹。缓而滑曰热中。盛而紧曰胀。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脉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脉反四时及不间脏，曰难已。

臂多青脉，曰脱血。尺脉缓涩，谓之解㑊安卧。脉盛，谓之脱血。尺涩脉滑，谓之多汗。尺寒脉细，谓之后泄。脉尺粗常热者，谓之热中。

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

颈脉动喘痰咳，曰水。目裹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溺黄赤安卧者，黄疸。已食如饥者，胃疸。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目黄者曰黄疸。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

脉有逆从四时，未有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风热而脉静，泄而脱血脉实，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涩坚者，皆难治，命曰反四时也。

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所谓无胃气者，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

太阳脉至，洪大以长；少阳脉至，乍数乍疏，乍短乍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

夫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气为本。病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

平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

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病肝脉来，盈实而滑，如循长竿，曰肝病。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

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病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脾病。死脾脉来，锐坚如乌

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平肾脉来，喘喘累累如钩，按之而坚，曰肾平。冬以胃气为本。病肾脉来，如引葛，按之益坚，曰肾病。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

卷　六

玉机真脏论篇第十九

黄帝问道：春时的脉象如弦一样，怎样才算弦呢？

岐伯回答说：春脉是肝脉，属东方的木，在春季万物开始生长，因此，它的脉气弱软轻虚而滑，端直而长，所以叫做弦。如果与此相违背，就是病脉。

黄帝问道：怎样叫做相违背呢？

岐伯说：脉气来的时候实而又弦，这便是太过，主病在外；若脉气来的时候不实而又微弱，便是不及，主病在内。

黄帝问道：春脉太过和不及，所发生的病变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春脉太过，会使人健忘，发生目眩冒闷头痛；春脉不及，则会使胸部疼痛，牵引背部，向下两胁胀满。

黄帝说：说得好。夏时的脉象如同钩一样，怎样才算钩呢？

岐伯说道：夏脉就是心脉，属南方的火，在夏季万物生长茂盛，因此，它的脉气来时充盛，去时衰微，故叫做钩。若与此相违背，就是病脉。

黄帝问道：怎样叫做相违背呢？

岐伯说：脉气来的时候充盛，而去的时候也充盛，便是太过，主病在外；若脉气来的时候不盛，而去的时候却充盛，便是不及，主病在内。

黄帝问道：夏脉太过和不及，所发生的病变怎样呢？

岐伯说：夏脉太过，会使人发热、骨痛，发浸淫疮；夏脉不及，会使人心烦，在上部会发生咳唾，在下部会发生失气。

黄帝说：讲得好。秋时的脉象如浮，怎样才算浮呢？

岐伯说道：秋脉就是肺脉，属西方的金，在秋季万物收成，因此，它的脉气来时轻虚而浮，来急去散，故叫做浮。若与此相违背，便是病脉。

黄帝问道：怎样叫做相违背呢？

岐伯说：脉气来的时候浮软而中央坚实，两旁虚空，便是太过，主病在外；脉气来的时候浮软而衰弱，便是不及，主病在内。

黄帝问道：秋脉太过和不及，所发生的病变怎样呢？

岐伯说：秋脉太过，会使人气逆，背部作痛，郁闷而不舒畅；秋脉不及，会使人气喘咳嗽，呼吸短气，在上部会发生气逆出血，在下的胸部能听到喘息的声音。

黄帝说：讲得好。冬时的脉象如营，怎样才算营呢？

岐伯说道：冬脉就是肾脉，属北方的水，在冬季万物闭藏，因此，它的脉气来时沉而濡润，故叫做营。若与此相违背，就是病脉。

黄帝问道：怎样叫做相违背呢？

岐伯说：脉气来的时候如弹石击手，便是太过，主病在外；脉气去的时候浮软，便是不及，主病在内。

黄帝问道：冬脉太过和不及，所发生的病变怎样呢？

岐伯说：冬脉太过，会使人身体倦怠，脊骨疼痛，气短，不愿说话；冬脉不及，会使人的心象饥饿一样觉得虚悬，季胁下空软部位清冷，脊骨作痛，少腹胀满，小便失常。

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问道：春夏秋冬四时的顺序，是脉象逆顺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脾脉主那个时令呢？

岐伯说：脾脉属土，是个独尊之脏，具有灌注滋润四旁的功用。

黄帝问道：那么，脾脉的正常与否，可以看出来吗？

岐伯说：正常的脾脉看不出来，但有病的脾脉是可以看出来的。

黄帝问道：有病的脾脉是怎样的？

岐伯说道：有病的脾脉来的时候，如同水的流动一样，便是太过，主病在外；其脉来时如同鸟啄食一样，便是不及，主病在内。

黄帝问道：你说脾脉是孤脏，位居中央，属土，滋润四旁之脏，那么，脾脉太过和不及，所发生的病变怎样呢？

岐伯说：脾脉太过，会使人四肢沉重，不能举动；脾脉不及，会使人九窍壅塞不通，叫做“重强”。

黄帝惊悟地肃然而起，行了个礼，说道：讲得好啊！我懂得了诊脉的根本要领，这是天下最根本的道理。考察四时脉象的变化，诊察脉的正常与否，总的精神归结为一个神字。神的功用运转不息，向前不回。若回而不运转，便失掉了它的生机。这是最紧要的道理，是非常切近而微妙的。要将这些道理记录在玉版上，收藏在玉府中，每天早起都拿来诵读，就把它叫做“玉机”吧。

五脏所受的病气，来自它所生之脏，传给它所克之脏，留存在生己之脏，死于其所不胜之脏。病发展到要死的时候，必先传行到其所不胜之脏，病人才会死去。这就是病气的逆转，所以会死亡。例如，肝受病气于心脏，传行到脾脏，其病气留存于肾脏，待传到肺脏时，病人便死了。心受病气于脾脏，传行到肺脏，留存于肝脏，待传行到肾脏时，病人便死了。脾受病气于肺脏，传行到肾脏，留存于心脏，待传行到肝脏时，病人便死了。肺受病气于肾脏，传行到肝脏，留存于脾脏，待传行到心脏时，病人便死了。肾受病气于肝脏，传行到心脏，留存于肺脏，待传行到脾脏时，病人便死了。凡此种种，都是病气之逆转，所以死。以一

昼夜的时辰来属五脏，便可以推测出死亡的大体时辰。

黄帝说：五脏之间是相通的，疾病的转移皆有一定的秩序。五脏如果有病，就会传给各自所克之脏；如果不治疗，那么多则六个月、三个月，少则六天、三天，只要病在五脏间传递，就必然要死。这是相克的顺传次序。所以说，“能够辨别三阳，便能知道疾病从何经而来；能够辨别三阴，便能知道病者的死生之期。”就是说，某脏到了它受困的时候，病人就要死了。

所以，风邪是百病中最可怕的。风寒侵入人体，会使人的毫毛都竖立起来，皮肤闭塞而内里发热。这时，可以用出汗的方法治疗。如果出现了麻痹不仁、肿痛等症状，则马上采用热敷、火罐、艾灸、针刺等方法可以治好。若耽延不治，病气传行并且留存于肺部，叫做肺痹，发生咳嗽上气的症状。若仍然不治疗，病气便会由肺而传行到肝部，叫做肝痹，又叫做肝厥，便会发生胁痛、不欲饮食等症状，这时，可以用按摩或者针刺等方法治疗。若还是不治疗，病气便会由肝传行到脾部，叫做脾风，就会发生黄疸、腹中热、烦心、小便黄色等症状，这时，可以用按摩、药物和汤浴等方法治疗。若再不及时治疗，病气便会从脾传行到肾部，叫做疝瘕，就会出现少腹蓄热作痛、出汗等症状，又叫做蛊病，这时，可以用按摩、药物等方法治疗。若继续耽误下去，病气从肾传行到心，就会出现筋脉相引拘挛的症状，叫做瘛病，这时，可以用艾灸、药物等方法治疗。若治疗不见好，则十天后就会死亡。若病气由肾传行到心，由心又反传到肺，又发寒热，则三天就死了。这是疾病传行变化的一般秩序。

但是，如果是猝然发病，就不必依照这个相传的次序施治；有的病气传变也不一定完全依着这种秩序，忧、恐、悲、喜、怒这五种情志过激，就会使病气不依这个秩序传变，而能够突然发病。如大喜伤心，心虚则克它的肾气就乘机相乘；大怒则肝气乘脾；大

悲则肺气乘肝；大恐伤肾，克肾的脾气就因而乘之；过忧伤肺，克肺的心气就因而乘之。这就是疾病不依秩序传变的道理。所以病虽有五变，及其传化，便发为五五二十五变。所谓传，就是相乘的意思。

人的大骨枯瘘，大肉瘦削，胸中气满，喘息困难，呼吸时全身动摇，如此，约六个月就会死亡，若真脏脉出现，就可以预知死亡的日期了。大骨枯瘘，大肉瘦削，胸中气满，喘息困难，心中疼痛牵引肩项难受，如此，约一个月就要死亡，若真脏脉出现，便可以预知其死期。大骨枯瘘，大肉瘦削，胸中气满，喘息困难，腹内疼痛牵引肩项，全身发热，肌肉消瘦，腘部破败，若这时真脏脉出现，十个月之内必定死亡。大骨枯瘘，大肉瘦削，骨髓内消，动作衰颓，若真脏脉未出现，约在一年内死亡；若真脏脉出现，就能预知它的死期了。大骨枯瘘，大肉瘦削，胸中气满，腹中疼痛，心中气郁不舒，肩项全身发热，腘部破败，肌肉消脱，目眶下陷，若真脏脉出现，眼睛看不见人，立刻便要死亡；若眼睛能见到人，到了它丧失抵抗力的时候，也会死亡。

若正气暴虚，外邪突然中人，仓猝获病，五脏气机闭塞，四周脉道不通，大气不能往来，好似跌坠或溺水一样，这类突然病变，是很难预测死期的。倘若其脉绝而不至，或一吸五六至，形肉已脱，就是不见真脏脉，也一样会死的。

肝的真脏脉来，内外劲急如同循着刀刃震震作响，好似新张开的弓弦，面色显著青白而不润泽，毫毛也枯损不堪，便要死亡。心的真脏脉来，坚而搏指，象循摩薏苡那样小而坚实，而色明显赤黑而不润泽，毫毛枯损不堪，便要死亡。肺的真脏脉来，洪大而又非常虚弱，象毛羽着人皮肤一样，而色显著白赤而不润泽，毫毛又枯损不堪，便要死亡。肾的真脏脉来，挥手若转索欲断，或象以指弹石一样坚实，面色明显黑黄而不润泽，毫毛枯损不堪，便

要死亡。脾的真脏脉来，软弱而又疏散，面色显著黄青面不润泽，毫毛也枯损不堪，便要死亡。凡是真脏脉出现了的，都是不治的死症。

黄帝问道：真脏脉出现就要死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五脏之气，都依赖于胃腑的水谷精微来营养，故胃是五脏的根本。五脏之气，不能直接到达手太阴的寸口，必须借助于胃气。因此五脏才能各自在一定的时候，以不同的脉象出现于手太阴的寸口。倘若邪气充盛，精气必然衰败；所以病气严重时，胃气就不能同脏气一起到达手太阴，而真脏脉便单独出现了。真脏脉单独出现，就是病气胜了脏气，便要死亡。

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说道：大凡治病，必须首先诊察形体盛衰，气之强弱，色泽如何，脉之虚实，病之新久，然后及时治疗，不能错过时机。病人形气相称，是可治之症；气色浮润，病亦易于治愈；脉象和四时相应，是可治之症；脉来弱而流利，是有胃气的现象，叫做易治之病，必须抓紧时间治疗。病人形气不相称，是难治之症；气色枯燥又不润泽，是难以治愈的病症；脉实而坚，病必加重；脉象和四时相违背，是不可治之病。必须察明这四种难治之病，并清楚地告诉病人。

所谓脉与四时相违背，就是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而且脉来时都是独见而沉涩，这就叫做违背。在四时中未见有真脏脉，在春夏季节里，反见沉涩的现象，在秋冬季节里，反见浮大的脉象，这也叫做违背（逆）四时。

病属热而脉反而清静；发生泄泻而脉反倒洪大；出现脱血而反见实脉；病在内而脉反倒实坚；病在外而脉反倒不实坚，所有这些脉证相反的情况，都是难以治愈的。

黄帝问道：我听说可以根据脉象的虚实来预测死生，想请你

讲讲这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凡有五实要死，凡有五虚也要死。

黄帝说：请你讲讲什么叫做五实五虚吧。

岐伯说：脉来势盛，皮肤发热，肚腹胀满，大小便不通，心里烦乱，这叫做五实。脉象极细，皮肤发冷，气短不促，大便泄泻，不欲饮食，这叫做五虚。

黄帝问道：就是得了五实五虚之症，也有痊愈的，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若病人能吃些粥浆，胃气慢慢地恢复，泄泻停止，那么，得五虚之症的人就可以痊愈。若原来身热无汗的，而现在得汗，原来二便不通的，而现在又通利了，则得五实之症的人也可以痊愈。这就是五虚、五实能够治愈的机转。

【原文】

黄帝问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

岐伯对曰：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

岐伯曰：其气来实而强，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实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春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其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胀满。

帝曰：善。夏脉如钩，何如而钩？

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故其气来盛去衰，故曰钩，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

岐伯曰：其气来盛，去亦盛，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不盛，去反盛，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夏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其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

帝曰：善。秋脉如浮，何如而浮？

岐伯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

岐伯曰：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傍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秋脉太过与不及，其症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上气见血，下闻病音。

帝曰：善。冬脉如营，何如而营？

岐伯曰：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气来沉以搏，故曰营，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

岐伯曰：其气来如弹石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其去如数者，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冬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解㑊，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其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胁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

帝曰：善。

帝曰：四时之序，逆从之变异也，然脾脉独何主？

岐伯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

帝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之乎？

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

帝曰：恶者何如可见？

岐伯曰：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夫子言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

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四支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帝瞿然而起，再拜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脏府，每旦读之，名曰玉机。

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气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黄帝曰：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不治，若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传五脏当死，是顺传所胜之次。故曰："别于阳者，知病从来；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痹，发咳上气。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

是之时，可按若刺耳。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当此之时，可灸可药。弗治，满十日，法当死。肾因传之心，心即复反传而行之肺，发寒热，法当三岁〔日〕死，此病之次也。

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变，及其传化。传，乘之名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脏脉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脏见，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腘，真脏见，十月之内死。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髃内消，动作益衰，真脏来见，期一岁死，见其真脏，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腘脱肉，目匡陷，真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不可为期。其脉绝不来，若又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色白赤不泽，毛折，乃死。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色

黑黄不泽，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诸真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

黄帝曰：见真脏曰死，何也？

岐伯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故邪气胜者，精气衰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脏也，故曰死。

帝曰：善。

黄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

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命曰逆。四时未有脏形，于春夏而脉沉涩，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时也。

病热脉静，泄而脉大，脱血而脉实，病在中脉实坚，病在外脉不坚实者，皆难治。

黄帝曰：余闻虚实以决死生，愿闻其情。

岐伯曰：五实死，五虚死。

帝曰：愿闻五实五虚。

岐伯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

帝曰：其时有生者，何也？

岐伯曰：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此其候也。

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

黄帝问道：我听先生讲了九针的道理，觉得高深广博，难以尽述。我还想继续了解其中最重要的道理，以便嘱咐子孙，传于后世。我一定将那些道理铭刻于骨髓，藏之子肺腑，我愿歃血发誓接受所学，决不随便泄露，使之合于天道，有始有终，上应日月星辰节气之数，下合四时五行之变。就五行来说有盛有衰，就四时来说冬阴夏阳，人体是如何与之相适应的呢？想请你讲讲这方面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问得太妙了！这是天地间最深奥的道理啊！

黄帝问道：想请你讲讲这些道理，与人的形体气血相通，以决断死生，是怎样一回事？

岐伯说道：天地至极之数，始于一面终子九。一为阳，代表天；二为阴，代表地；三为阳，代表人（人在天地之间，故以三代表人）。天地人合而为三，三三为九，以应九野之数。所以人有三部，每部各有三候，可以用它来决断死生，处理百病，调治虚实，祛除病邪。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三部呢？

岐伯说：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而每部又有三候，三候是以天、地、人来代表的。这是必须有人指导，才能明了的。上部天，即两额的动脉；上部地，即两颊的动脉；上部人，即耳前的动脉。中部天，即两手太阴的动脉；中部地，即两手阳明的动脉；中部人，即两手少阴的动脉。下部天，即足厥阴的动脉；下部地，即足少阴的动脉；下部人，即足太阳的动脉。所以，下部

的天可以用来诊察肝脏之气，下部的地可以用来诊察肾脏之气，下部的人可以用来诊察脾胃之气。

黄帝问道：中部用以观察哪些部位的变化呢？

岐伯说：中部也有天、地、人的分别。中部之天可以用来诊察肺脏之气，中部之地可以用来诊察胸中之气，中部之人可以用来诊察心脏之气。

黄帝问道：上部用以观察哪些部位的变化呢？

岐伯说：上部同样有天、地、人的分别。上部之天可以用来诊察头角之气，上部之地可以用来诊察口齿之气，上部之人可以用来诊察耳目之气。

要之，三部之中各有天、地、人的分别，三候为天，三候为地，三候为人，三三相乘，合为九候。脉有九候，以应地之有九野。地之有九野，以应人之有九脏。所以人有肝、肺、心、脾、肾五神脏和胃、大肠、小肠、膀胱四形脏，合为九脏。假若五脏败坏，必见气色枯暗，而气色枯暗的必致死亡。

黄帝问道：诊察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必须先估量病人形体的肥瘦程度，来调和气血的虚实：气实的，便泻其有余；气虚的，便补其不足。采用补泻的方法，须首先设法去掉血脉里的淤滞，然后再调补气血的虚实。无论治疗什么疾病，最终都以达到气血平调为准则。

黄帝问道：怎样判断死生呢？

岐伯说：形体壮盛而脉反细弱，气短，呼吸困难的，主危；形体瘦弱而脉反粗大，胸中多气的，主死；形体和脉息两相称合的，主生；脉搏杂错不相协调的，主病；上中下三部九候都不相协调的，主死；上下左右之脉参差不齐，如同春杵一样，大数而鼓的，主病甚；上下左右之脉失去协调，以至于不可计其至数的，主死；中部之脉虽然独自协调，但与上下两部众脏之脉相较已失其常的，

主死；中部之脉较上下两部之脉偏少的，主死；目眶内陷的，表明正气已衰竭，也主死。

黄帝问道：怎样才能知道病的所在呢？

岐伯说：观察九候脉象，出现独小、独大、独疾、独迟、独热、独寒、独陷下的现象的，都为有病的症状。用左手在病人足内踝上五寸处轻微地按着，用右手指于病人足内踝上微微弹之，按脉的左手即会感到脉中气动，气动的范围在五寸以上，蠕蠕而动的，是为正常现象，没有病；若其气来疾急，应手又浑浑然无力的，是为异常现象，有病；应手似有似无的，是为有病；其应上不能达至五寸，弹之不能应手的，是死症候；全身肌肉极度瘦削，体弱不能行动的，是死症候。中部之脉忽密忽疏的，也是死症候。脉代而钩的，是病在络脉。九候之间应当上下相应如一，不得互相参差。有一候不相应的，则病；有两候不相应的，则病重；有三候不相应的，则病危。所谓不相应，就是上、中、下三部不能相一致。诊察病邪所在的脏腑，可以知道死生的时间。一定须先了解正常的脉象，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病脉。如若真脏脉出现，而病邪又胜，则必死。足太阳经脉气绝，两足不能屈伸，死亡时，目睛必定上视。

黄帝问道：冬阴夏阳，脉象是怎样与之相应的呢？

岐伯说：九候的脉象，都是沉细悬绝的，为阴，好象四时的冬令一样，所以死于夜半时分；若九候的脉象都是盛疾搏数的，为阳，好象四时的夏令一样，所以死于日中。因此寒热交作的病，死于阴阳交会的平旦之时；内里有热和外表有热的，死于日中阳极时分；伤于风者，死于日夕申酉时分；伤于水者，死于夜半阴极时分；若脉象忽疏忽密、忽快忽慢，是脾气内绝，可能死于辰、戌、丑、未时分，即日乘四季的时分；若形肉已脱，即便是九候调顺，也是死症候；若虽已出现七诊之脉，而九候顺于四时，也可以不

死。所说不死的病，如风气所致之病、月经之病，虽现类似七诊之病脉，而实不相同，所以说不是死候。若七诊出现，其脉候有败坏现象的，便是死症，死的时候必发呃逆。

所以，治病时必须详细询问病人开始得病的情形和现在的症状，然后各按部分，切其脉搏，以观察其经络的深浮，以及上下逆顺。如果脉来顺利的，不病；脉来迟滞的，病；脉不往不来的，死；久病肉脱，皮肤贴附于骨上的，必死。

黄帝问道：那么，可治之病应当如何处理呢？

岐伯说：病在经的，刺其经；病在孙络的，刺其孙络使之出血；属于血病而身有疼痛症状的，刺其经与络。倘若病邪留在大络，便用右病刺左、左病刺右的缪刺方法治疗；倘若久病体瘦，症候没有变易的，当于四肢八溪之间、骨节交会之处刺之；上实下虚的，当切按其脉，探索其脉络郁结的所在，刺其出血，以通其气；眼睛上视的，是太阴经气不足。目上视而不转睛的，是太阳经气已绝。这是刺断死生的要诀，不能不仔细体察。可刺手指及外踝上小指侧，刺后留针。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互，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岐伯对曰：妙乎哉问也！此天地之至数。

帝曰：愿闻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通决死生，为之奈何？

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

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帝曰：何谓三部？

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导之，乃以为真。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

帝曰：上部何以候之？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

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九野，九野为九脏。故神脏五，形脏四，合为九脏。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帝曰：以候奈何？

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帝曰：决死生奈何？

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减者死；目内陷者死。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

岐伯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

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是以脱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数者死。其脉代而钩者，病在络脉。九候之相应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所谓后者，应不俱也。察其腑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其脏脉见者，胜死。足太阳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帝曰：冬阴夏阳奈何？

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沉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热病者，以平旦死；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病风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脉乍疏乍数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风气之病及经月之病，似七诊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哕噫。

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脉不往来者死。皮肤著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

岐伯曰：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经络。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脉则缪刺之。留瘦不移，节而刺之。上实下虚，切而从之，索其结络脉，刺出其血，以见通之。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针。

卷　七

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黄帝问道：人们的居处环境、劳逸程度、身体强弱是不断变化的，经脉血气是不是也随之而变化呢？

岐伯回答说：大凡人有惊恐、恼怒、劳累、动静，经脉血气都会受到影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的。所以，夜间有远行，则气喘出于肾脏，气过妄行，就要伤害肺脏。因为堕坠而恐，气喘出于肝脏，气过妄行，就要伤害脾脏。因为过分惊恐，气喘出于肺脏，气过妄行，就要伤害心脏。倘若渡水跌仆，气喘出于肾脏和骨。在此时，身体强壮的人气能流畅，病便会痊愈；身体衰弱的人，邪气便乘隙而入为害。所以说：诊病的要领，在于观察人的身体强弱及骨骼肌肉皮肤的情况，从而全面了解病情，这便是诊病的方法。

所以，饮食过饱时，汗出于胃；受到惊恐而影响精神时，汗出于心；负重远行时，汗出于肾；快步行进面心怀恐惧时，汗出于肝；劳力过度时，汗出于脾。因此，在春秋冬夏四时阴阳变化之中，生病的原因多是由于体力、饮食、劳累、精神等过度而来，这是发病的一般情形。

食物进入胃里，经过消化把一部分精微输散到肝脏，浸润着周身的筋络。食物进人胃里，其浓厚的精微物质上注于心，又浸淫到血脉之中。脉气流行在经络里，而上归于肺，肺在会合百脉之后，又将精气输送到皮毛。脉与精气相合，流注到六腑里去。六

腑的津液，又流注于心、肝、脾、肾，使精气归于平衡。其平衡的变化，能够从气口的脉象上表现出来，从而可以判断病之死生。

水液进入胃里，精气浮游涌溢，进一步输送到脾脏。脾气散布精液，向上输送于肺脏。肺气通调水道，又下行输入膀胱。水精四布，流行于五脏经脉，并随着四时寒暑的变迁和五脏阴阳的规则，作出适当调节，这便是经脉的正常现象。

太阳经脉独盛，就要发生厥逆、喘息、虚气上逆等症状，这是阴不足、阳有余的缘故。应该表里俱用泻法，取膀胱经的下俞束骨穴和肾经下俞的太谿穴。如果阳明经脉独盛，是太阳、少阳并重于阳明，应当泻足阳明的陷谷穴，补足太阴的太白穴。如若少阳经脉独盛，就要发生厥气，所以阳跻脉前的少阳脉，猝然而大，应该取少阳经的临泣穴。少阳经脉的独盛，就是少阳的太过。若太阴经脉鼓搏有力，则应当省察确实，倘若是五脏脉气减少，胃气不能平和，则是太阴太过所致，应当取足阳明的陷谷穴行补法，取足太阴的太白穴行泻法；倘若二阴经脉独盛，乃是少阴热厥、虚阳并越于上、心脾肝肺的脉气争张所致，病气在肾脏，应当治其经络的表里，泻足太阳经穴昆仑、络穴飞扬，补足少阴经穴复溜、络穴大钟；倘若一阴经脉独盛，是厥阴经脉所生，真气已虚，心酸痛，逆气留止与正气相搏，经常自汗，这便需要经常调节饮食，再配合药物来治疗，如用针刺，应取厥阴的太冲穴。

黄帝问道：太阳经脉的脉象怎样呢？

岐伯说：太阳经脉象三阳经脉那样极盛，所以脉浮。

黄帝问道：少阳经脉的脉象怎样呢？

岐伯说：少阳经脉与一阳经脉一样，脉象是滑而不实的。

黄帝又问道：阳明经脉的脉象怎样呢？

岐伯说：阳明经脉脉象大而且浮。太阴经脉搏动，其脉象沉伏而实鼓指。二阴经脉搏动，是肾脉沉而不浮的现象。

【原文】

黄帝问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

岐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是以夜行则喘出于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于肝，淫气害脾。有所惊恐，喘出于肺，淫气伤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

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腑。腑精神明，留于四脏，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太阳脏独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表里当俱泻，取之下俞。阳明脏独至，是阳气重并也，当泻阳补阴，取之下俞。少阳脏独至，是厥气也，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阳独至者，一阳之过也。太阴脏搏者，用心省真，五脉气少，胃气不平，三阴也，宜治其下俞，补阳泻阴。一阳〔二阴〕独啬，少阳〔阴〕厥少，阳并于上，四脉争张，气归于肾，宜治其经络，泻阳补阴。一阴至，厥阴之治也，真虚痛心，厥气留薄，发为白汗，调食和药，治在下俞。

帝曰：太阳脏何象？

岐伯曰：象三阳而浮也。

帝曰：少阳脏何象？

岐伯曰：象一阳也。一阳脏者，滑而不实也。

帝曰：阳明脏何象？

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阴脏搏，言伏鼓也。二阴搏至，肾沉不浮也。

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

黄帝问道：结合人的形体，按照四时五行的变化规律来治疗疾病，怎样是顺的？怎样是逆的？逆顺得失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听听关于这方面的事理。

岐伯回答说：五行乃是金、木、水、火、土，从五行的衰旺生克变化之中，可以推求疾病的预后，分析治疗的成败，从而确定五脏之气的盛衰、疾病轻重的时间以及死生的日期。

黄帝说：请你详尽地讲讲。

岐伯说：肝主春木之气，木分阴阳，肝在足厥阴经为阴木，胆在足少阳经为阳木，春天就以这两经作为主治。甲乙属木，所以肝的旺日在甲乙。肝性苦躁急，应当以甘味药来缓和它。

心主夏火之气，火有阴阳之分，心在手少阴经为阴火，小肠在手太阳经为阳火，夏天就以这两经作为主治。丙丁属火，所以心旺日为丙丁。心性苦缓散，应当用酸味药来收养它。

脾主长夏土之气，土有阴阳之分，脾在足太阴经为阴土，胃在足阳明经为阳土，长夏就以这两经作为主治。戊己属土，所以脾旺日为戊己。脾性苦湿，应当用咸味药以燥其湿。

肺主秋金之气，金有阴阳之分，肺在手太阴经为阴金，大肠在手阳明经为阳金，秋天就以这两经作为主治。庚辛属金，所以肺旺日为庚辛。肺气上逆，应当用苦味药以泄其气。

肾主冬水之气，水有阴阳之分，肾在足少阴经为阴水，膀胱在足太阳经为阳水，冬天就以这两经作为主治。壬癸属水，所以肾旺日为壬癸。肾性苦于干燥，应当用辛润药来润养它。总之，用

五味来治五脏，是为了开发腠理，运行津液，通畅气道。

肝脏有病，痊愈于夏天；若到了夏天仍不见好，待秋天到时病情便会加重；秋天如能不死，到了冬天便呈相持状态；到了次年春天，病情才会好转，但应注意避免遭受风邪。患肝病的人，痊愈于丙丁日；若丙丁日不见好，待到庚辛日时病情便会加重；庚辛日如能不死，到了壬癸日便呈相持状态；到了甲乙日，病情才能好转。患肝病的人，在天刚亮的时候神志最为清爽；在傍晚时分病情便会加重；到了夜半时分又安静下来了。肝病是需要散发的，急宜用辛味药来发散，若需要补的，则采用辛味药来补肝；若需要泻的，则采用酸味药来泻肝。

心脏有病，痊愈于长夏；若至长夏而不愈，到了冬天病情就要加重；若冬天没有死亡，到次年春天病情就呈相持状态；到了夏天病情才能好转，但要注意不能温衣热食。患心病的人，痊愈于戊己日；若戊己日不见好转，到了壬癸日病情就会加重；壬癸日不死，到了甲乙日就会呈相持状态；到了丙丁日，病情才能好转。患心病的人，在中午时分神志最为清爽；到了夜半时分，病症便会加重；待到平旦时分，又安静下来了。心脏病需要软，急宜用咸味药来软坚，需要补的，采用咸味药来补心；需要泻的，采用甜味药来泻心。

脾脏有病，痊愈于秋天；若秋天不见好转，到了春天病情便会加重；春天不死，到了夏天便会呈相持状态；到了长夏，病情才能好转，但要注意禁忌热性食物和吃得过饱，或者居湿地、穿湿衣等。脾有病的人，痊愈于庚辛日；庚辛日不见好转，到了甲乙日病会加重；甲乙日不死，到了丙丁日便会呈相持状态；到了戊己日，病情才能好转。患脾病的人，在午后 1—3 时神志最为清爽；到了日出时，病情便会加重；待到了傍晚时分，又会安静下来。脾病是需要缓和的，应当用甜味药来缓和它，需要泻的，用

苦味药来泻脾；需要补的，用甜味药来补脾。

肺脏有病，痊愈于冬天；若冬天不见好转，到了夏天便会加重；若夏天没有死，到了长夏便会呈相持状态；待到了秋天，病情才能好转，但要注意禁忌冷饮、冷食和穿得太过单薄。患肺病的人，痊愈于壬癸日；壬癸日不见好转，到了丙丁日，病情便会加重；丙丁日不死，当相持于戊己日；到了庚辛日，病情才能好转。患肺病的人，在傍晚时分神志最为清爽；在中午时分病情会加重；到午后 1—3 时又会安静下来。肺病是需要收敛的，当用酸味药来收敛，若需要补的，采用酸味药来补肺；需要泻的，采用辛味药来泻肺。

肾脏有病，痊愈于春天；春天不见好，到了长夏，病情便会加重；长夏没有死，到了秋天便会呈相持状态；到了冬天，病情才会好转，但要注意禁忌煎熬和过热饮食及穿烘热过的衣服。患肾病的人，痊愈于甲乙日；若甲乙日不见好转，到了戊己日病情便会加重；戊己日不死，到了庚辛日便会呈相持状态；到了壬癸日，病情才能好转。患肾病的人，夜半时分神志最为清爽；在辰、戌、丑、未四个时辰里病情会加重；到了傍晚时分，才会安静下来。肾脏病需要坚，急用苦味药来加强它，需要补的，采用苦味药来补肾；需要泻的，采用咸味药来泻肾。

邪气之侵人于人体，是以胜相加的。逢到与所生之脏相应的时日，病就能痊愈；逢到与己脏相克的时日，病就会加重；逢到与生己之脏相应的时日，就呈相持状态；逢到本脏当旺的时日，病情便好转起来。必须首先确定五脏的平脉，才可以推论病症轻重的时间，以及死生的日期。

肝病的症状，是两胁下疼痛，牵引少腹，并且使人多怒；若肝虚，则两眼模糊，视物不清，两耳听不清声音，经常恐惧，象有人要追捕一般。治疗时应当取厥阴、少阳两经穴位；若肝气上

逆，出现头痛、耳聋不聪、颊肿等症状，治疗时仍取厥阴、少阳两经之穴，刺其出血。

心病的症状，心实的，表现为胸中疼痛，胁部支满，胁下疼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侧疼痛；若心虚，则表现为胸腹胀大，胁下和腰部牵引作痛。治疗时应取少阴和太阳两经，并刺舌下出血；若病况和病初有所不同，则应刺委中穴出血。

脾病的症状，脾实的，表现为身体沉重，容易饥饿，肌肉痿软无力，足不能举步，或筋脉牵引，脚下疼痛；若脾虚，则会感到腹胀肠鸣，泄泻完谷不化。治疗时应取太阴、阳明两经的外侧穴，再刺少阴经穴出血。

肺病的症状，肺实的，表现为咳喘气逆，肩背疼痛，出汗，尻、股、膝排肠、脚胫、足等处皆作痛；若肺虚，就短气，呼吸不能接续，耳聋，咽部干燥。治疗时应取太阴、足太阳经脉的外侧，厥阴经脉的内侧，刺其出血。

肾病的症状，肾实的，表现为腹大，胫肿痛，喘咳，身体沉重，盗汗，怕风；若肾虚，就会感到腹中疼痛，大腹、小腹痛，足冷，心中不乐，治疗时应取少阴和太阳经穴，刺出其血。

肝脏主青色，宜食甜味的东西，粳米、牛肉、枣、葵菜这些东西都是甜的。心脏主赤色，宜食酸味的东西，胡麻、犬肉、李、韭菜这些东西都是酸的。肺脏主白色，宜食苦味的东西，麦、羊肉、杏、薤这些东西都是苦的。脾脏主黄色，宜食咸味的东西，大豆、猪肉、栗、藿这些东西都是咸的。肾脏主黑色，宜食辛味的东西，黄黍、鸡肉、桃、葱这些东西都是辛的。一切食物，味辛的有发散作用，味酸的有收敛作用，味甜的有缓和作用，味苦的有坚燥作用，味咸的有软坚作用。

毒药是用来攻邪的，五谷是用来营养的，五果是用来作为辅助的，五肉是用来补益的，五菜是用来充养的。把谷果肉菜的气

味和合而服食，可以补精养气。这五类食物包含了辛、酸、甘、苦、咸五味，而五味又各有其作用，或散，或收，或缓，或坚，或软。治病时，必须结合四时五脏的具体情况，来恰当地利用五味。

【原文】

黄帝问曰：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何如而从？何如而逆？得失之意，愿闻其事。

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温食热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

静。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静。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焫热食温灸衣。肾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肾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静。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脏之脉，乃可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眴眴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

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者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取其经，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

脾病者，身重善肌〔饥〕，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太阴足太阳外厥阴内血者。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

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

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

饮食五味各归其所喜的脏：酸味入肝，辛味入肺，苦味入心，咸味入肾，甘味入脾。这便是五味之所入。

五脏之气，各有所病：心气不舒则嗳气；肺气不清则咳嗽；肝气不散则多言；脾气不运则吞酸；肾气不足则呵欠喷嚏。六腑之气：胃气不降则上逆，甚则呃逆，为恐惧；大肠小肠为病则泄泻；下焦水液泛滥于皮肤，则为水肿；膀胱之气不化，则小便不通，如失其约束，就要遗尿；胆病则易发怒。这便是五脏六腑之病。

五脏之精气相并则发生疾病：精气并于心则喜笑；精气并于肺则悲哀；精气并于肝则忧虑；精气并于脾则畏惧；精气并于肾则惊恐。这便是所谓的五并。它们皆是因五脏乘虚相并造成的。

五脏各有其厌恶：心厌恶热，肺厌恶寒，肝厌恶风，脾厌恶湿，肾厌恶燥。这便是所谓的五恶。

五脏各有所化之液：心液化为汗，肺液化为涕，肝液化为泪，脾液化为涎，肾液化为唾。这便是所谓的五液。

五脏之气对于五味各有它的禁忌：辛味走气，病在气不能多食辛；咸味走血，病在血不能多食咸；苦味走骨，病在骨不能多食苦；甜味走肉，病在肉不能多食甜；酸味走筋，病在筋不能多食酸。这便是所谓的五禁。不可使之多食。

五病各有其所发生的部位和季节：阴病发生在骨，阳病发生在血，阴病发生在肉，阳病发生在冬，阴病发生在夏。这就是所谓的五发。

五病受邪气的扰乱而发病：邪入于阳则发狂，邪入于阴则为痹症，邪搏于阳则生头部疾患，邪搏于阴则发为音哑，邪由阳而入于阴则静，由阴而出于阳则怒。这就是所谓的五乱。

五邪所见的脉象是：春天而见秋天的毛脉，夏天而见冬天的石脉，长夏而见春天的弦脉，秋天而见夏天的钩脉，冬天而见长夏的濡脉。这就是所谓的五邪脉。它们的预后是相同的，病都必死不治。

五脏各有所藏：心脏藏神，肺脏藏魄，肝脏藏魂，脾脏藏意，肾脏藏志。这就是所谓的五脏所藏。

五脏各有所主：心主血脉，肺主皮毛，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髓。这就是所谓的五主。

五种过度的疲劳各有所伤：过度的目视会劳心而伤血，过度的卧眠会伤气，过度的坐着会伤肉，过度的站立会伤骨，过度的行走会伤筋。这就是所谓的五劳所伤。

五脏应四时的脉象：肝脉应春而弦，心脉应夏而钩，脾脉应长夏而代，肺脉应秋而毛，肾脉应冬而石。这就是所谓的五脏平脉。

【原文】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五脏所恶：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是

谓五恶。

五脏化液：心为汗，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是谓五液。

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是谓五禁。无令多食。

五病所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阴病发于肉，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是谓五发。

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搏阳则为巅疾，搏阴则为瘖，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是谓五乱。

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译者按：前十一字为精简）。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

五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主。

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

五脏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是谓五脏之脉。

血气形志篇第二十四

人体中气血分布的常数是：太阳经常多血而少气，少阳经常少血而多气，阳明经常多气而多血，少阴经常少血而多气，厥阴经常多血而少气，太阴经常多气而少血。这便是人身先天禀赋的常数。

足太阳膀胱经和足少阴肾经为表里，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为表里，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为表里，这是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之间的联系。手太阳小肠经和手少阴心经为表里，手少阳三焦经和手厥阴心包经为表里，手阳明大肠经和手太阴肺经为表里，这是手三阴经和手三阳经的联系。这样配合，就能够知道手足阴阳十二经脉的疾病。大凡治病，若血液盛满，一定要先刺去其血，以减轻病人的痛苦，然后观察病人的意愿，摸清病情的虚实，泻其有余，补其不足。

要了解五脏腧穴的部位，应先用一根草度量两乳间的距离，等长从中对折草，再用另外的草量至对折后草的正中即四分之一处。折掉这四分之一，然后使草的两端相支撑，成为三角形。然后拿它量病人的背部，使一只角朝上，和脊背大椎穴相平，两只角在下，在下左右两角所指的部位，就是肺腧。再把上角移下一度，左右两角即是心腧。再移下一度，左角是肝腧，右角是脾腧。再移下一度，左右两角是肾腧。这便是五脏腧穴的部位，即针灸取穴的部位。

形乐志苦之人，疾病大都生于经脉，治疗宜用针灸；形乐志乐之人，疾病大都生在肌肉，治疗宜用针刺砭石；形苦志乐之人，

疾病大都生于筋骨之间，治疗宜用温熨导引等方法；形苦志苦之人，疾病大都生于咽嗌，治疗宜用药物；屡受惊吓之人，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疾病大都生于麻木不仁，治疗宜用按摩和药酒。这便是五种形志之病。

刺阳明经，可以出血出气；刺太阳经，只可出血，不宜伤气；刺少阳经，只可出气，不宜伤血；刺太阴经，可以出血出气；刺少阴经，只可出气，不宜伤血；刺厥阴经，只可出血，不宜伤气。

【原文】

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此天之常数。

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今知手足阴阳所苦，凡治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泻有余，补不足。

欲知背俞，先度其两乳间，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两隅相拄也。乃举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齐脊大椎，两隅在下，当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复下一度，心之俞也；复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复下一度，肾之俞也。是谓五脏之俞，灸刺之度也。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谓五形志也。

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气恶血，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厥阴出血恶气也。

卷　八

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

黄帝问道：天地之间，万物俱备，可是，没有什么比人更可宝贵的了。人是依赖天地之气而生成的，是顺从四时变化规律而成长的，从君主到平民，谁都想保持形体的健康。身体有了疾病，往往连自己也不知原因，病邪在体内存留的时间长了，渐渐地会潜藏到骨髓之中而难以祛除，内心里很是忧虑。我想用针刺的方法来解除患者的痛苦，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岐伯回答说：盐味是咸的，在贮藏的器具中，盐的津液就会从器具里渗出来；弦将要断的时候，便会发出嘶败的声音；树木一旦弊坏，树叶就会从树上掉落下来；病情发展到沉重的时候，人的声音就要发哕。人若是有了这种病象，表明内脏已有严重破坏，药物无法可治，针刺也难见成效，因为皮肤肌肉受伤败坏，血气枯槁，已难以挽回了。

黄帝说道：我很同情病人的痛苦，但心里有些惶惑：治疗疾病，弄得不好，反使病势加重，我又不能代替他们。百姓听了，将要认为我是残忍的人。怎么办才好呢？

岐伯说：人虽然生活在地上，但一点儿也离不开天，天地之气相合，才产生了人。人若能适应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那么，大自然的一切都会成为人生命的泉源。知晓万物功用的人，便称之为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骨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所以，能效法天地阴阳变化的人，不会违背四时变化的规律；通晓十二骨节道理的人，即便是圣人智者也不能欺骗他；能够观察八风变

动和五行衰旺，又通达虚实之数的人，必有独特的超人见解，必能明察病人任何细微的病变，即便象秋毫那样细小，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黄帝说道：人生而有形体，离不开阴阳；天地之气相合，在经纬上分为九野，在气候上分为四时，月份有大月小月，白天有短有长，万物纷纷产生，难以数计。我只是想解除病人的痛苦，请问应当用什么方法呢？

岐伯说：木遇到金，就会被折伐；火遇到水，就会熄灭；土遇到木，就要受克；金遇到火，就会熔化；水遇到土，就被遏绝。这种种变化，万物都是如此，例子举不胜举。所以，运用针法来治疗疾病而嘉惠于人民的，有五大关键，而一般凡夫俗子只顾饮食，却不知晓其中的奥妙。这五大关键一是要调治精神，二是要修养形体，三是要知道药物的真正性能，四是要注意砭石的小大，五是要懂得脏腑血气的诊断方法。这五个关键具备，各有其针对性，先运用那一要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当今之世针刺的方法，一般是用补法治虚，用泻法治满，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要是能够按照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随其变化而施针疗，必然会取得如响应声、如影随形的好的疗效，这里而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只要掌握了这些道理，自然熟能生巧，随心应手，运用自如。

黄帝说道：我想听你讲讲用针的道理。

岐伯说：大凡用针时，必须首先集中精神，待五脏虚实已定，脉的九候已明，然后才可以用针。治疗时要注意有没有真脏脉出现，五脏有无败绝现象，内外形气是否相得，不要仅仅以外形为依据，而要熟悉经脉血气往来的情况，这样才能给病人治病。病有虚实之分，见到五虚的症状，不可草率去泻；见到五实的症状，也不可轻易放弃；在应当进针的时候，就是眨眼间的功夫也不能耽搁。在手捻针的时候，动作必须专一，针要洁净而均匀，针者

要静下心来，注意病人的呼吸，并观察针气所到的变化。那血气的变化虽然不可见，而气至之时，好象鸟之群杂而飞，气盛之时，又好似稷一样繁茂。气之往来，正如同鸟之飞翔，而无从捉摸其形迹的起落。当气未至之时，应当留针待气，如同横弩之待发一般；在气应之时，应当迅速起针，如同弩箭之疾出一般。

黄帝问道：怎样治疗虚症，又怎样治疗实症呢？

岐伯说：刺虚症须用补法，刺实症须用泻法。及至经气已至，则应慎重掌握，不失时机。凡针刺，无论深浅，无论取穴远近，刺的时候都必须精神专注，如同面临万丈深渊那般小心，又如同手握猛虎那样全神贯注，不为别的事物所分心。

【原文】

黄帝问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哕。人有此三者，是谓坏腑，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

帝曰：余念其痛，心为之乱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闻之，以为残贼。为之奈何？

岐伯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付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动之变，五胜更立，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帝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大小，日有短长，万物并至，不可胜量。虚实呿吟，敢

问其方？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黔首共余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

帝曰：愿闻其道。

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人有虚实，五虚勿近，五实勿远，至其当发，间不容瞬。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稷稷，从见其气，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

帝曰：何如而虚，何如而实？

岐伯曰：刺虚者须其实，刺实者须其虚，经气已至，慎守勿失，深浅在志，远近若一，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

八正神明论篇第二十六

黄帝问道：用针的技术，必然有其一定的法则，究竟有怎样的方法，怎样的准则呢？

岐伯回答说：用针之法取法于天地阴阳，并要结合日月星辰之光等自然现象的发展演变去体会它。

黄帝说道：希望你能详细地讲一讲。

岐伯说：大凡针刺的方法，必须察验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了，才能进行针刺。所以，如果气候温和，日光明亮，则人体便血液滑润而卫气充盛；如果气候寒冷，日光阴翳，则人体便血液滞涩而卫气沉伏。月亮初生的时候，人的血气随月新生，卫气也随之畅行；月亮正圆的时候，人的血气强盛，肌肉坚实；月黑无光的时候，人的肌肉减瘦，经络空虚，卫气不足，形体独居。所以，要顺应天时而调和血气。因此，天气寒冷，不要针刺；天气温和，不要迟疑。月亮初生时，不要用泻法；月亮正圆时，不要用补法；月黑无光时，不要针刺。这便是顺应天时而调血气的法则。因天时运行的顺序，有盈亏盛虚，观察日影的长短，可以定四时八正之气。所以，月芽初生时而泻，就会使内脏虚弱；月正圆时而补，则会使血气充溢于表，以致脉络中血液留滞，这叫做重实；月黑无光时而用针刺，就会扰乱经气，这叫做乱经。这些都是阴阳错乱、正气与邪气不分的行动，都会使病变反而深入，卫外的阳气虚竭，内守的阴气紊乱，淫邪就要发生了。

黄帝问道：如何观察星辰八正呢？

岐伯说：观察星辰的方位，可以测定日月循行的规律；观察

八节常气的交替，可以测出八风的病邪是什么时候来的；观察四时，可以分别春夏秋冬正常气候之所在，以便随时序进行调养，而避免八风的病邪，不受其侵犯。假若身体虚弱，又遭受自然界的虚邪，两虚相感，邪气就会侵犯至骨。医生如果懂得气候变化的道理，便可以及时挽救，使病人不致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否则，病邪就会深入五脏。所以说，天时的宜忌，不可不知。

黄帝说道：讲得好。关于取法于星辰的道理，我已经听到了，还想再听听怎样效法于前人？

岐伯说：要效法前人，首先要懂得《针经》。要想把往古的经验在现在的治疗中加以验证，先要知道太阳的寒温，月亮的盛虚，借以测验气的浮沉，再结合病人的身体情况进行考察，就会看到它是确实有效的。所谓观察于冥冥，是说血气荣卫的变化并不显露于外。而医生却能懂得，从太阳的寒温，月亮的盛虚，四时气候的浮沉，结合起来相互参考，因此医生便常能预见病情，然而疾病并未显露于外，这就是所谓的观察于冥冥。能够运用这种方法，通达各种事理，就可以流传于后世，这便是常识经验丰富的医生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然而，病情是不显露于外面的，所以一般人都不容易发现。看不见形迹，尝不出味道，所以叫做冥冥，仿佛象神灵一样似有若无。

虚邪，即是四时八节的病邪。正邪，即是身体在饥饿时，因劳累出汗，而遭受虚风侵袭的结果。正邪伤人较轻微，所以，一般医生既不知道其病情，也不知道其病象。高明的医生注重在病刚刚萌芽时进行治疗，他善于观察三部九候的脉气变化，在病情尚未恶化之前就进行调治，所以人们称之为上工。而技术拙劣的医生却要等病已形成才去治疗，要等病情已经恶化时才去治疗。之所以要等到病已形成后才去治疗，是因为他不懂得三部九候的脉气的相得相失，致使病情发展恶化了。知道病之所在的医生，懂

得运用三部九候的方法进行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使病邪无法深入，所以说如同把守住了门户--样，虽然外表尚未现出病情，但是医生却已看见病邪的形迹了。

黄帝说道：我听说针刺之法有补有泻，却不了解它的意义。

岐伯说：泻法必须掌握一个方字。所谓方，就是病人正气方盛，月亮方满，天气方温和，身心方稳定的时候；并且要在病人方呼气的时候进针；还须等到病人方呼气的时候转针，还要等病人方呼气的时候慢慢地拔出针来。所以说泻必用方，才能使邪气泄去而正气运行通畅。补法则必须掌握一个圆字。所谓圆，就是行气。行气就是导移其气以至病所，针刺时必须达于荣分，还要在病人吸气时推移其针。所谓圆和方，并不指针的形状而言的。所以，善用针的医生，必须观察病人形体的肥瘦，营卫血气的盛衰。因为血气是人的神气的寄存之处，不能不谨慎地加以调养。

黄帝说道：先生讲得妙极了！这种讲法，把人的形体与阴阳四时结合起来，虚实的感应，无形的病况，若不是先生你，谁能讲得这样清楚呢？然而先生几次讲到形和神，究竟什么叫形，什么叫神？请你再详细地讲一讲。

岐伯说：请让我先讲形。所谓形，就是诊察形体的变化，看着虽不明显，但只要问明有什么痛苦，再诊察于经脉，则病情就清楚地摆在面前了。若是按寻之而不可得，那便不容易知道他的病情了，所以叫做形。

黄帝问道：什么叫神？

岐伯说：请让我再讲神。所谓神，就是望而知之。耳朵虽然没有听到病人的口诉，但通过望诊，眼中就明了它的变化，心中也有了数，思想上可以先得出这一个疾病的概念。这种心领神会的迅速独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有如观察一种东西，大家都在看却没有看到，只有自己看得真，刚才还似乎很模糊的东西，

突然间变得清楚无比起来，好象风吹云散一般，这便叫做神。临症时，工巧神圣的根本是三部九候之法，因此，《九针》所论述的一些具体方法，就不必拘泥固守了。

【原文】

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

岐伯对曰：法天则地，合以天光。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日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阴阳相错，真邪不别，沉以留止，外虚内乱，淫邪乃起。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

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工候救之，弗能伤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闻之矣，愿闻法往古者。

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针经》也。验于来今者，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观其立有验也。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以日之寒温，

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通于无穷者，可以传于后世也，是故工之所以异也，然而不形见于外，故俱不能见也。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髣髴。

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上工救其萌牙，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

帝曰：余闻补泻，未得其意。

岐伯曰：泻必用方。方者，以气方盛也，以月方满也，以日言温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内针，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呼而徐引针。故曰泻必用方，其气而行焉。补必用员，员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荣，复以吸排针也。故员与方，非针也。故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

帝曰：妙乎哉论也！合人形于阴阳四时，虚实之应，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数言形与神，何谓形？何谓神？愿卒闻之。

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

帝曰：何谓神？

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语，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也。

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

黄帝问道：我听说《九针》九篇，而先生又从九篇上加以发挥，演绎成九九八十一篇，我已完全明白它的精神实质了。经中所说的气有盛衰，左右偏移，取上以调下，取左以调右，有余和不足则在荥输里进行补泻，这些我全明白了。这都是荣卫之气异常偏向，或虚或实所造成的，并非邪气从外侵入经脉的结果。现在，我希望知晓邪气侵入经脉时，病人的症状如何？应该如何进行治疗？

岐伯回答说：圣人在制定法则时，必定要合乎自然。如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及二十八宿，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天地温和时，经水便安静；天寒地冻时，经水便凝涩；天气酷热时，经水便沸溢；狂风暴起时，经水便波浪汹涌而隆起。病邪侵入到人的经脉里，如为寒邪，则会使血行滞涩；如为热邪，则会使血气濡润。若是风邪侵人经脉，经脉的搏动便会象经水遇到暴风一样不时出现波涛隆起的现象。虽然血气同样依次在经脉中流动，但在寸口处按脉，指下就会感觉有大有小，大即表示病邪盛，小即表示病邪平静。邪气的运行没有一定之处，假如在寸口诊察，无法辨别病邪究竟在阴在阳，则应更进一步，用三部九候之法检察，若是在三部九候中觉察病邪，则应及早治疗，限制病邪的发展。治疗的方法是：吸气时进针，进针时别让气逆；进针后要静候其气，留针稍微时间长些，不使病邪散布；然后等病人呼气时慢慢起针，呼气尽时，针便取出。这样，大邪之气就能一齐外出，所以叫做泻。

黄帝问道：不足的虚症，怎样用补法？

岐伯说：一定要首先循着穴位，抚摸皮肤，再用指头揩捺穴位，使经气布散，然后推按皮肤，弹动穴位，让病人集中注意力，即掐正穴位进针，等到气脉流通时再把针取出，右手出针，左手随即按住针孔，不使真气外泄。进针是在病人呼气将尽时进行，安静地稍久留针，以得气为目的。进针候气，要象等待贵客临门一般，忘却时间的早晚。当得气时，要好好守护，等病人吸气时拔出针来。这样，气便不会外泄了。出针以后，再在扎针的各个地方，揉按穴位，闭阖针孔，使真气存内，大经之气留于营卫而不泻，这种行针方法便叫做补。

黄帝问道：进针之后，应当怎样候气呢？

岐伯说：当邪气离开络脉而进入经脉后，便停留在血脉之中。或寒或温，还未与正气相合，所以脉象浮大，时来时去，邪气不是留在一处。所以说在邪气刚来时，必须按而止之，制止之后再克服它，但不要在正当邪气冲突时用泻法。所谓真气，便是经脉之气。真气虚了，反用泻法，便会使经气大虚。所以说气虚时不可用泻法，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的。如果审察邪气时不审慎，针下所聚之气已过，这时再用泻法，便会使真气虚脱，而虚脱后就不容易恢复。这样，病邪便会再来，病便更为加重了。所以说，邪气若已随针而去，就不能再追，就是指这一点而言的。阻止邪气，使用泻法，是间不容发的事，须待邪气到的时候，随即下针去泻，或先或后地进针，血气已虚，病就不易减退。所以说，懂得用针的，象拨动弩机一样，机智灵活，不懂得用针的，就象敲击木椎，毫无响应。因此说，识得机宜的，是间不容发，不懂得机宜的，即使扣机也不能发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问道：补泻究竟怎样？

岐伯说：应以攻邪为主。要及时刺出盛血，以恢复正气，因

为病邪刚刚侵入，流动未有定处，推之则前进，引之则阻止，迎其气而泻之，以出其毒血，刺出其血，病就立即会好。

黄帝说道：讲得好！假如到了病邪和真气并合以后，脉气不现波动，该怎样诊察呢？

岐伯说：这就要细心地循按三部九候的虚实进行调治，再审察其左右上下部位，有无不相称或减弱的地方，再进一步察明病在哪脏，等待气至，再行针刺。假如不懂得三部九候，则无从分辨阴阳，上下也分不清楚，更不知道从下部脉来诊察下焦，从上部脉来诊察上焦，从中部脉来诊察中焦，结合胃气的多少有无来决定疾病在那一部了。所以说，针刺而不知三部九候以了解病脉的所在，即使有大邪之为害，医生也没有办法加以制止。如若诛罚无过，不当泻而泻之，便叫做大惑，反而会扰乱脏腑经脉，使真气不能恢复，把实症当成虚症，把邪气当作真气，用针没有法则，反而会助长邪气为害，损伤病人的正气，使顺症变成逆症，致使病人荣卫散乱，正气消耗，邪气旺盛，断送病人的性命，给人家带来莫大的灾祸。象这种不懂得三部九候的医生，是不能够长久的。同时，不知道配合四时五行因胜相加的道理，不治邪气，攻伐正气，就会断送病人的性命。病邪刚侵入人体时，并没有定着一处，推它就向前，引它就向后，迎其气而泻之，则病马上就会好起来。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九针之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尽通其意矣。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荥输，余知之矣。此皆荣卫之倾移，虚实之所生，非邪气从外入于经也。余愿闻邪气之在经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

岐伯对曰：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在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吸则内针，无令气忤；静以久留，无令邪布；吸则转针，以得气为故；候呼引针，呼尽乃去；大气皆出，故命曰泻。

帝曰：不足者补之，奈何？

岐伯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

帝曰：候气奈何？

岐伯曰：夫邪去络入于经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时来时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来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无逢其冲而泻之。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来不可逢，此之谓也。故曰候邪不审，大气已过，泻之则真气脱，脱则不复，邪气复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谓也。不可挂以发者，待邪之至时而发针泻矣，若先若后者，血气已尽，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发机，不知其取如扣锥。故曰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扣之不发，此之谓也。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处也，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逆而刺之，温血也，刺

出其血，其病立已。

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陇不起，候之奈何？

岐伯曰：审扪循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减者，审其病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阴阳不别，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调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处，虽有人过且至，工不能禁也。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反为气贼，夺人正气，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著，绝人长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长久。因不知合之四时五行，因加相胜，释邪攻正，绝人长命。邪之新客来也，来有定处，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逢而泻之，其病立已。

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虚实呢？

岐伯回答说：邪气盛，就是实症；精气不足，就是虚症。

黄帝问道：虚实的情况各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以肺脏为例，肺主气，气虚的，是属于肺脏先虚；气逆的，上实下虚，两足必寒。假如在不相克的时令就好治，如遇相克的时令，病人就会死亡。其余各脏的虚实，也是一样。

黄帝问道：什么叫重实？

岐伯说：所谓重实，是说大热病人，邪气甚热，脉象又极满，这就叫做重实。

黄帝问道：经络俱实是怎样情形？用什么方法进行治疗？

岐伯说：所谓经络俱实，是指脉口急而尺肤弛缓，经与络都应当治疗。所以说，脉滑利是顺从的，脉涩滞是反逆的。大凡人体虚实的情形和生物是一样的，万物有生气则滑利，万物欲死则枯涩，一个人的五脏骨肉滑利，便可以长保健康。

黄帝问道：络气不足、经气有余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所谓络气不足，经气有余，是指脉热而尺肤却寒的情况；秋冬之时常见这类现象，为逆，而在春夏之时则为顺。要治疗的是主病的那种逆象。

黄帝问道：经虚络满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所谓经虚络实，是指尺肤热而脉寒，这种现象，发生在春夏则死，发生在秋冬则生。

黄帝问道：如何治疗这种疾病呢？

岐伯说：络实经虚的，灸阴刺阳；经满络虚的，刺阴灸阳。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重虚呢？

岐伯说：脉虚、气虚、尺虚，这就叫做重虚。

黄帝问道：如何辨别呢？

岐伯说：所谓气虚，是由于精气虚夺，而语言低微，不可接续。所谓尺虚，是尺肤脆弱，而行动怯弱无力。所谓脉虚，是阴血虚少，不似有阴的脉象。呈现上而这些现象的人，脉象滑利的，可以生；脉象涩滞的，则难逃一死。

黄帝问道：有寒气突然上逆，脉象实而盛满的病症，它的变化怎样呢？

岐伯说：脉实而有滑利之象的，则生；脉实而有涩滞之象的，则死。

黄帝问道：有脉象实满，手足皆寒，头部热的病症，它的变化怎样呢？

岐伯说：这种病人，在春秋之时可以生，在冬夏之时则要死。又有一种脉象浮而涩，脉涩而身又发热的，亦主死。

黄帝问道：有一种身形虚浮肿胀的病症，它的变化怎样呢？

岐伯说：所谓身形虚浮肿胀，是指脉口急大而坚，尺肤却反而涩滞，和脉不相适应。象这样的病症，顺从的则生，逆反的则死。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顺从则生、逆反则死呢？

岐伯说：所谓顺从，就是手足温和；所谓逆反，就是手足寒冷。

黄帝问道：乳子而患热病，脉象悬小，它的变化怎样呢？

岐伯说：手足温暖的，主生；手足厥冷的，主死。

黄帝问道：乳子中风热，出现喘息有声，张口抬头的症状，它的脉象怎样呢？

岐伯说：脉象浮缓，尚有胃气的，可生；若脉象小急，是胃气已绝，主死。

黄帝问道：痹疾中赤痹的变化怎样？

岐伯说：痹兼发热的，则死；身寒不发热的，则生。

黄帝问道：痹疾而下白沫的，它的变化怎样呢？

岐伯说：脉象悬绝的，则死；脉象滑大的，则生。

黄帝问道：痹疾这一类病症，如果身不发热，脉搏又不悬绝，又怎么样呢？

岐伯说：脉象滑大的，则生；脉象悬涩的，则死。至于死之的具体时间，要根据克生之日来决定。

黄帝问道：癫疾病的变化怎样？

岐伯说：脉来搏而大滑，其病经过一段时间可以痊愈；要是脉象小而坚急，则为不治之死症。

黄帝问道：癫疾脉象虚实变化怎样？

岐伯回答说：脉象虚缓的，可治；脉象坚实的，主死。

黄帝问道：消瘅病脉象的虚实情况怎样？

岐伯说：脉象实大的，病虽长久，尚可治愈；脉象悬小而坚的，病的时间长了，就无法治疗了。

黄帝问道：形度、骨度、脉度、筋度，是如何测量的呢？

〔译按：本节经文有问无答，疑为错简〕

黄帝说道：春季治病，宜取各经的络穴；夏季治病，宜取各经的腧穴；秋季治病，宜取六腑的合穴；冬季是闭藏的季节，人体之气亦闭藏在内，治病宜多用药物而少用针刺砭石。但所谓少用针刺砭石，不是指痈疽等病而言的，痈疽等病，是一刻也不容徘徊迟疑的。

痈毒初起时，不知其发在何处，摸又摸不出，时痛时不痛，可于手太阴之傍刺三痏，和颈部左右各二痏。生腋痈的病人，全身

大热，应该刺足少阳五痏；针过以后，若热仍不见退，可刺手厥阴心包经三痏，针手太阴经的络穴和大骨之会各三痏。急性的痈肿，筋肉挛缩，随着痈肿的分肉而痛，痛得很厉害，皮肤上汗出不止，这是由于膀胱经气不足，应刺其经的俞穴。

腹部突然胀满，按上去不松动，应取手太阳经的络穴，就是胃的募穴和少阴肾腧穴五痏，用员利针。霍乱，应针肾腧之傍的志室穴五痏，足阳明胃腧及肾腧外两傍胃仓穴，刺三痏。治疗惊痫的刺法有五点：针手太阴经的经渠穴五痏；刺手太阳小肠经的阳谷穴五痏；刺手太阴经络傍的支正穴一痏；刺足阳明经解谿穴一痏；刺足踝上五寸的筑宾穴三痏。

凡诊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粗急发喘逆等病，在肥胖权贵者患之，是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嗜食高粱厚味所造成的。凡是郁结不舒，上下气阻不通，都是由于暴怒或忧郁所致之病。突然厥逆，不知人事，耳聋，大便或小便不通，都是内在情志骤然激荡所致之病。有的病不从内发，而由于外中风邪，因风邪留蓄，伏而为热，消烁肌肉，以致表邪留薄，着于肌肉筋骨之间。有的两脚偏废，是由于风寒湿侵袭所致之病。

黄帝说道：黄疸、骤然的剧痛、癫疾、厥狂等症，是由于经脉之气久逆于上而下不行所产生的。五脏不和，是六腑闭塞不通所形成的。头痛耳鸣，九窍不利，是由肠胃的病变所引发的。

【原文】

黄帝问曰：何谓虚实？

岐伯对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帝曰：虚实何如？

岐伯曰：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余脏皆如此。

帝曰：何谓重实？

岐伯曰：所谓重实者，言大热病，气热脉满，是谓重实。

帝曰：经络俱实何如？何以治之？

岐伯曰：经络皆实，是寸脉急而尺缓也，皆当治之。故曰滑则从，涩则逆也。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始，故五脏骨肉滑利，可以长久也。

帝曰：络气不足，经气有余，何如？

岐伯曰：络气不足，经气有余者，脉口热而尺寒也；秋冬为逆，春夏为从，治主病者。

帝曰：经虚络满，何如？

岐伯曰：经虚络满者，尺热满，脉口寒涩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帝曰：治此者奈何？

岐伯曰：络满经虚，灸阴刺阳；经满络虚，刺阴灸阳。

帝曰：何谓重虚？

岐伯曰：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

帝曰：何以治之？

岐伯曰：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恇然。脉虚者，不象阴也。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也。

帝曰：寒气暴上，脉满而实何如？

岐伯曰：实而滑则生，实而逆则死。

帝曰：脉实满，手足寒，头热，何如？

岐伯曰：春秋则生，冬夏则死。脉浮而涩，涩而身有热者死。

帝曰：其形尽满何如？

岐伯曰：其形尽满者，脉急大坚，尺涩而不应也。如是者，故从则生，逆则死。

帝曰：何谓从则生，逆则死？

岐伯曰：所谓从者，手足温也；所谓逆者，手足寒也。

帝曰：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

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

帝曰：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何如？

岐伯曰：喘鸣肩息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

帝曰：肠澼便血何如？

岐伯曰：身热则死，寒则生。

帝曰：肠澼下白沫何如？

岐伯曰：脉沉则生，脉浮则死。

帝曰：肠澼下脓血何如？

岐伯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帝曰：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何如？

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以脏期之。

帝曰：癫疾何如？

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

帝曰：癫疾之脉，虚实何如？

岐伯曰：虚则可治，实则死。

帝曰：消瘅虚实何如？

岐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帝曰：形度、骨度、脉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帝曰：春亟治经络，夏亟治经输，秋亟治六腑，冬则闭塞。闭塞者，用药而少针石也。所谓少针石者，非痈疽之谓也，痈疽不得顷时回。

痈不知所，按之不应手，乍来乍已，刺手太阴傍三痏与缨脉各二。掖痈大热，刺足少阳五；刺而热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阴经络者，大骨之会各三。暴痈筋软，随分而痛，魄汗不尽，胞气不足，治在经俞。

腹暴满，按之不下，取手太阳经络者，胃之募也，少阴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员利针。霍乱，刺俞傍五，足阳明及上傍三。刺痫惊脉五，针手太阴各五，刺经太阳五，刺手太阴经络傍者一，足阳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针。

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暴厥而聋，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著也。瞤跳，寒风湿之病也。

黄帝曰：黄疸暴痛，癫疾厥狂，久逆所生也。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

黄帝问道：太阴和阳明两经互为表里，是脾胃的经脉，而所生的疾病却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回答说：太阴和阳明两经所循行的部位不同，春夏秋冬四时的虚实顺逆变化也各不相同。病或从内生，或从外入，发病的原因也不相同，因此病症也就相异了。

黄帝说：我想了解它不同的情形。

岐伯说道：属阳者，相当于天气，是人体的外卫；属阴者，相当于地气，是人体的内护。所以阳气主外，刚多而实；阴气主内，柔而易虚。因此，贼风邪气伤人时，外表阳气先受侵袭；而饮食不慎，起居失调，内在阴气先受影响。外表受病，即从阳而传入六腑；内脏受病，即从阴而传入五脏。邪入六腑，就会发烧，不得安眠，气喘逆息；病在五脏，就会胀满发闷，大便泄泻，日久则成为痹疾。所以，管呼吸的喉主天气，管纳食的咽主地气。所以阳气易感风邪，阴气易感湿邪。三阴之经脉，是由足上行至头，由头而下循臂至手指的尖端。三阳之经脉，是由手上行至头，由头而下行至足。所以阳经的病邪先上行至极点再向下行，阴经的病邪先向下行至极点再向上行。因此伤于风邪的，上部先受伤；伤于湿邪的，下部先受伤。

黄帝问道：脾气有病，四肢便不能正常活动，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四肢都接受胃气的营养，但是胃气不能直达于四肢，必须经过脾的运化，水谷的津液才能布达于四肢。如今脾有病，不能把胃的津液输送出去，四肢因得不到水谷精气，而一天天衰弱

下去，经脉运行也不能滑利，筋骨肌肉也因无营养而得不到充实，所以四肢便失却它的正常功用了。

黄帝问道：脾脏不能主旺一个时季，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脾在五行中属土，位居中央，它从四时里分旺于四脏，在四季之末各寄旺十八日，而不得单独主旺一个时季。因为脾脏的功用，是经常运转胃土水谷之精华，而土的意义是生养万物，如同天地生养万物一样，从上到下，从头到足，无处不到。所以，脾脏不能仅仅主旺一个时季。

黄帝问道：脾与胃只有一膜相连，却能够替胃运送津液，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足太阴脾经，就是三阴，它的经脉环绕于胃，连属于脾，挟着咽喉，所以太阴经脉能够运阳明之气入于手足三阴经。足阳明胃经，是足太阴脾经之表，是五脏六腑的营养之海，因此胃经也能运送太阴之气，入于手足三阳经。五脏六腑都通过脾经而接受来自胃中的水谷精气，所以说脾能为胃液输送津液。要是四肢得不到水谷精气的营养，就要慢慢衰退，经脉不能畅通，筋骨肌肉没有水谷之精气来滋养，便不能发挥其正常功用。

【原文】

黄帝问曰：太阴太阳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

岐伯对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有所不同，故病异名也。

帝曰：愿闻其异状也。

岐伯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用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

肠澼。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故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故曰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阴病者下行极而上。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

岐伯曰：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帝曰：脾不主时，何也？

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食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立于天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

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

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阳明脉解篇第三十

黄帝问道：足阳明经脉有病，恶见人和火，听到木音便惕然而惊，而对钟鼓的声音却没有反应。为什么会独独听到木音就惊惕呢？请讲讲其中的原因。

岐伯回答说：足阳明是胃的经脉。胃属五行中的土，之所以听到木音就惊惕，是因为土恶木克的原因。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它恶火又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足阳明经主一身之肌肉，它的经脉多血多气，外邪侵袭则发热，所以它厌恶火。

黄帝问道：那么，为什么会厌恶见人呢？

岐伯说：足阳明经厥逆而不下行，就会发生呼吸喘闷，心中郁闷，因为心中郁闷，所以讨厌见人。

黄帝问道：有的阳明经厥逆呼吸喘闷，会致死亡，有的虽然厥逆喘促，却还能活着，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经气厥逆而连及于内脏的，若喘促就会死亡；若仅限于外在之经脉，则虽喘促也可生。

黄帝问道：讲得好。有患者在阳明病重的时候，衣服也不知道穿，乱跑乱跳，登高歌唱；或者几天不吃饭，反能跳墙上屋，而所登上的地方，全不是他平常能做到的。有了病，竟然能够做了，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四肢是诸阳的根本，阳气盛，则四肢实，四肢实，所以能够登高。

黄帝问道：患者不穿衣服，乱跑，又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身上热得太厉害，就会不穿衣服乱跑。

黄帝问道：那么，患者胡言乱语斥骂人家，全然不避亲疏，有的又随便唱歌，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阳气偏盛，就会使人神志昏乱，所以会胡言乱语，斥骂人家，不避亲疏，又不想吃东西。而不想吃东西，便要随意乱跑了。

【原文】

黄帝问曰：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钟鼓不为动。闻木而惊，何也？愿闻其故。

岐伯对曰：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

帝曰：善。其恶火何也？

岐伯曰：阳明主肉，其脉血气盛，邪客之则热，热甚则恶火。

帝曰：其恶人何也？

岐伯曰：阳明厥则喘而惋，惋则恶人。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

岐伯曰：厥逆连脏则死，连经则生。

帝曰：善。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

岐伯曰：四支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支实，实则能登高也。

帝曰：其弃衣而走者，何也？

岐伯曰：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

帝曰：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者，何也？

岐伯曰：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卷　九

热论篇第三十一

黄帝问道：一般发热的病，都属于伤寒一类，有的能痊愈，有的则死了。死亡的常在六七日之间，痊愈的大约在十天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不理解，想听你讲讲其中的原因。

岐伯回答说：足太阳经，是诸阳所会合的地方。它的经脉连于风府，所以能为诸阳主气。人在伤于寒邪的时候，就会发热，热得虽然厉害，却不会死亡。但倘若其阳经、阴经同时感受寒邪为病，则必然死亡。

黄帝问道：想听你讲讲伤寒的症状。

岐伯说：伤寒一日，太阳经感受寒邪，所以头项痛，腰脊牵强不舒；第二天，病邪传到阳明经，阳明经主肌肉，它的经脉挟鼻，络于目，所以肉热、鼻干，不能安卧；第三天，病邪传到少阳经，少阳经主骨，它的经脉循行于两胁，络于两耳，所以胸胁痛、耳聋，如果三阳经络都受了病，但尚未传到里阴的，可以通过发汗来治愈；第四天，病邪传到太阴经，太阴经脉分布于胃，络于咽嗌，所以腹胀满，咽嗌发干；第五天，病邪传到少阴经，少阴经脉通肾，络于肺，连接于舌根，所以口燥舌干而渴；第六天，病邪传到厥阴经，厥阴经脉环绕阴器，络于肝，所以烦闷而阴囊收缩。倘若三阴经、三阳经、五脏六腑都受了病害，荣卫也不通行，五脏六腑也不畅达，那就要死亡了。

如果不是两感于寒邪的，到第七天，太阳病就会衰退，头痛也会稍好些；到了第八天，阳明病会减轻，身热也会稍微消退；到

了第九天，少阳就会减轻，耳聋也会好转，能听到点声音；到了第十天，太阳病会减轻，胀起的腹部也会消退得和往常一样，开始想吃东西了。到了第十一天，少阴病会减轻，口不再渴，也不胀满了，舌也不再干了，而且能打喷嚏；到了第十二天，厥阴病减轻，阴囊也松缓下来，少腹部也觉得舒服，邪气全退，病便好了。

黄帝问道：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治疗的方法，应根据脏腑的症状，随经分治，病便会日渐衰退。对受病未满三天的，可以运用发汗的方法使其痊愈；对受病满三天的，则应通过泻下的方法治疗，使其痊愈。

黄帝问道：热病已经好了，而时有余热遗留不清，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一般余热遗留不清的病人，都是因为发热重时勉强给他吃东西，致使热不能退清，而有遗留。象这种病人，病虽已经日渐衰退，但蕴藏在里面的余邪尚未清除，这时如果勉强饮食，则谷气因不能消化而生热，与余邪搏结在一起，所以便有了余热遗留不清的现象。

黄帝问道：讲得好。该如何治疗余热未清之症呢？

岐伯说：应当观察病人的虚实，宜补宜泻，而给以适当的治疗，则病一定可以痊愈的。

黄帝问道：患了热病有什么禁忌呢？

岐伯说：患热病的，如果稍好些，马上吃肉一类的东西，就会复发；如果多吃谷食，也会余热，这就是热病的禁忌。

黄帝问道：两感于寒而发病的患者，其受邪经脉与相应症状如何？

岐伯说：两感于寒的病人，发病第一天，太阳和少阴二经同病，症状为头痛、口干、烦闷；第二天，阳明与太阴二经同病，症

状为腹满、发烧、厌食、语无伦次；第三天，少阳与厥阴二经同病，症状为耳聋、阴囊抽缩、四肢发冷。倘若病情再发展到水浆不入口、神志昏迷的地步，那么，等到了第六天，便会不治而亡。

黄帝问道：病情到了五脏受伤、六腑不通，荣卫不和的地步，为什么三天以后便要死亡呢？

岐伯说：阳明经是十二经脉之长，这一经脉血气最盛，病人感邪后病势必重，容易神智昏迷。三天以后阳明经脉的血气已衰竭，所以便死亡了。

凡伤于寒邪而变成温病的，在夏至以前发病的叫做温病，在夏至以后发病的叫做暑病，暑病应当发汗，使热从汗出，不可止汗。

【原文】

黄帝问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在六七日之间，其愈者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愿闻其故。

岐伯对曰：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之气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

帝曰：愿闻其状。

岐伯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

其两不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

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

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

帝曰：善，治遗奈何？

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

帝曰：病热当何禁之？

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帝曰：其病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

岐伯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帝曰：五脏已伤，六腑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

岐伯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

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暑当与汗皆出，勿止。

刺热篇第三十二

肝脏发生热病，病人小便先发黄，腹痛，喜卧，身体发热。热邪与正气相争时，则出现惊狂谵语，胸胁胀满作痛，手足躁扰不安，不能安卧；逢庚辛之日，病情便加重；逢甲乙之日，便大汗出而热退；若邪气胜脏，病更严重，至庚辛日当死。应当针刺足厥阴和足少阴两经进行治疗。若肝气上逆，则病人头痛昏晕，这是由于肝脉上冲于头部的缘故。

心脏发生热病，病人先感到郁闷不乐，过几天之后才发热。热邪与正气相争时，则突然心痛，烦闷，恶心，头痛，面部发赤而又无汗；逢壬癸之日，病情便加重；逢丙丁之日，便大汗出而热退；若邪气胜脏，病更严重，至壬癸日当死。应当针刺手少阴和手少阳两经进行治疗。

脾脏发生热病，病人先感到头痛，面颊痛，心中烦闷，额部发青想吐，身体发热。热邪与正气相争时，则出现腰痛不可以俯仰，腹中胀满而泄泻，两颔疼痛的症状；逢甲乙之日，病情便会加重；逢戊己之日，便大汗出而热退，若病人气已溃乱，逢甲乙日当死。应当针刺足太阴和足阳明两经进行治疗。

肺脏发生热病，病人先感到寒冷，皮肤粟起，汗毛竖立，怕风寒，舌上发黄，身体发热。热邪与正气相争时，则出现气喘咳嗽，胸膺脊背走窜性疼痛，不能行深呼吸，头痛不堪忍受，汗出恶寒的症状；逢丙丁之日，病情便加重；逢庚辛之日，便大汗出而热退；若邪气胜脏，病更严重，至丙丁日当死，应当针刺手太阴和手阳明两经，刺出豆大的血滴，病就好了。

肾脏发生热病，病人先感到腰痛，小腿发酸，口渴，总想喝水，身体发热。热邪与正气相争时，则出现头项痛而又强直，小腿觉凉而酸，脚下热，不想说话的症状，若肾气上逆，则会感到项痛迫急；逢戊己之日，病情便加重；逢壬癸之日，便大汗出而热退；若病人气已溃乱，逢戊己日当死。应当针刺足少阴和足太阳两经进行治疗。以上所说的诸脏大汗出，是在五脏各自当旺之日，正胜邪却，病可汗出而愈。

肝热病人，左颊先见赤色；心热病人，额上先见赤色；脾热病人，鼻部先见赤色。肺热病人，右颊先见赤色；肾热病人，颐部先见赤色。病虽然尚未发作，见到面部有了赤色，就施以针刺治疗，这便叫做治未病。热病刚开始时，只表现于五脏部所，病尚轻浅，及时给予治疗，则到其所胜之日，病即痊愈；如果针刺方法错了，要等到三周过后才能见好；如果治疗时一误再误，那一定会造成死人的后果。总之，热病应当汗出，必须掌握正确的治疗方法，到所胜之日，便能够汗出而愈。

凡治疗热病，应当先给病人喝清凉的水，然后再运用刺法；必须让病人少穿衣服，住凉爽的地方。这样，使得表里热退而身凉，病就好了。

热病如果发现胸胁痛闷，手足躁动不安的症状，就要用针刺足少阳经，补手太阴经；若病较重的，用五十九刺的方法。热病起于手臂的，针刺手阳明、太阴二经的穴位，得汗出而热止。热病起于头部的，针刺足太阳经，得汗出而热止。热病起于足胫的，针刺足阳明经，得汗出而热止。热病如感到身体重，骨节痛，耳聋，昏睡，针刺足少阴经，若病情较重，则用五十九刺的方法。热病先是头昏眩冒而后发热，胸胁胀闷的，针刺足少阴、足少阳两经穴位。

太阳经脉之病，赤色显现于两颧的，是热病的象征。若荣色

未坏，只要使其汗出，待到其所胜之时，病就会好；若同时又见到少阴经的脉症，那么离死期不会超过三日，因为热病已经内连于肾脏了。少阳经脉之病，赤色显现于面颊筋上的，是少阳经脉热病之征。若荣色未坏，只要使其汗出，待到其所胜之日，病就会好；若同时兼见厥阴的象征，那么离死期不会超过三日。

治疗热病的气穴：第三脊椎下面，主治胸中的热病，第四脊椎下面，主治膈中的热病；第五脊椎下面，主治肝热病；第六脊椎下面，主治脾热病；第七脊椎下面，主治肾热病。治疗营血的病，应当刺尾骶骨处。如何度量脊椎呢？从颈项三椎以下凹陷的中央，是大椎穴。若赤色从颊下上逆于颧，则为痹疾之病；赤色自颊下至颊车的，则为腹部胀满之病；赤色见于颧骨后部的，则为胁痛之病。凡颜色见于颊上的，病都在膈上。

【原文】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满泄，两颔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肾热病者，先腰痛骶痠，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

强，骸寒且痠，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汗得，至其所胜日汗出也。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热病从部所起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则死。诸当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大出也。

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热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之五十九刺。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

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得大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也。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热病气穴：三椎下间主胸中热，四椎下间主鬲中热，五椎下间主肝热，六椎下间主脾热，七椎下间主肾热。荣在骶也。项上三椎陷者中也。颊下逆颧为大瘕，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鬲上也。

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

黄帝问道：患有温病的人，在汗出以后，身体即发热，脉躁动，病情不因汗出而稍减，并且言语狂乱，饮食不进，这叫什么病呢？

岐伯回答说：病名叫阴阳交，阴阳交是一种死症。

黄帝问道：我想知道这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人体之所以出汗，是由于水谷入胃，化生精微。现在邪正相争于骨肉之间而能够出汗，是由于邪气退而精气胜。精气胜，就应该能饮食而不再发热，再发热是由于邪气尚留在体内所致，汗出是由于精气胜邪。现在汗已出而又发热，说明邪气胜于正气。不吃东西，则精气缺乏后继。病邪滞留不去，病人马上就有生命危险了。而且，《热论》里说过："汗出而脉仍躁盛的，是死症。"如今脉象与出汗不相适应，这是精气不能胜其病邪，死亡的征象已是很明显了。至于言语狂乱，乃是神志失常的表现，而神志失常也是死症。现在病人身上显现出三种死症，而不见一点生机，虽然出汗似乎是病情见好的现象，而结果则必死无疑。

黄帝问道：有些病人身体发热，汗出烦闷，烦闷不能因汗出而缓解，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汗出而身体发热的，是由于风邪；汗出而烦闷不解的，是由于上下气逆。这种病名叫风厥。

黄帝问道：想听你详细讲讲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太阳经主宰诸阳之气，为一身之表，所以容易先受病邪，少阴经与太阳经为表里，所以少阴经受太阳经发热的影响，

从而随之上逆，便成为厥。

黄帝问：应该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针刺太阳、少阴两经的经穴，并给病人内服汤药。

黄帝问：劳风这种病的症候如何？

岐伯说道：劳风之病，受邪在于肺下。这种病的症状是，头项强直，目视不明，吐粘痰，恶风而身体寒战，这便是劳风病。

黄帝问道：应该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首先要使患者注意休息，节制动作；其次是借助药物引太阳经的阳气，以解郁闭之邪。这样，年轻强壮的患者三天可愈，中年患者五天可愈，老年或精气不足的患者七天可愈。这种病咳出青黄色的痰，其状如稠脓，大小象弹丸。这种稠痰应当从口中或鼻口排出，若不能咳出，就要伤肺，肺脏受伤，就要死人。

黄帝问道：有患肾风的病人，面部足面浮肿，目下壅起如卧蚕，言语颇不便，象这样的病人，可以施以针刺吗？

岐伯说：虚症不能用刺法。若不应当用刺法而误用了刺法，那么，五天以后邪气必来而病情加重。

黄帝问道：邪气来了会怎么样呢？

岐伯说：邪气来了，一定会感到呼吸气短，不时发热，热从胸背上冲于头部，汗出，手热，口干苦而渴，小便色黄，眼睑浮肿，腹中响，身体觉沉，行动困难，若患者是妇女，则会发生闭经，胸中烦闷，不能进食，不能仰卧，仰卧便咳嗽。这种病名叫风水，在《刺法》篇中有详细的论述。

黄帝说道：请你讲讲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邪气之所以能侵入人体引起疾病，根源在于人体的正气虚弱。肾阴不足，阳邪便会乘虚聚集起来侵入入体，所以呼吸气短，不时发热，汗出。小便呈黄色，是少腹中有热。不能仰

卧，是胃中不和。仰卧便咳嗽加剧，是水气上迫肺脏。凡有水气的患者，开始时目下都见微肿。

黄帝问道：为什么呢？

岐伯说：水属于阴，目下也是属阴的部位，腹部为至阴之处，因而腹中有水，目下必现微肿。心气上逆，所以口苦舌干，不能仰卧，仰卧便就咳出清水。凡有水气的患者，都不能仰卧，仰卧便会感到惊悸不安，而惊悸便会使咳嗽加重。腹中鸣响，是胃中有水气的缘故。若影响到脾脏，便烦闷不能进食，食物不进，是胃中有阻隔。身体沉重行动困难，是因为胃的经脉下行于足部。妇女月经不来，是因为胞脉闭塞。胞脉属于心脏，而下络于胞中。如今水气上逆逼迫肺脏，心气不得下通，所以月经便不来了。

黄帝满意地说：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

岐伯对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

帝曰：愿闻其说。

岐伯曰：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帝曰：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

岐伯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

名曰风厥。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表里刺之，饮之服汤。

帝曰：劳风为病何如？

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以救俯仰；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真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

帝曰：有病肾风者，面胕痿然壅，害于言，可刺否？

岐伯曰：虚不当刺。不当刺而刺，后五日其气必至。

帝曰：其至何如？

岐伯曰：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病名曰风水，论在《刺法》中。

帝曰：愿闻其说。

岐伯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也。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则欬甚，上迫肺也。诸有水气者，微肿先见于目下也。

帝曰：何以言？

岐伯曰：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腹

中鸣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则烦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难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帝曰：善。

逆调论篇第三十四

黄帝问道：有的人不是一般的外感温邪或热邪为病，却发生热而烦闷的症象，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回答说：这是由于阴气少，阳气胜，所以发热而又烦闷。

黄帝问道：有的人不是因为衣服单薄，身体内也没有寒气，然而寒的样子却象是从内部发出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这种人多痹气，阳气少，阴气多，所以身体发冷，象是从冷水里出来一样。

黄帝问道：有的人四肢发热，遇到风寒，热得更加厉害，如同炙于火上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这种人阴气虚少，阳气偏盛。四肢属阳，两阳结合，以致阴气虚少，不能减少旺盛的阳火，而形成阳气独旺的局面。阳气独旺，便不能生长，这是因为阳气独胜而遏制了它的生机。所以，这种四肢热而遇风如同炙于火上一样的病人，其肌肉必然会逐渐地消瘦。

黄帝问道：有的人身体寒冷，即使近汤向火，仍不觉热，多穿衣服，也不能温，但却没有战栗，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这种人肾气素来偏胜，以水湿为生活，致使太阳气衰，肾脂枯耗不长。肾是水脏，而生长骨髓，肾气不实，骨髓便不充满，从而致使寒甚彻骨。其所以不战栗的原因，因为胆是一阳相火，心是二阳君火，肾是孤脏，一个肾水不能制胜心胆上下之火，所以虽然寒冷而不战栗。这种病名叫骨痹。这种病人必然骨节拘挛。

黄帝问道：有的人皮肉麻木，虽然穿了棉衣，仍然麻木不减，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荣气虚弱，便会使皮肉麻木不仁；卫气虚弱，肢体便不能举动；荣卫之气都虚弱，则麻木不仁而又不能举动，肌肉更加顽麻了。若人的形体与神志不相适应，那就必定要死亡。

黄帝问道：逆气患者，有不能卧下而呼吸有声音的；有不能卧下而呼吸没有声音的；有起居如常而呼吸有声音的；有能够卧下而一行动便气喘的；有不能卧下、不能行动而气喘的；有不能卧下、卧下去便气喘的。这种种不同情况，是哪个脏腑有了病变才发生的呢？请讲讲这其中的原由。

岐伯说：不能卧下而呼吸有声音的，是阳明经脉之气上逆。足三阳经脉之气是下行的，如今逆而上行，所以便呼吸不利而有声音了。阳明是胃脉，胃是六腑之海，胃气也是下行的。若阳明气逆，胃气便不能再从其道下行，因此便不能平卧了。《下经》里说："胃不和则卧不安。"说得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起居如常而呼吸有声音，是肺的络脉不顺，络脉之气不能随着经脉之气上下，其气留于经脉而不行于络脉，但络脉的病比较轻，因此起居如常，只是呼吸有声音而已。如果不能卧下，卧下去就气喘，是水气侵肺所致。水气是循着津液流行的道路而流走的，肾是水脏，主司津液，气喘不能卧下，这是肾脏的病变。

黄帝满意地说：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为之热而烦满者，何也？

岐伯对曰：阴气少而阳气胜，故热而烦满也。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

岐伯曰：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

帝曰：人有四支热，逢风寒如炙如火者，何也？

岐伯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支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

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为何病？

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牵节也。

帝曰：人之肉苛者，虽近衣絮，犹尚苛也，是谓何疾？

岐伯曰：荣气虚，卫气实也。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

帝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无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脏使然？愿闻其故。

岐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下经》曰："胃不和则卧不安。"此之谓也。夫起居如故而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卧与喘也。

帝曰：善。

卷　十

疟论篇第三十五

黄帝问道：虐疾一般都是因感受风邪引起的，它的休作皆有一定的时间，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回答说：疟疾开始发作的时候，先从毫毛粟起，接着四体不舒，伸懒腰，打哈欠，随之寒冷发抖，下颌鼓动，腰脊疼痛；及至寒冷过去，接着便是内外发热，头痛如同裂开一般，口渴，想喝冷水。

黄帝问道：这是什么邪气，使得病情如此呢？请讲讲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这是因为阴阳上下相争，虚实更替而作，阴阳之气出入转移所造成的。阳气并于阴分，使阴气实而阳气虚，阳明经气虚，就寒冷发抖乃至两颌鼓动；太阳经气虚，便腰背头项疼痛；三阳都虚，则阴气更胜，阴气胜则骨节寒冷而疼痛，寒从内生，所以内外都感到寒冷；阳盛的时候，就发生外热，阴虚的时候，就发生内热，若内外都发热，则气喘口渴，想喝冷水。

这全是由于夏天伤于暑气，邪热气盛，留藏在皮肤之内，肠胃之外，也就是荣气居留之所。暑热，使入汗孔疏松，腠理开泄，一遇秋凉，汗出时就会感受风邪，或者由于洗澡之后感受水气，风邪水气停留于皮肤之内，与卫气相合，疟疾就会发作。卫气白天行于阳分，夜间行于阴分，这种邪气并于阳就向外发散，并于阴就向内里侵袭，阴阳内外相通，所以每天都要发作一次。

黄帝问道：疟疾有间日发作的，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这是因为邪气所在的地方较深，已经迫近阴分，致使阳气独行，而疟邪仍滞留于内。这样，阴与阳相争而邪气得不到发散，所以隔一天才发作一次。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么，有些疟疾发作有逐日推迟，有逐日提早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邪气侵入风府之后，沿着脊骨逐节下移。卫气是一昼夜会于风府，而邪气却每日向下移一节，故而其发作时间便一天迟一天，这是由于邪气先侵入脊骨的关系。卫气每当达于风府的时候，腠理开泄；腠理一开泄，则邪气侵入；邪气侵入，则疟病就发作，这就是发病一天比一天晚的原因。卫气运行于风府，邪气逐日下移一节，约经过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又入脊内，注于太冲之脉，然后循太冲脉上行，至九日到达任脉的天突穴。因其气上行，所以病发作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早。至于隔日一发的，是因为邪气内迫五脏，横连膜原，距离远，邪气深，循行迟，不能与当日卫气同时皆出，因此才隔日发作一次。

黄帝问道：先生说卫气每至于风府，能使腠理开发，病邪因而袭入，邪气入则病发作。现在卫气日下一节，并没有遇到风府，疾病却每天发作，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以上是指邪气侵入头项，沿着脊椎骨下行的情况。但人体各部分有虚实不同，而病邪所中的部位也不相同，因而，便不一定遇到风府才能发病。例如，病邪中于头项的，卫气行至头项而病发；病邪中于背部的，卫气行至背部而病发；病邪中于腰脊的，卫气行至腰脊而病发；病邪中于手足的，卫气行至手足而病发。卫气所行之处，与病邪相合，病便会发作。所以说，风邪的侵袭并没有一定的地方，只要卫气与之相应，腠理开发，邪气得以凑合，便是邪气侵入的地方，也就是发病的所在。

黄帝说道：讲得好！看来，风病和疟病相似而同属一类，那

么，为何风病的症状就不间歇，而疟病却发作有时呢？

岐伯说：风邪为病，是留于所中之处，所以症状持续常在；疟邪则是循着经络循行，以次内传的，所以要遇到卫气与之相应时，病才发作。

黄帝问道：疟疾发作，有先寒而后热的，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夏天感受了严重的暑气，大汗出而腠理开发，夏天的寒凉水湿之气乘虚侵入，藏在皮肤里面，到秋天又伤了风邪，就成为疟疾了。水寒是一种阴气，风邪是一种阳气，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所以先寒而后热，病的发作有一定的时间，病名叫做寒疟。

黄帝问道：有一种疟疾发作时先热而后寒，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这是先伤于风邪，后伤于水寒之气，所以先热而后寒，病的发作也有一定的时间，病名叫做温疟。

还有一种只发热而不发寒的疟疾，这是病人阴气本已不足，阳气单独旺起来，所以在病发作时，就会感到气短烦闷，手足发热，想要呕吐，病名叫做瘅疟。

黄帝问道：医经上说有余的应当泻，不足的应当补。如今发热是有余，发冷是不足。象疟疾的寒冷，就是用热水或向火，都不能使之温暖；等到发热时，就是用冷水，也不能使之清凉。这种寒热都属于有余不足之类，但当它发热发冷的时候，连良医也无法制止，必待冷热衰退的时候，才可用针刺治疗。这是什么原因呢？想听你讲讲这当中的道理。

岐伯说：医经上说过，有高热时不能刺，脉搏混乱时不能刺，汗大出时不能刺，因为正在邪盛气逆的时候，所以不能治疗。疟疾在开始发作时，阳气并于阴分，此时是阳虚而阴盛，外无阳气之温煦，所以先感到寒冷发抖；待阴气逆乱达于极点，势必复出阳分，于是阳气与阴气又相并于外，此时阴分虚而阳分实，所以

先感到热而口渴。疟疾并于阳分，则阳气胜；并于阴分，则阴气胜。阴气胜则发寒，阳气胜则发热。疟疾是由于风寒之气的变化无常，热到极点，则阴邪之寒气至；寒到极点，则阳邪之气来。疟病发作的时候，象火一样猛烈，如狂风暴雨一样势不可挡。因此医经上说："当邪气盛极时不可攻邪，攻之则正气必然受伤，要待邪气衰退时攻之，治疗方可见效。"讲得就是这个意思。疟疾在未发作的时候，阴气未并于阳分，阳气未并于阴分，在此时便及时进行调治，则正气便不致于受伤，邪气也会被消灭。所以，医生不能在疟疾正在发作时进行治疗，是因为这时正当正气和邪气逆乱的缘故。

黄帝说道：讲得好。疟疾究竟应该如何治疗？时间的早晚应该如何掌握呢？

岐伯说：疟疾将要发作的时候，正是阴阳相移的时候，它必定从四肢开始。阳气已被邪伤，阴分也必将受到邪气的影响，所以在阴阳之气还没有相并的时候，以绳索牢缚其四肢末端，使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经过仔细的审察，看到孙络充实的地方，察其淤血所在，都刺出其血。这是在真气尚未与邪气相并之前的治疗方法。

黄帝问道：疟疾在不发作时，其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疟疾在人体是盛虚更替的，随同邪气的所在而发作。当病在阳分，则发热而脉搏躁急；当病在阴分，则发冷而脉搏沉静；当病到极期，则阴阳二气都已衰怠，卫气和邪气相离，病便休止；但在卫气和邪气再相遇合时，则病又发作了。

黄帝问道：疟疾的发作，有的隔二日，有的隔至数日；发作时有的口渴，有的不口渴，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它所以隔几天再发作，是因为邪气与卫气会于风府的时间，有时是相错的，不能相得俱出，所以停几天才发作。疟

疾是阴阳更替相胜，或重些，或轻些，所以有的口渴，有的不口渴。

黄帝问道：医经上说："夏天被暑气所伤，秋天就一定要得疟疾。"而现在有些疟疾并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这是指与四时发病规律相应而言的。那些形症不同的疟疾，是因为与四时发病规律相反所形成的。如发于秋天的，寒冷较重；发于冬天的，寒冷不重；发于春天的，多恶风；发于夏天的，多汗。

黄帝问道：温疟和寒疟，各居何处？居留在哪一脏？

岐伯说：温疟是由于冬天感受风寒，邪气留藏在骨髓之中，到了春天阳气生发的时候，邪气仍不能自行排出，及至夏天，因暑热炽盛，便会使人精神倦怠，头脑昏沉，肌肉消瘦，腠理发泄，其时或由于用力劳作，邪气与汗就一齐出外。这种病邪是先伏藏于肾脏，它发作的时候，是邪气从内而出外。这种病阴气先虚，而阳气偏盛，阳盛就会发热，及至偏盛到极点，邪气又回入于阴。邪气入于阴，则阳气又虚，阳虚，则又发冷。这种病是先热后寒，病名叫做温疟。

黄帝问道：瘅疾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瘅疾是因为肺脏平时有热，肺气壅盛，气逆而上冲，以致于肠中气实，不能发泄，适逢用力劳作之后，腠理开泄，风寒便乘虚侵入皮肤之内，肌肉之间，周而发病。发病则阳气偏盛，阳气盛而不见衰减，就会发病。由于邪气不及时回入于阳，所以只是热而不恶寒，这种病，是邪气内藏于心，而外留于肌肉之间，能使之肌肉消瘦，所以叫做瘅疟。

黄帝点头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夫痎疟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

岐伯对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帝曰：何气使然？愿闻其道。

岐伯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明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

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此今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搏，内外相搏，是以日作。

帝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

岐伯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

帝曰：善。其作日晏与其日早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邪气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也晏，此先客于脊背也。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以此作稍益晏也。其出于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于脊内，注于伏膂之脉；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日高，故作日益早也。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原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

帝曰：夫子言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气入，入

则病作。今卫气日下一节，其气之发也，不当风府，其日作者奈何？

岐伯曰：此邪气客于头项循膂而下者也，故虚实不同，邪中所异，则不得当其风府也。故邪中于头项者，气至头项而病；中于背者，气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气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气至手足而病。卫气之所在，与邪气相合，则病作。故风无常府，卫气之所发，必开其腠理，邪气之所合，则其府也。

帝曰：善。夫风之与疟也，相似同类，而风独常在，疟得有时而休者，何也？

岐伯曰：风气留其处，故常在；疟气随经络沉以内薄，故卫气应乃作。

帝曰：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

岐伯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夫寒者，阴气者。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

帝曰：先热而后寒者，何也？

岐伯曰：此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

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

帝曰：夫经言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今热为有余，寒为不足。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余不足之类。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须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原闻其说。

岐伯曰：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之时，

阳虚而阴盛，外无气，故先寒栗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阳之阴复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故先热而渴。夫疟气者，并于阳则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热。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病极则复，至病之发也，如火之热，如风雨不可当也。故经言曰："方其盛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谓也。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

岐伯曰：疟之且发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阳已伤，阴从之，故先其时坚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帝曰：疟不发，其应何如？

岐伯曰：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

帝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

岐伯曰：其间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府，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帝曰：论言"夏伤于暑，秋必病疟"，今疟不必应者，何也？

岐伯曰：此应四时者也。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

帝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脏？

岐伯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

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

帝曰：瘅疟何如？

岐伯曰：瘅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命曰瘅疟。

帝曰：善。

刺疟篇第三十六

足太阳经的疟疾，使人腰痛、头痛，寒冷从脊背部而起，先寒后热，热势炽盛，热止汗出。这种疟疾很难治愈，治疗方法是针刺委中穴出血。

足少阳经的疟疾，使人身体倦怠，发冷发热均不太厉害，怕见人，见人便感到恐惧，发热的时间比较长，汗出得也多。治疗方法是针刺足少阳经。

足阳明经的疟疾，使人先感到寒冷，寒冷得很厉害，冷好久以后才发热，热一退，汗便出，这种病人喜欢见日月之光、火焰，见到这些才觉得舒服。治疗方法是针刺足阳明经足背上的冲阳穴。

足太阴经的疟疾，使人闷闷不乐，经常叹气，不想吃东西，寒热多发，汗出也多，病发作时就呕吐，呕吐后病势便好些。治疗方法是针刺足太阴经的公孙穴。

足少阴经的疟疾，使人呕吐得十分厉害，寒热多发，热多而寒少，总喜欢紧闭着门窗呆在屋子里。这种病不易痊愈。

足厥阴经的疟疾，使人腰痛，少腹胀满，小便不利，似乎癃病而实非癃病，只是小便次数多而不爽，病人心中似很恐惧，气不足，腹中很不畅快。治疗方法是针刺足厥阴经的太冲穴。

肺疟这种病，使人心里感到发冷，冷到极点又发热，发热的时候容易发惊，象见到了什么可恐惧的事物一般。治疗方法是针刺手太阴、手阳明两经的列缺、合谷两穴。

心疟这种病，使人心里烦热得很厉害，总想喝冷水，但反而感觉寒多，不太热。治疗方法是针刺手少阴经的神门穴。

肝疟这种病，使人面色苍青，经常叹息，其形状如同死人一般。治疗方法是针刺足厥阴经的太冲穴出血。

脾疟这种病，使人冷得痛苦，肚腹疼痛，待到转热，脾气行而又使人感到肠中鸣响，肠中鸣响过后汗出。治疗方法是针刺足太阴经的商丘穴。

肾疟这种病，使人洒淅寒冷，腰脊疼痛，转侧艰难，大便困难，目视弦动不明，手足发冷。治疗方法是针刺足太阳、足少阴两经。

胃疟这种病，发病时使人常感饥饿，但又不能吃东西，吃了东西腹部便会胀满而膨大。治疗方法是针刺足阳明、足太阴两经横行的络脉出血。

在疟疾发作后身体正热之时，针刺脚背上的动脉，开通经穴，放出一些血，可使热立即消退；若疟疾是刚要发冷的时候，则针刺手阳明、太阴和足阳明、太阴。如果疟疾病人脉搏满而大急，可针刺背部的腧穴，用中等针，靠近五脏腧各取一穴，酌量病人的肥瘦，刺出其血。如果疟疾病人脉搏小实而急，可灸胫部的少阴穴，并刺手足指末端的并穴。如果疟疾病人的脉搏满大而急疾，应刺背部腧穴，刺五脏腧、背腧各一次，根据病人的体质，刺之出血。如果疟疾病人的脉搏缓大而虚，就要用药物治疗，不宜使用针刺的方法。

凡是治疗疟疾，应在病人没有发作之前一顿饭的时候进行治疗，过了这个时间，便失去时机了。凡各种疟疾病人脉伏而不见的，急刺十指之间出血，血去，病邪必止；若先见皮肤上发出赤小豆般的红点，应该都用针刺去。

上面的十二种疟疾，它们的发作各不相同，观察病人的症状，便可以了解病属于哪个经脉。若能在发作之前约一顿饭的时候予以针刺，一次即能使邪气消退；二次则能大见疗效；三次针刺便

可使病痊愈；如若病尚未愈，可刺舌下两脉出血；如再不好，可取委中血盛的经络，刺出其血，并刺颈项以下侠脊的经穴，这样病一定能痊愈。上面所说的舌下两脉，指的是廉泉穴。

凡刺疟疾，必须首先问明病人发作时最先感觉的部分，先予针刺。若先发是头痛、头重的，便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发是颈项背痛的，便先刺颈项和背部。先发是腰脊痛的，便先刺委中出血。先发是手臂痛的，便先刺手经阴阳十指间的孔穴。先发是足胫酸痛的，便先刺足经阴阳十指间的孔穴。风疟之病发作时，汗出怕风，应刺太阳经背部的膏肓穴出血。小腿酸痛得厉害，以致于接触不得的，其病名叫做附髓病，用镵针刺绝骨穴出血，其痛立时可止住。身体觉得微痛的，刺阴经的井穴，不可出血，应隔一天刺一次。疟疾口不渴而隔日发作的，刺足太阳经；若口渴而隔日发作的，刺足少阳经。温疟而汗不出的，用五十九刺的方法施治。

【原文】

足太阳之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熇熇暍暍然，热止汗出。难已，刺郄中出血。

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侠，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

足阳明之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刺足阳明跗上。

足太阴之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之。

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

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

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

肺疟者，令人心寒，寒甚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刺手太阴阳明。

心疟者，令人烦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刺手少阴。

肝疟者，令人色苍苍然，太息，其状若死者。刺足厥阴见血。

脾疟者，令人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刺足太阴。

肾疟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

胃疟者，令人且病也，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

疟方身热，刺跗上动脉，开其空，出其血，立寒；疟方欲寒，刺手阳明太阴，足阳明太阴。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傍伍胠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指井。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适行至于血也。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不宜用针。

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尽取之。

十二疟者，其发各不同时，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经出血，又刺项已下侠脊者必已。舌下两脉者，廉泉也。

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痠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风疟，疟发则汗出恶风，刺三阳经

背俞之血者。脐酸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腑髓病，以镵针针绝骨出血，立已。身体小痛，刺至阴，诸阴之井无出血，间日一刺。疟不渴，间日而作，刺足太阳；渴而间日作，刺足少阳；温疟汗不出，为五十九刺。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黄帝问道：五脏六腑的寒热是怎样相互转移的呢？

岐伯说：肾移寒于肝，便会发为痈肿和少气之病。脾移寒于肝，便会发为痈肿和筋挛之病。肝移寒于心，便会发为狂症和胸中隔塞之病。心移寒于肺，便会发为肺消病。肺消病的症状是饮水一分，小便要排出二分，这种病是死症，无法可治。肺移寒于肾，便会发为涌水病。涌水病的症状是，病人的下腹部按之坚硬，但因水气侵犯大肠，走得快时，可以听到肠中水声濯濯，象皮囊里裹着浆水一样，这是水气之病。

脾移热于肝，便会发为惊恐和鼻出血的病。肝移热于心，便会不治而死。心移热于肺，日久传变，便会发为鬲消病。肺移热于肾，日久传变，便会发为柔痓病。肾移热于脾，日久传变，便会发为肠澼病，这是死症，无法可治。胞移热于膀胱，则必定尿血。膀胱移热于小肠，由于隔塞生热，大便不通，热气上行，以致口疮糜烂。小肠移热于大肠，热结不散，成为伏瘕，或为痔疮。大肠移热于胃，则增大饮食反而消瘦，叫做食亦。胃移热于胆，也叫做食亦。胆移热于脑．则鼻梁内觉得辛辣而成为鼻渊，日久传变，便会鼻中出血，目暗不明。上述各种症状，皆是由于寒热之气厥逆，在脏腑中相互转化而引发的。

【原文】

黄帝问曰：五脏六腑，寒热相移者何？

岐伯曰：肾移寒于肝，痈肿少气。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肝

移寒于心，狂隔中。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裹浆，水之病也。

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肝移热于心，则死。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痓。肾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可治。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虖瘕，为沉。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入，谓之食亦。胃移热于胆，亦曰食亦。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蔑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咳论篇第三十八

黄帝问道：肺脏能使人咳嗽，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回答说：五脏六腑都能使人咳嗽，不单是肺脏可以使人咳嗽。

黄帝说道：请你讲讲各种咳嗽的症状。

岐伯说：皮毛在表，是和肺相配合的。皮毛先感受了寒气，邪气就会影响到肺脏，若喝了冷水，吃了冷食物，寒气在胃里循着肺脉上行于肺，肺脏便会因此而受寒，这样便使得内外的寒邪相结合，停留于肺脏，就会出现肺咳。五脏六腑之咳，是五脏各在所主的时令受病，而非是肺在其所主之时受病，是五脏之病传给它的。

人和自然界是相渗合相感应的，所以，五脏在它所主的时令中受了寒邪，便要得病，若轻微的，便是咳嗽；严重的，寒气入里，便成为泄泻、腹痛。因此在秋天是肺脏先受病邪，在春天是肝脏先受病邪，在夏天是心脏先受病邪，在长夏是脾脏先受病邪，在冬天是肾脏先受病邪。

黄帝问道：这些咳嗽如何进行区别呢？

岐伯说：肺咳的症状，为咳而气喘，呼吸有声，严重的还会唾血。心咳的症状，为咳则心痛，喉头好象有东西梗塞，严重的咽喉还肿痛闭塞。肝咳的症状，为咳则两侧胁肋下疼痛，严重的甚至痛得不能转侧，转侧则两胁下胀满。脾咳的症状，为咳则右胁下疼痛，隐隐然痛牵引肩背，严重的甚至不能动弹，一动弹，便会咳嗽得更厉害。肾咳的症状，为咳则腰背相互牵引作痛，严重

的甚至会咳吐痰涎。

黄帝问道：六腑咳嗽的症状如何？各是怎样受病的？

岐伯说：五脏咳嗽，日久不愈，便会传移于六腑。例如脾咳经久不愈，胃便要受病；胃咳的症状为，咳而呕吐，甚至呕出蛔虫。肝咳经久不愈，胆就要受病；胆咳的症状为，咳而呕吐胆汁。肺咳经久不愈，大肠就要受病；大肠咳的症状为，咳而大便失禁。心咳经久不愈，小肠就要受病；小肠咳的症状为，咳嗽便要放屁，而且经常是咳嗽与放屁并作。肾咳经久不愈，膀胱就要受病；膀胱受病的症状为，咳而遗尿。以上各种咳嗽，如果经久不愈，三焦就要受病；三焦受病的症状为，咳而腹满，不欲饮食。这种种咳嗽，无论是由于那一脏腑的病变，其寒邪都聚合于胃，联属于肺，使人多吐稠痰，面目浮肿，咳嗽气逆。

黄帝问道：应当用什么方法治疗呢？

岐伯说：治疗五脏的咳嗽，要取腧穴；治疗六腑的咳嗽，要取合穴；凡是由于咳嗽而浮肿的，要取经穴。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

岐伯对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帝曰：愿闻其状。

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

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脏各以治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

帝曰：何以异之？

岐伯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肝咳之状，咳则两胁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脾咳之状，咳则右胁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腰前相引而痛，甚则咳涎。

帝曰：六腑之咳奈何？安所受病？

岐伯曰：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治脏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

帝曰：善。

卷 十 一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黄帝说道：我听说善于谈论自然变化的，必能参验于人的形气五脏；善于谈论古代医学之道的，必能与当今的情况相结合；善于谈论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必定具有丰富的知识。这样，才能洞察各种道理而无所迷惑，真正认识了真理，才能算做是真正的明白。现在我请教你，把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的病情告诉我，使我有所体验，启发我的蒙昧，解除我的疑惑。能听到你的见解吗？

岐伯恭敬地问道：你要问那些道理呢？

黄帝说道：我想了解人的五脏突然作痛，是什么邪气使然呢？

岐伯回答说：人身经脉中的气血，是周流全身、循环不止的。寒气侵入了经脉，气血循行就有留滞，凝涩而不畅行。假如寒邪侵袭在经脉之外，则外部的血液减少；若侵入于经脉中，则脉气不能畅通，这样，就会突然作痛。

黄帝问道：有的腹痛忽然自止；有的却剧痛不止；有的痛得很厉害而不可揉按；有的得到揉按其痛便止；有的虽加揉按也无效；有的腹痛蠕动应手；有的痛时心与背牵引作痛；有的胁肋和少腹牵引作痛；有的腹痛牵引阴股；有的痛久不愈而成积块；有的忽然剧痛，昏厥如死，不知人事，过一会儿才苏醒；有的痛而兼呕；有的腹痛而便泄；有的痛而大便闭结不通。所有这些疼痛，表现各不相同，如何进行区别呢？

岐伯说：寒气侵犯于脉外，则经脉受寒，受寒则经脉收缩，经

脉收缩则屈曲拘急，屈曲拘急则牵引在外的细小脉络，所以忽然发生经脉疼痛，但只要得到热气，痛便会立刻停止；若受寒气侵袭，则疼痛便会变成久病，不容易好了。

寒气侵犯到经脉之中，和经脉里的热气相互交通，则经脉盛满，盛满则实，所以痛得厉害而不可按。寒气停留，热气跟随而来，冷热相搏，则经脉充溢满大，气血混乱于中，便会痛得厉害，不可按触。

寒气侵入肠胃之间，膜原之下，不能散行，细小的脉络因之绷急牵引而痛，以手揉按，则血气可以散行，所以揉按则痛便停止。

寒气侵入了侠脊之脉，那么，即使重按，也不能达于病所，所以按之也无益于事。

寒气侵入冲脉，冲脉是从关元穴起，随腹直上的，如寒气侵入，则冲脉的血脉不得流通，血脉不通，则气也随之不通，所以试探腹部就会应手而痛。

寒气侵入背腧脉，则血脉流行凝涩，血脉凝涩则血虚，血虚则疼痛，因为背腧和心相连，所以相互牵引作痛，以手按之则手热，热气达于病所，痛便停止。

寒气侵入厥阴脉，厥阴脉环络阴器，并系于肝，寒气侵入脉中，血涩不得流畅，脉通迫急，所以胁肋与少腹互相牵引而作痛。

寒气侵入阴股，气血不和累及少腹，阴股之血凝涩，在下相引，所以腹痛连于阴股。

寒气侵入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小络的血脉滞涩，不能贯注到小肠经脉里去，因而血气停留，不能循行，所以时间一长便成积块了。

寒气侵入五脏，则厥逆之气上越，阴气内竭，阳气未入，所以忽然痛死，不知人事。如果阳气恢复，便可以苏醒了。

寒气侵入肠胃，厥逆之气上行，所以发生腹痛而呕吐。

寒气侵入小肠，小肠不能受盛，水谷不得停留，所以便后泄而腹痛。

热气蓄留于小肠，肠中便要发生疼痛，且发热干渴，大便坚硬不得出，所以便疼痛而大便闭结不通。

黄帝问道：你讲了从问诊中可以了解的病情，那么，望而可知的病情又是怎样呢？

岐伯说：五脏六腑，在面部各有所属的部位，观察面部的五色，黄色、赤色为热，白色为寒，青色和黑色为痛，这便是视而可见的。

黄帝问道：扪而可得的情形怎样？

岐伯说：要看患者主病的脉象。脉象坚实的，是邪盛；脉象陷下的，是不足。这些都是通过扪摸就能了解的。

黄帝说道：讲得好。我晓得许多疾病是由于气的反常而发生的。如暴怒则气上逆，大喜则气舒缓，悲哀则气消沉，恐惧则气下却，遇寒则气收敛，受热则气外泄，受惊则气混乱，过劳则气耗散，思虑则气郁结。九气的病机不同，都能导致什么疾病呢？

岐伯说：大怒则气逆，严重的，可以引起呕气及飧泄，所以说怒则气上。欢喜则气和顺而志意舒畅，营气和卫气通利，所以说喜则气缓。悲伤过甚则心系急，肺叶张大，以致于上焦不得宣通，荣气和卫气不得散布，热气郁结于胸中，所以说悲则气消。恐惧则会使精气下却，精气下却则上焦闭塞，上焦闭塞则气还下焦，气还下焦则下焦成胀，所以说恐则气下。寒冷之气能使经络凝涩，腠理闭塞，荣卫之气不得流行，所以说寒则气收。热则腠理开发，荣卫大通，汗液外出，所以说炅则气泄。受惊则心悸动荡如无所倚，神志无所归缩，心中疑虑不定，所以说惊则气乱。过劳则喘息汗出，里外皆发越消耗，所以说劳则气耗。思虑过度则心有所

存，精神亦归于一处，正气便会停滞而不运行，所以说思则气结。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今余问于夫子，今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令验于己而发蒙解惑，可得而闻乎？

岐伯再拜稽首对曰：何道之问也？

帝曰：愿闻人之五脏卒痛，何气使然？

岐伯对曰：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

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无益者，或喘动应手者，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或胁肋与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阴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积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间复生者，或痛而呕者，或腹痛而后泄者，或痛而闭不通者，凡此诸痛，各不同形，制之奈何？

岐伯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因重于中寒，则痛久矣。

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薄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炅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

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

寒气客于侠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

寒气客于冲脉，冲脉起于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揣动应手矣。

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

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

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小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

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

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

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

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

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帝曰：所谓言而可知也，视而可见奈何？

岐伯曰：五脏六腑，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

帝曰：扪而可得奈何？

岐伯曰：视其主病之脉。坚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扪而得也。

帝曰：善。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

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惊则心无所倚，神

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

腹中论篇第四十

黄帝问道：有患心腹胀满之病的，早上进了食物，到晚上便不能再进食，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回答说：这种病名叫做鼓胀。

黄帝问道：应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治疗用鸡矢醴，一剂就见效，两剂病就可以好了。

黄帝问道：这种病时有复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这是由于饮食没有节制，所以有时会复发。这种病经过治疗，虽然在表面上看病似已痊愈，但病根未除，因为受风，冷气聚于腹中，也会复发。

黄帝问道：有患胸胁胀满之病的，妨碍饮食，发病时先闻到有腥臊气味，口泛清水，先见唾血，双目眩晕，大小便时常出血，这种病名叫什么？为何得这种病？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血枯。是在年少时有过大出血，或者大醉后犯了房事，使精气耗竭，肝脏损伤，以致月经衰少，或者停止不来。

黄帝问道：应当如何治疗？用什么方法使血气恢复呢？

岐伯说：用四分乌鲗骨，一分茹藘，两种药合并，用雀卵和为丸，制成如小豆大的丸药，先服药，后吃饭，用鲍鱼汁送下，取其有益于通利肠中和补益受伤的肝脏。

黄帝问道：有患少腹盛满之病的，上下左右皆有根底，这是什么病呢？可以治疗否？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伏梁。

黄帝问道：伏梁之病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

岐伯说：是小腹中裹着大量脓血，盘踞在肠胃的外面，无法治愈。在治疗时，患者疼痛得厉害，若重按之，则会致死。

黄帝问道：怎么会这样呢？

岐伯说：这种病，重按了，向下为小腹二阴，必定会引起脓血下出，向上就会迫近胃脘，使横膈与胃脘内生痈，这是根深蒂固的久病，难以治疗。这种病若生在脐上，更为危险；若生在脐下，较为好些。切不可急切按动。有关这种病的详细论述，记载于《刺法》中。

黄帝问道：有患者髀、股、髂都发肿，面且环脐疼痛，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伏梁，是因为宿受风寒而产生的。风寒之气充溢于大肠，滞留于肓膜，肓之原在脐下，所以含环脐疼痛。不可用攻下的方法振动其气，若误用攻法，就要发生小便涩滞之病。

黄帝说道：你多次说到患热中、消中病的不能吃肥甘厚味，也不可以用芳草、石类药物，因为吃了石类药物容易发疽，吃了芳香药物容易发狂。但是，患热中、消中之病的，多是富贵之人，禁忌肥甘厚味，便不合他们的心愿，而不用芳草石药，病又不能治愈。应该怎么办好，想听你讲讲自己的见解。

岐伯说：芳香类药物的性质多有热，石类药物的性质多猛烈，这两类药物，都有一种急疾坚劲之气，所以若非性情缓和之人，是不可轻易服用的。

黄帝问道：不可用这两类药物，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热气本身是慓悍的，药物之气也是这样，两者遇在一起，恐怕要损伤脾气。脾气属土，土恶木克，服用这类药物，逢到甲乙日，病会更为严重。

黄帝说道：讲得好。有患膺肿颈痛、胸满腹胀之病的，这是什么病呢？是怎么得的？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厥逆。

黄帝问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用灸法便会失音，用砭石便会发狂，要待其上下之气交合，才可能进行治疗。

黄帝问道：为什么呢？

岐伯说：阳气重逆于上，则上部有余，才生此病，若再施以灸法，便是以火济火，阳盛入阴，便会发生失音的症状；若用砭石刺之，则阳气随气外出，阳气外出，便会发生神志失常以致发狂的症状。所以对这种病的处理，必须等待上下之气交合，而后开始治疗，才能使其痊愈。

黄帝说道：讲得好，如何知道妇女怀孕将要生产呢？

岐伯说：是看其身上，似乎有病，但不见有病脉。

黄帝问道：有患发热而又疼痛之病的，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热病属阳，皆得阳脉。见三阳之脉动盛，若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少阳；大两倍于寸口，病在太阳；大三倍于寸口，病在阳明。若病邪由阳入阴，那么病便在头部与腹部，便会发生腹痛和头痛。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

岐伯对曰：名为鼓胀。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

帝曰：其时有复发者，何也？

岐伯曰：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也。虽然其病且已，时故当病，气聚于腹也。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

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帝曰：治之奈何？复以何术？

岐伯曰：以四乌鲗骨，一蔆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为何病？可治不？

岐伯曰：病名曰伏梁。

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

岐伯曰：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

帝曰：何以然？

岐伯曰：此下则因阴，必下脓血，上则迫胃脘，生鬲，侠胃脘内痈，此久病也，难治。居齐上为逆，居齐下为从、勿动亟夺，论在《刺法》中。

帝曰：人有身体髀股䯒皆肿，环齐而痛，是为何病？

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

帝曰：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石药发阳，芳草发狂。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愿闻其说。

岐伯曰：夫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

岐伯曰：夫热气慓悍，药气亦然，二者相遇，恐内伤脾。脾者土也，而恶木，服此药者，至甲乙日更论。

帝曰：善。有病膺肿颈痛胸满腹胀，此为何病？何以得之？

岐伯曰：名厥逆。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灸之则瘖，石之则狂，须其气并，乃可治也。

帝曰：何以然？

岐伯曰：阳气重上，有余于上，灸之则阳气入阴，入则瘖；石之则阳气虚，虚则狂；须其气并而治之，可使全也。

帝曰：善。何以知怀子之且生也？

岐伯曰：身有病而无邪脉也。

帝曰：病热而有所痛者，何也？

岐伯曰：病热者，阳脉也。以三阳之动也，人迎一盛少阳，二盛太阳，三盛阳明。入阴也，夫阳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腹胀而头痛也。

帝曰：善。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足太阳经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病，痛时牵引项、脊、尻、背，如同背负重物一般，应当刺太阳经的委中穴，如果在春季，不要刺出血来。

足少阳经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势如同针刺皮肤一样，顺着经脉的动息，使人不能俯仰，也不能回顾。应当刺少阳成骨的起点出血，成骨在膝外侧骨突起处，如在夏季，不要刺出血来。

足阳明经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时不能转动回顾，若要回顾，则眼花如有所见，且经常悲伤，应当刺阳明，在骭骨前刺三次，使其上下调和，刺出其血，若在秋季，不要刺出血来。

足少阴经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腰痛时牵引到脊骨的内廉，应当刺少阴，在内踝上刺二次，若在春季，不要刺出血来，如果出血过多，就会血虚，病便不易恢复。

厥阴经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腰痛时腰部强硬，如同弓弦张开时一样，应当刺厥阴经脉，在腿肚与足跟中间，鱼腹突出地方的外侧，用手抚摸觉得有累累样的地方，使用针刺，若病人多言语，或沉默不爽朗的，应当针刺三次。

解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时会牵引到肩部，眼睛模糊，常会遗尿，应当针刺解脉，在膝弯筋肉分界处，郄中穴外廉的横脉，要刺出其血，待血色由紫黑变赤时才停止。解脉使人腰痛，好象有带牵牢着，常常腰部有要断开的形状，容易发生恐惧感，宜刺解脉在郄中部分，有络脉结如黍米大，刺的时候会有黑血射出，见到血色变赤为止。

同阴之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起来好象小锤在里面敲击，痛得非常厉害，应当刺同阴之脉，同阴脉在外踝上绝骨尽处的阳辅穴，刺其三次。

阳维之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处的经脉会突然肿起，应当刺阳维之脉，因为阳维脉与太阳经相合，取穴应在腿肚下，距离地面一尺许的部位。

衡络之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起来不可以俯仰，仰则恐怕要跌倒，这种病是由于用力举重，伤及腰部，因而横络阻绝，恶血灌注，应当刺委阳和殷门二穴，这两穴横居郄中上面数寸，刺其两次，使之出血。

会阴之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则不停地出汗，汗干了则想喝水，并表现出行动不安的状态，应当刺直阳脉三次，在跻上郄下五寸处，左右有络脉横居，看起来血络盛满的，可刺之出血。

飞阳之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处的筋络突然怒胀发肿，甚至会发生悲哀恐惧现象，应当刺飞阳之脉，在内踝上五寸，少阴之前，与阴维相会之处。

昌阳之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起来牵引胸部，眼睛模糊昏花，严重的则腰背反折，舌短卷缩，不能言语。应当刺内筋两次，其穴在内踝上大筋之前，太阴脉之后，足内踝上二寸处。

散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时会发热，热势厉害的，精神烦扰而不得安宁，腰下好象有横木梗阻在里面，甚至发生遗尿，应当刺散脉，这条脉在膝前骨与肉的分间，横络于外廉，看到青筋缠束的脉，针刺三次。

肉里之脉发生病变，使人腰痛，痛得使人不能咳嗽，若是咳嗽，筋脉便会发生挛急，应当刺肉里之脉二次，这条脉在太阳经的外侧，少阳经绝骨的后面。

腰痛牵连到脊背而痛的，上至头颈牵强不舒，眼睛昏花，好

象要跌倒，宜针刺太阳郄中出血。若腰痛时有寒冷的感觉，应当刺太阳、阳明经脉。若腰痛时有热的感觉，应当刺厥阴经脉。若腰痛时不能俯仰，应当刺足少阳。若腰痛并伴有内热气喘，应当刺足少阴经，并要刺到郄中出血为止。

腰痛时感到上部寒冷，头项强急，不能回顾，应当刺足阳明。若痛时觉得上部发热，则应当刺足太阴。若腰痛而内热气喘，应当刺足少阴。若腰痛而又大便困难，应当刺足少阴；若腰痛并少腹胀满，应当刺足厥阴。若腰痛如折，不能俯仰，无法举动，应当刺足太阳。若腰痛牵引脊骨内侧，应当刺足少阴。若腰痛牵连少腹，引动季胁之下，不可以后仰，应当刺腰尻处的下髎穴，其穴在腰下两旁髂骨上坚肉处，刺法是以月亮盈亏计算针刺次数，针刺便见功效，左部痛的取右部穴，右部痛的取左部穴。

【原文】

足太阳脉令人腰痛，引项脊尻背如重状，刺其郄中，太阳经出血，春无见血。

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俯仰，不可以顾，刺少阳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独起者，夏无见血。

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刺阳明于骭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无见血。

足少阴令人腰痛，痛引脊内廉，刺少阴于内踝上二痏，春无见血，出血太多，不可复也。

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刺厥阴之脉，在腨踵鱼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痏。

解脉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眩眩然，时遗溲，刺解脉，在膝

筋肉分间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止。解脉令人腰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善恐；刺解脉，在郄中结络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见赤血而已。

同阴之脉，令人腰痛，痛如小锤居其中，怫然肿，刺同阴之脉，在外踝上绝骨之端，为三痏。

阳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肿，刺阳维之脉，脉与太阳合腨下间，去地三尺所。

衡络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俯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衡络绝，恶血归之，刺在郄阳筋之间，上郄数寸，衡居为二痏出血。

会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干令人欲饮，饮已欲走，刺直阳之脉上三痏，在跻上郄下五寸横居，视其盛者出血。

飞阳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则悲以恐，刺飞阳之脉，在内踝五寸，少阴之前，与阴维之会。

昌阳之脉，令人腰痛，痛引膺，目眩眩然，甚则反折，舌卷不能言，刺内筋为二痏，在内踝上大筋前，太阴后，上踝二寸所。

散脉，令人腰痛而热，热甚生烦，腰下如有横木居其中，甚则遗溲，刺散脉，在膝前骨肉分间，络外廉束脉，为三痏。

肉里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咳，咳则筋缩急，刺肉里之脉为二痏，在太阳之外，少阳绝骨之后。

腰痛侠脊而痛至头几几然，目眩眩欲僵仆，刺足太阳郄中出血。腰痛上寒，刺足太阳阳明。上热，刺足厥阴。不可以俯仰，刺足少阳。中热而喘，刺足少阴，刺郄中出血。

腰痛上寒，不可顾，刺足阳明。上热，刺足太阴。中热而喘，刺足少阴。大便难，刺足少阴。少腹满，刺足厥阴。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举，刺足太阳。引脊内廉，刺足少阴。腰痛引少腹

控肘，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两髁胂上，以月生死为痛数，发针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卷 十 二

风论篇第四十二

黄帝问道：风邪之伤害人体，有的发为寒热，有的发为热中，有的发为寒中，有的成为疠风，有的成为偏枯，有的则成为风病，其原因则一，而所引起的病变则不一样，病的名称也相异，有的甚至侵入内部，达于五脏六腑之间。我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想请你讲一讲。

岐伯回答说：风气侵入到人体的皮肤里面，内部不能通于经脉，外而又不能够发泄。风的行动最快，病变多端，若腠理开而疏松，则洒洒然而寒冷；若腠理闭面致密；则发热而烦闷。发寒则饮食减退，发热则肌肉消瘦，所以使人失味而不想吃东西，这种病名叫做寒热。

风气由阳明经入胃，循经脉上行一直到目内眦，若这个人是肥胖的，风邪之气就不易向外发泄，稽留时间长了，成为热中，致使目珠发黄；若是肌肉消瘦的人，阳气容易向外发泄，就会成为寒中，而不时流泪。

风气从太阳经脉侵入人体，流行于各经腧穴，散布在肉分之间，和血气纠结在一起，这样，气道就不能通畅，所以肌肉就会肿起而受到伤害；如因卫气有所凝滞，而不能运行，因此肌肉便会麻木不知痛痒。疠风是由于风邪侵入经脉，使荣气有热，甚至腐坏，血气不清，所以使得鼻柱损伤，颜色变坏，皮肤生疡溃烂。因为风寒久留于经脉而不去，所以叫做疠风，又因为先有发寒热的症状，所以也叫做寒热。

在春季或甲乙日伤于风的，为肝风；在夏季或丙丁日伤于风的，为心风；在长夏或戊己日伤于风的，为脾风；在秋季或庚辛日伤于风的，为肺风；在冬季或壬癸日伤于风的，为肾风。

风邪侵入到五脏六腑的腧穴，就变成了五脏六腑的风，各从其血气衰弱的场所侵入，偏着于一处，便成为偏风。风邪侵入风府，循风府经脉上行至脑，便成为脑风。风入目系而至于头，就成为目风。两眼畏惧风寒，饮酒以后风气侵入，就成为漏风。若入房时汗出而中风，就成为内风。刚洗完头便感受风邪，就成为首风。风邪久居肌腠，若一旦内入于肠中，则成为肠风泄泻。至于外在于腠理之间的，就成为泄风。所以，风是引发各种疾病的首要因素，至于其侵入人体以后的变化而发为各种不同的疾病，就没有一定了，但是致病的原因，则都是由于风气的侵入。

黄帝问道：五脏风病所表现的症状，有哪些不同？想请你讲讲诊察的重点和病态的具体表现。

岐伯说：肺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而色浅白，时而咳嗽气短，白天较轻，傍晚较重。诊察时要注意眉的上部，当见白色。

心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唇舌焦燥，毫无津液，好怒以吓人，面有赤色，病重时说话便不爽快。诊察时要注意舌，当见赤色。

肝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好悲，面色微青，咽喉干燥，容易发怒，时而厌恶女人。诊察时要注意目下，当见青色。

脾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身体疲倦，四肢不愿活动，不想饮食。诊察时要注意鼻上，当见黄色。

肾风的症状是多汗怕风，面部浮肿，腰脊疼痛，不能长时间站立，面色黑得象烟煤，小便不通畅。诊察时要注意面颊，当见黑色。

胃风的症状是额上多汗怕风，食饮不下，膈下痞塞不通，腹部满闷，如穿衣服，腹部就会膨胀，吃了凉东西，就要泄泻。诊

察时注意病人形体瘦削而腹部胀大。

头风的症状是头痛，面部多汗怕风，在风气将发动的前一日，头痛特别厉害，并且不愿意到外面去，到了风胜那天，头痛的情况，就会减轻了。

漏风的症状是汗出得多，不能穿单薄的衣服，一吃饭便出汗，汗出得过多了，又觉得身上发冷，怕风，衣裳总是被汗水浸湿，口干易渴，不耐于劳动。

泄风的症状是多汗，汗出多了，湿沾衣裳，口中干燥，不耐于劳动，周身疼痛并且发冷。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不知其解，愿闻其说。

岐伯对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饮食，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恶粟而不能食，名曰寒热。

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

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膜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疠者，有荣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或名曰寒热。

以春甲乙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中于邪者，为肾风。

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风入系头，则为目风。眼寒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外在腠理，则为泄风。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帝曰：五脏风之形状不同者何？愿闻其诊及其病能。

岐伯曰：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皏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

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堕，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庞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

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饮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膜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至其风日，则病少愈。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

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

帝曰：善。

痹论篇第四十三

黄帝问道：痹病是怎样产生的？

岐伯回答说：风、寒、湿三气错杂而至，混合而成为痹病。其中偏重于风的，叫做行痹（又称风痹）；偏重于寒的，叫做痛痹（又称寒痹）；偏重于湿的，叫做著痹（又称湿痹）。

黄帝问道：痹病又分为五种，都是哪五种呢？

岐伯说：在冬天得病的叫做骨痹，在春天得病的叫做筋痹，在夏天得病的叫做脉痹，在长夏得病的叫做肌痹，在秋天得病的叫做皮痹。

黄帝问道：痹病的病邪有内舍于五脏六腑的，是什么气使它这样呢？

岐伯回答说：五脏与筋、脉、肉、皮、骨是内外相应的，病邪久留于体表而不去，就会侵入它所相应的内脏。所以骨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肾；筋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肝；脉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心；肌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脾；皮痹不愈，又感受了邪气，就内藏于肺。因此说，各种痹病，皆是在所主季节里感受风、寒、湿三气所造成的。

痹病侵入到五脏，症状各有不同。肺痹的症状是烦闷而满，喘息而呕；心痹的症状是血脉不通，烦则心上下鼓动，暴气上冲而喘，嗌喉干燥，经常嗳气，逆气上乘于心，便产生恐惧；肝痹的症状是夜眠多惊，好饮水，小便频仍，上引小腹，腹部膨满如怀孕的状况；肾痹的症状是腹部容易胀满，骨萎弱不能行走，行动

时以尻着地，身蜷不能伸直，脊高于头；脾痹的症状是四肢倦怠无力，咳嗽，呕吐清涎，甚至胸膈上闭塞；肠痹的症状是常常喝水而又小便困难，中气喘而急迫，有时要发生飧泄；胞痹的症状是手按少腹内有痛感，好象灌了热肠一样，小便涩滞，上部鼻流清涕。

五脏的阴气，安静则精神内藏，躁动则易于耗散，若饮食过多，肠胃便会受到损伤。淫邪之气引起呼吸喘促的，是痹聚在肺；淫邪之气引起忧思的，是痹聚在心；淫邪之气引起遗尿的，是痹聚在肾；淫邪之气引起疲乏口渴的，是痹聚在肝；淫邪之气引起肌肉消瘦的，是痹聚在脾。

各种痹病日久不愈，会越来越往人体的内部发展。如属于风气较胜的，那么就比较容易治愈。

黄帝问道：痹病患者常有死的，有疼痛长期不好的，有很快便痊愈了的，这是什么缘故呢？

岐伯说：痹病若入于五脏，就会死亡；若缠绵在筋骨之间，疼痛就会经久不愈；若邪气仅仅稽留于皮肤间，则易于痊愈。

黄帝问道：痹病有的侵入到六腑，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饮食不节，起居失度，是引发痹病的根本原因。六腑也各有腧穴，风、寒、湿三气从外侵袭了一定的腧穴，而内更伤于饮食，外内相应，病邪便循着腧穴而入，各自潜留在本腑。

黄帝问道：用针刺治疗如何？

岐伯说：五脏有输穴，六腑有合穴，循着经脉所属的部分，各有其发病的所在。因此，只要各就其有病的地方施以针刺疗法，病就会痊愈。

黄帝问道：荣气和卫气也会使人发生痹病吗？

岐伯说：荣是水谷所化的精气，平和地协调于五脏，输布于六腑，然后进入脉中，循着经脉上下，贯通五脏，联络六腑。卫

是水谷所化成的悍气，它急速滑利，不能进入脉中，而循行于皮肤之中，腠理之间，上熏蒸于肓膜，下散布于胸腹。如果荣卫二气失却正常的平和协调，就会生病，但只要顺其气，病就会好。总之，荣卫之气，不和风寒湿三气相合，是不会发生痹病的。

黄帝说道：讲得好。痹病有痛的，有不痛的，有肌肤麻木不知痛痒的，有发寒的，有发热的，有皮肤干燥的，有皮肤湿润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痛是寒气偏多，有寒气所以疼痛。其不痛而麻木不仁的，是由于日子久了，病邪深入，荣卫之气的运行不流畅，以致经络有时空虚，所以不痛，皮肤失却营养，所以麻木不仁。发寒的，是由于阳气少，阴气多，阴气与病气相互结合而加剧，所以寒多。发热的，是由于阳气多，阴气少，阳气与病气相结合而加剧，阳气遭遇阴气，而阴气不能胜阳气，所以为痹热。有多汗而湿润的，是感受湿气太甚，体内阳气不足，阴气有余，阴气和阳气相感，所以汗出而湿润。

黄帝问道：痹病有不痛的，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痹在骨的身重，痹在脉的则血涩滞不畅，痹在筋的则屈而不伸，痹在肌肉的则麻木不仁，痹在皮肤的则发寒。如若有这五种症状的痹病，便不会有疼痛的感觉。大凡痹病之类，遇到寒气则挛急，遇到热气则弛缓。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痹之安生？

岐伯对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

岐伯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

帝曰：内舍五脏六腑，何气使然？

岐伯曰：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

凡痹之客五脏者，肺痹者，烦满喘而呕；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肾痹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脾痹者，四支解堕，发咳呕汁，上为大塞；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

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

诸痹不已，亦益内也。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也。

帝曰：痹，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

岐伯曰：其入脏者死，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

帝曰：其客于六腑者，何也？

岐伯曰：此亦其饮食居处，为其病本也。六腑亦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食饮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帝曰：以针治之奈何？

岐伯曰：五脏有俞，六腑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瘳也。

帝曰：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

岐伯曰：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

帝曰：善。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故何也？

岐伯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其寒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湿甚也，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帝曰：夫痹之为病，不痛何也？

岐伯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前也。凡痹之类，逢寒则虫［急］，逢热则纵。

帝曰：善。

痿论篇第四十四

黄帝问道：五脏都能使人生痿弱的病，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回答说：肺管理全身的皮毛，心管理全身的血脉，肝管理全身的筋膜，脾管理全身的肌肉，肾管理全身的骨髓。所以，肺脏受热，则津液消耗，以致肺叶枯痿，皮毛也呈现出虚弱急薄的状态，严重者便发生痿躄的病；心脏有热，则下行之脉便会逆而上行，以致上盛下虚，虚便形成脉痿，关节象折了一样，不能相互联系，足胫弛缓不能走路；肝脏有热，则使胆汁上泛而见口苦，筋膜失却营养而干枯，以至筋挛拘急，发生筋痿；脾脏有热，则使胃内津液干燥而口渴，肌肉麻痹不仁，发生不知痛痒的肉痿；肾脏有热，则精液耗竭，髓减骨枯而腰脊不能举动，发为骨痿。

黄帝问道：痿病是怎样引起的呢？

岐伯说：肺为各种脏器之长，又是心脏的华盖。遇有失意的情事，或者个人的欲求无法达到，心火烁肺，肺伤后喘喝有声，因此肺热而叶焦。所以说，“五脏是由于肺热中焦，得不到营养，发为痿躄之病。”便是这个道理。过于悲哀，则会损伤胞络，而致心气上下不通，阴气在内妄动，病发则逼血下崩，所以常常小便出血。因此《本病》里说：“大的经脉空虚，发为脉痹，最后变为脉痿。”思虑过多，欲求愿望得不到满足，意志总是浮游在外，或者房劳过伤，致使众筋弛缓，便会发为筋痿，以致形成遗精、白带等病。因此《下经》里说：“筋痿的病生于肝，是由于房事过度引起的。”感受湿邪，好饮酒浆，内有湿热留连，外居潮湿之地，肌肉为湿所困，以致麻木不仁，就成为肉痿。因此《下经》里说：

“肉痿的病，是由于久居湿地引起的。”有的因为远行劳累，又遇到炎热天气，感到发渴，渴就是内部的阳明之气亏乏，于是虚热便侵入到肾脏，肾属水脏，现在水不能胜火热，便会骨枯髓空，以致两足不能支持身体，发为骨痿。因此《下经》里说：“骨痿的病，是由于大热所引起的。”

黄帝问道：如何来鉴别五痿症呢？

岐伯说：肺脏有热的，面色白而毛发败坏；心脏有热的，面色红而孙络浮见；肝脏有热的，面色青而爪甲干燥；脾脏有热的，面色黄而肌肉蠕动；肾脏有热的，面色黑而牙齿枯槁。

黄帝问道：象你刚才所说的痿症，可以分经而治，但医论上说“治痿症应独取阳明”，又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阳明是五脏六腑的源泉，能够润养众筋，众筋的功能，是约束骨肉并且使关节滑利。冲脉是经脉的源泉，它能渗透灌溉分肉肌腠，与阳明合于众筋。阴经阳经都在众筋处相聚，再复合于气街，阳明是它们的统领，都连属于带脉，而系络于督脉。所以阳明经不足，众筋就要松缓，带脉也不能收引，就使足部痿弱不堪用了。

黄帝问道：应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用补益荥穴和通行俞穴的方法，来调整虚实，和其逆顺；无论筋、脉、骨、肉，各在其当旺的月份进行治疗，病便会痊愈。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五脏使人痿，何也？

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躄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

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

帝曰：何以得之？

岐伯曰：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此之谓也。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为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乃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

帝曰：何以别之？

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

岐伯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谿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揔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

帝曰：善。

厥论篇第四十五

黄帝问道：厥病有寒有热，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岐伯回答说：阳气从足部开始衰竭的，便是寒厥；阴气从足部开始衰竭的，便是热厥。

黄帝问道：热厥一定要从足下发生，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阳气起于足五趾的表面，阴气集中在足下，而聚结在足心，所以若阳气胜，足下就会发热。

黄帝问道：寒厥一定要从足五趾发生，然后上行到膝下，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阴气起于五指里侧，而聚集在膝上。所以阴气胜，逆冷便先起于五指，上行到膝上。这种逆冷，不是从外侵入入体的寒气，而是因为内部阳虚的寒冷。

黄帝问道：寒厥是因什么损失而形成的？

岐伯说：前阴，是众筋聚集的地方，也是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的会合场所。一般来说，春夏是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是阴气盛而阳气衰。患寒厥的人，往往是自恃身体壮实，在秋冬阳气已衰的季节，劳伤太过，房事不节，在下的阴气向上浮越，与阳相争，而阳气不能内藏，精气漏泄，阴寒之气得以从而上逆，成为寒厥；寒邪之气，潜居在里面，阳气就随之衰退，不能渗透营运于经络之中，阳气天天受到损害，只有阴气存在，所以便手足发冷。

黄帝问道：热厥是怎样形成的呢？

岐伯说：酒入于胃，能使经络中血液充满，而经脉反见空虚。

脾的功能，是帮助胃来输送津液的，若饮酒过度，脾无所输而阴气虚；阴气虚则阳气实，阳气实则胃气不和，胃气不和则水谷之精气衰减，而精气一旦衰减，就难以营养四肢了。这种病人，一定是由于经常酒醉，饱食后行房，肾气太虚，命门无以资脾，所以气聚而不宣散，酒气与谷气两相搏结，酝酿成热，热是从内里起来的，所以全身发热，小便色赤。酒气盛而性烈，肾气日渐衰退，而阳气独胜于内，所以便手足发热。

黄帝问道：厥病有的使人腹满，有的使人突然不知人事，或者半天甚至一天才能清醒过来，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阴气偏盛于上，则下部必然会虚，下部虚，则腹部就容易胀满；阳气偏盛于上，阴气也会并行于上，而邪气是逆行的，邪气上逆，则阳气紊乱，阳气紊乱，则会突然不省人事。

黄帝说道：讲得好。我想听你讲讲六经厥病的症状。

岐伯说：太阳经的厥病，上为头肿发重，下为足不能行动，发为眼花昏倒；阳明经的厥病，则发为癫疾，狂走呼叫，腹部胀满，不能安卧，面红发热，神志不清，妄见妄言；少阴经的厥病，突然耳聋，颊部肿而发热，胁疼痛，两腿不能运动；太阴经的厥病，肚腹胀满，大便不爽，不想进食，食则呕吐，不能安卧；少阴经的厥病，口干，小便赤色，腹满，心痛；厥阴经的厥病，小腹肿痛，大腹胀满，二便不利，喜欢屈膝而睡，前阴萎缩而肿，足胫内侧发热。对于这些厥病，实症用泻法，虚症用补法，本经自生病，不是受他经虚实症影响的，就采用针刺所经的本经俞穴的方法予以治疗。

足太阴厥逆，小腿拘挛，心痛连及腹部，应当治其主病之经；足少阴厥逆，腹部虚满，呕逆，下泄青水，应当治其主病之经；足厥阴厥逆，腰痛拘急，腹部虚满，小便不通，胡言乱语，应当治其主病之经；若太阴、少阴、厥阴俱厥逆，大小便不通，并且手

足逆冷，三天便会死亡。足太阳厥逆、身体僵直作倒，呕血，容易鼻出血，应当治其主病之经；足少阳厥逆，筋骨关节不利，筋骨关节不利则腰部不能活动，项强不能向后回顾，若兼发肠痈，则为不可治的严重症候，若发惊，便会死亡；足阳明厥逆，喘促咳嗽，身体发热，容易惊骇，鼻衄，呕血。

手太阴厥逆，胸腹虚满，咳嗽，常常呕出痰水，应当治其主病之经；手心主包络和手少阴厥逆，心痛连及咽喉，如身体发热，为不可治的死症；手太阳经厥逆，耳聋，眼流泪，头项不能向后回顾，腰不能前后俯仰，应当治其主病之经；手阳明和手少阳厥逆，发为喉痹，咽肿，颈项强直，应当治其主病之经。

【原文】

黄帝问曰：厥之寒热者，何也？

岐伯对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

帝曰：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

岐伯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气胜则足下热也。

帝曰：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

岐伯曰：阴气起于五指之里，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下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

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

岐伯曰：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明之所合也。春夏则阳气多而阴气少，秋冬则阴气盛而阳气衰。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

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夫酒色盛而慓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

帝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

岐伯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

帝曰：善。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

岐伯曰：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髀不可以运；太阴之厥，则腹满膜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少阴之厥，则口干溺赤，腹满心痛；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髀内热。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

太阴厥逆，髀急挛，心痛引腹，治主病者；少阴厥逆，虚满呕变，下泄清，治主病者；厥阴厥逆，挛腰痛，虚满前闭，谵言，治主病者；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太阳厥逆，僵仆，呕血善衄，治主病者；少阴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发肠痈，不可治，惊者死；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

手太阴厥逆，虚满而咳，善呕沫，治主病者；手心主、少阴厥逆，心痛引喉，身热，死不可治；手太阳厥逆，耳聋泣出，项不可以顾，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痉，治主病者。

卷十三

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黄帝问道：患了胃脘痈的病人，应用什么方法进行诊断？

岐伯回答说：诊断这种病，应当先检查它的胃脉，其脉搏必然沉细，沉细表示胃气上逆，上逆则人迎部跳动过盛，跳动过盛便是有热。人迎是胃之动脉，由于气逆而跳动得过盛，这便表明热气聚结于胃口而不得散发，所以胃脘发生痈肿。

黄帝说道：讲得好。有的人睡眠不得安宁，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这是因为五脏有所损伤，或情绪过于偏颇，若不能消除这两种原因，睡眠是无法安宁的。

黄帝问道：有的人不能仰卧，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肺部位居最高，覆盖着各个器官，肺里邪气充盛，则脉络胀大，肺的脉络胀大，就不能仰卧。在《奇恒阴阳》篇里已有这样的论述。

黄帝问道：有因气逆而病的患者，诊得右手脉搏沉而紧，左手脉搏浮而迟，不知其主要病变在哪里？

岐伯说：在冬天诊察，右脉本来应当沉紧，这是和四时相适应的；而左手脉搏浮而迟，这便和四时相违背了。左手见浮迟脉，当是肾脏有病，脉象大约近于肺脉，腰部要感到疼痛。

黄帝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呢？

岐伯说：少阴肾脉贯穿肾脏，并络肺脏，现在冬天诊得浮迟之脉，这说明肾气不足，肾脏有病，所以才有腰痛之苦。

黄帝说道：讲得好。患有颈痈的病人，有的用砭石治疗，有

的用针治疗，结果都能痊愈，它的治法是怎样的？

岐伯说：这是病名虽然一样，但病的类型却不相同的缘故。如由于气郁停滞而形成的痈肿，应当用针刺开其穴，泻去其气；若气盛血聚，脓已成熟的痈肿，应当用砭石泻其淤血。这便是所说的同病异治。

黄帝问道：有一种使人狂怒的病，是怎样形成的呢？

岐伯说：此病生于阳气过盛。

黄帝问道：阳气为何能使人发狂呢？

岐伯说：阳气因突然有所挫折而难于疏解，所以容易发怒。这种病名叫做阳厥。

黄帝问道：怎样知道病发呢？

岐伯回答说：正常人的阳明经脉是跳动的，太阳、少阳经脉是不甚搏动的。不甚搏动而突然搏动得大且快，便是阳厥的症候。

黄帝问道：这种病应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禁止饮食，便可痊愈。因为食物入胃，能够助长阳气，所以禁止饮食，便可痊愈。再给它服点生铁洛饮，因为生铁洛具有降气开结的作用。

黄帝说道：讲得好。有患周身发热的，四肢倦怠，汗出多得象洗浴一样，怕风，感觉呼吸短而不畅，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酒风。

黄帝问道：怎样治疗？

岐伯说：用泽泻、白术各十分，麋衔五分，配合研末，每次服三指撮，在饭前服下。

所谓沉伏而细小的脉，其脉在指下细小如针；按摩之，推动之，脉气聚而不散的，乃是坚脉；搏击于指下的，是大脉。《上经》是讨论自然界和人体活动关系的，《下经》讲述疾病成因及其变化的，《金匮》是讲述诊断疾病、决定死生的，《揆度》是讲述

切按脉象以判断疾病的，《奇恒》是讲述分析异常之病的。所谓奇病，是指不受四时气候变化而死亡的疾病。所谓恒病，是指随着四时气候变化而死亡的疾病。所谓揆，是指切按脉象而推求疾病的所在及其病理。所谓度，则是指以诊断所得，结合四时逆顺，分析治法，判断死生。

【原文】

黄帝问曰：人病胃脘痛者，诊当何如？

岐伯对曰：诊此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沉细，沉细者气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脘为痛也。

帝曰：善。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

岐伯曰：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

帝曰：人之不得偃仰者，何也？

岐伯曰：肺者脏之盖也，肺气盛则脉大，脉大则不得偃卧。论在《奇恒阴阳》中。

帝曰：有病厥者，诊右脉沉而紧，右脉浮而迟，不然病主安在？

岐伯曰：冬诊之，右脉固当沉紧，此应四时；右脉浮而迟，此逆四时。在左当主病在肾，颇关在肺，当腰痛也。

帝曰：何以言之？

岐伯曰：少阴脉贯肾络肺，今得肺脉，肾为之病，故肾为腰痛之病也。

帝曰：善。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

岐伯曰：此同名异等者也。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

帝曰：有病狂怒者，此病安生？

岐伯曰：生于阳也。

帝曰：阳何以使人狂？

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

帝曰：何以知之？

凤伯曰：阳明者常动，巨阳少阳不动，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夺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故夺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铁洛为饮，夫生铁洛者，下气疾也。

帝曰：善。有病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

岐伯曰：病名曰酒风。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

所谓深之细者，其中手如针也，摩之切之，聚者坚也，博者大也。《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金匮》者，决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谓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时死也。恒者，得以四时死也。所谓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度者，得其病处，以四时度之也。

奇病论篇第四十七

黄帝问道：妇人怀孕九个月的时候，说话发不出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回答说：因为胞中的络脉，被胎儿压迫而阻塞不通。

黄帝问道：为何这样说呢？

岐伯说：胞中的络脉连系于肾脏，少阴肾脉是通过肾脏而连系于舌根的，所以胞中络脉被阻，说话便没有声音了。

黄帝问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不需要治疗，等到胎满十月分娩后，自然会复元的。《刺法》上说过："不要伤不足，补有余，以致因误治而造成疾病，然后再进行调治。"所谓不要伤不足，是指身体羸瘦的，不要用针石治疗；所谓不要补有余，是指腹中已经有孕，而妄用攻下，结果只会使精气耗散，胎受伤而反增疾病，所以说盲目的处理，是会造成疾病的。

黄帝问道：有患胸胁下胀满，气逆喘促，二三年不好的，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息积，不妨碍饮食。切勿用灸法或者针法治疗，必须以导引法疏通气血，结合药物慢慢地调治，也不能单纯地依靠药物治疗。

黄帝问道：有患者身体髀部、大腿、小腿都肿胀，并环绕肚脐周围而疼痛，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伏梁，由于风邪久留于人体内所致。这种邪气满布在大肠的外面，留着在肓膜，肓的起源在脐下，所以

环绕着脐部疼痛。诊察时不要轻易地按压，否则便会造成小便不利。

黄帝问道：有的人尺脉数急，筋拘挛，在外面便可以看到，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疹筋，患这种病的人，腹部一定很胀急，假如皮肤上出现白色或黑色，则病情更严重些。

黄帝问道：有患头痛几年不好的，这是怎么得的？叫做什么病呢？

岐伯说：一定是遭受了很厉害的寒气，寒气向内侵入骨髓，人体的骨髓以脑为主，寒气向上侵犯到头脑，便会发生头痛和牙痛的症状，这种病名叫做厥逆。

黄帝说道：讲得好。

黄帝问道：有的病嘴里发甜，是什么病？又是怎么得的？

岐伯说：此为五味的精气向上泛溢，病名叫做脾瘅。虽然食物进口贮藏于胃，但必须再由脾脏运化，输送食物的精华，今脾脏因热而失其正常功能，因此津液停留于脾，使人嘴里有甜味。这是饮食过于肥美所诱发的疾病。得这种病的人，大都常吃甘美肥厚的食物。厚味能使人内热，甜味能使人胸腹满闷，所以脾运失常，精气上溢，而成为消渴病。治疗这种病，宜用兰草，以排除蓄积郁热之气。

黄帝问道：有的病嘴里发苦，针刺陵泉穴而口苦仍然不愈，其病名叫做什么？又是怎么得的？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胆瘅。肝脏是将军之官，它取决于胆，咽喉受肝的支配。患胆瘅的病人，因经常思虑不决，情绪苦闷，所以胆失却正常的功能，胆汁向上泛溢，因此口中发苦。须针刺胆募、胆俞二穴，治疗法则记载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

黄帝问道：有患者小便淋漓失畅，一天数十次，这是不足的

现象：身上热得象火炭，颈部和胸膺之间，象有东西阻格，人迎脉躁盛，发喘，气上逆，这是有余的病象；寸口脉细的象头发，这又是不足的征象。这是哪里有病，叫做什么病呢？

岐伯说：这种病本在太阴，由于胃热过盛，症状却偏重在肺，病名叫做厥，是不可治的死症。这便是所谓的五有余、二不足的病症。

黄帝问道：什么叫五有余、二不足呢？

岐伯说：所谓五有余，就是喘促、气逆等五种有余的病态。所谓二不足，就是脉细等不足的脉症。这种病人既不能依有余而攻其表，又不能从不足而补其里，所以必死无疑。

黄帝问道：有生来便患有癫痫病的，病名叫什么，怎么得病的？

岐伯说：这种病名叫做胎病。这是因为胎儿在腹中时，其母亲屡次受到大的惊恐，气逆于上而不下，精气并聚在一起，所以使孩子一生下来便患有癫痫病。

黄帝问道：有病面目浮肿象有水状，脉象大而紧，身体不疼痛，形体也不消瘦，但不能饮食，或者吃得很少，这是什么病呢？

岐伯说：这种病发生于肾，病名叫做肾风。肾风到了不能吃东西的阶段，经常惊悸不安，往往在惊悸之后，心气衰竭而死。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痫，此为何也？

岐伯对曰：胞之络脉绝也。

帝曰：何以言之？

岐伯曰：胞络者系于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无治也，当十月复。《刺法》曰："无损不足，益有余，以成其疹，然后调之。"所谓无损不足者，身羸瘦，无用镵石也；无益其有余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则精出而病独擅中，故曰疹成也。

帝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是为何病？

岐伯曰：病名曰息积，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帝曰：人有身体髀股䯒皆肿，环齐而痛，是为何病？

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也。

帝曰：人有尺脉数甚，筋急而见，此为何病？

岐伯曰：此所谓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见，则病甚。

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

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

帝曰：善。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

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

帝曰：有病口苦取阳陵泉，口苦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

岐伯曰：病名曰胆瘅。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

帝曰：有癉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太阴脉微细如发者，此不

足也。其病安在？名为何病？

岐伯曰：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谓得五有余二不足也。

帝曰：何谓五有余二不足？

岐伯曰：所谓五有余者，五病之气有余也。二不足者，亦病气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余，内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里，亦正死明矣。

帝曰：人生而病巅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

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巅疾也。

帝曰：有病瘧然如有水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为何病？

岐伯曰：病生在肾，名为肾风。肾风而不能食，善惊，惊已，心瘧者死。

帝曰：善。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肝脉、肾脉、肺脉为邪气壅滞而满实，当即发生痈肿的症状。若肺脉壅塞，发为喘息而两胁胀满；若肝脉壅塞，则两胁胀满，睡眠时会惊骇不安，小便不通；若肾脉壅塞，则脚下至少腹胀满，两侧胫部大小不同，髀和胫部肿大，以致行走不便而成跛状，日久容易成为半身不遂等症候；若心脉满大，体内热甚，便出现手足搐搦，筋脉拘挛，以及癫痫等症象；肝脉小而急，是肝脏虚寒，也会发生癫痫，或手足搐搦、筋脉拘挛等病状；肝脉如有急速奔驰之状，或肝脉在指下按不到，症见突然失音，是因为受了惊恐，就不需要治疗，待其自行恢复。肾、肝、心三脉细小而急，浮取不鼓击于指下，是气聚在腹内，发为瘕病。

肾脉、肝脉均见沉象的，发生为石水的病症；肾脉、肝脉均见浮象的，便发为风水的病症；若肾脉、肝脉均为虚象，则是死症；若肾脉、肝脉小而如弓弦状的，将发生惊病；肾脉大而急沉，或肝脉大而急沉的，都会发为疝气病。

心脉急搏流利而滑，是心疝；肺脉沉而搏击于指下，是肺疝；膀胱和小肠脉来急疾，是血液凝聚为瘕病；脾脉、肺脉急疾，则寒邪集结为疝病；心脉、肾脉来得急疾，则为痫厥；胃和肾脉来急疾，则为惊骇。

脾脉见沉，而又有向外鼓动之象的，是痹疾病，时间长了会自行恢复；肝脉小而缓的痹疾，容易治疗；肾脉小搏而沉，又兼便血的痹疾，若血溢于外，而身体发热，便是死症；心肝二脏引起的肠澼也见便血，如果二脏同病，可以治疗；若其脉小沉涩滞

的痢疾病，再有身发高热的，可以致死；发热太甚的，七天就会死亡。

胃脉沉而应指涩滞，或者浮在表面，应指甚大的，以及心脉小急而强硬的，皆是气血阻隔不通的征象，都可发为偏枯的病。若是男子，发病在左侧，女子发病在右侧，说话正常，舌头转动灵活的，可以治疗，大约经过三十天便能恢复。若是男子发病在右侧，女子发病在左侧，说话不出声音，大约需要三年才能恢复。若年龄不满二十岁，正在发育的时候，大约三年就要死亡。

脉来搏指，大而有力，衄血身体发热的，便有死亡的危险；脉来如悬空无根，呈现微钩而浮之象的，这是衄血病应有的脉象；脉来象水流般湍急的，病名叫做暴厥，暴厥就是一时不省人事，不能言语；脉来有数象的，这是热邪冲及心脏，所以使人暴惊，热退自安，大约三四天就会痊愈。

脉来迅速而浮合，如同江河之水后浪推前浪一样，在一呼一吸之间，跳动十次以上，这是人身十二经脉的精气均已不足，从开始见到这种脉象起，大约经过九十日便要死亡；脉来如用火燃薪，焰势甚盛，这是心脏的精气已经虚失，待到秋尽冬初野草干枯的时候便要死亡；脉来如风吹叶散，是肝脏精气虚极，大约到秋天树木落叶时节，便要死亡；脉来如省问之客，或来或去，脉去似乎闭塞欲绝，但忽又应指有力，是肾脏精气已经不足，大约在枣树花开花落之间死亡；脉来如泥土的弹丸，坚强短涩，是胃腑的精气已经不足，大约在夏初榆荚落的时候死亡；脉来长而坚硬，如同有物横格在指下，是胆气已经不足，大约到深秋禾谷成熟的时候死亡；脉来大张如弦，细而如缕，是胞络的精气已经不足，若其病反多言语，大约到下霜的季节死亡，若病人静而不言，则尚可治疗；脉如绞滤漆汁四面疏散的，开始见到这种脉象后，大约经过三十天便要死亡；脉来如同喷泉，有升无降，浮而有力，鼓

动在肌肉中，是太阳经脉的精气已经不足，症状是呼吸气短，大约到春天尝到新韭菜的时候，便要死亡；脉来如倾颓的朽土虚大无力，重按即无，是肌肉的精气已经不足，皮肤上如见黑色，是土崩水溢的现象，到春天白垒发生的时候，便要死亡；脉来如悬雍之上大下小，浮取揣摩则愈觉其大，是十二俞穴的精气已经不足，大约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死亡；脉来如仰卧的刀口，浮取脉小而急，重按脉大而坚，由于五脏的郁热，寒热交并于肾脏，病人仅能睡卧，不能坐起，大约到立春阳盛阴衰的时候死亡；脉来如弹丸，滑小无根，按之即无，是大肠的精气已经不足，大约死于枣树生叶的时候；脉来轻浮软弱如花，其人坐卧不安，又常常感到惊恐和疑惑，行动小心翼翼，时常侧耳倾听人家说话，是小肠的精气已经亏虚不足，大约在深秋时节死亡。

【原文】

肝满肾满肺满皆实，即为肿。肺之雍，喘而两胠满；肝雍，两胠满，卧则惊，不得小便；肾雍，脚下至少腹满，胫有大小，髀胻大跛，易偏枯；心脉满大，痫瘛筋挛；肝脉小急，痫瘛筋挛；肝脉小急，痫瘛筋挛；肝脉骛暴，有所惊骇，脉不至若痞，不治自已；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

肾肝并沉为石水，并浮为风水，并虚为死，并小弦欲惊。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疝。

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疝，二阴急为痫厥，二阳急为惊。

脾脉外鼓，沉为肠澼，久自已；肝脉小缓为肠澼，易治；肾脉小搏沉，为肠澼下血，血温身热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高偏枯。男子发左，

女子发右，不瘖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瘖，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脉来悬钩浮，为常脉。脉至而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脉至如数，使人暴惊，三四日自已。

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是经气予不足也，微见九十日死；脉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夺也，草干而死；肝至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而死；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塞而鼓，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荚落而死；脉至如横格，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脉至如弦缕，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见三十日死；脉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阳气予不足也，少气，味韭英而死。脉至如颓土之状，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先见黑，白垒发死；脉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五藏菀熟，寒热独并于肾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脉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脉至如华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脉解篇第四十九

太阳经有腰部肿胀和臀部肿胀疼痛的病症，是因为正月建寅，属于太阳，正月阳气升发到上面，而阴寒之气尚盛，阳气不能依正常的次序逐渐旺盛，所以会腰部肿胀、臀部疼痛。病有阳气偏虚发为跛足的，是因为正月里阳气促使冰冻的地气解散而上出，由于寒冬的影响，体内阳气颇感不足，所以阳气偏虚在一侧而发生跛足的病状。所谓头项强硬并牵引背脊等症状，是由于阳气上升互相争扰而发生的。所谓耳鸣病患的症状，是因为人身上的阳气，如同自然界万物都向上盛长而活跃那样，所以会发生耳鸣。所谓阳气亢盛发生癫痫狂妄的疾病，是由于阳气尽在上部，阴气却在下面，阴阳之气不相调和，下虚上实，所以会发生癫狂病。所谓气逆上浮而耳聋，是由于气分失调。所谓阳气进入内部而音哑不能说话的，是由于阳气已虚，所以会发生失音不语的症状。色欲过度，使精气耗散而厥逆，严重的则发为不能讲话和四肢疲软的瘖痱病，这是由于肾脏衰弱，少阴经气不能到达四肢的缘故。

少阳经有心胁疼痛的症状，是因为少阳经邪盛所致，少阳经邪盛，病本在胆，而发病则影响心经，九月是阳气将尽、阴气方盛的时候，所以心胁部发生疼痛。所谓卧而不能反侧的症状，是由于阳气渐甚，万物开始收藏，则有静而不能动的状态，人体的少阳经也受到影响，所以不能转侧。所谓甚则跃的，是由于九月的季节万物衰败，草木凋零，人身的阳气也由表入里，阴气旺盛于上部，阳气向下而生长，活动于两足，所以容易发生跳跃的症状。

阳明经有洒洒振寒的症状，是因为阳明经旺于五月，月建在午，此时是阳盛而阴生的时候，阳明经病正如时令之阳气旺盛而阴气有加，所以洒洒振寒。所谓胫肿而两股不能伸屈的症状，是由于五月里气候阳盛极阴生，阳气始衰，而一阴之气上升，阴阳相争，阳明经气不和，便发生足胫肿而两股不能伸屈的病症。所谓上气喘逆而为水肿的，是因为阴气从下部上逆，水邪也随着向上散布于脏腑之间，水液停聚于上部，所以发生喘息的症状。所谓胸痛少气的，是因为水气停积在脏腑之间，水液属阴气，停潴于体内，所以出现胸痛少气的症状。所谓病甚则厥逆，厌恶人和火的亮光，听见击木的声音便显得十分惊恐，这是由于阳气与阴气相争，水火不相协调，所以发生这类惊恐的症状。所谓有的病人想关闭门窗独自居处，是由于阳气与阴气相争，结果阳气衰，阴气盛，阴盛者喜静，所以病人要关闭门窗，喜欢独居了。所谓病至便要登高唱歌、脱衣服乱跑的症状，是由于阴阳之气相争，结果阳气盛，邪气并于阳经，所以会发生登高歌唱、脱衣服乱跑的症状。所谓邪侵孙脉就要发生头痛鼻塞、流涕、腹胀的，是由于阳明经的邪气，并行于上的细小络脉和太阴脉，邪入上部的细小络脉，所以头痛鼻塞流涕；邪入太阴脉，所以腹部肿胀。

太阴经脉有病胀的症状，是因为太阴经旺于十一月，月建在子，而十一月是万物收藏的季节，人体的阳气退藏收聚在中，若邪气也隐藏在中，所以会发生腹部胀满的症状。所谓走上心而为噫的，是因为阳气旺盛，向上侵入足阳明胃经，阳明的络脉上属于心，所以阴气侵犯心经，便会发生嗳气的症状。所谓食入而呕吐的症状，是因为食物过多，不能消化，胃中盛满而上溢，所以会发生呕吐的症状。所谓病人得大便通，放了矢气，便极爽快的，是因为十二月阴气盛到极点，渐渐下衰，阳气自然发出，所以得大便通利或放了矢气，便会感到很爽快。

少阴经脉有腰痛的症状，是因为少阴月建在申。七月时，三阴已起，天地间万物的阳气被抑制而下降，人体的阳气被约束而衰弱了，所以发生腰痛的症状。所谓呕吐咳嗽气逆而喘的，是因为阴气旺盛于下，阳气浮越于上，阳气无所依附，所以发生呕吐咳嗽气喘而逆的症状。所谓心神不安，不能久立，坐起则眼花缭乱、视物不明的，是因为阴阳不能安定，万物未有所生，而秋天肃杀之气已经来临，微霜开始下降，万物因之凋零，人体中阴阳之气相争，与这种情况相同，所以会发生眼睛模糊、视物不明的症状。所谓少气而多怒的，是因为阳气失去作用，少阳经气不能外出，肝气郁结，不得疏泄，所以容易发怒，这种病名叫做煎厥。所谓经常担心有人捕捉自己的，是因为秋气初降，万物的阳气尚未尽去，阴气未寒，阳气在内，阴阳相摩，所以经常象犯了罪害怕捕捉一样惊恐不安。所谓厌恶食物气味的，是因为胃腑失去了消化功能，所以便厌恶闻到食物的气味。所谓面色漆黑如炭的，是因为秋天之气耗散内脏精华，所以面色便变黑了。所谓咳则有血的，是由于上部的络脉受了损伤，阳气并未充盛于上，而是血液充满了脉管，上部脉管充满则咳嗽，所以发生咳嗽及鼻出血的症状。

厥阴经脉有病癫疝、妇人少腹肿的症状，是因为厥阴月建在辰，辰月即是三月，三月是阳气方盛、阴气将尽的季节，为阳中有阴，阴邪积聚于中，所以发生疝气疼痛、少腹肿胀的病症。所谓腰痛不能俯仰的，是因为三月里阳气鼓动，草木繁荣，枝叶下垂，呈现出俯而不仰之势，人病应之，所以会发生腰痛不可俯仰的症状。所谓癫癃疝肤胀的，是因为厥阴气盛，阴胀不通，因而发生阴器肿、小便不通的病症。所谓嗌干热中的，是因为阴阳相迫，产生内热，所以使咽喉发干了。

【原文】

太阳所谓肿腰脽痛者，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正月阳气出在上，而阴气盛，阳未得自次也，故肿腰脽痛也。病偏虚为跛者，正月阳气冻解地气而出也，所谓偏虚者，冬寒颇有不足者，故偏虚为跛也。所谓强上引背者，阳气大上而争，故强上也。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所谓甚则狂巅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狂巅疾也。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所谓入中为瘖者，阳盛已衰，故为瘖也。内夺而厥，则为瘖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

少阳所谓心胁痛者，言少阳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阳气尽而阴气盛，故心胁痛也。所谓不可反侧者，阴气藏物也，物藏则不动，故不可反侧也。所谓甚则跃者，九月万物尽衰，草木毕落而堕，则气去阳而之阴，气盛而阳之下长，故谓跃。

阳明所谓洒洒振寒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阳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所谓胫肿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阳之阴也，阳者衰于五月，而一阴气上，与阳始争，故胫肿而股不收也。所谓上喘而为水者，阴气下而复上，上则邪客于脏腑间，故为水也。所谓胸痛少气者，水气在脏腑也，水者阴气也，阴气在中，故胸痛少气也。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所谓欲独闭户牖而处者，阴阳相薄也，阳尽而阴盛，故欲独闭户牖而居。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使之弃衣而走也。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鼽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

太阴所谓病胀者，太阴子也，十一月万物气皆藏于中，故曰病胀。所谓上走心为噫者，阴盛而上走于阳明，阳明络属心，故曰上走心为噫也。所谓食则呕者，物盛满而上溢，故呕也。所谓

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阴气下衰，而阳气且出，故曰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也。

少阴所谓腰痛者，少阴者申也，七月万物阳气皆伤，故腰痛也。所谓呕咳上气喘者，阴气在下，阳气在上，诸阳气浮，无所依从，故呕咳上气喘也。所谓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则目眩眩无所见者，万物阴阳不定未有主也，秋气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杀万物，阴阳内夺，故目眩眩无所见也。所谓少气善怒者，阳气不治，阳气不治，则阳气不得出，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所谓恐如人将捕之者，秋气万物未有毕去，阴气少，阳气入，阴阳相薄，故恐也。所谓恶闻食臭者，胃无气，故恶闻食臭也。所谓面黑如地色者，秋气内夺，故变于色也。所谓咳则有血者，阳脉伤也，阳气未盛于上而脉满，满则咳，故血见于鼻也。

厥阴所谓癫疝，妇人少腹肿者，厥阴者，辰也，三月阳中之阴，邪在中，故曰癫疝少腹肿也。所谓腰脊痛不可以俯仰者，三月一振荣华，万物一俯而不可仰也。所谓癫癃疝肤胀者，曰阴亦盛而脉胀不通，故曰癫癃疝也。所谓甚则嗌干热中者，阴阳相薄而热，故嗌干也。

卷 十 四

刺要论篇第五十

黄帝问道：我想听听关于针刺方面的基本法则。

岐伯回答说：疾病有在表在里的区别，刺法有浅刺和深刺的不同，针刺时要达于应刺的浅深度，而不可超过应刺的准则。若刺得过深，便会内伤五脏；若刺得过浅，又达不到病所，使外面气血壅滞。若气血壅滞，邪气就会乘机侵入。所以，针刺的深浅若不恰当，就会形成很大的危害，致使五脏的正常功能发生紊乱而产生大的疾病。所以说，疾病有病在毫毛和腠理的，有病在皮肤的，有病在肌肉的，有病在脉的，有病在筋的，有病在骨的，有病在髓的。

因此，应当刺毫毛腠理的，便不要伤及皮肤；若皮肤受伤，就会影响内部的肺脏，肺脏的功能受了扰乱，到了秋天便会患温疟，发为战栗怕冷的症状。

应当刺皮肤的，便不要伤及肌肉，若肌肉受伤，就会影响到内部的脾脏，脾脏的功能受了扰乱，便会在每季最后的十八天当中，发生腹部烦闷胀满、不想进食的症状。

应当刺肌肉的，便不要伤及脉，若脉受伤，就会影响到内部的心脏，心脏的功能受了扰乱，到了夏天，便会发生心痛的疾病。

应当刺脉的，便不要伤及筋，若筋受伤，就会影响到内部的肝脏，肝脏的功能受了扰乱，到了春天便容易发生热性疾病，筋也会松弛的。

应当刺筋的，便不要伤及骨，若骨受伤，就会影响到内部的

肾脏，肾脏的功能受了扰乱，到了冬天便会发生腹胀腰痛的症状。

应当刺骨的，便不要伤及髓，若髓受伤，髓便日渐消减，以致胫胭发酸，身体倦怠，四肢软弱无力，不愿行动了。

【原文】

黄帝问曰：愿闻刺要。

岐伯对曰：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过之则内伤，不及则生外壅，壅则邪从之。浅深不得，反为大贼，内动五脏，后生大病。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

是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皮伤则内动肺，肺动则秋病温疟，淅淅然寒栗。

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三月，病腹胀烦，不嗜食。

刺肉无伤脉，脉伤则内动心，心动则夏病心痛。

刺脉无伤筋，筋伤则内动肝，肝动则春病热而筋弛。

刺筋无伤骨，骨伤则内动肾，肾动则冬病胀、腰痛。

刺骨无伤髓，髓伤则销铄髓酸，体解㑊然不去也。

刺齐论篇第五十一

黄帝问道：想请你讲讲针刺时浅刺与深刺的分别。

岐伯回答说：针刺骨的，不要伤害筋；针刺筋的，不要伤害肌肉；针刺肌肉的，不要伤害脉；针刺脉的，不要伤害皮肤。针刺皮肤的，不要伤害肌肉；针刺肌肉的，不要伤害筋；针刺筋的，不要伤害骨。

黄帝说道：我不清楚这些话的意思，想请你解释一下。

岐伯说：所谓针刺骨不要伤害筋，是说要刺骨的，不能仅仅刺到筋的部位，还没有达到刺骨的深度，便停针或者拔去；所谓针刺筋不要伤害肌肉，是说要刺筋的，不能仅仅刺到肌肉，还没有达到筋的深度，便停针或者拔去；所谓针刺肌肉不要伤害脉，是说要刺肌肉的，不能仅仅刺到脉，还没有达到刺肉的深度，便停针或者拔去；所谓针刺脉不要损伤皮肤，是说要刺脉的，不能仅仅刺到皮肤，还没有达到刺脉的深度，便停针或者拔去。

所谓针刺皮肤不要伤害肌肉，是说病在皮肤里，就针入皮肤，不能针刺太过而伤及肌肉；所谓针刺肌肉不要伤害筋，是说只可针入病变的肌肉里，若太过，就会伤及筋；所谓针刺筋不要伤害骨，是说只可针入病变的筋上，若太过，就会伤及骨。以上这些，是说若针刺的深浅没有限度和分部，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原文】

黄帝问曰：愿闻刺浅深之分。

岐伯对曰：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脉，刺

脉者无伤皮；刺皮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骨。

帝曰：余未知其所谓，愿闻其解。

岐伯曰：刺骨无伤筋者，针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无伤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无伤脉者，至脉而去，不及肉也；刺脉无伤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脉也。

所谓刺皮无伤肉者，病在皮中，针入皮中，无伤肉也；刺肉无伤筋者，过肉中筋也；刺筋无伤骨者，过筋中骨也。此之谓反也。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黄帝问道：我想了解有哪些禁刺的部位。

岐伯回答说：五脏各有其要害之处，不可不注意。肝生在左边，肺长在右边，心脏调节着外表，肾脏管理着体内，脾脏具有运化输送水谷精华以营养各个脏器的功能，胃腑犹如集市一般容纳着水谷，膈肓上面有维持生命的心肺两脏，第七椎旁，里面有心包络。这些地方，在针刺治疗时必须小心，遵循着法则就有疗效，反之就要发生灾祸。

若误刺中心脏，大约一日即死，其变态是出现嗳气的症状。若误刺中肝脏，大约五日即死，其变态是出现自言自语的症状。若误刺中肾脏，大约六日就要死亡，其变态是出现打喷嚏的症状。若误刺中肺脏，大约三日就要死亡，其变态是出现咳嗽的症状。若误刺中脾脏，大约十日即死，其变态是出现吞咽的症状。若误刺中胆，大约一日半即死，其变态是出现呕吐不止的症状。

刺足面上误伤大血管，便会流血不止而死亡。刺面部误伤溜脉，会使人蒙受眼睛失明的不幸。刺头部误伤脑户穴，马上便会死亡。刺舌下廉泉穴若误刺过深，便会出血不止，以致失音不能说话。误刺伤了足下散布的络脉，血流不出来，则局部发肿。刺委中穴太深误伤大脉，会使人晕倒，面色泛白。刺气街穴误伤血脉，血流不出来，鼠蹊部就会肿胀。刺脊骨间隙误伤脊髓，便会发生伛偻背曲的症状。刺乳中穴伤及乳房，便会肿胀起来，生成蚀疮。刺缺盆穴中央太深，致使肺气外泄，会使人喘息咳逆，呼吸困难。刺手上鱼腹太深，会使人局部肿胀。

不能针刺饮酒大醉的病人，否则会使病人气血紊乱。不能针刺正在大怒状态中的病人，否则会使病人气逆。不能针刺过于疲劳的病人，不能针刺刚刚饱食的病人，不能针刺过度饥饿的病人，不能针刺极度口渴的病人，不能针刺受了极大惊吓的病人。

针刺大腿内侧的穴位如误伤大脉，便会流血不止而死。刺客主人穴如误伤络脉，便会耳底化脓，使人耳聋。刺膝盖骨如流出液体，便会使人跛足。刺天府穴如误伤血脉，便会很快死亡。刺足少阴经脉如出血，便会使肾气更虚，出现舌不灵活、难以说话的疾病。刺胸膺过深而伤及肺脉，便会使人气喘上咳，呼吸困难，出现身体随呼吸而前后俯仰的症状。刺肘弯太深，气便结聚于局部，致使手臂不能屈伸。刺大腿内侧下三寸的部位太深，会使人小便失禁。刺胁肋之间太深，会使人咳嗽。刺少腹部太深而伤了膀胱，小便就会流入腹腔，使人少腹胀满。刺小腿肚太深，会使局部发肿。刺眼眶骨上而伤及脉络，便会流泪不止，甚至失明。刺腰脊或四肢的关节时，若体液流出，便会使人无法屈伸运动。

【原文】

黄帝问曰：愿闻禁数。

岐伯对曰：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下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

刺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刺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刺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

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面，中溜脉，不幸为盲。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刺舌下，中脉太过，血出不止为瘖。刺足下布络中脉，血不出为肿。刺郄中大脉，令人仆脱色。刺气街，

中脉，血不出为肿，鼠仆。刺脊间，中髓，为伛。刺乳上，中乳房，为肿，根蚀。刺缺盆中内陷，气泄，令人喘咳逆。刺手鱼腹内陷，为肿。

无刺大醉，令人气乱。无刺大怒，令人气逆。无刺大劳人，无刺新饱人，无刺大饥人，无刺大渴人，无刺大惊人。

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客主人内陷，中脉，为内漏，为聋。刺膝髌出液，为跛。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为舌难以言。刺膺中陷，中肺，为喘逆仰息。刺肘中内陷，气归之，为不屈伸。刺阴股下三寸内陷，令人遗溺。刺掖下胁间内陷，令人咳。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满。刺腨肠内陷为肿。刺匡上陷骨中脉，为漏，为盲。刺关节中液出，不得屈伸。

刺志论篇第五十三

黄帝问道：想听你讲讲虚实的意义。

岐伯回答说：气充实的，形体也充实，气不足的，形体也虚弱，这是正常的现象，与此相反的便是病态了。纳谷多的，气也充盛，纳谷少的，气也不足，这是正常的现象，与此相反的便是病态了。脉充实的，血液也充实，脉虚弱的，血液也不足，这是正常的现象，与此相反的便是病态了。

黄帝问道：怎样算是反常的现象呢？

岐伯说：正气旺盛而身体反觉寒冷的，正气虚弱而身体反发热的，便是反常的现象；饮食不进而气反旺盛，也是反常的现象；脉充实而血不足的，是反常的现象；脉虚弱而血多的，也是反常的现象。

气旺盛而身上寒冷，是受了寒邪的伤害。气不足而身体发热，是受了暑热的伤害。饮食较多而气反少的，是由于失血之后湿邪聚于下部。饮食很少而气反有余的，是邪气达于胃和肺脏之故。脉搏小而血多的，是病留饮而中焦热。脉搏大而血反少的，是由于感受风邪，而汤水不进，这便是形成反常现象的病理。

所谓实，是说邪气侵入人体。所谓虚，是说正气耗散于内。邪气实，就会有热。正气虚，就会有寒。针刺治疗实症，应左手开针孔以泻之；治疗虚症，应左手闭合针孔以补之。

【原文】

黄帝问曰：愿闻虚实之要。

岐伯对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谷盛气盛，谷虚气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脉实血实，脉虚血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帝曰：如何而反？

岐伯曰：气虚身热，此谓反也；谷入多而气少，此谓反也；谷不入而气多，此谓反也；脉盛血少，此谓反也；脉少血多，此谓反也。

气盛身寒，得之伤寒。气虚身热，得之伤暑。谷入多而气少者，得之有所脱血，湿居下也。谷入少而气多者，邪在胃及与肺也。脉小血多者，饮中热也。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此之谓也。

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入实者，左手开针实也。入虚者，左手闭针空也。

针解篇第五十四

黄帝问道：想请你讲讲关于九针的解释，和虚实补泻的道理与方法。

岐伯回答说：针治虚症，应当用补法，要使针下有热感，因为只有正气充实，针下才会有热感；针治实症，应当用泻法，要使针下有凉感，因为只有邪气衰弱，针下才会出现凉感；血分有郁积已久的邪气，应当放出恶血。针刺邪盛的病人，出针以后不要按闭针孔，使邪气得以外泄；所谓徐而疾则实，是说慢慢地出针，出针后则迅速按闭针孔，这样，正气便不致外泄；所谓疾而徐则虚，是说迅速地出针，出针后不按闭针孔，这样，可以使邪气得以外散。这里所说的虚与实，是指气至之时针下凉感和热感的多少而言，若凉感或热感似有似无，那么疾病的虚实便很难判定了。审察疾病的先后，是要认识病的标与本。辨别疾病的为虚为实，医生不能违背虚实补泻的针法。倘若得失无定，实症而误用补法，虚症而误用泻法，这便是违背了正确的治法。运用虚实的主要关键，是要灵活运用九针，因为九针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病症。掌握补泻的时间，用针应与气的开阖相配合。所谓九针，是说针有九种名称，形状各不相同，这九针是根据或补或泻而发挥其作用的。

刺实症，须用泻法，下针后应留针，以候阴气盛来，针下有凉爽的感觉，然后去针。刺虚症，须用补法，应当候阳气盛来，针下有温暖的感觉，然后去针。倘若经气已至，应当谨慎守候，不可错过时机，而随便变更手法。所谓深浅在志，就是要分清疾病

的在内在外；所谓近远如一，就是不论深刺浅刺，候气的法则是相同的；所谓如临深渊，是指行针时思想一点也不能怠惰大意；所谓手如握虎，是指持针要象握虎一样坚定有力；所谓神无营于众物，是指要求医生必须以冷静的头脑来观察病人，不要分散精神左右观看别的事物；所谓义无邪下，是指下针时要正确，不能歪斜，一定要使针保持端正直下；所谓必正其神，是说下针后必须注视病人的眼睛，以控制病人的精神，使经气容易运行；所谓三里，是在膝下外侧三寸处的穴位名称；所谓跗上，是冲阳穴，在足背上举膝易见之处；所谓巨虚，是上廉穴，当举足取之，在胫骨外侧独自下陷处；所谓下廉，又称下巨虚穴，位于陷中的下部。

黄帝问道：我听说九针与天地四时阴阳相应合，想请你讲讲其中的道理，使之流传后世，作为治病的法则。

岐伯说：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人的形体也与之相应合。针的式样是适应各种不同的病症而制成的，所以有九针之名。如人的皮肤如同覆盖万物的天；人的肌肉如同厚载万物的地；脉的盛衰如同人的壮老；筋在各部功用不同，如同四时气候各异；人的声音如同自然界的五音；人的脏腑阴阳类似高低有节的六律；人的牙齿面目如同天上的星辰一样排列有序；人的呼吸如同自然界里的风一样；人的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分布全身，如同九野一样。所以第一种针刺皮，第二种针刺肌肉，第三种针刺脉，第四种针刺筋，第五种针刺骨，第六种针调和阴阳，第七种针补益精气，第八种针驱除风邪，第九种针疏通九窍，以应三百六十五节之气，这就是说九针各有自己的功用。人的心意，如同八风一样变幻无常；人的正气，象天一样运行不息；人的发齿耳目，象五音六律一样有条不紊；人的血气阴阳经脉，如同生化万物的地气一样；人的脏肝精气通于两目，目又通于九窍，所以肝目又和九之数相应。

【原文】

黄帝问曰：愿闻九针之解，虚实之道。

岐伯对曰：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邪胜则虚之者，出针勿按；徐而疾则实者，徐出针而疾按之；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虚按之；言实与虚者，寒温气多少也，若无若有者，疾不可知也。察后与先者，知病先后也。为虚与实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离其法也。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者，为其各有所宜也。补泻之时者，与气开阖相合也。九针之名，各不同形者，针穷其所当补泻也。

刺实须其虚者，留针阴气隆至，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阳气隆至，针下热，乃去针也。经气已至，慎守勿失者，勿变更也。深浅在志者；知病之内外也；远近如一者，深浅其候等也；如临深渊者，不敢堕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壮也；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视也；义无邪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所谓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谓跗之者，举，膝分易见也；巨虚者，跻足断独陷者；下廉者，陷下者也。

帝曰：余闻九针，上应天地四时阴阳，愿闻其方，令可传于后世以为常也。

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亦应之，针各有所宜，故曰九针。人皮应天，人肉应地，人脉应人，人筋应时，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人齿面目应星，人出入气应风，人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应野，故一针皮，二针肉，三针脉，四针筋，五针骨，六针调阴阳，七针益精，八针除风，九针通九窍，除三百六十五节气，此之谓各有所主也。

人心意应八风，人气应天，人发齿耳目五声应五音六律，人阴阳血气应地，人肝目应之九。

九窍三百六十五人一以观动静天二以候五色七星应之以候发母泽五音一以候宫商角徵羽六律有余不足应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余九野一节俞应之以候闭节三人变一分人候齿泄多血少十分角之变五分以候缓急六分不足三分寒关节第九分四时人寒温燥湿四时一应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

（注：本节末段文字残缺）

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

精通针术的医家，不须进行一般诊察，只需要听取病人的自诉。病在头部，疼痛厉害的，便用针刺之，刺至头部的大骨，病就能痊愈，但是深浅要恰当，不要伤及骨肉与皮，虽然皮肤是针刺出入的道路。

阳刺的手法，即中间直刺一次，左右斜刺四次，可以治寒热的疾患。病邪深入而专攻于脏的，可以针刺五脏，邪气迫近五脏的，应当刺背腧，迫脏所以应刺背腧，是由于背腧为脏气聚会的所在，针刺时，以腹中寒热已去为止。针刺的要点是，拔针时稍微出点血。

治疗痈肿时，要针刺在腐软的部位（痈上）。察看痈的大小深浅而刺。刺大的脓肿，必多脓血，刺较小的深部脓肿，应当深刺，要端直进针，达到预定深度为止。

少腹有积聚的疾病，应当针刺腹部皮肉较厚处以下的部位，向下直到少腹为止；然后针刺第四椎间两旁的孔穴和髂骨两侧的居髎穴，以及季胁肋间等处的穴位，引导腹中热气下行，病便会痊愈。

少腹有病，腹部疼痛并且不得大小便，病名叫做疝，病因是受了寒冷。应针刺少腹两侧和大股内侧相联的地方，再针刺腰部和髁骨之间，应多刺数穴，待到腹部发生热感，病便痊愈了。

病在筋，四肢拘挛，关节疼痛，不能行动，病名叫做筋痹。先针刺疼痛的筋上，筋在肌肉会合的地方，并与骨相联，不可刺伤了骨。刺后如筋有热感，表示病情好转，若疾病已痊愈，便停止

针刺。

病在肌肤，皮肤和肌肉全都疼痛的，病名叫做肌痹，病因是为寒湿所侵袭。应针刺大分、小分的穴道，针刺要深，要多针几处，以局部产生热感为止。不要伤及筋骨，若伤及筋骨，便会发生痈肿或别的病变。若针刺时大小分肉处都有热感，说明病趋痊愈，应停针刺。

骨部有病，便感到沉重，举动不便，骨髓里发酸痛，局部感觉寒冷，病名叫做骨痹。应当深刺，以不伤脉和肌肉为准则。针刺的通道要选择在大小分肉中间，骨部感到发热，病即痊愈，应停针刺。

病从手足三阳经脉发生，发为或寒或热的症状，各大小分肉处有或寒或热的感觉，这种病名叫做狂病。应用泻法针刺，以泄散阳脉的病邪，观察各处分肉，假如全部都有热感，病即痊愈，应即停针。狂病在初发的时候，每年发作一次。若不及时治疗，就会发展到每月发作一次。若再不治疗，每月发作四五次。这种病叫做癫病。应针刺大小分肉，如果无异常寒冷的症象，需要采用补法，若病见好，应停止针刺。

因受风而得病，出现时寒时热的症象，热则汗出，一日发作数次，应先刺分肉皮肤和脉络；若依然汗出，时寒时热，应当三天针治一次，治疗到一百天，病就会痊愈。

因大风侵袭得病，周身骨节沉重，胡须眉毛逐渐脱落，这种病叫做大风病（麻风病）。应以针刺肌肉为准则，使之出汗，连续治疗一百天，再针刺骨髓，仍应使之出汗，也治疗一百天，前后共治疗二百天，直到胡须和眉毛重新生长，方可停止针刺。

【原文】

刺家不诊，听病者言。在头，头疾痛，为藏针之，刺至骨，病

已，上无伤骨肉及皮，皮者道也。

阴刺，入一傍四处，治寒热。深专者，刺大脏，迫脏刺背，背俞也。刺之迫脏，脏会，腹中寒热去而止。与刺之要，发针而浅出血。

治腐肿者，刺腐止，视痈大小深浅刺。刺大者多血，小者深之，必端内针为故止。

病在少腹有积，刺皮髓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侠脊两傍四椎间，刺两髂髎季胁肋间，导腹中气热下已。

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两股间，刺腰髁骨间，刺而多之，尽见病已。

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刺筋上为故，刺分肉间，不可中骨也。病起筋见，病已止。

病在肌肤，肌肤尽痛，名曰肌痹，伤于寒湿。刺大分、小分，多发针而深之，以热为故。无伤筋骨，伤筋骨，痈发若变。诸分尽热，病已止。

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深者刺，无伤脉肉为故。其道大分小分，骨热病已止。

病在诸阳脉，且寒且热，诸分且寒且热，名曰狂。刺之虚脉，视分尽热，病已止。病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月四五发，名曰癫病。刺诸分诸脉，其无寒者以针调之，病已止。

病风且寒且热，见汗出，一日数过，先刺诸分理络脉；汗出且寒且热，三日一刺，百日而已。

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刺肌肉为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须眉生而止针。

卷 十 五

皮部论篇第五十六

黄帝问道：我听说皮肤上有十二经脉分属的部位，脉的分布有纵有横，筋的分布有结有络，骨的分布有长短大小，它们所发生的疾病各不相同，如何从皮的分部来区别病变的左右上下、阴阳属性，以及疾病发展的前后过程？想听你讲讲这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要知道皮肤上的分属部位，是以经脉循行的部位为头绪的，各经皆是如此。阳明经的阳络，叫做害蜚，手足阳明经都是一样的，观察它上下分部中所有的浮络，都属阳明的络脉。这些浮络若大多是青色的，就说明有痛；若大多是黑色的，就说明有痹；若大多是黄赤色的，就说明有热；若大多是白色的，就说明有寒；倘若五种颜色都见，便是寒热相兼的病。络脉中的邪气盛了，就会向内侵入本经，络属阳主外，经属阴主内。

少阳经的阳络，叫做枢持，手足少阳经都是一样的，观察它上下分部中所有的浮络，都属少阳经的络脉。若络脉中的病邪盛，就会内传其本经。所以阳分之邪，内传于本经；阴分之邪，出于经而渗入于内脏，各经都是这样的。

太阳经的阳络，叫做关枢，手足太阳经都是一样的；观察它上下分部中所有的浮络，都属太阳经的络脉。络脉中的邪气盛了，就会向内侵入本经。

少阴经的阴络，叫做枢儒，手足少阴经都是一样的，观察它上下分部中所有的浮络，都属少阴经的络脉。若络脉中邪气盛，便要内传而侵入本经。其邪气侵入本经时，先从属阳的络脉而入于

经脉，然后由属阴的终脉出而向内，灌注于骨。

厥阴经的阴络，叫做害肩，手足厥阴经都是一样的，观察它上下分部中所有的浮络，都属厥阴经的络脉。若络脉中的邪气盛，就要向内侵入本经。

太阴经的阴络，叫做关蛰，手足太阴经都是一样的，观察它上下分部中所有的浮络，都属太阴经的络脉。若络脉中的邪气盛，就要向内侵入本经。

总之，十二经的络脉，都是分属于皮肤各个部分的。

因此说：百病的发生，一定是先从皮毛开始；病邪侵袭了皮毛，则腠理开泄，腠理开泄则邪气入客于络脉；邪气留而不去，便内传于经脉；再留而不去，便传入于腑，聚积于胃。当病邪开始侵入皮毛时，使人恶寒，毫毛直竖，腠理开泄；病邪侵入络脉时，会使络脉盛满，颜色改变；病邪侵入于经脉时，是由于经气先虚而致病邪陷入的；病邪若留滞在筋骨之间，如果寒气盛，就会筋挛骨痛；若热气盛，就形成筋骨痿弱，皮肉败坏，毛皮枯槁。

黄帝说道：先生所讲的皮之十二部，它发生的病变是怎样的？

岐伯说：皮上是络脉遍布的部分。邪气侵袭皮肤，则腠理开泄；腠理开泄，则邪气侵入络脉；络脉盛满，则内传于经脉；经脉盛满，又内传于腑脏。所以，皮上有十二经的分布，见到病变若不预为治疗，便会发展为大病。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别其分部，左右上下，阴阳所在，病之始终，愿闻其道。

岐伯对曰：欲知皮部以经脉为纪者，诸经皆然，阳明之阳，名

曰害蜚，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阳明之络也。其色多者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络盛则入客于经，阳主外，阴主内。

少阳之阳，名曰枢持，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故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外，以渗于内，诸经皆然。

太阳之阳，名曰关枢，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少阴之阴，名曰枢儒，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其入经也，从阳部注于经，其出者，从阴内注于骨。

心主之阴，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心主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太阴之阴，名曰关蛰，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阴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之不去，传入于经；留之不去；传入于腑，稟于肠胃。邪之始入于皮也，泝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盛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胭破，毛直而败。

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

岐伯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脏腑也。故皮者有分部，不与而生大病也。

帝曰：善。

经络论篇第五十七

黄帝问道：络脉显见于外，五色各不相同，有青、有黄、有赤、有白、有黑，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回答说：经脉的颜色是不变的，而络脉则没有常色，容易变动。

黄帝问道：经脉的常色是怎样的？

岐伯说：心主赤，肺主白，肝主青，脾主黄，肾主黑，这些都是与其经脉的主色相应的。

黄帝问道：阴络和阳络，也和其经脉的主色相应吗？

岐伯说：阴络的颜色，与其经脉相应；而阳络的颜色则变化无常，随四时的推移而变化。若过于寒冷，血液便迟滞，因此呈现青黑之色；若过于湿热，血液便润泽，因此呈现黄赤之色。这都是正常的色泽，称做无病。假若五色全都显现，则说明寒热严重失调。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其故可也？

岐伯对曰：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也。

帝曰：经之常色何如？

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黄、肾黑，皆亦应其经脉之色也。

帝曰：络之阴阳，亦应其经乎？

岐伯曰：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五色具见者，谓之寒热。

帝曰：善。

气穴论篇第五十八

黄帝问道：我听说人身有三百六十五个孔穴，与一年的日数相应，但不知道它们的具体位置，想请你讲一讲。

岐伯叩头再拜回答说：这个问题真很叫人为难呀！如若不是圣帝，谁肯来推究这些道理呢！我愿意尽我所知，详细地说明这些气穴的所在。

黄帝拱手谦逊地说道：先生的讲解，对我很有启发，我的眼睛虽未看到你所讲的地方，耳朵虽未听完你所讲的数字，但已使我耳聪目明地领会了。

岐伯说道：这便是所谓的“圣人易语，良马易御”啊！

黄帝说道：我并非是你所说的那种易与之语的圣人。一般人说，懂得了真数，便能够开拓人的思路，现在我所请教的虽然也属真数，但不过是为求得一些启发，解除一些疑惑，还谈不上探讨它的微妙的道理。然而我还是想请你尽量讲得详细一些，把气穴的部位全都讲出来，使我了解它的要意，并将之记录收藏在金匮里，决不随便取出来。

岐伯再拜而起，回答说：请让微臣我讲一讲。背部与胸部互相牵扯而痛，治疗时应当取任脉经的天突穴、督脉经的中枢穴以及上纪穴，上纪穴即是胃脘部的中脘穴，下纪穴即是关元穴。由于背部、胸部的经脉斜系着前后左右，所以其病胸部与背部相牵引疼痛而痹涩，胸胁痛不得呼吸，不能平卧，上下喘息，呼吸短促，或者一侧偏痛，经脉满起，这是因为其脉斜出于尻部，而络于胸胁部，并支心贯膈，上肩而至于天突，又向下斜行，经过肩

而交会于背部十椎之下的缘故。

脏腧有五十个穴位；腑腧有七十二个穴位；热腧有五十九个穴位；水腧有五十七个穴位；另外头上有五行，每行五穴，五五共有二十五个穴位；脊椎骨两侧各有五穴，共计十个穴位；大椎上面两旁的大杼穴各一个穴位，共计二个穴位；目瞳子浮白二穴；两侧髀厌中的环跳二穴；犊鼻二穴；耳中多所闻二穴；眉本二穴；完骨二穴；项中央一穴；枕骨二穴；上关二穴；大迎二穴；下关二穴；天柱二穴；巨虚上下廉四穴；曲牙二穴；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解二穴；关元一穴；委阳二穴；肩贞二穴；瘖门一穴；脐中央一穴；胸俞十二穴；背腧二穴；膂腧十二穴；分肉二穴；踝上横二穴；阴阳跻四穴。治水之腧在诸经分肉之间，治热之腧皆阳气会聚之穴，治寒热之腧穴在两骸厌中有二穴，大禁穴五里禁二十五刺，在天府下五寸。以上三百六十五穴，便是针刺的重要部位。

黄帝问道：我已了解了气穴的部位和运用针刺的道理，还想知道孙络与谿谷，是否也都和一岁相应呢？

岐伯道：孙络与三百六十五穴相会，也与一岁相应。孙络的作用，能驱散邪气，能通畅荣卫，如果邪气侵入人体，造成荣卫稽留，卫气外散，荣血内溢，卫气散竭而荣血留着，外则发热，内则少气。在这个时候，赶快用针泻之，以通畅荣卫，只要见到血留色变的地方，就用泻法，不必问其是否为穴会所在。

黄帝说道：讲得好。我想再听听谿谷交会的情况。

岐伯说：肌肉的大会合处叫谷，肌肉的小会合处叫谿。分肉之间，谿谷会合之处，能够通行荣卫，会合宗气。若外邪猖盛，正气壅塞，脉络发热，肌肉败坏，荣卫不得通行，必定要成痈脓，内部可使骨髓销烁，外表可使大腘穿破，若邪气留连于骨节之间，必将成为更严重的败症。寒邪长久聚留而不去，荣卫不能正常循行，

肌肉和经络都会卷缩，肋肘不能伸展，内部成为骨痹，外表形成不仁，这是由于大寒留于谿谷所致。谿谷与三百六十五穴相会，也和一岁相应。如果属于小痹，邪在皮肤、孙络，随着络脉往来无定，用微针即可治疗，治法与一般刺法相同。

黄帝遣开左右，起身再拜，说道：今天承蒙你的启发，解除了我的疑惑，我要把它藏在金匮里，决不轻易取出来示人。

随即藏之于金兰之室，题名为《气穴所在》。

岐伯说道：孙络之脉与经脉的分别，在于其血盛便能够泻注，所以虽然也有三百六十五脉，但都贯注于络脉，再转注于十二经脉，它不仅与十四经络相贯通，就是骨解之中经络受邪，也能够内注泻于五脏之脉。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气穴三百六十五，以应一岁，未知其所，愿卒闻之。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窘乎哉问也！其非圣帝，孰能穷其道焉！因请溢意尽言其处。

帝捧逡巡而却曰：夫子之开余道也，目未见其处，耳未闻其数，而目以明，耳以聪矣。

岐伯曰：此所谓圣人易语、良马易御也。

帝曰：余非圣人之易语也。世言真数开人意，今余所访问者真数，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然余愿闻夫子溢志尽言其处，令解其意，请藏之金匮，不敢复出。

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请言之。背与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与十椎及上纪。上纪者，胃脘也；下纪者，关元也。背胸邪系阴阳左右，如此其病前后痛涩，胸脘痛而不得息，不得卧，上气短气偏痛，脉满起，斜出尻脉，络胸胁支心贯鬲，上肩加天突，斜下

肩交十椎下。

脏俞五十穴，腑俞七十二穴，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头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中脐两傍各五，凡十穴，大椎上两傍各一，凡二穴，目瞳子浮白二穴，两髀厌分中二穴，犊鼻二穴，耳中多所闻二穴，眉本二穴，完骨二穴，项中央一穴，枕骨二穴，上关二穴，大迎二穴，下关二穴，天柱二穴，巨虚上下廉四穴，曲牙二穴，天突二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解二穴，关元一穴，委阳二穴，肩贞二穴，瘖门一穴，齐一穴，胸俞十二穴，背俞二穴，膺俞十二穴，分肉二穴，踝上横二穴，阴阳跻四穴。水俞在诸分，热俞在气穴，寒热俞在两髀厌中二穴，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凡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

帝曰：余已知气穴之数，游针之居，愿闻孙络谿谷，亦有所应乎？

岐伯曰：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以溢奇邪，以通荣卫，荣卫稽留，卫散荣溢，气竭血著，外为发热，内为少气。疾泻无怠，以通荣卫，见而泻之，无问所会。

帝曰：善。愿闻谿谷之会也。

岐伯曰：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谿。肉分之间，谿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胭，留于节凑，必将为败。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谿谷也。谿谷三百六十五穴会，亦应一岁，其小痹淫溢，循脉往来，微针所及，与法相同。

帝乃辟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发蒙解惑，藏之金匮，不敢复出。

乃藏之金匮之室，署曰气穴所在。

岐伯曰：孙络之脉别经者，其血盛而当泻者，亦三百六十五脉，并注于络，传注十二络脉，非独十四络脉也，内解泻于中者十脉。

气府论篇第五十九

足太阳经脉气所发的七十八个穴位：两眉陷中各一穴，自眉头上行入发至前顶穴，其中有神庭、上星、颥会三穴，共长三寸半，前顶居中央一行，两傍各分二行，连用中央一行共五行，中行至外行相去三寸。其上浮于头部的经脉之气运行在头皮中有五行，每行五个穴，五五计二十五个穴位。下行至项中大筋两傍各有一个穴位，即天柱穴，凤府穴两傍各有一个穴位，即凤池穴。自此下行至背脊两旁，从大椎骨往下至尾骶，有二十一节，其中有十五个椎间左右各有一个穴位，五脏的腧穴左右各有五个，六腑的腧穴左右各有六个，从委中穴以下到足少趾左右各有六个腧穴。

足少阳经脉气所发的六十二穴：两头角上各有三穴，自瞳孔直上至发际内各有五穴，耳前角上各有一穴，耳前角下各有一穴，锐发下各有一穴，客主人（一名上关）穴左右各有一穴，耳后陷中各有一穴；下关穴左右各有一穴，耳下牙车之后各有一穴，缺盆穴左右各有一穴，掖下三寸，以胁下到季曲，八肋之间各有一穴，髀枢中左右各有一穴，膝以下到足小趾侧的次趾，左右足各有六个腧穴。

足阳明经脉气所发的六十八穴：额颅发际旁各有三穴，颧骨骨空中间各有一穴，大迎穴在骨空陷中左右各有一穴，人迎穴左右各有一穴，缺盆外骨空陷中各有一穴，膺中骨中间各有一穴，侠鸠尾穴之外，正当乳下三寸，侠胃脘左右各有五穴，侠脐横开三寸左右各有三穴，下脐二寸，左右各有三穴，气街穴在动脉跳动处左右各有一穴，伏菟穴上各有一穴，三里以下到足趾，左右各

有八个腧穴，分布在趾间的空穷处。

手太阳经脉气所发的三十六穴：目内眦各有一穴，目外侧各有一穴，颧骨下各有一穴，耳廓上各有一穴，耳中各有一穴，巨骨穴左右各一，曲掖上各有一穴，柱骨上陷中各有一穴，上天窗四寸各有一穴，肩解部各有一穴，肩解下三寸各有一穴，肘部以下至小指端，各有六个腧穴。

手阳明经脉所发的二十二穴：鼻孔外侧和项上各有二穴，大迎穴在骨空中各有一穴，柱骨之会各有一穴，髃骨之会各有一穴，肘部以下至手大指侧的次指间，左右手各有六个腧穴。

手少阳经脉气所发的三十二穴：觜骨下面各有一穴，眉后各有一穴，角上各有一穴，下完骨后各有一穴，项中足太阳之前各有一穴，扶突穴左右各一，肩贞穴左右各一，肩贞穴下三寸，其间左右各有一穴，肘以下到手小指侧的次指端，左右各有本经六个腧穴。

督脉经气所发的二十八穴：项中央有二穴，前发际中行向后有八穴，面部中央有三穴，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有十五穴，从大椎至尾骶共二十一节，这是根据脊椎骨来寻找穴位的方法。

任脉经气所发的二十八穴：喉中央有二穴，膺中骨陷中各有一穴，鸠尾下三寸是上脘穴，上脘穴至脐中是五寸，脐中至横骨毛际是六寸半，每寸各有一穴，共计十四穴，这是腹部取穴的主法。下部前后二阴的中间，有会阴穴，目下各有一穴，下唇有一穴，断交一穴。

冲脉经气所发的二十二穴：侠尾外两旁各横开半寸到脐部共有六穴，每穴各相距一寸，侠脐两旁各横开五分，而下至横骨部各有五穴，每穴各相距一寸，这是取腹部经脉的方法。

足少阴经脉气所发舌下有二穴，厥阴在毛际中各有一急脉穴，阴跻、阳跻各有一穴。手足的鱼际穴也是脉气所发的。以上共计

三百六十五穴。

【原文】

足太阳脉气所发者，七十八穴：两眉头各一，入发至顶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其浮气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项中大筋两旁各一，风府两傍各一，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

足少阳脉气所发者六十二穴：两角上各二，直目上发际内各五，耳前角上各一，耳前角下各一，锐发下各一，客主人各一，耳后陷中各一，下关各一，耳下牙车之后各一，缺盆各一，掖下三寸，胁下至胠八间各一，髀枢中傍各一，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

足阳明脉气所发者六十八穴：额颅发际傍各三，面鉧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膺中骨间各一，侠鸠尾之外，当乳下三寸，侠骨脭各五，侠脐广三寸各三，下脐二寸侠之各三，气街动脉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

手太阳脉气所发者三十六穴：目内眦各一；目外各一，鉧骨下各一，耳郭上各一，耳中各一，巨骨穴各一，曲掖上骨穴各一，柱骨上陷者各一，上天窗四寸各一，肩解各一，肩解下三寸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

手阳明脉气所发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项上各二，大迎骨空各一，柱骨之会各一，髃骨之会各一，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

手少阳脉气所发者三十二穴：鉧骨下各一，眉后各一，角上各一，下完骨后各一，项中足太阳之前各一，侠扶突各一，肩贞

各一，肩贞下三寸分间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

督脉气所发者二十八穴：项中央二，发际后中八，面中三，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节，脊椎法也。

任脉之气所发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膺中骨陷中各一，鸠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横骨六寸半一，腹脉法也。下阴别一，目下各一，下唇一，龈交一。

冲脉且气所发者二十二穴：侠鸠尾外各半寸至寸齐一，侠齐下傍各五分至横骨寸一，腹脉法也。

足少阴舌下，厥阴毛中急脉各一，手少阴各一，阴阳跃各一。手足诸鱼际脉气所发者，凡三百六十五穴也。

卷 十 六

骨空论篇第六十

黄帝问道：我听说风邪是诸多疾病的引发原由，若用针灸治疗，应采取什么方法呢？

岐伯回答说：风邪从外侵入人体，使人寒战出汗，头痛，身体发重，怕冷，治疗应取风府穴，以调和其阴阳。凡正气不足的虚症，便采用补法；凡邪气有余的实症，便采用泻法。

若感受较大的风邪，使人颈项疼痛，应刺风府穴，风府在颈椎第一椎上面。若因受大风而汗出，应灸谚语穴，谚语穴在背部下第六脊椎旁开三寸，用手指压其穴位，病人就会感觉疼痛而呼出谚语的声音，这时谚语穴便会在医生的手指下跳动。

见风便怕的病人，应刺眉头攒竹穴。颈项强痛，不能着枕的疾患，应取肩上横骨之间的穴位治疗。臂部疼痛如折的，可使病人伸臂，然后引两肘尖相合寻找正当脊部中央的部位，予以灸治。

胁络季胁牵引脐下面痛胀的，应当针刺谚语穴。

腰痛不能转侧动摇，痛极而筋挛，下引睾丸的，应刺八髎穴和疼痛的地方。八髎穴在腰尻骨间孔隙中。

得了鼠瘘病，寒热往来，应刺寒府穴，寒府在膝腘外旁的骨缝中。凡取膝上外侧的孔穴，使患者身体弯曲，成一种拜的体位。取足心涌泉穴时，应使患者作一种跪的体位。

任脉经起源自中极穴的下面，上行至毛际，再循腹部中行上行通过关元穴，至咽喉，再上颐，循面，最后入于目之承泣穴。冲脉经起源于气街穴，与少阴经相并，侠脐左右上行，到胸中便分

散了。任脉经发生病变，在男子为腹部的七种疝病，在女子为瘕聚病。冲脉经发生病变，就会气逆上冲，腹里拘急疼痛。

督脉发生病变，会引起脊柱强硬反折的症状。督脉的循行，起于小腹下，横骨的中央；在女子则内系廷孔，廷孔就是尿道的外端。从这里分出一枝别络，循着阴户会合于会阴部，复行分绕于肛门的后面，再分支别行绕臀部到少阴，与太阳经中的络脉和少阴经从股内后面而上，贯穿脊柱而连属于肾脏，又与足太阳经起于目内眦，上行至额，交于巅顶，内入联络于脑，复还出经顶而下至肩髆内，侠脊抵达腰中，入内循膂络于肾；其在男子，则循阴茎，下至会阴，与女子相同。其从少腹直上的，贯脐中央，再上贯心入喉，上行到颐并环绕口唇，再上行系于两目中央之下。督脉发生病变，症状是气从少腹上冲而心痛，不能大小便，称之为冲疝；其在女子，则不能怀孕，或为小便不利，痔疾，遗尿，嗌干等症。总之，督脉生了病，还是应从督脉治疗，病轻的治横骨上的曲骨穴，病重者治脐下的阴交穴。

倘若患者是逆气向上而呼吸有声的，应治其喉部的天突穴，天突穴在两缺盆的中间。若逆气上冲于喉部，应治侠颐之处的大迎穴。

膝关节能伸而不能屈的，应治其股部的经穴。坐下而膝痛的，应治其环跳穴。站立时膝部感到骨缝似解而热气的，应治其膝解处经穴。膝痛，痛而牵引到拇指的，应刺其膝弯处委中穴。坐下来膝痛如有物隐在其中的，应刺其髀枢穴。膝痛不能伸屈的，应刺其背部足太阳经的俞穴。如疼痛连接髂骨象折断似的，应治阳明中的俞髎三里穴，或者别取太阳经的荥穴通谷、少阴经的荥穴然谷。胫骨酸痛无力，不能久立，应治少阳络的光明穴，穴在外踝上五寸处。

辅骨之上、横骨之下叫做楗。侠髀骨相接的地方叫做机。膝

部的骨缝叫做骸关。侠膝两旁的高骨叫做连骸。连骸下面叫做辅骨。辅骨上面是膝弯，膝弯上骨节动处叫做关。项后部的横骨叫做枕骨。

治水之腧有五十七个孔穴：尻骨上有五行，每行各五穴；伏菟上有两行，每行各五穴；又左右各一行，每行各五穴；足内踝上各一行，每行各六穴。髓穴在脑后三分，颅骨边际锐骨的下面，有一孔在断基的下面，有一孔在项后复骨的下面，有一孔在脊骨上孔的风府上面。脊骨下端之孔，在尻骨下面髓孔。在面部侠鼻两旁有好几处髓孔，有的在口下通于两侧肩骨。两肩髃骨空在肩髃中的外侧。臂骨的骨空在臂骨的外侧，离开手踝四寸，在两个骨孔的中间。股骨上面的骨孔，在股骨外侧膝上四寸的地方。骭骨的骨空在辅骨的上端。股际的骨孔在阴毛中的动脉下面。尻骨的骨孔在髀骨的后面相去四寸。扁骨有血脉渗灌的纹理，骨髓由渗灌的纹理内外交流，因而没有孔。

灸寒热症的方法是，先灸项后的大椎穴，根据病人的年龄来决定艾灸的壮数；其次灸尾骶骨的尾闾穴，也是以年龄为艾灸的壮数。观察背部有凹陷的地方用灸法，举臂肩上有凹陷的地方（肩髃穴）用灸法，两季胁间的京门穴用灸法，足外踝上绝骨的阳辅穴用灸法，足小趾次趾间的侠谿穴用灸法，腨下凹陷处的承山穴用灸法，外踝后的昆仑穴用灸法，缺盆骨上切按坚动如筋的用灸法，膺中陷骨间的天突穴用灸法，掌横骨下的阳池穴用灸法，脐下三寸的关元穴用灸法，毛际边缘有动脉跳动处的气冲穴用灸法，膝下三寸的三里穴用灸法，足阳明经足跗上动脉处的冲阳穴用灸法，头顶上的百会穴用灸法。被犬咬的，当就犬咬处灸三壮，按照治犬伤病法灸之。以上灸寒热的部位共有二十九处。因伤食而发寒热的，如用灸法而不愈，一定要察知其阳邪过盛的地方，多刺其腧穴，同时配合药物治疗。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风者百病之始也，以针治之奈何？

岐伯对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府，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

大风颈项痛，刺风府，风府在上椎。大风汗出，灸谚语，谚语在背下侠脊傍三寸所，厌之，令病者呼谚语，谚语应手。

从风憎风，刺眉头，失枕，在肩上横骨间。折，使榆臂，齐肘正，灸脊中。

胁络季胁引少腹而痛胀，刺谚语。

腰痛不可以转摇，急引阴卵，刺八髎与痛上。八髎在腰尻分间。

鼠瘘，寒热还，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营。取膝上外者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跪。

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冲脉者，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冲脉为病，逆气里急。

督脉为病，脊强反折。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至少阴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此生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遗溺，嗌干。督脉生病治督脉，治在骨上，甚者在脐下营。

其上气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其病上冲喉者治其渐，渐者，上侠颐也。

蹇，膝伸不屈，治其楗。坐而膝痛，治其机。立而暑解，治其骸关。膝痛，痛及拇指，治其腘。坐而膝痛如物隐者，治其关。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内。连骸若折，治阳明中俞髎。若别，治巨阳少阴荥。淫泺胫酸，不能久立，治少阳之维，在外上五寸。

辅骨上，横骨下为楗。侠髌为机。膝解为骸关，侠膝之骨为连骸。骸下为辅。辅上为腘，腘上为关。头横骨为枕。

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髓空在脑后三分，在颅际锐骨之下，一在龂基下，一在项后中复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风府上。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数髓空在面侠鼻，或骨空在口下当两肩；两髆骨空，在髆中之阳，臂骨空在臂阳，去踝四寸两骨空之间。股骨上空在股阳，出上膝四寸。骸骨空在辅骨之上端。股际骨空在毛中动下。尻骨空在髀骨之后相去四寸。扁骨有渗理，凑无髓孔，易髓无空。

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橛骨，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胁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踹下陷脉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巅上一灸之。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凡当灸二十九处。伤食灸之，不已者，必视其经之过于阳者，数刺其俞而药之。

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黄帝问道：少阴为什么主肾？肾又为什么主水？

岐伯回答说：肾是至阴之脏。至阴属水，水也属阴，所以说肾是主水的脏器。肺属太阴。肾属少阴，少阴之脏旺于冬季。因此，水肿之病的根本在肾，其标末在肺，肺肾两脏都能够积水而发为病。

黄帝问道：肾为什么能积聚水液而生病呢？

岐伯说：肾好比是胃的闸门。闸门不通畅，就要积聚水液并使邪气猖獗。水液上下泛溢于皮肤，其内会发生腹水。而发生腹水的原因，就是水液的不断积聚。

黄帝问道：各种水肿病都是生于肾脏的吗？

岐伯说：肾脏属阴。凡是向上蒸腾的地气，都属于肾，因气化而生为水液，所以叫做至阴。假如有人自逞勇力，入房或劳力过甚，则汗出于肾；当汗出的时候，陡然遇到了风邪，汗孔骤闭，汗出不尽，向内不能回到脏腑，向外又不能排泄于皮肤，因余汗停滞于玄府，逗留在皮里，最后形成浮肿。这种病的根源仍是属于肾，又因感风而成，所以叫做风水。所谓玄府，就是出汗之孔。

黄帝问道：治水病的腧穴有五十七个，它们究竟为何脏所主呢？

岐伯说：肾腧五十七穴，是阴气所积聚的地方，也是水液从此出入的地方。尻上有五行，每行有五个穴，五五二十五穴，这是肾脏所主之腧穴。所以有了水病，就会下见浮肿与腹部膨大，在上部则出现喘息急促，不能平卧，这是标本同病；喘呼属肺，水

肿属肾，肺为上逆之水气所迫，就不能平睡，肺肾同病，而病气互相输应，是水气稽留的关系。伏菟上各有两行，每行有五个穴，四五二十穴，这是肾气通行的通路，而和肝脾二经交结于脚下。足内踝上各有一行，每行有六个穴，二六十二个穴，这是肾脉下行的部分，名叫太冲。以上五十七个穴位，都是脏的阴络，也是水液逗留的地方。

黄帝问道：春天针刺，应取络脉分肉，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春天木当令，在人体内，肝脏相应而生气萌动，肝气的性能很急，其变动如同风一样迅速，经脉深藏，而风气刚发生，其气尚少，不能深入经脉，所以只要浅取络脉分肉之间。

黄帝问道：夏天针刺，应取盛经分腠，又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夏天是火当令，心气才开始生长，脉瘦气弱，阳气相当充裕，热气熏蒸于分腠之间，向内人于经脉，所以应取盛经分腠，针刺不要过深，只要透过皮肤，病邪就会外泄，这是因为病邪居于浅表的缘故。所谓盛经，就是阳脉。

黄帝问道：秋天针刺，应取经腧，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秋天是金当令，肺脏属金，与秋令收杀之气相应，金旺火衰，阳气在经脉的合穴，阴气初生，湿气侵犯人体，但阴气未盛，还不至于深入，所以应取输穴来泻除阴邪，取合穴来泻除阳邪，因阳气初衰，所以要取合穴。

黄帝问道：冬天针刺，应取井荥，又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冬天是水当令，肾气开始闭藏，阳气已经衰少，阴气相当坚盛，太阳之气伏沉，其阳脉亦相随沉伏，所以取井穴水抑制阴气之太过，取荥穴以充实阳气之不足。因此说“冬取井荥，春不鬲皶”，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说道：先生所讲的治疗热病的五十九个腧穴，我已经知其大概，但还不能分清腧穴的部位，想听你讲讲它们的部位以及

它们的作用。

岐伯说：头上五行，每行五穴，能够泄越诸阳经上逆的热邪。大杼、膺俞、缺盆、背腧这八个穴，可以泄除胸中的热邪。气街、三里、上巨虚、下巨虚这八个穴，可以泄除胃中的热邪。云门、髀骨、委中、髓空这八个穴，可以泄除四肢的热邪。五脏腧在脊柱两旁各有五个穴位，共计十穴，可以泻除五脏的热邪。以上五十九个穴位，都是热邪所经过的，可以刺而泻之。

黄帝问道：人感受了寒邪，会传变为发热，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寒邪太甚，就会郁而发热。

【原文】

黄帝问曰：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

岐伯对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

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

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

帝曰：诸水皆生于肾乎？

岐伯曰：肾者，牝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所谓玄府者，汗空也。

帝曰：水俞五十七处者，是何主也？

岐伯曰：肾俞五十七穴，积阴之所聚也，水所从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故水病下为胕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肾之街也，

三阴之所交结于脚也。踝上各行一行六者，此肾脉之下行也，名曰太冲。凡五十七穴者，皆脏之阴络，水之所客也。

帝曰：春取络脉分肉，何也？

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

帝曰：夏取盛经分腠，何也？

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绝肤而病去者，邪居浅也。所谓盛经者，阳脉也。

帝曰：秋取经俞，何也？

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阳气在合，阴气初胜，湿气及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泻阴邪，取合以虚阳邪，阳气始衰，故取于合。

帝曰：冬取井荥，何也？

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巨阳伏沉，阳脉乃去，故取井下阴逆，取荥以实阳气。故曰："冬取井荥，在不亡虚。"此之谓也。

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余论其意，未能领别其处，愿闻其处，因闻其意。

岐伯曰：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髀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支之热也。五脏俞傍五，此十者，以泻五脏之热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热之左右也。

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何也？

岐伯曰：夫寒盛，则生热也。

卷 十 七

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黄帝问道：我闻听刺法上讲："病有余的用泻法，病不足的用补法。"但怎样是有余，怎样是不足呢？

岐伯说道：有余的有五种，不足的也有五种，您要问哪一种呢？

黄帝说道：我都想听听。

岐伯说：神有有余与不足，气有有余与不足，血有有余与不足，形有有余与不足，志有有余与不足。这十种情况随气漫衍，变化无穷。

黄帝问道：人有精、气、津、液、四肢、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能够发生各种疾病。各种疾病的发生，各有虚实的不同。刚才，先生只说有余的有五种，不足的有五种，它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岐伯说：都是由于五脏而发生的。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因而构成了五脏的形态。而志意通达，与内部骨髓相互联系，这便使人身形体成为一个整体。五脏之间相互联系之道路，都由经脉以运行血气，倘若气血不能调和，各种疾病便会由此而生。所以，诊断和治疗，都必须以经脉作为依据。

黄帝问道：神有余和不足的情况是怎样的症状？

岐伯说：神有余则大笑不止；神不足，则生悲忧。若病邪尚未与血气相并，五脏安定，还没有或笑或悲的现象，此时邪气客于形体，洒淅恶寒，起于肌表毫毛，尚未侵入经络，这叫做微邪

的神病。

黄帝又问道：治疗时应如何使用补泻的方法？

岐伯说：神有余的，治疗时就刺其小络使之出血，但不要过深，也不可开大针孔，不要刺伤大经，这样，神气就自然平调了。神不足的，要用补法，选择虚络，先行按摩，然后刺络，以疏利血气，不使其出血，也不使其气外泄，只疏其经脉，神气便平调了。

黄帝又问道：针刺微邪时应怎样呢？

岐伯说：多加按摩，针刺时不要开大针孔，气即移到不足的地方，神气即可恢复。

黄帝说：讲得好。气有余和不足是怎样的症状呢？

岐伯道：气有余就喘咳上逆；气不足则呼吸少气。当邪气尚未与气血相并，五脏安定的时候，皮肤微病，其势尚轻，这就叫做肺气微虚。

黄帝问道：补泻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气有余，就泻其经隧，但不要伤了它的经脉，不能使它出血，不能使它气泄；气不足的，就补其经隧，不能使它出气。

黄帝又问道：针刺微病时应怎样？

岐伯说：应按摩病处，不要松散，同时把针拿出来给病人看，并佯告说："我准备深刺。"但在针刺时还是适中病处即止，这样，病人的精气，自然贯注于内，相对地邪气就散乱于浅表，使之无处留止，由腠理而发泄于外，真气便自然地恢复正常了。

黄帝说道：讲得好。血有余和不足是怎样的症状呢？

岐伯说：血有余则容易发怒；血不足则易生恐惧。当邪气尚未与血气相并，五脏尚安定，邪盛于孙络，孙络盛便会溢入于经脉，经脉就会有留血现象。

黄帝问道：补泻的方法怎样呢？

岐伯说：血有余，便泻其所充盛的经脉，使其出血；血不足，便选择其虚经，刺后留针于内，同时注意病人脉搏，若脉见洪大，便立刻拔针，不能使之出血。

黄帝又问道：刺留血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选择有留血的络脉，刺出其血，使恶血不致入于经脉而引起别的疾病。

黄帝说：讲得好。形有余和不足是怎样的症状呢？

岐伯答道：形有余则腹部发胀，小便不利；形不足则手足不灵活。当邪气尚未与血气相并，五脏尚安定，仅仅是肌肉有些蠕动感觉，这叫做微风。

黄帝问道：补泻的方法怎样呢？

岐伯说：形有余，便泻足阳明胃经之气；形不足，便补足阳明胃经的络脉之气。

黄帝又问道：应如何针刺微风之病呢？

岐伯说：刺其分肉间以散其邪，不要中到经脉，也不要伤其络脉，使卫气能够恢复，而邪气就能消散了。

黄帝说道：讲得好。志有余和不足是怎样的症状呢？

岐伯说：志有余，就要腹胀飧泄；志不足，就会手足厥冷。当邪气尚未与血气相并，五脏尚安定，只是骨节间有震动的感觉。

黄帝问道：补泻的方法怎样呢？

岐伯说：志有余，就在然谷刺泻出血；志不足，就在复溜穴采取补法。

黄帝又问道：在邪气与血气尚未相并之时，应怎样刺呢？

岐伯说：就在骨节微动之处行刺，不要中其经脉，邪气自然就去了。

黄帝说：讲得好。我已经听了关于虚实的种种症状，但还不

知道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岐伯答道：虚实的发生，是由于邪气和血气相并，阴阳之间失去了平衡，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各离其所，形成一虚一实的现象。如血并于阴，气并于阳，便会发生惊狂的病症；如血并于阳，而气并于阴，就产生热中的病症；如血与邪气在人体上部相并，气与邪气在人体下部相并，就会使人心中烦闷，多怒；如血与邪气在人体下部相并，气与邪气在人体上部相并，就会使人气乱、健忘。

黄帝问道：血并于阴，气并于阳，这是血气分离失其所，到底怎样是实，怎样是虚呢？

岐伯说：血和气都是喜欢温暖而厌恶寒冷的，寒冷会使血气涩滞而不畅流，温暖则能使血气消释而易于运行，所以气并的地方，血便显得相对的虚少；而血并的地方，气便显得相对的虚少。

黄帝说道：人身所有的，不过是血和气而已。现在先生说血并是虚，气并也是虚，那就没有实了吗？

岐伯说：多余的就叫做实，不足的就叫做虚。因此，气并人的地方则血虚，血并入的地方则气虚，现在血和气各离其居，失掉相互的联系，所以成为虚了。络脉和孙脉中之血气，都是输送到经脉去的，倘若与气相并，那就成为实了。倘若血和气并，循经络而上逆，则发生大厥之病，其症状是突然昏倒，如同暴死一般，假如气血能复返而下降，则生，不能复返的，则会死亡。

黄帝问道：实是从什么渠道来的呢？虚又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关于虚实的原理，请你讲讲其中的缘故。

岐伯说：阴经和阳经，都有输入和会合的腧穴。阳经的气血灌注于阴经，阴经气血充满了，便流走于外，这样阴阳得以平衡，从而充实人的形体，使九候的脉象表现一致，就称为正常之人。凡邪气产生的病变，有生于阴的内伤，有生于阳的外因。生于阳的，

是受了风雨寒暑的侵袭；生于阴的，是由于饮食不节，起居失常，情欲过度，喜怒无常的缘故。

黄帝问道：风雨是如何伤害人的呢？

岐伯说：风雨伤害人，是先侵入皮肤，然后传到孙脉，孙脉再传到络脉，络脉满就传输到大经脉。血气和邪气并居，停滞于分肉腠理之间，其脉象见坚大，所以说是实症。实症外表有坚实充满的样子，肌肤上不能按触，按触则发生疼痛。

黄帝又问道：寒湿是如何伤害人的呢？

岐伯说：寒湿伤害人，是使人皮肤失掉收缩的功能，肌肉反见坚紧，营血涩滞而流行不畅，卫气散失，所以说是虚症。大凡虚症，多半是皮肤松弛而有皱纹，卫气不足，如果按触，则使气足而感到温暖，所以就觉得舒服而不疼痛了。

黄帝说道：讲得好。阴分发生的实症是怎样的？

岐伯说：喜怒不加节制，就会使阴气上逆，如果阴气上逆，下部的阴气就会不足，阳气便来凑合，所以说是实症。

黄帝问道：阴分发生的虚症是怎样的？

岐伯说：喜乐太过，就会使气下陷，悲哀太过，就会使气消散，气消散，血脉就虚了，要是又吃了寒冷的饮食，寒气伤了脏气，就会使血涩滞而气耗散，所以说是实症。

黄帝说道：古经上所说的阳虚则产生外寒，阴虚则产生内热，阳盛则产生外热，阴盛则产生内寒。我已闻听了这种说法，但不知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症状。

岐伯说：诸阳都是受气于上焦的，其功用是温养腠理之间。现在寒气侵袭于外，就会使上焦之气不能达于肤腠之间，以致寒气独留在外表，因而会发生恶寒战栗的症状。

黄帝问道：阴虚产生内热是怎么回事呢？

岐伯说：凡是劳倦过度，阴气不足，脾胃运化力又不强，上

焦不能宣五谷之味，下脘不能化谷之精，胃气郁遏而生热，热气熏于胸中，因而阴虚会发生内热。

黄帝问道：阳盛产生外热是怎么回事呢？

岐伯说：由于上焦不通利，则使皮肤紧密而腠理闭塞，汗孔不通，卫气不能发泄外越，因而便会发生外热。

黄帝又问道：阴盛产生内寒是怎么回事呢？

岐伯说：由于厥逆之气向上，寒气积在胸中而不下泄，不下泄则温和的阳气衰耗，而寒气独留，以致血液滞涩，血液滞涩则脉道不通畅，其脉盛大而见涩象，所以成为内寒。

黄帝问道：阴与阳相并，血与气相并，这时疾病已经形成，应用什么方法进行针刺？

岐伯说：刺治这种病症，应取其经隧刺之，并刺脉中营血和脉外卫气，同时还要观察病人形体的长短肥瘦和四时气候的不同，采取或多或少或高或下的刺法。

黄帝问道：邪气已经与血气相并，病已形成，这时阴阳相互间失去平衡，应如何运用补法和泻法呢？

岐伯说：泻实的方法是在邪气盛时进针，使针与气一起入内，从而开放邪气外泄的门户；拔针时，要使气和针一同出来，人的精气不受伤，邪气就会消退，针孔不能闭塞，以让邪气都出尽；必要时还摇大针孔，从而通利邪气外出的道路，这就叫做大泻。拔针时一定要急出其针，邪气就会消退。

黄帝又问道：如何运用补虚之法呢？

岐伯说：把针拿出来而不立即刺入，必须安神定志，等病人呼气之时下针，即呼气出而针入，针孔不能摇动，使针与周围紧密接触，这样，精气才不致受到损伤。发现已经得气，就迅速把针发出，拔针要在吸气时，气入而针出，使病邪不能还内，扪闭其针孔，这样，邪气散掉，而人的精气就得以保存了。留针候气

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气动之时出针，使附近之气不致从针孔外泄散失，远气能导之使来，这就是追而补其气的补法。

黄帝说道：先生说虚实有十种，都是产生于五脏的五条经脉。可是人身有十二经脉，每经都能产生病变，先生为何只是谈及五脏呢？那十二经脉，联络人体的三百六十五个气穴，每个气穴有病，必定波及经脉，经脉之病，又都有虚实，它们与五脏的虚实怎样相合呢？

岐伯说：五脏和六腑，本来就有表里的关系，其经络和支节，各有虚实之病症，应视其病变之所在，而予以适当的调治。如病在脉，调治其血；病在血，调治其络；病在气分，调治其卫气；病在肌肉，调治分肉间；病在筋，调治筋；病在骨，调治骨；用燔针劫刺其病处，与拘急的筋痹病症；如病在骨，可用火针或用药物温熨病处；如病人不知疼痛，可针刺阳跻阴跻二脉；身体有疼痛，而九候的脉象没有变征，就用缪刺法治疗；如疼痛在左侧，而右脉已见病象，就要用巨刺的方法治疗。所以，一定要谨慎地审察病人九候的脉象，然后进行刺治，这样，针刺之道便完备了。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刺法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何谓有余？何谓不足？

岐伯对曰：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问？

帝曰：愿尽闻之。

岐伯曰：神，有余有不足；气，有余有不足；血，有余有不足；形，有余有不足；志，有余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气不等也。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今夫子言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

岐伯曰：皆生于五脏也。夫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

帝曰：神有余不足何如？

岐伯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血气未并，五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故命曰神之微。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神不足者，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

帝曰：刺微奈何？

岐伯曰：按摩勿释，著针勿斥，移气于不足，神气乃得复。

帝曰：善。〔气〕有余不足奈何？

岐伯曰：气有余，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血气未并，五脏安定，皮肤微病，命曰白气微泄。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气有余，则泻其经隧，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不足，则补其经隧，无出其气。

帝曰：刺微奈何？

岐伯曰：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

帝曰：善。血有余不足奈何？

岐伯曰：血有余，则善；不足，则恐。血气未并，五脏安定，孙络水溢，则经有留血。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血有余，则泻其盛经，出其血；不足，则视其虚经，内针其脉中，久留而视，脉大，疾出其针，无令血泄。

帝曰：刺留血奈何？

岐伯曰：视其血络，刺出其血，无令恶血得入于经，以成其疾。

帝曰：善。形有余不足奈何？

岐伯曰：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支不用。血气未并，五脏安定，肌肉蠕动，命曰微风。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形有余，则泻其阳经；不足，则补其阳络。

帝曰：刺微奈何？

岐伯曰：取分肉间，无中其经，无伤其络，卫气得复，邪气乃索。

帝曰：善。志有余不足奈何？

岐伯曰：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血气未并，五脏安定，骨节有动。

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志有余，则泻然筋血者；不足，则补其复溜。

帝曰：刺未并奈何？

岐伯曰：即取之，无中其经，邪所乃能立虚。

帝曰：善。余已闻虚实之形，不知其何以生？

岐伯曰：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血并于阳，气并于阴，乃为炅中；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

帝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

岐伯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

帝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今夫子言血并为虚，气并为虚，是无实乎？

岐伯曰：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故气并则无血，血并则无气。今血与气相失，故为虚焉。络之与孙脉，俱输于经，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

帝曰：实者何道从来？虚者何道从去？虚实之要，愿闻其故。

岐伯曰：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帝曰：风雨之伤人奈何？

岐伯曰：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血气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实者外坚充满，不可按之，按之则痛。

帝曰：寒湿之伤人奈何？

岐伯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荣血泣，卫气去，故曰虚。虚者，聂辟气不足，按之则气足以温之，故快然而不痛。

帝曰：善。阴之生实奈何？

岐伯曰：喜怒不节，则阴气上逆，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之，故曰实矣。

帝曰：阴之生虚奈何？

岐伯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虚空；因寒饮食，寒气熏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矣。

帝曰：经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余已闻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

岐伯曰：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留于外，故寒栗。

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

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

帝曰：阳盛生外热奈何？

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

帝曰：阴盛生内寒奈何？

岐伯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帝曰：阴于阳并，血气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

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经隧，取血于营，取气于卫，用形哉，因四时多少高下。

帝曰：血气以并，病形以成，阴阳相倾，补泻奈何？

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

帝曰：补虚奈何？

岐伯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方实而疾出针，气入针出，热不得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

帝曰：夫子言虚实者有十，生于五脏，五脏真脉耳。夫十二经脉皆生其病，今夫子独言五脏，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

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

岐伯曰：五脏者，故得六腑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调之。病在脉，调之血；病在血，调之络；病在气，调之卫；病在肉，调之分肉；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焠针药熨；病不知所痛，两跻为上；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则缪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脉病者，巨刺之。必谨察其九候，针道备矣。

卷 十 八

缪刺论篇第六十三

黄帝问道：我听说有一种缪刺，但不知道它的含意，究竟什么是缪刺？

岐伯回答说：病邪侵袭人体之时，必定首先侵入皮毛；如果逗留不去，就会进入孙络；再逗留不去，就会进入络脉；如果仍然逗留不去，就会进入经脉；内与五脏相连，分散到肠胃，如此阴经和阳经都感受到邪气，五脏便要受到损伤。这里病邪先从皮毛侵入，最后进入五脏的顺序。象这种情况，应当治其经穴。如果邪气由皮毛而入，并且进到了孙络而逗留不去，由于络脉闭塞，流行不通，邪气无法传入经脉，于是便流到大络，而发生异常的病变。当邪气进入大络以后，从左边进来，就流窜到右边，从右边进来，就流窜到左边，时或上下，时或左右，但却不能扰及经脉，只随大络流布到四肢，邪气流窜，没有一定的地方，也不流入经俞，所以需要进行缪刺。

黄帝问道：想请你讲讲缪刺为什么采取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的方法？缪刺和巨刺又如何进行区分呢？

岐伯说：邪气侵袭到经脉，左侧邪气盛，则会影响到右边发病，右侧邪气盛，则会影响到左边发病，不过也有左右相互转移的，左边疼痛尚未好，右脉已开始有病了，象这种情况，就必须用巨刺法。但使用巨刺必定要邪气中于经脉，决不是络脉。因为络病疼痛的部位与经脉疼痛的部位不同，所以叫做缪刺。

黄帝问道：想请你讲讲怎样是缪刺，运用的方法怎样？

岐伯说：邪气侵入足少阴的络脉以后，使人突然发生心痛、腹胀、胸胁部胀满闷塞。如果病人没有积聚，刺然骨穴出血，大约一顿饭的时间，病就好了；如若不见好，就需要采用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的方法，如果属于复发，针刺要过五天，才能痊愈。

邪气侵入手少阳的络脉，使人发生喉痹、舌卷、口干、心中烦闷、手臂外侧疼痛、不能高举到头部等症状。应当刺手中指旁次指上，距离爪甲约韭菜叶那样宽处的关冲穴，左右各刺一次。壮年人立刻就好，老年人稍等一刻就好了。病在左，刺右边，病在右，刺左边，假若是宿疾新发，亦不过几天时间，就可以痊愈。

邪气侵入足厥阴的络脉，使人发生一种突然疼痛的疝气。应当刺足大趾爪甲上和肉相接处的大敦穴，左右各一次。男子立刻见好，女子也不过稍等一刻就好了。左病刺右，右病刺左。

邪气侵入足太阳的络脉，使人发生头项痛、肩痛。应当刺足小趾爪甲上和肉相交接处的至阴穴，左右各一次，立刻见好；若不见好，改刺外踝下的金门穴各三次，左病刺右，右病刺左，约一顿饭的功夫即可痊愈。

邪气侵入手阳明的络脉，使人胸中气满、喘息、胸内发热。应当刺手大指旁次指的爪甲上，距离顶端如韭菜叶宽处的商阳穴，左右各一次，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约一顿饭的功夫即可痊愈。

邪气侵入臂掌络脉，使人发生臂掌之间疼痛、腕关节不能弯屈的症状。应当刺腕关节后，先用手指按住压痛之处，然后再进针，要根据月亮的圆缺来决定用针的次数：月亮向圆时，初一是一针，初二是两针，逐日增加一针；下半月月亮向缺，逐日减少一针，十五日十五针，十六日十四针。

邪气侵入起于足部的阳跻脉，使人发生眼痛，从眼内角开始。应当刺外踝下面约半寸处的申脉穴各二次，左病刺右，右病刺左，约需行走十里路的时间即可痊愈。

人由于堕坠跌伤，淤血留在体内，就会腹中满胀，大小便不通。这时要先服用导淤的药物。这种病，属于上面伤了厥阴的经脉，下面伤了少阴的络脉。应当刺足内踝下面，然骨之前的血脉，使之出血，并刺足背上动脉处的冲阳穴。若不见效，再刺足大趾三毛上面的大敦穴，左右各一次，出血后，立刻就好，左病取右，右病取左。假若有惊恐不乐的现象，刺法如上所述。

邪气侵入手阳明经络脉，使人耳聋，有时能听，有时失去听觉。应当刺手大指侧次指端距离爪甲上如韭菜叶宽处的商阳穴，左右各一次，立时可以恢复听觉；如不见效，改刺中指爪甲上和肌肉相交处的中冲穴，病人立刻就能听见声音；如果不能即时听见声音，则说明络气已绝，不可用针刺治疗了。至于那时刻都好象听到风声的耳鸣，也可采取与上述刺法同等的次数。左病刺右，右病刺左。

凡痹症是疼痛走窜、无固定地方的，就在疼痛处分肉间进行针刺，根据月亏月盈的日期为次数标准，然面针刺的人要随着邪气的盛衰，症候的轻重，以确定针刺的次数，倘若针刺超过了应刺的日数，则能使正气耗散；若达不到应刺的日数，则病气不得泻除。左病刺右，右病刺左，待病痊愈，即行停止；倘若还未好，仍采用上面的刺法治疗。月生一日一针，二日就二针，以后逐日增加一针；到十五日刺十五针，十六日刺十四针，以后逐日减少一针。

邪气侵人足阳明的经脉，使人发生流涕流鼻血、上齿寒冷。应当刺足中指次指爪甲和肌肉交界处的厉兑穴各一次。左病刺右，右病则刺左。

邪气侵入足少阳经的络脉，使人产生胁痛、呼吸不畅快、咳嗽而汗出等症状。应当刺足小趾次趾爪甲上，趾甲和肌肉分界处的窍阴穴各一次，呼吸不畅之病立即就好了，出汗也立刻停止，如

有咳嗽的，要注意衣服饮食的温暖，约有一天时间就好了。左病刺右，右病刺左，病可以立刻好；如还没有好，再按照上述方法针刺。

邪气侵入足少阴经的络脉，使人发生咽痛、不能进食、无故发怒、气上逆至胸膈等症状。应当刺足心的涌泉穴，左右各三次，共六针，立刻可见效。左病刺右，右病刺左。咽肿到了滴水不能下咽，口有涎沫也不能吐出的时候，应当刺然骨前面的然谷穴，使之出血，可立刻见效。左病刺右，右病刺左。

邪气侵入足太阴经的络脉，使人腰痛连及少腹，一直波及到季胁下面，并且使人不能挺胸呼吸。应当刺尻部的骨缝当中脊两旁之肌肉上的下髎穴，以月之盈亏日数来决定针刺的多少，刺完出针以后，会立时见效。左病刺右，右病刺左。

邪气侵入足太阳经的络脉，使人背部拘急，牵引胁肋部疼痛。应当在沿着项后脊骨的两旁，突然按到病人感到疼痛的地方，就进行针刺三针，病立刻就好。

邪气侵入足少阳经的络脉，使人环跳部疼痛，腿股不能举动。应当用一种针体极细的毫针，刺环跳穴，如寒太重，留针时间应长些，以月的盈亏日数决定针刺的次数，立刻便能见效。

治疗各经的疾病，用针刺其经的方法，若经脉所过的部位并不疼痛，那是病变发生在络的地方，就要用缪刺之法。耳聋症，刺手阳明经的商阳穴；如不见效，则改刺手阳明经脉走向耳前的听宫穴。龋齿病，刺手阳明的商阳穴；如不见好，则改刺齿中取其恶血，立刻可以见效。

邪气侵入到五脏之间，它的病变，是经脉络脉相引出痛，有时来于络脉，有时止于经脉。应根据病情，在手足的爪甲上进行缪刺法，择有血液郁滞的络脉，刺之使其出血，隔日针刺一次，一次不见好，连刺五次，便能痊愈。

手阳明经有病而邪气缪传牵引上齿，发生齿痛的症状。应视其手背上的络脉有淤血的地方，刺出其血，以泄邪气，然后刺足阳明经的中指爪甲上的内庭穴，和手大指侧次指爪甲上的商阳穴，各刺一次，立刻就好。左病刺右，右病刺左。

邪气侵入到手少阴、足少阴、手太阴、足太阴、足阳明的络脉，这五经的络脉都相会于耳中，并上绕左耳上面的额角，假使五种络脉的脉气全部衰竭，就会使全身经脉振动，而形体则失去知觉，如同死尸一样，有人则称之为尸厥。应当刺病人的足大趾内侧爪甲上距离有一个韭菜叶处的隐白穴，然后刺足心的涌泉穴，再刺足中趾爪甲上厉兑穴各一针，而后再刺手大指内侧端距离一个韭菜叶处的少商穴，然后再刺手厥阴的中冲穴，和掌后锐骨端少阴的神门穴各一针；如不见效，再用竹管吹病人的两耳，把病人左边头角上剃下一寸见方的头发，用火烧燔，研末，以好酒一杯冲服，如病人完全失去知觉而不能饮服，就把酒灌入病人口中，立时可以挽救过来。

大凡针刺之法，首先要观察病人的经脉，用手细加按摸，详审病的虚实，而调治其气血。如有偏虚偏实的现象，就用巨刺法。如有疼痛而经脉没有病变的，就用缪刺法。还要看一看皮部，如有血络，就必须把淤血都刺出来，这就是缪刺的方法。

【原文】

黄帝问曰：余闻缪刺，未得其意，何谓缪刺？

岐伯对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于经，流溢于大络，而生奇病也。夫

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于经俞，命曰缪刺。

帝曰：愿闻缪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与巨刺，何以别之？

岐伯曰：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故络病者，其痛必与经脉缪处，故命曰缪刺。

帝曰：愿闻缪刺奈何？取之何如？

岐伯曰：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支满。无积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顷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发者，取五日，已。

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口干心烦，臂外廉痛，手不及头。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壮者立已，老者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数日已。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气满，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热。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

邪客于足阳跻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顷而已。

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旱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见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善悲惊不乐，刺如右方。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耳聋，时不闻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去端如韭叶，各一痏，立闻；不已，刺中指爪甲上与肉交者，立闻；其不时闻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风者，亦刺之如此数。左刺右，右刺左。

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痏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渐少之。

邪客于足阳明之经，令人恇恇，上齿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咳者温衣饮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复刺如法。

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刺足下中央之脉，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嗌中肿，不能内唾，时不能出唾者，缪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胁，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两胂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为痏数，发针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刺之从项始，数背椎侠脊，疾按之应手如痛，刺之傍三痏，立已。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留于枢中痛，髀不可举。刺枢中以毫针，寒则久留针，以月死生为数，立已。

治诸经刺之，所过者不病，则缪刺之。耳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通脉出耳前者。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立已。

邪客于五脏之间，其病也，脉引而痛，时来时止。视其病，缪刺之于手足爪甲上，视其脉，出其血；间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

缪传引上齿，齿唇寒痛。视其手背脉血者去之，足阳明中指爪甲上一痛，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痛，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后刺足心，后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痛，后刺手大指内侧，去端如韭叶，后刺手心主，少阴锐骨之端，各一痛，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鬇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

凡刺之数，先视其经脉，切而从之，审其虚实而调之。不调者，经刺之。有痛而经不病者，缪刺之，因视其皮部有血络者尽取之，此缪刺之数也。

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

厥阴之气太过，则发为阴痹；不足，则会发为热痹；若见滑脉，则患狐疝风；若见涩脉，则主少腹里有积气。

少阴之气太过，则发为皮痹和隐疹；不足，则发为肺痹；若见滑脉，则患肺风疝；若见涩脉，则病积聚和尿血。

太阴之气太过，则发为肉痹和寒中；不足，则会发为脾痹；若见滑脉，则患脾风疝；若见涩脉，则主患积聚，使人心腹经常胀满。

阳明之气太过，则发为脉痹，身体经常发热；不足，则会发为心痹；若见滑脉，则患心风疝；若见涩脉，则会患积聚，使人时常惊恐。

太阳之气太过，则发为骨痹，身体沉重；不足，则会发为肾痹；若见滑脉，则患肾风疝；若见涩脉，则主有积聚，或使人经常发生头部疾患。

少阳之气太过，则发为筋痹，胁部满闷；不足，则会发为肝痹；若见滑脉，则患肝风疝；若见涩脉，则主积聚，使人时常感到筋脉拘急和眼睛疼痛。

因此，春天风木之气在经脉，夏天君火之气在孙络，长夏湿土之气在肌肉，秋天燥金之气在皮肤，冬天寒水之气在骨髓中。

黄帝说道：我想了解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岐伯说：春天，天气刚刚开始升发，地气也刚刚开始发泄，冻土已解，冰也融化，水流行而河道通，所以，人身之气亦在经脉。夏天，经脉盈满而气充盛，孙络得到了血的滋养，皮肤也便充实

了。长夏，经脉与络脉都很旺盛，能够充分地润泽着肌肉。秋天，天气开始收敛，人身的腠理闭塞，皮肤也随之收缩。冬天主闭藏，人身的血气收藏在内，附着于骨髓，贯通着五脏。所以，邪气常常随着四时气血的不同情况而入侵人体，至于它们的具体变化，则是难以揣度的。但是，在治疗方面，所有的病都必须顺着四时的经气来排除病邪，病邪一去，逆乱之气就不会产生了。

黄帝问道：在治疗时违反了四时气候变化规律，因而产生血气逆乱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岐伯说：春气在经脉，倘若刺了络脉，血气就会向外散溢，使人发生气短；若刺肌肉，血气就会循环逆乱，使人发生气喘；若刺筋骨，血气就会留着在内，使人发生腹胀。夏气在孙络，倘若刺了经脉，血气就会衰竭，使人发生倦惰；若刺肌肉，血气就会内闭，阳气不通，使人容易惊恐；若刺筋骨，血气就会逆行而上，使人容易发怒。秋气在皮肤，倘若刺了经脉，血气就会上逆，使人健忘；若刺络脉，气就会虚损而不能卫外，使人嗜睡，不想活动；若刺筋骨，气血就会散乱于内，使人发生寒战。冬气在骨髓，倘若刺了经脉，气血就会虚脱，使人目视不明；若刺络脉，血气就会向外泄出，使人发生大痹；若刺肌肉，阳气就会竭绝，使人记忆力减退。以上结合四时的各种刺法，凡是气血逆乱之病，治疗时必须遵从；如果违反了，必定会产生逆乱之气，而逆乱之气的泛滥，则会导致病变的扩大。所以说，针刺若不懂得四时经气的所在和疾病发生的情况，以顺为逆，就会使正气内乱，邪气和真气相搏击。因此在诊断的时候，必须审察三部九候之脉，使正气不致紊乱，真气不受邪气的搏击。

黄帝说道：讲得好！

针刺五脏，若刺中心脏，一天就要死亡，其病变的症状是噫气；若刺中肝脏，五天就要死亡，其病变的症状是多语；若刺中

肺脏，三天就要死亡，其病变的症状是咳嗽；若刺中肾脏，六天就要死亡，其病变的症状是多喷嚏；若刺中脾脏，十天就要死亡，其病变的症状是吞物之态。总之，刺伤了人的五脏，必然导致死亡，刺中后所发生的病变，就是某脏所伤的依据，并可以此来测知病人死亡的日期。

【原文】

厥阴有余，病阴痹；不足，病生热痹，滑，则病狐疝风；涩，则病少腹积气。

少阴有余，病皮痹隐轸；不足，病肺痹，滑，则病肺风疝；涩，则病积溲血。

太阴有余，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滑，则病脾风疝；涩，则病积心腹时满。

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心脾；滑，则病心风疝；涩，则病积时善惊。

太阳有余，病骨痹身重；不足，病肾痹；滑，则病肾风疝；涩，则病积善时巅疾。

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滑，则病肝风疝；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

是故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

帝曰：原闻其故。

岐伯曰：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夏者，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著骨髓，通于五脏。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至其变化，不可为度，然必从其经气，辟除

其邪，除其邪则乱气不生。

帝曰：逆四时而生乱气，奈何？

岐伯曰：春刺络脉，血气外溢，令人少气；春刺肌肉，血气环逆，令人上气；春刺筋骨，血气内著，令人腹胀。夏刺经脉，血气乃竭，令人解㑊；夏刺肌肉，血气内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气上逆，令人善怒。秋刺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络脉，气不外行，令人卧不欲动；秋刺筋骨，血气内散，令人寒栗。冬刺经脉，血气皆脱，令人目不明；冬刺络脉，内气外泄，留为大痹；冬刺肌肉，阳气竭绝，令人善忘。凡此四时刺者，大逆之病，不可不从也；反之，则生乱气，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时之经，病之所生，以从为逆，正气内乱，与精相薄。必审九候，正气不乱，精气不转。

帝曰：善。

刺五脏，中心一日死，其动为噫；中肝五日死，其动为语；中肺三日死，其动为咳；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嚏欠；中脾十日死，其动为吞。刺伤人五脏必死，其动则依其脏之所变，候知其死也。

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黄帝问道：病分标病和本病，刺法有逆治和从治，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回答说：大凡针刺治疗的原则，首先要辨别病情属阴或者属阳，并将病的前期和后期联系起来分析，然后确定施行逆治还是施行从治，治本还是治标。所以说，有的标病而治标，有的本病而治本，有的本病而治标，有的标病而治本。因此在治疗方而，有治标而奏效的，有治本而奏效的，有反治而奏效的，有正治而奏效的。所以，懂得了逆治与从治的法则，就可以放手治疗而无所疑虑；懂得了治标和治本的法则，就能屡治屡愈，万无一失；倘若不知标本，便是胡乱治疗。

大凡阴阳、逆从、标本的道理，看起来很小，而应用的价值却很大，所以谈一个标本逆从的道理，就可以知道许多疾病之害；由少可以到多，由浅可以到博，言一可以知百。从浅便能知深，察近便能知远。说起来标本的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并非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相反而治的为逆治，相顺而治的为从治。先患其病，而后气血违逆不和的，治其本病；若先因气血违逆不和，而后患病的，先治其本。先因寒邪致病，而后发生其他病变的，应先治其本病；先患病而后生寒的，应先治其本病。先患热病，而后发生其他病变的，应先治其本病；先患热病，而后生中满的，应先治其中满的标病。先患某病，而后发生泄泻的，应先治其本病；先患泄泻，而后又生其它病的，应先治其本病，一定要先把泄泻调治好，才可

治疗其它病症。先患病而后发生中满的，应先治其标病；先患中满症，而后又增加了心烦不舒的，应先治其本病。人体内有邪气，也有真气。大小便不利的，应先治其标病；大小便通利的，应先治其本病。若病发而表现为有余的实症，应用本而标之的治法，即先治其本，后治其标；若病发而表现为不足的虚症，应用标而本之的治法，即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要谨慎地观察病情的轻重，根据具体情况而进行适当的治疗。病轻的，可以标本兼治；病重的，就要从实际出发，或治本，或治标。先大小便不通利，而后并发其它疾病的，应先治其本病。

大凡疾病的传变，心病先发心痛，一日病传于肺，而发生咳嗽；三日病传于肝，而胁部胀痛；五日病传于脾，而大便闭塞不通，身体痛而沉重；再过三日不愈，就要死亡。冬天死于半夜，夏天死于中午。

肺病先是喘咳，三天不已，病传于肝，就会胁肋胀满疼痛；再一日病邪传于脾，就会发生身重疼痛；再过五日，病邪传于胃，发生胀闷；再十日不愈，则死。冬天死于日落之时，夏天死于日出之时。

肝病先是头目眩晕，胁肋撑胀，三日后即传于脾，产生体重身痛；五日后病由脾传于胃，产生腹胀；再三日后病传于肾，产生腰脊少腹疼痛，腿胫发酸；如再过三日不愈，则死。冬天死于日落的时候，夏天死于吃早饭的时候。

脾病先是身体疼痛沉重，一日后病传于胃，发生胀闷；再二日病传于肾，发生少腹腰脊疼痛，腿胫发酸；再三日后就传入膀胱，发生背脊筋骨疼痛，小便不通；如再过十日不愈，则死。冬天死于申时后，夏天死于寅时后。

肾病则少腹腰脊疼痛，痉部发酸，三日后就传入膀胱，发生脊背筋骨痛楚，小便不通；再过三日就传入胃，产生腹胀；再过

三日病邪传于肝，发生两胁满痛；如再过三日不愈，则死。冬天死于天亮时分，夏天死于黄昏时分。

胃病则胀满，五日后，病即传于肾，发生少腹腰脊疼痛、胫酸；三日后病传于膀胱，发生背脊筋骨疼痛，小便不通；再过五日病即传于脾，发生身体沉重；若再过六日不愈，则死。冬天死于半夜后，夏天死于午后。

膀胱病先是小便不通，五日后病传入肾，发生少腹胀满，腰脊疼痛，胫部发酸；再一日后病即传于胃，发生腹胀；再一日后病传于脾，发生身体沉重疼痛；若再过二日不愈，则死。冬天死于半夜后，夏天死于午后。

各种病症，以次序转移的，是为相传，如上述次序是相传的，都有一定的死期，不可用刺法。如果病的传次不是按照上述次序相传，而是间脏相传或隔三四脏相传的，方可予以针刺治疗。

【原文】

黄帝问曰：病有标本，刺有逆从，奈何？

岐伯对曰：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言标与本，易而勿及。

治反为逆，治得为从。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

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有同气。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

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胁支痛；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肺病喘咳，三日而胁支满痛；一日身重体痛；五日而胀；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肝病头目眩，胁支满，三日体重身痛；五日而胀；三日腰脊少腹痛，胫酸；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脾病身痛体重，一日而胀；二日少腹腰脊痛胫酸；三日背胆筋痛，小便闭；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肾病少腹腰脊痛，骶酸，三日背胆筋痛，小便闭；三日腹胀；三日两胁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胃病胀满，五日少腹腰脊痛骶酸；三日背胆筋痛，小便闭；五日身体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后，夏日昳。

膀胱病，小便闭，五日少腹胀，腰脊痛，骶酸；一日腹胀；一日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

诸病以次是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间一脏止，及至三四脏者，乃可刺也。

卷 十 九

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

黄帝问道：天有五行，主五方之位，因而产生寒、暑、燥、湿、风的气候变化；人有五脏化生五气，因而产生喜、怒、思、忧、恐的情绪波动。《六节脏象论》里说：五运之气相承袭，均有其固定的顺序，到岁终的那一天是一个周期，然后重新开始环转。这些道理我已经了解了。想再了解了解五运与三阴三阳这六气是怎样结合的？

鬼臾区鞠躬行礼后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真是明确啊！五运阴阳是天地间的根本规律，是一切事物的纲领，是各种变化的起源，是生长毁灭的根本，是人精神活动的所聚之处，怎么可以不通晓它呢？凡是万物的生长称为化，生长发展到极端就叫做变，阴阳的变化不测叫做神，能够灵活运用神的原则而又不拘泥于某种方法，则叫做圣。

神明变化的作用，在天为主宰万物的玄妙力量，在人为博大精深的道，在地则表现为万物的化生；地能够化生，就产生了万物的五味；人明白了道，就产生了智慧；天的玄妙不测，就产生了神明。而神明变化，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总之，在天为无形的六气，在地为有形的五行，形气相互感应，就能化生万物了。

天地是一切事物上下的范围，左右是阴阳升降的道路，水火是阴阳的象征，秋春是生长收成的终了与开始。大气有多少的不

同，五行有盛衰的分别，形气相互感召，于是不足和有余的现象，也就明显了。

黄帝问道：我想了解一下五运主四时是怎么回事？

鬼臾区说：五气运行，每气冬尽一年的三百六十五日，并不仅仅是主四时的。

黄帝又问道：想请你讲讲这其中的缘故。

鬼臾区说：微臣我看过《太始天元册》，上面说道："广阔无垠的天空，是化生的基础，万物依靠它开始成长，五运在那儿找到自己的归宿。"它还敷布真灵之气，统摄着作为万物生长之根本的坤元，九星在它那儿悬挂辉耀，七曜在它那儿环绕旋转，于是就有了阴阳的变化，有了柔刚的分别；昼夜的明暗既已有了固定的规律，四时寒暑也就更替有常了；这样生化不息，万物自然就都会明显地繁荣昌盛了。我家十世祖传，就是研究这些道理。

黄帝说道：讲得好。什么叫做气有多少、形有盛衰呢？

鬼臾区说：阴气与阳气，各有多少的不同，所以有三阴三阳的名称。形有盛衰是说，五行主岁运，各有太过和不及。例如开始是太过的，那么下一运便是不及；开始是不及的，下一年便是太过。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可以知道运气一期的轮周，凡中运与司天之气相符的，叫做天符，与该岁的年支之气相符的，叫做岁直，若运气与天气、年支相会合，便是三合，又称为治。

黄帝问道：上下相召是怎么一回事？

鬼臾区说：寒、暑、燥、湿、风、火是天的阴阳，面人身的三阴三阳与之相应；木、火、土、金、水是地的阴阳，生、长、化、收、藏的变化与它相应。天是以阳生阴长的，地是以阳杀阴藏的。天有阴阳，地也有阴阳。天地相合，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要知道天地之阴阳，必须了解与六气相应的五运，是运动不息的，因此经过五年就右迁一步；与五运相应的六气，是比较静止

的，所以经过六年才循环一周。天地动静相互影响，上下相合，阴阳交错，变化就产生了。

黄帝问道：天地运转，周而复始，也有定数吗？

鬼臾区说：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所以六气司天，需要六年方能循环一周；五运制地，需要五年才能循环一周。君火有名而不主令，相火代君以宣火令。五运和六气相合计三十年中共有七百二十个节气，是为一纪；经过一千四百四十个节气，是为六十年甲子一周。于是，不及和太过就都可以显现出来了。

黄帝说道：先生所讲的，上知天气，下达地理，可以说是极为详细了！我愿意将所听到的知识牢记在心里，上以治百姓的疾苦，下以维持自身的健康，使百姓也明白这些道理，上下和睦，德泽下施，使子孙们没有病苦之忧，并把它传之后世，使其没有终止的时候，能否再给我讲讲呢？

鬼臾区说：五运六气相合的定数，有一定的规律，它的道理很切近，很深细，它的变化，可以由自然现象而察见。观察自然现象以求知运气的变化，重视这种学说的人，就能保持健康；忽略了它，就会身受灾害，甚至死亡。违逆了自然规律，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而蒙受灾害。所以，一定要谨慎地适应它。请允许我讲讲它的主要精神吧。

黄帝说道：善于认识事物起始的人，必然能通晓事物发展的结果；善于了解浅近的，必然也要知道深远的；只有如此，五运六气相合的道理，才能达到深刻明白的境地而不至于迷惑了。请先生由近及远、由浅而深地讲下去，使其有条有理、简明扼要而没有遗漏，能够久传而不绝，易用而难忘，而且要有纲有目。关于运气的主要道理，我愿意详尽地了解一番。

鬼臾区说：您问得是多么明确而具体啊！而运气的道理又是多么明白啊！就象鼓棰敲在鼓上，又象发出的声音得到了回响。我

曾听说，甲年和己年是土运通纪它的全年；乙年和庚年是金运通纪它的全年，丙年和辛年是水运通纪它的全年，丁年和壬年是木运通纪它的全年，戊年和癸年是火运通纪它的全年。

黄帝问道：五运六气和三阴三阳是怎样结合的呢？

鬼臾区说：子年午年都是少阴司天，丑年未年都是太阴司天，寅年申年都是少阳司天，卯年酉年都是阳明司天，辰年戌年都是太阳司天，巳年亥年都是厥阴司天。年支阴阳的次序是以子年为始，亥年为终，所以少阴为首，厥阴为终。风是厥阴的本气，热是少阴的本气，湿是太阴的本气，相火是少阴的本气，燥是阳明的本气，寒是太阳的本气。因为风热湿火燥寒是三阴三阳的本气，又是天元一气化而为六，所以称之为六元。

黄帝说道：这是多么光辉的道理啊。你讲得太明白了！我要把它刻在玉版上，藏在金匮里，题上一个名称，叫做《天元纪》。

【原文】

黄帝问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余已知之矣。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

鬼臾区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

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

帝曰：愿闻五运之主时也，何如？

鬼臾区曰：五气运行，各终期日，非独主时也。

帝曰：请闻其所谓也。

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驰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谓也。

帝曰：善。何谓气有多少，形有盛衰？

鬼臾区曰：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与期，应天为天符，承岁为岁直，三合为治。

帝曰：上下相召奈何？

鬼臾区曰：寒、暑、燥、湿、风、水，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交错，而变由生也。

帝曰：上下周纪，其有数乎？

鬼臾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

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

帝曰：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

鬼臾区曰：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天殃，谨奉天道。请言真要。

帝曰：善言始者，必会于终，善言近者，必知其远；是则至数极而道不惑，所谓明矣。愿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条理，简而不匮，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纲纪。至数之要，愿尽闻之。

鬼臾区曰：昭乎哉问！明乎哉道！如鼓之应桴，响之应声也。臣闻之，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帝曰：其于三阴三阳，合之奈何？

鬼臾区曰：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少阴所谓标也，厥阴所谓终也。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金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气。

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黄帝坐在明堂里，开始校正天文学说的纲纪，观察八方的地理形势，研究五行运气阴阳变化的道理，请来天师岐伯，向他问道：有的书上说，天地的动静变化，日月星辰可以为之纪度；阴阳的升降，可以由寒暑来显现其端兆。我听先生讲过五运的规律，先生所讲的仅是五运主岁，应以甲为首。我曾和鬼臾区进行过讨论，鬼臾区说："土运统率甲己，金运统率乙庚，水运统率丙辛，木运统率丁壬，火运统率戊癸。子午两年是少阴司天，丑未两年是太阴司天，寅申两年是少阳司天，卯酉两年是阳明司天，辰戌两年是太阳司天，巳亥两年是厥阴司天。"这与先生所讲的阴阳之例不符，是什么缘故呢？

岐伯说：这其中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五运六气是天地的阴阳啊。能够数得清的是人体中的阴阳，所以它能合乎阴阳而可以用类推的方法求得，如由十可以推到百，由千可以推到万。但是天地间的阴阳变化，是不能以数来计算，无法类推的，只有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才能加以推求。

黄帝说道：我想了解它最初是怎样创始的。

岐伯说：问得真高明啊！我曾在《太始天元册》里看到：古人测天时，看到天空当中有赤色的气，横亘在牛女二宿与西北方戊位之间，黄色的气横亘在心尾二宿与东南方己位之间，青色的气横亘在危室二宿与柳鬼二宿之间，白色的气横亘在亢氐二宿与昴毕二宿之间，黑色的气横亘在张翼二宿与娄胃二宿之间。所谓戊位，就是奎壁二宿的所在，己位是角轸二宿的所在。奎壁是在

立秋到立冬的节气之间，角轸是在立春到立夏的节气之间，所以是天地的门户。时节的开始，也就是天地阴阳之道的发端，这是不可不知晓的。

黄帝说道：讲得好。《天元纪大论》里说过，天地是万物的上下，左右是阴阳的道路。我不明白它的意义。

岐伯说：所谓上下，是该年的司天在泉位置上的阴阳。所谓左右，是司天的左右。凡是司天的位置上见到厥阴时，左面便是少阴，右面使是太阳；见到少阴时，左面是太阴，右面是厥阴；见到太阴时，左面是少阳，右面是少阴；见到少阳时，左面是阳明，右面是太阴；见到阳明时，左面是太阳，右面是少阳；见到太阳时，左面是厥阴，右面是阳明。所谓面向北方来确定阴阳的位置，说的就是阴阳在司天位置上的各种显现。

黄帝问道：怎样叫做在泉下呢？

岐伯说：厥阴司天，则少阳在泉，在泉的左是阳明，右是太阴；少阴司天，则阳明在泉，在泉的左是太阳，右是少阳；太阴司天，则太阴在泉，在泉的左是厥阴，右是阳明；少阳司天，则厥阴在泉，在泉的左是少阴，右是太阳；阳明司天，则少阴在泉，在泉的左是太阴，右是厥阴；太阳司天，则太阴在泉，在泉的左是少阳，右是少阴。所谓面向南方面确定阴阳的位置，说的是阴阳在在泉位置上的不同显现。上下相互交合，寒暑相互加临，其气相生的就是和平，其气彼此相克的就会使人生病。

黄帝问道：有气彼此相生而使人得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以下位加临于上位，位置不当啊！

黄帝问道：司天、在泉运转的动静怎样？

岐伯说：在上的司天之气向右转，在下的在泉之气向左转，左右旋转一周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黄帝又问道：我曾听鬼臾区说，应地之气是静止不动的。现

在先生说在下的在泉之气向左转，不知是什么道理，想请你讲讲怎么会动呢？

岐伯说：天地的运动和静止，五行的循环流转，是极其复杂的，鬼臾区虽然知晓天运之候，但仍未能全面了解其中的奥秘。天地运动变化的作用，天创造了星象，地生成了万物的形体，日月五行循行于天空，五行之气附着于大地。大地是负载它所生成的有形物类的。天空是分布日月五星的。大地上的物类与天空中的日月五星的运动，就象根本与枝叶一样密切。我们抬头观看天象，哪怕是很远很远的天体，也是可以了解的。

黄帝问道：大地是否是在宇宙的下面？

岐伯说：大地是在人的下面，宇宙之中的。

黄帝问道：大地依凭着什么呢？

岐伯说：是宇宙中的大气托浮着它。燥气使它干燥，暑气使它蒸发，风气使它运动，湿气使它润泽，寒气使它坚实，火气使它温暖。所以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位于中央，火气游行于左右，寒暑往来，一年之中，六气侵入地面，地面受其影响而生化万物。因此，若燥气太过，地面便干燥；暑气太过，地面热度就增高；风气太过，地面上万物皆振动；湿气太过，地面便会湿润；寒气太过，地面便会开裂；火气太过，大地便坚实固密。

黄帝问道：司天、在泉之气在脉搏上怎样诊察呢？

岐伯说：天地之气的胜复变化，并不表现在人的脉搏上。《脉法》上说："天地的变化，不能根据脉来诊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问道：间气怎样在脉搏上诊察呢？

岐伯说：根据间气的位置，可以诊察左右的脉搏。

黄帝问道：脉与气相应的情况如何？

岐伯说：脉与气相应的为和平，脉与气相违的就会生病。不

当其位的会生病，左右相反的会生病，见到相克之脉病就危险，尺寸俱反的就会死亡，阴阳交错而出现的也会死亡。首先要确定该年的司天、在泉，从而知道它的左右间气，然后才可以推测病的或死或生或逆或顺。

黄帝问道：天的寒、暑、燥、湿、风、火六气，在人体怎样配合呢？它们对于万物又是如何孕育生化的呢？

岐伯说：东方是风木之气生发的地方，风气使在地的木气生发，木气化生酸味，酸味液生肝脏，肝脏滋养筋脉，筋脉和调则生心气。六气的变化，在天为玄冥之象，在人为深奥之道，在地为生养之化。化能生五味，道能出智慧，玄能生神明，同时由于生化作用，又产生了五行六气。神明变化在天表现为风，在地表现为木，在人体中则为筋，在物体生化是柔软，在五脏中是肝。它的特性是温暖，它的本质属于平和，它的功能属于运动，它的颜色属于苍青，它的变化属于荣美，它在动物中属于兽类，它在作用上属于发散，它在时令上属于宣布阳和，它在变动上易受摧折，它的危害表现为陨坠，它在气味上属于酸类，它在情志上属于忿怒。发怒会损伤肝，悲哀的情绪能抑制忿怒；风气能损伤肝，燥气能克制风气；酸味太过会伤害筋，辛味能克制酸味。

南方生热，炎热能使火气兴旺，火气能生苦味，苦味能够养心，心能够生血，血足能够养脾。它在天的六气中是热，在地的五行中是火，在人体中是血脉，在功用上能使物体生长，在内脏中是心。它的特性是暑热，它的体质属于显明，它的功能属于躁急，它的颜色属于赤色，它的变化属于繁茂，它在动物中属于鸟类，它在作用上属于明达，它在时令上属于盛热蒸腾，它在变动上易发燃烧，它的为害是发生火灾，它在气味上属于苦味，它在情志上属于喜乐。喜乐太过会损伤心，恐惧的情绪可以克制喜乐；过热会伤气，寒气能够克制热气；苦味太过也能伤气，咸味又能

够克制苦味。

中央属土而生湿，湿能使土气生长，土气能产生农作物的甘味，甘味能滋养脾气，脾气能滋养肌肉，肌肉强壮能使肺气充实。所以，它在六气中是湿，在五行中是土，在人体是肌肉，在功用上能使形体充实，在内脏中是脾。它的特性是安静而能兼容，它的本质属于润泽，它的功能属于化生万物，它的颜色属于黄色，它的变化属于盈满，它在动物中属于倮虫一类，它的作用是属于安静的，它在时令上属于云行雨施，它在变动上易发暴雨或淫雨连绵，它的为害是雨久下大水泛滥，它在气味上属于甘类，它在情态上属于思虑。思虑太过会损伤脾，忿怒的情绪可以克制思虑；湿气会伤害肌肉，风气能够克制湿气；甘味太过会伤害脾，酸味能够克制甘味。

西方生燥，燥气能使在地的金气生长，金气能生辛味，辛味能滋养肺气，肺气能滋养皮毛，皮毛润泽能滋养肾水。它在六气中是燥，在五行中是金，在人体是皮毛，在功用上能使物体成就，在五脏中是肺。它的特性是清凉，它的本质属于清静，它的功能是加固，它的颜色属于白色，它的变化属于收敛，它在动物中属于介虫一类，它的作用属于强劲有力，它在时令上属于雾生露降，它的变动能使万物肃杀，它的为害是使草木苍干凋落，它在气味上属于辛，它在情志上属于忧愁。忧愁太过会损伤肺，喜乐的情绪可以克制忧愁；热气太过会伤害皮毛，寒气能够克制热气；辛味太过能伤害皮毛，苦味能克制辛味。

北方生寒，寒能使水气生长，水气能产生咸味，咸味能滋养肾气，肾气能滋养骨髓，骨髓充实又能养肝。它在六气中是寒，在五行中是水，在人体是骨，在功用上能使物体坚固，在五脏中是肾。它的特性是冷，它的本质属于寒，它的功能属于收藏，它的颜色属于黑色，它的变化属于万物肃静，它在动物中属于有鳞片

的一类，它的作用是静止，它在时令上属于霰雪飞，它的变动是冰冻寒甚，它的为害是冰雹非时而降，它在气味上属于咸类，它在情志上属于恐惧。恐惧太过会损伤肾，思虑可以克制恐惧；寒气太过会伤害血脉，燥气能够克制寒气；咸味能够伤害血脉，甘味能够克制咸味。

五方之气，交替更换，各有先期而至的气候，与四时的定位相反的是邪气，于四时定位相合的是正气。

黄帝问道：它所致的病变怎样？

岐伯说：气与时令相合的，虽病亦轻；不相合的，其病必重。

黄帝问道：五气主岁怎样？

岐伯说：气太过，一方面会克制自己所能克制的气，另方面还要欺侮克制自己的气；气不及，一方面会被克制自己的气乘机欺侮，另方面还要受到为自己所克制的气的侵犯。风是侮人面受到邪气的侵袭，是因为它无所畏惮而招致来的。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坐明堂，始正大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请天师而问之曰：请言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余闻五运之数于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气之各主岁尔，首甲定运，余因论之。鬼臾区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阴主之；丑未之上，太阴主之；寅申之上，少阳主之；卯酉之上，阳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阳主之；巳亥之上，厥阴主之。"不合阴阳，其故何也？

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阴阳也。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帝曰：愿闻其所始也。

岐伯曰：昭乎哉问也！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黔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帝曰：善。论言天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未知其所谓也。

岐伯曰：所谓上下者，岁上下见阴阳之所在也。左右者，诸上见厥阴，左少阴，右太阳；见少阴，左太阴，右厥阴；见太阴，左少阳，右少阴；见少阳，左阳明，右太阴；见阳明，左太阳，右少阳；见太阳，左厥阴，右阳明。所谓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

帝曰：何谓下？

岐伯曰：厥阴在上，则少阳在下，左阳明，右太阴；少阴在上，则阳明在下，左太阳，右少阳；太阴在上，则太阳在下，左厥阴，右阳明；少阳在上，则厥阴在下，左少阴，右太阳；阳明在上，则少阴在下，左太阴，右厥阴；太阳在上，则太阴在下，左少阳，右少阴。所谓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帝曰：气相得而病者，何也？

岐伯曰：以下临上，不当位也。

帝曰：动静何如？

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

帝曰：余闻鬼臾区曰：应地者静。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谓也，愿闻何以生之乎？

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行迁复，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

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天象，虽远可知也。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

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

帝曰：冯乎？

岐伯曰：大气举之也。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故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

帝曰：天地之气，何以候之？

岐伯曰：天地之气，胜复之作，不形于诊也。《脉法》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此之谓也。

帝曰：间气何如？

岐伯曰：随气所在，期于左右。

帝曰：期之奈何？

岐伯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不当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顺。

帝曰：寒暑燥湿风火，在人合之奈何？其于万物何以生化？

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在脏为肝。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其虫毛，其政为散，其令宣发，其变摧拉，其眚为陨，其味为酸，其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肝，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

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气为息，在脏为心。其性为暑，其德为显，其用为躁，其色为赤，其化为茂，其虫羽，其政为明，其令郁蒸，其变炎烁，其眚燔焫，其味为苦，其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气为充，在脏为脾。其性静兼，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色为黄。其化为蒸，其虫倮，其政为谧，其令云雨，其变动注，其眚淫溃，其味为甘，其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脾，酸胜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气为成，在脏为肺。其性为凉，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色为白，其化为敛，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眚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气为坚，在脏为肾。其性为凛，其德为寒，其用为藏，其色为黑，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冂冂，其变凝冽，其眚冰雹，其味为咸，其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

五气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

帝曰：病生之变何如？

岐伯曰：气相得则微，不相得则甚。

帝曰：主岁何如？

岐伯曰：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

帝曰：善！

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黄帝说道：天的道理多么深远啊！好象仰观天空，目送浮云，又好象俯视深渊，深渊还可以测量，而迎浮云却不知道它的极点何在。先生一再说，天道是应当谨慎奉行的，我听了之后牢记在心里，但又充满了疑惑，不知其所以然。请你尽可能详尽地讲一讲，使它永不泯灭，长久流传。天之道可以讲给我听吗？

岐伯稽首再拜，恭敬地回答说：问得真高明啊！所谓天之道，就是由于自然界的变化而显示出来的时序盛衰。

黄帝问道：我想了解一下天道六气六步的盛衰是怎么回事？

岐伯说：上下六步有一定的位置，左右升降有一定的范围。所以少阳的右面由阳明所司，阳明的右面由太阳所司，太阳的右面由厥阴所司，厥阴的右面由少阴所司，少阴的右面由太阴所司，太阴的右面由少阳所司。这是六气之标，要面向南方等待它。所以说：自然界天气变化有一定的秩序，时令有盛衰的不同，要等待日中之时，观看日光移影所确定的位置，就是上面所说的时序。

少阳的上面是火气所司，所以中气是厥阴；阳明的上面是燥气所司，所以中气是太阴；太阳的上面是寒气所司，所以中气是少阴；厥阴的上面是风气所司，所以中气是少阳；少阴的上面是热气所司，所以中气是太阳；太阴的上面是湿气所司，所以中气是阳明。以上所说的“上面”是三阴三阳的本气，本气的下面是中气，中气之下是六气之标。由于标本不同，所以六气所反映的现象也不同。

黄帝问道：六气有及时而至的，有时至而气不至的，有先时

而至的，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时至而六气至的，是和平之气；时至而六气不至的，是来气尚未到达；时未至而六气先至的，是来气有余。

黄帝又问道：时至而气不至的，时未至而气先至的怎样呢？

岐伯说：时与气相应而来的，叫做顺。时与气不能相应而来的，叫做逆。逆就产生变化，产生变化就会致病。

黄帝说道：讲得好！请你再讲讲什么叫做相应？

岐伯说：万物与生长是相应的，大气与脉象是相应的。

黄帝说道：讲得好。想请你讲讲关于六气主时的位置是怎样的。

岐伯说：春分节以后是少阴君火的位置；君火的右面，后退一步是少阳相火主治的位置；再后退一步，是太阴土气主治的位置；再后退一步，是阳明经气主治的位置；再后退一步，是太阳水气主治的位置；再后退一步，是厥阴木气主治的位置；再后退一步，是少阴君火主治的位置。

相火主治之位的下面，有水气来制约它；水气主治之位的下面，有土气来制约它；土气主治之位的下面，有风气来制约它；风气主治之位的下面，有金气来制约它；金气主治之位的下面，有火气来制约它；君火主治之位的下面，有阴精来制约它。

黄帝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六气亢盛就产生伤害作用，随之要有相应的气来克制它，只有加以克制，才能生化。六气要是有太过或不及的情况就会为害，从而败坏生化之机出现极大的病变。

黄帝问道：它的盛衰如何呢？

岐伯说：不当其位的是邪气，恰当其位的是正气。邪气致病，病重多变，正气致病，虽病亦轻。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当位？

岐伯说：木运遇卯年，火运遇午年，土运遇辰戌丑未年，金运遇酉年，水运遇子年，就称为岁会，也就是平气。

黄帝又问道：不当其位的怎样？

岐伯说：那便是主岁的天干与地支不能相会于五方正位啊。

黄帝问道：土运主岁而司天是太阴，火运主岁而司天是少阳或少阴，金运主岁而司天是阳明，木运主岁而司天是厥阴，水运主岁而司天是太阳，这些都是怎样分的？

岐伯说：这是司天之气与主岁的运气相会，所以《天元册》里称做天符。

既是天符又是岁会的怎样？

岐伯说道：这叫做太乙天符的会合。

黄帝问道：它们之间在职位上有什么贵贱的分别吗？

岐伯说：天符如同执法，岁会如同行令，太乙天符如同贵人。

黄帝又问道：感受邪气而生病，三者有什么区别呢？

岐伯说：感受执法之邪的，发病急而比较危险；感受行令之邪的，发病较缓而邪正呈相持状态；感受贵人之邪的，发病急骤并容易死亡。

黄帝问道：六气的位置相互移易会怎样？

岐伯说：君居臣位是顺的，臣居君位是逆的，逆则发病就会很急，其危害大；顺则发病就较为缓慢，其危害也小。所谓气位移易，是指君火与相火说的。

黄帝说道：讲得好。想请你讲讲什么叫做步？

岐伯说：一步就是六十日有零，所以二十四步之后，其奇零之数积满一百刻，就成为一日。

黄帝问道：六气与五行相应的变化怎样？

岐伯说：主时之六气的每一气位都有其始终，每一气有初气，有中气，又有天气和地气的分别，因此，推求起来便不能一律了。

黄帝问道：应如何推求呢？

岐伯说：天气以甲为开始，地气以子为开始，子与甲相互组合，称为岁立。只要认真地推测四时的变化，就可以求得六气终始的会合。

黄帝又问道：我想听听每年六气始终的早晚怎样？

岐伯说：问得真高明啊！甲子的年份，初气开始于水下一刻，终止于八十七刻半；第二气，开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七十五刻；第三气，开始于七十六刻，终止于六十二刻半；第四气，开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止于五十刻；第五气，开始于五十一刻，终止于三十七刻半；第六气，开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二十五刻。这就是六气第一周的始终刻分数。

乙丑的年份，初气开始于二十六刻，终止于一十二刻半；第二气，开始于十二刻六分，终止于水下百刻；第三气，开始于一刻，终止于八十七刻半；第四气，开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七十五刻；第五气，开始于七十六刻，终止于六十二刻半；第六气，开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止于五十刻。这是六气二周的始终刻分数。

丙寅的年份，初气开始于五十一刻，终止于三十七刻半；第二气，开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二十五刻；第三气，开始于二十六刻，终止于一十二刻半；第四气，开始于十二刻六分，终止于水下百刻；第五气，开始于一刻，终止于八十七刻半；第六气，开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七十五刻。这是六气第三周的始终刻分数。

丁卯的年份，初气开始于七十六刻，终止于六十二刻半；第二气，开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止于五十刻；第三气，开始于五十一刻，终止于三十七刻半；第四气，开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止于二十五刻；第五气，开始于二十六刻，终止于一十二刻半；第

六气，开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止于水下百刻。这是六气第四周的始终刻分数。

再次是戊辰年初气，重新从水下一刻开始，时时循着上述次序，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黄帝问道：想了解一下以年来计算又该怎样？

岐伯说道：问得真详细啊！太阳循行第一周，六气开始于一刻；太阳循行第二周，六气开始于二十六刻；太阳循行第三周，六气开始于五十一刻；太阳循行第四周，六气开始于七十六刻；太阳循行第五周，六气又从一刻开始。这是六气四周的循环，叫做一纪。所以，寅年、午年、戌年，六气始终的时刻相同；卯年、未年、亥年，六气始终的时刻相同；辰年、申年、子年，六气始终的时刻相同；巳年、酉年、丑年，六气始终的时刻相同。总之，六气是循环不已、终而复始的。

黄帝问道：想了解一下六气的作用。

岐伯说：天气的变化当推求六气的本源，地气的变化当推求主时的六位，人体的变化当推求于气交。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气交呢？

岐伯说：天气降于下，地气升于上，天地之气相交之处，叫做气交。人就是生活在气交之中的。所以说，中枢的上面是属于天气所主，中枢的下面是属于地气所主，而气交的部分，人气随之而来，万物也由之化生。

黄帝又问道：什么叫做初气、中气呢？

岐伯说：初气三十度有零，中气也是这样。

黄帝又问道：为什么要分初气、中气呢？

岐伯说：这是分别天气和地气的依据。

黄帝又问道：我想请你讲个究竟。

岐伯说：初就是地气，中就是天气。

黄帝问道：天地之气的升降是怎样的？

岐伯说：气的升降，是天地之间的相互作用。

黄帝问道：想知道它的作用怎样？

岐伯说：由上升而下降，下降是出于天的作用；由下降而上升，上升是由于地的作用。天气下降，气就下流于大地；地气上升，气就蒸腾于天空。由于天地有上下相互吸引的作用，上升与下降互为因果，所以能够发生变化。

黄帝说道：讲得好。寒与湿相遇合，燥与热相遇合，风与火相遇合，其中将会引起什么变化吗？

岐伯说：六气里有胜有复，而胜复的变化当中，有根本与生化，有原因与变异，一旦有了变异，就会产生邪气。

黄帝问道：什么是邪呢？

岐伯说：万物的生长由于化，万物的终结由于变，变与化的斗争，是成长与毁败的根源所在。由于气有往有返，作用有慢有快，从往返快慢里，就会形成化与变的过程，这就是风气的由来。

黄帝问道：慢快往返，是风气产生的原因，由化至变的过程，是随着盛衰的变化而进行的。但是，无论成败，其潜伏的因素都是从变化中来，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成长与毁败的因素互相蕴伏，是由于六气的运动，运动不止，就会产生变化。

黄帝问道：变化出现后有停止的时候吗？

岐伯说：没有生，没有化，就是停止的时候。

黄帝问道：有不生不化的时候吗？

岐伯说：凡动物之类，如果其没有了进退出入，呼吸停止，那么，其生命就会立即消灭；凡植矿物类，如果其阴阳升降停止，那么，它的活力也会立即萎颓。因此说没有出入，就不可能由生而长，而壮，而老，而死亡；没有升降，就不可能由生而长，而开

花，而结实，而收藏。所以，有形之物都具有升降出入之气，因而有形之物是生化的所在。如果形体解散，生化也就熄灭了。因此，任何具有形体的东西，没有不出入不升降的，其间仅有生化的大小，和时间早晚的区别而已。升降出入的存在，重要的是要保持正常，倘若违逆了正常，就会招致灾害。所以说："除非是无形体的东西，才能免于灾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么，有没有不生不化的人呢？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能与自然规律相融合，而同其变化的，只有真人才能做得到。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呜呼！远哉！天之道也，如迎浮云，若视深渊，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如其极。夫子数言谨奉天道，余闻而藏之，心私异之，不知其所谓也。愿夫子溢志尽言其事，令终不灭，久而不绝，天之道可得闻乎？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明乎哉问！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

帝曰：愿闻天道六六之节，盛衰何也？

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此所谓气之标，盖南面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谓也。

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

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

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何也？

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来气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气有余也。

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

岐伯曰：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

帝曰：善。请言其应。

岐伯曰：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

帝曰：善。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

岐伯曰：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

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

帝曰：何也？

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帝曰：盛衰何如？

岐伯曰：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邪则变甚，正则微。

帝曰：何谓当位？

岐伯曰：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所谓岁会，气之平也。

帝曰：非位何如？

岐伯曰：岁不与会也。

帝曰：土运之岁，上见太阴；火运之岁，上见少阳、少阴；金

运之岁，上见阳明；木运之岁，上见厥阴；水运之岁，上见太阳。奈何？

岐伯曰：天与之会也。故《天元册》曰天符。

天符岁会何如？

岐伯曰：太乙天符之会也。

帝曰：其贵贱何如？

岐伯曰：天符为执法，岁位为行令，太乙天符为贵人。

帝曰：邪之中也奈何？

岐伯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

帝曰：位之易也何如？

岐伯曰：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所谓二火也。

帝曰：善。愿闻其步何如？

岐伯曰：所谓步者，六十度而有奇，故二十四步积盈百刻而成日也。

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

岐伯曰：位有终始，气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异也。

帝曰：求之奈何？

岐伯曰：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谨候其时，气可与期。

帝曰：愿闻其岁，六气始终，早晏何如？

岐伯曰：明乎哉问也！甲子之岁，初之气，天数始于水下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二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三之气，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四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五之气，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六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所谓初六，天

之数也。

乙丑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二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三之气，始于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四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五之气，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六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所谓六二，天之数也。

丙寅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二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三之气，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四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五之气，始于一刻，终于八十七刻半；六之气，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终于七十五刻。所谓六三，天之数也。

丁卯岁，初之气，天数始于七十六刻，终于六十二刻半；二之气，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终于五十刻；三之气，始于五十一刻，终于三十七刻半；四之气，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终于二十五刻；五之气，始于二十六刻，终于一十二刻半；六之气，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终于水下百刻。所谓六四，天之数也。

次戊辰岁，初之气复始于一刻，常如是无已，周而复始。

帝曰：愿闻其岁候何如？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日行一周，天气始于一刻；日行再周，天气始于二十六刻；日行之周，天气始于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气始于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气复始于一刻，所谓一纪也。是故寅午戌岁气会同，卯未亥岁气会同，辰申子岁气会同，巳酉丑岁气会同，终而复始。

帝曰：愿闻其用也。

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

帝曰：何谓气交？

岐伯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

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

帝曰：何谓初中？

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气同法。

帝曰：初中何也？

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初者地气也，中者天气也。

帝曰：其气降何如？

岐伯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

帝曰：愿闻其用何如？

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升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

帝曰：善。寒湿相遇，燥热相临，风火相值，其有闻乎？

岐伯曰：气有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变则邪气居之。

帝曰：何谓邪乎？

岐伯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故气有往复，用有迟速，四者之有，而化而变，风之来也。

帝曰：迟速往复，风所由生，而化而变，故因盛衰之变耳。成败倚伏游乎中，何也？

岐伯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

帝曰：有期乎？

岐伯曰：不生不化，静之期也。

帝曰：不生化乎？

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故曰："无形无患。"此之谓也。

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与道合同，惟真人也。

帝曰：善。

卷 二 十

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

黄帝问道：五运交替，与在天之气相应，阴阳往来，与寒暑变化相随；真气与邪气斗争，使人体的内外分离，六经的血气动荡不安，五脏之气也失去了平衡而互相转移，太过则一气独胜，不及则二气相并，想请你讲讲它起始的原理，和反映于人身的病症，可否讲给我听呢？

岐伯恭敬地行礼后回答说：您问得真好啊！这是应该讲明白的道理。它一直是历代帝王所注意的问题，也是历代医师传授下来的，我虽然不聪明，但过去也曾听老师讲过它的道理。

黄帝说道：我听说如果遇到了适当的人而不教，便叫做失道；如果传授给不适当的人，则是轻视重要学术和轻易泄露宝贵的大道。我固然德才浅薄，不够接受和掌握重要学术的资格，但是我十分同情广大群众多病夭亡，因而希望先生你能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为了医学学术的长久流传，而把这些道理传授出来，由我来主管其事，按照规矩去做，你看这样如何？

岐伯说：请允许我详细地讲一下。《上经》里说："研究医学之道的人，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样，学术理论才能保持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

岐伯说：这是为了推求天地人三气的位置啊。求天位的是天文。求地位的是地理。通晓人气变化的是人事。所以太过的气先天时而至，不及的气后天时而至。所以说，天地的运动有正常有

变化，而人体的活动也随之起着相应的变化。

黄帝问道：五运的气化，在太过的时候怎么样？

岐伯说：木运之气太过，则风气流行，脾土受其侵害。人们多患消化不良性的泄泻、饮食减少、肢体沉重无力、烦闷抑郁、肠中鸣响、肚腹胀满等病，由于木气太过，所以上应天的木星就显得特别明亮。若风气过度亢盛，在人体就会出现不时发怒、头晕目眩等巅顶疾患。这是土气不能行其政令，木气独胜的现象。因此，风气便会更加猖獗起来，使天上的云物飞扬，地上的草木动摇不定，甚至枝叶摇落，在人就会发生胁痛，呕吐不止。冲阳脉绝止的，便要死亡，无法医治。在天应金星明亮，这是木旺而金气制之的缘故。

火运之气太过，则暑热流行，火邪伤肺。人们多患疟疾，呼吸少气，咳嗽气喘，吐血鼻衄，二便下血，水泻如注，喉干，耳聋，胸中发热，肩背发热等病，由于火气太过，所以上应天的火星，就显得特别明亮。如果火气过于旺盛，在人体就会有胸中疼痛，胁下胀满，胸膺部、背部、肩胛之间均感到疼痛，两臂内侧疼痛，身热，皮肤痛，因而发生浸淫疮。这是金气不行、火气独旺的现象。由于物极必反，水气乘之，因而出现雨冰霜寒的变化，所以上应水星，就显得特别明亮。假如遇到少阴、少阳司天，火热之气就会更加亢盛，好象火烧一样，以致水泉干涸，植物焦枯。人们的病，多见谵语狂乱，咳嗽气喘，呼吸有声，二便下血不止。肺脉绝止的，便要死亡，无法医治。这种病上应火星。

岁土之气太过，雨湿之气就会流行，肾水就要受到伤害。人们多患腹痛、手足逆冷、情志抑郁、身体沉重而烦闷等病，由于土气太过，所以上应天的土星，就显得特别明亮。如果土气过于亢盛，在人体就会肌肉萎缩，两足痿弱不能行走，经常抽掣拘挛，脚跟痛，水邪蓄积于中，而生胀满，吃东西减少，以至四肢不能

举动。这是土气得位，水气无权，土气独旺的现象。因此泉水涌出，河水满溢，甚至干涸的池塘也孳生了鱼类，甚则会发生急风暴雨，使堤岸崩溃，河水泛滥，陆地出现鱼类。人们就会患肚腹胀满、大便溏泻、肠鸣、泄泻不止等症。如果太谿脉绝止的，便会死亡，无法医治。水气受伤以后，木气就要来复，所以天上的木星就显得特别明亮。

岁金之气太过，燥气就会流行，肝木就要受到伤害。人们多患两胁下面少腹疼痛、目赤痛、眼角痒、耳聋等病。燥金之气过于亢盛，就会身体沉重，烦闷，胸痛牵引到背部，两胁胀满，而病势下连少腹，由于金气太过，所以上应天的金星，就显得特别明亮。如果金气过于旺盛，在人体就会有喘息咳嗽，逆气，肩背疼痛，下连股、膝、髀、腨、骭、足等处疼痛的病症，由于火气来复，所以上应火星，就显得特别明亮。如果金气过于严峻，木气被它克制，草木就要呈收敛之象，以至绿叶干枯凋落。人们多见急剧疼痛，胠胁痛得不能动转，咳嗽气逆，甚则吐血鼻衄等症，肝脉绝止的，便要死亡，无治医治。因为金气盛，所以天上的金星特别明亮。

岁水之气太过，则寒气流行，心火受到邪气的伤害。人们多患身热，心烦，焦躁心跳，虚寒厥冷，全身发冷，谵语，心痛等病，寒气非时早至，由于水气太过，所以天上的水星就显得特别明亮。如果水气过于旺盛，在人体就会有腹水、足胫浮肿、气喘咳嗽、盗汗、怕风等病症。由于水气盛，因而大雨下降，尘雾迷濛不清，土气来复，天上的土星就显得特别明亮。如果遇到太阳寒水司天，则会冰雹霜雪不时下降，湿气太盛，致使物体变形。人们多患肚腹胀满、肠鸣、溏泄、食物不化、渴而眩晕等病症。心脉绝止的，便要死亡，无治医治。因为火不胜水，所以天上的火星无光，而水星则显得特别明亮。

黄帝说道：讲得好。五运不及的怎样？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岁木之气不及，则燥气旺盛，生气与时令不相适应，草木就要晚荣。肃杀之气亢盛，劲硬的树木就会破折如劈，柔嫩苍翠的枝叶就会萎顿枯干，因为燥金之气盛，所以上应天的金星就显得特别明亮。人们多患中气虚寒、胠胁部疼痛、少腹痛、肠鸣、溏泄等病。在气候方面是冷雨不时而降，在上应金星特别明亮，在五谷则是青色的谷物不能成熟。如遇阳明司天，木气不能行其政令，土气兴起，草木再度茂盛，于是生化之气就显得峻急，谷类也就不易结实了，因为燥、土二气俱盛，所以上应金星、土星都显得特别明亮。木气受克制，则其子气（火气）来复，于是便会炎热如火，潮湿润泽的变为干燥，柔嫩脆弱的草木焦干枯槁，枝叶从根部重新生长，边开花边结实，所以花实并见。在人体则多患寒热、疮疡、痱疹、痈痤等疾病。与此相应，天上的金星、火星都显得特别明亮。在五谷却因火气制金，不能成熟。白露则提前下降，肃杀之气流行，寒雨非时，损伤万物，甘黄的谷物为虫所食。在人则脾土受邪，火气后起，心气虽然旺起较迟，但等到火能胜金的时候，金气就会受到抑制，谷物不能成熟，人们会出现咳嗽、流鼻涕等症状。与此相应，天上的火星、金星便显得特别明亮。

岁火之气不及，则寒气大行，夏天生长之气不能行其政令，植物就会由茂盛走向零落。寒凉之气过盛，则阳气不能生化，繁荣美丽的生机就受到摧折，在天上应水星，水星显得特别明亮。人们多患胸痛，胁部胀满，两胁疼痛，胸膺部、背部、肩胛之间以及两臂内侧都感到疼痛，气郁上冒，眼花眩晕，心痛，突然失音，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互牵引而疼痛，甚则病势发展到屈不能伸，髀骨与股部好象裂开一样。因为水受火气制约，所以上应天的火星失明，水星明亮，在五谷则不成熟面其色红，水气克火，则火

的子气（土气）来复，于是土湿之气上蒸为云，大雨将至，水气受到抑制，所以病见大便溏泄，腹中胀满，饮食不下，肚中寒冷，腹中鸣响，大便泄泻如注，腹中疼痛，两足急剧拘挛，萎缩麻木，不能行走。在天上应土星，土星明亮，水星失明。黑色之谷不能成熟。

岁土之气不及，则风气因之流行，而化气则不能行其政令，草木因风气旺盛而繁茂。但是因为过分飘扬，虽然外秀却不能结实，在天上应土星，土星特别明亮。人们多患飧泄、霍乱、身体沉重、腹中疼痛、筋骨动摇、肌肉跳动酸疼等病症，并时常发怒，寒水之气失制而旺，虫类也提前伏藏在土里，人们多患中气虚寒。与此相应，天上的木星显得特别明亮，土星则失色不明，黄色的谷类也不能成熟。土受木气的克制，则其子气（金气）来复，于是秋气当令，呈现出肃杀严峻之气，因此大木凋谢，在人体则有胸胁突然疼痛、牵引少腹、频频叹气等病症，凡是味甘色黄的作物都被害虫蛀食，邪气客于脾土，黄色的谷类结实减少，人们吃得少，而且感到没有滋味，金气胜木，所以青色的谷物受到损害。在天上应金星，金星特别明亮，而木星则无光。如遇厥阴司天，少阳在泉，则流水不能结冰，蛰伏的虫类又重新出现，寒水之气不能用事，金气也就不得复盛。在天上应木星明亮，人们也多健康无病。

岁金之气不及，则火气流行，木气得行政令，长夏之气专胜，万物因而茂盛，气候干燥烁热，在天上应火星特别明亮。人们多患肩背闷重，鼻塞流涕，喷嚏，大便下血，泄泻急剧。秋收之气不能及时而至，在天上应金星失明，谷类不能成熟而呈现白色。金气被制以后，它的子气（水气）来复，于是寒雨暴至，然后降落冰雹霜雪，杀害万物，在人就会为寒逆所扰，使阳气反而上行，以致头后部疼痛，连及脑顶，身体发热。在天上应水星特别明亮，在

谷类应红色之谷不能成熟。人们多病口腔生疮、甚至发生心痛等症。

岁水之气不及，则湿气流行，水气不能制火，火气反行其令，其生化迅速，暑雨经常下降，在天上应土星特别明亮。人们多患腹胀满闷，身体沉重，大便溏泄，阴性疮疡，脓水稀薄，腰股疼痛，下肢关节运动不利，烦闷抑郁，两脚萎弱厥冷，脚底疼痛，甚至足背浮肿，这是由于冬藏之气不能行其政令，肾气失掉平衡所致。在天上应水星失明，黑色的谷类不能成熟。如遇太阴司天，寒水在泉，则寒气时常侵袭，虫类很早就伏藏，地面上的积水结成厚冰，阳气伏藏，不能发挥其温暖作用，人们多患下部寒疾，严重的就腹满浮肿，在天上应土星特别明亮，在谷类黄色的稻谷成熟。由于土气被水气制约，则其子气（木气）来复，则出现大风暴发，草类偃伏，木类凋零，因为风吹干裂，失去了生长的鲜泽，人们的面色也时时改变，筋骨拘急疼痛，肌肉跳动抽搐，两眼视物不清，有的东西看上去稍有裂纹，肌肉发出风疹，如果风气侵入胸膈里，就会产生心腹疼痛。这是木气太盛，土气受害，黄色的谷类不能成熟，在天上应木星特别明亮。

黄帝说道：讲得好。我想了解一下五运与四时的关系怎样？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木运不及的，如果春天有惠风畅鸣的和气，那么秋天有雾露清凉的正常气候；如果春天反见寒冷伤害的金气，那么夏天就会有炎热如火燔烧的气候。它的灾害，往往发生在东方，在人体应在肝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胠胁，外在关节。

火运不及的，如果夏天有显明的和气，那么冬天便有严肃寒冷的气象；如果夏天反见惨凄寒冷的气象，那么时常会有倾盆大雨的反应，它的灾害，往往发生在南方，在人体应在心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胸胁，外在经络。

土运不及的，如果四维之月有埃尘云物润泽的和气，那么春天就有风和鸟鸣、草木萌芽的正常气候；如果四维之月有暴雨飞扬、草木摇折的异常现象，那么秋天也就有阴凉久雨不止的气象。它的灾害，往往发生在四隅，在人体应在脾脏，其发病部位，内在心腹，外在肌肉四肢。

金运不及的，如果夏天有明显湿蒸的和气，那么冬天就有严寒凝结整肃之气相应；如果夏天出现炎热，如火燔烧的变化，那么秋天就会有冰雹霜雪的反应。它的灾害，往往发生在西方，在人体应在肺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胸胁肩背，外在皮毛。

水运不及的，如果四维之月有湿润埃云的正常气候，那么就会时常有和风发生的感应；如果四维之月有尘埃迷暗、暴雨如注的变化，那么就会时常有暴风飞扬、草木摇折的情形。它的灾害，往往发生在北方，在人体应在肾脏，其发病部位，内在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

五运之气的作用如同权衡之器，太过的就加以抑制，不及的就加以帮助，正常的气化，就有正常的感应，异常的气化，就使其复原。这是万物生长收藏过程的自然道理，四时气序的常规。如若失去了这些常规，那么天地四时之气就闭塞不通了。所以说，天地的动静、有日月星辰的运行作为参照，阴阳的往来，有寒暑的更移来显示它的征兆。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说道：先生所讲的五运之气的变化和四时相应的情况，可以说已经很详尽了。但是，气的动乱，有所触犯才随时而发，而发生动乱的时候，又没有一定的规律，突然发生灾害，如何才能先期预知呢？

岐伯说：五气的动乱变化，固然没有一定的常规，然而它的德化政令和变异，则是有不同之处可以推测的。

黄帝问道：有什么不同呢？

岐伯说：东方生风，风能使木气旺盛。木的特性是敷布和气，它的生化是使万物滋生繁荣，它的职权是使万物舒展而开放，它的表现是风，它的变动是大风怒号，它的灾害是吹散万物而使之零落。南方生热，热能使火气旺盛。火的特性是光明显耀，它的生化是使万物繁多茂盛，它的职权是明亮地照耀万物，它的表现是热，它的变动是火势炎炎，它的灾害是燃烧万物。中央生湿，湿能使土气旺盛。土的特性是湿热，它的生化是使万物丰满齐备，它的职权是使万物安静，它的表现是湿，它的变动是暴雨如注，它的灾害是久雨不止、土溃泥烂。西方生燥，燥能使金气旺盛。金的特性是清洁凉爽，它的生化是使万物紧缩收敛，它的职权是使万物由干而坚强劲锐，它的表现是燥，它的变动是肃杀万物，它的灾害是使万物青干陨落。北方生寒，寒能使水气旺盛。水的特性是寒冷，它的生化是使万物清静，它的职权是使万物中外凝固严整，它的表现是寒，它的变动是酷寒，它的灾害是冰雪霜雹。所以，观察它的运动，有特性，有生化，有职权，有表现，有变动，有灾害，而万物与之相随，人也与之相应。

黄帝问道：先生所讲的五运的太过与不及，上应五星的变化，现在假定五运的特性、生化、职权、表现、灾害、变动、并不按常规发生，而属于突然的变化，五星也有相应的变动吗？

岐伯说：五星是随天道而行的，所以它不会妄动，天道的变化，五星无不与之相应。突然而来的胜复变动，是由于气候的交相变化，五星是不会与它相应的。所谓“五星应常规而不应突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问道：五星是怎样与岁运相应的呢？

岐伯说：各从其天运之气。

黄帝问道：五星运行的慢快逆顺的情况说明了什么呢？

岐伯说：五星在其顺行的道路上久留不进，光芒微小，叫做

省下；如果去而速回，屈曲而行的，叫做省遗过；久延不进而回环旋转，似去似来的，叫做议灾或议德；气候的变化近则小，变化远则大。光芒而大于正常一倍的气化亢盛，大二倍的，灾害即至；小于正常一倍的气化减退，小二倍的，叫做临视，好象是在察看在下的过与德。有德的降福，有过的降灾。所以五星之象，高而远的就小，低而近的就大，大则灾变近，小则灾变远。岁运太过的主运之星，就向北越出常道，运气相和则五星各自运行在经常的道路上。所以岁运太过时，被制之星就暗淡而兼有母星的颜色；岁运不及时，运星就兼见所不胜的颜色。自然变化的道理是极其精微而不易审察的，谁能了解它的奥妙呢？道理是极为深远而且适宜的，谁能理解它的宜处呢？妄行猜测者毫无征验，只是乱谈占象，徒然使侯王畏惧而已。

黄帝问道：五星在灾害方面的征验怎样？

岐伯说：也是各从其气化而有所不同。所以岁时的更至有盛衰，运星的侵犯有逆顺，星的留守日期有长短，星的呈象有好坏，星宿的所属有胜负，征验的反应有吉凶。

黄帝问道：星象的好坏怎样？

岐伯说：五星呈象中有喜、怒、忧、丧、泽、燥的不同，这是星象变化所常见的，必须十分谨慎地加以观察。

黄帝又问道：星的喜、怒、忧、丧、泽、燥这六种现象，对星的高低有无关系？

岐伯说：星象虽然可以看出高低的不同，但在应验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应在人身上也是一样的。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么，它们的德、化、政、令、动静、损益又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德、化、政、令、灾变是有一定的，是不能彼此相加或者相减的。胜盛复就胜，胜衰复就衰，是不能相互一方而增

多的，胜复往来的日数，多少一样，是不能彼此相越的，五行阴阳的升降，是互相结合而不是一方消灭的，这都是随着五气的运动而与之相应的。

黄帝问道：它对疾病的产生有什么影响？

岐伯说：特性和生化，是岁气的和样；职权和表现，是岁气的昭著；变易是反复的纲纪；灾害是万物受伤的原因。人气和岁气相当的就和平，人气和岁气不相当的就生病，若再重感邪气，病就更加严重了。

黄帝说道：讲得好！这真称得上是精微高明的理论，大圣的事业，畅晓的学说，几乎精通到了无穷无尽的境界了。我听说，善于言讲天道的，必会把天道应验于人；善于言讲古代之事的，必定能把古代之事应验于现代；善于言讲气化的，必定能把气化明确地表现在万物上；善于言讲感应的，必能和天地的造化统一起来；善于言讲生化与变动的，必然明白自然的道理。如果不是先生你，谁能够说出这样精深博大的道理来呢？

于是，黄帝选择了一个好日子，把它藏在灵兰书室里，每天清晨读一遍，命名为《气交变》。不是专心诚意的时候不敢打开它，不肯轻易地传给别人。

【原文】

黄帝问曰：五运更治，上应天暮；阴阳往复，寒暑迎随；真邪相薄，内外分离，六经波荡，五气倾移，太过不及，专胜兼并，愿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闻乎？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臣虽不敏，往闻其旨。

帝曰：余闻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余诚菲德，未足以爱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

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

岐伯曰：请遂言之也。《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

帝曰：何谓也。

岐伯曰：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故太过者先天，不及者后天。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

帝曰：五运之化，太过何如？

岐伯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化气不政，生气独治，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反胁痛而吐甚。冲阳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疟，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甚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身热骨痛而为浸淫。收气不行，长气独明，雨水霜寒，上应辰星。上临少阴少阳，火燔燎，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鸣，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渊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星。

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上应镇星。甚则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瘛，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支不举。变生得位，脏气伏，化气独治之，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鳞见大陆。病腹满溏泄，肠鸣，反下甚。而太谿绝者，死不治。上应岁星。

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肃杀而甚，则体重，烦冤，胸痛引背，两胁满且痛引少腹，上应太白星。甚则喘咳逆气，肩背痛，尻、阴、股、膝、髀、腨、骭、足皆病，上应荧惑星。收气酸，生气下，草

木敛，苍干凋陨。病反暴痛，胠胁不可反侧，咳逆甚而血溢。太冲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大。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星。甚则腹大胫肿，喘咳，寝汗出憎风。大雨至，埃雾朦郁，上应镇星。上临太阳，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病反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门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辰星。

帝曰：善。其不及何如？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悉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胁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上临阳明，生气失政，草木再荣，化气乃急，上应太白、镇星，其主苍早。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痱胗，痈痤。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白露早降，收杀气行，寒雨害物，出食甘黄。脾土受邪，赤气后化，心气晚治，上胜肺金，白气乃屈，其谷不成，咳而鼽。上应荧惑、太白星。

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凝惨而甚，则阳气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朦昧，心痛暴痛，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髋髀如别，上应荧惑、辰星，其谷丹。复则埃郁，大雨且至，黑气乃辱，病鹜溏，腹满，食饮不下，寒中，肠鸣泄注，腹痛，暴挛瘛瘨，足不任身。上应镇星、辰星。玄谷不成。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胗酸，善怒，藏气举事，蛰出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

其谷黔。复则收政严峻，名木苍凋，胸胁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虫食甘黄，气客于脾，黔谷乃减，民食少失味，苍谷乃损。上应太白、岁星。上临厥阴，流水不冰，蛰虫来见，藏气不用。白乃不复。上应岁星，民乃康。

岁金不及，炎火流行，生气乃用，长气专胜，庶物以茂，燥烁以行，上应荧惑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气迺后，上应太白星，其谷坚芒。复则寒雨暴至，乃零冰雹霜雪杀物，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囟顶，发热。上应辰星，丹谷不成。民病口疮，甚则心痛。

岁土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腨胻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跗肿，藏气不致，肾气不衡。上应辰星，其谷秬。上临太阴，则大寒数举，蛰虫早藏，地积坚冰，阳光不治。民病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上应镇星，其主黔谷。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零，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并辟，肉胭瘛，目视眩眩，物疏璧，肌肉胗发，气并鬲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上应岁星。

帝曰：善。愿闻其时也。

岐伯曰：悉哉问也！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贼之化，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其眚东，其脏肝，其病内舍肢胁，外在关节。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其眚南，其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

土不及，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则春有鸣条鼓拆之政；四维发振拉飘腾之变，则秋有肃杀霧霿之复。其眚四维，其脏脾，其病内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

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夏有炎烁燔燎之变，则秋有冰雹霜雪之复。其眚西，其脏肺，其病内舍膺胁肩背，外在皮毛。

水不及，四维有湍润埃云之化，则不时有和风生发之应；四维发埃昏骤注之变，则不时有飘荡振拉之复。其眚北，其脏肾，其病内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

夫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气之常也。失常，则天地四塞矣。故曰：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此之谓也。

帝曰：夫子之言五气之变，四时之应，可谓悉矣。夫气之动乱，触遇而作，发无常会，卒然灾合，何以期也？

岐伯曰：夫气之动变，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灾变，不同其候也。

帝曰：何谓也？

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荣，其政舒启，其气风，其变振发，其实散落。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德彰显，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热，其变销烁，其灾燔焫。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德溽蒸，其化丰备，其政安静，其令湿，其变骤注，其灾霖溃。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洁，其化紧敛，其政劲切，其令燥，其变肃杀，其灾苍陨。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其令寒，其变凓冽，其灾冰雪霜雹。是以察其动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变有灾，而物由之，而人应之也。

帝曰：夫子之言气候，不及其太过，而上应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灾眚变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动，其亦为之变乎？

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无妄动，无不应也。卒然而动，气

之交变也，其不应焉。故曰："应常不应卒。"此之谓也。

帝曰：其应奈何？

岐伯曰：各从其气化也。

帝曰：其行之疾徐逆顺何如？

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应近则小，应远则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也；小常之一，其化减，小常之二，是谓临视。省下之过与其德也。德者福之，过者伐之。是以象之见也，高而远则小，下而近则大，故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远。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闵闵之当，孰者为良，妄行无征，示畏侯王。

帝曰：其灾应何如？

岐伯曰：亦各从其化也。故时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顺，留守有多少，形见有善恶，宿属有胜负，征应有吉凶矣。

帝曰：其善恶何谓也？

岐伯曰：有善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谨察之。

帝曰：六者有高下异乎？

岐伯曰：象见高下，其应一也，故人亦应之。

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动静损益皆何如？

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灾变不能相加也，胜复盛衰不能相多也，往来大小不能相过也，用之升降不能相无也，各从其动而复之耳。

帝曰：其病生何如？

岐伯曰：德化者气之祥，政令者气之章，变易者复之纪，灾眚者伤之始。气相胜者和，不相胜者病，重感于邪则甚也。

帝曰：善。所谓精光之论，大圣之业，宣明大道，通于无穷，究于无极也。余闻之，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

乃择良兆而藏之灵室，每旦读之，命曰《气交变》，非斋戒不敢发，慎传也。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黄帝问道：宇宙辽阔无垠，五运循环不息，由于有盛衰的不同，损益的差别也随之而来。我想了解一下五运中的平气是如何命名的，又是怎样来标志其气的？

岐伯回答说：问得真高明啊！木的平气，敷布和柔，称为敷和；火的平气，上升而明，称为升明；土的平气，广布生化，称为备化；金的平气，清宁平和，称为审平；水的平气，静穆顺达，称为静顺。

黄帝问道：那么，不及的怎样呢？

岐伯说：木气不及，则委曲而无阳和之气，称为委和；火气不及，则伏藏而失明曜之气，称为伏明；土气不及，则低下而缺生化之气，称为卑监；金气不及，则可革而无坚硬之气，称为从革；水气不及，则干涸而无湿润之气，称为涸流。

黄帝问道：太过的情形如何？

岐伯说：木气太过，则生发过早，称为发生；火气太过，则炎势过盛，称为赫曦；土气太过，则过分高厚，称为敦卑；金气太过，则过分刚硬，称为坚成；水气太过，则溢满外流，称为流衍。

黄帝问道：上述平气、太过、不及三气所标志的年份，请告诉我其中不同的情况？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木运敷和的年份，木性周遍流行，阳气舒畅，阴气散布，五行的气化都能施行其正常的功能，其气端正，其性顺从万物，其变动是或曲或直，其生化能使万物兴旺，其

属类是草木，其功能是发散，其征兆是温和，其表现是风，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肝。肝畏惧清凉的金气，它关联着眼睛。其在谷类是麻，其在果类是李，其在果实是核仁，其所应的时令是春，其在虫类是毛虫，其在畜类是犬，其在颜色是苍，其在精气所养是筋，其在病是里急胀满，其在五味是酸，其在五音是角，其在物体是属于中坚，其在河图成数是八。

火运升明的年份，南方火运正盛，火运之德普照四方，无所不至，五行的气化得以平衡发展，其气上升，其性急速，其变动是燃烧，其在生化能使物类茂盛，其属类是火，其功能是使万物明亮光曜，其征兆是炎暑，其表现是热，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心。心所畏惧的是寒水，它关联着舌。其在谷类是小麦，其在果类是杏，其在果实中是丝络，其所应的时令是夏，其在虫类是羽虫，其在畜类是马，其在颜色是赤色，其在精气所养是血，其在病是身体抽搐掣动，其在五味是苦，其在五音是徵，其在物体是属于脉络一类，其在河图成数是七。

土运备化的年份，生化之气协调和平，其德生流布于四方，使五行的气化同时发挥作用，其气和平，其性柔顺，其变动是或高或低，其生化能使万物成熟丰满，其属类是土，其功能是使万物平安静和，其征兆是湿热相蒸，其表现是湿，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脾。脾所畏惧的是肝木，它关联着口。其在谷类是稷，其在果类是枣，其在果实中是果肉，其所应的时令是长夏，其在虫类是倮虫，其在畜类是牛，其在颜色是黄色，其在精气所养是肉，其在病是痞塞，其在五味是甘，其在五音是宫，其在物体是属于皮肤一类，其在河图成数是五。

金运审平的年份，金气和平，虽主收敛，而无争夺，主肃杀而无残害，五行的气化由此而得到通畅明洁，其气洁净，其性刚强，其变动是分散零落，其生化能使万物结实收敛，其属类是金，

其功能是使万物清劲严肃，其征兆是清凉而急切，其表现是燥，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肺。肺所畏惧的是心火，它关联着鼻。其在谷类是稻，其在果类是桃，其在果实是外壳，其所应的时令是秋，其在虫类是介虫，其在畜类是鸡，其在颜色是白色，其在精气所养是皮毛，其在病是咳嗽，其在五味是辛，其在五音是商，其在物体是属于外壳坚硬一类，其在河图成数是九。

水运静顺的年份，其气主闭藏而无害于万物，其德性平顺而下行，五行的气化由此而得以完整，其气明静，其性趋下，其变动是沫生流溢，其生化是水物凝坚，其属类是水，其功能是使井泉不竭、河流不息，其征兆是寒静，其表现是寒，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肾。肾所畏惧的是脾土，它关联着二阴。其在谷类是豆，其在果类是栗，其在果实是液汁，其所应的时令是冬，其在虫类是鳞虫，其在畜类是猪，其在颜色是黑色，其在精气所养是骨髓，其在病是气逆，其在五味是咸，其在五音是羽，其在物体是属于流动的液体一类，其在河图成数是六。

所以，生万物而不杀伤，长万物而不削罚，化育万物而不制止，收敛而不残害，纳藏而不抑制，可以称之为平气。

木运委和的年份，叫做胜生。生气之气不能很好的行使职权，土所生的化气宣扬，火气自然平静，收气因而早来，凉雨不时下降，风云交相变起，草木生发得晚，且易于干枯凋落，万物早秀早熟，皮肉充实。其气收敛，其作用是聚集，其相应于人体的变动是筋络收缩弛缓，其发病是易于惊骇，其相应于人体的内脏为肝，其在果类是枣、李，其在果实中属于核、壳，其在谷类是稷、稻，其在五味是酸、辛，其在颜色是白、青，其在畜类是犬、鸡，其在虫类是毛虫、介虫，其所主宰的气候是雾露寒凉，其声音为角和商，其若发生病变是摇动和恐惧，这是木从金化的缘故。这时，少角与判商是相同的，上角与正角是相同的，上商与正商也

是相同的。其若发生病变是四肢痈肿、疮疡、生虫等，这是金气伤了肝气的缘故。这时，上宫与正宫是相同的。木受金克，秋气肃杀，但随之而来的便是火热炎炎，其灾害应于东方，这就是所谓的报复。木受金多，属火的羽虫、鳞虫、雉鸡应之而出，但木气郁到极点，就会震发为雷霆。所以说，委和主羽虫、鳞虫、蛆虫、雉鸡以及雷霆。

火运伏明的年份，叫做胜长。火的生长之气不得发扬，水气又乘机施布，收气也擅自行使职权，土气平静，寒冷之气屡现，暑热之气衰薄，万物虽承土的化气而生，但因火运不足，既生而不能成长，虽能结实，却稚小不肥，一遇长夏之化令便先衰老，由于阳气伏陷，所以虫类不到时令便蛰藏起来。其气郁结，其作用是暴急，其变动或明或隐没有一定，其发病为疼痛，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心，其在果类是栗、桃，其在果实是丝络和液汁，其在谷类是豆、稻，其在五味是苦、咸，其在颜色为玄、丹，其在畜类是马、猪，其在虫类是羽虫、鳞虫，其所主宰的气候是冰雪霜寒，其在五音是徵、羽，其病为昏乱糊涂、悲哀善忘，这是火从水化的缘故。这时，少徵于少羽相同，上商与正商相同，这是邪气伤心所致的。火运既衰，阴凝惨淡，随之大雨倾泻，其灾害应于南方。火受水克，以致暴雨下注，雷霆震惊，但火郁到极点，又会转为乌云蔽日，阴雨连绵。所以说伏明主暴雨、雷霆及霪雨。

土气卑监的年份，叫做减化。土的化气不得其令，木的生气就独自旺盛，火的长气完整如常，但是雨水会过期不降，收气平定，风寒并起，草木虽然繁荣秀美，却不能成实，所成不过秕籽一类而已。其气散漫，其作用是镇静、安定，其变动是疮疡溃烂、痈肿，其发病是水湿凝滞，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脾，其在果类是李、栗，其在果实是仁与核，其在谷类是豆、麻，其在五味是酸、甘，其在颜色是苍、黄，其在畜类是牛、犬，其在虫类是倮

虫、毛虫，其所主的气候是大风刮起、树木摇动，其在五音是宫、角，其病变是胀满痞塞不通，这是土运不及而从木化的关系。这时，少宫与少角相同，上宫和正宫相同，上角和正角相同。其发病是飧泄，这是木气伤脾所致。土衰而木盛，所以暴风骤起，草木摇折，随之干枯散落。其灾害应于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其所主败坏折伤，有如虎狼之势，清冷之气发生作用，由是生气被抑制而无法行使其权力。

金运从革的年份，叫做折收。金的收气后至，生气得以张扬，火气和土气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火的功用就发动了，各种植物便从而得以茂盛。其气升扬，其作用是躁急，其变动是喘咳、失音、胸闷、气逆，其发病是咳嗽、气喘，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肺，其在果类是李、杏，其在果实是外壳、丝络，其在谷类是麻、麦，其在五味是苦、辛，其在颜色是白、丹，其在畜类是鸡、羊，其在虫类是介虫、羽虫，其所主的气候是晴朗炎热，其在五音是商、徵，其发病是喷嚏、咳嗽、鼻流涕、鼻出血，这是金运不及而从火运的关系。这时，少商和少徵相同，上商和正商相同，上角和正角相同，这是火气伤肺所致。金衰火旺，所以火势炎炎，火气过盛，水气来复，随之而见冰雪霜雹。其灾害应于西方，鳞、伏、猪、鼠随之而出，冬藏之气早到，于是发生大寒。

水运涸流的年份，叫做反阳。水的藏气不能行使其封藏的职权，土化之气因而旺盛，长气乘机宣行而布达于四方，蛰虫不按时藏伏，土润泽而泉水减少，草木条达茂盛，万物繁荣秀丽丰满旺盛。其气不得流畅，其作用为慢慢渗泄，其变动是症结不动，其发病是津液枯竭，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肾，其在果类为枣、杏，其在果实是汁液、肉，其在谷类是黍、稷，其在五味是甘、咸，其在颜色是黄、黑，其在畜类是猪、牛，其在虫类是鳞虫、倮虫，其所主的气候是尘土昏郁，其在五音是羽、宫，其病变是痿厥和下

部症结，这是水运不及而从土化的关系。这时，少羽和少宫相同，上宫与正宫相同。其病的表现是尿闭或者排尿困难，这是由于土气伤肾所致。水运不及，所以尘土昏暗，突然降雨，但木气来复，反见大风飞扬，树木摧拔。其灾害应于北方，毛虫象狐狢一类便应之而出，变化而不潜藏。

所以，当运气不及的年份，所胜与不胜之气就乘机而行令，好象不速之客，不招自来，如暴虐而无道德，那么灾害便会加到自己的身上，这是子来报复的关系。如果母受克制微弱，则所受到的报复也微弱，如果母受克制过重，则所受到的报复也重，这种“微者复微，甚者复甚”的情形，是运气中的一种常规。

木运发生的年份，叫做启陈。土气疏松虚薄，草木的青气条达，阳气温和地布化于四方，阴气相随，生气淳厚，化生万物，万物因而欣欣向荣。其运化为生发，其气为美好，其职权是向外散布，其表现是舒展畅达，其在人体的变动是颤摇、眩晕和巅顶部的疾病。其特性是惠风四散、使万物推陈出新，其若变动便会出现狂风振摇、摧折拔倒树木，其在谷类是麻、稻，其在畜类是鸡、犬，其在果类是李、桃，其在颜色是青、黄、白，其在五味是酸、甘、辛，其相应是春天，其在人体的经脉是足厥阴及少阳，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脾、肝，其在虫类是毛虫、介虫，其在物体属内外坚硬的一类，其在病变上主忿怒。这时，太角与太商相同。若逢少阴君火司天，火性上逆，木旺克土，因而病发气逆吐泻。如果木运自恃太过，不注意坚守自己的德性而去侮土，则金的收气就会来复，以致发生秋令劲急的景象，甚则会有肃杀之气，气候清凉，草木凋零，邪气便会损伤人的肝脏。

火运赫曦的年份，叫做蕃茂。少阴之气从内而化，阳气显荣于外，炎暑发挥其蒸腾作用，万物得以昌盛。其运化是成长，其气上升，其职权是闪烁活动，其表现是显露声色，其应在人体变

动上是发生高热、烦扰不宁，其特性是暑热湿蒸，其变化是热度高涨如同烈火，其在谷类是麦、豆，其在畜类是羊、猪，其在果类是杏、栗，其在颜色是赤、白、黑，其在五味是苦、辛、咸，其相应是夏天，其在人体的经脉是手少阴及太阳和少厥阴及少阳，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心、肺，其在虫类是羽虫、鳞虫，其在物体属脉络和汁液，其在病变上主笑、疟疾、疮疡、出血、发狂、目赤。这时，上羽与正徵同。火不克害金气，到秋收气尚能保持在正常范围，其病变可见发痉，若火气太过又逢火气司天，二火相合，则金气受伤，收气不能及时行令。若火运过于暴烈，水气必来报复，就会经常看到阴凝惨淡的景象，甚至下雨、下霜、下雹，转为寒冷，邪气也会损伤人的心脏。

土运敦阜的年份，叫做广化。土性浑厚而清静，使万物顺应时节生长以至充满，土的至阴之气充实，万物便能生化而成形。土运太过，故见土气蒸腾如烟，笼罩于山丘之上，大雨常下，湿气用事，燥气退避。其运化是圆满，其气丰盛，其职权主安静，其表现是周密详备，其应在人体变动上是濡湿蓄积，其特性是柔润光泽，其变化是雷霆震动，暴雨骤至，山崩土溃，其在谷类是稷、麻，其在畜类是牛、犬，其在果类是枣、李，其在颜色是黄、黑、青，其在五味是甘、咸、酸，其相应是长夏，其在人体的经脉是足太阴及阳明，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脾、肾，其在虫类是倮虫、毛虫，其在物体属肉、核一类，其在病变主腹中胀满，四肢不能举动。土运太过，木气来复，所以大风迅疾而来，邪气也会损伤人的脾脏。

金运坚成的年份，叫做收引。天气清洁，地气明朗，阳气随和，阴气行使治化，燥金之气主事，因而万物成熟，但因收气频频施布，化气便不能尽其作用。其生化是收敛成熟，其气是削伐，其职权为过于严厉肃杀，其表现是尖锐锋利而刚劲，其在人体变

动上是折伤、肤疮，其特性是雾露萧瑟，其变化是肃杀凋零，其在谷类是稻、黍，其在畜类是鸡、马，其在果类是桃、杏，其在颜色是白、青、丹，其在五味是辛、酸、苦，其相应是秋天，其在人体的经脉是手太阴和阳明，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肺、肝，其在虫类是介虫、羽虫，其在物体属皮壳、丝络一类，其在病变上主气喘有声、呼吸困难、不得安卧。这时，上徵与正商相同。由于金气被克制，木不受克，所以生气能和长化收藏诸气平衡，其发生的病变是咳嗽。如果金运太过，行使职权暴虐过甚，则名木枯槁，不能发荣，草类也会柔脆干死，但继之火气来复，如同夏天的气候前来相救，所以炎热流行，蔓草将要枯槁，邪气也会损伤人的肺脏。

水运流衍的年份，叫做封藏。寒气执掌物化，天地之间严寒阴凝，闭藏之气主宰一切，长化之气不得发扬。其生化为寒冷，其气为坚凝，其职权为安静，其表现为流动灌注，其在人体变动上是痛泄、吐涎沫，其特性是阴凝惨淡、寒冷冻结，其变化是冰雪霜雹，其在谷类是豆、稷，其在畜类是猪、牛，其在果类是栗、枣，其在颜色是黑、丹、黄，其在五味是咸、苦、甘，其相应是冬天，其在人体的经脉是足少阴及太阳，其相应于人体内脏的是肾、心，其在虫类是鳞虫、倮虫，其在物体属于汁液充满，其病变是胀满，这是由于火的生长之气不能布化所致。若水运太过，则土气来复，于是水土交争，大雨下降，邪气也会损伤人的肾脏。

所以说，运气太过的年份，失去了正常的性能，以强凌弱，则会有胜我者前来报复。如果行使政令能守常规，即便有胜气来侵，也能同化它。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问道：天气不足于西北，北方寒，而西方凉；地气不满于东南，南方热，而东方温。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天气的阴阳，地理的高低，都有太过与不及的差异。

东南方是阳，阳的精气自上而下降，则南方热而东方温；西北方是阴，阴的精气自下而上奉，则西方凉而北方寒。因此，地势有高下，气候有温凉，地势高的气候就寒凉，地势低下的气候就温热。在西北寒凉的地方容易得胀病，在东南温热的地方容易患疮疡。胀病用下法治疗，则胀满可消；疮疡用汗法治疗，则疮疡自愈。这是气候和地理影响人体腠理开闭的一般情况，无非是太过和不足的区别而已。

黄帝问道：地势高下与气候温凉对于人的寿命长短，有什么关系呢？

岐伯说：阴精上承的地方，腠理致密，所以人多长寿；阳精下降的地方，腠理开泄，所以人多短命。

黄帝说道：讲得好。人有了疾病，应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西北方天气寒冷，应该散其外寒，清其里热；东南方气候温热，应该收敛外泄的阳气，温其内寒。这便是所谓的同病异治。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应用寒凉物药治疗，并用汤液浸渍；气候温热的地方，多内寒，应用温热的方法治疗，以此加强内部阳气的巩固。治法必须与当地的气候一致起来，才能使气达到平调。但如果有假热的冷病，或者假寒的热病，则应用相反的方法治疗。

黄帝说道：讲得好。但是，同是一个地区的气候，而人们的生化寿夭各有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这是地势高下不同的差异所造成的。地势崇高的地方多寒，属于阴气所治；地势低下的地方多热，属于阳气所治。阳气太过，四时气候就到得早；阴气太过，四时气候就到得晚。这就是地势高下与生化迟早关系的一般规律。

黄帝又问道：那么，它对寿夭也有关系吗？

岐伯说：地势高的地方，阴气所治，其人多寿；地势低的地

方，阳气多泄，其人多夭。而地势高下相差有程度的不同，相差小的，其寿和夭的差别也小；相差大的，其寿和夭的差别也大。所以，治病之人必须懂得天道和地理，阴阳的相胜，气候的先后，人的寿命长短，生化的时期，方能了解人体形气的病变所在。

黄帝说道：讲得好。岁运当病却没有病，或者脏气应当相应和起作用，但却不相应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这是由于受司天之气的制约，人身脏气有所适从的缘故。

黄帝说道：我想详细地了解一下。

岐伯说：少阴相火司天的年份，火气下临于地，人身肺脏之气受制，肺气上从天气，上从于天气则为火用事，地上的草木受灾，火热如同烧灼，金被克制变质损耗，炎暑流行，这时发生的疾病有咳嗽、喷嚏、流鼻涕、鼻衄血、鼻塞、疮疡、疟疾、浮肿。少阳司天则厥阴在泉，所以风气流行于地，沙尘飞扬，发生的疾病为心痛、胃脘痛、胸膈不通，其发病的特点是起病急骤，变化迅速。

阳明司天的年份，燥气下临于地，人身的肝气应而上从天气，青色起，而木被迫为金用事，脾土受到灾害，凉气时常来临，木坏草枯，在人体可见胁痛、目赤、眩晕、动摇、战栗、筋络萎弱，不能久立。阳明司天则少阴君火在泉，火气出现于地面，暴热由此而来，地气变为暑热蒸腾，阳气郁结于内而发病，小便变为赤黄色，寒热往来如同疟疾，甚至出现心痛等症。在火气流行于草木枯槁的时候，流水不得结冰，蛰虫反外见而不藏伏。

太阳司天的年份，寒水之气下临于地，人身的心气应而上从天气，从水化而为水用，火热之气照耀显明，红光亦起反应，肺金受到伤害，寒凉之气非其时而出现，寒气太过则水结成冰，由于火气被迫而应从天气，所以病发为心热烦闷，咽喉干，常口渴，

流鼻血、喷嚏，容易悲哀，常打呵欠，热气妄行于上，寒气报复于下，严霜不时下降，由于水气侵犯心火，神气受伤，所以善忘，甚至出现心痛。但是，太阳司天，则太阴湿土在泉，土能制水，所以土气滋润，水流溢满，寒水之客气加临，火为沉阴所化，万物会因寒湿而发生变易，在人体受到气运的影响，可见水饮内蓄，中焦满闷不能进食，皮肤麻木，肌肉不仁，筋脉活动不利，严重的甚至出现浮肿，背部发生痈肿。

厥阴司天的年份，风木之气下临于地，人身的脾气应而上从天气，湿土之气隆起，土色显露，水气受到伤害，土的功用也为之变易，在人体受到气运的影响，则会出现身体沉重、肌肉枯萎、不能多食、口败无味等病，风气行于天空中，云气与草木随之动摇，人们也感觉有眼转、耳鸣等症。但是，厥阴司天，则少阳相火在泉，火气任其横行，地气于是象酷暑一样，大热如火，在人体则发为赤痢。这时，应当蛰居的虫类常见于外，流水不能结冰，其发病的特点是快而急剧。

少阴司天的年份，火热之气下临于地，人身的肺气应而上从天气，燥金畏火而化为火用，草木受到伤害，在人体受了气运的影响，就会有哮喘、呕吐、寒热、喷嚏、流鼻涕、流鼻血、鼻塞不通等病发生，火气当权，所以大暑流行，甚至病发疮疡、高烧，暑热如同火焰，好象能让金烁石流一样。但是，少阴司天，则阳明燥金在泉，燥气行地，寒凉之气屡屡来临，在病变上容易发生胁痛、经常叹息等症，肃杀之气时行，草木均发生变化。

太阴司天的年份，湿土之气下临于地，人身的肾气应而上从天气，寒水因畏湿土而化为水用，土气上冒而为云雨，在人体受到气运的影响，就会产生胸中不快、阴痿、阳气大衰、阳不能举以至失其功用，在土旺之时则感觉腰臀疼痛，转动不便，或者厥逆。但是，太阴司天，则太阳寒水在泉，所以地气阴凝闭藏，大

寒便到，蛰虫提早伏藏，在病变上会产生心下痞塞而痛。如果寒气太过，土地冻裂，水结坚冰，则病发为少腹痛，时常妨害饮食，水气上乘肺金，则寒水外化，所以少腹痛止。如若水气增多，则口味觉咸，必使水气通行外泄，方能减退。

黄帝问道：在同一个年份里，动物有的能孕育，有的不能孕育，这种生化的不同情况，究竟是什么气所造成的呢？

岐伯说：六气和五行所化的五类，是相胜相克的。如果六气与运气相同，那么生物就繁盛；如果六气与运气不同，那么生物就衰微。这是天地孕育的道理，生化的自然规律。所以，厥阴司天的年份，毛虫不受影响而保持安静，羽虫得以生育，介虫不能生成；厥阴在泉的年份，毛虫得以生育，倮虫遭到损耗，羽虫不得生育。少阴司天的年份，羽虫不受影响而安静，介虫得以生育，毛虫不能生成；少阴在泉的年份，羽虫得以生育，介虫遭到损耗而不得生育。太阴司天的年份，倮虫不受影响而安静，鳞虫得以生育，羽虫不能生成；太阴在泉的年份，倮虫得以生育，鳞虫虽育而不能生成。少阳司天的年份，羽虫不受影响而安静，毛虫得以生育，倮虫不能生成；少阳在泉的年份，羽虫得以生育，介虫遭到损耗，毛虫不能生育。阳明司天的年份，介虫不受影响而安静，羽虫得以生育，介虫不能生成；阳明在泉的年份，介虫得以生育，毛虫遭到损耗，羽虫不能生成。太阳司天的年份，鳞虫不受影响而安静，倮虫得以生育；太阳在泉的年份，鳞虫得以生育，羽虫遭到损耗，倮虫不能生育。

凡是遭到克制而不能成长的气运，情形就更为严重。因此六气所主各有所胜，岁运所立又各有其生化的作用。在泉之气制其所胜者，司天之气制其胜己者。司天之气制色，在泉之气制形。五种虫类的繁衍和衰微，都是适应着六气而产生的。因此而有胎孕和不育的区别，这不是治化的不全，而是运气的一种常度，被称

之为中根。中根以外的六气，也是根据五行而施化。所以生化之气不齐，而有臊、焦、香、腥、腐五气，酸、苦、辛、咸、甘五味，青、黄、赤、白、黑五色，毛、羽、倮、鳞、介五类的分别，它们在万物之中各得其所宜。

黄帝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说：根于内的，叫做神机，它是生化作用的主宰，若神去，则生化的机能也随之停止；根于外的，叫做气立，若在外的六气歇止，则生化也随之断绝。因此说运各有制约，各有相胜，各有所生，各有所成。所以说：如果不知道岁运和六气的加临，以及六气的异同，便不足以谈论生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问道：万物都依赖于气而生化，开始受气就能生化，气散而能造就物体的形质，气敷布而可以蕃殖，气终之时形体物象便发生变化，万物的始终与气化过程是一致的。但是，五味所禀受之气，在生化上有厚有薄，在成熟上有多有少，开始和终了也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这是因为在泉之气所控制。没有天气则万物不生，没有地气则万物不长。

黄帝说道：我想听听这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寒、热、燥、湿的气化，各有不同。所以少阳相火在泉，则寒毒之物不生，金从火化，所以味辛，其主治之味为苦酸，其在谷类颜色上是苍、丹之色。阳明燥金在泉，湿毒之物不生，木从金化，所以味酸，其气湿，其主治之味是辛、苦、甘，其在谷类颜色是丹色、素色。太阳寒水在泉，热毒之物不生，火从水化，所以味苦，其主治之味是淡、咸，在谷类颜色上是黄色、黑色。厥阴风木在泉，清毒之物不生，土从木化，所以味甘，其主治之味是酸、苦，在谷类颜色上是青色和红色。厥阴司天则少阳在泉，木火相生，则气化专一，其味纯正。少阴君火在泉，寒毒

之物不生，金从火化，所以味辛，其主治之味是辛、苦、甘，在谷类颜色上是白色、红色。太阴湿土在泉，燥毒之物不生，水从土化，所以味咸，其气热，其主治之味是甘、咸，在谷类颜色上是黄色、黑色。太阴在泉，其气化淳厚，咸味内守，其气专精，而能生金，所以辛味也得以生化，而与湿土同治。

所以说：因司天在泉之气不及而引起的疾病应用补法，补就要顺其气而补；因司天在泉之气太过而引起的疾病应用治法，治就要逆其气而治。都要根据其寒热盛衰而予以调治。所以说：无论用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之法，都要先找出其气不及或太过的原因，再进行治疗。身体强壮能耐受毒药的，则给以性味厚的药；身体衰弱不能胜任毒药的；则给以性味薄的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倘若病气反其常候，如病在上的，则治其下；病在下的，则治其上；病在中的，则治其左右。治热病用寒药，应当温服；治寒病用热药；应当凉服；治温病用凉药，应当冷服；治清冷之病用温药，应当热服。在治疗过程中，无论使用消法，或削划法，或催吐法，或通下法，或补益法，或泻下法等，无论新病久病，都必须遵守上述治疗法则。

黄帝问道：如果病在内里，不实，也不坚硬，有时聚而有形，有时散而无形，应当怎么办呢？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这种病，若没有积滞，则应从内脏里寻求病因，如虚的就用补法，如兼有外邪的，则先用药驱其邪，然后以饮食调补，或者用水渍法通其腠理，使其内外协调，这样，便可使之痊愈。

黄帝问道：有毒的药和无毒的药，服法有一定的规则吗？

岐伯说：病变有新久，处方有大小，药的有毒无毒，服用当然要有一定的规则。凡用大毒之药，病去十分之六，则不可再服；平常的毒药，病去十分之七，不可再服；有小毒的药，病去十分

之八，不可再服；即使没有毒的，病去十分之九，也不必再服。以后用谷肉果菜等饮食调养，就可使病气都去掉了，不要用药过度，而伤及正气。如果邪气未尽，可再按上法服药。一定要先了解岁气的不及或太过，才不至误用药物攻伐其冲和之气。不要实症用补，使其重实；不要虚症误下，使其重虚，而给患者留下后患。不能误补而使邪气更盛，不能误泻而使正气丧失，以免断送病人的性命！

黄帝问道：久病的人，有时气顺，而身体却不能恢复健康，病虽已去，而身体仍然瘦弱，该怎么办呢？

岐伯说：这是只有圣人才能提出来的高明的问题啊！天地对万物的生化，是别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取代的，四时的运行秩序，是不能够违反的。因此，人应当顺应天地四时的气化，使经络畅通，气血和顺，慢慢地恢复它的不足，则能和正常人一样健康。很好地补养调和，耐心地等待，谨慎地内守正气，不要使它耗损，这样，形体便能充实强壮，生气也会一天天地增长起来，这种方法称之为圣王之法。所以《大要》上说："不要用人力来代替天地的气化，不要违反四时的运行，必须善于调和保养，耐心地等待正气的恢复。"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太虚廖廓，五运回薄，衰盛不同，损益相从。愿闻平气，何如而名！何如而纪也？

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

帝曰：其不及奈何？

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监，金曰从革，水曰

涸流。

帝曰：太过何谓？

岐伯曰：木曰发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坚成，水曰流衍。

帝曰：三气之纪，愿闻其候。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敷和之纪，木德周行，阳舒阴布，五化宣平，其气端，其性随，其用曲直，其化生荣，其类草木，其政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脏肝。肝畏其清，其主目，其谷麻，其果李，其实核，其应春，其虫毛，其畜犬，其色苍，其养筋，其病里急支满，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坚，其数八。

升明之纪，正阳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气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类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热，其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谷麦，其果杏，其实络，其应夏，其虫羽，其畜马，其色赤，其养血，其病瞤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脉，其数七。

备化之纪，气协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齐修，其气平，其性顺，其用高下，其化丰满，其类土，其政安静，其候溽蒸，其令湿，其脏脾。脾其畏风，其主口，其谷稷，其果枣，其实肉，其应长夏，其虫倮，其畜牛，其色黄，其养肉，其病否，其味甘，甘音宫，其物肤，其数五。

审平之纪，收而不争，杀而无犯，五化宣明，其气洁，其性刚，其用散落，其化坚敛，其类金，其政劲肃，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脏肺。肺其畏热，其主鼻，其谷稻，其果桃，其实壳，其应秋，其虫介，其畜鸡，其色白，其养皮毛，其病咳，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坚，其数九。

静顺之纪，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气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坚，其类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肃，其令

寒，其脏肾。肾其畏湿，其主二阴，其谷豆，其果栗，其实濡，其应冬，其虫鳞，其畜彘，其色黑，其养骨髓，其病厥，其味咸，其音羽，其物濡，其数六。

故生而勿杀，长而勿罚，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谓平气。

委和之纪，是谓胜生。生气不政，化气乃扬，长气自平，收令迺早，凉雨时降，风云并兴，草木晚荣，苍干凋落，物秀而实，肤肉内充。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缓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脏肝，其果枣李，其实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出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飔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伏明之纪，是谓胜长。长气不宣，藏气反布，收气自政，化令乃衡，寒清数举，暑令乃薄，承化物生，生而不长，成实而稚，遇化已老，阳气屈伏，蛰虫早藏。其气郁，其用暴，其动彰伏变易，其发痛，其脏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咸，其色玄丹，其畜马彘，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徵羽，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少徵与少羽同，上商与正商同，邪伤心也。凝惨凓冽，则暴雨霖霪，眚于九。其主骤注，雷霆震惊，沉黔淫雨。

卑监之纪，是谓减化。化气不令，生政独彰，长气整，雨乃愆，收气平，风寒并兴，草木荣美，秀而不实，成而秕也。其气散，其用静定，其动疡涌，分溃，痈肿，其发濡滞，其脏脾，其果李栗，其实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

脾也。振拉飘扬，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从革之纪，是谓折收。收气乃后，生气乃扬，长化合德，火政乃宣，庶类以蕃。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铿禁瞀厥，其发咳喘，其脏肺，其果李杏，其实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嚏咳鼽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徵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毫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涸流之纪，是谓反阳。藏令不举，化气乃昌，长气宣布，蛰虫不藏，土润，水泉减，草木条茂，荣秀满盛。其气滞，其用渗泄，其动坚止，其发燥槁，其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黔玄，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主俟郁昏翳，其声羽宫，其病痿厥坚下，从土化也。少羽与少宫同，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癃闭，邪伤肾也。埃昏骤雨，则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显狐狢，变化不藏。

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虚无德，灾反及之。微者复微，甚者复甚，气之常也。

发生之纪，是谓启敷，土疏泄，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其化生，其气美，其政散，其令条舒，其动掉眩巅疾，其德鸣靡启拆，其变振拉摧拔，其谷麻稻，其畜鸡犬，其果桃李，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经足厥阴、少阳，其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坚外坚，其病怒。太角与上商同。上徵则其气逆，其病吐利。不务其德，则收气复，秋气劲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凋零，邪乃伤肝。

赫曦之纪，是谓蕃茂。阴气内化，阳气外荣，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气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

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疮、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痓，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敦阜之纪，是谓广化。厚德清静，顺长以盈，至阴内实，物化充成。烟埃朦郁，见于厚土，大雨时行，湿气乃用，燥政乃辟。其化圆，其气丰，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稽，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黔玄苍，甘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阳明，其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支不举。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坚成之纪，是谓收引。天气洁，地气明，阳气随，阴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气繁布，化洽不终。其化成，其气削，其政肃，其令锐切，其动暴折疡痊，其德雾露萧飋，其变肃杀凋零，其谷稻黍，其畜鸡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经手太阴、阳明，其脏肺肝，其虫介羽，其物壳络，其病喘喝，胸凭仰息。上徵与正商同。其生齐，其病咳。政暴变，则名木不荣，柔脆焦首，长气斯救，大火流，炎烁且至，蔓将槁，邪伤肺也。

流衍之纪，是谓封藏。寒司物化，天地严凝，藏政以布，长令不扬。其化凛，其气坚，其政谧，其令流注，其动飘泄沃涌，其德凝惨寒雾，其变冰雪霜雹，其谷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枣，其色黑丹黔，其味咸苦甘，其象冬，其经足少阴、太阳，其脏肾心，其虫鳞倮，其物濡满，其病胀，上羽而长气不化也。政过则化气大举，而埃昏气交，大雨时降，邪伤肾也。

故曰：不恒其德，则所胜来复；政恒其理，则所胜同化。此

之谓也。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其故何也？

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太少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腠理开闭之常，太少之异耳。

帝曰：其于寿夭，何如？

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

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

岐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

帝曰：善。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

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阳胜者先天，阴胜者后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

帝曰：其有寿夭乎？

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

帝曰：善。其岁有不病，而脏气不应不用者，何也？

岐伯曰：天气制之，气有所从也。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见燔焫，革金且耗，大暑以行，咳嚏鼽衄，鼻窒口疡，寒热胕肿。风行于地，尘沙飞扬，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

主暴速。

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眚，凄沧数至，木伐草萎，胁痛目赤，掉振鼓栗，筋萎，不能久立。暴热至，土乃暑，阳气郁发，小便变，寒热如疟，甚则心痛。火行于槁，流水不冰，蛰虫乃见。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嗌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夏，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土乃润，水丰衍，寒客至，沉阴化，湿气变物，水饮内稸，中满不食，皮痹肉苛，筋脉不利，甚则跗肿，身后痛。

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火纵其暴，地乃暑，大热渐烁，赤沃下。蛰虫数见，流水不冰，其发机速。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鼽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太阴司天，湿气下临，肾气上从，黑起，水变，埃冒云雨，胸中不利，阴痿，气大衰，而不起不用，当其时，反腰椎痛，动转不便也，厥逆。地乃藏阴，大寒且至，蛰虫早附，心下否痛。地裂冰坚，少腹痛，时害于食，乘金则止。水增，味乃咸，行水减也。

帝曰：岁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气使然？

岐伯曰：六气五类，有相胜制也。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阴司天，毛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在泉，毛虫育，倮虫耗，羽虫不育。少阴司天，羽虫静，介虫育，毛虫不成；在泉，羽虫育，介虫耗不育。太阴司天，倮虫

静，鳞虫育，羽虫不成；在泉，倮虫育，鳞虫不成。少阳司天，羽虫静，毛虫育，倮虫不成；在泉，羽虫育，介虫耗，毛虫不育。阳明司天，介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在泉，介虫育，毛虫耗，羽虫不成。太阳司天，鳞虫静，倮虫育；在泉，鳞虫耗，倮虫不育。

诸乘所不成之运，则甚也。故气主有所制，岁立有所生。地气制己胜，天气制胜己。天制色，地制形。五类衰盛，各随其气之所宜也。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气之常也，所谓中根也。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别，有五气、五味、五色、五类、五宜也。

帝曰：何谓也？

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故各有制，各有胜，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同异，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谓也。

帝曰：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资，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终始不同，其故何也？

岐伯曰：地气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长也。

帝曰：愿闻其道。

岐伯曰：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黔秬。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黔秬。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治。

故曰：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热盛衰而调之。故曰：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能毒者，以厚

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补之，泻之，久新同法。

帝曰：病在中而不实不坚，且聚且散，奈何？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无积者，求其脏，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行水渍之，和其中外，可使毕已。

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

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天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

帝曰：其久病者，有气从不康，病去而瘠，奈何？

岐伯曰：昭乎哉圣人之问也！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命曰圣王。故《大要》曰："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此之谓也。

帝曰：善！

卷二十一

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

黄帝问道：关于六气的正化与异常变化，以及胜气、复气、邪气、平治的关系，甘苦辛咸酸淡等味先后生化的道理，我已经明白了。但是五行的运化，有时和司天之气相从，有时和司天之气相逆，有时从司天之气而违逆在泉之气，有的从在泉之气而违逆司天之气，有的相互适应，有的不相适应，我尚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要想符合天之六气的规律，顺应地之五行的法则，调和五运之气化，使之上下协调，互相不发生冲突，天地升降的正常关系不致相失，五运之气通畅运行而不背离它的职权，用五味来调和气化的从与逆，应当怎样呢？

岐伯恭敬地行礼后回答说：问得真高明啊！这是天地生化的纲领，万物变化的源头，倘若不是英明的圣帝，谁能穷究它的精深道理呢？我虽然不聪明，仍愿意讲述一下它的道理，使其不致磨灭，而能够长久地保存下来。

黄帝说道：想请先生进一步推求分析，根据它的分类和次序，分别六气中的客气和主气，主宰和从属，从而阐明五行运化的气数和法则，可以告诉我吗？

岐伯说：首先要确定年岁的干支，以了解主岁之气金木水火土五行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主从的变化，这样，自然界的变化就可以了解，人们的气机就可以调和，阴阳胜负的道理就能够认识而不致迷惑了。这是气运之数可以计算的，请允许我尽我所知言说一下。

黄帝问道：太阳司天的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这是以辰、戌来标志的年份。辰、戌年是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若逢岁运是木运太过，便是壬辰、壬戌两个年份。其运主风，风运如正常，则风鸣地坼，万物萌芽；如木运变常，则狂风振撼，树木摧折。风气太过之病，是眩晕振掉，头目昏花，因是木运主岁，所以客运与主运都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火运太过，便是戊辰、戊戌两个年份。这二年虽然火运太过，但正当太阳寒水司天，受其制约，所以其气运相当于火运平气之年。其运主热，如土运正常，则气候温暖，渐渐暑热薰蒸；若火运变常，则火气炎烈，水气沸腾。火气太过之病，多属热郁一类。因岁运是火运太过，所以客运起于太徵，终于少徵，而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土运太过，便是甲辰、甲戌两个年份。甲己属土，辰戌亦属土，所以这二年都是岁会，其运主阴雨。如土运正常，则风调雨顺，地气润泽；如土运变常，则雷电震惊，暴风雨至。土气太过之病，多为下部湿重。因为甲是阳年，所以客运起于太宫，终于少徵，主运则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金运太过，便是庚辰、庚戌两个年份。岁运是金，其运为凉。如金运正常，则雾露下临，秋风萧瑟；如金运变常，则气候肃杀，草木凋零。金气太过之病，多为燥病，胸背烦闷满胀。因为岁运是金，所以客运起于太商，终于少宫，主运则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水运太过，便是丙辰、丙戌二个年份。因为司天与中运相同，所以均为天符。岁运是水，其运为寒。如水运正常，则气候寒冷；如水运变常，则降冰雪霜雹。水气太过之病，多是严寒之气滞留于三百六十五穴会。因岁运是水气太过，所以客运起于太羽，终于少商，主运则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凡是太阳司天的年份，气化的运行早于正常的天时，天气清肃，地气安静，寒气上临太虚，阳气不能发挥其作用，寒水与湿土互相协同，它相应于上的乃是辰星、镇星。生长的谷物是黑色和黄色，天气的现象严肃，地气的作用徐缓。寒气的作用扩张充沛，阴中之阳受到了遏制，川泽里没有升腾的阳气，被遏制的火气只有待时而发。到了少阴相火当令时，雨露及时下降，三气终期，到了终止的极点，雨水便非常稀少，又回到太阴当令，乌云朝向北极，湿土之气运化四布，雨水润泽遍及万物。寒水之气布于上，少阴君火动于下，寒湿偏胜之气相持于气交之中。这时，人们多患寒湿，发为肌肉萎缩，两足萎弱，伸缩无力，大便濡泻、失血等病症。

初之气，由于地气迁移，气运大温，所以百草过早地繁盛。其时，人们容易感受疫病，发为温病，其症候是身热、头痛、呕吐、肌肤赤斑等症状。

二之气，阳明燥金当令，因而大凉反至，人们表现为肠胃不舒惨痛的样子，草类遇到寒气，火气遂被抑制。人们多患气郁于内、胸腹胀满之病，司天之寒气开始发生。

三之气，司天太阳之气当令，寒气流行，雨水下降。这时，人们多病外寒而内热、痈疽、下利、心中烦热、神志昏蒙、胸闷等症，如果不及时进行诊治，就会死亡。

四之气，厥阴风木当令，太阴湿土主运，风湿两气相争，风不胜湿，化为雨水，万物因而长大、变化、成熟。这时，人们多患高热、气虚不足、肌肉萎弱、两足萎弱无力、赤白痢疾等。

五之气，少阴君火当令，火气不能运行，但因太阴湿土之气与之化合，百草因此生长、变化、定形，人们也舒畅无病。

终之气，太阴湿土当令，地气正胜，湿气运行，阴气凝集于太虚，尘土飞扬，蒙蔽郊野。人们受到这种气候的影响，也感到

惨凄不乐，若再有寒风吹来，风能胜湿，影响到人体，孕妇便会受到伤害而致殒胎。

所以，该年应多用苦燥以去湿，用苦温以去寒，必须要减弱造成气郁的原因。首先要培补化生的根源，抑制那太过的运气，扶植那不胜的运气，不要使其因太过不胜而导致疾病。同时要食用与岁气相合的青色、黄色谷类以保全真气，防避寒邪贼风以保持正气，要根据气运的同异，来确定用药的多少。气运同时寒湿的，就用燥热之品来调和；气运寒湿之气不同的。就用燥湿之品来调和；其气运相同的，应多用相宜的气味；其气运不同的，应斟酌少用。需要注意的是，用寒性药应当避开寒冷的天时，用凉性药应当避开清冷的天时，用温性药应当避开温暖的天时，用热性药应当避开炎热的天时。在饮食上，与上述的规律是相同的。倘若天气反常，邪气反胜，则可以不照避寒避热的常规去做。否则，就会致病。这便是所谓的因时制宜。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么，阳明司天的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这是以卯、酉来标志的年份。卯、酉年是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丁卯、丁酉二年岁运属木，丁为阴干，所以客运始于少角。因木运不及，金气来侵，火气来复，金火二气胜复相同，所以气运与金运平气相同。木运主风，其变为清、热。因是木运主岁，所以客运与主运相同，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火运不及，便是癸卯、癸酉两个年份。癸为阴干，所以客运始于少徵。因火运不及，水气来克，土气来复，水土（寒雨）的胜复相同，所以气运与金运平气相同。火运主热，其变为寒雨。客运起于少徵，终于太角，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土运不及，便是己卯、己酉两个年份。己为阴干，所以客运始于少宫。因土运不及，木气来克，金气来复，所以木金（风凉）的胜复相同，土运主雨，其变为风、凉。客运起于少

宫，终于[illegible]，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金运不及，便是乙卯、乙酉两个年份。乙为阴干，所以客运起于少商。因金运不及，火气来克，水气来复，所以水火（寒热）的胜复相同，气运与金运平气相同。金运主凉，其变为寒、热。客运始于少商，终于太宫，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水运不及，便是辛酉、辛卯两个年份。辛为阴干，所以客运始于少阴。因水运不及，土气来克，木气来复，所以土木（雨风）的胜复相同，辛卯年气运与土运不及年（少宫）相同。水运主寒，其变为雨、风。客运起于少羽，终于太商、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凡是以上阳明司天的年份，气化运行比正常天时来得慢，天气劲急，地气清明，阳气主宰着时令，炎热之气流行，草木干燥而硬，只有和淳之风吹来才可以得到消解。风燥之气横于岁运，流于气交之中，阳气多而阴气少，云向雨府，湿土之气于是敷布，燥气盛到极点，化为雨泽。正气所化的岁谷是红白二色，其间谷为感受太过的间气而熟的，金火互相配合发挥作用，其相应于上的，是太白（金）、荧惑（火）二星。金气的气象劲急，火气的表现急暴，于是伏藏的虫类出现，水流动而不结冰。其时，人们多患咳嗽、咽喉肿塞、突然发寒发热、战抖、大小便不通等症，上半年清金之气劲而有力，毛虫死亡，下半年火热之气急暴，介虫遭受灾殃。金气和火气的发作都很急迫，而胜复的变化，又常常是纷乱的，清气和热气相持于气交之中。

初之气，地气迁移，阴气凝聚，于是天气肃杀，水结冰冻，寒雨运化。人们受到这种气候的侵害，多患内热胀满，面目浮肿，喜欢睡眠，鼻流清涕，鼻血，喷嚏，呵欠，呕吐，小便色黄赤，甚则尿频、尿急、淋漓不断等病症。

二之气，阳气散布，人们感到非常舒服，万物生长繁荣。但

是疫病又猖獗流行，造成人们的突然死亡。

三之气，燥金司天当令，凉气发布，而主气为少阳相火，所以燥气热气互相交合，三气终了交四气则干燥，到了极点，就会化为润泽，人们多患疟疾。

四之气，寒雨下降，病发为突然跌倒，寒冷发抖，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气息低微，咽喉干燥，口渴引饮，以及心痛、痈肿溃疡、寒性疟疾、骨软无力、大小便出血等疾病。

五之气，厥阴风木用事，秋天反行春令，草又生长茂盛，人们也很舒服。

终之气，阳气四布，气候反而温暖，应蛰伏的虫类仍然活动于外，流水不能结冰，人们也因此而安康。但因冬行夏令，故易患温病。

所以，在这样的年份应当吃白色或红色的岁谷，以安定正气，吃间谷以驱除邪气。用药时应用咸味、苦味、辛味，并用汗法、清法、散法以适应运气，不使受到邪气，并削弱郁结之气，资助化生的泉源。根据寒热的轻重，来调节药量的多少。运与气同热的，应多以清凉之品调和，运与气同清的，应多以火热之品调和，用凉性应避免清凉的天气，用热性应避免炎热的天气，用寒性应避免寒冷的天气，用温性应避免温暖的天气，在饮食上，与上述的方法和规律是相同的。倘若天气反常，则不必拘泥于这些常规，可以灵活运用。这是适应自然的法则。若违反了它，就会扰乱适应自然变化的法度和阴阳的规律。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么，少阳司天的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这是以寅、申来标志的年份。寅、申年是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若逢岁运是木运太过，便是壬寅、壬申两个年份。壬寅、壬申二年均是同天符年。壬为阳干，所以客运起于太角。木运主风，风性鼓动，植物破土萌芽，草木枝条被风拂

发出鸣响，若风气太过，则变狂风大作，振拉摧拔。人们受这种气候的影响，易患眩晕振颤、胁肋支满、惊骇等疾病。因岁运为木，所以客运和主运都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火运太过，便是戊寅、戊申两个年份。戊寅、戊申二年都是天符年。戊为阳干，所以客运起于太徵。火运主暑，其气化为酷热暄盛郁闷，火气太过则变作炎热如沸腾状。人们受这种气候的影响，易患上部疾病，热郁于中，各种出血、心痛等病。客运起于太徵，终于少角，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土运太过，便是甲寅、甲申两个年份。甲为阳干，所以客运起于太宫，土运主阴雨，气化为湿气濡泽柔润，如果湿气太过，则变作雷雨暴作。人们受这种气候的影响，多患肢体沉重、浮肿、痞满痰饮等病。客运起于太宫，终于少徵，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金运太过，便是庚寅、庚申两个年份。庚为阳干，所以客运起于太商。金运主凉，金运太过，有司天少阳相火相制约，所以气运与主运平气相同，其气化为雾露清切，如金气太过，则变作肃杀凋零景象。受这种气候的影响，人们多患肩背胸中之病。客运起于太商，终于少宫，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水运太过，便是丙寅、丙申两个年份。丙为阳干，所以客运起于太羽。水运主寒气清肃，气化为寒水凝敛凛冽，如水运太过，则变作冰、雪、霜、雹。受这种气候的影响，人们多患寒症、浮肿等病症。客运起于太羽，终于少商，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凡是以上少阳司天的年份，气化的运行比正常为早，天气正常，地气扰动，于是暴风突起，树木被吹倒，灰沙飞扬，炎火四散流行，而当厥阴湿土之气与少阳并行之时，雨就应时下降，火木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相应于上的，是荧惑（火）和岁星（木）。

它应于谷类是红色、深青色，其职权是严肃的，其表现是扰动的，所以风热之气相互参合于气交之中，而景物呈现不已。一旦湿土之气横行，寒气经常来到，凉雨就随之降下。受这种气候的影响，人们多患寒抑于内，外生疮疡，内生泄泻腹满。明达的人遇到了这种情况，就会使寒热之气调和，不致相争。倘若寒热相争，反复发作，就要发生疟疾、泄泻、耳聋、目瞑、呕吐、心肺气郁、肿胀、皮肤变色等病症。

初之气，地气转移，风气亢盛有摇动之势，寒气退去，气候显著温和，草木很早便欣欣向荣，虽然有寒气侵袭，但并不受其影响，其时，温热病开始发生。其气血怫郁于上部，口鼻出血，眼睛发红，咳嗽气逆，头痛血崩，胁肋胀满，皮肤生疮。

二之气，太阴湿土用事，少阴君火之气反而受到郁遏，白色之气四起，云向雨府，风气不能胜过雨湿之气，细雨零落，人们安康无恙。如有疾病，则为热气郁遏于上部，症状见咳嗽、气逆、呕吐、疮疡发于体内、胸部咽喉不利、头痛、周身发热、心乱、脓疮等。

三之气，司天运气行使权力，炎暑的气候到来，因为主客之气都是少阳相火布政，所以雨便会停止下降。受这种气候的影响，人们多患内里发热、耳聋、目瞑、出血、咳嗽、呕吐、鼻塞流涕、鼻出血、喷嚏、呵欠、咽喉痹痛、目赤，往往突然死亡。

四之气，阳明清凉之客气与主时之太阴湿土来临，与主岁的风热之气相遇，所以有时清凉，有时炎热，迨白露下降，民气便会和平。如有疾病，则为胸腹胀满而身体沉重。

五之气，阳热散去，太阳寒水之气来临，寒气即来，雨水下降，人身的腠理空窍收敛，树木早早地便凋零，人们纷纷躲避寒邪，起居也更为谨慎。

终之气，在泉的厥阴之气迁正而当令，风气流动，万物反有

生长的气象，时常出现霜雾。其时，人们多患关闭不禁，肤腠不固，阳气不能收藏而心痛、咳嗽等病症。治疗的时候应当抑制那太过的运气，资助那不及的运气，减弱郁结之气，并且首先从调和化生的泉源做起，倘若运气太过的情况不出现，则各种奇病也就不会发生。

所以，该年用药应用咸味、辛味、酸味，并用渗法、泄法、水渍法、发汗法，根据运气的寒温，适当地调节其偏差。岁运与司天在泉的风热相同的，则多用寒凉之品调治；不相同的，则少用寒凉之品。用热性应避免炎热的天气，用温性应避免温暖的天气，用寒性应避免寒冷的天气，用凉性应避免清凉的天气，在饮食上，与上述的方法相同。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如果遇到反常的天气，则可以灵活应用，用不同的适当方法处理。若是违反了它，就会造成疾病。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么，太阴司天的运气情况怎样呢？

岐伯说：这是以丑、未来标志的两个年份。丑、未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若逢岁运是木运不及，便是丁丑、丁未两个年份。丁为阴干，所以客气起于少角。因木运不及，金气来克，火气来复，金火（清热）之气的胜复相同，所以气运与土运平气相同。木运主风，其变为清、热，客运和主运皆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火运不及，便是癸丑、癸未两个年份。癸为阴干，所以客运起于少徵。因为火运不及，水气来克，土气来复，水土（寒雨）之气的胜复相同。火运主热，其变为寒、雨。客运起于少徵，终于太角，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土运不及，便是己丑、己未两个年份。己为阴干，所以客运起于少宫。因土运不及，木气来克，金气来复，木金（风清）之气的胜复相同，所以气运与土运平气相同。土运主雨，

其变为风、清。客运起于少宫，终于太徵，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金运不及，便是乙丑、乙未两个年份。乙为阴干，所以客运起于少商。因金运不及，火气来克、水气来复，火水（热寒）之气的胜复相同。金运主凉，其变为热、寒。客运起于少商，终于太宫，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水运不及，便是辛丑、辛未两个年份。辛为阴干，所以客运起于少羽。因水运不及，土气来克，木气来复，土木（雨风）之气的胜复相同，所以气运与土运平气相同。水运主寒，其变为雨、风。客运起于少羽，终于太商，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凡是以上太阴司天的年份，气化运行比正常的天时要迟，阴气专权，阳气退避，时常刮起大风，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原野里昏沉昏暗，白色的云气四起，云向南方奔驰，寒雨频频下降，万物在立秋后才能成熟。这时，人们多患寒湿、肚腹胀满、全身肿胀、浮肿、痞塞、气逆不降、寒厥、手足拘急等病症。寒湿交互配合发挥作用，因此黄黑色的埃雾迷漫，流行于气交之际，其上应的是镇星和辰星。其职权是严肃的，其表现是寂静的，其应于谷物是黄色和黑色。由于阴湿之气凝结于上，寒水之气积留于下，寒水胜过了火，就会成为冰雹，阳气失去其作用，阴气就会流行。在气运有余的年份，应当在高地种植谷物；在天气不及的年份，应当在低地种植谷物。有余的年份种得应晚些，不及的年份种得应早些。土地之利在于自然的化育，人们的体气也是如此，必须适应天时，间谷是感受太过的间气而成熟的。

初之气，地气迁移，寒气离去，春气来临，和风吹至，生气四布，万物草木欣欣向荣，人们也感到很舒畅，由于太阴湿土司天，风湿之气互相扭结，不容易下雨。人们受到这种气候的影响，

多患口鼻出血、筋络拘急强直、关开活动不便、身体沉重、筋脉萎软无力等病症。

二之气，正当少阴君火行令，万物得到化育，人民安和。但是，由于火盛气热，导致温疫之病流行，远近都患这种症候。等到湿气上蒸，与热气相搏，雨水才会及时下降。

三之气，太阴司天行使权力，湿气下降，地气上升，雨水应时下降，寒气也随之而来。如果感受寒湿，人们就会患身体沉重、浮肿、胸腹胀满等症。

四之气，少阳相火加临，湿气薰蒸，地气升腾，天气不通，早晚都有寒风吹拂，蒸腾的湿气与热气互相扭结，笼罩在草木之间，又如同薄烟凝滞，湿气运化既不流动，则白露节气不能明显散布以行秋天的时令。这时，人们多患皮肤热、突然出血、疟疾、心腹发热、胀满等症，甚至发生浮肿。

五之气，阳明燥金之气流行，寒露既下，严霜早降，草木枯黄凋落，寒气侵犯人体，明达医理的人，便谨慎自己的起居，以预防疾病降临，其时，人们多患皮肤腠理的病。

终之气，主客都为太阳寒水，所以寒气大盛。寒湿之气上下交化于宇宙之间，所以冷霜积聚，阴气凝结，水冻结成坚冰，阳气失去作用。人们感受寒气，多患关节强直，腰腿疼痛，这是由于寒湿之气相推于气交之中而形成的疾病。必须削弱其郁遏之气，以调和其化生之泉源，抑制岁气的太过，不使邪胜为害，服食岁谷以保全真气，服食间谷以保全精气。

所以，在该年份应用苦味之品以燥湿温寒，包括应用发散和宣泄的方法，如果不发散宣泄，湿气就会充溢于外，皮肤和肌肉溃烂，血水淋漓。必须补益阳火，使之抵御严寒，根据岁运与六气相同或差异的多少然后再决定，岁运与司气同寒的，应以热化调和；岁运与司气同湿的，应以燥化调和。运气相同的，应多投

调和之品；不同的，则少投调和之品。应用凉应当避免清凉的天气，应用寒应当避免寒冷的天气，应用温应当避免温暖的天气，应用热应当避免炎热的天气，不论以饮食或者药物来调和，其意义和方法是相同的。如果遇到反常的天气，就应当用不同的适当方法进行处理。这些都是适应自然的基本法则。倘若违反了这个法则，就容易生病。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么，少阴司天的运气情况如何？

岐伯说：这是以子、午来标志的年份。子、午年是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若逢岁运是木运太过，便是壬子、壬午两个年份。壬为阳干，所以客运起于太角。木运主风，其性鼓动，其气化则促使植物破土萌芽，草木枝条被风吹拂，发出鸣响，若风气太过，则振拉摧拔。人们多患胁肋支满的病症。因岁运属木，所以客运和主运皆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火运太过，便是戊子、戊午两个年份。戊为阳干，所以客运起于太徵。火运主炎暑，其气化为明朗、炎热、郁闷，如火运太过，则酷暑炎炎好似沸腾。人们多患上部热、血溢等病。客运起于太徵，终于少角，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土运太过，便是甲子、甲午两个年份。甲为阳干，所以客运起于太宫。主运主阴雨，其气化为濡润，多雨，若湿气太过，则变作振惊、飘泼大雨。人们多患中满、身体沉重等病症。客运起于太宫，终于少徵，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金运太过，便是庚子、庚午两个年份。庚为阳干，所以客运起于太商。因金运太过，被司天君火所制约，所以气运与金运平气相同。金运主清凉劲切，其气化为雾露萧瑟，若金气太过，则变作肃杀凋零。人们多患下利清冷之病。客运起于太商，终于少宫，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水运太过，便是丙子、丙午两个年份。丙为阳干，

所以客运起于太羽。水运主寒，其气化为阴寒凝敛凛冽，如水气太过，则变作冰、雪、霜、雹。人们多患下部寒病。客运起于太羽，终于少商。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凡是以上少阴司天的年份，气化运行比正常的天时来得早，地气严肃，天气明朗，寒气与暑气相交，热气和燥气相加，湿云聚集，湿气的化令得以行使，雨水及时下降，金火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相应于上的是荧惑（火）、太白（金）二星。天气的布政光明，地气的表现气切，其应于谷物是红色、白色。水火寒热相持于气交，疾病由此而发生，热病生于上部，寒病生于下部，寒热之气互相侵犯而急扰于中部，因此，人们多患咳嗽、喘息、口鼻出血、大便下血、鼻塞流涕、喷嚏、目赤、眼角生疮、寒厥及于胃部、心痛、腰痛、腹胀、咽喉干燥、头面赤肿等病。

初之气，地气转移，燥气将去，寒气开始，虫类蛰藏起来，河水冻结成冰，严霜又复下降，寒风常常刮起，阳气为寒气所郁遏。这时，人们应当注意生活起居，倘若不及时适应外界环境，就会发生关节活动不便，腰臀部疼痛，在炎热即将来临的时候，内部和外部还容易发生疮肿溃疡等病。

二之气，阳气散布，风气流动，春气正而舒和，万物草木欣欣向荣，司天君火未盛，寒气不时来临，由于水火与时令相应，人们很觉安和。其疾病的发生，是小便不利，目视不清，两眼红赤，气分郁遏上部而发热。

三之气，司天和运气行使权力，君相二火当令，火气旺盛，万物繁盛鲜艳，但时常有寒气来临。受这种气候的影响，人们多患气厥、心痛、寒热相互发作、咳嗽气喘、眼睛红赤等病。

四之气，潮湿而又炎热的溽暑来临，大雨时常下降，寒热交互并至。受这种天气的影响，人们多患寒热、咽喉干燥、黄疸、鼻塞流涕、鼻出血、水饮等病。

五之气，少阳相火加临，时已当秋而天气反而暑热，阳气运气，万物生长繁荣，人们大都安康，如有疾患，多是温病。

终之气，阳明燥金当令，火热的余邪从内隔拒，不能散泄。受这种气候的影响，人们多患上部肿胀，咳嗽气喘，甚则口鼻出血。寒气时常流动，天空中呈现大雾晦暗迷漫的景象，此时疾病在外生于皮肤腠理，在内留于胁肋，向下牵连到少腹而产生一种寒冷的病。到了这时，地气又要转换了。

必须抑制其运气的有余，资助其岁气的所胜，减弱那被郁将发之气，并首先调和化生的泉源，不使其太过而产生疾病。应当服食岁谷，以此来保全真气，吸食间谷，以此来预防邪气。在该年份应该用咸寒之品以软坚，而调和其上部的火气，甚至用苦味来发泄它；用酸味来收敛而安和其下部的燥气，甚至用苦味来宣泄邪气。要根据运气的相同和差异，来决定给予的多或者少。若岁运与司天的热气相同，应以清寒调治，与在泉的凉气相同的，应以温热调治。用热要避免炎热的天气，用凉要避免清凉的天气，用温要避免温暖的天气，用寒要避免寒冷的天气。在饮食上，与上述的方法相同。若遇到反常的天气，就应当用不同的适当方法处理。这些是适应自然的基本法则。如果不这样做，疾病便会发生。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么，厥阴司天的运气情况如何呢？

岐伯说：这是以巳、亥来标志的年份。巳、亥年是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若逢岁运是木运不及的，便是丁巳、丁亥两个年份。丁巳、丁亥二年都是天符年，岁运属木，丁为阴干，所以客运起于少角。因木运不及，金气来克，火气来复，金火（清热）之气的胜复相同，所以气运与木运平气相同。木运主风，其变为清、热。岁运属木，所以客运和主运都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火运不及的，便是癸巳、癸亥两个年份。癸巳、癸亥二年都是同岁会年，岁运属木，癸为阴干，故客运起于少徵。因

火运不及，水气来克，土气来复，水土（寒雨）二气的胜复相同。火运主热，其变为寒、雨。客运起于少徵，终于太角，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土运不及的，便是己巳、己亥两个年份。己为阴干，所以客运起于少宫。因土运不及，木气来克，金气来复，木金（风、清）二气的胜复相同，所以气运与木运平气相同。金运主凉，其变为热、寒。客运起于少宫，终于太徵，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若逢岁运是金运不及的，便是乙巳、乙亥两个年份。乙为阴干，所以客运起于少商。因为金运不及，火气来克，水气来复，水火（寒热）之气的胜复相同，所以气运与木运平气相同。金运主凉，其变为热、寒。客运起于少商，终于太宫，主运起于太角，终于太羽。

若逢岁运是水运不及的，便是辛巳、辛亥两个年份。辛为阴干，所以客运起于少羽。因为水运不及，所以土气来克，木气来复，土木（雨风）之气的胜复相同。水运主寒，其变为雨、风。客运起于太羽，终于太商，主运起于少角，终于少羽。

凡是以上厥阴司天的年份，气化运行比正常的天时要慢些。若逢平气，则气化运行同于天时，风木司天，所以天气扰乱。少阳在泉，所以地气正常。木在上，所以风生高远。火在下，所以炎热从之。云向雨府，象征湿土之气，敷布流行，这是风火协同的作用，它相应于上的是岁星（木）、荧惑（火）二星。风的职权是扰乱的，火的作用是急速的，其应于谷物是深青色和红色，间谷是感受太过的间气而成熟的。风燥火热，彼此胜负交争，蛰伏的虫类又出见于外，流水不能结冰，人们的热病多趋于下部，风病多趋于上部，风燥之气，胜复相争，复呈现于中部。

初之气，寒气严肃，杀气方来，人们多患右胁之下感觉寒冷

之病。

二之气，寒气不去，雪花纷飞，河水结冰，肃杀之气发挥作用，冷霜下降，草类尖梢干枯，寒雨屡降。由于少阴君火主时，阳气又复散发，人们多患内部郁热之病。

三之气，司天运气行使权力，厥阴司天，所以时常起风，人们多患眼睛流泪、耳鸣、头晕眩等症。

四之气，炎热而又潮润的溽暑来临，湿热互相扭结，争扰于左间上部，人们多患黄疸、浮肿等病。

五之气，燥气湿气互相胜复，主客二气，性均清寒，所以阴沉之气散布，寒气袭人，于是风雨大作。

终之气，客气少阳相火当令，阳气大盛，蛰伏的虫类出来活动，流水不能结冰，地气发扬，百草重新生长，人们感到舒畅，在疾病上，容易患温病。必须削弱郁结之气，资助其化生的泉源和运气，不让邪气太过。

所以，在该年份应用辛味之品以调和在上的风气，以咸味之品以调和在下的火气，少阳相火不要轻易地触犯它。应用温性要避免温暖的天气，应用热性要避免炎热的天气，应用凉性要避免清凉的天气，应用寒性要避免寒冷的天气。在饮食上，与上述的方法相同。若遇到反常的天气，就应当以不同的适当方法来处理。这些都是自然的基本法则。如果不这样做，就容易患病。

黄帝说道：讲得好。先生所讲称得上十分详细了。但是，怎样才能知道它的应与不应呢？

岐伯说：问得真高明啊！因为六气的运行布政，各有一定的秩序和一定的方位，应以正月初一日平明气候来观察，看它所在的气位，便可以知道应与不应了。凡是中运太过的，气至先于节候；不及的，气至晚于节候。这是天道，也是六气的运行规律。如果中运既不是太过，也不是不及，便是所谓的正岁，其气至恰好

与节候同时。

黄帝问道：胜气与复气是常有的，而灾害也时常到来，这应当怎样来察验呢？

岐伯说：不是当位的气化，就是称为灾害了。

黄帝问道：天地的气数，其开始与终止的情形如何？

岐伯说：问得真是详细啊！这才是真正需要了解的医道。天地的气数，开始于天气，而终止于地气，上半年是天气所主，下半年是地气所主。天地之气上下相互交通之处是气交所主，一年中的气化规律尽在其中了。所以说，明白了天地之气的位置和每气所主的月份，便可以知道天地气数的终始了。

黄帝又问道：我研求运气，按照先生所讲的来做，结果与实际却不相符，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六气的作用有多少，与五运的相合之化有盛衰，因为有多少有盛衰，所以就有了同化问题。

黄帝问道：我想了解一下同化是怎样的？

岐伯说：风湿之气与春天的木气同化，炎炎闷热之气与夏天的火气同化，胜气与复气也有同化，燥清烟露之气与秋天的金气同化，寒霜冰雪之气与冬天的水气同化。这是天地五运六化的化洽，盛衰互用的一般规律。

黄帝问道：岁运与司天之气相同的，称为天符，我已经知道了。请问岁运与在泉相同的怎样？

岐伯说：岁运太过而与司天相同的有三，岁运不及而与司天相同的也有三，岁运太过与在泉相同的有三，岁运不及而与在泉相同的也有三。这共有二十四年。

黄帝问道：请问“三”是指什么而言的？

岐伯说：甲辰、甲戌是土运太过，下加太阴在泉；壬寅、壬申是木运太过，下加厥阴在泉；庚子、庚午是金运太过，下加阳

明在泉；这是太过而与在泉相同的三。癸巳、癸亥是火运不及，下加少阳在泉；辛丑、辛未是水运不及，下加太阳在泉；癸卯、癸酉是火运不及，下加少阳在泉；这是不及而与在泉相同的三。戊子、戊午是火运太过，上临少阴司天；戊寅、戊申是火运太过，上临少阳司天；丙辰、丙戌是水运太过，上临太阳司天；这是太过与司天相同的三。丁巳、丁亥是木运不及，上临厥阴司天；乙卯、乙酉是金运不及，上临阳明司天；己丑、己未是土运不及，上临太阴司天；这是不及而与司天相同的三。除开这二十四年以外，就没有岁运与司天在泉相同的加临了。

黄帝问道：岁运与在泉相同的，叫做什么名称？

岐伯说：太过而与在泉相同的，叫做同天符；不及而与在泉相同的，叫做同岁会。

黄帝问道：岁运与司天相同的，叫做什么名称？

岐伯说：太过不及，都叫做天符，只不过其中变化运行有多有少，病形有轻有重，生死有早有晚而已。

黄帝问道：先生讲过，用寒药应当避免寒，用热药应当避免热，我还不明白它的所以然，请问应该怎样避免呢？

岐伯说：用热不要和天气之热抵触，用寒不要和天气之寒抵触，顺应这一规则，就能平和，否则就要添病，不可不谨慎地避免它，这就是所说的主气和客气。

黄帝问道：温凉仅次于寒热，是否可以不必避免呢？

岐伯说：气运是热，用热应当避免；气运是寒，用寒应当避免；气运是凉，用凉应当避免；气运是温，用温应当避免；间气与主气相同的应当避免；与主气不同的，可以稍有违逆。这寒、热、温、凉叫做四畏，是要谨慎地观察注意的。

黄帝说道：讲得好。如果不得已而违反了，怎么办呢？

岐伯说：客气与主气不相合的，可以依照主气，至于客气胜

过主气的，就也可以违犯，以达到平衡为准，不可太过。这是由于邪气反而胜过主时之气的缘故。所以说：不违反天气的时令，不违反六气的宜忌，不助长胜气，也不助长复气，这是最好的治法。

黄帝说道：讲得好。轮流主岁的五运之气化，有没有常数呢？

岐伯说：请允许我依次加以说明。

甲子、甲午年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中属太宫土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司天热化之数二，中运雨化之数五，在泉燥化之数四，本年无胜复之气，所以叫做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热气所致的应当用咸寒，中运雨湿之气所致的应当用苦热，在泉燥气所致的应当用酸热，这是在这两年用药方面适宜的情况。

乙丑、乙未年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属少商金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由于金运不及，导致有热化的胜气和寒化的复气，因非本年正常之气，所以叫做邪气化日。它所致的灾害是在西方。司天湿化之数五，中运清化之数四，在泉寒化之数六，这是正气所化，所以叫做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湿土之气所致的宜用苦热，中运清气所致的宜用酸和，在泉寒气所致的宜用甘热，这是这两年用药方而适宜的情况。

丙寅、丙申岁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中属太羽水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火气化二，寒水化六，风气化三，所以叫做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在上为火，所以宜用咸寒清泄；在中为寒，所以宜用咸温之味；在下为风，所以宜用辛温发散，这是这两年用药饮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丁卯、丁酉年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属少角木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

因木运不及，金胜清化，火复寒化相同，属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是在东方。司天燥化之数九，中运风化之数三，在泉热化之数七，这是正气所化，叫做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宜用苦微温，中运风气所致的宜用辛和，在泉热气所致的宜用咸寒清泄，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戊辰、戊戌岁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中属太徵火运太过，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寒水化六，热气化七，湿气化五，叫做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寒水之气所致的宜用苦温，中运热气所致的宜用甘和，在泉湿土之气所致的宜用甘温，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己巳、己亥年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属少宫土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因土运不及，木胜风化，金复清化都是相同的，属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在中央的五宫。风气化三，湿气化五，火气化二〔据校正：己巳热化为七，己亥热化为二。〕，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风气所致的宜用辛凉，中运湿气所致的宜用甘和，在泉热气所致的宜用咸寒清泄，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庚午、庚子年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中属太商金运不及，下加阳明燥金在泉。热气化七，清气化九，燥气化九，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热气所致的宜用咸寒清泄，中运燥清之气所致的宜用辛温，在泉燥气所致的宜用酸温润燥，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辛未、辛丑年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属少羽水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因水运不及，土胜雨化，木复风化都是相同的，属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正北方。雨化五，寒水为一，为正化

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湿土之气所致的宜用苦热，中运水运不及所致的宜用苦和，在泉寒气所致的宜用苦热，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壬申、壬寅年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中属太角木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火气化二，风气化八，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热气所致的宜用咸寒清泄，中运风气所致的宜用酸和，在泉风气所致的宜用辛凉，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癸酉、癸卯年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属少徵火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因火运不及，水胜寒化．土复雨化都是相同的，属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正南方。燥气化九，热气为二，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宜用苦小温，中运少徵火运所致的宜用咸温，在泉火气所致的宜用咸寒，这是这两年在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甲戌、甲辰年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中属太宫土运太过，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寒气化六，湿气化五，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天寒水之气所致的宜用苦热，中运在泉之气所致的皆宜用苦温，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乙亥、乙巳年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属少商金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因金运不及，火胜热化，水复寒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化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正西方。风气化八，清气化四，火气化二，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风木之气所致的宜用辛凉，中运燥清之气所致的宜用酸和，在泉相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清泄，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丙子、丙午年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中属太羽水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热气化二，寒气化六，清气化四，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君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清泄，中运寒气所致的宜用咸热，在泉燥气所致的宜用酸温，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丁丑、丁未年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属少角木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因木运不及，金胜清化，火复热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正东方。雨气化五，风气化三，寒气化一，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湿土之气所致的宜用苦温，中运风木之气所致的宜用辛温，在泉寒水之气所致的宜用甘热，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戊寅、戊申年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中属太徵火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火气化七，风气化三，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相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中运火气所致的宜用甘和，在泉风木之气所致的宜用辛凉，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己卯、己酉年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属少宫土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因土运不及，木胜风化，金复清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化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中央的五宫。清气化九，雨气化五，热气化五，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宜用苦微温，中运湿气所致的宜用甘和，在泉君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庚辰、庚戌年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中属太商金运太过，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寒气化一，清气化九，雨化五，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之病，司

天寒水之气所致的宜用苦热，中运燥气所致的宜用辛温，在泉湿土之气所致的宜用甘热，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辛巳、辛亥年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属少羽水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因水运不及，土胜雨化，木复风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正北方。风气化三，寒气化一，火化七，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风木之气所致的宜用辛凉，中运寒气所致的宜用苦和，在泉相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壬午、壬子年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中属太角木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热气化二，风气化八，清气化四，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君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中远风木之气所致的宜用酸凉，在泉燥金之气所致的宜用酸温，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癸未、癸丑年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属少徵火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因火运不及，火胜寒化，土复雨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正南方。雨化五，火化二，寒气化三，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湿土之气所致的宜用苦温，中运火气所致的宜用咸温，在泉寒水之气所致的宜用甘热，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甲申、甲寅年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中属太宫土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火气化二，雨化五，风气化八，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中运湿气所致的宜用咸和，在泉风木之气所致的宜用辛凉，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乙酉、乙卯年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属少商金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因金运不及，火胜热化，水复寒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的灾害是在西方。燥化四，清化四，热气化二，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宜用苦微温，中运清气所致的宜用苦和，在泉君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丙戌、丙辰年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中属太羽水运不及，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寒气化六，雨化五，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寒水之气所致的宜用苦热，中运寒气所致的宜用苦和，在泉湿土之气所致的宜用甘热，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丁亥、丁巳年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属少角木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因木运不及，金胜清化，火复热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正东方。风气化三，火气化七，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风木之气所致的宜用辛凉，中运风气所致的宜用辛和，在泉相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清泄，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戊子、戊午年

上临少阴君火司天，中属太徵火运太过，下加阳明燥金在泉。热气化七，清气化九，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君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中运相火之气所致的宜用甘寒，在泉燥金之气所致的宜用酸温，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己丑、己未年

上临太阴湿土司天，中属少宫土运不及，下加太阳寒水在泉。因土运不及，相生风化，金复清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中央。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湿土

之气所致的宜用苦热，中运湿气所致的宜用甘和，在泉寒水之气所致的宜用甘热，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庚寅、庚申年

上临少阳相火司天，中属太商金运太过，下加厥阴风木在泉。火气化七，清气化九，风气化三，为正化日。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相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中运清气所致的宜用辛温，在泉风木之气所致的宜用辛凉，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辛卯、辛酉年

上临阳明燥金司天，中属少羽水运不及，下加少阴君火在泉。因水运不及，土胜雨化，木复风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正北方。清气化九，寒气化一，热气化七，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燥金之气所致的宜用苦微温，中运寒气所致的宜用苦和，在泉君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壬辰、壬戌年

上临太阳寒水司天，中属太角木运太过，下加太阴湿土在泉。寒气化六，风气化八，雨化五，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寒水之气所致的宜用苦温，中运风气所致的宜用酸和，在泉湿土之气所致的宜用甘温，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癸巳、癸亥年

上临厥阴风木司天，中属少徵火运不及，下加少阳相火在泉。因火运不及，水胜寒化，土复雨化都是相同的，为胜复之气的邪化日，它所致的灾害发生在正南方。风气化八，火气化二，为正化日。其气化所致的疾病，司天风木之气所致的宜用辛凉，中运热气所致的宜用咸和，在泉相火之气所致的宜用咸寒，这是这两年药食方面适宜的情况。

在以上六十年运气变化的周期中，有胜复，有正化，都有一

定的常规，不可忽略不察。所以，知道纲要的人，一说就明白了，不知道纲要的人，便会感到茫然无绪。这里正好适用这句话。

黄帝说道：讲得好。五运之气每年也有胜复的现象吗？

岐伯说：若是五运之气被胜气抑郁太甚，达于极点，也会发生复气，待到了一定时候便会发作。

黄帝问道：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五位之气，也有太过和不及的区别，所以复气的发作也不一样。

黄帝说道：想请你讲得透彻些。

岐伯说：气太过的，发作起来急暴；气不及的，发作起来徐缓。发作急暴的，病情严重；发作徐缓的，疾病持续时间长些。

黄帝又问道：太过与不及，在五行生成数方面将如何相应呢？

岐伯说：太过的是成数，不及的是生数，而土常用生数。

黄帝问道：郁极而复气发作的情形怎么样呢？

岐伯说：土郁发作起来时，山岩深谷都会震动，气交之间雷声隆隆，尘埃蒙蔽，好象黄昏，湿气上蒸，化为白气，疾风骤雨发于高山深谷，冲击沙石，洪水因此而泛滥，巨川奔腾四溢，大水退后，田野之间土石嵬然，好似一群放牧的马。随后，湿化之气开始敷布，雨水按时而降，万物由是生长化成。这时，人们多患心腹胀满，肠鸣而频频下利，甚至发生心痛、胁胀、呕吐霍乱、痰饮、水泻、浮肿、身体沉重等病。湿云奔集，早晨的太阳下面常有云霞拱拥，山泽之间有昏蒙之气，这就表明土郁要发作了。它的发作在四之气当令的时候，则湿气上腾，云气横于天山，或浮，或游，或生，或灭，是土郁将发的先兆。

金郁发作的时候，天气洁净，地气明朗，气候清爽急切，秋凉于是到来，草木之间象有浮烟一样，燥气流行，霜雾经常出现，肃杀之气应时而来，草木因而苍老干枯，金气开始发出切切的秋

声。人们受到秋燥气候的影响，多患咳嗽气逆，心胁胀满连及少腹，常常突然疼痛，不能翻身，咽干，面色难看，好象蒙上了灰尘。山泽干涸，地面凝霜，这表明金郁将要发作了。它的发作是在五气当令的时候，而夜降白露，草木里好似发出凄切的声音，这是金郁将发的先兆。

水郁发作起来的时候，阳气退避，阴气急起，极寒之气来临，河泽结冰，寒露结成霜雪，甚至昏暗混浊之气流行于气交之中。于是霜降而杀害万物，水也就开始结冰了。这时，人们多感受寒邪，患心痛、腰痛、大关节运动困难、屈伸不便、时常厥逆、腹中胀满、痞硬等病症。阳气不振，天气阴沉，白色昏浊之气蒙蔽天空，表明水郁要发作了。水郁发作的时令，是在君火与相火当令的前后，即春分之后，小满之前，面天色高远，微黄色黑，其气如同散麻一般，稍微看到而又隐约不清，这是水郁将发的先兆。

木郁发作的时候，尘土飞扬，天空昏暗，云气扰动，大风到来，屋角上的饰物纷纷被风吹掉，树木也被摧折，这都是木气暴发所致。这时，人们多患胃脘当心疼痛，上连两胁胀满，咽喉隔塞不通，饮食不能下咽，甚至耳鸣、头眩、眼花、目不识人、猝然僵仆等病症。天色苍茫如尘，辨不清是天是山，有时呈现混浊色，黄黑之气郁结不散，又象云横天空而不降雨，这是木郁发作时的气象。风气之起没有定期，但是可以测验，假如看到长川边的野草被风吹得倒下，柔软的叶子反转而呈现出背面，高山上有松吟之音，岸洞里有虎啸之声，这就是木郁将发的先兆。

火郁发作的时候，天空中曛蒙不清，日月无光，炎火流行，暑热之气到来，山泽之间热如火烤，树木被烤得流出汁液，高厅大厦之中犹如烟熏，水枯土干，地面变色有如霜卤，池水日渐减少，苍绿色的蔓草变为焦黄，热盛风生，风火交织，言语声音听不清而惑乱，火气干燥，湿气的敷布也不及时。所以，人们多患气不

足，疮疡痈肿，胁腹胸背头额胀满不舒，或生疮疡痱疹，呕逆，四肢抽搐挛急，骨节游走疼痛，暴迫下痢，温疟；腹中急剧疼痛，血热妄行，出血如流，精液减少，面目红赤，心中烦热，甚至昏蒙烦闷，心中懊恼不宁，甚至猝然死亡。一日的刻数终了时，应该凉爽而反感到大热，汗液从汗孔里发出湿润来，这表明大暑的天气将要发作了，它发作的时候，是在四气当令之时。动极则转静，阳极则反阴，热极时生湿，湿土之气敷布则万物因而化成，当百花开放之时，河水却结冰，霜雪满地，则火气正被郁抑，若见朝南的池塘有阳气上腾，就是火郁将发的先兆。

有了将发的先兆，才有报复之气。凡是报复之气，都是郁积到了极点以后才发作的。木的复气，发作没有定时，水的复气，发作在二火的前后。仔细观察它的时令，则可以知道疾病产生的原因。倘若不知时令，违反岁气，不但不能了解五运六气的道理，无从掌握自然界生化收藏的一般法则，更不能知道胜复的异常变化了。

黄帝问道：水郁发作而见雹雪，土郁发作而见风暴，木郁发作而见毁折，金郁发作而见清明，火郁发作而见曛昧，是什么气使它们这样的呢？

岐伯说：五运之气有太过不及，其复气的发作有轻微的，有厉害的。轻微的但见其本气之变，厉害的兼见其下承之气的变化，明白了所承之气，见到它的所至之变，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复气了。

黄帝说道：讲得好。五运的复气，有不应时而发的，为什么呢？

岐伯说：这是由于复气的参差。

黄帝问道：参差有一定的日数吗？

岐伯说：凡是复气的参差，自始及终都是三十日有零。

黄帝问道：气到来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为什么呢？

岐伯说：岁运太过，则气的到来就早，岁运不及，则气的到来就迟，这是气候的常规。

黄帝问道：气有当其时而到来的，为什么呢？

岐伯说：这既非太过，亦非不及，所以气到来就适当其时，否则，就会发生灾害。

黄帝说道：讲得好。气有非时而化的，为什么呢？

岐伯说：太过的应时而到，不及的，则见于被克的季节。

黄帝说道：四时之气的到来，有早晚、高下、左右的不同，应怎样察验呢？

岐伯说：气行有逆有顺，气至有迟有速，所以，太过的其化先天时而至，不及的其化后天时而至。

黄帝说：我想了解气行的逆顺、迟速是怎样的情形？

岐伯答道：春气由东向西而行，夏气由南向北而行，秋气由西向东而行，冬气由北向南而行。因此，春气发生自下而上升，秋气收敛由上而下降，夏气长成旺盛于中，冬气伏藏由表入里。春气生于左方、秋气生于右方，冬气生于北方，夏气生于南方，这是四时正常的气化。所以，高山之顶经常有冬气存在，低下深井之中经常有春气存在，必须注意到这个问题。

黄帝说道：讲得好。五运六气所属之运表现于外，那么六气的常态和变异的要领是怎样的呢？

岐伯回答说：六气的正纪，有正化，有变化，有胜气，有复气，有利用，有病害，它们的征象都不相同，您要问的是哪一种呢？

黄帝说道：我想全都了解一番。

岐伯说：请允许我详细地讲一下：六气到来所见的现象，厥阴之气使气候和平，少阴之气使气候温暖，太阴之气使地面湿润，

少阳之气使气候炎热，阳明之气使气候清净劲切，太阳之气使气候寒冷。这是四时气化的正常现象。

厥阴之气到来，是风之所聚，使万物萌芽生长；少阴之气到来，是火之所聚，使万物欣欣向荣；太阴之气到来，是雨之所聚，使万物肥满丰盛；少阳之气到来，是热之所聚，使万物的阳气尽达于外，充实成熟；阳明之气到来，是肃杀之气所聚，使万物草木变为苍老之色；太阳之气到来，是寒之所聚，使万物的生机内伏潜藏。这是六气当令、万物应有的正常变化现象。

厥阴之气到来，使万物生动升发，风性是流动的；少阴之气到来，使万物繁荣，形态显露；太阴之气到来，使万物化生，云雨及时；少阳之气到来，使万物长极，繁荣鲜艳；阳明之气到来，使万物之阳气收敛，雾露下降；太阳之气到来，使万物生机潜藏，阳气固守秘密。这是六气正常变化的现象。

厥阴之气到来，就有风生，最终转为肃杀之化；少阴之气到来，就有热生，但其中气是寒冷的；太阴之气到来，就有湿生，但最终转为暴雨下注；少阳之气到来，就有火生，最终转为热湿；阳明之气到来，就有燥生，最终转为清凉之化；太阳之气到来，就有寒生，但其中气是温暖的。这是六气的自然变化。

厥阴之气到来，使有毛的动物化育；少阴之气到来，使有翅膀的动物化育；太阴之气到来，使倮体的动物化育；少阳之气到来，使有翼的虫类化育；阳明之气到来，使有甲的动物化育；太阳之气到来，使有鳞的动物化育。这是六气的化生在动物方面应见的现象。

厥阴之气到来，风气敷布，万物始生；少阴之气到来，热气敷布，万物向荣；太阴之气到来，湿气敷布，万物滋润；少阳之气到来，火气敷布，万物茂盛；阳明之气到来，燥气敷布，万物坚敛；太阳之气到来，水气敷布，万物隐藏。这是六气敷布、万

物顺从其变化的常见现象。

厥阴之气到来，风声怒吼，气候大凉；少阴之气到来，大热大寒，反复无常；太阴之气到来，雷声震耳，狂风暴雨；少阳之气到来，热风吹拂，气候火热，夜里露水凝结成霜；阳明之气到来，草木凋落，气候反见温暖；太阳之气到来，寒冷太过，大雪纷飞，冰雹时下，地面上又有白色之气上升。这是六气过亢生变的异常现象。

厥阴之气到来，万物扰动，往来流动；少阴之气到来，如同火焰高明，热气嚣人；太阴之气到来，天气阴沉，地气迷蒙，湿土之气上蒸，昏暗不明；少阳之气到来，电光闪闪，赤云在天，天气炎热薰蒸；阳明之气到来，凉露如烟如埃，夜有霜降，西风劲切，秋虫凄鸣；太阳之气到来，万物坚硬，北风锐利，万物已成。这是六气行令的常见现象。

厥阴之气到来，病则逆气里急；少阴之气到来，病则疡疹身热；太阴之气到来，病则水饮积滞，胸脘痞塞；少阳之气到来，病则喷嚏、呕逆、疮疡；阳明之气到来，病则皮肤浮肿；太阳之气到来，病则关节屈伸不便。这是六气致病的常见病症。

厥阴之气到来，病则胁里支撑疼痛；少阴之气到来，病则惊骇疑惑，恶寒战栗，胡言妄动；太阴之气到来，病则饮食不消，腹中胀满；少阳之气到来，病则惊骇躁动，烦闷昏昧，病势暴急；阳明之气到来，病则鼻塞流涕，尻阴股膝髀腨骭等部直到两脚均感疼痛；太阳之气到来，病则腰痛。这是六气致病所常见的病症。

厥阴之气到来，病则筋脉拘急短缩，肢体屈伸不便；少阴之气到来，病则无故悲哀，鼻出血不止；太阴之气到来，病则肚腹满闷，霍乱呕吐下泻；少阳之气到来，病则咽喉疼痛，耳鸣呕逆；阳明之气到来，病则皮肤粗糙；太阳之气到来，病则盗汗发痉。这是六气所致的常见病症。

厥阴之气到来，病则胁痛、呕吐、泄泻；少阴之气到来，病则谈笑不休；太阴之气到来，病则身重浮肿；少阳之气到来，病则急剧不利，肌肉跳动，筋脉抽掣，急暴死亡；阳明之气到来，病则鼻塞流涕喷嚏；太阳之气到来，病则二便失禁，或者秘塞不通。这也是六气所致的常见病症。

从以上十二种变化中，可以看出六气与万物的密切关系，六气赋予万物德化政令，而万物都有相应的回复。六气所至的位置，有高下、前后、中外的不同，应在人体方面，也有高下、前后、中外的不同。所以风气胜则动，热气胜则肿，燥气胜则干枯，寒气胜则虚浮，湿气胜则水泻，甚至小便不通，满身浮肿，随邪气之所在，便可以知道其病变。

黄帝说道：我想了解了解六气的气化作用？

岐伯说：六气的作用，都是加于不胜之气而产生变化的。所以，太阴雨湿之气，加于太阳而为化；太阳寒水之气，加于少阴而为化；少阴热气，加于阳明而为化；阳明燥气，加于厥阴而为化；厥阴风气，加于太阴而为化。各随所在的方位而显示它们的作用。

黄帝问道：六气加于本位的怎样？

岐伯说：加于自己的位置，是正常之化。

黄帝问道：请问六气所在的位置是什么？

岐伯说：明白了六气命名的方位，就可以知道它的方隅与月令了。

黄帝问道：六个部位的气，有余与不足的情况怎样？

岐伯说：太过不及，两者是不同的。太过的气至缓慢而作用持久，不足的气至急暴而作用迅速消失。

黄帝问道：司天在泉之气的有余不足情况怎样？

岐伯说：司天之气不足，在泉之气便随之上升；在泉之气不

足，司天之气便随之下降；岁运居司天在泉之中，气交之分，所以天气下降则运必先之而降，地气上升则运必先之而升。司天在泉之气为运气所不胜的就相恶，相同的就随和，但随和则助其气，不胜则受其制，都会产生病变。因为司天之气胜，则天气下降，在泉之气胜，则地气上升，由于胜气的微甚，就决定了下降与上升的差分，胜气微的小差，胜气甚大的大差，相差太甚则气交之位置移易，移易气交的位置则发生大变，于是疾病便产生了。《大要》上说："胜气甚的正气占十分之五，胜气微的占十分之七，其间的差分是可以看出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黄帝说道：讲得好。论中说过，用热不要侵犯热，用寒不要侵犯寒。我想不避忌寒，也不避忌热，应当怎么办呢？

岐伯说：问得真是详细啊！发表不必忌热，攻里不必忌寒。

黄帝问道：若不发表，也不攻里，而犯了寒天用寒、热天用热的禁忌，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岐伯说：那样，寒热之气就会内伤脏腑，其病情就会加重。

黄帝又问道：无病的人用了这种方法，情况会怎样呢？

岐伯说：没病的人，会因此而生病；有病的人，会因此而加重病情。

黄帝又问道：生了病又怎样呢？

岐伯回答说：不避热就会生热病，不避寒就会生寒病。寒太甚，就会产生胸部坚痞、腹部胀满、急剧疼痛、下痢等病。热太甚，就会产生发烧、吐下、霍乱、痈疽疮疡、昏昧郁闷、泄泻、身体抽搐、肿胀、呕吐、流鼻涕流鼻血、头痛、骨节变化、肉痛、吐血、便血、小便淋漓，或者癃闭等病。

黄帝问道：怎样治疗呢？

岐伯回答说：必须顺四时之寒热温凉。速反了四时之禁忌而生病的，应治以相克制的药物。

黄帝问道：妇人怀孕，而用剧烈药的怎么样？

岐伯说：如果有病而用药。既不伤胎，也不会伤害母体。

黄帝问道：我想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大积大聚的病，为了去病就可以使用剧烈的药品，但是必须谨慎，若病已去了大半，就应当停止用药。如果用药过分，就会死人。

黄帝说道：讲得好。五气抑郁过甚的，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木气抑郁的，应当条达它；火气抑郁的，应当发越它；土气抑郁的，应当夺下它，金气抑郁的，应当疏泄它；水气抑郁的，应当抑制它。这就是调和其气。对于太过的，应当折其势，可以用相制的药物来泻它。

黄帝问道：假借的气怎样？

岐伯说：如果有假借之气，就不必依照远寒远热的禁忌。这是主气不足而客气胜的缘故。

黄帝说道：圣人的学问真是太精深了！天地气化的大道理，五运运行的规律，六气加临的纲纪，阴阳的作用，寒暑时节的影响，除了先生你以外，还有谁能够通晓呢？让我把它藏在灵兰之室里，命名为《六元正纪》。不经过斋戒沐浴，不敢阅看，谨慎地传给可靠之人。

【原文】

黄帝问曰：六化六变，胜复淫治，甘苦辛咸酸淡先后，余知之矣。夫五运之化，或从五气，或逆天气，或从天气而逆地气，或从地气而逆天气，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运宣行，勿乖其政，调之正味从逆，奈何？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此天地之纲纪，变化之渊

源，非圣帝孰能穷其至理欤？臣虽不敏，请陈其道，令终不灭，久而不易。

帝曰：愿夫子推而次之，从其类序，分其部主，别其宗司，昭其气数，明其正化，可得闻乎？

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数之可教者，请道言之。

帝曰：太阳之政奈何？

岐伯曰：辰戌之纪也。

太阳　太角　太阴　壬辰　壬戌　其运风，其化鸣紊启拆，其变振拉摧拔，其病眩掉目瞑。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阳　太徵　太阴　戊辰　戊戌同正徵，其运热，其化暄暑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热郁。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阳　太宫　太阴　甲辰岁会同天符　甲戌岁会同天符　其运阴埃，其化柔润重泽，其变震惊飘骤，其病湿下重。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阳　太商　太阴　庚辰　庚戌　其运凉，其化雾露萧飋，其变肃杀凋零，其病燥，背瞀肠满。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太阳　太羽　太阴　丙辰天符　丙戌天符　其运寒，其化凝惨凓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太寒留于谿谷。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少商

凡此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肃，地气静，寒临太虚，阳气不令，水土合德，上应辰星、镇星。其谷玄黅，其政肃，其令徐。寒政大举，泽无阳焰，则火发待时。少阳中治，时

雨乃涯，止极雨散，还于太阴，云朝北极，湿化乃布，泽流万物，寒敷于上，雷动于下，寒湿之气，持于气交。民病寒湿，发肌肉痿，足痿不收，濡泻血溢。

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

二之气，大凉反至，民乃惨，草乃遇寒，火气遂抑。民病气郁中满，寒乃始。

三之气，天政布，寒气行，雨乃降。民病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瞀闷，不治者死。

四之气，风湿交争，风化为雨，乃长，乃化，乃成。民病大热少气，肌肉痿足痿，注下赤白。

五之气，阳复化，草乃长、乃化、乃成，民乃舒。

终之气，地气正，湿令行，阴凝太虚，埃昏郊野。民乃惨凄，寒风以至，反者孕乃死。

故岁宜苦以燥之温之，必折其郁气，无盗其化源，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无使暴过而生其疾，食岁谷以全其真，避虚邪以安其正，适气同异，多少制之。同寒湿者燥热化，异寒湿者燥湿化，故同者多之，异者少之，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谓时也。

帝曰：善。阳明之政奈何？

岐伯曰：卯酉之纪也。

阳明　少角　少阴　清热胜复同，同正商。丁卯岁会　丁酉其运风清热。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阳明　少徵　少阴　寒雨胜复同，同正商。癸卯同岁会　癸酉同岁会　其运热寒雨。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阳明　少宫　少阴　风凉胜复同。己卯　己酉　其运雨风凉。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阳明　少商　少阴　热寒胜复同，同正商。乙卯　天符乙酉岁会太乙天符　其运凉热寒。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阳明　少羽　少阴　雨风胜复同，辛卯少宫同。辛酉　辛卯　其运寒雨风。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太宫　太商

凡此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天气急，地气明，阳专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坚，淳风乃治。风燥横运，流于气交，多阳少阴，云趋雨府，湿化乃敷，燥极而泽。其谷白丹，间谷命太者，其耗白甲品羽，金火合德，上应太白荧惑。其政初，其令暴，蛰虫乃见，流水不冰。民病咳嗌塞，寒热发暴，振慄癃闷，清先而劲，毛虫乃死，热后暴，介虫乃殃。其发躁，胜复之作，扰而大乱，清热之交，持于气交。

初之气，地气迁，阴始凝，气始肃，水乃冰，寒雨化。其病中热胀，面目浮肿，善眠，鼽衄，嚏欠呕，小便黄赤，甚则淋。

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

三之气，天政布，凉乃行，燥热交合，燥极而降，民病寒热。

四之气，寒雨降，病暴仆，振慄谵妄，少气嗌干引饮，及为心痛，痈肿疮疡疟寒之疾，骨痿血便。

五之气，春令反行，草乃生荣，民气和。

终之气，阳气布，候反温，蛰虫来见，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病温。

故食岁谷以安其气，食间谷以去其邪，岁宜以咸、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运气，无使受邪，折其郁气，资其化源。以寒热轻重、少多其制。同热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用

凉远凉，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用温远温，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乱天地之经，扰阴阳之纪也。

帝曰：善。少阳之政奈何？

岐伯曰：寅申之纪也。

少阳　太角　厥阴　壬寅同天符　壬申同天符　其运风鼓，其化鸣紊启拆，其变振拉摧拔，其病掉眩，支胁，惊骇。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少阳　太徵　厥阴　戊寅天符　戊申天符　其运暑，其化暄嚣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上热郁，血溢，血泄，心痛。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少阳　太宫　厥阴　甲寅　甲申　其运阴雨，其化柔润重泽，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体重，腑肿，痞饮。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少阳　太商　厥阴　庚寅　庚申同正商　其运凉，其化雾露清切，其变肃杀凋零，其病肩背胸中。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少阳　太羽　厥阴　丙寅　丙申　其运寒肃，其化凝惨凓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浮肿。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少商

凡此少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正，地气拔，风乃暴举，木偃沙飞，炎火乃流，阴行阳化，雨乃时应，火木同德，上应荧惑岁星。其谷丹苍，其政严，其令扰，故风热参布，云物沸腾，太阴横流，寒乃时至，凉雨并起。民病寒中，外发疮疡，内为泄满。故圣人遇之，和而不争。往复之作，民病寒热，疟，泄，聋，瞑，呕吐，上怫，肿色变。

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草木早荣，寒来不杀，温病乃起。其病气怫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

崩，胁满，肤腠中疮。

二之气，火反郁，白埃四起，云趋雨府，风不胜湿，雨乃零，民乃康。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于中，胸嗌不利，头痛身热，昏愦脓疮。

三之气，天政布，炎暑至，少阳临上，雨乃涯。民病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鹅鲠，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四之气，凉乃至，炎暑间化，白露降，民气和平。其病满，身重。

五之气，阳乃去，寒乃来，雨乃降，气门乃闭，刚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

终之气，地气正，风乃至，万物反生，霿露以行。其病关闭不禁，心痛，阳气不藏而咳。抑其运气，赞所不胜，必折其郁气，先取化源，暴过不生，苛疾不起。

故岁宜咸辛，宜酸，渗之泄之，溃之发之，观气寒温，以调其过。同风热者多寒化，异风热者少寒化。用热远热，用温远温，用寒远寒，用凉远凉，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阶也。

帝曰：善。太阴之政奈何？

岐伯曰：丑未之纪也。

太阴　少角　太阳　清热胜复同，同正宫。丁丑　丁未　其运风清热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太阴　少徵　太阳　寒雨胜复同。癸丑　癸未　其运热寒雨。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太阴　少宫　太阳　风清胜复同，同正宫。己丑太乙天符　己未太乙天符　其运雨风清。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太阴　少商　太阳　热寒胜复同。乙丑　乙未　其运凉热寒。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太阴　少羽　太阳　雨风胜复同，同正宫。辛丑同岁会　辛未同岁会　其运寒雨风。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太商

凡此太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阴专其政，阳气退避，大风时起，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原野昏霾，白埃四起，云奔南极，寒雨数至，物成于差夏。民病寒湿腹满，身膜愤，胕肿痞逆，寒厥拘急。湿寒合德，黄黑埃昏，流行气交，上应镇星、辰星。其政肃，其令寂，其谷黔玄。故阴凝于上，寒积于下，寒水胜火，则为冰雹，阳光不治，杀气乃行。故有余宜高，不及宜下，有余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气之化也。民气亦从之，间谷命其太也。

初之气，地气迁，寒乃去，春气正，风乃来，生布万物以荣，民气条舒，风湿相薄，雨乃后。民病血溢，筋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痿。

二之气，大火正，物承化，民乃和。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苦。湿蒸相薄，雨乃时降。

三之气，天政布，湿气降，地气腾，雨乃时降，寒乃随之。盛于寒湿，则民病身重，胕肿，胸腹满。

四之气，溽蒸化，地气腾，天气否隔，寒风晓暮，蒸热相薄，草木凝烟，湿化不流，则白露阴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热，血暴溢，疟，心腹满热，胪胀，甚则胕肿。

五之气，惨令已行，寒露下，霜乃早降，草木黄落，寒气及体，君子周密，民病皮腠。

终之气，寒大举，湿大化，霜乃积，阴乃凝，水坚冰，阳光不治。感于寒，则病人关节禁固，腰脽痛，寒湿推于气交而为疾

也。必折其郁气而取化源，益其岁气，无使邪胜，食岁谷以全其真，食间谷以保其精。

故岁宜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之、泄之，不发不泄则湿气外溢，肉溃皮拆，而水血交流。先赞其阳火，令御其寒，从气异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热化，同湿者以燥化，异者少之，同者多之。用凉远凉，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

帝曰：善。少阴之政奈何？

岐伯曰：子午之纪也。

少阴　太角　阳明　壬子　壬午　其运风鼓，其化鸣紊启拆，其变振拉摧拔，其病支满。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少阴　太徵　阳明　戊子天符　戊午太乙天符　其运炎暑，其化暄曜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上热血溢。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少阴　太宫　阳明　甲子　甲午　其运阴雨，其化柔润时雨，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中满身重。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少阴　太商　阳明　庚子同天符　庚午同天符　同正商　其运凉劲，其化雾露萧飋，其变肃杀凋零，其病下清。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少阴　太羽　阳明　丙子岁会　丙午　其运寒，其化凝惨凓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下。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少商

凡此少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地气肃，天气明，寒交暑，热加燥，云驰雨府，湿化乃行，时雨乃降，金火合德，上应荧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谷丹白。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

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眦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干肿上。

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脽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

二之气，阳气布，风乃行，春气以正，万物应荣，寒气时至，民乃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气郁于上而热。

三之气，天政布，大火行，庶类蕃鲜，寒气时至。民病气厥心痛，寒热更作，咳喘，目赤。

四之气，溽暑至，大雨时行，寒热互至。民病寒热，嗌干，黄瘅，鼽衄，饮发。

五之气，畏火临，暑反至，阳乃化，万物乃生，乃长荣，民乃康，其病温。

终之气，燥令行，余火内格。肿于上，咳喘，甚则血溢。寒气数举，则霿雾翳，病生皮腠，内舍于胁，下连少腹而作寒中，地将易也。

必抑其运气，资其岁胜，折其郁发，先取化源，无使暴过而生其病也。食岁谷以全真气，食间谷以辟虚邪。岁宜咸以软之，而调其上，甚则以苦发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则以苦泄之，通气同异而多少之，同天气者以寒清化，同地气者以温热化。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寒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则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

帝曰：善。厥阴之政奈何？

岐伯曰：已亥之纪也。

厥阴　少角　少阳　清热胜复同，同正角。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　其运风清热。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厥阴 少徵 少阳 寒雨胜复同 癸巳同岁会 癸亥同岁会 其运热寒雨。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厥阴 少宫 少阳 风清胜复同，同正角。己巳 己亥 其运雨风清。

少宫 太商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厥阴 少商 少阳 热寒胜复同，同正角。乙巳 乙亥 其运凉热寒。

少商 太羽终 太角初 少徵 太宫

厥阴 少羽 少阳 雨风胜复同。辛巳 辛亥 其运寒雨风。

少羽终 少角初 太徵 少宫 太商

凡此厥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诸同正岁，气化运行同天，天气扰，地气正，风生高远，炎热从之，云趋雨府，湿化乃行，风火同德，上应岁星、荧惑。其政挠，其令速，其谷苍丹，间谷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风燥火热，胜复更作，蛰虫来见，流水不冰，热病行于下，风病行于上，风燥胜复形于中。

初之气，寒始肃，杀气方至，民病寒于右之下。

二之气，寒不去，华雪水冰，杀气施化，霜乃降，名草上焦，寒雨数至，阳复化，民病热于中。

三之气，天政布，风乃时举，民病泣出，耳鸣掉眩。

四之气，溽暑湿热相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瘅而为胕肿。

五之气，燥湿更胜，沉阴乃布，寒气及体，风雨乃行。

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赞其运气，无使邪胜。

岁宜以辛调上，以咸调下，畏火之气，无妄犯之。用温远温，

用热远热，用凉远凉，用寒远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

帝曰：善。夫子之言，可谓悉矣，然何以明其应乎？

岐伯曰：昭乎哉问也！夫六气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视之，睹其位而知其所在矣。运有余，其至先；运不及，其至后。此天之道，气之常也。运非有余，非不足，是谓正岁，其至当其时也。

帝曰：胜复之气，其常在也，灾眚时至，候也奈何？

岐伯曰：非气化者，是谓灾也。

帝曰：天地之数，终始奈何？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是明道也。数之始，起于上而终于下。岁半之前，天气主之；岁半之后，地气主之；上下交互，气交主之；岁纪毕矣。故曰：位明气月可知乎，所谓气也。

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

岐伯曰：气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

帝曰：愿闻同化何如？

岐伯曰：风温春化同，热曛昏火夏化同，胜与复同，燥清烟露秋化同，云雨昏暝埃长夏化同，寒气霜发冰冬化同。此天地五运六气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帝曰：五运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愿闻同地化者，何谓也？

岐伯曰：太过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过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岁也。

帝曰：愿闻其所谓也。

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宫下加太阴，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阴，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阳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阳，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阳，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阴，如是者三；戊子

戊午太徵上临少阴，戊寅戊申太徵上临少阳，丙辰丙戌太羽上临太阳，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临厥阴，乙卯乙酉少商上临阳明，己丑己未少宫上临太阴，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岁，则不加不临也。

帝曰：加者何谓？

岐伯曰：太过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岁会也。

帝曰：临者何谓？

岐伯曰：太过不及，皆曰天符，而变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

帝曰：夫子言用寒远寒，用热远热，余未知其然也，愿闻何谓远？

岐伯曰：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从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远之，所谓时兴六位也。

帝曰：温凉何如？

岐伯曰：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间气同其主无犯，异其主则小犯之。是谓四畏，必谨察之。

帝曰：善。其犯者何如？

岐伯曰：天气反时，则可依时，反胜其主则可犯，以平为期，而不可过，是谓邪气反胜者。故曰无失无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

帝曰：善。五气运行之纪，其有常数乎？

岐伯曰：臣请次之。

甲子　甲午岁：

上少阴火，中太宫土运，下阳明金。热化二，雨化五，燥化四，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苦热，下酸热，所谓药食宜也。

乙丑　乙未岁：

上大阴土，中少商金运，下太阳水。热化寒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七宫。湿化五，清化四，寒化六，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酸和，下甘热，所谓药食宜也。

丙寅　丙申岁：

上少阳相火，中太羽水运，下厥阴木。火化二，寒化六，风化三，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咸温，下辛温，所谓药食宜也。

丁卯岁会　丁酉岁：

上阳明金，中少角木运，下少阴火。清化热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三宫。燥化九，风化三，热化七，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辛和，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戊辰　戊戌岁：

上太阳水，中太徵火运，下太阴土。寒化六，热化七，湿化五，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温，中甘和，下甘温，所谓药食宜也。

己巳　己亥岁：

上厥阴木，中少宫土运，下少阳相火。风化清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五宫。风化三，湿化五，火化二〔据校正，己巳热化七，己亥热化二〕，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辛凉，中甘和，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庚午同天符　庚子岁同天符：

上少阴火，中太商金运，下阳明金。热化七，清化九，燥化九，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辛温，下酸温，所谓药食宜也。

辛未同岁会　辛丑岁同岁会：

上太阴土，中少羽水运，下太阳水。雨化风化胜复同，所谓

邪气化日也，灾一宫。雨化五，寒化一，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苦和，下苦热，所谓药食宜也。

壬申同天符　壬寅岁同天符：

上少阳相火，中太角木运，下厥阴木。火化二，风化八，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中酸和，下辛凉，所谓药食宜也。

癸酉同岁会　癸卯岁同岁会：

上阳明金，中少徵火运，下少阴火。寒化雨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灾九宫。燥化九，热化二，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苦小温，中咸温，下咸寒，所谓药食宜也。

甲戌岁会同天符　甲辰岁岁会同天符：

上太阳水，中太宫土运，下太阴土。寒化六，湿化五，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热，中苦温，下苦温，药食宜也。

乙亥、乙巳岁：

上厥阴木，中少商金运，下少阳相火。热化寒化胜复同，邪气化日也，灾七宫。风化八，清化四，火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酸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丙子岁会　丙午岁：

上少阴火，中太羽水运，下阳明金。热化二，寒化六，清化四，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咸热，下酸温，药食宜也。

丁丑　丁未岁：

上太阴土，中少角木运，下太阳水。清化热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三宫。雨化五，风化三，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辛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戊寅　戊申岁天符：

上少阳相火，中太徵火运，下厥阴木。火化七，风化三，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甘和，下辛凉，药食宜也。

己卯　己酉岁：

上阳明金，中少宫土运，下少阴火。风化清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五宫。清化九，雨化五，热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甘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庚辰　庚戌岁：

上太阳水，中太商金运，下太阴土。寒化一，清化九，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辛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辛巳　辛亥岁：

上厥阴木，中少羽水运，下少阳相火。雨化风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一宫。风化三，寒化一，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壬午　壬子岁：

上少阴火，中太角木运，下阳明金。热化二，风化八，清化四，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酸凉，下酸温，药食宜也。

癸未　癸丑岁：

上太阴土，中少徵火运，下太阳水。寒化雨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雨化五，火化二，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咸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甲申　甲寅岁：

上少阳相火，中太宫土运，下厥阴木。火化二，雨化五，风化八，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咸和，下辛凉，药食宜也。

乙酉太乙天符　乙卯岁天符：

上阳明金，中少商金运，下少阴火。热化寒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七宫。燥化四，清化四，热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丙戌天符　丙辰岁天符：

上太阳水，中太羽水运，下太阴土。寒化六，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咸温，下甘热，药食宜也。

丁亥天符 丁巳岁天符：

上厥阴木，中少角木运，下少阳相火。清化热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三宫。风化三，火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辛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戊子天符 戊午岁太乙天符：

上少阴火，中太徵火运，下阳明金。热化七，清化九，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甘寒，下酸温，药食宜也。

己丑太乙天符 己未岁太乙天符：

上太阴土，中少宫土运，下太阳水。风化清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五宫。雨化五，寒化一，正化度也。其化上苦热，中甘和，下甘热，药食宜也。

庚寅 庚申岁：

上少阳相火，中太商金运，下厥阴木。火化七，清化九，风化三，正化度也。其化上咸寒，中辛温，下辛凉，药食宜也。

辛卯 辛酉岁：

上阳明金，中少羽水运，下少阴火。雨化风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一宫。清化九，寒化一，热化七，正化度也。其化上苦小温，中苦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壬辰 壬戌岁：

上太阳水，中太角木运，下太阴土。寒化六，风化八，雨化五，正化度也。其化上苦温，中酸和，下甘温，药食宜也。

癸巳同岁会 癸亥岁同岁会：

上厥阴木，中少徵火运，下少阳相火。寒化雨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风化八，火化二，正化度也。其化上辛凉，中咸和，下咸寒，药食宜也。

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帝曰：善。五运之气亦复岁乎？

岐伯曰：郁极而发，待时而作也。

帝曰：请问其所谓也？

岐伯曰：五常之气，太过不及，其发异也。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太过者暴，不及者徐；暴者为病甚，徐者为病持。

帝曰：太过不及，其数何如？

岐伯曰：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

帝曰：其发也何如？

岐伯曰：土郁之发，岩谷震惊，雷殷气交，埃昏黄黑，化为白气，飘骤高深，击石飞空，洪水乃从，川流漫衍，田牧土驹。化气乃敷，散为时雨，始生始长，始化始成。故民病心腹胀，肠鸣而为数后，甚则心痛胁膜，呕吐霍乱，饮发注下，肘肿身重。云奔雨府，霞拥朝阳，山泽埃昏，其乃发也。以其四气，云横天山，浮游生灭，怫之先兆。

金郁之发，天洁地明，风清气切，大凉乃举，草树浮烟，燥气以行，霧雾数起，杀气来至，草木苍干，金乃有声。故民病咳逆，心胁满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色恶。山泽焦枯，土凝霜卤，怫乃发也。其气五，夜零白露，林莽声凄，怫之兆也。

水郁之发，阳气乃辟，阴气暴举，大寒乃至，川泽岩凝，寒雰结为霜雪，甚则黄黑昏翳，流行气交，乃为霜杀，水乃见祥。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阳光不治，空积沉阴，白埃昏暝，而乃发也。其气二火前后，太虚深玄，气犹麻散，微而见隐，色黑微黄，怫之先兆也。

木郁之发，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大风乃至，屋发折木，木有变。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食饮不下，甚

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太虚苍埃，天山一色，或气浊色黄黑，郁若横云，不起雨，而乃发也，其气无常。长川草偃，柔叶呈阴，松吟高山，虎啸宕岫，怫之先兆也。

火郁之发，太虚肿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泽燔燎，材木流津，广厦腾烟，土浮霜卤，止水乃涸，蔓草焦黄，风行惑言，湿化乃后。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肠、背、面、首、四支膜愤，胕胀疡痱，呕逆瘈疭，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温疟，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甚则瞀闷懊怅，善暴死。刻终大温，汗濡玄府，其乃发也，其气四。动复则静，阳极反阴，湿令乃化乃成，华发水凝，山川冰雪，焰阳午泽，怫之先兆也。

有怫之应，而后报也，皆观其极而乃发也。木发无时，水随火也。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岁，五气不行，生化收藏，政无恒也。

帝曰：水发而雹雪，土发而飘骤，木发而毁折，金发而清明，火发而曛昧，何气使然？

岐伯曰：气有多少，发有微甚。微者当其气，甚者兼其下，征其下气而见可知也。

帝曰：善。五气之发，不当位者何也？

岐伯曰：命其差。

帝曰：差有数乎？

岐伯曰：后皆三十度而有奇也。

帝曰：气至而先后者何？

岐伯曰：运太过则其至先，运不及则其至后，此候之常也。

帝曰：当时而至者何也？

岐伯曰：非太过非不及，则至当时，非是者眚也。

帝曰：善。气有非时而化者，何也？

岐伯曰：太过者当其时，不及者归其己胜也。

帝曰：四时之气，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

岐伯曰：行有逆顺，至有迟速，故太过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后天。

帝曰：愿闻其行何谓也？

岐伯曰：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故春气始于下，秋气始于上，夏气始于中，冬气始于标。春气始于左，秋气始于右，冬气始于后，夏气始于前，此四时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察之。

帝曰：善。

黄帝问曰：五运六气之应见，六化之正，六变之纪，何如？

岐伯对曰：夫六气正纪，有化有变，有胜有复，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乎？

帝曰：愿尽闻之。

岐伯曰：请遂言之。夫气之所至也，厥阴所至为和平，少阴所至为暄，太阴所至为埃溽，少阳所至为炎暑，阳明所至为清劲，太阳所至为寒雾。时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风府，为璺启；少阴所至为火府，为舒荣；太阴所至为雨府，为员盈；少阳所至为热府，为行出；阳明所至为司杀府，为庚苍；太阳所至为寒府，为归藏。司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生，为风摇；少阴所至为荣，为形见；太阴所至为化，为云雨；少阳所至为长，为蕃鲜；阳明所至为收，为雾露；太阳所至为藏，为周密。气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风生，终为肃；少阴所至为热生，中为寒；太阴所至为湿生，终为注雨；少阳所至为火生，终为蒸溽；阳明所至为燥生，终为凉；太阳所至为寒生，中为温。德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毛化；少阴所至为羽化；太阴所至为倮化；少阳

所至为羽化；阴明所至为介化；太阳所至为鳞化。德化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生化；少阴所至为荣化；太阴所至为濡化；少阳所至为茂化；阳明所至为坚化；太阳所至为藏化。布政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飘怒太凉；少阴所至为太暄寒；太阴所至为雷霆骤注烈风；少阳所至为飘风燔燎霜凝；阳明所至为散落温；太阳所至为寒雪冰雹白埃。气变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挠动，为迎随；少阴所至为高明炎，为曛；太阳所至为沉阴，为白埃，为晦暝；少阳所至为光显，为彤云，为曛；阳明所至为烟埃，为霜，为劲切，为凄鸣；太阳所至为刚固，为坚芒，为立。令行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疡胗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嚏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稸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瞀昧，暴病；阳明所至为骭，尻阴股膝髀腨胻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缩戾；少阴所至为悲妄蛔巍；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阳明所至为皴揭；太阳所至为寝汗痉。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阴所至为语笑；太阴所至为重胕肿；少阳所至为暴注，瞤瘛，暴死；阳明所至为骭噎；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病之常也。

凡此十二变者，报德以德，报化以化，报政以政，报令以令，气高则高，气下则下，气后则后，气前则前，气中则中，气外则外，位之常也。故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胕肿，随气所在，以言其变耳。

帝曰：愿闻其用也。

岐伯曰：夫六气之用，各归不胜而为化。故太阴雨化，施于太阳；太阳寒化，施于少阴；少阴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各命其所在以征之也。

帝曰：自得其位何如？

岐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

帝曰：愿闻所在也。

岐伯曰：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

帝曰：六气之位，盈虚何如？

岐伯曰：太少异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

帝曰：天地之气，盈虚何如？

岐伯曰：天气不足，地气随之，地气不足，天气从之，运居其中，而常先也。恶所不胜，归所同和，随运归从，而生其病也。故上胜则天气降而下，下胜则地气迁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则位易气交，易则大变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纪五分，微纪七分，甚差可见。"此之谓也。

帝曰：善。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余欲不远寒，不远热，奈何？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

帝曰：不发不攻，而犯寒犯热，何如？

岐伯曰：寒热内贼，其病益甚。

帝曰：愿闻无病者何如？

岐伯曰：无者生之，有者甚之。

帝曰：生者何如？

岐伯曰：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否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胕肿，肿胀，呕，鼽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闷之病生矣。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时必顺之。犯者治以胜也。

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

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

岐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死，过者死。

帝曰：善。郁之甚者，治之奈何？

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

帝曰：假者何如？

岐伯曰：有假其气，则无禁也。所谓主气不足，客气胜也。

帝曰：至哉！圣人之道，天地大化，运行之节，临御之纪，阴阳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请藏之灵兰之室，署曰《六元正纪》。非斋戒不敢视，慎传也。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佚篇）

黄帝问道：应升而不能升，应降而不能降，升降之气交变常，因而酿成剧烈的郁气，这个道理我已经知道了。能否想个办法，加以预防，以拯救百姓的生命？

岐伯恭敬地行礼后回答说：问得真高明啊！我听老师讲过，既要懂得天元的变化规律，又要全面掌握刺法，才可以折服邪气，扶助气运，补助虚弱，保全真气，泻其盛气，祛除其余，便能消除气交失常所造成的痛苦。

黄帝说道：我希望详细了解一下这方面的道理。

岐伯说：六气应该升而不能升，则会有严重的灾变。厥阴风木应当从在泉右间上升为司天左间，而司天的金气阻抑着它，不能上升，木气被郁，必生灾害，但是也要到当位的时候，才能发病，可以刺足厥阴经的井穴大敦，趁早预防。少阴君火应当上升，而司天的水气阻抑着它，不能上升，火气被郁，必生灾害，但是也要到当位的时候，才能发病，可以刺手厥阴心包络经的荥穴劳宫，趁早预防。太阴湿土应当上升，而司天的木气阻抑着它，不能上升，土气被郁，必生灾害，但是也要到当位的时候，才能发病，可以刺足太阴脾经的腧穴太白，趁早预防。阳明燥金应当上升，而司天的火气阻抑着它，不能上升，金气被郁，必生灾害，但是也要到当位的时候，才能发病，可以刺手太阴经的经渠穴，趁早预防。太阳寒水应当上升，而司天的土气阻抑着它，不能上升，水气被郁，必生灾害，但是也要到当位的时候，才能发病，可以刺足少阴经的合穴阴谷，趁早预防。

黄帝问道：应升而不能升，既然可以预防，那么应降而不能降，也一定可以预防，想了解一下预防的方法。

岐伯说：既然已经明白升的道理，当然也可以了解降的规律。关于升和降所引起的病患，都是可以预先防治的。例如：厥阴风木应当从天之右间下降为地之左间，而在泉之金气窒塞，阻抑着它不能下降，欲降而不入，木受阻抑，必发郁滞，须待郁散，木气才能下降到地之左间，应降而不能降所发生的郁滞，为害也和司天之间气应升而不能升一样，应该降而不能降，那么郁滞将很快形成，要使它能够下降，可以折服相胜的金气，应刺手太阴经的所出少商穴，刺手阳明经的所入曲池穴。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应当从司天右间下降为在泉左间，而在泉的水气窒塞，阻抑着它不能下降，欲降而不得入，火受阻抑，必发郁滞，须窒塞解散，才能降入地之左间的位置，当折服相胜的水气，就可以散火之郁，当刺足少阴之所出涌泉穴，刺足太阳之所入委中穴。太阴湿土，应当从司天右间降入在泉左间，而在泉的木气窒塞，阻抑着它不能下降，欲降而不得入，土受阻抑，必发郁滞，须待窒塞解散，才可降入在泉左间之位，应当折服相胜的木气，就可以散土之郁，可以刺足厥阴经之所出大敦穴，刺足少阳经之所入阳陵泉。阳明燥金应当从司天右间降入在泉左间，而在泉的火气窒塞，阻抑着它不能下降，欲降而不得入，金被阻抑，必发郁滞，须待窒塞解散，才可降入在泉左间之位，应当折服相胜的火气，以散金之郁，可以刺心包络手厥阴经之所出中冲穴，刺手少阳经之所入天井穴。太阳寒水应当从司天右间降入在泉左间，而在泉的土气窒塞，阻抑着它不能下降，欲降而不得入，水受阻抑，必发郁滞，须待窒塞解散，才可降入在泉左间之位，应当折服土气，就可以散水之郁，可以刺足太阴经之所出隐白穴，刺足阳明经之所入三里穴。

黄帝问道：五运的循环既然有前有后，它和上下升降，左右

往来，必然有承接抑阻的关系，可以告诉我防治的刺法吗？

岐伯说：应当取法于气化的本源来治疗。太过的要用泻法，不及的要资助扶植它。所谓太过的用泻法，就是按照升降的次序，抑制其郁滞的发作，取法于五运气化之本源，以折减郁滞之气；所谓不及的扶植资助，就是扶植运气，以避免虚邪的产生。以上扶植资助和取法气化之源的方法，出于《玄珠密语》一书。

黄帝问道：关于升降失常致病的刺法，我已知其要领了。我想进一步了解司天之气不能迁正，因而使气化失其正常，万物的生化也不能按正常规律进行，这样人民也要发生疾病，能否预先消除它？我要救济人民，想懂得它的道理。

岐伯恭敬地行礼后回答说：问得真详细啊！您讲得很有道理。君王您心存仁慈之念，怜悯救济天下百姓，为臣我一定尽可能完整地叙述其中的道理，把深奥精微的地方尽量阐释清楚。例如：上年司天的太阳寒水继续行使它的权力，厥阴风木就不能迁正；厥阴不能迁正，木气则郁塞于上，应当泻足厥阴经的荥穴行间。上年厥阴风木继续行使它的权力，少阴君火就不能迁正；少阴不能迁正，火气则滞留于上，应当刺手厥阴心包经的荥穴劳宫。上年少阴君火继续行使它的权力，太阴湿土就不能迁正；太阴不能迁正，土气则稽留于上，应当刺足太阴脾经的荥穴大都。上年太阴湿土继续行使它的权力，少阳相火就不能迁正；少阳不能迁正，大气则塞而不通，应当刺手少阳经的荥穴液门。上年少阳相火继续行使它的权力，阳明燥金就不能迁正；阳明不能迁正，金气则不能通于上，应当刺手太阴经的荥穴鱼际。上年阳明燥金继续行使它的权力，太阳寒水就不能迁正；太阳不能迁正，和上年主气的终气太阳寒水双重郁塞，应当刺足少阴经的荥穴然谷。

黄帝说道：应当迁正而不能迁正，我已懂得它的要领了。想请您讲讲不退位的道理，怎样折服它的有余之气，使它不致生病，

能否说明一下？

岐伯说：上年司天之气太过而有余，继续行使它的权力，这就叫做不退位。因此，在泉之气也不能退位于右间。新的司天未能迁正，所以上年司天仍旧发挥作用。例如：巳年亥年司天之气有余，超过常数，因此到了子年午年，厥阴风木不退位，风气仍行于上，布散木的生化之气，在人体则肝气有余，应当刺足厥阴经之合穴曲泉。子年午年司天之气有余，超过常数，因此到了丑年未年少阴君火仍不退位，热气仍行于上，布散剩余的火热气象，在人体则心气有余，应当刺手厥阴心包络经之合穴曲泽。丑年未年司天之气有余，超过常数，因此到了寅年申年太阴湿土仍不退位，湿气仍行于上，布散雨湿气象，在人体则脾气有余，应当刺足太阴脾经之合穴阴陵泉。寅年申年司天之气有余，超过常数，因此到了卯年酉年少阳相火仍不退位，热气仍行于上，布散火热气象，在人体则三焦有余，应当刺手少阳三焦经之合穴天井。卯年酉年司天之气有余，超过常数，因此到了辰年戌年阳明燥金之气仍不退位，金气仍行于上，布散燥金气象，在人体则肺气有余，应当刺手太阴肺经之合穴尺泽。辰年戌年司天之气有余，超过常数，因此到了巳年亥年太阳寒水仍不退位，寒气仍行于上，布散凛冽的寒水气象，在人体则肾气有余，应当刺足少阴肾经之合穴阴谷。所以说，天地之气不正常的变化，就要形成人们的疾病，按上面的方法予以针刺，可以预先平定将要发生的疾病。

黄帝问道：刚干和柔干失守，其司天在泉之位不能迁正，是否会使司天在泉和中运之气都虚？是否会造成人们的疾病？能否设法避免呢？

岐伯说：问得真深奥啊！请允许我阐明其中的道理。司天在泉之气的变换，发生刚柔失守的情况，三年左右，造成时疫流行是有可能的，能弄清这里面的奥妙，就能找到它的根源，必有避

免的方法门路。例如甲子年，司天在泉之气刚柔失守，司天之气不能及时迁正，在泉之气也随之失守而空虚，四时次序不按节令的寒温，气候也象音律一样不能相应，经过三年左右的错乱，便要有大疫发生了。审察其程度的轻重深浅，当它将要发生之前，可以针刺预防。土疫将至，恐伤水脏，所以应先用补法刺膀胱经的肾腧，固其根本，隔三天再刺足太阴经的腧穴太白，以泄土气之郁。又如下位己卯不能迁正，而司天甲子处于孤立的地位，在三年左右，将要发生土疠，它补泻的方法，同甲子司天失守完全一样。刺过之后，在七天以内不能多跑和夜行，勿吃油腻，静居密室，使精神清静，安心休养，使疫疠之邪不致再度乘虚而来。凡素有肾病之人，可在清晨寅时，面对南方，集中精神，祛除杂念，屏住气连续吸七口气，不要呼出，伸着颈象咽硬物一样用力咽下去，这样七遍以后，再把舌下的津液，很多很多的咽进去。

假如丙寅司天之年刚柔失守，上面司天不能迁正，下面在泉也不能独主，丙年虽属水运太过，但上下失守，就不是太过了，不能死板地以太过论治。阳年中运虽属有余，但司天在泉之气失守，上下不能相应，正如律吕不相协调，这样自然界气候就不正常，三年左右，便要有疫情出现。审察它相差程度的微甚大小，三年左右，或前或后，水疫将至，恐伤火脏，所以应先以针补膀胱经的心腧，以固其本，隔五天，再刺肾经之所入阴谷穴以泄水邪。又如辛巳年，在泉之气不能随着司天之气迁正，这也叫做失守。如此，在泉之气必然空虚，三年左右，将要发生水疠，刺法与丙寅失守相同。针刺以后，要避免过分的喜悦和七情六欲等内心的纷扰，如果不注意这些，就会再使正气耗散。必须使病人心情安然自在，少思寡欲，静养七天。

假如庚辰年的刚柔失守，上面司天失守，下面在泉不能与之相应，乙、庚是金运，刚柔失守，所以上下不相呼应，上面司天

的阳明燥金未退，在泉之火，胜当年中运之金，上下胜复相错，就称为失守，有如姑洗（阳律）、林钟（阴律）不相应而使商音失调一样，天运的变化因此而失常，三年左右就会出现大疫。审察天运的规律，有甚微不同的差异，相差轻微的，疫情也轻微，程度重甚的，疫情也严重，三年之内就会发生。应当先用补法刺肝腧来预防，三天之后再刺肺经的腧穴。刺过以后，七天内保持清静宁神，切勿发怒，大怒则会使真气耗散。又如乙未年的刚柔失守，由于乙为阴干，主岁之气来得晚，使司天之气无中运支持，庚为阳干，主岁之气来得早，而独持其位，这种情况也叫做失守，即天运单独主年。三年左右，将会发生金疠，此疫必待金运主岁之时才会发生。审察其地运规律相差的不等，推断它的甚微，便可以知道发生的迟速。凡是乙庚之年上下失守的，刺法都相同。肝喜欢和平，因此切勿发怒，以保守肝气，防止金邪之胜制。

假如壬午年的刚柔失守，壬年司天之气未能及时迁正，或者丁年的在泉之气单独主运，即使是阳年本主太过，也有亏虚不及的差异，造成司天在泉之气失守，但总有上下相应的日期，这种差异的甚微也是可以计算的，就象角音的律吕失调，总会有相应的日期。如果差异由微到甚，就会出现大疫。应当刺脾之腧穴补之，以固其本，三天后再刺肝的井穴，刺过以后，七日内保持清静宁神，切勿纵酒、沉浸歌乐，再使正气耗散，不可食之过饱，不要食生冷食物，保持脾气充实，脾气不因太饱而失运，不要久坐不动，不要吃太酸的食物，宜食性味甘淡的食物。又或甲子、丁酉年的在泉之气未能及时迁正，失去中运主持，运气不当位，则司天在泉之气不能相合，也叫做失守，不能称之为合德。因为刚柔不相应，就是在泉与中运不合，三年左右，将会发生疫疠。其预防方法和刺木疫的方法一样。

假如戊申年的刚柔失守，虽然戊、癸年是火运阳年，若刚柔

失守，刚阳年也不算太过了。如司天之气失其位，在泉之气单独主持，气运失常，邪气干犯，其参差移位有浅有深，要想司天在泉相应，就好象调节律吕阴阳的协调一样。如此天运失时，三年左右，将会发生火疫，应当刺肺经的腧穴来预防。刺过以后，七日内安静宁神，切勿过分悲伤，悲伤则会使肺气动乱，正气耗散。要使肺气充实，就要注意调节呼吸。又或甲子、癸亥年的在泉之气失守，使司天之气也失守，也叫做戊癸不相合德。中运和在泉之气空虚，三年左右，将会发生火疠。

因此，运用五行来分运五年，以说明司天在泉刚柔失守的道理，采用各种方法针刺预防疫疠。可见疫与疠，就是从上下刚柔不同而命名的，但归根结底是一回事，即刺疫疠的方法也是五种。这是在总结五运失守的基础上提出的，所以都可以用五行的规律进行归纳和概括。

黄帝问道：我听说五疫的流行都有传染性，不论大人小孩，所表现出的病状都相似，如果不用上面的刺法预防补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人不受传染呢？

岐伯说：不受传染的人是因为正气充实内守，邪气不能干犯，因此能避免毒气侵袭，使邪气从鼻孔吸入，又从鼻孔排出，正气充盈于脑，即不受邪气的侵袭。使正气充盈于脑的具体方法是：去病室前要振作精神，先想象自己心中的阳气充实，及至将入病房时，先想象肝气充实，似有股青气从肝脏发出；左行于东方，化作生机勃发的林木；然后再想象肺气充实，似有股白气从肺脏发出，右行于西方，化作萧瑟肃杀的兵戈铁甲；再想象心气充实，似有股赤气从心脏发出，向上南行，化作炎烈明耀的光辉；再想象肾气充实，似有股黑气从肾脏发出，向下北行，化作阴寒凛冽的水；然后想象肺气充实，似有股黄气从脾脏发出，位于中央，化作生长万物的土。五脏之气充实，可以护卫身体，再想象头顶上

北斗星闪耀，精神充沛，正气充盈，然后才可以进入病人的居室。

还有一个方法，在春分那天太阳尚未出的时候，使用吐法，也可以达到预防的目的。又有一个方法，在雨水节后，用药汤沐浴三次，促使出汗，也可以收到预防的效果。又有一种方法，即用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一同放在盒子里，外面封固，在地上挖一尺深筑成地穴，不用炉子，也没有什么制法上的规定，只要用燃料二十斤煅炼，到七天，等其冷却，七天后拿出地穴，第二天从盒子里拿出来，直接把药埋在地里，再过七天取出来，天天研，研了三天，用熬过的白沙蜜做成梧桐子大的丸药，每天清晨面向东，吸日华之气，再用冰水送服一丸，连气一同咽下去，速服十粒，就不受传染侵袭了。

黄帝问道：人体虚弱会使神气散乱失守，而不正常的外邪易于侵犯，以致于夭折性命，如何保全人的真气呢？想了解一下刺疗这种病的方法。

岐伯恭敬地行礼后回答说：问得真高明啊！所谓神气散乱失守，往往在虚弱的人身上见到，然而并不致于引起死亡，如果一旦感受外邪，才会使人折寿夭亡。例如：厥阴风木司天失守，天运空虚，要是人的肝气也虚弱，两虚相感，便成重虚，就会使神不藏而游于上，再受到外邪的侵袭，就会发生手足厥冷，或骤然昏倒，人事不知，肝气上逆的病变；身上温暖的，还可以采用针刺方法挽救，刺足少阳经的原穴丘墟，再刺膀胱经的肝腧穴补肝。有心气虚的，遇到君火或者相火司天失守，再感受外邪，便成三虚，遇到火运不及的年份，水邪侵犯，就会使人骤然死亡；可以刺手少阳经的原穴阳池，再刺膀胱经的心腧穴急救君火。有病脾虚弱的，遇到太阴湿土司天失守，再感受外邪，便成三虚，又遇到土运不及的年份，风邪侵犯，就会使人骤然死亡；急救的方法，可刺足阳明经的原穴冲阳，再刺膀胱经的脾腧穴补脾。有病肺虚

弱的，遇到阳明燥金司天失守，再感受外邪，便成三虚，又遇到金运不及的年份，有火邪侵犯，便会使人骤然死亡；急救的方法，可刺手阳明经的原穴合谷，再刺膀胱经的肺腧穴补肺。有病肾虚弱的，又遇到太阳寒水司天失守，再感外邪，便成三虚，又遇水运不及的年份，有湿邪侵犯人的正气，似乎精神被吸去一样，骤然死亡；急救的方法，可刺足太阳经的原穴京骨，再刺膀胱经的肾腧穴。

黄帝问道：人体十二个脏器之间具有互相联系、互相为用的功能，任何一个脏器不能保持神的充足，就会使外表的神情形态不能丰满，容易受到病邪的侵犯，可否使用刺法调整？我想知道其中的要点。

岐伯恭敬地行礼后回答说：问得真详细啊！珍贵的道理源于祖先，如果不是贤明的君主，又怎么会深究其源呢？这是说精气神都要合乎正常规律，同时与自然环境相吻合。心在人体的地位，如同是一国的君主，是神明智慧的总枢纽，可刺手少阴心经的原穴神门。肺在人体的地位，如同一国中的宰相，调治脏腑营卫气血，主一身的治节，可刺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太渊。肝好比将军，具有运筹谋划的功能，可刺足厥阴经的原穴太冲。胆好比是中正之官，有决断意志之功，可刺足少阳经的原穴丘墟。膻中好象宫中内臣，负责传达君主的喜乐意志，可刺心包络经的荥穴劳宫。脾好象朝廷中的谏议大臣，辅助君主决定意志，使之考虑更为周全，可刺足太阴脾经的原穴太白。胃犹如仓库，负责转输五味，可刺胃经的原穴冲阳。大肠是负责传导的器官，具有传送食物的功能，可刺大肠经的原穴合谷。小肠是负责受盛的器官，主食物的进一步消化，可刺小肠经的原穴腕骨。肾主骨，是骨骼强健的根本，主肢节运动与聪明技巧，可刺肾经的原穴太溪。三焦负责疏通水道，全身水液由此而出，可刺三焦经的原穴阳池。膀胱好比是州都，为

水液储藏之所，气化正常小便由此排出，可刺膀胱经的原穴京骨。这十二个脏器相互之间必须密切配合，不能失调。任何一脏功能失调，可用针刺调治，所以刺法有保全精神、调养正气的功用，也就是说刺法有修养真气的道理，并非是纯然为治病而设的。因此，要修养真气，调和精神，养真之道应当铭记在心，常存一种补神固本的意识，使精神不致耗散或分离，同时也惟有神守不离，才能保全真气。倘若人的神气精三者失守，便谈不到最紧要的养身之道了。所以最紧要的关键，在于天一的玄精。人体的神气贵在与大自然的生息相通，再归复于本元，这叫做归宗。

【原文】

黄帝问曰：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余已知之。何如预救生灵，可得却乎？

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臣闻夫子言，既明天元，须穷刺法，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泻盛蠲余，令除斯苦。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升之不前，即有甚凶也。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木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厥阴之井。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发郁，亦须待时，君火相火同刺包络之荥。土欲升而天冲窒抑之，土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太阴之俞。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金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手太阴之经。水欲升而天芮窒抑之，水欲发郁，亦须待时，当刺足少阴之合。

帝曰：升之不前，可以预备；愿闻其降，可以先防。

岐伯曰：既明其升，必达其降也。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木欲降而地晶窒抑之，降而不入，折之郁发，散而可得位，降而郁发，暴如天间之待时也，降而不下，郁可速矣，降可折其所胜也，当刺手太阴之所出，刺手阳明之所入。火欲降，而地玄窒抑之，降

而不入，抑之郁发，散而可矣。当折其所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少阴之所出，刺足太阳之所入。土欲降而地苍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足厥阴之所出，刺足少阳之所入。金欲降而地彤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胜，可散其郁，当刺心包络所出，刺手少阳所入也。水欲降而地阜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郁发，散而可入，当折其土，可散其郁，当刺足太阴之所出，刺足阳明之所入。

帝曰：五运之至有前后，与升降往来，有所承抑之，可得闻乎刺法？

岐伯曰：当取其化源也。是故太过取之，不及资之。太过取之，次抑其郁，取其运之化源，令折郁气；不及扶资，以扶运气，以避虚邪也。资取之法，令出《密语》。

黄帝问曰：升降之刺，以知其要。愿闻司天未得迁正，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即万化之或其皆妄，然与民为病，可得先除，欲济群生，愿闻其说。

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问！言其至理，圣念慈悯，欲济群生，臣乃尽陈斯道，可中洞微。太阳复布，即厥阴不迁正，不迁正，气塞于上，当泻足厥阴之所流。厥阴复布，少阴不迁正，不迁正，即气留于上，当刺心包络脉之所流。少阴复布，太阴不迁正，不迁正，即气留于上，当刺足太阴之所流。太阴复布，少阳不迁正，不迁正，则气塞未通，当刺手少阳之所流。少阳复布，则阳明不迁正，不迁正，则气未通上，当刺手太阴之所流。阴明复布，太阳不迁正，不迁正，则复塞其气，当刺足少阴之所流。

帝曰：迁正不前，已通其要。愿闻不退，欲折其余，无令过失，可得明乎？

岐伯曰：气过有余，复作布正，是名不退位也。使地气不得后化，新司天未可迁正，故复布化令如故也。已亥之岁，天数有

余，故厥阴不退位也，风行于上，木化布天，当刺足厥阴之所入。子午之岁，天数有余，故少阴不退位也，热行于上，火余化布天，当刺手厥阴之所入。丑未之岁，天数有余，故太阴不退位也，湿行于上，雨化布天，当刺足太阴之所入。寅申之岁，天数有余，故少阳不退位也，热行于上，火化布天，当刺手少阴之所入。卯酉之岁，天数有余，故阳明不退位也，金行于上，燥化布天，当刺手太阴之所入。辰戌之岁，天数有余，故太阳不退位也，寒行于上，凛水化布天，当刺足少阴之所入。故天地气逆，化成民病，以法刺之，预可平疴。

黄帝问曰：刚柔二干，失守其位，使天运之气皆虚乎？与民为病，可得平乎？

岐伯曰：深乎哉问！明其奥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谓根之可见，必有逃门。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详其微甚，察其浅深，欲至而可刺，刺之当先补肾俞，次三日，可刺足太阴之所注。又有下位己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疠，其法补泻，一如甲子同法也。其刺已毕，又不须夜行及远行，令七日洁，清静斋戒，所有自来。肾有之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

假令丙寅刚柔失守，上刚干失守，下柔不可独主之，中水运非太过，不可执法而定之，布天有余，而失守上正，天地不合，即律吕音异。如此即天运失序，后三年变疫。详甚微甚，差有大小，徐至即后三年至，甚即首三年至，当先补心俞，次五日，可刺肾之所入。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刚，亦名失守，即地运皆虚，后三年变水疠，即刺法皆如此矣。其刺如毕，慎其大喜欲情于中，如不忌，即其气复散也，令静七日，心欲实，令少思。

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姑洗林钟，商音不应也，如此即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谓其天数，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当先补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刺毕，可静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气却散之。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独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天运孤主之。三年变疬，名曰金疬，其至待时也，详其地数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迟速耳。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肝欲平，即勿怒。

假令壬午刚柔失守，上壬未迁正，下丁独然，即虽阳年，亏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摄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数也，律吕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见，三年大疫。当刺脾之俞，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也。刺毕，静神七日，勿大醉歌乐，其气复散，又勿饱食，勿食生物，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大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气不当位，下不与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疬，其刺法亦如木疫之法。

假令戊申刚柔失守，戊癸虽火运，阳年不太过也。上失其刚，柔地独立，其气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浅深，欲至将合，音律先同。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当刺肺之俞。刺毕，静神七日，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而其气复散也，人欲实肺者，要在息气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刚也，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即运与地虚，后三年变疬，即名火疬。

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法刺，于是疫之与疬，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是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于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黄帝问曰：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真？愿闻刺法。

岐伯稽首再拜曰：昭乎哉问！谓神移失守，虽在其体，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寿。只如厥阴失守，天以虚，人气肝虚，感天重虚，即魂游于上，邪干，厥，大气；身温犹可刺之，刺其足少阳之所过，复刺肝之俞。人病心虚，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虚，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可刺手少阳之所过，复刺心俞。人脾病，又遇太阴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阳明之所过，复刺脾之俞。人肺病，遇阳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金不及，有赤尸鬼犯人，令人暴亡；可刺手阳明之所过，复刺肺俞。人肾病，

又遇太阳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水运不及之年，有黄尸鬼，干犯人正气，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阳之所过，复刺肾俞。

黄帝问曰：十二脏之相使，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圆，恐邪干犯，治之可刺？愿闻其要。

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问！至理道真宗，此非圣帝，焉究斯源？是谓气神合道，契符上天。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阴之源。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可刺手太阴之源。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可刺足厥阴之源。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可刺足少阳之源。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可刺心包络所流。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可刺脾之源。胃为仓禀之官，五味出焉，可刺胃之源。大肠者，传通之官，变化出焉，可刺大肠之源。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可刺小肠之源。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刺其肾之源。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刺膀胱之源。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是故刺法有全神养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养和神也，道贵常存，补神固根，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虽不去，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达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复入本元，命曰归宗。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佚篇）

黄帝说道：天地间运气升降窒抑的九种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请问天地之气相交，在什么情形之下叫做失守呢？

岐伯说：这是指天地之气的上升下降、迁正退位，各有一定的规律，如果司天在泉之气不能正常升降迁正，便叫做失守。因此，司天在泉之气不能正常更易其位置，天地气交就要发生异常的变化，导致四季时令的紊乱，影响万物不能正常生化，人们也要因此而发生疾病了。

黄帝问道：升和降不能正常行进，我想了解一下这其中的缘故。天地之气的交替发生了变化，又如何知道呢？

岐伯说：问得真高明啊，不愧是深明道理之人。天地之气的交替变化，是天地的机理，天气若要降而不得降，则是地窒的相克。又有五运太过，而其气是先节气而到的，所以气交就不能前进，地气要升也不能升，是由于中运的阻抑，或者欲降而不得降，也是由于中运的阻抑。于是，有的升之不前，有的降之不下但能升而至天的，有的升降俱不前的；能作出这些区别，就能够明白气交的变化。变化的异常，各有不同，给与万物和人们的灾害，也随之有轻有重。

黄帝问道：想请你讲讲天地气交产生胜克阻抑的原因，为人们造成疾病的轻重程度，是怎样的情况？

岐伯说：气交的遇会，逢到胜气，就要折伏成郁了。因此辰、戌之年，厥阴（木气）当从地之右间上升至天之左间，遇到司天的金气，木气便不能前进；又遇庚戌之年，金运之气先天时而至，

金胜克木，使木气不能前进，木气本来是要上升，却遇上司天的金气和中见金运的限制，木气便不能上升和前进，因为不能上升和前进，即便在春天，也不见气候的温暖，反见秋令肃杀之气，天降霜露，草木枯萎。人们很早就感染上了温疫，其病大多咽喉发干，四肢胀满，肢节疼痛；但是木郁既久，必定化郁为通，大风怒吼，拔树倒木，声音紊乱。在人们，则多患卒中偏枯痹症、手足不仁等病。

所以，巳、亥之年，少阴君火应从地之右间，上升至天之左间，遇到司天水气的窒抑，火气不能前进；又厥阴木气，未得迁正中位，那么少阴更无从上升，再因水运在中，君火要升，受了水运的限制，不能恢复应居的位置，所以天气仍是一贯清冷，早晨和晚间更甚。人们多病阳气遏伏，内热烦闷，心神惊悸，寒热交作；君火抑郁太久，郁发则天气陡然转为暴热，气温增高，多发赤风瞳翳的眼疾，容易化为大疫。大凡温病疫疠，都是因暖而作，赤色之气显著，就化成火疫，生了火疫的人，皆是心烦发躁口渴，而且渴得很厉害，用清泄的方法治疗，就可以抑制这种疾病的发展。

所以，子、午之年，太阴湿土当从地之右间，上升至天之左间，遇到司天木气的窒抑，土气不能前进；又遇到壬子，木运太过，其气先天时而至，则土被木克，窒而不前，就要风尘四起，天昏地暗，没有雨水下降。人们多患风厥、涎潮、半身不遂、胀满等病症。湿郁过久，黄色的尘埃便会化成大疫，人们多病夭折，脸部和四肢发黄，成为黄疸，六腑也胀满闭塞，出现不正常死亡。在天气上，湿气郁而不能布散，雨水很少下降。

所以，丑、未之年，少阳相火当从地之右间，上升至天之左间，遇到司天水气的阻抑，火气不能前进；又遇到由上年未能退位的少阴，以致太阴不能就位，少阳也无力升天；如果遇到水运

的窒抑，也不能升天而前进。这时反见霜雪雨露，寒冷如冬，河水干涸，或冻结成冰，忽然天暑地热，但马上又转为寒冷逼人，正因为天气寒暖不时，人们生病大都是伏火在内，心中烦热，惊骇不安，寒热交作；郁久必复，到了一定的时候，气候转为暑热，风气如火，人们多病赤风瞳翳的眼疾，变生疫疠，于是有伏热内烦，四肢麻痹而厥冷，更严重的有出血的症状。

所以，寅、申之年，阳明燥金应从地之右间，上升至天之左间，遇到司天火气的阻抑，金气不能前进；又遇到戊申、戊寅年，火运太过，其气先天时而至，金被火克，虽然想要上升，却不能前进，就会出现时雨不能下降，西风经常怒吼，燥气也产生了。人们多患上热喘嗽，甚至出血。当久郁忽然开通的时候，白埃之气飞扬，如烟如雾，产生清凉肃杀之气，人们多病胸胁苦满，易于悲伤，流清涕，打喷嚏，咽嗌发干，两手坼裂，皮肤干燥。

所以，卯、酉之年，太阳寒水当从地之右间，上升至天之左间，遇到司天土气的阻抑，水气不能前进；又遇到阳明未得正司中位，使得太阳无从上升，如果土运来到，寒水要升，受了土运的阻抑，也就不能前进。于是，湿气与热气互相蒸郁，寒气生于左右间气之位。人们多患急剧泄泻，完谷不化。但久郁突然开通的时候，冷气胜过热气，陡然下降冰雹，人们多患厥逆打呃，热气生于内，阳气痹于外，足胫酸疼，反见心悸懊热，暴烦而复厥逆。

黄帝问道：司天左间之气欲升而不前的问题，我已经全部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想听你讲讲欲降不下的问题，你可以明白地告诉我吗？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这是天地间极其细致的道理，我可以把它全部告诉您。气上升到司天位置以后，必定要下降，升天三年以后，第四年必然下降，下降入地，就成为地之左间。这样

的升降往来，被命名叫做六纪。

所以，丑、未之年，厥阴风木当从天之右间，下降至地之左间，遇到在地的金气，木气受制不能前进；又遇到少阴未退位，厥阴就无从下降，而在中的金运已至，因金运下承，以致降而不下，阻抑于中，久之变而成郁。由于木郁下降，金运相承，使它不能下降，青色的尘埃远见，白色的大气相承接，弄得天昏地暗，清秋燥金行肃杀之令，霜露又复下降。木气久而不降，郁抑日久，就要化成燥气伏于风内，天气应该温暖，反而清冷，草木应该发芽生长，可是严霜又至，蛰虫也未见出现，人们要提防清冷之气伤害肝脏。

所以，寅、申之年，少阴君火当从天之右间，下降至地之左间，遇到在地的水气，火受水制，使得火气降而不入；又遇到丙申、丙寅，水运之气太过，先期而至，少阴君火要下降，遇到水运的相克，不能下降，形成火气方始出现，水气反而来到的现象，本该是温暖如舒，可是现在的天气却很寒冷，时常下雪，寒风凛冽，天云阴惨凄凉，少阴君火才得以下降。郁伏已久，一旦开通，寒到了极点，就复而生热，火气化成疫疠，人们多患面赤、心烦、头痛、目弦等病症。火气过分显露，是温热病将要发生的征兆。

所以，卯、酉之年，太阴湿土当从天之右间，下降至地之左间，遇到在地的木气，土受木制，使得土气不能入地；又遇到上年司天的少阳相火未能退位，太阴不能下降；或者木运相袭，欲降不下，于是黄云出现，青霞显露，郁滞成风，尘埃飞扬如雾，甚至拔树损木。如若长久不得入地，郁伏已久，则天上呈黄色的气埃，地下的湿气薰蒸，人们多患四肢不能举动、头目昏散、肢节疼痛、胸腹胀满等病症。

所以，辰、戌之年，少阳相火当从天之右间，下降至地之左间，遇到在地的水气，火受水制，使得火气不能入地；又遇到水

运太过，先交其气，水运相承，相火便不能下降入地。因此，彤云出现未久，水气反而到来，本来是要温暖的，可是冷气相加，甚至结为冰雹。但久而不能下降，伏久必定化郁为通，冷气转为热气，火气化成疫疠。人们多患面赤、心烦、头痛、目眩等病症。倘若火气过分显著，热病就要发生了。

所以，巳、亥之年，阳明燥金当从天之右间，下降到地之左间，遇到在地的火气，金受火制，使得金气不能入地；又遇到太阳未曾退位，那么阳明燥金也无法下降；或遇火运已至，因火运的相乘，使得金气不能下降入地，这时本应天清气爽，可是现在反而火气昭彰，炎热非常。人们都感到昏倦，夜卧不得安宁，咽喉发干，口渴引饮，闷热，心内烦躁，本来要朝暮清凉，现在却是暄暖。倘若久不得降，则伏久将要化郁为通，那时天高气凉，金风飒飒，产生一种白气。人们易患掉眩、手足强直、麻木无知、两胁作痛、满眼模糊等病症。

所以，子、午之年，太阳寒水应从天之右间，降到地之左间，逢遇在地的土气，水受土制，使得太阳不能降而入地；又遇到土运太过，先交其气，因土运的相承，使得太阳寒水不能入地，因此寒水的气候布满天地之间，阴暗惨淡，忽然黄埃飞扬，湿气弥漫，本来要寒化的气候，现在却是蒸湿当令。久而不降，伏久郁化为通，人们多患大厥，四肢沉重而倦怠，阴痿少力。天气阴沉，时常有湿气蒸发。

黄帝问道：上升与下降不能正常行进，我已经明白其中的根由了，想再听听关于迁正的道理，可以明白地告诉我吗？

岐伯说：正司天地的中位，叫做迁正位。司天不得迁于正位的，是由于上年的司天已经过了新旧之交的大寒日，就是司天太过的余日，仍旧治理着天气，于是，便形成新司天不能迁正了。

厥阴风木之气不得迁居正位，使得风木温暖之气不能及时行

令，花草枯槁。人们易患小便不利、目系转动不灵、转筋、易于发怒、小便发赤等病症。风木要行令而寒气不去，因此气候的温暖不正常，失去了春天正常的时令。

少阴君火之气不得迁居正位，使得冷气不退，春天先冷后寒，暖和的天气不能及时而至。人们易患寒热、四肢烦痛、腰脊强直等病。但是，厥阴风木之气虽然太过，留恋在位不退，也是终究不会超过君火当令之时的。

太阴湿土之气不得迁居正位，使得云雨失于时令，万物因而枯焦，当生殖而不能发育。人们易患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心肠填胀、不欲饮食、泄泻完谷不化、胁满、四肢不能举动等病。本当太阴湿土行令，而少阴君火不退，还是行其热令，所以天气温暖，但是干旱而无雨泽。

少阳相火之气不得迁入正位，则炎热之气不能行令，植物中最易生长的苗莠都不能繁荣，酷暑见于秋天，肃杀之气晚至，霜露不能及时下降。人们易患疟疾、骨中发热、心悸、惊骇等病症，甚则出血。

阳明燥金之气不得迁入正位，则炎暑之气先行，肃杀之气后至，草木反见繁荣。人们易患寒热、鼻流清涕、喷嚏、皮毛不华、爪甲枯焦等病症，严重的甚至气喘咳嗽，呼吸气粗，悲伤不乐。由于炎热之气仍旧布散，燥气未能行令，则清凉肃降之气不行，肺金容易受病。

太阳寒水之气不得迁入正位，致使冬时清肃寒冷之气，反行令于春天，肃杀的霜露下降于前，寒冷坚冰凝结于后，如果阳光充足，则寒冷之气不会发生，雾云待时而出现。人们容易患温病疫疠、喉闭嗌干、烦燥而渴、喘息有音等病。太阳寒水之气，要待燥金之气去后，才能司其气化之令，若燥气逾期不去，时序失常，在人们则灾害来临。

黄帝问道：迁正早晚的道理，我已经明白了，想再了解一下关于退位的问题，你可以明白地告诉我吗？

岐伯说：所谓不退位，是天数未终，即天数有余，叫做复布政，又称之为再治天。也就是现在的天令之气，行的仍是过去的天令而不退位。

厥阴风木之气不退位，就会出现大风数起，应时雨水不能适时而降，湿令不能施化。人们易患温疫，黑斑，肢体偏废，因风而生，一般多有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发于引饮等病症。

少阴君火之气不退位，温暖之气便发生于初春季冬，蛰伏的虫类也提早发动，草木早发。人们易患膈热、咽干、出血、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瘰疮疡留毒等病症。

太阴湿土之气不退位，则会寒暑不准时令，天阴昏沉，湿气不去。人们易患四肢少力、饮食不下、大便泄泻、小便淋沥、腹满、足胫寒冷、阴痿、大便闭塞、小便失禁、小便频数等病症。

少阳相火之气不退位，则会使春天即出现炎热的天气，暑热逗留不去，冬天温暖不寒，流水不能凝结成冰，蛰伏的虫类出现。人们易患少气、寒热往来、便血且上部发热、小腹坚硬胀满、小便赤如脓液等病症，严重的甚至出血。

阴明燥金之气不退位，则会使春天天气清冷，草木生发繁荣推迟，天气或寒或热相间而发。人们易患呕吐、剧烈泄泻、或者饮食不下、或者大便干燥、四肢不能举动、目瞑掉眩、头晕眩旋眼花等病症。

（按：原文缺“太阳不退位”一节）

黄帝问道：司天之气退位的早晚问题，我已经明白了，想再听听在泉之气的变化，你可以明白地告诉我吗？

岐伯说：在泉之气的迁正和升天、退位不能正常进行，会使

大地上万物生化不能适时进行。

黄帝问道：我听说司天在泉之气、十天干、十二地支，上升下降相合经纬天地的气数，有相互交移的，有失守其位的，你可以明白地告诉我吗？

岐伯说：失却相互交位，则虽然主岁的中运当位，但司天之气未能及时迁位，以致四时节气失于时令，所以会发生大疫。《玄珠密语》上说："阳年甲子中有三十年，除六年因天地之气相互克制而成不及之年以外，尚有二十四个太过之年。除了那六年，皆是太过年。"那六年因司天在泉之气不能迁正，所以可算作不及之年。

例如甲子年为阳年，土运太过，则可能引起气运壅塞。若在癸亥年，司天之气有余，年辰推移应交甲子年，可是亥年司天的风木之气尚未退位，而今年在泉的阳明燥金已经迁正，去年的少阳相火又已退作地之右间，那么今年的年运就变成了上年的厥阴司天，本年的阳明燥金之气在泉，这样，天地之气便不相吻合了。癸巳相会，中运之土虽主太过，但是由于本年司天在泉之气的违和，土运反而受到司天的木气所克制，所以土运并非太过，那里还能说土运太过呢？况且土之音律太宫（黄钟）不应太蕤，现木来克土，则金气必来报复，金复发生之时，少阴又会随之来到，则木反助火克金，致使金的复气减弱。这样，甲乙失守，过三年后变生土疫，晚至丁卯年，早在丙寅年，土疫必然流行。至子土疫流行的大小轻重程度，要根据天地之气失守的程度和北极星所指的月令来进行考察。又如，甲子年甲的中运与子的司天之气相合主持天气，本年在泉的阳明燥金之气未能迁正，上年在泉的少阳相火未退位，那么在甲已与在下之戊癸相合，土运就不是太过，而木乃乘虚克土，它所生的金又行复胜，即反化成病邪。在上的司天，与在下的在泉，各不相同，因而产生的疫疠，其大小轻重也

和司天在泉的变化一样。

例如：丙寅是阳年，中运属太过，如果去年司天之气有余而不退位，虽然年辰推移应交丙寅，但是上年太阴湿土还在司天，本年在泉的厥阴风木已经迁正，上年的太阳寒水已从在泉之位迁至地之右间，因而形成太阴司天而厥阴在泉的局面，地气无法随天气同化。如果上乙下辛相会，水运太虚，反而受司天之土所克，所以阳土算不上太过，犹如太簇之管与太羽之音不能相应一样。土胜而雨化，水来相应，则化为风。这是丙辛年司天之气在泉之气与中运之气失守，三年后酿成水疫流行，晚至己巳年，早在戊辰年发病。气运失守，严重的疫疠发生就快；气运相失轻微，疫疠发生就慢。疫情的大小轻重，要根据天地气运的变化进行推算，和根据北斗星所指的月令来估计。如丙寅年，中运丙与司天寅互相配合主持天气，而在泉的厥阴风木未能迁正，去年的在泉之气太阳寒水没有退位，中运与在泉之气不能相合，水运失守见虚象，且小有胜复，这样三年后，则变生疫疠，名为水疠，其症状与水疫病同，治法如前。

例如庚辰为阳年，中运属太过，如果上年己卯年司天之气有余而不退位，虽年辰推移应交庚辰，而上年司天的阳明燥金仍在司天，本年在泉的太阴湿土已经迁正，上年在泉的少阴迁至地之右间，这样便形成了阳明燥金司天而太阴在泉的局面，所以地气不能上奉天气。上乙下巳相会，金气太虚，反而受火气克制，因而算不上阳土太过，犹如用姑洗之管与太商之音不相配应一样。火胜即热气布化，水气来复出现严寒，这是乙庚年司天在泉之气与中运的失守，三年之后会酿成金疫流行，快的至壬午年，慢的到癸未年就会发生。疫情的大小轻重，要根据司天在泉之气气运的变化和北斗星所指的月令来推测估算。比如在庚辰年，中运庚与司天辰相合主持天气，但是由于本来的湿土未能迁正，而上年在

泉的君火未能退位，中运与在泉之气不能相合，在泉之土不能迁正，中运也不是太过之象，所以金运稍虚，必有或胜或复，三年之后变生疫疠，名为金疠，其病状如同金疫，治法如前。

例如壬午为阳年，中运属太过，如果去年辛巳年司天之气有余而不退位，虽然年辰推移应交壬午，但是上年司天厥阴风木仍在司天，本年在泉的阳明燥金已经迁正，而上年在泉的少阳相火已迁至地之右间，所以形成了厥阴司天，阳明在泉，地气不能上奉天气。如上丁下辛相会，木运太虚，反受金克，因而算不上阳土太过，犹如蕤宾之管与太角之音不能相应一样。金气太过，燥气偏胜，火热之气来复，气运失守严重的，则疫情发生得快，气运失守轻微的，则疫情发生得慢。疫情的大小轻重，要从疫流行之年的运气和北斗星所指的月令来进行推测。比如中运壬与司天午本应配合主持天气，但因为本年的在泉之气未能迁正，上年的相火未能退位，那么中运和在泉之气不能相合，中运不呈太过之象，木运稍虚，必有小胜或小复，三年之后变生疫疠，名为木疠，其病状如同风疫，治法也相同。

例如，戊申年是阳年，中运属太过，如果去年丁未年司天之气有余，虽然年辰推移应交与戊申，而上年太阴之气还在司天，本年的风木之气已迁正在泉，去年在泉之气太阳寒水已迁至地之右间，形成了太阴司天、厥阴在泉的局面，所以地气不能上奉天气。如上丁下癸相会，火运太虚，反受水来克制，所以火运不会太过，犹如夷则之管与太征之音不能相应一样。这是戊、癸年司天在泉，中运失守，三年后就会变生疫疠，最快的到庚戌年就会发生。疫情的大小轻重，可以根据疫流行三年的运气变化和北斗星所指的月令来进行推测。比如戊申年，中运戊与司天申本应相合以主持天气，而本年在泉的风木未能迁正，上年在泉的太阳寒水未能退位，中运与在泉之气不能相合，中运不呈太过之象，火运出现稍

虚，必见或小胜或无复，三年之后，则变生疫疠，名为火疠，刺治之法如前，如用药物治疗，可以使用寒法泻法进行治疗。

黄帝说道：人体的正气不足，天气也不正常，精神失守，神气漫散，病邪乘虚伤人，导致夭亡，可以给我讲讲其中的原由吗？

岐伯说：人的五脏，若有一脏虚弱不足，又遇到气运不足（天虚），就会感受病邪，使病情加剧。人过于忧愁思虑，就会损伤心脏，又或遇到少阴司天时天运不足，太阴作为接替的主司，这就叫做天虚，也就是人气和天气皆虚。如果再遇到惊恐而损伤心精，汗出伤其心液，便成为三虚，以致神明失守。心是君主之官，为神明之所出，神明失守其位，也就是神明游离于上丹田泥丸宫之下。神明既失其位，精神便不能振作，再遇到火运不及的年份，则水疫之邪致病，使人猝然死亡。

人因饮食不节，劳累过度，则会损伤脾气；又遇太阴司天，天运不及，少阴作司天的左间来代替，这就是虚，就是人气与天气同虚；又遇饮食失节过饱，胃热蒸则汗外泄，或者醉酒饮食后行房事，以致脾伤汗出，因而形成天人邪三虚，致使脾神失守。脾为谏议之官，智慧之所出。脾神既失其位，精神不振，却遇岁土不及的年岁，或逢己年和甲年失守，或太阴司天之气虚衰，便会有木疫之邪为病，使人猝然死亡。

人久居潮湿之地，或者先强用体力，然后又感受水湿，就会伤肾。肾是作强之官，伎巧之所出。如今在天、人、邪三虚之时，肾神失守，神志不能内守于肾，神气涣散，又遇到水运不及之年，或辛年或丙年失守，或太阳寒水司天之时气运不及，就有土疫之邪致病，使人猝然死亡。

人或有怨怒过度，肝气上逆而不下降，会使肝气受伤。又因厥阴司天时运不及，司天左间少阴来接替司天之位，这叫做天虚，也就是人气与天气同虚。又遇过度奔走恐惧，汗出伤肝。肝为将

军之官，主谋虑。肝神不能内守，神气涣散，又遇木运不及之年，或丁年或壬年失守，或厥阴司天之时运气不及之年，则金疫之邪会乘隙致病，使人突然死亡。

以上五种气运失守的情况，使天虚加上人虚，使神气不能内守，既有五疫邪伤人，而致突然死亡，这便称之为尸厥。人如果出现五脏之神失守，使神气亏损不全，不但疫疠可以侵犯，而且即便是一切外邪皆可来犯，这些都是由于神气失守的缘故。这就是说，神气守其位的可以生存，神气不能内守的就要死亡。精神充实的，身体就健壮，神气失守的，就会死亡。

【原文】

黄帝问曰：天元九窒，余已知之，愿闻气交，何名失守？

岐伯曰：谓其上下升降，迁正退位，各有经论，上下各有不前，故名失守也。是故气交失易位，气交乃变，变易非常，即四时失序，万化不安，变民病也。

帝曰：升降不前，愿闻其故，气交有变，何以明知？

岐伯曰：昭乎哉问！明乎道矣。气交有变，是谓天地机，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室刑之。又有五运太过，而先天而至者，即交不前，但欲升而不得其升，中运抑之，但欲降而不得其降，中运抑之。于是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作如此之分别，即气交之变。变之有异常，各各不同，灾有微甚者也。

帝曰：愿闻气交遇会胜抑之由，变成民病轻重何如？

岐伯曰：胜相会抑伏使然。是故辰戌之岁，木气升之，主逢天柱，胜而不前；又遇庚戌，金运先天，中运胜之，忽然不前，木运升天，金乃抑之，升而不前，即清生风少，肃杀于春，露霜复降，草木乃萎。民病温疫早发，咽嗌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久

而化郁，即大风摧拉，折陨鸣紊。民病卒中偏痹，手足不仁。

是故巳亥之岁，君火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厥阴未迁正，则少阴未得升天，水运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清寒复作，冷生旦暮。民病伏阳，而内生烦热，心神惊悸，寒热间作；日久成郁，即暴热乃至，赤风瞳翳，化疫。温疠暖作，赤气彰而化火疫，皆烦而躁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

是故子午之岁，太阴升天，主窒天冲，胜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运，先天而至者，中木运抑之也，升天不前，即风埃四起，时举埃昏，雨湿不化，民病风厥涎潮，偏痹不随，胀满；久而伏郁，即黄埃化疫也，民病夭亡，脸肢府黄疸满闭。湿令弗布，雨化乃微。

是故丑未之年，少阳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或遇太阴未迁正者，即少阴未升天也，水运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雾反布，凛冽如冬，水复涸，冰再结，暄暖乍作，冷复布之，寒暄不时。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心神惊骇，寒热间争；以久成郁，即暴热乃生，赤风气肿翳，化成疫疠，乃化作伏热内烦，痹而生厥，甚则血溢。

是故寅申之年，阳明升天，主窒天英，胜之不前；又或遇戊申戊寅，火运先天而至；金欲升天，火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时雨不降，西风数举，咸卤燥生。民病上热喘欷血溢。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雾，清生杀气，民病胁满悲伤，寒栗瘈咳干，手坼皮肤燥。

是故卯酉之年，太阳升天，主窒天芮，胜之不前；又遇阳明未迁正者，即太阳未升天也，土运以至，水欲升天，土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湿而热蒸，寒生两间。民病注下，食不及化。久而成郁，冷未客热，冰雹卒至，民病厥逆而哕，热生于内，气痹于外，足胫酸疼，反生心悸懊热，暴烦而复厥。

黄帝曰：升之不前，余已尽知其旨，愿闻降之不下，可得明乎？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是谓天地微者，可以尽陈斯道。所谓升已必降也，至天三年，次岁必降，降而入地，始为左间也。如此升降往来，命之六纪也。

是故丑未之岁，厥阴降地，主窒地晶，胜而不前；又或遇少阴未退位，即厥阴未降下，金运以至中，金运承之，降之未下，抑之变郁，木欲降下，金运承之，降而不下，苍埃远见，白气承之，风举埃昏，清燥行杀，霜露复下，肃杀布令。久而不降，抑之化郁，即作风燥相伏，暄而反清，草木萌动，杀霜乃下；蛰虫未见，惧清伤脏。

是故寅申之岁，少阴降地，主窒地玄，胜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运太过，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彤云才见，黑气反生，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凛冽复作，天云惨凄。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寒胜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温病欲作也。

是故卯酉之岁，太阴降地，主窒地苍，胜之不入；又或少阳未退位者，即太阴未得降也；或木运以至，木运承之，降而不下，即黄云见而青霞彰，郁蒸作而大风，雾翳埃胜，折陨乃作。久而不降也，伏之化郁，天埃黄气，地布湿蒸，民病四肢不举、昏眩、肢节痛、腹满填臆。

是故辰戌之岁，少阳降地，主窒地玄，胜之不入；又或遇水运太过，先天而至也，水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彤云才见，黑气反生，暄暖欲生，冷气卒至，甚即冰雹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冷气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热病欲作也。

是故巳亥之岁，阳明降地，主窒地彤，胜而不入；又或遇太

阳未退位，即阳明未得降；即火运以至，火运承之不下，即天清而肃，赤气乃彰，暄热反作。民皆昏倦，夜卧不安，咽干引饮，懊热内烦，天清朝暮，暄还复作；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天清薄寒，远生白气。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两胁作痛，满目眴眴。

是故子午之年，太阳降地，主室地阜，胜之降而不入；又或遇土运太过，先天而至，土运承之，降而不入，即天彰黑气，暝暗凄惨，才施黄埃而布湿，寒化令气，蒸溽复令。久而不降，伏之化郁，民病大厥，四肢重怠，阴痿少力。天布沉阴，蒸湿间作。

帝曰：升降不前，晰知其宗，愿闻迁正，可得明乎？

岐伯曰：正司中位，是谓迁正位，司天不得其迁正者，即前司天，以过交司之日，即遇司天太过有余日也，即仍旧治天数，新司天未得迁正也。

厥阴之迁正，即风暄不时，花卉萎萃。民病淋溲，目系转，转筋，喜怒，小便赤。风欲令而寒由不去，温暄不正，春正失时。

少阴不迁正，即冷气不退，春冷后寒，暄暖不时，民病寒热，四肢烦痛，腰脊强直。木气虽有余，而位不过于君火也。

太阴不迁正，即云雨失令，万物枯焦，当生不发。民病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填臆不食，飧泄胁满，四肢不举。雨化欲令，热犹治之，温煦于气，亢而不泽。

少阳不迁正，即炎灼勿令，苗萎不荣，酷暑于秋，肃条晚至，霜露不时。民病痎疟，骨热，心悸，惊骇，甚时血溢。

阳明不迁正，则暑化于前，肃杀于后，草木反荣。民病寒热，鼽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喝息高，悲伤不乐。热化乃布，燥化未令，即清劲未行，肺金复病。

太阳不迁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杀霜在前，寒冰于后，阳光复治，凛冽不作，雾云待时。民病温疠至，喉闭嗌干，烦躁而渴，喘息而有音也。寒化待燥，犹治天气，过失序，与民作灾。

帝曰：迁正早晚，以命其旨，愿闻退位，可得明哉？

岐伯曰：所谓不退者，即天数未终，即天数有余，名曰复布政，故名曰再治天也。即天令如故，而不退位也。

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瘰疮疡留毒。

太阴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时，埃昏布作，湿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饮不下，泄注淋满，足胫寒，阴痿，闭塞，失溺，小便数。

少阳不退位，即热生于春，暑乃后化，冬温不冻，流水不冰，蛰虫出见。民病少气，寒热更作，便血上热，小腹坚满，小便赤沃，甚则血溢。

阳明不退位，即春生清冷，草木晚荣，寒热间作。民病呕吐，暴注，食饮不下，大便干燥，四肢不举，目瞑掉眩。

帝曰：天岁早晚，余已知之，愿闻地数，可得闻乎？

岐伯曰：地下迁正升天及退位不前之法，即地土产化万物失时之化也。

帝曰：余闻天地二甲子，十干十二支，上下经纬天地，数有迭移，失守其位，可得昭乎？

岐伯曰：失之迭位者，谓虽得岁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时不节，即生大疫。注《玄珠密语》云："阳年三十年，除六年天刑，计有太过二十四年，除此六年，皆作太过之用。"令不然之旨，今言迭支迭位，皆可作其不及也。

假令甲子阳年，土运太窒，如癸亥天数有余者，年虽交得甲子，厥阴犹尚治天，地已迁正，阳明在泉，去岁少阳以作右间，即厥阴之地阳明，故不相奉和者也。癸巳相会，土运太过，虚反受

木胜，故非太过也。何以言土运太过？况黄钟不应太窒，木既胜而金还复，金既复而少阴如至，即木胜如火而金复微，如此则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详乎太乙。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应交司而治天，即下己卯未迁正，而戊寅少阳未退位者，亦甲己下有合也，即土运末太过，而木乃乘虚胜土也，金次又行复胜之，即反邪化也。阴阳天地殊异尔，故其大小善恶，一如天地之法旨也。

假令丙寅阳年太过，如乙丑天数有余者，虽交得丙寅，太阴尚治天也。地已迁正，厥阴司地，去岁太阳以作右间，即天太阴而地厥阴，故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会，水运太虚，反受土胜，故非太过，即太簇之管，太羽不应，土胜而雨化，木复即风，此者丙辛失守其会，后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数，乃太乙游宫。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应交司而治天，即辛巳未得迁正，而庚辰太阳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水运亦小虚而小胜，或有复，后三年化疫，名曰水疠，其状如水疫。治法如前。

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地已迁正，太阴司地，去岁少阴以作右间，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故地不奉天也。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始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恶，推本年天数及太乙也。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乙未未得迁正者，即地甲午少阴未退位者，且乙庚不合德也，即下乙未，干失刚，亦金运小虚也，有小胜或无复，后三年化疠，名曰金疠，其状如金疫也。治法如前。

假令壬午阳年太过，如辛巳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壬午年也，厥阴犹尚治天，地已迁正，阳明在泉，去岁丙申少阳以作右间，即

天厥阴而地阳明，故地不奉天者也。丁辛相合会，木运太虚，反受金胜，故非太过也，即蕤宾之管，太角不应，金行燥胜，火化热复，甚即速，微即徐。疫至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又只如壬至午，且应交司而治之，即下丁酉未得迁正者，即地下丙申少阳未得退位者，见丁壬不合德也，即丁柔干失刚，亦木运小虚也，有小胜小复。后三年化疠，名曰木疠，其状如风疫也。治法如前。

假令戊申阳年太过，如丁未天数太过者，虽交得戊申年也，太阴犹尚司天，地已迁正，厥阴在泉，去岁壬戌太阳以退位作右间，即天丁未，地癸亥，故地不奉天化也。丁癸相会，火运太虚，反受水胜，故非太过也，即夷则之管，上太徵不应，此戊癸失守其会，后三年化疫也，速至庚戌。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癸亥未得迁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阳未退位者，见戊癸未合德也，即下癸柔干失刚，见火运小虚，有小胜或无复也，后三年化疠，名曰火疠也。治法如前；治之法，可寒之泄之。

黄帝曰：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可得闻乎？

岐伯曰：人之五脏，一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人忧愁思虑即伤心，又或遇少阴司天，天数不及，太阴作接间至，即谓天虚也，此即人气天气同虚也。又遇惊而夺精，汗出于心，因而三虚，神明失守。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游上丹田，在帝太乙帝君泥丸宫下。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岁，有黑尸鬼见之，令人暴亡。

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阳作接间至，即谓之虚也，此即人气虚而天气虚也。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脾为谏议

之官，智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阴天虚，青尸鬼见之，令人卒亡。

人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即伤肾。肾为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虚，肾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水不及之年，或辛不会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阳司天虚，有黄尸鬼至，见之令人暴亡。

人或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即伤肝也。又遇厥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阴作接间至，是谓天虚也，此谓天虚人虚也。又遇疾走恐惧，汗出于肝，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阴司天虚也，有白尸鬼见之，令人暴亡也。

以上五失守者，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谓之曰尸厥。人犯五神易位，即神光不圆也。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卷二十二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黄帝问道：关于五运之气的交相配合，岁运太过与不及互相更替的道理，我已经明白了。那么六气分时主治，其司天在泉之气到来时变化情况又怎样呢？

岐伯行礼后回答说：问得多么明确啊！这是天地变化的基本规律，也是人体生命活动与天地变化相适应的规律。

黄帝问道：想听你讲讲人体生命活动是如何上合乎昭明的天道、下合乎玄远的地气的？

岐伯说：这是医学理论中的主要部分，也是一般医生所不易了解的。

黄帝说道：想请你讲讲这方面的道理。

岐伯说：厥阴司天，气从风化；少阴司天，气从热化；太阴司天，气从湿化；少阳司天，气从火化；阳明司天，气从燥化；太阳司天，气从寒化。它们都是以客气所临的脏位来决定疾病名称的。

黄帝问道：在泉之气的变化是怎样的？

岐伯说：与司天变化的规律一样，间气的变化也是如此。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间气？

岐伯说：分管司天在泉之左右的，叫做间气。

黄帝问道：司天在泉之气与间气有什么区别呢？

岐伯说：司天在泉之气合主一年的气化，间气之气主一步（六十日有奇）的气化。

黄帝说道：讲得好。一岁的主司气化如何？

岐伯说：厥阴在司天则为风化，在在泉则为酸化，在司岁运则为苍化，在间气则为动化。少阴在司天则为热化，在在泉则为苦化，它不司岁运之化，在居气则为灼化。太阴在司天则为湿化，在在泉则为甘化，在司岁运则为黔化，在间气则为柔化。少阴在司天则为火化，在在泉则为苦化，在司岁运则为丹化，在间气则为明化。阳明在司天则为燥化，在在泉则为辛化，在司岁运则为素化，在间气则为清化。太阳在司天则为寒化，在在泉则为咸化，在司岁运则为玄化，在间气则为藏化。所以诊治疾病的医生，必须明白六气的不同气化和分治的时位，以及五味五色的产生与五脏之所宜，然后才可以说对气化的盈虚和疾病的发生有了头绪。

黄帝说道：厥阴在泉而从酸化，我早就知道了，风气的运行又怎样呢？

岐伯说：风气行于地，这是本于地之气而为风化，其它火、湿、燥、寒诸气也是这样。因为本属于天的，是天之气；本属于地的，是地之气。天地之气相合，便有了六节之气的划分，于是万物从而化生。所以说："要特别注意观察气候的变化，不要错过病情的变化。"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黄帝问道：主治疾病的药物，应怎样选择呢？

岐伯说：根据司岁之气的不同，采备其所生化的药物，则药物就不会有所遗略了。

黄帝问道：为什么要采备岁气所生化的药物呢？

岐伯说：这样，所采备的药物，能得天地专精之气，气全力厚。

黄帝问道：司运气的药物怎样？

岐伯说：司运气的药物与主岁的药物相同，但是有有余和不足的区别。

黄帝问道：非司岁的药物，又怎样呢？

岐伯说：其气散而不纯，所以本质虽同，等次却不相同。如气味有厚薄的不同，性能有静躁的不同，疗效有多少的不同，药力有深浅的不同，这便是关于非司岁药物的说法。

黄帝问道：主岁之气，伤害五脏，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以其所不胜之气来说明，这是主要的方法。

黄帝问道：用什么方法治疗呢？

岐伯说：司天之气偏胜而淫于下的，当以胜制它的来平调；在泉之气内淫所致的，当以胜制它的来治疗。

黄帝说道：讲得好！有岁气和平而得病的，又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要仔细地观察三阴三阳司天在泉的所在而加以调治，以达到正常为目的，正病用正治法，反病用反治法。

黄帝问道：你说要观察阴阳的所在而调治，而有的书上说，人迎和寸口的脉象要相合，象引绳一样，大小相等的叫做平。那么阴之所在寸口应该怎样？

岐伯说：看主岁的是南政还是北政，就可以知道了。

黄帝说道：想请你尽可能完全地讲给我听。

岐伯说：北政的年份，少阴在泉则寸口不应；厥阴在泉则右脉不应；太阴在泉则左脉不应。南政的年份，少阴司天则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脉不应；太阴司天则左脉不应。凡是寸口脉不应的，反其诊就可见了。

黄帝问道：尺部之候怎样？

岐伯说：北政的年份，三阴在泉，则寸口不应；三阴司天，则尺部不应。南政的年份，三阴司天，则寸口不应；三阴在泉，则尺部不应。左右脉的不应，同于上例。所以说，“知道它的要害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问题；不知道它的要害的，就漫无边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说道：讲得好。天地之气影响于人而得病，是怎样的？

岐伯说：厥阴在泉的年份，风淫过甚，则地气不明，平野昏暗，草提前吐秀，人们多病洒洒然振栗恶寒，时喜伸欠，心痛并感到撑满，两侧胁里拘急不舒，饮食不进，咽膈部不利，食后则呕吐，肚腹发胀，多噫气，得大便或放屁后，觉得轻快一些，全身沉重乏力。

少阳在泉的年份，热淫过盛，川泽中阳气蒸腾，阴处反觉明亮。人们多患腹中时常鸣响，逆气上冲胸脘，喘得不能久立，寒热，皮肤痛，眼模糊，齿痛，项肿，恶寒发热如同疟状，少腹中痛，腹部胀大。气候温暖，虫类迟不伏藏。

太阴在泉的年份，草提早生荣，湿淫过盛，使岩谷里昏暗浑浊，黄为土色，湿盛则反见黑色，这是湿土之气交合的现象。人们多患饮邪积聚，心痛，耳聋，头目不清，咽喉肿胀，喉痹疼痛，阴病见血，少腹肿痛，不得小便，上冲头痛，眼睛疼痛得象要脱出来，项部好象要拔出来，腰部象要折断，髀骨不能回转，膝窝好象凝注了，小腿肚好象僵死了。

少阳在泉的年份，火气偏胜，郊野就会光焰通明，天气时寒时热。人们多患大便注泄，下利赤白，少腹疼痛，小便赤色，甚至便血，其余症候与少阴在泉相同。

阳明在泉的年份，燥气偏胜，就会雾气迷蒙看不清东西，天气薄寒。人们多患呕吐，呕吐苦水，时常太息，心胁部疼痛，不能转身，病得厉害时就咽干，面呈尘土色，全身肌肤干枯而不润泽，足外部反而有热感。

太阳在泉的年份，寒气偏胜，天地之间呈现出凝当时惨栗的气象。人们多患少腹疼痛，牵引睾丸、腰脊、上冲心脘作痛，出血，咽痛，下巴颏肿。

黄帝说道：讲得好。应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凡是在泉之气，风气太过而侵淫体内的，主治用辛凉，辅佐用苦味，用甘味来缓和肝木，用辛味来散其风邪；热气太过侵淫于体内的，主治用咸寒，辅佐用甘苦，以酸味收敛阴气，用苦药来发泄热邪；湿气太过侵淫体内的，主治用苦热，辅佐用酸淡，用苦味药以燥湿，用淡味药以渗泄湿邪；火气太过侵淫体内的，主治用咸冷，辅佐用苦辛，以酸药收敛阴气，以苦味药发泄火邪；燥气太过侵淫体内的，主治用苦温，辅佐用甘辛，以苦寒泄热；寒气太过侵淫体内的，主治用甘热，辅佐用苦辛，用咸以泻水，用辛以温润，以苦味药来巩固阳气。

黄帝说道：讲得好。天气变化时会怎么样呢？

岐伯说：厥阴司天，风气偏胜，天空就会尘浊不清，云物被风气鼓荡而扰乱，寒天而行春令，流水不能结冰，蛰虫不去伏藏。人们多患胃脘当心处疼痛，上撑两胁，膈咽阻塞不通，饮食不下，舌根强硬，食后便呕吐，冷泄腹胀大，溏泄，以及气结成瘕，小便不通，这类病的根本在于脾脏。如若冲阳脉绝，则是胃气已败，就是死症，无法救治。

少阴司天，热气偏胜，闷热，君火行其政令，热极则大雨将至。人们多患胸中烦热，咽干，右胁痞满，皮肤疼痛，寒热咳喘，唾血，便血，鼻出血，喷嚏，呕吐，小便变色，甚则疮疡浮肿，肩、背、臂、上臂及缺盆等处疼痛，心痛，肺胀，腹大而满，气喘咳嗽，这些病的根本是在肺脏。如若尺泽脉绝，那是肺气已败，便是死症，无法救治。

太阴司天，湿气偏胜，则天气阴沉，湿云满布，雨水过多，反使草木枯槁。人们多患浮肿，骨痛阴痹，按之不知痛处；腰脊头项疼痛，时常眩晕，大便困难，阴气不能运化，饥饿而又不欲进食，咳唾则有血，心不安宁如同悬空一般，这些病的根本在于肾脏。如若太谿脉绝，那是肾气已败，便是死症，无法治疗。

少阳司天，火气偏胜，则温热之气流行，秋金之令不平。人们多患头痛，发热恶寒而发疟疾，热气在上，皮肤疼痛，色变黄赤，热传于里，治节不行，变而为水病，身面浮肿，腹满，仰息，泄泻暴注，赤白下痢，疮疡，唾血，心烦，胸中热，甚至鼻中流血，这些病的根本在于肺脏。如若天府脉绝，那是肺气已败，就会死亡，无法治疗。

阳明司天，燥气偏胜，则草木回春较晚，人们病在筋骨，大凉之气使天气反常，树木生发之气被抑制而郁伏于下，草类的花叶均现焦枯，本应蛰伏的虫类反而出动。人们多患左胠胁疼痛，感受寒凉清肃之气后则为疟疾，咳嗽，腹中鸣响，暴注泄泻，大便稀溏，心胁突然剧痛，不能转侧，咽嗌干燥，面色如尘，腰痛，男子癫疝，妇人少腹疼痛，眼目昏昧不明，眼角疼痛，疮疡痈痤，这些病的根本在于肝脏。如若太冲脉绝，那是肝气已败，便是死症，无法治疗。

太阳司天，寒气偏胜，则寒气非时而至，水多结冰，如运气遇戊癸火化炎烈，则有暴雨冰雹。人们多患血运发生变化，生为痈疡，厥逆心痛，呕血，下血，鼻流涕血，善悲，时常眩晕仆倒，病为腹满，手热肘臂挛急，腋部肿，心动潹潹然不安，胸胁胃脘不舒，而赤目黄，善嚏气，咽嗌干燥，甚至面黑如炱，口渴欲饮，这些病的根本在于心脏。如若神门脉绝，那是心气已败，便是死症，无法治疗。所以说，从脉气的搏动，可以测知其脏气的存亡。

黄帝说道：讲得好。应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由司天之气所胜而致病的，如属风淫所胜，以辛凉之药平其胜气，辅佐以苦甘，以甘味缓其急，以酸味泻其邪；热淫所胜，以咸寒之药平之，辅佐以苦甘，以酸味药收敛阴气；湿淫所胜，以苦味热性之药平之，辅佐以酸辛，以苦味药燥湿，以淡味药渗泄湿邪，如若湿邪甚于上部而有热，治以苦味温性之药，

辅佐甘辛，以汗解法恢复其常态而止；火淫所胜，以酸冷之药平之，辅佐以苦甘，以酸味药收敛阴气，以苦味药发泄火邪，以酸味药复其真气，热淫与火淫所胜相同；燥淫所胜，以苦湿之药平之，辅佐以酸辛，以苦味药下燥结；寒淫所胜，以辛热之药平之，辅佐以甘苦，以咸味药泄其寒邪。

黄帝说道：讲得好。邪气反胜所致之病，应当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风气司地，而反被清肃之金气胜的，治以酸味湿性之药，辅佐以苦甘，以辛味药平其正气；热气司地，而寒气反胜的，治以甘味热性之药，辅佐以苦辛，以咸味药平其正气；湿气司地，而热气反胜的，治以苦味冷性之药，辅佐以咸甘，以苦味药平其正气；火气司地，而反被寒气胜的，治以甘味热性之药，辅佐以苦辛，以咸味之药平其正气；燥气司地，而反被热气胜的，治以平寒之药，辅佐以苦甘，以酸味之药平其正气，以冷热和平为方制；寒气司地，而反被热气胜的，治以咸味冷性之药，辅佐以甘辛，以苦味平其正气。

黄帝问道：其病由于司天之气不足被邪气反胜所致的，应当如何治疗？

岐伯说：风气司天，而清凉之气反胜的，治以酸温，佐以甘苦；热气司天，而寒水之气反胜的，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湿气司天，而热气反胜的，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气司天，而寒气反胜的，治以甘热，佐以苦辛；燥气司天，而热气反胜的，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气司天，而热气反胜的，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之药。

黄帝问道：六气相胜是怎样的情况呢？

岐伯说：厥阴风气偏胜，则耳鸣头眩，心中烦乱欲吐，胃脘之上及横膈之上有寒感，大风屡起，倮虫不能滋生。人们多患胠胁气分并积，化而成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处疼痛，上下两胁，

肠鸣飧泄，少腹疼痛，利下赤白，病甚则呕吐，咽膈之间隔塞不通。

少阴热气偏胜，则病心下热，常感饥饿，脐下有动气上逆，热气游走三焦，炎暑到来，树木流水汁，草类因之枯萎。人们多患呕逆躁烦，腹部胀满而痛，大便溏泄，传变成为血痢。

太阳湿气偏胜，火气郁结于人体内而酝酿成为疮疡，流散在外则病生于胠胁，甚则心痛，热气阻格在上部，便发生头痛，喉痹，项强；如若湿气独胜，则郁结于里，寒迫下焦，痛于头项，与眉间相互牵引，胃中满闷。多雨之后，湿化之象方始出现，少腹胀满，腰脽重而强直，湿蕴于内，而屈伸不利，时常泄泻下注，足下温暖而头部沉重，足胫浮肿，水饮发于内，浮肿见于上部。

少阳火气偏胜，则热气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容易饥饿，耳痛，小便色赤，易惊谵妄。暴热之气消烁津液，草萎枯，水干涸，介虫屈伏，少腹疼痛，下痢赤白。

阳明燥气偏胜，则清凉之气发于内，左胠胁疼痛，大便溏泄，内则咽嗌窒塞，外为癫疝。大凉肃杀之气施布，草木之花叶改色，有毛的虫类死亡，胸中不舒，咽嗌窒塞而咳嗽。

太阳寒气偏胜，则凝栗之气时至，有非时之冰冻，羽类之虫延迟生化。人们多病痔疮，痃疾，寒气入胃则生心痛，阴部生疮疡，隐曲不利，连及两股内侧，筋肉拘急麻木，血脉凝滞，络脉郁滞充盈而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因气血否塞而肿，腹中痞满，饮食减少，热气上逆，而头项巅顶脑户等处疼痛，眼珠疼如脱出，寒气入于下焦，传变成为水泻。

黄帝问道：应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厥阴风气所胜之病，治以甘清药物，佐以苦辛，以酸味泻肝木之气；少阴热气所胜之病，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药泻其胜气；太阴湿气所胜之病，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

味药泻其胜气；少阳火气所胜之病，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缓之味泻其胜气；阳明燥气所胜之病，治以酸温，佐以甘辛，以苦味药泻其胜气；太阳寒气所胜之病，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咸味药泻其胜气。

黄帝问道：六气报复致病的情况如何？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厥阴之复，则病少腹坚满，里急暴痛，自然界则狂风大作，吹倒树木，飞沙走石，倮虫不能生长。人们多患气逆心痛，汗出，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筋骨抽痛，头目昏眩，手足逆冷，严重的甚至风邪侵入脾脏，染上食痹之症，食入而反出。如若冲阳脉绝，则是死症，无法可治。

少阴之复，则郁热内生，烦躁，鼻流血，喷嚏，少腹绞痛，火现于外，身热如焚烧，咽嗌干燥，大小便时泄时止，左侧动气上逆于右侧，咳嗽，皮肤疼痛，暴暗，心痛，神志昏蒙而不识人，身洒淅恶寒战栗，谵妄，寒止则发热，渴欲饮水，少气，骨痿软无力，肠道阴隔，大便不通，外为浮肿，干哕，嗳气。少阴火气之令推迟，流水不结冰，热气流行过甚，介虫类动物因天气温暖而不蛰伏。人病痱疹疮疡，痈疽，痔疮，甚则热邪入肺，咳嗽，鼻渊。如若天府脉绝，便是死症，无法治疗。

太阴之复，则湿气变化而大行，于是发生身体沉重，胸腹满闷，饮食不化，阴气上逆，胸中不爽，水饮生于内，咳喘有声。大雨时常下降，洪水淹没了田地，鱼类游行于陆地。头顶痛而重，筋脉抽搐痉挛更加严重，呕吐，神志默默，口吐清水，甚则湿邪侵入肾脏，泄泻频甚而不止。如若太谿脉绝，便是死症，无法可治。

少阳之复，则大热将至，干燥灼热，介虫因而伤耗。人们多患惊恐癫疯，咳嗽，鼻衄，心热烦躁，小便频数，怕风，厥逆之气上行，面色如蒙浮尘，眼睛因而瞤动不宁，火气内生则上为口糜，呕逆，血嗌血泄，发为疟疾，则恶寒战栗。寒极转热，嗌部

干槁，渴而善饮，面色变为黄赤，少气脉萎弱，气蒸热化则为水病，传变为浮肿，甚则邪气入肺，咳而血泄。如若尺泽脉绝，便是死症，无法可治。

阳明之复，则清肃之气大行，树木苍老干枯，兽类多发生疫病。人们多患胠胁疼痛，其气偏归于左侧，善叹息，甚则心痛痞满，腹胀泄泻，呕苦咳哕，心烦不安，病在胸膈，头痛，甚则金气伤肝，而发生惊骇、筋挛等症。如若太冲脉绝，便是死症，无法可治。

太阳之复，则寒气上行，水气凝结为雨为冰，羽虫为寒气伤害而死亡。人之为病，则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痞满，头痛而多悲哀，时时眩晕仆倒，饮食减少，腰椎疼痛，屈伸不利。在自然界为严寒之象，地冻而裂，水结坚冰，阳光不温暖。在人则寒邪侵袭，少腹疼痛，牵掣睾丸腰脊，寒气冲心则唾出清水，并发生哕逆嗳气，甚则水气凌心，善忘善悲。如若神门脉绝，便是死症，无法可治。

黄帝说道：讲得好。应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厥阴之复气所致的病，治用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泻其邪，以甘缓其急；少阴之复气所致的病，治用咸寒，佐以苦辛，以甘泻其邪，以酸味收敛，以辛苦发散，以咸软坚；太阴之复气所致的病，治用苦热，佐以酸辛，以苦泻其邪，燥其湿，或渗泄湿邪；少阳之复气所致的病，治用咸冷，佐以苦辛，以咸味软坚，以酸味收敛，以苦辛发汗，发汗之药不必避忌热天，然而在温凉的天时应用（此就火热之复所致者而言），少阴之复气所致的病，用发汗之药与此法相同；阳明之复气所致的病，治用辛温，佐以苦甘，以苦味渗泄，以苦味通下，以酸味补虚；太阳之复气所致的病，治用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味坚其脆弱。

凡治各种胜气复气所致之病，寒的用热，热的用寒，温的用

清，清的用温，气散的用收敛，气抑的用发散，燥的使用润泽，急的使用缓和，坚硬的使用柔软，脆弱的使用坚固，衰弱的补，亢盛的泻。务必使五脏之气各安本分而清静安宁，则病气衰退，调理适当，其余的气各归其类属，自然无有偏胜，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是治疗时的基本方法。

黄帝说道：讲得好。那么，气有上下之分，是什么意思呢？

岐伯说：身半以上，其气有三，属于人身应天的部分，是司天之气主持的。身半以下，其气有三，属于人身应地的部分，是在泉之气主持的。用上下来指明它的胜气和复气，用六气来指明人身的部位而说明疾病。所谓“身半”，指天枢而言。所以上部的三气胜而下部的三气皆病，以地气的名称称呼所受的疾病；下部的三气胜而上部的三气皆病，以天气的名称称呼所受的疾病。以上是指胜气到来，报复之气尚屈伏未发的情况而言。而复气到来时，就不以司天在泉之气来分别称呼病名，而应根据复气的变化来确定病名。

黄帝问道：胜气复气的变化，有一定的时候吗？气的来与不来，有一定的规律吗？

岐伯说：四时有一定的常位，而胜复之气的来与不来，却不是一定的。

黄帝说道：我想听听这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从初气到三气，是天气所主持，是胜气常见的时位。从四气到终气，是地气所主持，是复气常见的时位。有胜气才有复气，没有胜气，就没有复气。

黄帝说道：讲得好。有时复气已退而胜气又发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胜气到来，就会有复气，这本无一定的规律，直到气衰才会停止。复气之后又有胜气发生，如胜气之后没有复气相

应发生，就会为害，会伤害人的性命。

黄帝问道：复气反而致病，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这是复气到来的时节，不是它的时令的正位，其气与主时之气不能相得的缘故。复气若大复其胜气，那么复气本身就虚，而主时之气又胜它，所以复气反而自病。这是指火、燥、热三气来说的。

黄帝问道：用什么方法治疗呢？

岐伯说：六气之胜所致的，轻微的随顺它，严重的制止它；复气所致的，和缓的平调它，暴烈的削弱它。总之，要随顺其胜气，安定那被抑伏之气，不必问其程度如何，以达到和平为目的，这是治疗的法则。

黄帝说道：讲得好。客气与主气的胜复怎样？

岐伯说：客气与主气二者之间，只有胜没有复。

黄帝问道：它们的逆与顺如何区别呢？

岐伯说：主气胜是逆，客气胜是顺，这是自然的道理。

黄帝问道：其所引起的疾病是怎样的？

岐伯说：厥阴司天，客气胜则病耳鸣，振掉，眩晕，甚至咳嗽；主气胜则病胸胁疼痛，舌强难以说话。

少阴司天，客气胜则病骵嚏，颈项强，肩背肌肉温度不正常，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严重的则肌肤浮肿，血溢，疮疡，咳嗽气喘；主气胜则心热烦躁，严重的则病胁痛胁里撑满。

太阴司天，客气胜则病头面浮肿，呼吸气喘；主气胜则病胸腹满，进食之后胸腹闷乱。

少阳司天，客气胜则病丹胗发于皮肤，或为赤游丹毒，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聋，血溢，内症为瘛疭；主气胜则病胸满，咳嗽仰息，甚至咳而有血，两手发热。

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则病咳嗽衄血，嗌咽窒塞，心膈中热，

咳嗽不止，面白，血出不止的，就会死亡。

太阳司天，客气胜则病胸中不畅快。流清涕，感寒则咳嗽；主气胜则病喉嗌中鸣响。

厥阴在泉，客气胜则病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挛瘛疭，外为运动不便；主气胜则病筋骨振摇强直，腰腹时痛。

少阴在泉，客气胜则病腰痛，尻、股、膝、髀、腨、骭、足等部位病昏热而酸，浮肿不能久立，二便失常；主气胜则病逆气上冲，心痛发热，膈部诸痹都可出现，病发于胁肋，汗多不收，四肢因此而厥冷。

太阴在泉，客气胜则病足痿，下肢重，溲便不正常，湿客下焦，则发为濡泻以及浮肿、隐曲之疾；主气胜则寒气上逆而痞满，饮食不化，甚至发生疝痛。

少阳在泉，客气胜则病腰腹痛而反恶寒，甚至下痢白沫，小便清白；主气胜则热反上行，而侵犯到心胸，心痛发热，中脘格塞而呕吐，其他各种症候与少阴在泉所致者相同。

阳明在泉，客气胜则病清凉之气动于下部，少腹坚满而频频下利；主气胜则病腰重腹痛，少腹部生寒气，在下大便为之溏泄，寒气逆于肠胃，上冲胸中，甚则气喘，不能久立。

太阳在泉，寒气复胜而有余于内，则腰、尻疼痛，屈伸不利，股、胫、足、膝中疼痛。

黄帝说道：讲得好！应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上冲的抑之，使之下降，陷下的举之，使之上升，有余的折其势，不足的补其虚，再佐以适宜的药食来调和，必须使主管之气安泰，根据其寒温，相同的用逆治法，相反的用从治法。

黄帝说道：治寒用热，治热用寒，主客气相同的用逆治法，相反的用从治法，这些我已经知道了。然而，对于五行补泻的正味来说，又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厥阴风木主气所致的，其泻用酸，其补用辛；少阴君火与少阳相火主气所致的，其泻用甘，其补用咸；太阴湿土主气所致的，其泻用苦，其补用甘；阳明燥金主气所致的，其泻用辛，其补用酸；太阳寒水主气所致的，其泻用咸，其补用苦。厥阴客气为病，补用辛，泻用酸，缓用甘；少阴客气为病，补用咸，泻用甘，收用咸；太阴客气为病，补用甘，泻用苦，缓用甘；少阳客气为病，补用咸，泻用甘，软坚用咸；阳明客气为病，补用酸，泻用辛，泄用苦；太阳客气为病，补用苦，泻用咸，坚用苦，润用辛。这都是为了开发腠理，使津液阳气得以通畅。

黄帝说道：讲得好。我想了解一下阴阳各分之为三，有什么意义？

岐伯说：这是因为阴阳之气有多有少，其性用各有不同的缘故。

黄帝问道：阳明是什么意思？

岐伯说：太阳、少阳二阳相合而明，所以称为阳明。

黄帝问道：厥阴是什么意思？

岐伯说：太阴、少阴之气交尽，所以称为厥阴。

黄帝说道：气有多少的不同，病有盛衰的不同，治法有缓急的不同，方剂有大小的不同，想听听其中的一般规律如何？

岐伯说：病气所在，有高下之别，疾病所在，远近之分，症状表现，有内外表里之异，治疗方法，有轻重缓急的不同，总之，以恰到病所为准则。

《大要》上说："君药一味，臣药二味，是奇方之法；君药二味，臣药四味，是偶方之法；君药二味，臣药三味，是奇方之法；君药二味，臣药六味，是偶方之法。"所以说，病在近所用奇方，病在远所用偶方；发汗之剂不用奇方，攻下之剂不用偶方；补上部、治上部的方制宜缓，补下部、治下部的方制宜急；气味迅急

的药物，其味多厚，性缓的药物，其味多薄，方制用药要恰到病处，就是指这些而言的。如果病所远，而在中道药的气味就已缺乏，就应考虑食前或食后服药，以使药力达于病所，不要违反了这个规定。所以，平调病气的规律是：如病所远，不论用奇方或偶方，其制方服量要大。方制大的，是药的味数少而量重；方制小的，是药的味数多而量轻。味数多的可至九味，味数少的仅用到二味。用奇方而病不去，就用偶方，这叫做重方；用偶方而病仍不去，就用反佐之药以顺其病情来治疗，这就属于反用寒、热、温、凉的药来治疗了。

黄帝说道：讲得好。病生于本（风、热、湿、火、燥、寒）的，我已经知道了。病生于标（三阴三阳）的，应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与本病相反的，便可以断定乃是标病。掌握了治疗本病的方法，反过来就能得出治疗标病的方法。

黄帝说道：讲得好。应当如何观察六气偏胜呢？

岐伯说：要抓住六气到来的时机进行观察。清肃之气大来，是燥气之胜，风木受邪，肝病就发生了；热气大来，是火气之胜，燥金受邪，肺病就发生了；寒气大来，是水气之胜，火热受邪，心病就发生了；湿气大来，是土气之胜，寒水受邪，肾病就发生了；风气大来，是木气之胜，土气受邪，脾病就发生了。这些都是感受邪气而生病的。当岁气不足之年，则邪气更甚；如若主时之气不和，也会使邪气更甚；遇月廓空的时候，其邪亦甚。重复感受邪气，其病大都危险。有了胜气，也就必然会有复气，它的机制又是互相为因的。

黄帝问道：六气到来的时候，脉象的变化如何呢？

岐伯说：厥阴之气到来，其脉应弦；少阴之气到来，其脉应钩；太阴之气到来，其脉应沉；少阳之气到来，其脉应大而浮；阳明之气到来，其脉应短而涩；太阳之气到来，其脉应大而长。气

至而脉和是正常的，气至而脉应太盛的是病，气至而脉应相反的是病，气至而脉不至的是病，气未至而脉已至的是病，阴阳交错更易的，其病危险。

黄帝问道：六气各有标本，变化所从不同，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六气有从本化的，有从标本的，有不从标本的。

黄帝问道：我想详尽地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少阳太阴从本化，少阴太阳既从本又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而从其中气。所以，从本化的生于本，从标本的有标本的变化，从中的以中气为化。

黄帝问道：脉相从而病相反的，应如何诊察呢？

岐伯说：脉至与症相从，如病热脉数，但按之不鼓击于指下的，是寒盛格阳，凡阳症见此脉，都不是真热。

黄帝问道：凡是阴症而相反的，其脉象怎样呢？

岐伯说：脉至与症相从，但按之却鼓指而极盛的，就不是真寒。

所以，各种疾病的起始，有生于本的，有生于标的，有生于中气的；有治其本而得愈的，有治其标而得愈的，有治其中气而得愈的，有治其标本而得愈的，有逆治而得愈的，有从治而得愈的。逆治其实是正治、顺治；若顺治，虽然表面似顺，其实却是逆治。所以说："知道标与本，用之于临床，就不会有困难；明白逆治顺治的道理，就能适当地施行治疗而没有漏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这些道理，就不足以谈论诊断，却足以乱经。所以《大要》上说："技艺粗劣的医生粗知一二便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但一结合临症，结果他认为是热症的，热症二字尚未说完，而寒病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他不了解同是一气所生的病变有不同的形征，于是迷乱了诊治法则。"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标本的道理，扼要而又广博，从小可以及大，举一个例子可以了解百病的变化。所以，懂得了标与本，就易于掌握而不致有所损害；察知属标与属本，病气就可以调和；明确胜复之气，就可以作为一般医生的榜样。而对于天道的学问，也可以算得上是彻底了解了。

黄帝问道：胜气复气的变动，早晚如何？

岐伯说：所胜的，胜气到来人即发病，在病气郁伏未发的时候，复气就已开始萌动了。所复的气，是在胜气终了的时候就开始的，若逢自己所主的时位，则气便加剧。胜气有轻有重，复气有多有少，胜气和缓，复气也和缓，胜气虚，复气也虚，这是天气变化的常规。

黄帝问道：胜复之气的发作，有时并不恰合它的时位，有的后于时位而来，这是什么缘故呢？

岐伯说：这是因为六气的发生变化，都有衰和盛的不同。寒暑温凉盛衰的作用，表现在四维。所以阳气的运动，始于温而盛于暑；阴气的运动，始于凉而盛于寒。春夏秋冬之间，各有差分。所以《大要》上说："因春天的温暖，发展而成为夏天的炎热，因秋天的肃杀，发展而成为冬天的凛冽。谨慎体察四维的变化，伺望其气候之回归，便可以见到气之结束，知道气的开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问道：四季气候变化的差分，有一定的常数吗？

岐伯说：大都在三十天左右。

黄帝问道：气的差分在脉象上有什么反应呢？

岐伯说：差分之脉见于脉象，与正常的相同，只不过在判断时，将所差的时数去掉罢了。《脉要》上说："春脉毫无沉象，夏脉毫无弦象，秋脉毫无数象，冬脉毫无涩象，叫做四时之气闭塞。沉而太过的是病脉，弦而太过的是病脉，数而太过的是病脉，涩

而太过的是病脉，脉气乱而参差的是病脉，气已去而脉复见的是病脉，脉与气相反的是死脉。”所以说四时之气相互联系，各有所守，各有所司，就象秤砣与秤杆一样，缺一不可。阴阳之气，清静时就会生化安宁，变动时就会产生疾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幽明呢？

岐伯说：两阴之气交尽称之为幽，两阳之气相合称这为明，幽明的配合，成为寒暑的不同。

黄帝问道：什么叫分至？

岐伯说：气来叫做至，气分叫做分。气至之时其气单纯，气分之时其气就有不同。所以，二分二至称为天地之正纪。

黄帝说道：先生所说，春秋之气开始于前，冬夏之气开始于后，我已经知道了。然而，六气往复运动，主岁之气又非固定不变，其补泻的方法怎样呢？

岐伯说：根据上司天下在泉所至之气，随其所宜，确定相应的药味，是治疗上的关键所在，左右间气的治法与此相同。《大要》上说：“少阳主岁，先甘后咸；阳明主岁，先辛后酸；太阳主岁，先咸后苦；厥阴主岁，先酸后辛；少阴主岁，先甘后咸；太阴主岁，先苦后甘。”佐以有利的药物，助其生化之源泉，这样才算得到治气的规律。

黄帝说道：讲得好。百病的发生，皆由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所致。医经里说，邪气盛的用泻法，正气虚的用补法。我把这些原则告诉医生们，但他们在运用过程中还收不到十全的效果。我想让这些重要的理论得到普遍的运用，提高治疗效果，做到药到病除，如同桴鼓相应，拔刺雪污一样，使一般医生能够达到工巧神圣的水平，你可以给我讲讲有关的道理吗？

岐伯说：审察疾病的机理，不要违背调和六气的原则，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黄帝问道：想听你讲讲疾病的机理如何？

岐伯说：凡是风病而发生的颤动眩晕，都属于肝。凡是寒病而发生的筋脉拘急，都属于肾。凡是气病而发生的烦懑郁闷，都属于肺。凡是湿病而发生的浮肿胀满，都属于脾。凡是热病而发生的视物昏花，肢体抽搐，都属于火。凡是疼痛搔痒疮疡，都属于心。凡是厥逆，二便不通或失禁，都属于下焦。凡是患喘逆呕吐，都属于上焦。凡是口噤不开，寒战，口齿叩击，神志不安，都属于火。凡是痉病颈项强急，都属于湿。凡是气逆上冲，都属于火。凡是胀满腹大，都属于热。凡是躁动不安，发狂而举动失常的，都属于火。凡是突然发生强直的症状，都属于风邪。凡是病而有声，叩之如鼓的，都属于热。凡是浮肿疼痛酸楚，惊骇不宁，都属于火。凡是转筋反折，排出的水液浑浊，都属于热。凡是排泄的水液澄明清冷，都属于寒。凡是呕吐酸水，急剧下利，都属于热。所以《大要》上说："谨慎地掌握病机，了解各种症状的所属关系，有五行之邪要加以推求，没有五行之气也要加以推求，若是盛要看为什么盛，若是虚要看为什么虚，一定要先分析五气中何气所胜，五脏中何脏受病，疏通其血气，使其调和畅达，而归于平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黄帝说道：讲得好。药物五味，其阴阳属性及作用是怎样的？

岐伯说：辛、甘味的药性是发散的，属于阳。酸、苦味的药性是通泄的，属于阴。咸味的药性也是通泄的，所以属阴。淡味的药性是渗泄的，所以属阳。这六种性味的药物，其作用有的是收敛，有的是发散，有的是缓和，有的是迅急，有的是于燥，有的是濡润，有的是柔软，有的是坚实，要根据它们的不同作用来使用，从而调和其气，使之归于平和。

黄帝问道：病有不是调气所能治好的，应当如何治疗呢？有毒的药和无毒的药，哪种先用，哪种后用？我想了解有关这方面

的道理。

岐伯说：药的有毒无毒，以治疗疾病为主，方制的大小，以适合病情为标准。

黄帝问道：请讲一讲方制的内容是什么？

岐伯说：君药一，臣药二，这是小方的组成法；君药一，臣药三，佐药五，这是中等方的组成法；君药一，臣药三，佐药九，这是大方的组成法。寒病用热药，热病用寒药，病轻的逆其病气，病重的从其病气，坚实的削弱它，有客邪的驱除它，因劳倦所致的温养它，郁结的舒散它，滞留的攻逐它，干燥的滋润它，急剧的缓和它，耗散的收敛它，亏损的温补它，闲逸的使之行动，惊悸的使之平静，在上者使之上越，在下者使之下夺，或用按摩，或用汤液浸渍浴洗，或迫其外出，或劫截其发作，或用开导，或用发泄，以适合病情为度。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逆从？

岐伯说：逆就是正治法，从就是反治法。所用反治药的多少，要看病情而定。

黄帝问道：什么叫做反治？

岐伯说：就是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须制伏其主病，但应先找出其致病的原因。反治之法开始时药性与病性似乎相同，但结果药性是与疾病病情相反的。可以用来破除积滞，消散坚块，调和气血，使疾病痊愈。

黄帝说道：讲得好。有六气调和而得病的，应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或用逆治，或用从治，或逆病气而从正气，或从病气而逆正气，疏通阴阳之气机，使之上下调和，这就是调气的治疗方法。

黄帝说道：讲得好。病有内外相互影响的，应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病从内部影响到外部的，是内部为本，所以应先治

其内部；从外部影响到内部的，是外部为本，应当先治其外部；从内部影响到外部而偏重于外部的，先调治它的内部，而后治其外部；从外部影响到内部而偏重于内部的，先治它的外部，而后治其内部；内外没有相互影响的，就治其主病。

黄帝说道：讲得好。火热之气来复，使人恶寒发作，好象疟疾的症状，有的一天一发，有的间隔数天一发，这是什么缘故呢？

岐伯说：这是胜复之气相遇的时候有多有少的缘故。阴气多而阳气少，那么发作的间隔日数就长；阳气多而阴气少，那么发作的间隔日数就少，这是胜气与复气相互搏击，盛衰互为节制的道理。疟疾的原理也是这样。

黄帝说道：古医论中说，治寒病宜用热药，治热病宜用寒药，医生是不能违反这个原则而采用别的治疗方法的。但是，有些热病服用寒药而更热，有些寒病服用热药而更寒，不但原有的寒与热依旧存在，而且更有新病增加。应当如何治疗呢？

岐伯说：凡是用寒药而反热的，是阴不足，应该滋其阴；凡是用热药而反寒的，是阳不足，应该补其阳。这便是所谓求其属的方法。

黄帝说道：讲得好。服寒药而反热，服热药而反寒，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只治其偏亢之气亦即所谓的王气，而忽略了虚的一而，所以会有相反的结果。

黄帝问道：有的不治偏亢之气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问得真详细啊！那是由于没有按照五味所属来治疗。大凡五味入胃之后，各有它所喜入的脏，所以有酸味先入肝、苦味先入心、甘味先入脾、辛味先入肺、咸味先入肾的说法。倘若积久便能增强各该脏之气，这是药物在入体气化的一般规律。倘

使脏气增强过久，又是导致死亡的原因。

黄帝说道：讲得好。制方有君臣的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岐伯说：主治疾病的药味叫做君，辅佐君药的叫做臣，应顺臣药的叫做使，不是上中下三品的意思。

黄帝问道：什么是三品？

岐伯回答说：所谓三品，是用来说明药性有毒无毒的分类法。

黄帝说道：讲得好。病的内外不同，应如何治疗？

岐伯说：调治病气的方法，必须分别阴阳，确定它在内还是在外，根据病之所在，在内的治内，在外的治外，轻微的调理它，较盛的平静它，亢盛的劫夺它，在外的汗之，在内的下之，因寒热温凉的不同，而衰退所属的症情，随其所宜。谨慎地遵守以上法则，就可以万治万全，使气血和平，确保天年。

黄帝说道：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曰：五气交合，盈虚更作，余知之矣。六气发治，司天地者，甚至何如？

岐伯再拜对曰：明乎哉问也！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

帝曰：愿闻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

岐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

帝曰：愿闻其道也。

岐伯曰：厥阴司天，其化以风；少阴司天，其化以热；太阴司天，其化以湿；少阳司天，其化以火；阳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阳司天，其化以寒。以所临脏位，命其病者也。

帝曰：地化奈何？

岐伯曰：司天同候，间气皆然。

帝曰：间气何谓？

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谓间气也。

帝曰：何以异之？

岐伯曰：主岁者纪岁，间气者纪步也。

帝曰：善。岁主奈何？

岐伯曰：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司气为苍化，间气为动化。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不司气化，居气为灼化。太阴司天为湿化，在泉为甘化，司气为黔化，间气为柔化。少阴司天为火化，在泉为苦化，司气为丹化，间气为明化。阳明司天为燥化，在泉为辛化，司气为素化，间气为清化。太阳司天为寒化，在泉为咸化，司气为玄化，间气为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脏所宜，乃可以言盈虚病生之绪也。

帝曰：厥阴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风化之行也何如？

岐伯曰：风行于地，所谓本也，余气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故曰："谨候气宜，无失病机。"此之谓也。

帝曰：其主病何如？

岐伯曰：司岁备物，则无遗主矣。

帝曰：先岁物何也？

岐伯曰：天地之专精也。

帝曰：司气者何如？

岐伯曰：司气者主岁同，然有余不足也。

帝曰：非司岁物何谓也？

岐伯曰：散也，故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此之谓也。

帝曰：岁主脏害何谓？

岐伯曰：以所不胜命之，则其要也。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

帝曰：善。平气何如？

岐伯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帝曰：夫子言察阴阳所在而调之，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小大齐等，命曰平。阴之所在寸口何如？

岐伯曰：视岁南北，可知之矣。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北政之岁，少阴在泉，则寸口不应；厥阴在泉，则右不应；太阴在泉，则左不应。南政之岁，少阴司天，则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不应；太阴司天，则左不应。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

帝曰：尺候何如？

岐伯曰：北政之岁，三阴在下，则寸不应；三阴在上，则尺不应。南政之岁，三阴在天，则寸不应；三阴在泉，则尺不应。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帝曰：善。天地之气，内淫而病何如？

岐伯曰：岁厥阴在泉，风淫所胜，则地气不明，平野味，草乃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膈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岁少阴在泉，热淫所胜，则焰浮川泽，阴处反明。民病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寒热皮肤痛，目瞑齿痛颊肿，恶寒发热如疟，少腹中痛，腹大。蛰虫不藏。

岁太阴在泉，草乃早荣，湿淫所胜，则埃昏岩谷，黄反见黑，至阴之交。民病饮积，心痛，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阴病

血见，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腘如结，腨如别。”

岁少阳在泉，火淫所胜，则焰明郊野，寒热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则血便，少阴同候。

岁阳明在泉，燥淫所胜，则霿雾清瞑。民病喜呕，呕有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反侧，甚则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

岁太阳在泉，寒淫所胜，则凝肃惨栗。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痛，血见，嗌痛颔肿。

帝曰：善。治之奈何？

岐伯曰：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

帝曰：善。天气之变何如？

岐伯曰：厥阴司天，风淫所胜，则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寒生春气，流水不冰，蛰虫不去。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泄，瘕水闭，病本于脾。冲阳绝，死不治。

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怫热至，火行其政，大雨且至。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右胠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唾血血泄，鱋鮋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肘肿，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膜，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尺泽绝，死不治。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则沉阴且布，雨变枯槁。臑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心如悬，病本于肾。太溪绝，死不治。

少阳司天，火淫所胜，则温气流行，金政不平。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胕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骛衄，病本于肺。天府绝，死不治。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本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大凉革候，名木敛，生菀于下，草焦上首，蛰虫来见。民病左胠胁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咳，腹中鸣，注泄鹜溏，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腰痛，丈夫癫疝，妇人少腹痛，目昧眦，疡疮痤痛，病本于肝。太冲绝，死不治。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运火炎烈，雨暴乃雹。民病血变于中，发为痈疡，厥心痛，呕血，血泄，骛衄，善悲，时眩仆，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嗌干，甚则色炲，渴而欲饮，病本于心。神门绝，死不治。所谓动气，知其脏也。

帝曰：善。治之奈何？

岐伯曰：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淫同；燥淫所胜，平以苦湿，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泻之。

帝曰：善。邪气反胜，治之奈何？

岐伯曰：风司于地，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热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火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燥司于地，热反胜

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寒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

帝曰：其司天邪胜何如？

岐伯曰：风化于天，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甘苦；热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苦辛。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

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愤愤欲吐，胃鬲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胠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少阴之胜，心下热，善饥，脐下反动，气游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呕逆躁烦，腹满痛，溏泄，传为赤沃。

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胠胁，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项，互引眉间，胃满。雨数至，燥化乃见，少腹满，腰脽重强，内不便，善注泄，足下温，头重足胫肿，饮发于中，肿发于上。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耳痛，溺赤，善惊谵妄。暴热消烁，草萎水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胠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癫疝。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太阳之胜，凝慄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疟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

行，头项囟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泻之；少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泻之；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泻之；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泻之；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咸泻之。

帝曰：六气之复何如？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厥阴之复，少腹坚满，里急暴痛，偃木飞沙，倮虫不荣。厥心痛，汗发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则入脾，食痹而吐。冲阳绝，死不治。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鞕噫，少腹绞痛，火见燔焫，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瘖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栗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哕噫。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痈胗疮疡，痈疽瘛疭，甚则入肺，咳而鼻渊。天府绝，死不治。

太阴之复，湿变乃举，体重中满，食饮不化，阴气上厥，胸中不便，饮发于中，咳喘有声。大雨时行，鳞见大陆。头项痛重，而掉瘛尤甚，呕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则入肾，窍泻无度。太谿绝，死不治。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蒸，介虫乃耗。惊瘛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瞑瘛，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痱，恶寒鼓栗，寒极反热，嗌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胕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尺泽绝，死不治。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林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胠胁，气

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腹胀而泄，呕苦，咳，哕，烦心，病在膈中，头痛，甚则入肝，惊骇筋挛。太冲绝，死不治。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哕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神门绝，死不治。

帝曰：善。治之奈何？

岐伯曰：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泻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复，治以咸寒，佐以苦辛，以甘泻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以咸软之；太阴之复，治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泻之，燥之，泄之；少阳之复，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咸软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发不远热，无犯温凉，少阴同法；阳明之复，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补之；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

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吸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帝曰：善。气之上下，何谓也？

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气三矣，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其气三矣，地之分也，地气主之。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半，所谓天枢也。故上胜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胜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所谓胜至，报气屈服而未发也。复至则不以天地异名，皆如复气为法也。

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乎？

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

帝曰：愿闻其道也。

岐伯曰：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

帝曰：善。复已而胜，何如？

岐伯曰：胜至则复，无常数也，衰乃止耳。复已而胜，不复则害，此伤生也。

帝曰：复而反病何也？

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复其胜则主胜之，故反病也。所谓火燥热也。

帝曰：治之何如？

岐伯曰：夫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此其道也。

帝曰：善。客主之胜复奈何？

岐伯曰：客主之气，胜而无复也。

帝曰：其逆以何如？

岐伯曰：主胜逆，客胜从，天之道也。

帝曰：其生病何如？

岐伯曰：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主胜则胸胁痛，舌难以言。

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瞀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肿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太阴司天，客胜则首面肿肿，呼吸气喘；主胜则胸腹满，食已而瞀。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胗外发，及为丹熛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聋血溢，内为瘈疭；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则咳衄嗌寒，心鬲中热，咳不止，面白血出者死。

太阳司天，客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

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瘛，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并，腰腹时痛。

少阴在泉，客胜则腰痛，尻股膝髀腨骱足病，瞀热以酸，胕肿不能久立，溲便变；主胜则厥气上行，心痛发热，鬲中众痹皆作，发于胁胁，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太阴在泉，客胜则足痿下重，便溲不时，湿客下焦，发而濡泻，及为肿隐曲之疾；主胜则寒气逆满，食饮不下，甚则为疝。

少阳在泉，客胜则腰腹痛而反恶寒，甚则下白溺白；主胜则热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发热，格中而呕。少阴同候。

阳明在泉，客胜则清气动下，少腹坚满而数便泻；主胜则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为鹜溏，则寒厥于肠，上冲肠中，甚则喘不能久立。

太阳在泉，寒复内余，则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胫足膝中痛。

帝曰：善。治之奈何？

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适其寒温，同者逆之，异者从之。

帝曰：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气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从之，余以知之矣。其于正味何如？

岐伯曰：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收之；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泻之，以甘缓之；少

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软之；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泻之，以苦泄之；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帝曰：善。愿闻阴阳之三也何谓？

岐伯曰：气有多少，异用也。

帝曰：阳明何谓也？

岐伯曰：两阳合明也。

帝曰：厥阴何也？

岐伯曰：两阴交尽也。

帝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

岐伯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

《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帝曰：善。病生于本，余知之矣。生于标者，治之奈何？

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

帝曰：善。六气之胜，何以候之？

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

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所谓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虚，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矣。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

帝曰：其脉至何如？

岐伯曰：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帝曰：六气标本，所以不同奈何？

岐伯曰：气有从本者，有从标本者，有不从标本者也。

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帝曰：脉从而病反者，其诊何如？

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

帝曰：诸阴之反，其脉何如？

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

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逆，正顺也；若顺，逆也。故曰："故标与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顺，正行无问。"此之谓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足以乱经。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同气异形，迷诊乱经。"此之谓也。

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

帝曰：胜复之变，早晏何如？

岐伯曰：夫所胜者，胜至已病，病已愠愠，而复已萌也。夫所复者，胜尽而起，得位而甚，胜有微甚，复有少多，胜和而和，胜虚而虚，天之常也。

帝曰：胜复之作，动不当位，或后时而至，其故何也？

岐伯曰：夫气之生，与其化，衰盛异也。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故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冬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谨按四维，斥候皆归，其终可见，其始可知。"此之谓也。

帝曰：差有数乎？

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

帝曰：其脉应皆何如？

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时而去也。《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气之相守司也，如权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阴阳之气，清静则生化治，动则苛疾起。此之谓也。

帝曰：幽明何如？

岐伯曰：两阴交尽故曰幽，两阳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异也。

帝曰：分至何如？

岐伯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

帝曰：夫子言春秋气始于前，冬夏气始于后，余已知之矣。然六气往复，主岁不常也，其补泻奈何？

岐伯曰：上下所主，随其攸利，正其味，则其要也，左右同

法。《大要》曰："少阳之主，先甘后咸；阳明之主，先辛后酸；太阳之主，先咸后苦；厥阴之主，先酸后辛；少阴之主，先甘后咸；太阴之主，先苦后甘。"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是谓得气。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工巧神圣，可得闻乎？

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

帝曰：愿闻病机何如？

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瘈，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脏，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

帝曰：善。五味阴阳之用何如？

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

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

帝曰：请言其制。

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

帝曰：何谓逆从？

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以多，观其事也。

帝曰：反治何谓？

岐伯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帝曰：善。气调而得者何如？

岐伯曰：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气令调，则其道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

岐伯曰：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

帝曰：善。火热复，恶寒发热，有如疟状，或一日发，或间数日发，其故何也？

岐伯曰：胜复之气，会遇之时，有多少也。阴气多而阳气少，则其发日远；阳气多而阴气少，则其发日近。此胜复相薄，盛衰之节，疟亦同法。

帝曰：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

岐伯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

其属也。

帝曰：善。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其故何也？

岐伯曰：治其王气，是以反也。

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不治五味属也。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谓也？

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

帝曰：三品何谓？

岐伯曰：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

岐伯曰：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行，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者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

帝曰：善。

卷二十三

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黄帝坐在明堂上，召来雷公问道：你懂得医学的道理吗？

雷公回答说：我诵读医书尚能理解，却不能分析辨别，即使有时能够辨别，但还不够明确它的道理，有些地方虽然明白了，但在临诊时还不能够获得满意的效果。所以，我的医道，只能治疗一般同僚的疾病，却不足以治疗侯王的疾患。请教授我关于察看天运以合四时阴阳，以测星辰之度的学问，并加以发扬而传之后世，其功是足以比美于二皇的。

黄帝说道：讲得好。不要忘记，这些都是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互联系、相互感应的道理。拿医道来讲，应该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事，这样的学术，才可以长久存在，拿它来教导群众，也不致有什么疑惑。把这些医学道理著于书籍，可以传之后世，是宝贵的材料。

雷公说道：请您传授给我这些理论，以便我诵读和领会。

黄帝说道：你没有听说过《阴阳传》这部书吗？

雷公说：没听说过。

黄帝说道：三阳之气护卫于人身之表，三阳在人身的作用也和在天的阳气相同。如果三阳上下经脉运行不循常度，则内患外邪相合而生病，会损害阴阳之用。

雷公问道：三阳莫当是什么意思？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黄帝说道：三阳独至，实际上是三阳之气合并而至，其来时疾如风雨，犯于上则为头顶疾病，犯于下则为二便失禁之病，在

外没有明显的征象可期，在内没有准则可据，其病变不符合一般的发病规律，因而诊断时便无法确定其病属上属下，应当依据《阴阳传》加以识别。

雷公说道：我治疗这类疾病的疗效很差，只是一般的了解而已。

黄帝说道：三阳是至盛之阳，阳气积并而病，则发为惊骇，病起如疾风一样迅速，似霹雳一样猛烈，九窍都因之闭塞，阳气滂渤盈溢，咽干喉塞。如果并入于阴，则上下失常，下迫于肠，则生肠澼。这是三阳之邪直冲心膈，其症坐而不能起立，卧下便感到身上舒服。这里讲的虽然是三阳积并之病，但可以由此而进一步理解天和人的关系，以及如何来区别阴阳，顺应四时，合乎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

雷公说道：对于这些道理，明白地讲，我尚不能分别；含蓄地讲，就更不能理解了。请让我站立起来聆听您的讲解，以便领会这一至为深刻的道理。

黄帝说道：你虽然听了老师的讲授，但是如果不知道与至道相结合的话，你对老师所教的就不能全面领会而产生疑惑。现在告诉你至道的要点吧，如果病邪伤人五脏，筋骨就会日渐削弱。如果象你所说的那样不明不白，世上的医学就要失传了。例如肾脉将绝，则表现为惋惋不安，傍晚时更为严重，身体倦怠，不想出门，懒于应酬人事。

【原文】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

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至教，

疑于二皇。

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从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雷公曰：请受道，讽诵用解。

帝曰：子不闻《阴阳传》乎？

曰：不知。

曰：夫三阳天为业，上下无常，合而病至，偏害阴阳。

雷公曰：三阳莫当，请闻其解。

帝曰：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上为巅疾，下为漏病，外无期，内无正，不中经纪，诊无上下，以书别。

雷公曰：臣治疏愈，说意而已。

帝曰：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磨砺，九窍皆塞，阳气滂溢，干噎喉塞，并于阴，则上下无常，薄为肠澼。此谓三阳直心，坐不得起，卧者便身全。三阳之病，且以知天下，何以别阴阳，应四时，合之五行。

雷公曰：阳言不别，阴言不理，请起受解，以为至道。

帝曰：子若受传，不知合至道以惑师教，语于至道之要，病伤五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肾且绝，惋惋日暮，从容不出，人事不殷。

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

黄帝闲坐休息的时候，召唤雷公前来问道：你学习医术，诵读医书，似能够博览群书，取象比类，把医学的道理融汇贯通了，你对我讲讲自己的心得体会吧。比如五脏六腑，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液之所运行等等。这些都是人体所赖以生存的，治疗时不可忽略，你务必了解这些道理，治疗时才能十不失一，如不能了解，势必为人们所抱怨。

雷公说：我读了《脉经》上下篇的许多内容，关于鉴别异同，取象比类，尚不能够完全正确，又怎能够完全明白呢？

黄帝说道：你在《脉经》上下篇之外，根据你所通晓的，试述一下五脏的病变，六腑的不和，针石的主治，毒药的适宜，汤液的滋味等，具体地叙述它的情状，尽量详细地告诉我，如有不知道的，请提出来问。

雷公说：肝虚、肾虚、脾虚，都能使人身体沉重而烦闷，应该给予毒药、刺灸、砭石、汤液进行治疗，结果有的有效，有的无效，请问其中的道理应如何解释呢？

黄帝说道：你年纪这么大了，问的问题为什么如此幼稚呢？我提的问题可能不太适当了。我问的是《脉经》上下篇以外较深的医理，你却用《脉经》上下篇里的话来回答，这是什么缘故呢？至于脾脉虚浮而象肺脉，肾脉小浮而象脾脉，肝脉急沉而散好似肾脉，这些都是一般医工所容易混淆不清的，然而只要安定从容，是可以一一辨别出来的。脾、肝、肾三脏都在膈下，部位相近，这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你为什么还要问呢？

雷公说：比如这里有个病人，头痛，筋脉拘挛，骨节沉重，怯弱气短，呕哕嗳气，腹部胀满，时常惊恐，不想睡眠，这是哪一脏所发的病？他的脉象浮取而弦，重按则坚硬如石。我不了解其中的缘故，因而再问三脏，借以知道应当怎样进行比类。

黄帝说道：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一般地说，对于年长人的病，应从六腑去探求；对于年少人的病，应从经络去探求；对于壮年人的病，应从五脏去探求。现在你只是从一脏之脉来说，那就错了。八风蕴结为热，五脏就会消烁，同时，病邪之变，互相传受。脉浮而弦，说明是肾气不足；重按而石坚，说明是肾气内著而不行；怯弱气短，说明是水津不能输布，以致形气消散；咳嗽烦闷，则是因为肾气上逆所致。因此说，这个人的病状，其病变在于肾脏。如果认为肝、脾、肾三脏都有病，那是不合于医经之法的。

雷公问道：有个病人，四肢怠惰无力，喘息咳嗽，大便出血，我去诊断，以为是伤肺，可是切其脉浮大而紧，我不敢治疗。有个粗率的医生用砭石治疗，病人出血更多，待血止以后，全身立感轻快，这是什么病呢？

黄帝说：你所能治的和所知道的病，也已经很多了，然而你将此病诊断为伤肺，却是错误的。譬如鸿雁，有时候也会飞到高空，那个粗率的医生不过是偶然成功而已。高明的医生治病，是遵循法度，引物比类，经过思考分析，灵活运用的，察上可以及下，何必拘守一经？现在见到脉象浮大而虚，是脾气外绝，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以致津液独归于阳明，二火制不住三水，所以脉便乱而失常了。四肢怠惰无力，是脾精不能输布的关系。喘息咳嗽，是水气并走阳明所致。大便出血，是脉气并急，血不行于脉道的缘故。假若认为伤肺，是诊断错误的狂言乱语，不能引物比类，所以诊断不能够明确。如果是伤肺的病，应当脾气不足，胃

气不清，肺经之气失却应有的功能，肺脏虚损败坏，经脉失却散布精气的作用，五脏的精气漏泄，不是衄血，便是呕血，这便是两类病不相类同之处。犹如天是无形的，地是无际的，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又如同白的颜色与黑的颜色，相差得太远了。你这次诊断的失误，也是我的过错。我以为你都知道了，所以没有告诉你，没有使你懂得引物比类从容分析的道理。而这正是诊断的常法，是至真至确的重要理论。

【原文】

黄帝燕坐，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五脏六腑，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雷公曰：臣请诵《脉经》上下篇甚众多矣，别异比类，犹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帝曰：子别试通过五脏之过，六腑之所不知，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

雷公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

帝曰：公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余真问以自谬也。吾问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对，何也？夫脾虚浮似肺，肾小浮似脾，肝急散似肾，此皆工之所时乱也，然从容得之。若夫三脏，土木水参居，此童子之所知，问之何也？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哕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脏之发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脏者，以知其比类也。

帝曰：夫从容之谓也。夫年长则求之于腑，年少则求之于经，

年壮则求之于脏。今子所言皆失，八风菀熟，五脏消烁，传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肾不足也；沉而石者，是肾气内著也；怯然少气者，是水道不行、形气消索也；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一人之气，病在一脏也。若言三脏俱行，不在法也。

雷公曰：于此有人，四肢解堕，喘咳血泄，而愚诊之，以为伤肺，切脉浮大而紧，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轻，此何物也？

帝曰：子所能治，知亦众多，与此病失矣。譬以鸿飞，亦冲于天。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今夫脉浮虚大者，是脾气之外绝，去胃外归阳明也。夫二火不胜三水，是以脉乱而无常也。四肢解堕，此脾精之不行也。喘咳者，是水气并阳明也。血泄者，脉急血无所行也。若夫以为伤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夫伤肺者，脾气不守，胃气不清，经气不为使，真脏坏决，经脉傍绝，五脏漏泄。不蛔则呕，此二者不相类也。譬如天之无形，地之无理，白与黑相去远矣。是失吾过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类从容，是以名曰诊轻，是谓至道也。

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黄帝说道：真是深远啊！研究学问犹如俯视万丈深渊，又好象仰视天空的浮云。深渊还可以测量，而浮云则是很难知道它的边际的。古代圣人的医术，是众人的典范，凡讨论判断思考任何问题，都有一定的法度，遵循这些常规法度，按照医学的原则治疗疾病，才能给众人谋福利。所以，医事上有五过与四德的规定，你知道吗？

雷公听了，离开座位再拜说道：我年少质笨，学识浅陋，没有听到过五过和四德的说法，仅知此类形名，不敢妄引经义，因而心中茫然，不能回答。

黄帝说道：凡是在诊病的时候，必须询问病人职业地位的变迁。如果是从前高贵而后来卑贱的人，则虽然不中外邪，疾病也会从内而生，这种病叫做“脱营”；如果是从前富裕而后来贫困而发病的，这种病叫做“失精”。这两种病都是由于情志不舒，气血郁结，逐渐积累成病的。当医生诊察时，病的部位不在脏腑，躯体形态也没有变化，诊断时往往发生疑惑，无从加以定名；但身体是一天天瘦削，气虚精竭，病势深重，阳气消散，洒洒然恶寒，时常惊骇不安。这种病势所以会日渐加重，是因为情志郁结，在外耗损了卫气，在内劫夺了荣血的关系。如若遇到这些疾病，纵然医术高明，倘忽视了这些道理，也不能把握病情。这是诊治中的第一种过失。

大凡诊察病人，一定要先问他饮食起居和周围环境的情况，精神上有没有突然的欢乐，突然的痛苦，原先是享过福或者受过罪，

这些都会伤害精气，使精气衰竭，形体毁坏。暴怒容易伤害阴气，暴喜容易伤害阳气，阴阳之气受到损伤，则厥逆之气上行，充满经脉，形体羸弱。才识粗浅的医生，诊治这些疾病时，不知道应当补还是应当泻，也不了解病情，以致病人五脏的精华日渐耗脱，而邪气亦得以乘虚侵犯。这是诊治上的第二种过失。

善于诊脉的医生，必然懂得别异比类，分析奇恒，细致深入地掌握它的变化。作为医生而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他的诊断便不足取了。这是诊治上的第三种过失。

诊病时，有三种情况必须问明白，首先要问病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其次要了解是否遭遇到地位变迁的挫伤，第三是问明病人有无升官发财的妄想。因为原先高官显爵的人，一旦脱势，虽然不中外邪，而精神上先已内伤，郁抑不舒致身形败坏，甚至死亡。若是先前富有的人，一旦贫穷，虽然没有外邪伤害，也会发生皮毛枯焦，筋脉拘屈，病成痿躄或为拘挛。对于这种疾病，医生如没有严肃对待，不能说服开导，转变患者的精神意识，表现得柔弱无能，手足无措，病人的情志不能有所转移，那么就谈不到有什么好的疗效了。这是诊治上的第四种过失。

大凡诊治疾病，必定要了解发病的前后经过，体察疾病的本末，在切脉定名时应注意到男女性别的不同，以及生离死别，情怀郁结，忧愁恐惧喜怒等因素，这些都能使五脏空虚，血气离散。如果医生不知道这些，还谈什么诊治技术！假如有人曾负大伤，以致筋脉之荣养断绝，身体虽能依旧行动，但是津液已不能润泽滋生，所以形体伤败，血气内结，薄于阳分，日久痈脓，发生寒热。粗率的医生治疗时，老是刺其阴阳经脉，使血气更加消散，病人的身体不能运动自如，四肢拘挛转筋，死期已经不远了，而医生不能明辨，不问病之所以发生，只说病的预后不良，也是粗率的医生。这是诊治上的第五种过失。

以上所说的五种过失，都是由于医术不精通，又不懂得世情人事的缘故。所以说，有修养的医生诊治疾病，必然通晓天地阴阳的变化，四时的经纪，五脏六腑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脉的阴阳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治疗的主要病症；同时又周详人事的变迁，掌握诊治的常规，了解贵贱贫富，体质差异，年龄少长，个性勇怯。从这许多情况的了解，再审查病的分部所属，就能够知道疾病的根本原因，然后参对八正的时节，九候的脉象，那么，对疾病的诊断就一定精确了。

治病的途径，应首先从内气的荣卫运行来探求邪正变化的原因，如果不能切中，那么过失就在于对表里关系的认识了，治疗的时候，应当守数据治，不要搞错取穴的理法。能够这样来进行治疗，便可以一生不发生医疗上的过错；如若不懂得取穴的理法，妄施刺灸，便会使五脏郁热不散，痈疡发于六腑。诊病不能审慎详密，叫做失常。谨守这些常规来治疗，自然会和经旨相互发明。《上经》、《下经》二书，都是研究揆度阴阳奇恒之道的，五脏之病，从望诊面部的方法了解疾病的终始，就可以广为行诊了。

【原文】

黄帝曰：呜呼过哉！闵闵乎若视深渊，若迎浮云，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知其际。圣人之术，为万民式，论裁志意，必有法则，循经守数，按循医事，为万民副，故事有五过与四德，汝知之乎？

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闻五过与四德，比类形名，虚引其经，心无所对。

帝曰：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

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

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

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

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尝负大伤，斩筋绝脉，身体复行，令泽不息，故伤败结，留薄归阴，脓积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阴阳，身体解散，四肢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

凡此五者，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循求其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守数据治，无失俞理。能行此术，终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脏菀熟，痈发六腑。诊病不审，是谓失常。谨守此治，与经相明。《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终始，可以横行。

徵四失论篇第七十八

黄帝在明堂上，雷公侍坐一旁。黄帝说道：你所通晓的医书和所从事的医疗工作，已经相当多了，试谈谈你对治病的成功和失败的看法，为什么能治愈，为什么治不愈？

雷公回答说：依据医经上的记载和老师们的传授，都说能够收到十全十美的疗效，但是在临症时仍不免有过失出现，请问这究竟如何解释呢？

黄帝说道：你是因为年轻智力不足呢？还是由于杂合各家学说，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呢？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脉，这是人人都明白了解的，是医工们所经常遵循应用的。所以不能得到十全的疗效，是由于思想不集中，不加分析研究，不明确外在症状和内在病变之间的关系，因此时常产生疑问和困难。临床诊治却不懂得阴阳逆从的道理，这是治疗中的第一个失败原因。

从师学习尚未毕业，就妄自施用杂术，并把荒谬的论点当作真理，巧立名目来夸耀自己，乱用砭石，结果给自己造成了错误和过失，这是治疗中的第二个失败原因。

不区分贫富贵贱的各种生活，不了解居住环境的好坏，不注意形体的寒温，不考虑饮食的宜忌，不区别性情的勇怯，不懂得应用比类异同的方法进行分析，这样做，足以使自己头脑混乱，而无法使自己有清楚明白的认识，这是治疗中的第三个失败原因。

诊断疾病而不问其病起于何时，是否有精神方面的刺激和饮食方面的不节制，生活起居方面的越出常规，还是由于中毒？不先问清楚这些情况，就草率地执持寸口切脉，怎么能明确诊断、切

中病情呢？只是信口胡言，杜撰病名，就会因粗枝大叶，而使自己陷于困境，这是治疗中的第四个失败原因。

所以，社会上有某些医生，说起话来，可以夸大到千里之外，却根本不明白尺寸的理论，诊治疾病，不考虑人事，不遵守规矩，不明了医生要有从容分析的镇静态度，仅仅知道诊察寸口的办法，五脏之脉不能确诊，更不知道百病的起因，碰到医疗上的事故，开始自怨所学不精，继而便归罪于老师传授得不好。所以，治病者不能依据理论作为指导，虽然开业行医，而毫无技术，妄为治疗，偶尔有治好的，便又自鸣得意。唉！医学理论是十分奥妙高深的，有谁能彻底了解其中的真谛?!因为医学的理论，犹如天地之远大，犹如四海之深广，因此必须反复研究。若不明白这个道理，即使老师讲得十分清晰，也还是无法彻底明白的。

【原文】

黄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黄帝曰：夫子所通书受事众多矣，试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雷公对曰：循经受业，皆言十全，其时有过失者，请闻其事解也。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将言以杂合耶？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也。

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

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是以世人之语者，驰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论，诊无人事，治数之道，从容之葆，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自咎。是故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呜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

卷二十四

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立春这天，黄帝安闲地坐着，观看八方的景色，伺察着八风所至的方向，问雷公说：按照阴阳的分析方法，经脉的循行道理，配合五脏主时，你认为哪一脏最重要？

雷公回答说：春为四时之首，属甲乙木，色青，五脏中主肝，肝旺于春季七十二日，也是肝脉当令的时候，我认为肝脏是最重要的。

黄帝说道：我依据上下经阴阳比类分析的理论来体会，你认为最重要的，实际上却是最次要的。

雷公斋戒了七天，早晨又侍坐于黄帝的身旁。黄帝说道：三阳为经纶，二阳为维系，一阳为游部，懂得这些，就可以知道五脏之气运行的终始了。三阴为表，二阴为里，一阴为阴气之最终，也是阳气的开始，如同朔晦的交界，符合于天地阴阳终始的道理。

雷公说道：我还是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

黄帝解释说：所谓三阳是指太阳，太阳为经，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见弦浮不沉之象，应当度量其衰旺，细心诊察，参合阴阳之论，以确知它的好坏。所谓二阳，是指阳明，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见弦而沉急，不鼓击于指，火热大至之时而有此病脉，大都有死亡的危险。所谓一阳，是指少阳，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上连人迎，见弦急悬而不绝，这是少阳经的病脉，如见有阴而无阳的真脏脉象，就要死亡。

所谓三阴，就是手太阴肺经，它是六经的主宰，其气交会于

太阴寸口，脉象沉伏鼓动而不浮，是太阴之气陷下而不能上升，以致心志空虚。所谓二阴，就是少阴，其脉至于肺，其气归于膀胱，外与脾胃相连。一阴之气如独至于太阴寸口，这时经气已绝，所以脉气浮而不能鼓动，脉象如钩而滑。

以上六种脉象，或阳脏见阴脉，或阴脏见阳脉，交属相并，错综复杂，都是通过五脏气化而出现，与阴阳相应合。先见于寸口的为主，后见于寸口的为客。

雷公说道：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了，您以前传授给我的经脉道理，从书本上读到的从容之道，和今天所讲的从容之法相合，但我还不明白其中阴阳雌雄的意义。

黄帝说道：三阳如同父亲那样高尊，二阳如外卫，一阳如纲纪；三阴如同母亲所以养育，二阴如内守后援，一阴能交通阴阳，所以是阴中之独使。

二阳一阴是阳明主病，二阳不胜一阴，阳明脉软而动，九窍之气沉滞不利。三阳一阴为病，则太阳脉胜，寒水之气大盛，一阴之气不能制止，而内乱五脏，外现惊骇。二阴二阳则病在肺，少阴脉沉，少阴之气胜肺伤脾，在外伤及四肢。二阴与二阳皆交至，则土邪侮水，其病在肾，骂詈妄行，癫疾狂乱。二阴一阳则阴胜于阳，病由肾水上凌，阴气客游在心脘，因此阳气不能敷布，汗孔被阻隔闭塞不通，四肢就好象和躯体别离一样。一阴一阳，如果木盛克土而见代绝之脉，这是厥阴之气上至于心发生的病变，或上或下，而无定处，饮食无味，大便泄泻无度，咽喉干燥，病在脾土。二阳三阴为病，包括至阴脾土在内，阴气不能至于阳，阳气不能达于阴，阴阳相互隔绝，阳浮于外则内成血瘕，阴沉于里则外成脓肿；若阴阳之气都盛壮，而病变趋向下，在男子则阳道生病，在女子则阴道生病。上观天道，下察地理，参合诊察来决断病者死生之期。这样，才能懂得一岁之中何气为首，五脏之中

何脏为重要的道理。

雷公问道：请问有的疾病，为什么会在极短的时期内死亡？

黄帝听后，没有回答。雷公又问了一次。

黄帝说道：在古代医经里面有说明。

雷公又问道：请问怎样可以知道有些疾病在极短时期内就会死亡？

黄帝说道：冬季三月的病，如若病症脉象都属阳盛，则春季正月而脉有死征，到了出春交夏，阳盛阴衰之时，便会有死亡的危险。冬季三月的病，察其脉证之理已无生意，那么到草发芽柳生叶的时候就会死亡，若到春天而见阴阳之气都绝，那么他的死期就在正月。春季三月的病，名为阳杀，阴阳之气都绝，死期在秋天草木枯干之时。夏季三月的病，脾病而有死征的，则死期不过十日；若脉见阴阳交错，则死期在水清之时。秋季三月的病，表现了三阳的症状，即使不予治疗，也会自愈。如若是阴阳交错合而为病，则立而不能坐，坐而不能起。如若三阳脉独至，则独阳无阴，死期在水冰如石之时。二阴脉独至，则独阴无阳，死期在正月雨水节。

【原文】

孟春始至，黄帝燕坐，临观八极，正八风之气，而问雷公曰：阴阳之类，经脉之道，五中所主，何脏最贵？

雷公对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脏最贵。

帝曰：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子所言贵，最其下也。

雷公致斋七日，旦复侍坐。帝曰：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此知五脏终始。三阳〔阴〕为表，二阴为里，一阴至绝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

雷公曰：受业未能明。

帝曰：所谓三阳者，太阳为经，三阳脉至手太阴，弦浮而不沉，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所谓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而沉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一阳者，少阳也，至手太阴，上连人迎，弦急悬不绝，此少阳之病也，专阴则死。

三阴者，六经之所主也，交于太阴，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阴至肺，其气归膀胱，外连脾胃。一阴独至，经绝，气浮不鼓，钩而滑。

此六脉者，乍阴乍阳，交属相并，缪通五脏，合于阴阳，先至为主，后至为客。

雷公曰：臣悉尽意，受传经脉，颂得从容之道，以合《从容》，不知阴阳，不知雌雄。

帝曰：三阳为父，二阳为卫，一阳为纪；三阴为母，二阴为雌，一阴为独使。

二阳一阴，阳明主病，不胜一阴，软而动，九窍皆沉。三阳一阴，太阳脉胜，一阴不能止，内乱五脏，外为惊骇。二阴二阳，病在肺，少阴脉沉，胜肺伤脾，外伤四肢。二阴二阳皆交至，病在肾，骂詈妄行，巅疾为狂。二阴一阳，病出于肾，阴气客游于心脏，下空窍提，闭塞不通，四肢别离。一阴一阳代绝，此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知，喉咽干燥，病在土脾。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瘕，沉为脓胕。阴阳皆壮，下至阴阳。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

雷公曰：请问短期。

黄帝不应。雷公复问。

黄帝曰：在经论中。

雷公曰：请闻短期。

黄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阳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征，皆归出春。冬三月之病，在理已尽，草与柳叶皆杀，春阴阳皆绝，期在孟春。春三月之病，曰阳杀，阴阳皆绝，期在草干。夏三月之病，至阴不过十日。阴阳交，期在濂水。秋三月之病，三阳俱起，不治自已。阴阳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阳独至，期在石水。二阴独至，期在盛水。

方盛衰论篇第八十

雷公请问道：气有盛衰多少的不同，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呢？

黄帝回答说：阳气从左而右，阴气从右而左；老年之气从上而下；少年之气从下而上。所以，阳归春夏则为顺，为生，阳归秋冬则为逆，为死。反过来说，阴归秋冬则为顺，为生，阴归春夏则为逆，为死。因此，不论气盛气衰，只要不顺，便都会成为厥症。

雷公问道：气有余也能成厥吗？

黄帝回答说：阴气一上而不下，阴阳两气不相顺接，则足部厥冷至膝，少年人在秋冬而有此病则死，老年人在秋冬见此症的可生。阳气一上而不下，则上实下虚，为头痛巅顶疾患，这种厥病，认为属阳，本非阳盛，认为属阴，则又非阴盛，因为五脏之气隔绝，没有显著形症可作验证，病人好象置身于旷野，伏居于空室，无所见闻，而病势绵绵一息，视其生命，不满一天了。

因此，气虚的厥，使人胡乱做梦，厥逆盛极，则梦多离奇迷乱。三阳脉气悬绝，三阴脉气微细，这便是所谓少气之候。

因此，肺气虚，便会使人梦见白色悲惨的事物，或梦见杀人，流血狼藉，当金旺的时候，就会梦见战争。肾气虚，便会梦见舟船淹死人，当水旺的时候，就会梦见自己潜伏在水里，好象遇到很害怕的事。肝气虚，便会梦见菌香草木，当木旺的时候，就会梦见伏在树下不敢起来。心气虚，便会梦见救火和见到雷电，当火旺的时候，就会梦见大火燔烧。脾气虚，便会梦见饮食不足，在其当旺的时候，就会梦见筑墙盖房。这些都是五脏气虚，六腑的

阳气有余，五脏的阴气不足，阴虚阳亢，所以才魂梦纷乱。应当参合五内见证，调其阴阳，审察十二经脉而加以治疗。

诊法有五度，就是揆度人的脉度、脏度、肉度、筋度、俞度，揆度它的阴阳虚实，对病情便可以得到全面了解。脉息之动本无常体，阴气散而不敛的，其脉颇似阳征，脉动脱略不显的，就不能拘泥于常例。诊病时必须弄清患者身份的高低，是平民还是君卿。如其对老师的传授不能全部接受，医术便不会高明，不仅不能辨别逆从，而且会使诊治带有盲目性和片面性，看到了一面，看不到另一面，抓住了一点，放弃了另一点，不懂得结合全面情况，加以综合分析，所以在诊断就不能明确，这样的诊断方法若是传给后人，就一定会使自己错误的论断暴露出来。

至阴虚，则天之阳气绝面不下；至阳盛，则阴气微而不升；能使阴阳互济交通，这是高明医生的本领。阴阳之气互济交通，是阳气先至，阴气后至。所以高明医生治病，诊脉要掌握阴阳的先后，参考奇恒之势六十首，综合从各种细微诊察所得的情况，推究阴阳的变化，清楚地了解五脏的病情，参合其中的原则和虚实的纲要，再用五度加以判断。知道了这些，才可以诊病。所以，切其阴而不了解其阳，这种诊法将促使病人死亡。切其阳而不了解其阴，其所学的技术是不高明的。知左而不知其右，知右而不知其左，知上面不知其下，知先而不知其后，他的医道便不会长久。要知道不好的，也要知道好的；要知道有病的，也要知道无病的；既了解高，也了解下；既了解坐，也了解起；既了解行，也要了解止。能做到这样有条不紊，反复推求，诊断的步骤，才算全备，而永远不会出差错了。

见到有余的一面，就得考虑其不足的一面，检查他的上下各部，脉证参合，以穷究其病理。例如：形弱气虚的，主死；形气太盛而脉气不足的，也主死；脉气有余面形气不足的，主生。所

以诊病有一定的大法，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一举一动，保持很好的品德；头脑清静，上下观察，分别四时八节，观察邪气中于五脏的何部；按其脉息的动静，探切尺部皮肤滑涩寒温的情况；观察其大小便的变化，与病状相参合，从而知道是逆是顺，同时也知道了病名，这样诊视疾病，可以十不失一，也不会违背人情。所以诊病之时，或视其呼吸，或看其神情，都不能失于条理，技术高明，能保持永久不出差错。假如不知道这些，违反了原则和真理，盲目诊断，妄下结论，这便是违反了治病救人的医道原则。

【原文】

雷公请问：气之多少，何者为逆？何者为从？

黄帝答曰：阳从左，阴从右，老从上，少从下。是以春夏归阳为生，归秋冬为死，反之，则归秋冬为生。是以气多少，逆皆为厥。

问曰：有余者厥邪？

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气上不下，头痛巅疾，求阳不得，求阴不审，五部隔无征，若居旷野，若伏空室，绵绵乎属不满目。

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

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此皆五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合之五诊，调之阴阳，以在经脉。

诊有五度，度人脉度、脏度、肉度、筋度、俞度。阴阳气尽，

人病自具。脉动无常，散阴颇阳，脉脱不具，诊无常行。诊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师不卒、使术不明，不察逆从，是为妄行，持雌失雄，弃阴附阳，不知并合，诊古不明，传之后世，反论自章。

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阴阳并交，至人之所行。阴阳交并者，阳气先至，阴气后至。是以圣人持诊之道，先后阴阳而持之，奇恒之势乃六十首，诊合微之事，追阴阳之变，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论，取虚实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诊。是以切阴不得阳，诊消亡。得阳不得阴，学道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纪，诊道乃具，万世不殆。

起所有余，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是以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黄帝坐在明堂里，雷公请教说：我接受了您传授给我的医道，然后又教给我的学生，所教的内容都是经典所论，如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液药滋等。可是他们在治疗上，因有贤愚之别，未必能够十全。先告诉他们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等方面的问题，再叫他们回答所以然的问题，讲到卑贱富贵、人之形体的寒温饮食等，也使他们通晓这些理论之后，再通过临症，使理论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这些方法我过去都听过您的教诲。现在我还有一些很愚陋的问题，在经典里找不到，想请您解释。

黄帝说道：学问的确是非常博大深远啊！

雷公请教说：患者有哭泣而眼泪不流出的，或虽然流泪但鼻涕很少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黄帝说：经书里有记载。

雷公又问道：不知道泪水是从何而生的，鼻涕是从何而来的？

黄帝说道：你问的这些问题，对治疗上没有多大帮助，但也是医生应该知道的，因为它也是医学中的基本知识。心脏专主五脏之精气，两目是它的外窍，光华色泽是它的外荣。所以，一个人在心里有得意的事，则神气和悦于两目，假如心有所失意，则表现忧愁之色。因此悲哀就会哭泣，流出的眼泪是水所产生的。水的来源，是体内聚存的水液；积聚水液的，是至阴；所谓至阴，便是肾脏之精。来源于精的水液，平时所以不出，是受着精的约制，水辅于精，精气裹水，所以泪水不至自流。

水的精气是志，火的精气是神，水火相互交感，神志俱悲，因

此泪水便流出来了。所以俗话说，心悲叫做志悲。因为肾志与心精同时上凑于目。所以心肾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而不传于肾志，肾志独悲，水失去了精的约制，因此泪水就出来了。哭泣而涕出的，其故在脑，脑属阴，髓是骨之充，所以脑髓渗漏而成涕。肾志是骨之主，所以泪水出而鼻涕也跟着出来，是因为涕泪是同类的关系。泪之与涕，如同兄之与弟，危急则同死，安乐则共存，肾志先悲而脑髓随之，所以涕随泣出而涕泪横流。涕泪所以俱出而相随，是由于涕泪同属水类的缘故。

雷公说道：这中间的道理真博大啊！请问有人哭泣而眼泪不流出的，或泪少而涕不随出的，是什么原因呢？

黄帝说：哭而没有眼泪的，是内心里并不悲伤。不出眼泪，是心神没有感动；神不感动，则志亦不悲伤，心神与肾志相持而不能相互交感，眼泪怎么能出来呢？大凡志悲则凄惨之意冲动于脑，而肾志去目；肾志去目，则神不守精，精和神都离开了眼目，眼泪和鼻涕才能出来。

再说，你难道没有诵读过医经上的话吗？医经上说，厥则眼睛一无所见。人有了厥症，阳气并走于上部，阴气并走于下部。阳并于上，则上部亢热，阴并于下，则足冷，因而发胀。因为一水不胜五火，所以眼目就看不见了。

所以，迎风就会流泪不止。因风邪中于目而流泪，是由于阳气内守于精，也就是火气燔目的关系，所以遇到风吹就会流泪了。打个比方来说，自然界中火盛热极生风，风生即能有雨，与这种情况是相类似的。

【原文】

黄帝在明堂，雷公请曰：臣授业，传之行教以经论，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药所滋。行治有肾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

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请问有毫愚仆漏之问，不在经者，欲闻其状。

帝曰：大矣。

公请问：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

帝曰：在经有也。

复问：不知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

帝曰：若此问者，无益于治也，工之所知，道知所生也。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积水也，积水者至阴也，至阴者肾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辅之裹之，故水不行也。

夫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谚言曰：心悲名曰志悲。志与心精，共凑于目也。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不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从之者，其行类也。夫涕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横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从者，所属之类也。

雷公曰：大矣。请问，人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

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则志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静，精神去目，涕泣出也。

且子独不诵不念夫经言乎？厥则目无所见。夫人厥则阳气并于上，阴气并于下。阳并于上，则火独光也；阴并于下，则足寒，足寒则胀也。夫一水不胜五火，故目眦盲。

是以冲风，泣下而不止。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风生乃能雨，此之类也。

灵枢

目　录

卷一

九针十二原篇第一…… (531)
本输篇第二…… (539)
小针解篇第三…… (548)
邪气脏腑病形篇第四…… (553)

卷二

根结篇第五…… (565)
寿夭刚柔篇第六…… (571)
官针篇第七…… (577)
本神篇第八…… (582)
终始篇第九…… (586)

卷三

经脉篇第十…… (596)
经别篇第十一…… (617)
经水篇第十二…… (621)

卷四

经筋篇第十三…… (625)
骨度篇第十四…… (634)
五十营篇第十五…… (637)
营气篇第十六…… (639)
脉度篇第十七…… (641)
营卫生会篇第十八…… (644)

四时气篇第十九…… (649)
卷五
五邪篇第二十…… (653)
寒热病篇第二十一…… (655)
癫狂篇第二十二…… (660)
热病篇第二十三…… (665)
厥病篇第二十四…… (671)
病本篇第二十五…… (675)
杂病篇第二十六…… (677)
周痹篇第二十七…… (681)
口问篇第二十八…… (684)
卷六
师传篇第二十九…… (690)
决气篇第三十…… (695)
肠胃篇第三十一…… (698)
平人绝谷篇第三十二…… (700)
海论篇第三十三…… (702)
五乱篇第三十四…… (705)
胀论篇第三十五…… (708)
五癃津液别篇第三十六…… (713)
五阅五使篇第三十七…… (716)
逆顺肥瘦篇第三十八…… (719)
血络论篇第三十九…… (724)
阴阳清浊篇第四十…… (727)
卷七
阴阳系日月篇第四十一…… (729)
病传篇第四十二…… (733)

淫邪发梦篇第四十三……（737）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第四十四……（739）
外揣篇第四十五……（743）
五变篇第四十六……（745）
本脏篇第四十七……（750）
卷八
禁服篇第四十八……（759）
五色篇第四十九……（764）
论勇篇第五十……（771）
背腧篇第五十一……（775）
卫气篇第五十二……（776）
论痛篇第五十三……（779）
天年篇第五十四……（781）
逆顺篇第五十五……（784）
五味篇第五十六……（786）
卷九
水胀篇第五十七……（789）
贼风篇第五十八……（792）
卫气失常篇第五十九……（794）
玉版篇第六十……（799）
五禁篇第六十一……（805）
动输篇第六十二……（808）
五味论篇第六十三……（811）
阴阳二十五人篇第六十四……（814）
卷十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823）
百病始生篇第六十六……（828）

行针篇第六十七…… (834)
上膈篇第六十八…… (837)
忧恚无言篇第六十九…… (839)
寒热篇第七十…… (841)
邪客篇第七十一…… (843)
通天篇第七十二…… (851)
卷十一
官能篇第七十三…… (856)
论疾诊尺篇第七十四…… (862)
刺节真邪篇第七十五…… (866)
卫气行篇第七十六…… (878)
九宫八风篇第七十七…… (883)
卷十二
九针论篇第七十八…… (887)
岁露论篇第七十九…… (896)
大惑论篇第八十…… (903)
痈疽篇第八十一…… (908)

卷 一

九针十二原篇第一

黄帝向岐伯问道：我抚爱万民，供养百官，而征收他们的租税，很哀怜他们不能终尽天年，还接连不断发生疾病。我想叫他们不服苦药，不用砭石，只是用细小之针，刺入肌肤，就可达到疏通经脉，调和血气，使气血的运行在经脉中起到逆顺往来的相合作用。为了使这种疗法传于后世，就必须制定出针经之法；为使针法永远不灭，历久而不失传，容易运用，而又难以忘记，这又必须制定出细针进退深浅的准则来。此外，还要分析篇目章句，辨别腑腧脏腧，制定出针的长短之数，使其各具形态，主要是先编成一部针经，我想听听实际内容。

岐伯答道：我想按照次序，有条有理地，从小针开始，直到九针，叙说一下其中的道理。小针的要诀，说起来好象容易，但是要达到精微的境界却是很难的。一般的医生拘守形体，只知道在病位上针刺；高明的医生却能根据病人神情气色的变化针治疾病，真神啊！人身的经脉，就象门户一样，邪疾可从门户侵入体内，如果看不出是什么病，又哪能了解发病的原因呢？针刺的微妙，在于如何运用疾徐手法，一般的医生拘守四肢关节的穴位治病，高明的医生却能把握经气的机动。经气的机动，是不会离开孔穴的。其中所蕴藏的道理，是极精而微妙的。当邪气盛时，不可迎而补之；邪气衰时，不可追而泻之。懂得气机变化的道理，就不会有丝毫的差误；不懂得气机变化的道理，就会针不应手，如同弓弩扣之不发。因此，针刺必须掌握气的往来顺逆盛衰之机，才能真正起到治疗的作用。一般

的医生对此昏昧不知，只有高明的医生才能知其妙处。正气之去叫做逆，正气之来叫做顺，明白了逆顺之理，就可以大胆直刺，不用再问了。如果正气已虚，反而用泻法，怎能不更虚呢？如果邪气正盛，而用补法，怎能不更实呢？所以，必须迎其邪而泻，随其去而补，对于泻补之法，要用头脑仔细分析使用，那样，针刺之道就比较详尽了。

大凡用针时，正气虚则用补法，邪气满则用泻法，有长久淤血的用破除法，邪气胜的用攻下法。大概是慢进针而快出针，急按针孔的为补法；快进针而慢出针，不按针孔的为泻法。这种补和泻的作用，似有感觉又无感觉。要细察气的后来与先至，决定去针或留针。总之，不管是用补法还是用泻法，要使病人感到补之若有所得，泻之若有所失。补泻的要点，在九针有不同之妙。需要补或泻时，用针刺手法就可以了。如用泻法，根据时日将针纳入，得气之后，摇大针孔，转而出针，可使邪气随针而出。假如出针后马上按闭针孔，邪气就会蕴积于内，淤血不散，起不到泻的作用。施用补法，不拘时日，可随时用针，意念中若无其事，如行如止，象有蚊虻叮在皮肤上一样，针刺入皮中，候气之际，如同停留徘徊；得气之后，急速出针，象离弦之箭。右手拔针，左手紧闭针孔，经气因而留止，针孔已闭，中气就会充实了。如果皮下出血，不可任其淤留，一定要作速除去。持针的准则，精神坚定至为重要，对准穴位，垂直而刺，针要不偏左右，还要注意观察病人，仔细审视其血脉，进针时避开它，这样就不会发生危险了。将刺之时，一定要看病人的鼻头和眉目之间，针者也必须全神贯注，毫不疏忽，由此预知病情的良恶。那血脉横布在腧穴周围，看起来显得很清楚，按摸就会感到坚实。

九针之名，各有不同的形状。第一种叫做鑱针，长一寸六分；第二种叫做员针，长一寸六分；第三种叫做锲针，长三寸半；第四种叫做锋针，长一寸六分；第五种叫做铍针，长四寸，宽二分半；第六种

叫做员利针，长一寸六分；第七种叫做毫针，长三寸六分；第八种叫做长针，长七寸；第九种叫做大针，长四寸。镵针，针头大而针尖锐利，适于浅刺以泻皮肤之热。员针，针尖如卵，适于磨擦分肉之间，既不会损伤肌肉，又能够疏泄分肉的邪气。锭针，针尖象黍粟之粒，适于按压经脉，以导引正气，从而排除邪气。锋针，三而有刃，用来治疗积久难治的疾病。铍针，针尖锐如剑锋，用来刺痛排脓。员利针，针尖如同长毛，圆而锐利，针身略粗，用以治疗暴痹。毫针，针尖形如蚊虻之喙，徐缓地刺入皮肉，留针养神，以治疗痛痹。长针，针尖锐利，针体较长，可以治疗日久不愈的痹症。大针，象折竹一样锐利，针尖稍圆，可用来泻去关节郁积的滞水。九针的情况，大体如此。

气在人体经脉之内，阳邪之气常在上部，糟粕之气常在中部，寒湿之气常留下部。这就使针刺的部位不同了。如果针刺头部骨陷孔穴，就会使阳邪得以泄出；针刺阳明之脉，就会使浊气得以外出。病在浅表而针刺太深，会引邪入里，加重病情。所以说，皮肉筋脉各有自己的部位，病症各有自己所适应的孔穴，情况不同，就要相应用针。不能实症用补法，虚症用泻法，那样损不足而益有余，只能加重病情。精亏气虚的病人，取了五脏腧穴，就可能致人于死；阳气不足的病人，取了三阳经的腧穴，可导致怯弱。耗伤了阴经，会发厥症；损伤了阳经，会发狂症，这都是用针不当的危害。针刺之时，需要候气，如刺后没有得气，不问息数多少，必须等待经气到来；如果针刺已经得气，就可去针不用再刺了。九针各有不同的功能，形状也各不相同，要根据病情分别选用。针刺的关键，是要得气，得气即必有疗效，疗效的可靠，就象风吹乌云消散，很明朗地看到苍天一样。这些都是针刺的道理。

黄帝说：我想听听五脏六腑脉气所出之处的情况。

岐伯说：五脏经脉，各有井、荥、输、经、合五个腧穴，五五共二

十五个腧穴；六腑经脉，各有井、荥、输、原、经、合六个腧穴，六六共三十六个腧穴。人体脏腑有十二经脉，每经各有一络脉，加上任脉之络、督脉之络、脾之大络，共计十五路。这二十七脉之气周行全身，出入于上下手足之间，所出为井，所流为荥，所注为输，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流注于五腧，昼夜不息。人体关节等部位的相交，共有三百六十五个会合处，都是络脉之气聚结的地方，即气穴。知道这些要妙所在，一句话就可说明白，否则就无法说了。这里所说的节，是血气游行出入的部位，而不是指皮肉筋骨。

在实施针刺之时，注意察看病人的气色和眼神，可以知道血气的耗散与还复；分别病人身体的强弱，听他的声音动静，可以掌握其邪正虚实。而后，右手主推而进针，左手佐助而护针身，当针下得气时，就可以出针了。凡是要用针之前，一定要先诊脉，观察脉气的和与不和，然后才可治疗。如果五脏之气已绝于内，是阴虚，而用针反补在外的阳经，造成阳过盛而阴更虚，这叫重竭，重竭必死，其死时是安静的，这是因为医生违反经气，误取腋和胸的腧穴，促使脏气愈趋虚竭所致。如果五脏之气已绝于外，是阳虚，而用针反补在内的阴经，造成阴气过盛而阳气更加虚竭，引起四肢厥冷，这叫逆厥，逆厥必死，其死时烦躁不堪，这是由于医生误取四肢末端穴位，促使阳气彻底告竭所导致的。针刺的要害，刺已中病而不出针就会伤气，不中病而出针，就会使邪气留滞不去。伤气会使病势加重而使人虚弱，邪气滞则容易发生痈疡。

五脏有在外的六腑，六腑之外有十二原，十二原穴出于四关（即两肘两膝），四关原穴主治五脏病变。所以五脏有病，就应该取十二原穴。因为十二原穴是五脏聚三百六十五节经气而集中的地方。五脏发生病变，就反应到十二原，而十二原各有所属的内脏，明了各原穴的特性，透察它的反应，就可知道五脏受病的情况。心、肺位于膈上，属于阳位。肺是阳部的阴脏，为阳中之少阴，它的原穴是

太渊左右二穴。心是阳部的阳脏，是阳中之太阳，它的原穴，是大陵左右二穴。肝、脾、肾位于胸膈以下，属于阴位。肝是阴部的阳脏，为阴中之少阳，它的原穴，是太冲左右二穴。脾是阴部的阴脏，为阴中之至阴，它的原穴是太白左右二穴。肾是阴部的阴脏，为阴中之太阴，它的原穴，是太溪左右二穴。膈的原穴是鸠尾，属任脉，只有一穴。肓的原穴是气海，属任脉，只有一穴。这十二原穴，是脏腑经络之气运行交通的关键所在，能够治疗五脏六腑的各种疾病。

凡患腹胀疾病，应取足三阳经（即胃、胆、膀胱）；凡患飧泄疾病，应取足三阴经（即脾、肝、肾）。

五脏发生病变，就好比肌肉上扎了刺，物体被污染，绳索打了结，河流发生淤塞一样。但是，刺虽然扎了好多天，还可以拔掉；物体污染虽久，还可以洗净；绳结虽然拴了许久，还可以解开；河流淤塞时间虽长，还可以疏通。有人认为久病痼疾不可针治而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善于用针的医生，治病就象拔刺、涤污、解结、浚淤一样。得病时日虽久，还是可以达到治愈效果的。那些说久病不可治愈的，是因为没有掌握针刺的技术。

针刺治疗热病，如同以手试沸汤；针治寒病，好象人不愿出行的样子。阴分里发生了阳邪热象，应当取足三里穴，准确用针，不能懈怠，邪气退下，就应停针，如果邪气不退，还需再刺。病发于上部，而属于内脏的，可取阴陵泉；病发于上部，而属于外腑的，可取阳陵泉。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

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

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请言其道。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工守神，神乎神，客在门，未睹其疾，恶知其原。刺之微在速迟，粗守关，上守机，机之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而微，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道，叩之不发，知其往来，要与之期，粗之暗乎，妙哉工独有之。往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逆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

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死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言实与虚，若有若无，察后与先，若存若亡，为虚与实，若得若失。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泻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邪气得泄。按而引针，是谓内温，血不得散，气不得出也。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已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神在秋毫，属意病者，审视血脉，刺之无殆。方刺之时，必在悬阳，及与两卫，神属勿去，知病存亡，血脉者，在脸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

九针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镵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员针，长一寸六分；三曰锲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镵针者，头大末锐，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泻分气。锲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氂，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梃，其锋微

员，以泻机关之水也。九针毕矣。

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故曰：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无实无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是谓甚病，病益甚。取五脉者死，取三脉者恒；夺阴者死，夺阳者狂，针害毕矣。刺之而气不至，无问其数；刺之而气至，乃去之，勿复针。针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

黄帝曰：愿闻五脏六腑所出之处。

岐伯曰：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二十七气所行，皆在五腧也。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而用针者反实其外，是谓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静，治之者辄反其气，取腋与膺；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而用针者反实其内，是谓逆厥，逆厥则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泄；害中而去，则致气。精泄则病益甚而恒，致气则生为痈疡。

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节气味也。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阳中之少阴，肺也，其原出于太渊，太渊二。阳中之太阳，心也，其原出于大陵，大陵二。阴中之少阳，肝也，其原出于太冲，太冲二。阴中之至阴，脾也，其原出于太白，太白二。阴中

之太阴，肾也，其原出于太溪，太溪二。膏之原，出于鸠尾，鸠尾一。肓原，出于脖胦，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者也。

胀取三阳，飧泄取三阴。

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刺诸热者，如以手探汤；刺寒清者，如人不欲行。阴有阳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无殆，气下乃止，不下复始也。疾高而内者，取之阴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阳之陵泉也。

本输篇第二

黄帝向岐伯问道：大凡针刺的方法，必须先通十二经络的起点和终点，络脉别出之处，井、荥、输、经、合腧穴留止的部位，脏腑相合的关系，以及四季气候影响人体经气出入的变化，五脏之气的流行灌注，还有经脉、络脉、孙脉的宽窄程度、浅深情况，上至于头，下至于足的联系。我想听听有关这些问题的讲解。

岐伯说：请让我按次序讲解一下吧。肺经的脉气出于少商穴，少商穴位于大指端的内侧，称之为井木；脉气由此流向鱼际穴，鱼际在手鱼之后，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入太渊穴，太渊位于鱼后一寸陷者之中，称之为输；脉气由此通过经渠穴，经渠在寸口之陷中，动而不止，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尺泽穴，尺泽即肘中的动脉，称之为合。这就是手太阴肺经所属的五腧穴。

心经的脉气出于中冲，中冲位于手中指之端，称之为井木；脉气由此流入劳宫穴，劳宫在掌中央中指本节的内间，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入大陵穴，大陵在掌后两骨之间陷中，称之为腧；脉气由此通过间使穴，间使在掌后三寸两筋之间陷中，如果此脉有病就会有反应，无病脉气就很平静，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曲泽穴，曲泽在肘内侧陷中，屈肘即可得穴，称之为合。这是手少阴心经所属的五腧穴。

肝经的脉气出于大敦穴，大敦位于足大指的外侧和三毛中间，称之为井木；脉气由此流于行间穴，行间在足大指次指间动脉陷中，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入太冲穴，太冲在行间穴上二寸陷中，称之为腧；脉气由此通过中封穴，中封在内踝之前一寸陷中，该穴针

刺时，逆使脉气就会阻塞，和则脉气通畅，伸足即可得穴，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曲泉穴，曲泉在膝内辅骨之下，大筋上小筋下，屈膝可得穴，称之为合。这是足厥阴肝经所属的五腧穴。

脾经的脉气出于隐白穴，隐白位于足大指端的内侧，称之为井木；脉气由此流到大都穴，大都在足大指本节后内侧陷中，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入太白穴，太白在足内侧核骨之下，称之为腧；脉气由此通过商丘穴，商丘在足内踝下微前陷中，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阴陵泉，阴陵泉在膝内侧辅骨下陷中，伸足即可得穴，称之为合。这是足太阴脾经所属的五腧穴。

肾经的脉气出于涌泉穴，涌泉位于足心，称之为井木；脉气由此流于然谷，然谷在足内踝前大骨陷中，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入太溪穴，太溪在足内踝后，跟骨之上陷中，称之为腧；脉气由此行于复留穴，复留在足内踝上二寸，有动脉跳动不止，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阴谷穴，阴谷在膝内侧辅骨之后大筋之上，小筋之下，按之动脉应手，屈膝即可在腘横纹内侧端二筋之间得穴，称之为合。这是足少阴肾经所属的五腧穴。

膀胱的脉气出于至阴穴，至阴在足小指的外侧，称之为井金；脉气由此流于通谷穴，通谷在足小指外侧本节之前陷中，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入束骨穴，束骨在足小指外侧本节后陷中，称之为腧；脉气由于通过京骨穴，京骨在足外侧大骨下赤白肉际陷中，称之为原；脉气由此行于昆仑穴，昆仑在足外踝之后、跟骨之上的陷中，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委中穴，委中在膝腘后横纹中央，可屈而得穴，称之为合。这是足太阳膀胱经所属的五腧穴和原穴。

胆经的脉气出于窍阴穴，窍阴在足第四指尖端的外侧，称之为井金；脉气由此流于侠溪穴，侠溪在足小指次指歧骨间，称之为荥；脉气由此贯注于临泣，临泣在侠溪上行一寸半陷凹处，称之为腧；脉气由此过于丘墟穴，丘墟在足外踝前面陷中，称之为原；脉气由

此行于阳辅，阳辅在足外踝上四寸绝骨之端，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阳陵泉穴，阳陵泉在膝下一寸外辅骨的陷中处，伸足即可得穴。这是足少阳胆经所属的五腧穴和原穴。

胃经的脉气出于厉兑穴，厉兑在足第二指尖端的外侧，称之为井金；脉气由此流于内庭，内庭在足第二指的外间本节陷中，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入陷谷穴，陷谷在中指内间内庭上二寸陷凹中，称之为腧；脉气由此过于冲阳穴，冲阳在脚面上五寸骨间动脉应手处，摇足取穴，称之为原；脉气由此行于解溪穴，解溪在冲阳上一寸半脚面关节上陷中，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下陵穴，下陵即膝下三寸胫骨外缘的三里穴，称之为合；从三里下行三寸，是巨虚上廉，再下行三寸，是巨虚下廉，大肠属于上廉，小肠属于下廉，都是和阳明胃脉相关的，同属于胃脉。以上是足阳明胃经所属的五腧穴和原穴。

三焦的脉气运行，上与手少阳经相合，出于关冲穴；关冲在小指侧无名指之端，称之为井金；脉气由此流于液门，液门在小指与无名指之间，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入中渚，中渚在小指与无名指本节后两骨间陷中，称之为腧；脉气过于阳池，阳池在手腕上横纹陷中，称之为原；脉气由此行于支沟穴，支沟在腕上三寸两骨之间陷中，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天井穴，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屈肘可以得穴，称之为合。三焦的脉气，另通于足部的下腧，在足太阳经之前，少阳经之后，上行出于腘中外侧，叫做委阳穴。委阳是足太阳经脉别行之络。以上腧穴是手少阳经脉气所发。三焦的脉气，与足少阳、少阴两经相互联系，是足太阳经的别络，它的脉气，由踝上五寸入贯于腿肚，出于委阳穴，并足太阳经的正脉，入络膀胱，以约束下焦。三焦的实症，会出现小便不通畅的闭癃病；三焦的虚症，会发生小便失禁的遗溺病。治疗之时，遗溺病当用补法，闭癃病当用泻法。

小肠的脉气运行，上合于手太阳经，出于少泽穴，少泽在手小指尖端的外侧，称之为井金；脉气由此流于前谷穴，前谷在手外侧小指本节前陷中，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于后溪穴，后溪在手外侧小指本节后陷中，称之为腧；脉气由此过于腕骨穴，腕骨穴在手外侧腕骨之前陷中，称之为原；脉气由此行于阳谷穴，阳谷在手外侧腕中，锐骨下陷中，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小海穴，小海在肘外侧大骨的外缘陷中，离肘尖半寸处，伸臂屈肘向头取之，称之为合。这就是手太阳小肠经所属的五腧穴和原穴的情况。

大肠的脉气运行，上合于手阳明经，脉气出于商阳穴，商阳在手大指食指尖端的内侧，称之为井金；脉气由此流于食指内侧本节前的二间穴，称之为荥；脉气由此注于食指本节后面陷中的三间穴，称之为腧；脉气由此过于合谷穴，合谷在手大指和食指的歧骨中间，称之为原；脉气由此行于阳溪穴，阳溪在手腕上两筋中间的陷凹中，称之为经；脉气由此入归于曲池穴，曲池在肘外辅骨横纹头陷中，屈肘横肱取之，称之为合。这就是手阳明大肠经所属的五腧穴和原穴。

以上所说的是五脏六腑的腧穴，五脏各有井、荥、输、经、合五个腧穴，五五共二十五个腧穴；六腑各多一个原穴，六六共三十六个腧穴。六腑的脉气都出于足太阳、足阳明、足少阳，上与手之三阳经相合。

在左右两缺盆的中间是任脉的天突穴。次于第一行，面近任脉之侧的动脉应手处，是足阳明经的人迎穴。次于第二行，属于手阳明经的叫做扶突穴。次于第三行，是属于手太阳经的天窗穴。次于第四行，是属于足少阳经的天容穴。次于第五行，是属于手少阳经的天牖穴。次于第六行，是属于足太阳经的天柱穴。次于第七行，居于项之中央，属于督脉，叫做风府。腋下动脉，是属于手太阴的天府穴。腋下三寸，是属于手心主的天池穴。

针刺上关穴，要张口而不能合口；针刺下关穴，要合口而不能张口。针刺犊鼻穴，要屈足而不能伸足；针刺内关、外关，要伸手而不能弯屈。

足阳明经的人迎穴位于挟结喉两旁的动脉应手处，脉气下行于胸膺。手阳明经的扶突穴，在足阳明经动脉人迎穴之外，不到曲颊，离曲颊一寸之处。手太阳经的天窗穴，则正当曲颊之下，扶突后一寸。足少阳经的天冲穴，在曲颊之后，耳朵之下。手少阳经的天牖穴在耳后，其上有足少阳胆经的完骨穴。足太阳经的天柱穴，挟项后在大筋外侧陷中的发际处。

手太阴尺泽穴上三寸有动脉之处，是手阳明经的五里穴，它是经隧之要害，刺之则脏气竭绝，所以这里是一个禁针穴位。

肺和大肠相配合，大肠是转送糟粕之腑。心和小肠相配合，小肠是受盛食物的器官。肝和胆相配合，胆是清净之腑。脾和胃相配合，胃是受纳水谷的器官。肾和膀胱相配合，膀胱是水液所聚之腑。少阴隶属于肾，它的经脉上与肺连，所以肾经之脉气行于膀胱和肺两脏。三焦是中渎之腑，可疏调水道，下通膀胱，无脏与之匹配，是一个孤独之腑。以上是六腑与五脏配合的关系。

春天针刺时，应取浅表部位的络脉和各经荥穴以及大筋和肌肉的间隙，比较严重的病要深刺，轻的要浅刺。夏天针刺时，要取十二经的腧穴以及肌肉、皮肤之上的浅表部位。秋天针刺时，应取十二经的合穴，深刺或浅刺与春天针刺的方法一样。冬天针刺时，应取十二经的井穴和脏腑的腧穴，要深刺并且留针。这是四时气候的暖热凉寒的次序，脉气所聚的处所，病疾发生的部位，针刺最为适宜的地方。如果遇到转筋的病症，令患者站立稳定，刺其当取的腧穴，就可使筋伸缩自如。如果遇到四肢偏废的痿厥病人，令患者仰卧，四肢伸开，进行针刺，就可使气血通畅。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输之所留，六腑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愿闻其解。

岐伯曰：请言其次也。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太渊，太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腧；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

心出于中冲，中冲，手中指之端也，为井木；溜于劳宫，劳宫，掌中中指本节之内间也，为荥；注于大陵，大陵，掌后两骨之间方下者也，为腧；行于间使，间使之道，两筋之间，三寸之中也，有过则至，无过则止，为经；入于曲泽，曲泽，肘内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为合，手少阴也。

肝出于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为井木；溜于行间，行间，足大指间也，为荥；注于太冲，太冲，行间上二寸陷者之中也，为腧；行于中封，中封，内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则宛，使和则通，摇足而得之，为经；入于曲泉，曲泉，辅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厥阴也。

脾出于隐白，隐白者，足大指之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大都，大都，本节之后，下陷者之中也，为荥；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为腧；行于商丘，商丘，内踝之下，陷者之中也，为经；入于阴之陵泉，阴之陵泉。辅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为合，足太阴也。

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为井木；溜于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为荥；注于太溪，太溪，内踝之后，跟骨之上，陷中者也，为腧；行于复留，复留，上内踝二寸，动而不休，为经；入于阴谷，阴谷，辅骨之后，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应手，屈膝而得之，为合，足

少阴经也。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节之前外侧也，为荥；注于束骨，束骨，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腧；过于京骨，京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行于昆仑，昆仑，在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入于委中，委中，腘中央，为合，委而取之，足太阳也。

胆出于窍阴，窍阴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侠溪，侠溪，足小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临泣，临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为腧；过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为原；行于阳辅，阳辅，外踝之上，辅骨之前，及绝骨之端也，为经；入于阳之陵泉，阳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为合，伸而得之，足少阳也。

胃出于厉兑，厉兑者，足大指内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内庭，内庭，次指外间也，为荥；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内间上行二寸陷者中也，为腧；过于冲阳，冲阳，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为原，摇足而得之；行于解溪，解溪，上冲阳一寸半陷者中也，为经；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胫骨外三里也，为合；复下三里三寸为巨虚上廉，复下上廉三寸为巨虚下廉也，大肠属上，小肠属下，足阳明胃脉也，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

三焦者，上合手少阳，出于关冲，关冲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液门，液门，小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中渚，中渚，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腧；过于阳池，阳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为原；行于支沟，支沟，上腕三寸，两骨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为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腧，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腘中外廉，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手少阳经也。三焦者，足少阳太阴（一本作阳）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腨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泻之。

手太阳小肠者，上合手太阳，出于少泽，少泽，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节前陷者中也，为荥；注于后溪，后溪者，在手外侧本节之后也，为腧；过于腕骨，腕骨，在手外侧腕骨之前，为原；行于阳谷，阳谷，在锐骨之下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内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为合，手太阳经也。

大肠上合手阳明，出于商阳，商阳，大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本节之前二间，为荥；注于本节之后三间，为腧；过于合谷，合谷，在大指歧骨之间，为原；行于阳溪，阳溪，在两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曲池，在肘外辅骨陷者中，屈臂而得之，为合，手阳明也。

是谓五脏六腑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六腑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

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脉手阳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脉手太阳也，名曰天窗，四。次脉足少阳也，名曰天容，五。次脉手少阳也，名曰天牖，六。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七。次脉颈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腋内动脉，手太阴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

刺上关者，呿不能欠；刺下关者，欠不能呿。刺犊鼻者，屈不能伸；刺两关者，伸不能屈。

足阳明挟喉之动脉也，其腧在膺中。手阳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颊一寸。手太阳当曲颊。足少阳在耳下曲颊之后。手少阳出耳后，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阳挟项大筋之中发际。

阴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

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腑。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腑。肝合胆，胆者，中精之腑。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也。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三焦者，中渎之腑也，

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与合者。

春取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甚者深取之，间者浅取之。夏取诸腧孙络肌肉皮肤之上。秋取诸合，余如春法。冬取诸井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时之序，气之所处，病之所舍，藏之所宜。转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张而刺之，可令立快也。

小针解篇第三

所谓"易陈"，就是一般理论说来很容易的。"难入"，是说一般人很难明确理解其中的精微奥妙的。"粗守形"，是说一般的普通医生只知机械地拘守刺法。"上守神"，是说高明的医生能根据病人气血的虚实情况，灵活地运用补法或泻法。"神客"，是说正气与邪气交争，共留于血脉中。"神"指正气，"客"指邪气。"在门"，是说邪气能随正气出入的门户侵袭人体。"未睹其疾"，是说没有先弄清病邪在哪一经络。"恶知其原"，是说不能明确发病的原因和应取的腧穴。

"刺之微在数迟"，是说针刺的微妙，在于掌握进针出针的手法快慢。"粗守关"，是说一般的庸医只知在四肢关节处作治疗，而不知血气正气的往来盛衰情况。"上守机"，是说高明的医生能够洞察脉气的情况，随机运用补泻。"机之动不离其空"，是说气机之至，皆在骨空(腧穴)之中，了解了气血的虚实变化，就可运用疾徐的补泻手法。"空中之机，清净以微"，是说气机之至很精微，如针下已经得气，就要谨慎注意气之往来，不能失掉应补应泻的时机。"其来不可逢"，是说气刚来为邪气正盛的时候，切不可用补法。"其往不可追"，是说邪气已去正气将要恢复之时，切不可用泻法。"不可挂以发"，是说应细致地观察气之往来，及时运用补泻，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否则气机易失就难达到预期的疗效。"扣之不发"，是说不懂得补泻的意义，往往误用手法，导致血气竭绝，而不能祛除邪气。

"知其往来"，是说懂得气在运行中有逆有顺有盛有衰。"要与之期"，是说掌握气至的时机，用针不失其时。"粗之暗者"，是说庸

医昏昧无知，不懂得气行的微妙作用。“妙哉工独有之”，是说高明的医生却能完全掌握气机和用针的机制。“往者为逆”，是说邪气已去时，脉虚而小，小就叫做逆。“来者为顺”，是说正气渐来时，形气相称而脉见平和，平就叫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是说能知血气的逆顺虚实，就能毫无疑问地选取腧穴进行针刺了。“迎而夺之”，是说乘其气之方来以泻其邪，这就是泻法。“随而济之”，是说随其气之刚去以补其虚，这就是补法。

所谓“虚则实之”，是说气口脉虚的当用补法。“满则泄之”，是说气口脉盛的当用泻法。“宛陈则除之”，是说血脉中如有蓄积淤血，就应当刺破皮肤以排除它。“邪胜则虚之”，是说经脉中邪气盛时，应采取泻法，以使邪气外泄。“徐而疾则实”，是说慢进针而快出针的补法。“疾而徐则虚”，是说快进针而慢出针的泻法。“言实与虚，若有若无”，是说用补法会使正气来复，用泻法会使邪气消失。“察后与先，若亡若存”，是说应诊明气的虚实，决定补泻手法的先后，并观察气的行与不行，以确定针的去留。“为虚与实，若得若失”，是说用补法会使患者感觉充实而似有所得，用泻法会使患者感到轻爽而似有所失。

“气之在脉，邪气在上”，是说邪气侵入经脉，虚邪贼风多伤人的头部，所以说“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是说水谷皆人于胃，化生的精微之气上注于肺，浊气蓄留于胃肠之中，如果寒温不适宜，饮食无节制，胃肠就会生病，所以说“浊气在中”。“清气在下”，是说清冷潮湿之气伤人，必从足部发起，所以说“清气在下”。“针陷脉则邪气出”，是指风热邪气伤人上部，应取头部的腧穴治疗。“针中脉则浊气出”，是说胃肠浊气发病，应取胃经的阳明合穴足三里治疗。“针太深则邪气反沉”，是说邪气在浅层而轻微的病，不应刺得过深，如果太深，就会使邪气随针深入，加重病情，所以说为“反沉”。“皮肉筋脉，各有所处”，是说皮肉筋脉各有一定的部位，也就是说

经络各有主治的地方。

“取五脉者死”，是说病在内脏而元气不足的，如用针大泻五脏的腧穴，就会导致死亡。“取三阳之脉”，是说如误用针泻尽六腑腧穴之气，会使病人形神虚怯，不易复元。“夺阴者死”，是说针刺尺泽后的五里穴而泻至五次，脏阴之气泻尽就会死亡。“夺阳者狂”，是说泻夺了三阳的正气，会使病人精神变化而成狂症。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是说高明的医生懂得观看患者颜面和眼睛色泽的变化，也能细察尺肤和寸口部位所表现出的大小、缓急、滑涩等脉象，就可知道发病的部位和原因。“知其邪正”，是说能知道患者所感受到的是虚邪还是正邪。“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是指进针和出针的两种不同动作。“气至而去之”，是说不论用补法或泻法，达到气机调和，就应该停针。“调气在于终始一”，是说医生在用针时，必须专心致志。“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是说周身三百六十五穴，是脉络中的气血渗灌各部的通会之处。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内”，是说脉口出现浮虚脉象，按之则无。象这样的阴虚症，如果反取体表的病处和阳经的合穴，并留针以招致阳气，阳气至势必使阴更虚以致气竭于内，这叫重竭，重竭必死。由于无气以动，患者死时是安静的。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外”，是说脉口出现沉微脉象，轻取如无。这种症状是阳虚，如果针治时反取四肢末梢的腧穴，又留针以引阴气，阴气至则阳气内陷，导致四肢厥逆，厥逆就会死亡。由于阳气竭绝，阴气过盛，患者死时就表现为躁扰不安。

所以要察目色的缘故，是因为五脏的精气都上注于目，精神旺盛于内，目色必然清明，声音必然宏亮，这是说与平常是不同的。

【原文】

所谓易陈者，易言也。难入者，难著于人也。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气有余不足，可补泻也。神客者，正邪共会也。神者，正气也。客者，邪气也。在门者，邪循正气之所出入也。未睹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经之疾也。恶知其原者，先知何经之病，所取之处也。

刺之微在数迟者，徐疾之意也。粗守关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上守机者，知守气也。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也。空中之机，清净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其来不可逢者，气盛不可补也。其往不可追者，气虚不可泻也。不可挂以发者，言气易失也。扣之不发者，言不知补泻之意也，血气已尽而气不下也。

知其往来者，知气之逆顺盛虚也。要与之期者，知气之可取之时也。粗之暗者，冥冥不知气之微密也。妙哉！工独有之者，尽知针意也。往者为逆者，言气之虚而小，小者逆也。来者为顺者，言形气之平，平者顺也。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者，言知所取之处也。迎而夺之者，泻也。追而济之者，补也。

所谓虚则实之者，气口虚而当补之也。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泻之也。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邪胜则虚之者，言诸经有盛者，皆泻其邪也。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言实与虚，若有若无者，言实者有气，虚者无气也。察后与先，若亡若存者，言气之虚实，补泻之先后也，察其气之已下与常存也。为虚与实，若得若失者，言补者似然若有得也，泻则怳然若有失也。

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者，言邪气之中人也高，故邪气在上也。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清气在

下者，言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必从足始，故曰清气在下也。针陷脉则邪气出者，取之上。针中脉则浊气出者，取之阳明合也。针太深则邪气反沉者，言浅浮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则邪气从之入，故曰反沉也。皮肉筋脉各有所处者，言经络各有所主也。

取五脉者死，言病在中，气不足，但用针尽大泻其诸阴之脉也。取三阳之脉者，唯言尽泻三阳之气，令病人恇然不复也。夺阴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夺阳者狂，正言也。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者，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有知调尺寸小大缓急滑涩，以言所病也。知其邪正者，知论虚邪与正邪之风也。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针而出入也。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调气在于终始一者，持心也。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络脉之渗灌诸节者也。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者，脉口气内绝不至，反取其外之病处与阳经之合，有留针以致阳气，阳气至则内重竭，重竭则死矣，其死也无气以动，故静。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者，脉口气外绝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输，有留针以致其阴气，阴气至则阳气反入，入则逆，逆则死矣，其死也阴气有余，故躁。

所以察其目者，五脏使五色循明，循明则声章，声章者，则言声与平生异也。

邪气脏腑病形篇第四

黄帝问岐伯说：外邪伤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岐伯回答说：邪气伤人分在人体的上部和下部。

黄帝又问道：部位的上下，有一定的标准吗？

岐伯说：上半身发病的，是受了风邪所致；下半身发病的，是受了湿邪所致。所以说外邪侵犯人体，是没有一定的规律的。如外邪侵犯了阴经，会流传到六腑；外邪侵犯了阳经，就会流传在本经循行通路而发病。

黄帝说：阴经与阳经，名称虽然不同，但都属于经络系统，上下互相会合，经络之间互相联贯，就象一个没有头的圆环一样。而病邪侵入人体，有的在阴经发病，有的在阳经发病，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没有固定的规律，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说：手三阳经和足三阳经，都会聚在头面部。一般病邪伤人，往往乘经脉空虚，以及劳累之后，或饮食出了汗，腠理开泄，而被邪气所侵人。邪气中于面部，就会下行至足阳明胃经。邪气中于项部，就会下行至足太阳膀胱经。邪气中于颊部，就会下行至足少阳胆经。如果邪气中于胸膺、脊背、两胁，也会分别下行所属的三阳经。

黄帝问道：如果邪气中了阴经，其情况是怎样的呢？

岐伯答道：邪气中了阴经，常是从手臂或足胫开始的。因为臂和胫的内侧皮肤较薄，肌肉也较柔弱，风邪容易内侵，所以同样受风，惟独阴经最易受伤。

黄帝问道：这种邪气也会伤及五脏吗？

岐后答道：人身受了风邪，不一定都伤及五脏。如果邪气侵入了阴经，而五脏之气很充实，那么邪气入里也留不住，还要回归于腑。因此阳经受了邪，就流传于本经而发病；阴经受了邪，就流传于六腑而发病。

黄帝问道：邪气有伤及内脏的，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回答：忧愁恐惧会使心脏受伤。身体受寒，又喝冷水，就会使肺脏受伤，因为两寒相迫，使内外都受到伤害，会发生肺气上逆的疾病。如果从高处堕坠，淤血积留于内，又受大怒的刺激，气上而不下，郁结胁下，就会使肝脏受伤。如被人击倒，或饮食不调，过于劳累，就会使脾脏受伤。如用力举重过度，或房事过度，或出汗后浴于水中，就会使肾脏受伤。

黄帝问道：五脏中于风邪，是怎么回事呢？

岐伯回答说：脏腑都感受风邪，在内外俱伤的情况下，风邪才能留止成病。

黄帝赞道：你讲得太好了！

黄帝向岐伯问道：人的头面和全身形体，连着骨头连着筋，同血和气在一起。当天气突然寒冷、地裂积冰的时候，手足都冻得不灵活，而面部却不用衣服之类御寒，这是什么缘故呢？

岐伯回答说：人的十二经脉和三百六十五络脉的气血，全都上注于头面部，而分别入于各个孔窍之中。其精阳之气上注于目，使眼睛能够看。其旁行的经气上达于耳，使耳能够听。其大气上出于鼻，使鼻能有嗅觉。其谷气出于胃而上达于唇舌，使唇舌能有味觉。所有这些气所化的津液都上行薰蒸于面部，而面部的皮肤又厚，肌肉坚实，所以而上的阳热很盛，天气寒冷也不能胜过它。

黄帝问道：外邪侵入人体，它发生的病态是怎样的呢？

岐伯回答说：虚邪伤人后，患者的形体就会有战栗恶寒的现

象。正邪（四时之风）邪人，病情较轻，开始只是微见于面色，身上并没有什么感觉，象有病，又象没病，不容易知道它的病情。

黄帝说：讲得好啊！

黄帝向岐伯问道：我听说医生看到病人的气色就知道病情的，叫做明；按切病人的脉象就知道病情的，叫做神；询问病人的病情就知道病位的，叫做工。我想知道望色、切脉、问病情的道理是怎样的？

岐伯回答：气色、脉象、尺肤和疾病都有相应的关系，就象鼓之应桴而响，影之随形而移一样，是不会相失的。这也就象本和末、根和叶的关系一样，根死则叶必枯。因此，察色、切脉、诊尺肤三者是不能相失的，知其一谓之工，知其二谓之神，知其三的就可称为神明的医生了。

黄帝说：请你详细解释一下这方面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气色青的，脉象应是弦；气色红的，脉象应是钩；气象黄的，脉象应是代；气色白的，脉象应是毛；气色黑的，脉象应是石。如果看到的气色和切得的脉象不符合，反而切得相克的脉象，就会死亡；如能切得相生的脉象，疾病就会痊愈。

黄帝问岐伯说：五脏所主的疾病，以及它在变化中所表现的不同形态，是怎样的呢？

岐伯回答说：首先确定五色和五脉的相应关系，病疾就可以辨别了。

黄帝问道：气色和脉象已经确定，怎样辨别病情呢？

岐伯说：只要能诊察出脉的缓急、大小、滑涩，就能确定病情了。

黄帝问道：怎样诊察脉象和尺肤的变化呢？

岐伯回答说：脉象急促的，尺肤的皮肤也一定很紧急；脉象徐缓的，尺肤的皮肤也一定较弛缓；脉象小的，尺肤的皮肤也一

定瘦削不足；脉象大的，尺肤的皮肤也一定大而隆起；脉象滑的，尺肤的皮肤也一定滑润；脉象涩的，尺肤的皮肤也一定枯涩。但是，这种变化有的不显著，有的显著。所以善于诊察尺肤的医生，不必再诊其寸口之脉，就可知病；善于诊脉的，不必再去望色，亦可知病。能够将察色、切脉、观察尺肤三者配合起来进行诊断，就可称为上工。这样的医生，十个病人可治愈九个。能够运用两种方法进行诊断的，称为中工。这样的医生，十个病人可治愈七个。仅用一种方法进行诊断的，称为下工。这样的医生，十个病人可治愈六个。

黄帝说：请问脉象的缓急、小大、滑涩所主的疾病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请让我把五脏的病变谈一下吧。心脉急甚的，会出现筋脉瘛疭；微急的，会出现心痛引脊背，食不能下。心脉缓甚的，会出现发狂多笑；微缓的，会出现伏梁，热积于心下，其气或上行或下行，有时唾血。心脉大甚的，会出现喉中如有刺物梗塞；微大的，会出现心痹引背，经常流泪。心脉小甚的，会出现呃逆；微小的，会出现消瘅病。心脉滑甚的，会出现多渴；微滑的，会出现心疝引脐而腹鸣。心脉涩甚的，会出现哑不能言；微涩的，会出现吐血、衄血以及阳维脉上逆，导致耳鸣及头部等病。

肺脉急甚的，会发生癫疾；微急的，会出现寒热，倦怠无力，咳唾血，牵引腰背胸部都不舒服，或鼻中生有赘肉而呼吸不通。肺脉缓甚的，会出现多汗；微缓的，会出现痿、瘘、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的症状；肺脉大甚的，会出现足胫部发肿；微大的，会发生肺痹，牵引胸背不舒服，厌恶日光。肺脉小甚的，会出现泄泻；微小的，会发生消瘅病。肺脉滑甚的，会出现喘急上气；微滑的，会发生口鼻出血、前后阴出血。肺脉涩甚的，会发生呕血；微涩的，会发现鼠瘘，生于颈部或腋下，呈现下虚不能承受上实

的脉象，下肢无力，足膝酸软。

肝脉急甚的，会出现情绪失常，胡言乱语；微急的，会发现肥气积于胁下，好象扣着一个杯子。肝脉缓甚的，会发现呕逆；微缓的，饮溢为水，或水聚为痹。肝脉大甚的，会发现内部痈肿，常呕吐，鼻出血；微大的，是肝痹，阴器收缩，咳嗽时牵引小腹疼痛。肝脉小甚的，会发现口渴多饮；微小的，为消瘅病。肝脉滑甚的，会出现阴囊肿大；微滑的，会发生遗尿症。肝脉涩甚的，会发现痰饮；微涩的，会发现筋脉拘挛抽搐。

脾脉急甚的，为瘛疭病，会手足抽搐；微急的，为膈中，会发现进食后又吐出来，大便下厚浓。脾脉缓甚的，为痿厥，四肢软弱，逆冷；微缓的，为风痿，四肢活动不便，心神清晰好象无病。脾脉大甚的，会发现猝然昏倒；微大的，会发痞气，里面有很多脓血，在肠胃的外面。脾脉小甚的，会发现寒热往来；微小的，为消瘅。脾脉滑甚的，会发现阴囊肿大，小便不通；微滑的，会生虫，腹中有热感。脾脉涩甚的，会发现妇女带下病；微涩的，会发现肠内溃，多便脓血。

肾脉急甚的，会发现骨痿和癫疾；微急的，会发现足脚沉重，逆冷且难以屈伸，大小便不通。肾脉缓甚的，会发现脊痛如折；微缓的，为洞病，这种病食物不能消化，咽而复吐。肾脉大甚的，为阴痿；微大的，为石水病，肿胀起于脐，直至小腹，有重坠的感觉，若肿满上至胃脘，就是死症，无法治疗。肾脉小甚的，为洞泄，其泻无度；微小的，为消瘅病。肾脉滑甚的，会发现小便闭癃，阴囊肿大；微滑的，为骨痿，坐下起不来，起来了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肾脉涩甚的，会发现大痈；微涩的，女子月经不来，或痔久不愈。

黄帝说：五脏有病出现的六种脉象变化，针刺的方法怎样呢？

岐伯回答说：凡见到紧急脉象的多主有寒，脉象缓的多主有

热，脉象大的多主气有余而血不足，脉象小的多主气血都不足，脉象滑的多主阳气盛而微有热，脉象涩的多主血少气少而微有寒。因此，在针刺急脉的病变时，进针要深些，留针时间要长些。针刺缓脉的病变，进针要浅些，而且发针要快。针刺大脉的病变，要微泻其气，不使出血。针刺滑脉的病变，要快发针、浅刺，以泻其阳气，排除热邪。针刺涩脉的病变，一定要刺中经脉，随着气行的逆顺方向行针，长时留针，还要先用手摸循经脉通路，使气舒畅，出针后，马上按住针孔，不能让它流出血来，以调和经脉。那些脉象细小的病变，阴阳形气都不足，不宜用针，应用甘味药调治。

黄帝说：我听说六腑的脉气，从荥腧入而为合，其气血是从哪条经脉进入合穴的？进入后又是怎样从这条经脉和别的经脉相连通的呢？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这就是手足各阳经由别络进入内部，而又属于六腑的。

黄帝问：荥腧与合穴，在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岐伯回答说：针刺荥腧，可治外部经脉的病；针刺合穴，可治内部六腑的病。

黄帝问：治疗六腑的病，该怎样呢？

岐伯回答说：当取三阳经脉之合穴。

黄帝问：合穴各有它的名称吗？

岐伯回答说：胃的合穴在三里，大肠的合穴在巨虚上廉；小肠的合穴在巨虚下廉，三焦的合穴在委阳，膀胱的合穴在委中，胆的合穴在阳陵泉。

黄帝问：合穴如何取法？

岐伯回答说：取三里穴应该足背低平，取巨虚穴应该举足，委阳穴应该用屈股伸足的姿式取穴，委中穴屈膝即可取穴，阳陵泉

要正坐使两膝相齐，在委阳的外侧取穴。凡是在外的经脉荥腧各穴，或用摇或用伸的方法即可取穴。

黄帝说：希望听听关于六腑的病变情况。

岐伯回答说：面部发热是足阳明经有了病变，手鱼部出现郁滞的血斑是手阳明经有了病变，两足背上的冲阳脉出现坚实或虚弱的现象也是足阳明经发生了病变。这是测候胃气的要脉。

大肠发病，肠中剧痛，并发出一阵阵肠鸣，如是在冬天再感受寒邪，就会出现腹泻和脐部疼痛，甚至不能久立。因为大肠连属于胃，与胃同候，治疗时应取巨虚上廉穴。

胃部发病，会出现腹胀满闷，胃脘当心而痛，向上支撑两胁作痛，胸膈和食道阻滞不通，饮食不下，可取足三里穴进行治疗。

小肠发病，小腹作痛，腰脊牵引睾丸疼痛，时常感到苦恼，又觉得耳前发热或发冷，只是眉上有热感，以及手小指与无名指之间发热，如果脉象虚陷不起，这就是小肠经病变的症候，治疗时取巨虚下廉穴就可以了。

三焦发病，腹胀气满，小腹结硬，小便不通，感到窘迫难受，水溢于皮肤就成为水肿，留在腹部就成为胀病。三焦病候会呈现在足太阳外侧的大络上，这大络在太阳经和少阳经之间，如三焦有病，此脉即呈红色，可取委阳穴进行治疗。

膀胱发病，小腹偏肿而痛，用手按之，就想小便，但又尿不出来，肩部发热，如发现陷脉，以及足小指外侧、胫骨、踝骨后都发热，应取委中穴来进行治疗。

胆经发病，经常叹气，口苦，呕吐清水，心中跳动不安，好象有人要来逮捕他一样，喉咙中感觉有物作梗，频频咳嗽，吐唾沫，这都属于足少阳经脉本末的病变，也要看看那络脉出现阳陷于阴的现象，这就必须用灸法；如出现寒热往来的情况，应取阳陵泉穴进行治疗。

黄帝问：针刺有一定的法则吗？

岐伯回答说：针刺时，一定要刺中气穴，不可刺中肉节。刺中气穴，针气就行于孔穴之内，经脉就相通了。如果刺中肉节，皮肤就会疼痛。病当补而误用泻，或当泻而误用补，只会使病情加重。如果误刺中筋，筋就会弛缓，邪气出不去，反与真气相搏，留到里而而成病，这是由于用针不慎，由顺到逆造成的。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邪气之中人也，奈何？

岐伯答曰：邪气之中人高也。

黄帝曰：高下有度乎？

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无有常，中于阴则溜于腑，中于阳则溜于经。

黄帝曰：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邪之中人，或中于阴，或中于阳，上下左右，无有恒常，其故何也？

岐伯曰：诸阳之会，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虚时，及新用力，若饮食汗出腠理开，而中于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

黄帝曰：其中于阴奈何？

岐伯答曰：中于阴者，常从臂脏始。夫臂与脏，其阴，皮薄，其肉淖泽，故俱受于风，独伤其阴。

黄帝曰：此故伤其脏乎？

岐伯答曰：身之中于风也，不必动脏。故邪入于阴经，则其脏气实，邪气入而不能客，故还之于腑。故中阳则溜于经，中阴则溜于腑。

黄帝曰：邪之中人脏，奈何？

岐伯曰：愁忧恐惧则伤心。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气逆而上行。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有所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浴水，则伤肾。

黄帝曰：五脏之中风奈何？

岐伯曰：阴阳俱感，邪乃得往。

黄帝曰：善哉。

黄帝问于岐伯曰：首面与身形也，属骨连筋，同血合于气耳。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

岐伯答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其精阳气上走于目而为睛，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

黄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

岐伯曰：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黄帝曰：善哉。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之，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余愿闻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为之奈何？

岐伯答曰：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 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

黄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脉弦也；赤者，其脉钩也；黄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

黄帝问于岐伯曰：五脏之所生，变化之病形何如？

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脉之应，其病乃可别也。

黄帝曰：色脉已定，别之奈何？

岐伯曰：调其脉之缓、急、小、大、滑、涩，而病变定矣。

黄帝曰：调之奈何？

岐伯答曰：脉急者，尺之皮肤亦急；脉缓者，尺之皮肤亦缓；脉小者，尺之皮肤亦减而少气；脉大者，尺之皮肤亦贲而起；脉滑者，尺之皮肤亦滑；脉涩者，尺之皮肤亦涩。凡此变者，有微有甚，故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为下工，下工十全六。

黄帝曰：请问脉之缓、急、小、大、滑、涩之病形何如？

岐伯曰：臣请言五脏之病变也。心脉急甚者为瘛疭；微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缓甚为狂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时唾血。大甚为喉吩；微大为心痹引背，善泪出。小甚为善哕，微小为消瘅。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疝引脐，小腹鸣。涩甚为瘖；微涩为血溢，维厥，耳鸣，颠疾。

肺脉急甚为癫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痿瘘、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为胫肿；微大为肺痹，引胸背起，恶日光。小甚为泄，微小为消瘅。滑甚为息贲上气，微滑为上下出血。涩甚为呕血；微涩为鼠瘘，在颈支腋之间，下不胜其上，其应善酸矣。

肝脉急甚者为恶言；微急为肥气，在胁下如覆杯。缓甚为善呕，微缓为水痕痹也。大甚为肉痈，善呕衄；微大为肝痹，阴缩，咳引小腹。小甚为多饮，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癃疝，微滑为遗溺。涩甚为溢饮，微涩为瘛挛筋痹。

脾脉急甚为瘛疭；微急为膈中，食饮入而还出，后沃沫。缓

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无病。大甚为击仆；微大为疝气，腹裹大脓血，在肠胃之外。小甚为寒热，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癫癃，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涩甚为肠癖；微涩为内癖，多下脓血。

肾脉急甚为骨癫疾；微急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后。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还出。大甚为阴痿；微大为石水，起脐以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为洞泄，微小为消瘅。滑甚为癃癀；微滑为骨痿，坐下能起，起则目无所见。涩甚为大痈，微涩为不月沉痔。

黄帝曰：病之六变者，刺之奈何？

岐伯答曰：诸急者多寒；缓者多热；大者多气少血；小者血气皆少；滑者阳气盛，微有热；涩者多血少气，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缓者，浅内而疾发针，以去其热。刺大者，微泻其气，无出其血。刺滑者，疾发针而浅内之，以泻其阳气而去其热。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发针，疾按其痏，无令其血出，以和其脉。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之。

黄帝曰：余闻五脏六腑之气，荥输所入为合，令何道从入，入安连过，愿闻其故。

岐伯答曰：此阳脉之别入于内，属于腑者也。

黄帝曰：荥输与合，各有名乎？

岐伯答曰：荥输治外经，合治内腑。

黄帝曰：治内腑奈何？

岐伯曰：取之于合。

黄帝曰：合各有名乎？

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

泉。

黄帝曰：取之奈何？

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虚者，举足；取之委阳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阳陵泉者，正坚膝予之齐，下至委阳之阳取之；取诸外经者，揄申而从之。

黄帝曰：愿闻六腑之病。

岐伯答曰：面热者足阳明病，鱼络血者手阳明病，两跗之上脉竖陷者足阳明病，此胃脉也。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同候，取巨虚上廉。

胃病者，腹膜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阳病也，取之巨虚下廉。

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即为胀，候在足太阳之外大络，大络在太阳少阳之间，亦见于脉，取委阳。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央。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嗌中吟吟然，数唾，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者，取阳陵泉。

黄帝曰：刺之有道乎？

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染于巷，中肉节即皮肤痛。补泻反则病益笃。中筋则筋缓，邪气不出，与其真相搏，乱而不去，反还内著，用针不审，以顺为逆也。

卷　二

根结篇第五

岐伯说：天地之气，互相感应，寒暖也随之交相转移，所以阴阳的变化，孰少孰多，都有一定的规律。阴道为偶数，阳道为奇数。假如发病在春夏，阴气少而阳气多，对于这种阴阳不能调和的现象，应怎样用泻法或怎样用补法呢？假如病发于秋冬，阳气少而阴气多，阴气盛而阳气衰，好象树木的茎叶枯槁水湿下渗，阴阳互移，又应怎样用泻法或怎样用补法呢？不正的邪气侵入了经络，变化多端，主要是由于不知道经穴根结是脏腑关键所在。等到机关折损，枢纽败坏，开阖失常，精气走泄，阴阳大伤，那精气就不可复聚了。至于九针的紧要所在，在于明了经脉根结的情况，知道经脉根结的道理，这样针刺的原则一说就可以了；如不知道经脉根结的重要性，那针刺的道理就等于绝灭。

足太阳膀胱经，起于足小趾外侧的至阴穴，归结于命门，即目内眦的睛明穴。足阳明胃经，起于足大趾侧次趾端的厉兑穴，归结于颡大，即钳耳，指额角部的头维穴。足少阳胆经，起于足小趾侧次趾之端的窍阴穴，归结于窗笼，即耳部的听宫穴。太阳经好象人身外门的开关，阳明经好象人身外门的门扇，少阳经好象人身外门的枢轴。如果太阳之关失去功能，就会使肉节溃缓而发生暴病，所以诊治暴病，可取足太阳膀胱经，看病的情况，泻有余而补不足。所谓“淖”就是皮肉瘦小憔悴的意思。如果阳明经失去了阖的功能，阳气就会无所止息而发生痿病，所以诊治痿病，可取用足阳明胃经，看病的情况，泻有余而补不足。所谓“无所

止息”，是说正气运行不畅，而邪气就留在里边了。如果少阳之枢失掉了功能，就会发生骨摇，不能在地上安然行走，所以诊治骨摇病，可取足少阳胆经，看病的情况，泻有余而补不足。所谓“骨摇”，就是骨节缓纵不收的意思。以上这些病，必须追究它的根源而予以治疗。

足太阴脾经起于足大趾内端的隐白穴，归结于上腹部的太仓。足少阴肾经，起于涌泉，归结于廉泉。足厥阴肝经起于足大趾外端的大敦穴，归结于胸部的玉英而下络于膻中穴。太阴在于人身，好象内门的插关；厥阴在于人身，好象内门的门扇；少阴在于人身，好象内门的转枢。假如太阴主关的功能失常，就会使脾失去运化的能力，水谷无所转输，而发生膈塞、洞泄的病变。治疗膈塞、洞泄病，可取用足太阴脾经，看病的情况，泻有余而补不足。太阴经主关功能的失常，主要是由于气不足而导致发病的。假如厥阴主阖的功能失常，就会发生气机弛缓，导致多悲之病。治疗多悲之病，可取用足厥阴肝经穴，看病的情况，泻有余而补不足。假如少阴主枢的功能失常，就会发生肾脉结滞而下焦不通。治疗这种结滞不通的病，可取用足少阴肾经穴，看病的情况，泻有余而补不足。凡是经脉有结滞的，都应取用上法刺治。

足太阳膀胱经起于至阴（井穴），流于京骨（原穴），注于昆仑（经穴），上人于颈部天柱穴，下入于足部的飞扬（络穴）。足少阳胆经起于窍阴（井穴），流于丘墟（原穴），注于阳辅（经穴），上入于颈部天容穴，下入于足胫部的光明穴（络穴）。足阳明胃经起于厉兑（井穴），流于冲阳（原穴），注于解溪（经穴），上入于颈部的人迎穴，下人于足胫部的丰隆穴（络穴）。手太阳小肠经起于少泽（井穴），流于阳谷（经穴），注于小海（合穴），上入于头部的天窗穴，下入于臂部的支正（络穴）。手少阳三焦经起于关冲（井穴），流于阳池（原穴），注于支沟（经穴），上人于头

部天牖穴，下入于外关穴（络穴）。手阳明大肠经起于商阳（井穴），流于合谷（原穴），注于阳溪（经穴），上入于颈部扶突穴，下入于腕后上侧的偏历穴(络穴)。这就是十二经根流注入的部位，凡充盛的脉络，都应当取而泻之。

人的经脉运行全身，一日一夜五十周，以使五脏精气循环往来。如果太过或不及而不应此数的，就会生病，这叫做狂生。所说的五十营，是五脏都能受到精气的营养，这可以从切寸口脉象，计算脉搏次数，预知人的强弱。脉搏跳动五十次而不歇止的，说明五脏精气旺盛；脉动四十次而有一次歇止的，说明有一脏无气；脉动三十次而有一次歇止，说明有二脏无气；脉动二十次而有一次歇止，说明有三脏无气；脉动十次而有一次歇止，说明有四脏无气；脉动不满十次就歇止的，表明五脏精气不足，短期内就可能死亡。这是由于先通了经脉才能诊察得如此细致。所谓脉搏跳动五十次而不歇止，是五脏正常的现象，由此可知五脏的精气。断定一个人短期内可能死亡，是依据脉象的忽快忽慢而言的。

黄帝说：人的形体异常和正常有五种，是说这五种人，骨节有小有大，肌肉有坚有脆，皮肤有厚有薄，血液有清有浊，气有滑有涩，脉有长有短，血有多有少，十二经十五络的大数，我已知道了，这都是指一般的劳动人民说的。至于那些终日肉食的王公大人，他们的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运行急滑，在用针刺的时候，快慢、深浅、多少，能和一般劳动人民一样吗？

岐伯回答说：吃脂膏厚味的人和吃菽藿薄味的人，在针刺时，怎能一样呢？针刺之时，气滑的出针要快，气涩的出针要慢；气滑的用小针浅刺，气涩的用大针深刺；深刺的要留针，浅刺的要快出针。由此看来，针刺劳动人民要深刺并且要留针，针刺王公贵人要浅刺并且慢进针，这是因为他们的气血慓悍滑利的缘故。

黄帝问：形气出现了有余或不足，应怎样治疗呢？

岐伯回答说：形气不足，病气有余，这是邪气胜于正气的表现，应当急用泻法以去其邪。形气有余，病气不足，这是外实内虚，应急用补法以扶其正。形气不足，病气不足，这是阴阳都不足了，不可用针刺治疗，若用针刺，就加重了它的不足，而导致阴阳竭、血气尽，五脏空虚，筋髓枯槁，老年人要死亡，壮年人也不易康复。如果形气有余，病气也有余，这是阴阳都有余，应当在去邪之后再调和虚实。所以说，病有余的用泻法，病不足的用补法，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在运用针刺时若不知道逆顺的道理，补泻反用，必然导致正气邪气相搏争。如实症反用补法，就会使阴阳都太盛了，胃肠邪气充满，肝肺内胀，阴阳之气互相错乱。如虚症反用泻法，就会使经脉空虚，血气枯竭，胃肠衰弱无力，皮肤涩薄干瘦着骨，毛腠也因而焦枯，这就可断定接近死期了。因此说用针的关键，在于懂得调和的道理。调合了阴阳，精气就可以充沛，形气合一，使神气内藏。所以说高明的医工能够平气，一般的医工能够治脉，拙劣的医工则耗气危害生命。所以说用针不可不慎重啊！一定要审察五脏的变化，五脏之脉与病的相应情况，经络的虚实情况，皮肤的柔粗情况，然后取用适当经穴针刺就可以了。

【原文】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发于春夏，阴气少，阳气多，阴阳不调，何补何泻？发于秋冬，阳气少，阴气多，阴气盛而阳气衰，故茎叶枯槁，湿雨下归，阴阳相移，何泻何补？奇邪离经，不可胜数，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阖而走，阴阳大失，不可复取。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

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阳明根于厉兑，结

于颡大，颡大者钳耳也。少阳根于窍阴，结于窗笼，窗笼者耳中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故开折则肉节渎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阳，视有余不足，渎者皮肉宛膲而弱也。阖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阳明，视有余不足，无所止息者，真气稽留，邪气居之也。枢折即骨繇而不安于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阳，视有余不足，骨繇者，节缓而不收也，所谓骨繇者摇故也，当穷其本也。

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太仓。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厥阴根于大敦，结于玉英，络于膻中。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故开折则仓廪无所输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阴，视有余不足，故开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阖折即气绝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阴，视有余不足。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阴，视有余不足，有结者皆取之不足。

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也。足少阳根于窍阴，溜于丘墟，注于阳辅，入于天容、光明也。足阳明根于厉兑，溜于冲阳，注于下陵，入于人迎、丰隆也。手太阳根于少泽，溜于阳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窗、支正也。手少阳根于关冲，溜于阳池，注于支沟，入于天牖、外关也。手阳明根于商阳，溜于合谷，注于阳溪，入于扶突、偏历也。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

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三十动一代者，二脏无气，二十动一代者，三脏无气；十动一代者，四脏无气；不满十动一代者，五脏无气。予之短期，要在终始。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数乍疏也。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小大，肉之坚脆，皮之厚

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

岐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慓悍滑利也。

黄帝曰：形气之逆顺奈何？

岐伯曰：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胜也，急泻之。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谓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调其虚实。故曰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此之谓也。

故曰刺不知逆顺，真邪相搏。满而补之，则阴阳四溢，肠胃充郭，肝肺内膜，阴阳相错。虚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僇辟，皮肤薄著，毛腠夭瞧，予之死期。故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故曰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实虚，皮之柔粗，而后取之也。

寿夭刚柔篇第六

黄帝向少师问道：我听说人体的生长，性格有刚有柔，体质有强有弱，身材有长有短，并有阴阳两方面的区别，希望听一下其中的道理。

少师回答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必须辨别阴阳的情况，才能准确地掌握针刺之法。了解疾病起始时的情况，才能在针刺时作出适当的手法。同时要认真地揣度发病的经过与四时季节变化的相应关系。人体的阴阳，里面合于五脏六腑，外面合于筋骨皮肤，所以人体里面有阴阳，外面也有阴阳。在里面的，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在外面的，筋骨为阴，皮肤为阳。因此，病变在阴中之阴的，应当针刺阴经的荥腧（五腧穴）；病变在阳中之阳的，应当针刺阳经的合穴；病变在阳中之阴的，应当针刺阴经的经穴；病变在阴中之阳的，应当针刺阳经的络穴。所以说病在阳经的叫做风，病在阴经的叫做痹，阴阳两经都有病的叫做风痹。病有形态变化而不感觉疼痛的，属于阳经一类的疾病；病无形态变化而感觉疼痛的，属于阴经一类的疾病。没有形态变化而感觉疼痛的，这是阳经无病，只是阴经有病，要赶快在阴经方面取穴治疗，而不要攻其阳经。有形态变化而不觉疼痛的，是阴经无病，而只是阳经有病，要赶快在阳经方而取穴治疗，而不要攻其阴经。若是阴阳表里都有了病，忽然有形，忽然无形，并且心中烦躁，这叫做阴病甚于阳，就是所说的不表不里，治疗比较困难，预示着病人的形体将不能久存了。

黄帝向伯高问道：我听说形气与病有先后内外相应的关系，这

种情况是怎样的呢？

伯高回答说：风寒从外侵袭，伤及形体，应之于外之皮毛；忧恐忿怒从内发生，伤及内气，应之于内之脏腑。由于气失协调，伤了五脏之和，就会使五脏有病。寒邪侵袭，使形体受了伤害，就会使肌肉皮肤发病。风邪伤了筋脉，筋脉就会应之而发病。这就是形气与疾病外内相应的关系。

黄帝问：针刺的疗程怎样来确定呢？

伯高回答说：病九天的，刺三次可愈。病一个月的，刺十次可愈。病程时日的多少远近，都可依据三日一刺的标准类推。如久患痹病，邪气留滞不去，就应诊视血络，尽力去掉恶血。

黄帝问：内外病症，在治疗难易上，应如何区别？

伯高回答说：形体先有病尚未侵入内脏的，病仅在表，针刺的次数减半即可痊愈；内脏先有病而表现于外的，是内外皆病，针刺的次数必须加倍才能痊愈。这就是疾病有内外，针治有难易，它们之间互应的道理。

黄帝向伯高问道：我听说人的形态有缓有急，气质有盛有衰，骨骼有大有小，肌肉有坚有脆，皮肤有厚有薄，怎样用这些因素来确定人的寿夭呢？

伯高回答说：人的形和气之间平衡相称的就是长寿，不平衡不相称的就会夭亡。皮肤与肌肉相包很紧的就会长寿，不相包的就会夭亡。血气经络充盛胜过形体的就会长寿，血气经络不能胜过形体的就会夭亡。

黄帝问：什么叫做形体的缓急呢？

伯高回答说：形体充实而皮肤舒缓的人，能够长寿；形体充实而皮肤坚紧的人，就会夭亡。形体充实而脉气坚大的称为顺，形体充实而脉气弱小的则为气衰，气衰就很危险了。如果形体充实而颧骨不突起的人，骨骼必小，骨小就容易夭亡。形体充实而臂

腿臀部肌肉突起坚实而有肤纹的，称为肉坚，肉坚的人就会长寿；形体充实而臂腿臀部肌肉没有肤纹的，称为肉脆，肉脆的人就会夭亡。这是由于人天生的秉赋不同而产生的现象，所以确立形体的刚柔强弱，决定气的阴阳，就可看出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因此，医生必须明确这些道理，立形定气，然后才可临床治病，决断死生。

黄帝说：我听说人有寿有天，但无法测度。

伯高回答说：看一个人的寿夭，可从其面部的骨肉来判定，耳边四周的骨骼平陷，高度不及耳前肉的人，不满三十就会死的；如再因外感内伤而生病的，不到二十岁就可能死亡。

黄帝问：形气的相胜，怎样用它来确定寿夭呢？

伯高回答说：一般的健康人，其气胜过形体的能够长寿。有病的人，形消肉脱，即使气胜于形，但这是邪气盛，是要死的；如果形体胜过气脉，这是正气衰，也是很危险的。

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三种不同方法，是什么呢？

伯高回答说：这三种刺法是刺营气、刺卫气、刺寒痹留于经络。

黄帝问：这三种刺法是怎样的？

伯高回答说：刺营是刺静脉以出恶血，刺卫是疏泄邪气，刺寒痹是针刺后再加药熨。

黄帝问：营、卫、寒痹的症状是怎样的？

伯高回答说：营气发病，主要是寒热往来，气短不畅，血上下妄行。卫病，则主要是气痛，时来时去，并且腹部郁胀、鸣叫，这是由于风邪侵入肠胃所致。寒痹之病，是寒邪留于经络之间，长久不去，肌肉时常疼痛，或皮肤麻木不仁。

黄帝问：刺寒痹，针后药熨是怎样的？

伯高回答说：人的体质不同即有差别，对一般百姓，可用火

针法；对尊贵大人，就要在用针后以药熨贴。

黄帝问：药熨是怎样的？

伯高回答说：用醇酒二十升，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这四种药都用嘴咬成粗粒，浸入酒中，再用丝绵一斤，细白布四丈，一并放入酒中，把酒器放在燃烧着的马粪上面，酒器要用泥封严，不使漏气。五天五夜之后，取出白布和丝绵晒干，再浸入酒内，直到将酒和药汁吸完。每浸一次，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才取出晒干，并将药滓和丝绵放在夹袋内。这种夹袋用双层布做成，长六七尺，共做六七个。使用时将装有药滓和丝绵的夹袋在桑袋上烤热再熨，共熨三十次而止。熨后汗出，用夹袋擦身，也是三十次而止。然后在密室内散步，不要见风。每次针刺必须配合药熨，这样病就可以好了。这就是所说的药熨。

【原文】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愿闻其方。

少师答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审知阴阳，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谨度病端，与时相应，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是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在内者，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故曰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输；病在阳之阳者，刺阳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者，刺络脉。故曰病在阳者命曰风，病在阴者命曰痹，阴阳俱病命曰风痹。病有形而不痛者，阳之类也；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无形而痛者，其阳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阴，无攻其阳；有形而不痛者，其阴完而阳伤之也，急治其阳，无攻其阴。阴阳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烦心，命曰阴胜其阳，此谓不表不里，其形不久。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气病之先后，外内之应奈何？

伯高答曰：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寒伤形，乃应形；风伤筋脉，筋脉乃应。此形气外内之相应也。

黄帝曰：刺之奈何？

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少远近，以此衰之。久痹不去身者；视其血络，尽出其血。

黄帝曰：外内之病，难易之治奈何？

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脏者，刺之半其日；脏先病而形乃应者，刺之倍其日。此月内难易之应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寿夭奈何？

伯高答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

黄帝曰：何谓形之缓急？

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衰则危矣。若形充而颧不起者骨小，骨小则夭矣。形充而大肉胭坚而有分者肉坚，肉坚则寿矣；形充而大肉无分理不坚者肉脆，肉脆则夭矣。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气而视寿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气，而后以临病人，决死生。

黄帝曰：余闻寿夭，无以度之。

伯高答曰：墙基卑，高不及其地者，不满三十而死；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也。

黄帝曰：形气之相胜，以立寿夭奈何？

伯高答曰：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死，形胜气者危矣。

黄帝曰：余闻刺有三变，何谓三变？

伯高答曰：有刺营者，有刺卫者，有刺寒痹之留经者。

黄帝曰：刺三变者奈何？

伯高答曰：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

黄帝曰：营卫寒痹之为病奈何？

伯高答曰：营之生病也，寒热少气，血上下行。卫之生病也，气痛时来时去，怫忾贲响，风寒客于肠胃之中。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

黄帝曰：刺寒痹内热奈何？

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

黄帝曰：药熨奈何？

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升，蜀椒一升，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咬咀，渍酒中。用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内酒中。置酒马矢煴中，盖封涂，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绵絮，曝干之，干复渍，以尽其汁，每渍必晬其日，乃出干。干，并用滓与绵絮，复布为复巾，长六七尺，为六七巾。则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于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谓内热也。

官针篇第七

针刺之紧要，以用针最为关键。九针的使用，各有它适应的范围，长的，短的，大的，小的，各有应用之法。如果用不得法，病就不能治好。病邪浅的如果刺深了，会损伤内部好肉，引起皮肤化脓；病邪深的如果刺浅了，不但不能排除病邪，反而会酿成大的疮疡；小病用大针，气泻过甚，病情必定加重；重病用小针，邪气得不到疏泻，以后也要坏事。因此，针刺要适当运用，误用大针会伤正气，误用小针则病邪不去。上面已经讲了针刺的过错，再说一说它的正确使用方法。

病在皮肤浅表面无固定的地方，可以用镵针治疗；如果患部皮肤苍白，就不能够用镵针了。病在肌肉或肌腱之间，应用员针来治疗。病在经络，久而形成痼痹的，应用锋针来治疗。病在经脉，气不足当用补法的，应用锟针压按井、荥、分输各穴。患较重脓疮的，应该用铍针排脓治疗。对急性发作的痹症，可以用员利针治疗。患痹病而疼痛不止的，可用毫针治疗。病已深入身体内部的，可以用长针治疗。患水肿而关节间气滞不通的，可以用大针治疗。病在五脏痼留不愈的，可以用锋针治疗，在井、荥等腧穴用泻法，在取穴时，要根据四季的变化面分别使用。

针刺有九种方法，以适应九种不同的病变。第一种叫做腧刺。腧刺，是针刺十二经在四肢的井、荥、输、经、合各穴及背部的脏腑腧穴。第二种叫做远道刺。远道刺，是病在身体上部，针刺足三阳经下肢的腧穴。第三种叫做经刺。经刺，就是针刺深部大经在体表所能触到的硬结或压痛。第四种叫做络刺。络刺，就是

刺皮下浅处的小静脉。第五种叫做分刺。分刺，就是针刺肌肉和肌肉凹陷间隙处。第六种叫做大泻刺。大泻刺，就是针刺痈疡。第七种叫做毛刺。毛刺，就是针刺皮肤表层的痹症。第八种叫做巨刺。巨刺，就是左面有病针刺右边的穴位，右边有病针刺左面的穴位。第九种叫做焠刺。焠刺，就是用烧热的火针来治疗痹症。

针刺有十二节，以适应十二经的不同疾病。第一种叫做偶刺。偶刺，是用手对着胸部和背部，正当痛之所在，一针刺前胸，一针刺后背，以此治疗心痹，刺时针尖要向两旁斜刺，以免损伤内脏。第二种叫做报刺。报刺，是刺疼痛无固定部位而上下游走的疾病，垂直刺入，不立即拔针，而用左手随着病痛所在，按其痛处，然后拔出针，再如法刺之。第三种叫做恢刺。恢刺，是直刺在筋的旁边，用提插的方法，或向前或向后，舒缓筋急之象，可以治疗筋痹之病。第四种叫做齐刺。齐刺，是在病处的正中直刺一针，左右两旁各刺一针，可以治疗寒痹邪小而长期不愈的疾病。第五种叫做阳刺。阳刺，是在病所正中刺一针，在周围刺四针，都用浅刺，可以治疗寒气比较广泛的疾病。第六种叫做直刺。直刺，是用手捏起皮肤，将针沿皮直入，可以治疗寒气较浅的疾病。第七种叫做输刺。输刺，是直入直出，发针快而刺入较浅，可以治疗气盛热重的疾病。第八种叫做短刺。短刺，是治疗骨痹病的一种刺法，慢慢进针，并稍微摇动针体再深入，直达骨的附近，然后上下提插以摩其骨。第九种叫做浮刺。浮刺，是从旁斜刺浮浅的肌表，可以治疗肌肉挛急而属于寒性的疾病。第十种叫做阴刺。阴刺，是两股内侧左右都刺，可以治疗寒厥病，必须取足内踝后足少阴肾经的太溪穴。第十一种叫做傍刺。傍刺，是直刺傍刺各一针，可以治疗长久不愈的痹症。第十二种叫做赞刺。赞刺，是直入直出，速发针而浅刺，使之出血，这种刺法可以治疗痈肿。

脉在深部而不现于外的，针刺时要轻微地刺入，并且留针时

间要长些，这是为了引导孔穴里的脉气。经脉在浅部，不要急刺，应先按绝其穴中之脉，避开血管，才可进针，勿使精气外泄，而只是除去邪气而已。所谓“三刺”则谷气出的刺法，是先从浅处刺透皮肤，以渲泄卫分的邪气；再刺是渲泄营分的邪气，稍微刺深一点，透过皮肤，接近肌肉，而不在分肉之间；最后到达分肉之间，谷气就会泻出。所以《刺法》上说：开始浅刺，可以驱逐卫分的邪气而使正气畅通；接着深刺，以渲散阴分的邪气；最后刺到极深，即可得见谷气。这就是一刺之中有三刺的方法。因此，用针的人，如不明白年加的道理，以及血气盛衰虚实所引起的疾病情况，就不能称为一个好的医生。

刺法有五种，用以适应与五脏有关的病变。第一种叫做半刺。半刺，是浅刺而出针很快的一种方法，不损伤肌肉，就象拔去一根毛发一样，可以疏泄皮肤表层的邪气。这种刺法和肺相应。第二种刺法叫做豹文刺。豹文刺是一种多刺的方法，刺点象豹的斑纹一样，在患部的左右前后针刺，以刺中络脉为标准，可以消散经络中的积血。这种刺法与心脏相应。第三种刺法叫做关刺。关刺是直针刺人四肢的关节部分，可以治疗筋痹，刺时千万不可出血。这种刺法与肝脏相应。它又叫渊刺，或叫岂刺。第四种刺法叫做合谷刺。合谷刺是正刺一针，左右斜刺二针，象鸡足一样，刺在分肉之间，可以治疗肌痹病。这种刺法与脾脏相应。第五种刺法叫做输刺。输刺是直人直出，深刺至骨的附近，可以治疗骨痹病。这种刺法与肾脏相应。

【原文】

凡刺之要，官针最妙。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深针浅，病气不泻，支为大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

必为害；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失针之宜，大者泻，小者不移，已言其过，请言其所施。

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于病所。(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取以锲针于井荥分输。病为大脓者，取以铍针。病痹气暴发者，取以员利针。病痹气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针。病在中者，取以长针，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病在五脏固居者，取以锋针，泻于井荥分输，取以四时。

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一曰输刺。输刺者，刺诸经荥输脏腧也。二曰远道刺。远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三曰经刺。经刺者，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四曰络刺。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间也。六曰大泻刺。大泻刺者，刺大脓（以铍针）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痹皮肤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

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后，以治心痹，刺此者傍针之也。二曰报刺。报刺者，刺痛无常处也，上下行者，直内无拔针，以左手随病所按之，乃出针复刺之也。三曰恢刺。恢刺者，直刺傍之，举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四曰齐刺。齐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治寒气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痹气小深者也。)五曰扬刺。扬刺者，正内一，傍内四，而浮之，以治寒气之博大者也。六曰直（针）刺。直（针）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气之浅者也。七曰输刺。输刺者，直入直出，稀发针而深之，以治气盛而热者也。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痹稍摇而深之，致针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曰阴刺。阴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

足踝后少阴也。十一曰傍（针）刺；傍（针）刺者，直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痹久居者也。十二曰赞刺。赞刺者，直入直出，数发针而浅之出血，是谓治痈肿也。

脉之所居深不见者，刺之微内针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脉气也。脉浅者勿刺，按绝其脉乃刺之，无令精出，独出其邪气耳。所谓三刺则谷气出者，先浅刺绝皮，以出阳邪；再刺则阴邪出者，少益深，绝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间也；已入分肉之间，则谷气出。故《刺法》曰：始刺浅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后刺深之，以致阴气之邪；最后刺极深之，以下谷气。此之谓也。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

凡刺有五，以应五脏。一曰半刺。半刺者，浅内而疾发针，无针伤肉，如拔毛状，以取皮气，此肺之应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后，针之中脉为故，以取经络之血者，此心之应也。三曰关刺：关刺者，直刺左右，尽筋上，以取筋痹，慎无出血，此肝之应也。或曰渊刺，一曰岂刺。四曰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鸡足，针于分肉之间，以取肌痹，此脾之应也。五曰输刺。输刺者，直入直出，深内之至骨，以取骨痹，此肾之应也。

本神篇第八

黄帝向岐伯问道：针刺的法则，必须先以病人的神气为依据。因为血、脉、营、气、精，都是五脏所贮藏的。如果失常，离开了贮藏之脏，五脏的精气就会失掉，出现魂魄飞扬、志意烦乱，本身失去思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自然的病态呢，还是人为的过失呢？为什么说德气能够产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天之生我的是德，地之生我的是气，天德地气交流搏击就生成了人。因此，演化成人体的原始物质叫做精，阴阳两精结合而产生的生命运动叫做神，随着神的往来活动而出现的知觉机能叫做魂，跟精气一起出入而产生的运动机能叫做魄，可以支配外来事物的叫做心，心对外来事物有所记忆而留下的印象叫做意，意念积累而形成的认识叫做志，根据认识而研究事物的变化叫做思，由思考而产生远的推想叫做虑，依靠思虑能抓住事物发展规律处理得当叫做智。

因此，明智之人的养生方法，必定顺应四时寒暑气候的变化，调和喜怒而安定起居，节制阴阳之偏而调谐刚柔，象这样，才不至被虚邪贼风所侵袭，可以长生不老。

所以过度的惊恐思虑，会伤神气，伤了神气会使阴气流失而不能固摄。悲哀过度的，会使气绝而丧命。喜乐过度的，会使气散而不能收藏。忧愁过度的，会使神气闭塞而不能流畅。过分的恼怒，会使神志昏迷，失去常态。恐惧过度的，会由于精神动荡而精气不能收敛。

过度的惊恐思虑，会伤神气，神伤就会恐惧自己控制不住，日久则腠内耗伤，肌肉脱消，皮毛憔悴，颜色异常，必死于冬季。

过度的忧愁而得不到解除，就会伤意，意伤就会苦闷烦乱，四肢无力，不能举动，皮毛憔悴，颜色枯槁，必死于春季。

过度悲哀影响到内脏，就会伤魂，魂伤会出现精神紊乱，致使肝脏失去藏血功能，阴器收缩，筋脉拘挛，两胁骨痛，毛发憔悴，颜色枯槁，必死于秋季。

过度的喜乐就会伤魄，魄伤就会神乱发狂，对意识活动失去观察能力，其人皮肤枯焦，毛发憔悴，颜色异常，必死于夏季。

大怒不止会伤志，志伤则经常忘掉自己从前说过的话，腰脊不能俯仰屈伸，毛发憔悴，颜色异常，必死于季夏（即夏末之月的六月）。

过度的恐惧而解除不了，就会伤精，精伤就会发生骨节酸楚和阳痿，常有遗精现象。因此，五脏是主藏精气的，精气不可被损伤，如伤就会使精气失守而形成阴虚，阴虚就不能气化，那样人就不能生存了。所以使用针刺的人，首先要观察病人的形态，从而了解他的精、神、魂、魄等精神活动的旺盛或衰亡，假若五脏的精气都受到损伤，针刺就不能治疗了。

肝是藏血的器官，魂又是依附于血液的，肝气虚就会恐惧，肝气盛就会发怒。脾是藏营气的器官，意又是依附于营气的，脾气虚就会使四肢活动不灵，五脏也不安和，脾气过实就会发生腹胀、月经及大小便不利。心是藏脉气的器官，神则依附于脉，心气虚就会产生悲伤情绪，心气太盛就会狂笑不止。肺是藏气的器官，魄是依附于气的，肺气虚就会发生鼻塞、呼吸不利，气短，肺气太实就会发生大喘、胸满甚至仰面而喘。肾是藏精的器官，人的意志是依附于精气的，肾气虚就会四肢发冷，肾气太盛就会有胀满、五脏不安之状。因此，五脏如患病，一定要审察其病形，了解元

气的虚实，从而谨慎加以调治。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离藏则精失、魂魄飞扬、志意恍乱、智虑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与？人之过乎？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

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须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

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胸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

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其]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

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

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是故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可以治之也。

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藏精，精舍志，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

终始篇第九

大凡针刺的法则，全在《终始》篇里。明确了解了终始的意义，就可以确定阴经阳经的关系。阴经与五脏相通，阳经与六腑相通。阳经受气于四肢之末，阴经受气于五脏。所以泻法是迎而夺之，补法是随而济之。掌握了迎随补泻的方法，可以使脉气调和。而调和脉气的关键，一定要明白阴阳的规律，五脏在内为阴，六腑在外为阳。要想把这些理论传于后世，就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和正确的学习态度，如果轻视它，这些理论和方法就可能失传，而那些庸医贪图名利，更不会有好下场。

谨根据天地阴阳的道理来说明终始大义吧。所谓终始，是以十二经脉为纲纪，从脉口、人迎两穴，就可知道五脏六腑的阴阳有余与不足，平衡与不平衡，而阴阳盛衰的道理也就大致如此了。所说的平人就是没有疾病的人，没病人的脉口、人迎的脉象与四季相应，脉口、人迎互相呼应，往来不息，六经的脉搏动而不止。四时冷热虽有变化，脉口、人迎都能各自发挥本能而不相犯，形肉和血气也能协调一致，这就是所说的平人。气短的病人，脉口、人迎都虚弱无力，而尺肤和脉象又不相称。象这样的，就是阴阳都不足的象征，补阳就会使阴气衰竭，泻阴就会使阳气亡脱。这样的病人，只可用缓剂补养。如果不好，也可服用一些急剂。这种病，不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不容易好的。如不这样治疗，而用针刺的泻法，就会损伤五脏的真气。

人迎脉大于寸口一倍，病在足少阳胆经；若大一倍而躁动的，病在手少阳三焦经。人迎脉大于寸口二倍，病在足太阳膀胱经；若

大二倍而躁动的，病在手太阳小肠经。人迎脉大于寸口三倍，病在足阳明胃经；大三倍而躁动的，病在手阳明大肠经。人迎脉大于寸口四倍，而且搏动加快的，叫做溢阳。溢阳是六阳偏盛，格拒六阴，使阴阳脱节，称为外格。

寸口脉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肝经；大一倍而躁动的，病在手厥阴心包络经。寸口脉大于人迎二倍，病在足少阴肾经；大二倍而躁动的，病在手少阴心经。寸口脉大于人迎三倍，病在足太阴脾经；大三倍而躁动的，病在手太阴肺经。寸口脉大于人迎四倍，而且搏动加快的，叫做溢阴。溢阴是六阴偏盛，不能与阳气相交，称为内关。内关则表里不通，是不可医治的死症。人迎与寸口的脉，都比平常大于四倍以上，叫做关格。遇到关格，死期就很近了。

人迎脉大于寸口一倍，应当泻足少阳胆经而补足厥阴肝经。泻法取二穴，补法取一穴，每两日针刺一次，还必须切按人迎与寸口，以察验病势的进退，如果出现躁动不安的情况，就取上部的经脉，直到脉气平和再停止。人迎脉大于寸口二倍，应当泻足太阳膀胱经而补足少阴肾经。泻法取二穴，补法取一穴，每两日针刺一次，还必须切按人迎与寸口，以察验病势的进退，如果出现躁动不安的情况，就取上部的经脉，直到脉气平和再止针。人迎脉大于寸口三倍，应当泻足阳明胃经而补足太阴脾经，泻法取二穴，补法取一穴，每日针刺两次，还必须切按人迎与脉口，以察验病势的进退，如果出现躁动不安的情况，就取上部的经脉，直到脉气平和再止针。

寸口脉大于人迎一倍，应当泻足厥阴肝经而补足少阳胆经，补法取二穴，泻法取一穴，每日针刺一次，必须切按寸口与人迎，以察验病势的进退，如果出现躁动不安的情况，就取上部的经脉，直到脉气平和再止针。寸口脉大于人迎二倍，应当泻足少阴肾经而

补足太阳膀胱经，补法取二穴，泻法取一穴，每二日针刺一次，还必须切按寸口与人迎，以察验病势的进退，如果出现躁动不安的情况，就取上部的经脉，直到脉气平和再止针。寸口脉大于人迎三倍，应当泻足太阴脾经而补足阳明胃经，补法取二穴，泻法取一穴，每日针刺两次，还必须切按寸口与人迎，以察验病势的进退，如果出现躁动不安的情况，就取上部的经脉，直到脉气平和再止针。之所以每日针刺两次，是因为足阳明经主胃，谷气充盛，因此可以每日针刺两次。

人迎与寸口都比平常大出三倍，叫做阴阳俱溢。象这样的病变，如不加以疏通，就会造成血脉闭塞，气血不畅，五脏内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妄用灸法，很容易发生其它病变。

大凡针刺的原则，达到阴阳二气调和就要止针。要注意补阴泻阳，才能达到语音清朗有力，耳聪目明。反之，如果补泻不当，就会使血气不能正常运行。

所谓针下气至而获得疗效，是说实症用了泻法，由实转虚。虚的表现是脉象大如原来却不坚实。如果脉象仍坚实如故，虽说一时舒服，而病还没去。虚症用了补法，就会由虚转实。实的表现是脉象大如原来而更坚实，如果脉气大虽照旧而不坚实，虽说一时舒服，而病并没有去掉。所以正确运用补法，会使正气充实；正确运用泻法，会使病邪泄去。痛苦虽不能随针立愈，但病势肯定是减轻了。因此必须通晓十二经脉与各种疾病的关系，然后就可明白“终始”的大义了。阴经和阳经不会互相改变，虚症和实症也不会相反的，所以针治疾病，就要取其所属的经脉。

大凡针刺应注意的是采用三刺法使正气到来。那病邪不正之气与血气混合，导致阴阳紊乱，内阴僭越于外，外阳沉陷于内，气血运行逆顺颠倒，脉象沉浮异常，脉气与四时不相适应，血气或有稽留壅遏，或有淫佚过度，这些都必须用针刺来排除。因此，初

刺浅层，使阳邪排出；再刺稍深，使阴邪排出；最后深刺至分肉之间，待正气来到，就可出针了。所谓谷气至，是说已经用了补法，正气就充实些，已经用了泻法，病邪就衰退了一些，由此即可知谷气已至。起初，只是邪气被排除了，而阴与阳的气血还没有调和，但是已能知道病就要痊愈了。所以说正确地运用补泻方法，正气虚的补之使实，邪气实的泻之使虚，痛苦虽不能随针而去，但病势是必然减轻了。

阴经的邪气盛，阳经的正气虚，一定要先补阳经的正气，后泻阴经的邪气，从而调和它们的有余和不足。阴经的正气虚，阳经的邪气盛，一定要先补阴经的正气，后泻阳经的邪气，从而调和它们的有余和不足。

足阳明胃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三条经脉，都有动脉布于足大趾之间，针刺时要先审察它属于虚症还是属于实症。如果虚症误用了泻法，叫做重虚，虚而更虚，病就更严重了。大凡针刺这些病时，先用手指切按动脉，脉搏实而快的用泻法，脉搏虚而缓的用补法；反之，则病必加重。这三脉跳动的部位，足阳明经在足跗之上，足厥阴经在足跗之内，足少阴经在足跗之下。

取胸部腧穴，必中其胸。取背部腧穴，必中其背。肩髃如有酸胀麻木的虚症，应取上肢经脉的腧穴。

对于重舌的患者，应用铍针在舌柱（舌下大筋）上刺出恶血。

手指弯曲而不能伸直的，其病在筋上；伸直了而不能弯曲的，其病在骨上。病在骨就治骨，病在筋就治筋。

补泻之法，在泻的时候要看哪一处的脉气实，针刺要深，出针后缓按针孔，以尽量泄出邪气；在补的时候要看哪一处的脉气虚，用浅刺法，以养其脉气，出针后急按针孔，不叫邪气侵入。邪气来时，针下会感到紧急；谷气来时，针下会感到徐和。脉气盛实的，当用深刺法，以泄其邪气；脉气虚弱的，当用浅刺法，使

精气不致外泄，以养其经脉，而只是排出邪气。针刺各种疼痛的疾病，需深刺，其脉象都是实的。

腰以上的病，都由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主管；腰以下的病，都由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主管。病在上部的，可取下部的腧穴；病在下部的，可取上部的腧穴；病在头部的，可取足部的腧穴；病在腰部的，可取腘部的腧穴。病生于头部，必觉头重；病生于手部的，必觉臂重；病生于足部的，必觉足重，在治疗时，先要分析生病的原因，再行针刺。

春天的邪气在毫毛处，夏天的邪气在皮肤处，秋天的邪气在分肉处，冬天的邪气在筋骨处，针刺这些病时，要根据时令的变化而酌情使用深浅补泄。刺肥胖的人，要用秋冬的标准深刺；刺瘦弱之人，要用春夏的标准浅刺。疼痛的病多属阴症，疼痛而用手按之不得其处的也属阴症，要用深刺法。病在上部或表层属阳，病在下部或深层属阴。发痒的病，仅在皮肤，属阳，当用浅刺法。

病如先起于阴经，要先治疗阴经，然后再治疗阳经；病如先起于阳经，要先治疗阳经，然后再治疗阴经。针刺热厥的病，留针等针下觉寒而后去针；针刺寒厥的病，留针等针下觉热而后去针。针刺热厥，要补其阴经二次，泻其阳经一次；针刺寒厥，要补其阳经二次，泻其阴经一次。所谓“二阴”，是在阴经针刺二次；“二阳”是在阳经针刺二次。久病的人，邪气侵入必深，针刺这类宿疾，要深刺并长时间留针，隔日再刺，还必须首先察明病邪在左在右的偏盛现象，去除血脉中的郁滞。针刺的原则大体就这些了。

大凡针刺之法，一定要先观察患者的形气。如果形肉未脱，气少脉躁，出现了躁而且快的脉象，就应当采用缪刺法，轻手浅刺其络脉，使耗散的精气可以收住，而聚集的邪气可以散去。在针刺之前，医生要深居静处，安定自己的精神，又要象闭户塞窗一

样，意志专一，听不到旁人的声音，从而使精神内守，全心集中在针刺上。用针时，要浅刺留针或微捻提针，以转移病人的精神恐惧，直到针下得气而止。男子要浅刺候气于外，女子要深刺候气于内，坚拒正气不使外出，谨防邪气不使侵人，这叫做得气。

关于针刺的禁忌：刚性交之后不可针刺，刚针刺之后不可性交；醉酒之后不可针刺，针刺之后不可醉酒；刚发过怒不可针刺，针刺之后不可发怒；刚劳累过后不可针刺，针刺之后不可劳累；刚吃饱饭不可针刺，针刺之后不可立刻吃得过饱；大渴之时不可针刺，针刺之后不可受渴；如果病人大惊大恐，一定要使其精神安定，方可针刺；坐车来的病人，要让他卧下休息一下，大约过一顿饭的工夫，才可针刺；步行来的病人，要让他坐着休息一下，大约过走十里地的工夫，才可针刺。凡是触犯这些禁忌的患者，一般脉象紊乱，正气耗散，营卫的运行不顺，经脉气血不足。如果就这样针刺，可能使阳经的病流人到内脏，阴经的病出于阳经，那样病邪就又要滋生了。一般的庸医不体察这些情况，这可说是损伤患者的身体，使患者形体感到酸痛无力，骨髓耗损，津液不能运化，而丧失了由饮食五味所化生的精气，这叫做失气。

手足太阳经脉，在其将绝的时候，会出现眼睛上视不能转动，腰脊强直，角弓反张，手足抽搐，面色苍白，绝汗暴出，而绝汗一出就死了。手足少阳经脉，在其将绝的时候，会出现耳聋，周身关节松缓无力，眼珠突瞪，入脑处的脉气断绝，一日半就会死的。临死之时，面色由青转白，然后就死了。手足阳明经脉，在其将绝的时候，会出现口眼颤动歪斜，多惊，妄言，面色发黄，如上下手足二经的动脉出现躁动，就要死了。手足少阴经脉，在其将绝的时候，患者面色发黑，牙齿变长而且发生污垢，腹胀闭闷，上下气机不通，就要死了。手足厥阴经脉，在其将绝的时候，患者胸中发热，咽喉发干，多小便，心中烦躁，甚至于舌卷及睾丸

上缩的情况，然后就要死了。手足太阴经脉，在其将绝的时候，腹部胀闭，呼吸不畅，多嗳气，多呕吐，呕吐时气上逆，气上逆就会面色发赤，如果气不上逆，就会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就会面现黑色，终至皮毛憔悴而死。

【原文】

凡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脏为纪，阴阳定矣。阴者主脏，阳者主腑，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五脏为阴，六腑为阳。传之后世，以血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天殃。

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阴阳有余不足，平与不平，天道毕矣。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少气者，脉口人迎俱少而不称尺寸也。如是者，则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如是者，弗灸，不已者，因而泻之，则五脏气坏矣。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阳，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阳。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阳，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阳。人迎三盛，病在足阳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阳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

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阴，厥阴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阴，二盛而躁，在手少阴。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阴，三盛而躁，在手太阴。脉口四盛，且大且数者，名曰溢阴，溢阴为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人迎与太阴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命名关格，关格者，与之短期。

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泻一补，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二盛，泻足太阳，补足少阴，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人迎三盛，泻足阳明而补足太阴，二泻一补，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

脉口一盛，泻足厥阴而补足少阳，二补一泻，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而取之上，气和乃止。脉口二盛，泻足少阴而补足太阳，二补一泻，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踈取之上，气和乃止。脉口三盛，泻足太阴而补足阳明，二补一泻，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踈而取之上，气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太阳）〔阳明〕主胃，大富于谷气，故可日二取之也。

人迎与脉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阴阳俱溢，如是者不开，则血脉闭塞，气无所行，流淫于中，五脏内伤。如此者，因而灸之，则变易而为他病矣。

凡刺之道，气调而止，补阴泻阳，音气益彰；耳目聪明，反此者血气不行。

所谓气至而有效者，泻则益虚，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也，坚如其故者，适虽言故，病未去也。补则益实，实者脉大如其故而益坚也，夫如其故而不坚者，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故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经脉之所生病，而后可得传于终始矣。故阴阳不相移，虚实不相倾，取之其经。

凡刺之属，三刺至谷气，邪僻妄合，阴阳易居，逆顺相反，沉浮异处，四时不得，稽留淫泆，须针而去。故一刺则阳邪出，再刺则阴邪出，三刺则谷气至，谷气至而止。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故以知谷气至也。邪气独去者，阴与阳未能调，而病知愈也。故曰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矣。

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盛，先

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

三脉动于足大指之间，必审其实虚。虚而泻之，是谓重虚，重虚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脉动而实且疾者疾泻之，虚而徐者则补之，反此者病益甚。其动也，阳明在上，厥阴在中，少阴在下。

膺腧中膺，背腧中背。肩（膊）〔髆〕虚者，取之上。

重舌，刺舌柱以铍针也。

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

补（须）〔泻〕一方实，深取之，稀按其痛，以极出其邪气；一方虚，浅刺之，以养其脉，疾按其痛，无使邪气得入。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得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刺诸痛者，其脉皆实。

故曰：从腰以上者，手太阴阳明皆主之；从腰以下者，足太阴阳明皆主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足者取之膑。病生于头者头重，生于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以生者也。

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齐；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齐。病痛者阴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阴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阳也，病在下者阴也。痒者阳也，浅刺之。

病先起阴者，先治其阴而后治其阳；病先起阳者，先治其阳而后治其阴。刺热厥者，留针反为寒；刺寒厥者，留针反为热。刺热厥者，二阴一阳；刺寒厥者，二阳一阴。所谓二阴者，二刺阴也；一阳者，一刺阳也。久病者，邪气入深，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复刺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脉，刺道毕矣。

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形肉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必为缪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布。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浅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气至乃休。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凡刺之禁：新内勿刺，新刺勿内。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刺勿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惊大怒，必定其气，乃刺之。乘车来者，卧而休之，如食顷乃刺之。出行来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顷乃刺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脉乱气散，逆其营卫，经气不次，因而刺之，则阳病入于阴，阴病出为阳，则邪气复生，粗工勿察，是谓伐身，形体淫泆，乃消脑髓，津液不化，脱其五味，是谓失气也。

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瘛疭，其色白，绝皮乃绝汗，绝汗则终矣。少阳终者，耳聋，百节尽纵，目系绝，目系绝一日半则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喜惊，妄言，色黄，其上下之经盛而不行则终矣。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塞，上下不通而终矣。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喜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气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则面黑皮毛燋而终矣。

卷　三

经脉篇第十

雷公向黄帝问道：《禁服篇》曾说，针刺的道理，首先是经脉，揣度其运行的终始，了解其长短，以及内部与五脏的联系，外部和六腑的分别，希望详尽地听听其中的道理。

黄帝说：人的最初生成，先形成于精，由精发育而生成脑髓，以骨骼为支干，以脉管藏血气而养全身，以筋连串骨骼使之坚强，以肉为墙壁保护内脏，当皮肤坚韧时，毛发就附着生长。五谷入于胃，化生出各种营养，脉道借之通行全身，血气运行不息。

雷公说：我想彻底地听听经脉最初生成的情况。

黄帝说：根据经脉的变化，可以决断死生，处理百病，调整虚实，这是不可不通晓的。

肺手太阴经脉，从中焦腹部起始，下绕大肠，返回循着胃的上口贲门，上贯膈膜，入属于肺，再由喉管横走，至于腋下，沿上臂内侧，行于手少阴和手厥阴之前，下达肘中，顺着前臂内侧上骨的下缘，入寸口，循着鱼际，出拇指尖端。它的支脉，从手腕后，直出食指尖端内侧，与手阳明大肠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肺部感觉胀满，气不宣畅，喘咳，缺盆里面疼痛，甚者病人就会交叉双手按着胸部，这叫臂厥。从本经所主之疾病来说，容易发生咳嗽，气上逆而喘，口渴，心烦，胸满，臑臂部的内侧前缘作痛，手虽厥冷，而掌心发烧。本经气盛有余，会出现肩背疼痛，如感冒风寒，为自汗出的中风症，小便次数多而尿量减少。如果气虚不足，也会出现肩背疼痛，怕冷，气短呼吸急促，

小便变色。象这些病症，邪气盛就用泻法，正气虚就用补法，属热的就用疾刺法，属寒的就用留针法，脉虚下陷的就用灸法。对于那些不实不虚的病症，就从本经取治。所谓盛，是指寸口脉比人迎脉大三倍；所谓虚，是指寸口脉反小于人迎脉。

大肠手阳明经脉，起于食指尖端，沿着食指上侧，通过合谷穴拇指、食指歧骨之间，上入腕上两筋中间的凹陷处，沿前臂上方，至肘外侧，再沿上臂外侧前缘，上肩，出肩端的前缘，上出于肩胛上，与诸阳经相会于柱骨大椎穴上。向下人缺盆，联络肺脏，下贯膈膜，会属于大肠。它的支脉，从缺盆上走颈部，贯通颊部，下人齿龈，回转绕至上唇，左右两脉交会于人中，左脉向右，右脉向左，上行挟于鼻孔两侧，与足阳明胃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会出现牙齿痛、颈部肿等症状。本经脉主津液所发生的病变，眼睛发黄、口中发干，鼻流清涕或出血，喉头肿痛，肩前与上臂作痛，食指疼痛而不能动。本经气盛有余的，在经脉所过处发热而肿；本经气虚而不足的，会出现发寒战栗，难以恢复温暖。象这样的病症，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用疾刺法，寒症用留针法，脉虚下陷的用灸法，对不实不虚之症，就从本经取治。所谓盛（实症），是指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三倍；所谓虚（虚症），是指人迎脉反比寸口脉小。

胃足阳明经脉，起于鼻孔两旁的迎香穴，由此而上，左右相交于颏中，旁人足太阳经脉，向下沿着鼻的外侧，入上齿缝中，复出环绕口唇，下交于承浆穴，退回沿腮下后方，出大迎穴，沿颊车穴，上至耳前，通过客主人穴，沿发际，到达额颅。它的支脉，从大迎穴之前，向下走至人迎穴，沿喉咙入缺盆，下贯膈膜，人属于胃腑，与脾脏相联系。其直行的脉，从缺盆下行于乳房的内侧，再向下挟脐而人于毛际两旁的气街中。又一支脉，起于胃的下口，下循腹里，到气街前与直行的经脉相合，再由此下行至髀

关穴，过伏兔，下至膝盖，沿胫骨前外侧，下至足背，入中趾内侧。另一支脉，从膝下三寸处分别而行，下至足中趾外侧。又一支脉，从足背进入足大趾，直出大趾尖端，与足太阴脾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会感到发冷战抖，好呻吟，打呵欠，额部暗黑，病发时恶见人与火光，听到木的声音就会害怕，心跳不安，关门闭窗独住屋内，若病发剧烈时，就会登高歌呼，脱衣乱跑，并且有腹胀肠鸣等症状，这叫做骭厥。由本经主血所发生的病变，就会发狂、疟疾，温热过甚，自汗出，鼻流清涕或出血，口角歪斜，口唇生疮，颈肿喉痹，脐以上腹部肿胀，膝盖肿痛，沿侧胸乳部、气街、大腿前缘、伏兔、足胫外侧、足背等处都发痛，足中趾不能屈伸。本经气盛有余的实症，身前胸腹部发热，若气盛有余于胃，消化快，容易饥，小便色黄。本经气虚不足的虚症，身前胸腹部发冷，胃中有寒，发生胀满。象这些病症，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脉虚下陷的就用灸法，不实不虚的病症就从本经取治。所谓气盛的实症，是指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三倍。所谓虚症，是指人迎脉反小于寸口脉。

脾足太阴经脉，起于足大趾的尖端，沿着大趾内侧赤白肉分界处，经过大趾后的核骨，上行于内踝的前方，再上行于小腿肚的内侧，沿胫骨后方，与厥阴肝经交叉出于其前，上行膝股内侧的前缘，直达腹内，入属脾脏，连络胃腑，上过膈膜，挟行咽喉，连于舌根，散于舌下。它的支脉，又从胃腑分别而行，注于心中，与手少阴心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就会发生舌根强硬，食即呕吐，胃脘疼痛，腹内发胀，常常嗳气。若大便或矢气以后，觉得非常轻快。但是身体都感觉沉重。凡本脏所发生的病症，舌根疼痛，身体不能动摇，食不下，心烦不安，心下痛得厉害，大便溏泄、痢疾、或小便不通、黄疸，不能安睡，勉强站立，

股膝部内侧发肿以至厥冷，足大趾不能活动。象这些病症，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脉虚下陷的就用灸法，不实不虚的就从本经取治。所说的本经实症，是指寸口脉比人迎脉大三倍；本经的虚症，是指寸口脉反比人迎脉小。

心手少阴经脉，起于心脏中，出属于心的脉络，下过膈膜，联络小肠。它的支脉，从心系上行，挟于咽喉，联系到目系。另一直行的经脉，又从心系上行肺部，向下横出腋下，沿上臂内侧的后缘，到达掌后小指侧高骨的尖端，进入掌内后侧，沿着小指的内侧至指端，与手太阳经相接。由本经所发生的病变，就会出现喉咙发干，心痛，口渴想喝水，这叫做臂厥。本经主心脏所发生的疾病，有眼睛发黄，胁痛，上臂和下臂内侧后缘疼痛、厥冷、掌心热痛等症状。象这些病，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脉虚下陷的就用灸法，不实不虚的就从本经取治。所说的本经实症，是指寸口脉比人迎脉大两倍；本经的虚症，是指寸口脉反比人迎脉小。

小肠手太阳经脉，起于手小指的尖端，沿手外侧，上入腕部，过锐骨直上，沿前臂骨下缘，出肘侧两骨之间，再上行，沿上臂外侧后缘，出肩后骨缝，绕行肩胛，左右交于肩上、下人于缺盆，联络心脏，再沿咽部下行穿过横膈膜，到达胃部，再向下入属小肠本腑。它的支脉，从缺盆沿颈上抵颊部，至眼外角，回入耳中。又一支脉，从颊部别走眼眶下，至鼻，再至眼内角，斜行而络于颧骨部，与足太阳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就会出现咽喉痛疼，下颏发肿，不能回顾，肩痛如拔，臂痛如折等症状。本经主液体所发生的疾病，如耳聋、目黄，颊颔肿，沿颈、肩、肘、臂等部的外侧后缘发痛。象这些病症，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脉虚下陷的就用灸法，

不实不虚的就从本经取治。所说的本经实症，是指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两倍；本经的虚症，是指人迎脉反比寸口脉小。

膀胱足太阳经脉，起于眼内角，向上行于额部，交会于头顶之上。它的支脉，从头顶至耳上角。它的直行经脉，从头顶入络于脑，复从脑后下行项后，沿肩髆内侧，挟脊柱的两旁直达腰中，沿膂肉深入，联络肾脏，入属于膀胱本腑。其另一支脉，从腰中会于后阴，通过臀部，直入膝腘窝中。又一支脉，从左右肩髆内侧，另向下行，穿过脊肉，经过髀枢，沿髀外侧后缘，向下行，与前一支脉会合于膝腘窝中，由此再向下通过小腿肚，出外踝骨的后边，沿着京骨，至小趾尖端外侧，交于小趾之下，与足少阴经脉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会发生邪气上冲而造成脑后眉骨间疼痛，严重时眼珠好象要脱出，脖子象受到拉拽，脊部痛，腰似折断，大腿不能屈伸，膝腘窝象被结扎，腿肚痛似撕裂，这叫踝厥。本经主筋所发生的病症，如痔疮、疟疾、狂病、癫病，头、颡和颈部疼痛，眼睛发黄，流泪，鼻流清涕或出血，项、背、腰、尻、腘、腨、脚等部都发生疼痛，足小趾也不能动弹。象这些病症，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脉虚下陷的就用灸法，不实不虚的就从本经取治。所说的本经实症，是指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两倍；本经虚症，是指人迎脉比寸口脉小。

肾足少阴的经脉，起于足小趾的下面，斜走足心，出于然骨之下，沿着内踝的后面，转入足跟，由此上行小腿肚内侧，出腘内侧，上行股内侧后缘，贯脊而入属于肾脏，与膀胱联系。它直行的经脉，从肾上连肝贯膈，进入肺脏，沿着喉咙，归结于舌根。它的支脉，从肺出来，联络心脏，再注于胸中，与手厥阴心包络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就会出现饥不欲食，面色黑瘦如漆柴，咳唾带血，喘息有声，烦躁不安，坐下就想起来，视

物不清，心中动荡不安，状若饥饿，气虚的多恐惧，心慌跳动，好象有人要来捕捉他，这叫做骨厥。本经主肾脏所发生的病症，口热，舌干，咽肿，气上逆，喉咙干燥而疼痛，心中烦躁而痛，黄疸、痢疾，脊股内侧后面疼痛，足部无力，厥冷，嗜睡，足心热痛。象这些病症，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不实不虚的就从本经取治。使用灸法时，应该勉强吃生肉，宽缓衣带，散披头发，手扶大杖，足穿重履，缓步而行。所说的本经实症，是指寸口脉比人迎脉大两倍；本经虚症，是指寸口脉反比人迎脉小。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经脉，起于胸中，出属于心包络，向下穿过膈膜，依次联络上中下三焦。它的支脉，循行胸中，横出胁下，当腋缝下三寸处上行至腋窝，再沿上臂内侧，行于手太阴肺经和手少阴心经的中间，入肘中，下循臂，行于掌后两筋之间，入掌中，沿中指直达指尖。又一支脉，从掌中别出，沿无名指直达指尖，与手少阳三焦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就会出现手心发热臂肘拘挛，腋下肿胀，严重时则胸胁满闷，心动不安，面赤，目黄。本经心主脉所生的病症，有心烦、心痛、掌心发热等。象这些病症，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脉气下陷的就用灸法，不实不虚的就从本经取治。所说的本经实症，是指寸口脉比人迎脉大一倍；本经虚症，是指寸口脉反小于人迎脉。

三焦手少阳经脉，起于无名指的尖端，上行出次指之间，沿着手背，出前臂外侧两骨的中间，向上穿过肘，沿上臂外侧上肩，而交出足少阳胆经之后，入缺盆，分布于膻中，散络于心包，下过膈膜，依序属于上中下三焦。它的支脉，从膻中上出缺盆，上走颈项，夹耳后，直上出耳上角，由此曲而下行额部，到眼眶下。另一支脉，从耳后入耳中，再出走耳前，经过客主人穴的前方，与

前支脉会于颊部，至眼外角，与足少阳胆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会出现耳聋，喉咙肿痛。本经主气所生的病症，有汗出、眼外角痛、颊痛，耳后、肩、臑、肘、臂的外侧都痛，无名指不能活动。象这些病，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脉虚下陷的就用灸法，不实不虚的就从本经取治。本经的实症，是指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一倍；本经的虚症，是指人迎脉反小于寸口脉。

胆足少阳经脉，起于眼外角，上行至额角，向下绕到耳后，沿颈走手少阳三焦经的前面，至肩上，又交叉到手少阳三焦经的后面，入缺盆。它的支脉，从耳后入耳内，出于耳前，至眼外角的后方。又一支脉，从眼外角下行至大迎穴，与手少阳三焦经相合，至眼眶下，向颊车，下颈，与前一支脉合于缺盆，再由此下行胸中，通过膈膜，联络肝脏，入属胆腑，沿着胁里，出少腹两侧的气街，绕过阴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行的经脉，从缺盆下腋，沿着胸部过季胁，与前支脉会合于髀厌中，再下沿大腿外侧，下行至膝外缘，下走外辅骨的前方，直下至外踝上方的腓骨凹陷处，出于踝前，沿着足背，出足小趾与第四趾之间。另一支脉，由足背走向大趾之间，沿着大趾的骨缝，至大趾尖端，再回走穿过爪甲，出三毛，与足厥阴肝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就会感到口苦，时常叹气，心胁作痛，身体不能转动，重者面有尘色，全身肌肤失去了润泽，足外侧发热，这叫做阳厥。本经主骨所生的病症，有头痛、下颔痛、眼外角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侠瘿、自汗出、寒战、疟疾，胸、胁、肋、髀、膝以至胫骨、绝骨、外踝前以及诸关节都痛，足第四趾不能活动。象这些病，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脉虚下陷的就用灸法，不实不虚的就从本经取治。本经的实症，是指人迎脉比寸口脉大一倍；本经的虚症，是指人迎脉反比寸口脉

小。

肝足厥阴经脉，起于足大趾丛毛上的大敦穴，沿着足背上侧，至内踝前一寸处，向上至踝骨上八寸处，交叉于足太阴脾经的后方，上膝弯内缘，沿阴股，入阴毛中，环绕阴器一周，至小腹，夹行于胃部，上行属肝，下络于胆，再上通过膈膜，散布于胁肋，从喉咙的后侧，入喉咙的上孔，联系眼球深处的脉络，再上出额部，与督脉会合于头顶中央之百会穴。它的支脉，从眼球深处脉络，向下行于颊部内侧，环绕口唇之内。另一支脉，又从肝脏通过膈膜，上注于肺脏，与手太阴肺经相接。由本经脉气所发生的病变，会出现腰痛，不能俯仰，男人阴囊肿大，女人少腹部肿胀，病重的咽喉发干，面上如尘，脱去光泽。本经主肝脏所发生的病症，有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尿、小便不通等。象这些病，实症就用泻法，虚症就用补法，热症就用速刺法，寒症就用留针法，不实不虚的就从本经取治。本经的实症，是指寸口脉比人迎脉大一倍；本经的虚症，是指寸口脉反比人迎脉小。

手太阴肺经的脉气竭绝，皮毛就会焦枯。手太阴肺是能够行气柔和皮毛的。所以，气行不畅，就会使皮毛焦枯；皮毛焦枯，就表明津液耗损；津液耗损，就会伤及肌表；肌表受伤，就会使皮枯毛落；毛发脱落，就是肺经脉气先死的征象。因为肺在五行属金，丙丁属火，火能胜金，所以肺病在丙日危笃，在丁日死亡。

手少阴心经的脉气竭绝，脉道就会不通；脉道不通，血液就不能周流；血不周流，面色就无光泽；面色无光泽，就是血脉先死的征象。所以，心病危笃于壬日，死亡于癸日，因为心在五行属火，壬癸属水，水能胜火。

足太阴脾经的脉气竭绝，那经脉就不能滋养肌肉。唇舌是肌肉的根本，经脉不能滋养肌肉，肌肉就不滑润；肌肉不滑润，人中部就会肿满；人中肿满，就会出现口唇外翻；口唇外翻，就是

肌肉先死的征象。所以，脾病危笃于甲日，死亡于乙日，因为脾在五行属土，甲乙属木，木能胜土。

足少阴肾经的脉气竭绝，就会骨枯。因为足少阴是冬脉（即肾脉），它伏行深部濡养骨髓，所以如果骨髓得不到肾气的濡养，肌肉就不能贴附于骨骼了。骨肉不能相结，肌肉就会软缩；肌肉软缩，牙齿就显得长而枯燥，头发没有光泽；头发没有光泽，就是骨已先死的征象。所以，肾病、骨病一般戊日危笃，己日死亡，因为肾在五行属水，戊己属土，土能胜水。

足厥阴肝经的脉气竭绝，就会使筋拘急痉挛。因为足厥阴经是属于肝脏的脉，肝脏外合于筋，而各经筋又聚于阴器，向上联系到舌根，所以，如果肝脏不能营养于筋，就会出现筋缩挛急；筋缩挛急，就会牵引舌卷与睾丸上缩。舌卷与睾丸上缩，就是筋已先死的征象。所以，肝病一般危笃于庚日，死亡于辛日，因为肝在五行属木，庚辛属金，金能胜木。

如果五脏阴经脉气全都竭绝，就会出现目系转动，目系转动就会觉得眼晕。眼晕就是五志先死的征象。五志既已先绝，那形体一天半就必然死亡了。

如果六腑阳经的脉气全都竭绝，就会出现阴阳分离。阴阳分离，则腠理不固，精气外泄，绝汗必然流出。凡出现这种情况的，必是朝发夕死，夕发朝死。

十二经脉，都隐伏在体内而行于分肉之间，很深，在体表看不到。所能看到的，只是足太阴脾经在经过内踝时无所隐蔽的缘故。诸脉在浅表而常可见到的，都是络脉。在手足六经络脉中，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的大络，分别起于五指之间，上合于肘中。饮酒的人，其酒气随卫气行于皮肤，先充于络脉，使络脉满盛。这样，卫气均平，营气满盛，经脉也就大盛了。人的经脉猝然充盛，都是邪气侵袭于内，留在经脉本末里，聚集不动，可

以化热。如果浮络不坚实，就是有病邪侵入，经气虚空，不与一般无邪之脉相同，由此即可知道哪条经脉发生了病变。

雷公问：怎样才能知道经脉与络脉的不同呢？

黄帝说：经脉在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的。它的虚实情况，可从气口切脉诊察了解到。那些浮现在外可以看到的脉都是络脉。

雷公说：我还是不明白。

黄帝说：所有络脉，都不能经过大关节之间，而行于经脉所不到之处，出入流注，再结合皮部的浮络，共同会合而显现于外。所以在刺诸络脉时，一定要刺在它聚结的地方。病重的，虽然皮有淤血聚结，也应急刺，以泻其病邪，而放出淤血，如果淤血留在了里面，就能成为痹症。大凡诊视络脉的病变，如果脉色青，就是有寒邪郁积并有疼痛；如果脉色赤，就是有热。胃里有寒，手鱼部的络脉多呈青色；胃里有热，鱼际的络脉则呈现赤色。鱼际的络脉如呈黑色，就是邪留日久的痹病。如果有赤有黑又有青色的，是寒热错杂的病变。如果色青而短，为气弱的征象。凡是针刺胃中寒热的病变，都是多刺血络，一定要隔日一刺，淤血泻完即止针，然后再察明病症的虚实，如络脉色青而短的，是气少，过用泻法就会使患者心中烦乱，甚至跌倒，不能说话。如出现这种心烦的情况，要赶快扶起静坐，以防跌倒。

手太阴肺经的别出络脉，名叫列缺。起于腕上分肉之间，与手太阴经脉并行，直入掌中，散布于鱼际。本络脉如发生病变，属实的，锐骨和手掌会发热；属虚的，就会张口哈欠，小便不禁或频数。治疗时，应取腕后一寸半的列缺穴。本络即从此别走手阳明大肠经。

手少阴心经的别出络脉，名叫通里，起于腕后内侧一寸陷中，别出上行，循着本经经脉入于咽中，系于舌根，联于目系。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实的，就会使心膈间支撑不舒；属虚的，就会

不能说话。治疗时，应取腕后一寸的通里穴。本络由此别走手太阳小肠经。

手厥阴心包络经的别出络脉，名叫内关，在腕后内侧二寸处，别出于两筋中间，循本经上行，系于心包络。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于心系的实症，就会心痛；属于虚症，就会心烦。在治疗时应取腕上二寸两筋中间的内关穴。

手太阳小肠经的别出络脉，名叫支正，起于腕上五寸，向内注于手少阴心经；其别出的，上走肘部，再上行络于肩髃。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于实的，就会筋力松弛，肘部拘挛；属于虚的，就会出现赘疣，小的就象指间痂疥那样。治疗时，应取本经别出的支正穴。

手阳明大肠经的别出络脉，名叫偏历。在腕上三寸处，别出走入手太阴经；它的别出之脉，上行于臂，乘肩髃，上曲颊，偏络于齿根；另一别出之脉，入耳中，与手太阳、手少阳、足少阳、足阳明四脉会合。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实的，会出现龋齿、耳聋；属实的，会出现牙齿发冷，膈间闭塞。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偏历穴。

手少阳三焦经的别出络脉，名叫外关，在腕后二寸处，向外绕行于臂部，注入胸中，与心包络经相合。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实的，会出现肘节拘挛；属虚的，会出现肘节弛缓不收。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外关穴。

足太阳膀胱经的别出络脉，名叫飞扬。在足外踝上七寸处，别走足少阴肾经的经络。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实的，会出现鼻塞不通，头背部疼痛；属虚的，会出现鼻流清涕或鼻出血。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飞扬穴。

足少阳胆经的别出络脉，名叫光明。在外踝上五寸，别走足厥阴肝经的经络，并经下行绕络于足背。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

实的，会出现厥逆；属虚的，会难以行走，坐不能起。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光明穴。

足阳明胃经的别出络脉，名叫丰隆。在外踝上八寸，别走足太阴脾经的经络；它的别出之脉，沿着胫骨外缘，上行络于头部，会合诸经之气于缺盆中，向下络于喉咽。如本络脉发生病变，气向上逆，会出现喉中肿闭和突然音哑。属实的，就会癫狂；属虚的，就会足缓不收，胫部肌肉枯萎。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丰隆穴。

足太阴脾经的别出络脉，名叫公孙。在足大趾本节后一寸处，别走足阳明胃经的经络；它的别行之脉，上行入腹络于肠胃。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厥气上逆至于肠胃，必然发生霍乱。属实的，会出现腹中痛如刀切；属虚的，会出现腹胀如鼓。治疗时，应取本经别出的公孙穴。

足少阴肾经的别出络脉，名叫大钟。在足内踝后绕足跟，别走入于足太阳膀胱经的经络；它的别出络脉，与本经并行，上走于心包之下，再下行贯通腰脊。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就会出现气逆烦闷，属实的，会小便不通；属虚的，会腰痛。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大钟穴。

足厥阴肝经的别出络脉，名叫蠡沟。在内踝上五寸处，别走足少阳胆经的经络；它的别行经脉，沿本经上至睾丸，归于阴茎。如本络脉发生病变，邪气上逆，就会出现睾丸肿大并突发疝气暴痛；属实的，阴茎挺直而长；属虚的，阴部奇痒。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蠡沟穴。

任脉的别出络脉，名叫尾翳，由此别出下行，散于腹部。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实的腹皮痛，属虚的谷道搔痒。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尾翳穴。

督脉的别出络脉，名叫长强，挟脊上行至项，散于头上，向

下行于肩胛左右，别走足太阴膀胱经的经络，入贯于脊柱两旁。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实的，脊柱强直，不能俯仰；属虚的，头部沉重。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长强穴。

脾之大络，名叫大包，从渊腋下三寸别出而散布于胸胁。如本络脉发生病变，属实的，全身都感觉疼痛；属虚的，全身关节弛缓无力。这支络脉能包罗诸络脉之血。治疗时，可取本经别出的大包穴。

以上这十五络脉，邪气盛实则血液充满脉中明显易见，正气虚则络脉必陷下而看不见，应当上下仔细寻求，由于每人的经脉不同，络脉也一定有所差异。

【原文】

雷公问于黄帝曰：禁脉之言，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制其度量，内次五脏，外别六腑，愿尽闻其道。

黄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纲，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雷公曰：愿卒闻经脉之始生。

黄帝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此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

以息，溺色变。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肺，属大肠；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是动则病齿痛颈肿。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还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街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街中而合，以下脾关，抵伏兔，下膝膑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指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间，出其端。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响腹胀，是为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鼽衄，口喎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膑肿痛，循膺、乳、气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

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踹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闭，黄疸，不能卧，强立，股膝内肿厥，足大指不用。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后锐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胁痛，臑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痛。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颇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是动则病嗌痛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肿，颈颔肩臑肘臂外后廉痛。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

反小于寸口也。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髆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挟脊，贯臀，入腘中；其支者，从髆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内，过髀枢，循髀外，从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贯踹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踹如裂，是为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疟狂癫疾，头额项痛，目黄，泪出，鼽衄，项背腰尻腘踹脚皆痛，小指不用。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小于寸口也。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邪走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踹内，出腘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眩眩如无所见，心如悬若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是为骨厥。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灸则强食生肉，缓带，披发，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动则病手心热，臂

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憹憹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颔；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是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锐眦痛，颊痛，耳后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于手少阳，抵于颔，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街，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胁，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入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歧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甚则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颔痛，目锐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侠瘿，汗出振寒，疟，胸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

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俯仰，丈夫溃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是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闭癃。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丙笃丁死，火胜金也。

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髦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

足太阴气绝者，则脉不荣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笃乙死，木胜土也。

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戊笃己死，土胜水也。

足厥阴气绝则筋绝，厥阴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气，而脉络于唇本也，故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庚笃辛死，金胜木也。

五阴气俱绝，则目系转，转则目运，目运者为志先死，志先死则远一日半死矣。

六阳气绝，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经脉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无所隐故也。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六经络手阳明少阳之大络，起于五指间，上合肘中。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

雷公曰：何以知经脉之与络脉异也？

黄帝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脉之见者皆络脉也。

雷公曰：细子无以明其然也。

黄帝曰：诸络脉皆不能经大节之间，必行绝道而出，入复合于皮中，其会皆见于外。故诸刺络脉者，必刺其结上，甚血者虽无结，急取之，以泻其邪而出其血，留之发为痹也。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凡刺寒热者皆多血络，必间日而一取之，血尽而止，乃调其虚实；其小而短者少气，甚者泻之则闷，闷甚则仆，不得言，闷则急坐之也。

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间，并太阴之经直入掌中，散入于鱼际。其病实则手锐掌热，虚则欠款，小便遗数，取之去腕半寸，别走阳明也。

手少阴之别，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别而上行，循经入于心中，系舌本，属目系。其实则支膈，虚则不能言，取之掌后一寸，别走太阳也。

手心主之别，名曰内关，去腕二寸，出于两筋之间，循经以

上，系于心包络，心系实则心痛，虚则为头强，取之两筋间也。

手太阳之别，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内注少阴；其别者，上走肘，络肩髃。实则节弛肘废，虚则生肬，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别也。

手阳明之别，名曰偏历，去腕三寸，别入太阴；其别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颊偏齿；其别者，入耳，合于宗脉。实则龋聋，虚则齿寒痹隔，取之所别也。

手少阳之别，名曰外关，去腕二寸，外绕臂，注胸中，合心主。病实则肘挛，虚则不收，取之所别也。

足太阳之别，名曰飞阳，去踝七寸，别走少阴。实则鼽窒头背痛，虚则鼽衄，取之所别也。

足少阴之别，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别走厥阴，下络足跗。实则厥，虚则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别也。

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去踝八寸，别走太阴；其别者，循胫骨外廉，上络头顶，合诸经之气，下络喉嗌。其病气逆则喉痹卒喑，实则狂癫，虚则足不收，胫枯，取之所别也。

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之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肠中切痛，虚则鼓胀，取之所别也。

足少阴之别，名曰大钟，当踝后绕根，别走太阳；其别者，并经上走于心包，下外贯腰脊。其病气逆则烦闷，实则闭癃，虚则腰痛，取之所别者也。

足厥阴之别，名曰蠡沟，去内踝五寸，别走少阳；其别者，径胫，上睾，结于茎。其病气逆则睾肿卒疝，实则挺长，虚则暴痒，取之所别也。

任脉之别，名曰尾翳，下鸠尾，散于腹。实则腹皮痛，虚则痒搔，取之所别也。

督脉之别，名曰长强，挟脊上项，散头上，下当肩胛左右，别走太阳，入贯脊。实则脊强，虚则头重，高摇之，挟脊之有过者，取之所别也。

脾之大络，名曰大包，出渊腋下三寸，布胸胁。实则身尽痛，虚则百节尽皆纵，此脉若罗络之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络脉也。

凡此十五络者，实则必见，虚则必下，视之不见，求之上下，人经不同。络脉异所别也。

经别篇第十一

黄帝向岐伯问道：我听说人身都与自然界的现象相适应，内有属阴的五脏分别相应着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方；外有属阳的六腑以应六律。六律有阴有阳以应阴阳诸经，合于时令的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辰、十二经脉。这就是五脏六腑和自然界现象相适应的情况。十二经脉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人体的生存、疾病的发生，以及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痊愈，都与经脉的作用有关。初学医者必须学习这些经脉理论，即使是高明的医生也要留心经脉。庸医认为经脉易学，而高明的医生却认为难以学精。请问经脉在人体内离合出入的道路是怎样的？

岐伯稽首再拜回答说：问得很高明。这些经脉离合出入道理是一般庸医往往忽略过去的，只有高明的医生才留心研究它。我详细地说一下吧！

足太阳膀胱经的正经，别行入于膝腘窝中，其中有一道至尻下五寸处，别行上入肛门，内行腹中，属于膀胱本腑，再散行至肾脏，沿脊内上行，当心脏的部位入内而散；其直行的，从脊上出于项部，再入属于足太阳本经经脉。这就是足太阳本经之外别行的一经。足少阴肾经的正经，行到膝腘窝中，别行与足太阳经相会合，上行至肾脏，当十四椎处，外出属于带脉；其直行的经脉，系于舌根，又出于项部，与足太阳膀胱经相合。这是足太阳与足少阴表里阴阳相配的第一合。但这一合并不是经脉的旁通交会，而是正经自相出入离合，成为阴阳相成的循环道路。

足少阳胆经的正经，上行绕大腿入于阴毛中，与足厥阴肝经相合。其别行的一脉，入于季胁之间，沿着胸里，入属于胆本腑，散行上至肝脏，通过心部，上行挟咽喉的两旁，出于腮部与下巴的中间，散布于面部，系于目系，与足少阳本经会合于眼外角处。足厥阴肝经的正经，自足背上别行，上至阴毛中，与足少阳胆经相合，与胆经的正经偕行。这就是足少阳与足厥阴表里阴阳相配的第二合。

足阳明胃经的正经，上行至髀部，进入腹里，属于胃本腑，散行至脾脏，上通于心，沿咽部出于口，上行鼻头鼻梁，还绕目系，合于足阳明胃经脉。足太阴经的正经，上行至髀部，合于足阳明胃经，与足阳明别行的正经向上偕行，上络于咽部，贯串于舌根。这就是足阳明和足太阴表里阴阳配合的第三合。

手太阳小肠经的正经，是自上而下的，从肩胛关节处别行入于腋下，走入心脏，系于小肠本腑。手少阴心经的正经，别行入于腋下渊腋穴两筋之间，属于心主，上走喉咙，出于面部，与手太阳经的支脉会合于内眼角。这是手太阳和手少阴表里阴阳相配的第四合。

手少阳三焦经的正经，是自上而下的，从头顶而下，入于缺盆，下走三焦本腑，散行于胸中。手厥阴心包络经的正经，别行于渊腋下三寸处，入于胸中，别走属于三焦，上沿喉咙，出于耳后，与手少阳三焦会合于完骨之下。这是手少阳和手厥阴表里阴阳相配的第五合。

手阳明大肠经的正经，从手上行沿侧胸乳部之间，别行出于肩髃穴处，入于柱骨，下走至大肠本腑，上属于肺脏，再向上沿喉咙，入于缺盆，与手阳明经相合。手太阴肺经的正经，别行入于渊腋穴手少阴经的前方，入走肺脏，散行至于大肠，上出于缺盆，沿喉咙，再与手阳明大肠经相合。这是手阳明与手太阴表里

阴阳相配的第六合。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难也。请问其离合出入奈何？

岐伯稽首再拜曰：明乎哉问也！此粗之所过，上之所息也，请卒言之。

足太阳之正，别入于腘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别入于肛，属于膀胱，散之肾，循膂当心入散；直者，从膂上出于项，复属于太阳，此为一经也。足少阴之正，至腘中，别走太阳而合，上至肾，当十四椎，出属带脉；直者，系舌本，复出于项，合于太阳，此为一合。成以诸阴之别，皆为正也。

足少阳之正，绕髀入毛际，合于厥阴；别者，入季胁之间，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以上挟咽，出颐颔中，散于面，系目系，合少阳于外眦也。足厥阴之正，别跗上，上至毛际，合于少阳，与别俱行，此为二合也。

足阳明之正，上至髀，入于腹里，属胃，散之脾，上通于心，上循咽出于口，上颊颇，还系目系，合于阳明也。足太阴之正，上至髀，合于阳明，与别俱行，上结于咽，贯舌中，此为三合也。

手太阳之正，指地，别于肩解，入腋走心，系小肠也。手少阴之正，别入于渊腋两筋之间，属于心，上走喉咙，出于面，合目内眦，此为四合也。

手少阳之正，指天，别于巅，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

也。手心主之正，别下渊腋三寸，入胸中，别属三焦，出循喉咙，出耳后，合少阳完骨之下，此为五合也。

手阳明之正，从手循膺乳，别于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肠，属于肺，上循喉咙，出缺盆，合于阳明也。手太阴之正，别入渊腋少阴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阳，上出缺盆，循喉咙，复合阳明，此六合也。

经水篇第十二

黄帝向岐伯问道：人体十二经脉，外与大地之十二经水（泾、渭、海、湖、汝、沔、淮、漯、江、河、济、漳十二水）相应，内则连属五脏六腑。这十二经水，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相同，五脏六腑也有上下、大小以及盛受水谷多少的差别，它们是怎样相应的呢？经水受纳大地之水，而流行不息；五脏结合神气魂魄，而收藏于内；六腑受纳水谷，而传导变化，汲取精气而散布于全身内外；经脉受纳血液，而周流全身、营养百体。把以上这些情况相应结合起来，运用到治疗上，是怎样的呢？针刺的深浅、施灸的壮数，可以说给我听吗？

岐伯回答说：问得很好啊！天很高，而其高不好计算，地很广，而其阔也难以测量。这是通常的说法。人生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对于天的高度、地的广度，那不是人力所能度量准确的。而对八尺长的躯体来说，有皮肉血脉，如果活着，可观察探摸，死人则可解剖而详细看看，那五脏的强弱、六腑的大小、受谷的多少、经脉的长短、血液的清浊、气分的多少，以及十二经脉中有的多血少气，有的少血多气，有的血气都多，有的血气都少，皆有一定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使用针灸治疗，分别调和经气的虚实，其道理不也是相同的吗？

黄帝说：我听了你的话，耳里觉得很愉快，但心里仍不太理解，希望你再详细地讲解一下。

岐伯回答说：这就是人的身体配合天地而适应阴阳的道理，不可不清楚。足太阳膀胱经外可配合泾水，内则连属膀胱本腑，而

与全身的水道相通。足少阳胆经外可配合渭水，内则连属胆腑。足阳明胃经外可配合海水，内则连属胃腑。足太阴脾经外可配合湖水，内则连属脾脏。足少阴肾经外可配合汝水，内则连属肾脏。足厥阴肝经外可配合沔水，内则连属肝脏。手太阳小肠经外可配合淮水，内则连属小肠，小肠分别清浊之后由水道而出。手少阳三焦经外可配合漯水，内则连属三焦本腑。手阳明大肠经外可配合江水，内则连属大肠本腑。手太阴肺经外可配合河水，内则连属肺脏。手少阴心经外可配合济水，内则连属心脏。手心主心包络经外可配合漳水，内则连属心包络。这五脏六腑、十二经水，外有源泉，内有所禀之水，都是内外互相贯通，象圆环一样周而复始，人的经脉也是这样的。所以天在上为阳，地在下为阴，人的腰部以上为天属阳，腰部以下为地属阴，海水以北称为阴，湖水以北为阴中之阴，漳水以南称为阳，河水以北至漳水部位为阳中之阴，漯水以南至江水部位为阳中之太阳。这只是举一隅的阴阳，说明人身与天地相应的意义。

黄帝说：经水与经脉相应，它们两者之间的远近浅深以及气血的多少，各不相同，这两者结合起来应用到针刺上是怎样的呢？

岐伯回答说：足阳明胃经，是五脏六腑之海，其经脉最大，而且血多、气盛、热壮，针刺时，不深刺则邪不能散，不留针则邪不能泻。足阳明经，针刺六分深，留针的时间是十呼。足太阳经，针刺五分深，留针的时间是七呼。足少阳经，针刺四分深，留针五呼。足太阴经，针刺三分深，留针四呼。足少阴经，针刺二分深，留针三呼。足厥阴经，针刺一分深，留针二呼。手的三阴三阳经脉，由于它们接受脏气的道近，气行也快，针刺的深度，一般不超过二分，留针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呼。但人有老少、长短、肥瘦的不同，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使之合乎自然之理。灸法也是这样的。灸而过度，可成恶火，造成骨髓枯槁、血脉凝涩。

刺而过度，会发生气脱，使正气受伤。

黄帝说：人体经脉的大小、血气的多少、皮肤的厚薄、肌肉的坚脆，以及肌肉凸起部位的大小，可以确定一个衡量的标准吗？

岐伯回答说：那些可度量的，要取其身材适中，肌肉不很消瘦而血气又不衰败的。如果一个人身体消瘦、形肉已脱，怎么可用他来确定针刺的深浅呢？应该通过审察、切寸口、循尺肤、按摸皮肤肌肉，然后再察看他的温热虚实，根据病情用 针刺或灸法调治。这是根据不同对象运用不同治法的真诀。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脏六腑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应奈何？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深浅，灸之壮数，可得闻乎？

岐伯答曰：善哉问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广，不可量，此之谓也。且夫人生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此天之高、地之广也，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其治以针艾，各调其经气，固其常有合乎？

黄帝曰：余闻之，快于耳，不解于心，愿卒闻之。

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不可不察。足太阳外合清水，内属膀胱，而通水道焉。足少阳外合于渭水，内属于胆。足阳明外合于海水，内属于胃。足太阴外合于湖水，内属

于脾。足少阴外合于汝水，内属于肾。足厥阴外合于（渭）〔沔〕水，内属于肝。手太阳外合淮水，内属小肠，而水道出焉。手少阳外合于漯水，内属三焦。手阳明外合于江水，内属于大肠。手太阴外合于河水，内属于肺。手少阴外合于济水，内属于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内属于心包。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人经亦然。故天为阳，地为阴，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海以北者为阴，湖以北者为阴中之阴，漳以南者为阳，河以北至漳者为阳中之阴，漯以南至江者为阳中之太阳，此一隅之阴阳也，所以人与天地相参也。

黄帝曰：夫经水之应经脉也，其远近浅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

岐伯答曰：足阳明，五脏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泻也。足阳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阳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阳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阴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阴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阴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阴阳，其受气之道近，其气之来疾，其刺深者皆无过二分，其留皆无过一呼。其少长大小肥瘦，以心擦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过此者得恶火，则骨枯脉涩；刺而过此者，则脱气。

黄帝曰：夫经脉之小大，血之多少，肤之厚薄，肉之坚脆，及腘之大小，可为量度乎？

岐伯答曰：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脱肉而血气不衰也。若失度之人，病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刺乎。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

卷　四

经筋篇第十三

足太阳膀胱经的筋，起于足小趾，上行结聚于足外踝，再斜行向上结聚于膝部。它在足跗下行的那支，沿足外踝的外侧，结聚于踵部，上沿足跟，结聚于腘窝部。它别行的另一支，结聚于腿肚外侧．上行入于膝腘窝的内侧，与前在腘中的筋并行，上行结于臀部，再上行挟脊骨两旁而上至于项。由此分出的支筋，别行入内而结聚于舌根。它直行的那支，上结于枕骨，上行头顶，下至眉上，结聚于鼻的两旁。从鼻分出的支筋，绕目上睫而下行，结聚于颧骨部。它的又一支筋，从腋后外缘，上行结聚于肩髃穴处。由此处分出的支筋，入于腋下，上行而出于缺盆，再上行结聚于耳后的完骨部。再有一支筋，从缺盆别出，斜上出于颧骨部。本经筋所发生的病症有：足小趾及跟踵部疼痛，膝腘部拘挛，脊背反折，项筋发急，肩不能上举，腋部及缺盆部纽结疼痛，肩部不能左右摇动。治疗时要采用火针，不用迎随手法，以病见效确定针刺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这种病叫做仲春痹。

足少阳胆经的筋，起于足第四趾端，上行结聚于外踝，下沿胫骨外侧，结聚于膝部外侧的阳陵泉穴。其从外踝分出的支筋，别走外辅骨，上走髀部，前支结聚于伏兔处，后支结聚于尻部；其直行之筋，向上行至胁下空软处，再上走至腋部的前缘，横过胸乳，结聚于缺盆。又一直行之筋，上出于腋部，贯入缺盆，出足太阳经筋之前，沿着耳后，上至额角，会于头顶，再下行至下巴，上结于颧骨部。由此处分出的支筋，结聚于眼外角，为眼的外维。

本经筋所发生的病症有：足第四趾转筋，牵引到膝外侧也转侧，膝关节不能屈伸，膝窝中的筋拘急，前面牵引髀部，后面牵引尻部，向上牵及胁下空软处和软肋部疼痛，再向上牵引到缺盆、胸、乳、颈等部位的筋都感到拘紧。如果从左侧向右侧的筋感到拘紧，右眼就不能睁开，本筋上过右头角，与跻脉并行，左侧的筋与右侧相连结，所以，伤了左侧的筋，右脚就不能动，这叫做维筋相交。治疗时采用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刺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这种病叫做孟春痹。

足阳明胃经之筋，起于足次趾外侧。结聚于足背，斜行外侧上方面至辅骨，向上结聚于膝外侧，直上结聚于髀枢部，上沿胁部，连属于脊柱。其直行之筋，从足背上行沿胫骨，结聚于膝。由此分出的支筋，结聚于外辅骨，与足少阳之筋相合。其直行的筋，上沿伏兔，再向上结于髀部，会聚于阴器，再向上行至腹部而散布，至缺盆而重新结聚，再上行通过颈部，挟口两旁，合于颧骨，下结于鼻，上合于足太阳之筋。足太阳是上眼胞的纲维，足阳明是下眼胞的纲维。从颧骨分出的支筋，通过颊部，结聚于耳的前方。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足中趾及胫部转筋，足背拘急，伏兔部转筋，大腿前部发肿，阴囊肿大，腹筋拘紧，牵引缺盆、面颊和嘴突然歪斜，如寒，眼就不能闭合；如热，筋弛缓，眼就不能睁开。颊筋有寒，就会牵扯面颊，使口不能闭合；颊筋有热，就会使筋弛缓无力，所以发生口角歪斜。治疗时，要用马脂，病较急的，将白酒和桂末涂抹于弛缓的一侧；病较缓的，用桑钩钩住口角，再将桑木炭火，置于地坑中，地坑的深浅与病人坐的高低相等，再用马脂熨贴挛急的颊部，同时要饮些美酒，吃点烤羊肉，不喝酒的人也要勉强喝点，并在患部再三抚摩就可以了。治疗转筋的病人，要采用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刺的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这种病叫做季春痹。

足太阴脾经之筋，起于足大趾之端的内侧，上行结聚于内踝。其直行的，上结于膝内辅骨，再向上沿大腿内侧，结聚于髀部，会聚于阴器，又上行至腹部，结于脐中，再沿腹内上行，结于胁部，散布于胸中。其行于内的筋，由阴器上行而附着于脊柱。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足大趾和内踝转筋疼痛，膝内辅骨疼痛，大腿内侧牵引髀部作疼，阴器有扭结痛之感，并上引脐部、两胁、胸膺及脊内部疼痛。治疗时，应当采用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刺的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这种病叫做仲秋痹。

足少阴肾经之筋，起于足小趾的下面，与足太阴经之筋相合，斜从上至内踝的下方，结聚于足跟，与足太阳经之筋相合，上行结于内辅骨的下面，与足太阴经之筋相合，沿大腿内侧上行，结于阴器，又沿脊内，夹脊柱骨，上行至项部，结聚于枕骨，与足太阳经之经相合。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足下转筋，本经所循行和结聚的部位都感到疼痛和转筋。病在这方面的，以癫痫、拘挛和痉症为主。病在外，腰脊不能前俯；病在内，不能后仰，所以背部苦于拘急，腰就反折而不能前俯，腹部苦于拘急，身体就不能后仰。治疗时，应当采用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刺的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如病在内，可用熨经、导引、饮服汤药。如转筋次数逐渐增多而又加重的，为不可治的死症。这种病叫做孟秋痹。

足厥阴肝经之筋，起于足大趾之上，上行结于内踝之前的中封 穴，上沿胫骨，再上结于膝内辅骨的下方，又沿大腿内侧上行，结于阴器，在此与其它经筋相联络。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足大趾、内踝前和内辅骨等处都感觉疼痛，大腿内侧疼痛并且转筋，前阴器不能使用，如伤于房劳就要阳痿，伤于寒邪则阴器缩入，伤于热邪则阴器挺直不收。治疗时，应当行水以治厥阴之气。对转筋病症，要用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灸次数，以

痛处作为腧穴，这种病叫做季秋痹。

手太阳小肠经之筋，起于手小指上端，结于手腕部，上沿臂内缘，结于肘内高骨的后面，以手指弹之，会有酸麻感反应到小指上，再上行入结于腋下。其分出的支筋，向后从腋的后侧上行围绕肩胛，沿颈部出于足太阳经筋之前，结于耳后完骨。由此分出的支筋，入于耳中。其直行的筋，出于耳上，下行结于颔部，又上行属于眼外角。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手小指和肘内锐骨的后缘疼痛、沿臂内侧入腋下也痛，腋后侧也痛，围绕肩胛牵引颈部作痛，耳中鸣痛，并牵引颔部也痛，痛时必须闭目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看见东西。颈筋拘急，寒热发于颈部的，就是鼠瘘、颈肿一类疾病。治疗时，当用火针法，以病愈确定针刺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如刺后肿仍不消的，再用锐针刺治。如疼痛正在循行部位而又转筋的，也用火针法，也以病愈为针刺次数，以痛处为腧穴。这种病叫做仲夏痹。

手少阳三焦经之筋，起于无名指之端，结于腕部，向上沿臂结于肘部，又绕臑部的外侧上行，经肩至颈，合于手太阳小肠经之筋。从颈部分出的支筋，当曲颊部深入，系于舌根。由曲颊分出的支筋，上走曲牙处，沿耳前，连属于眼外角，向上经过额部而结于额角。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在经筋所过之处出现转筋、舌卷。治疗时，应当采用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刺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这种病叫做季夏痹。

手阳明大肠经之筋，起于食指之端，结于腕部，沿臂上行，结于肘部，又上行臑部而结于肩髃。由此分出的支筋，绕过肩胛，挟脊柱两侧。其直行之筋，从肩髃上行至颈部。从颈部分出的支筋，上行颊部，而结于颧骨部。其直行之筋，上行出于手太阳经筋的前方，再上行至左额角，络于头部，下行到右颔。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在其筋所经过的部位，发现疼痛、转筋，肩不能举，

脖子不能左右顾盼。治疗时，应采取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刺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这种病叫做孟夏痹。

手太阴肺经之筋，起于手大指的上端，沿指向胸，结于鱼际之后，又从寸口外侧沿臂上行，结于肘中，上行臑部内侧，入于腋下，上出缺盆，结于肩髃前方，再上结于缺盆，下行络于胸中，分散贯穿贲门下面，下至软肋部。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在它循行经过的部位，下肢转筋、疼痛，严重时发展成息贲症，胁下拘急、吐血。治疗时，应当采取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刺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这种病叫做仲冬痹。

手厥阴心包络经之筋，起于中指，与手太阴肺经之筋并行，结于肘内侧，上行臂内侧，结于腋下，下行分散前后而夹胁肋。从胁下分出的支筋，入于腋下，散布于胸中，结于贲门。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在其经过的部位出现转筋，胸痛，息贲。治疗时，应采用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刺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这叫做孟冬痹。

手少阴心经之筋，起于小指的内侧，结于锐骨，上行结于肘部内侧，再上行入于腋下，与手太阴肺经之筋交叉，伏行于乳里，结于胸中，沿着贲门，向下与脐部相连。本经之筋所发生的病症有：胸内拘急，心下坚积而成伏梁。本筋是肘部屈伸的纲维，本筋经过的部位，有转筋和疼痛的症状。治疗时，应采用火针法，不用迎随手法，以病愈确定针刺次数，以痛处作为腧穴。如果已成伏梁病而吐脓血的，是不可治的死症。这叫做季冬痹。

凡是经筋所发生的病，属寒的筋会拘急，属热的筋弛缓不收，阴痿不用。背部的筋拘急就会使人腰脊强直反折，腹部的筋拘急就会使人前俯而不能伸直。火针法是针刺治疗因寒而筋急之病的，若因热而筋弛缓，就不能用火针法了。如果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筋拘急，就会出现口眼歪斜，眼角拘急，不能全面看到

东西。治疗时，可用以上所说的火针法。

【原文】

足太阳之筋，起于足小指，上结于踝，邪上结于膝，其下循足外踝，结于踵，上循跟，结于腘；其别者，结于踹外，上腘中内廉，与腘中并上结于臀，上挟脊上项；其支者，别入结于舌本；其直者，结于枕骨，上头下颜，结于鼻；其支者，为目上网，下结于頄；其支者，从腋后外廉，结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结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于頄。其病小指支，跟肿痛，腘挛，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春痹也。

足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上结外踝，上循胫外廉，结于膝外廉；其支者，别起外辅骨，上走髀，前者结于伏兔之上，后者结于尻；其直者，上乘眇季胁，上走腋前廉，系于膺乳，结于缺盆；直者，上出腋，贯缺盆，出太阳之前，循耳后，上额角，交巅上，下走颔，上结于頄；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其病小指次指支转筋，引膝外转筋，膝不可屈伸，腘筋急，前引髀，后引尻，即上乘眇季胁痛，上引缺盆膺乳颈，维筋急，从左之右，右目不开，上过右角，并跻脉而行，左络于右，故伤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维筋相交。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春痹也。

足阳明之筋，起于中三指，结于跗上，邪外上加于辅骨，上结于膝外廉，直上结于髀枢，上循胁，属脊，其直者，上循骭，结于膝；其支者，结于外辅骨，合少阳；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结，上颈，上挟口，合于頄，下结于鼻，上合于太阳，太阳为目上网；其支者，从颊结于

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肿，癀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噉美炙肉，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季春痹也。

足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端内侧，上结于内踝；其直者，络于膝内辅骨，上循阴股，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结于脐，循腹里，结于肋，散于胸中；其内者、著于脊，其病足大指支，内踝痛，转筋痛，膝内辅骨痛，阴股引髀而痛，阴器纽痛，下引脐两胁痛，引膺中脊内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命曰孟秋痹也。

足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下，并足太阴之筋，邪走内踝之下，结于踵，与太阳之筋合，而上结于内辅之下，并太阴之筋而上循阴股，结于阴器，循脊内挟膂，上至项，结于枕骨，与足太阳之筋合。其病足下转筋，及所过而结者皆痛及转筋。病在此者，主痫瘛及痉，在外者不能俯，在内者不能仰。故阳病者腰反折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在内者熨引饮药。此筋折纽，纽发数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痹也。

足厥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上结于内踝之前，上循胫，上结内辅之下，上循阴股，结于阴器，络诸筋。其病足大指支，内踝之前痛，内辅痛，阴股痛转筋，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其病转筋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命曰季秋痹也。

手太阳之筋，起于小指之上，结于腕，上循臂内廉，结于肘内锐骨之后，弹之应小指之上，入结于腋下；其支者，后走腋后

廉，上绕肩胛，循颈出走太阳之前，结于耳后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结于颔，上属目外眦。其病小指支，肘内锐骨后廉痛、循臂阴入腋下，腋下痛，腋后廉痛，绕肩胛引颈而痛，应耳中鸣痛，引颔目瞑，良久乃得视，颈筋急则为筋瘿颈肿。寒热在颈者，治在燔针劫刺之，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为肿者，复而锐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颔，结于角。其痛当所过者支转筋。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夏痹也。

手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中循臂结于肘，上绕臑外廉，上肩走颈，合手太阳；其支者，当曲颊入系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乘颔，结于角，其病当所过者即支转筋，舌卷。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数，名曰季夏痹也。

手阳明之筋，起于大指次指之端，结于腕，上循臂，上结于肘外，上臑，结于髃；其支者，绕肩胛，挟脊；直者，从肩髃上颈；其支者，上颊，结于頄；直者，上出手太阳之前，上左角，络头，下右颔。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转筋，肩不举，颈不可左右视。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夏痹也。

手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结于鱼后，行寸口外侧，上循臂，结肘中，上臑内廉，入腋下，出缺盆，结肩前髃上结缺盆，下结胸里，散贯贲，合贲下，抵季胁。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痛，甚成息贲，胁急吐血。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仲冬痹也。

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与太阴之筋并行，结于肘内廉，上臂阴，结腋下，下散前后挟胁；其支者，入腋，散胸中，结于臂。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前及胸痛息贲。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名曰孟冬痹也。

手少阴之筋，起于小指之内侧，结于锐骨，上结肘内廉，上入腋，交太阴，挟乳里，结于胸中，循臂，下系于脐。其病内急，心承伏梁、下为肘网。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筋痛。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成伏梁唾血脓者，死不治。名曰季冬痹也。

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焠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噼，眦，急不能卒视，治皆如右方也。

骨度篇第十四

黄帝向伯高问道：《脉度篇》讲经脉的长短，是怎样确定的呢？

伯高说：首先度量出骨节的大小、宽窄、长短，然后就可测定经脉的长短了。

黄帝说：我希望能听听一般人的骨度。以人长七尺五寸作为标准，他全身骨节的大小长短，应该是多少呢？

伯高说：头盖骨周围长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二寸，头发所覆盖的部位，从头颅的前发际到颈项后发际长一尺二寸，从前发际下至颐长一尺，明智之人还要参校计算。

从喉头隆起下至左右缺盆穴中间长四寸，缺盆向下至胸骨剑突长九寸，超过九寸的为肺脏大，不满九寸的为肺脏小。由胸骨剑突下至天枢穴长八寸，超过八寸的胃大，不满八寸的胃小。天枢往下至耻骨长六寸半，超过六寸半的，回肠就会又广又长，不满六寸半的，回肠又狭又短。横骨的长度是六寸半。从横骨上缘至股骨内侧的上缘长一尺八寸，股骨内侧的上缘到下缘长三寸半。膝骨下缘至内踝骨长一尺三寸。内踝以下到地长三寸。膝腘以下至跗属，长一尺六寸。跗属以下到地长三寸。所以骨围大的身长就超过七尺五寸，小的就不足七尺五寸。

从额角以下至柱骨长一尺。行于腋中看不见的，为从柱骨向下至腋横纹处，长四寸。腋向下至季胁长一尺二寸。季胁以下至髀枢长六寸。髀枢以下至膝中，长一尺九寸。膝盖骨外侧中点到外踝长一尺六寸。外踝以下到京骨长三寸。京骨以下到地长一寸。

耳后当两完骨之间，宽九寸。耳前当两听宫处，宽一尺三寸。

两颧骨之间相距七寸。两乳之间，宽九寸半。两股之间，横骨两头尽处宽六寸半。

足长一尺二寸，宽四寸半。

肩端至肘长一尺七寸。肘至腕长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末节根部长四寸。从本节至指尖，长四寸半。

从项后发际到大椎，长二寸半。从脊骨的大椎穴向下至尾骶骨共二十一节，长三尺。上节每节长一寸四分一厘，奇零分数，在七节以下计算。所以从上七节到膂骨，共长九寸八分七厘。

以上就是一般人的骨度，也是确定经脉长短的依据。因此观察经络在人身体的情况，那呈现浮浅而坚实的是络脉，那呈现明显而粗大的，为多血，细小而沉伏的，是多气。

【原文】

黄帝问于伯高曰：脉度言经脉之长短，何以立之？

伯高曰：先度其骨节之大小广狭长短，而脉度定矣。

黄帝曰：愿闻众人之度，人长七尺五寸者，其骨节之大小长短各几何？

伯高曰：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二寸。发所复者颅至项尺二寸；发以下至颐长一尺，君子终折。

结喉以下至缺盆中长四寸。缺盆以下至髃骨长九寸，过则肺大，不满则肺小。髃骨以下至天枢长八寸，过则胃大，不及则胃小。天枢以下至横骨长六寸半，过则回肠广长，不满则狭短。横骨长六寸半，横骨上廉以下至内辅之上廉长一尺八寸，内辅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长三寸半，内辅下廉下至内踝长一尺三寸，内踝以下至地长三寸，膝膑以下至跗属长一尺六寸，跗属以下至地长三寸，故骨围大则太过，小则不及。

角以下至柱骨长一尺，行腋中不见者长四寸，腋以下至季胁

长一尺二寸，季胁以下至髀枢长六寸，髀枢以下至膝中长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长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长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长一寸。

耳后当完骨者广九寸，耳前当耳门者广一尺三寸，两颧之间相去七寸，两乳之间广九寸半，两髀之间广六寸半。

足长一尺二寸，广四寸半。

肩至肘长一尺七寸，肘至腕长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节长四寸，本节至其末长四寸半。

项发以下至背骨长二寸半，背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长三尺，上节长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节至于脊骨九寸八分分之七。

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是故视其经脉之在于身也，其见浮而坚，其见明而大者，多血；细而沉者，多气也。

五十营篇第十五

黄帝说：我希望听你说说经脉之气在人体中一昼夜运行五十周的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回答说：周天有二十八宿，每宿之间为三十六分，人体的经脉之气运行一周天，合一千零八分。一昼夜中日行周历了二十八宿。人的经脉分布在上下、左右、前后，共二十八脉。二十八脉在周身的长度是十六丈二尺，恰好相应于周天的二十八宿。

根据漏水滴下百刻为标准，来划分昼夜。所以，人呼一次，脉跳动两次，气行三寸；吸一次，脉也跳两次，气行也是三寸；一呼一吸，叫做一息，气行六寸。十息，气行六尺，以二十七息，气行一丈二尺六寸计算，正好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气行交流通贯于经脉中，循行周身一遭，漏水滴下二刻，日行二十分有零。五百四十息，气行在体内循环了两周遭，漏水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有零。二千七百息，气行在体内循环了十周遭，漏水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有零。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在体内循环了五十周，漏水滴下一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都滴尽了，经脉之气也走完了周天的五十周。所谓“交通”，是指周天二十八宿之数，和人气行于二十八脉的数正好相符。因此，只要人的脉气能够经常保持一昼夜循行五十周，就可健康无病，活够天地所赐予的寿数。脉气在一昼夜于全身循行五十周的长度，总共是八百一十丈。

【原文】

黄帝曰：余愿闻五十营奈何？

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气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

漏水下百刻，以分昼夜。故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十息气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气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气行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气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营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尽，脉终矣。所谓交通者，并行一数也，故五十营备，得尽天地之寿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营气篇第十六

黄帝说：营气之理，以受纳谷物最为可贵。水谷入于胃中，化生出的精微，就传于肺脏，流溢于五脏，布散于六腑，其精纯的营气在经隧中流行，常常营运而不休止，终而复始，这可说是和天地间的规律是一样的。

所以营气从手太阴肺经出发，流注于手阳明大肠经，上行注于足阳明胃经，下行至足背，流注于足大趾间，与足太阴脾经相合。由足上行抵达脾经，从脾的支脉，上注于心中。由此沿手少阴心经，出于腋窝，往下沿臂内侧后缘，流注于手小指之端，与手太阳小肠经相合。由此上行过腋窝外方，出眼眶下的内侧，流注到眼内角，然后上至头顶，再下至项后，与足太阳膀胱经相合。再沿脊柱往下经尻部，流注于足趾之端，又沿足心，流注于足少阴肾经。从足心上行注入肾脏，从肾脏转注心脏，向外散布于胸中。沿心包络脉，出腋窝，下行前臂，出腕后两筋之间，入于掌中，直出中指之端，还回流注于无名指之端，与手少阳三焦经相合。由此上行注于两乳之间的膻中，散注于上中下三焦，再从三焦流注于胆腑，出胁部，注于足少阳胆经，下行至于足背，又从足背流注到足大趾间，与足厥阴肝经相合。然后循肝经上行至肝脏，从肝脏上注于肺脏，再向上沿喉咙后面，入鼻的内窍，终于畜门（鼻孔）。它的支脉，从鼻的内窍上行额部，沿头顶中央，下行项中，沿脊柱，入至骶骨部，这是督脉循行的通道。由此再通过任脉，向前环绕阴器，向上经过阴毛内部，入于脐中，再向上沿腹内进入缺盆，又向下流注于肺脏，再出手太阴肺经开始循环

周流。这就是营气运行的路线，手足两经逆顺而行的常规。

【原文】

黄帝曰：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

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髀。从脾注心中，循手少阴，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阳，上乘腋出颇内，注目内眦，上巅下项，合足太阳，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阴，上行注肾，从肾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脉，出腋下臂，出两筋之间，入掌中，出中指之端，还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阳，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注足少阳，下行至跗上，复出跗注大指间，合足厥阴，上行至肝，从肝上注肺，上循喉咙，入颃颡之窍，究于畜门。其支别者，上额循巅下项中，循脊入骶，是督脉也，络阴器，上过毛中，入脐中，上循腹里，入缺盆，下注肺中，复出太阴。此营气之所行也，逆顺之常也。

脉度篇第十七

黄帝说：我想知道经脉的长度。

岐伯回答说：两手的六条阳经，从手至头，每条脉长五尺，五六共三丈。两手的六条阴经，从手至胸，每条脉长二尺五寸，三六共是一丈八尺，五六得三尺，共计二丈一尺。两足的六条阳经，从足至头，每条脉长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两足的六条阴经，从足至胸，每条经脉长六尺五寸，六六得三丈六尺，五六得三尺，共计三丈九尺。左右两跻脉，从足至目，各长七尺五寸，二七得一丈四尺，二五得一尺，共计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各长四尺五寸，二四得八尺，二五得一尺，共计九尺。以上这些经脉，总长一十六丈二尺，这就是脉气流行的较大的经隧。

经脉循行在机体的里面，从经脉分支而横行的是络脉，络脉别出散行的是孙络。孙络盛满而有淤血的，应当赶快治疗，邪气盛的，可用泻法，正气虚的，应该饮服汤药进行调补。

五脏的精气，常从体内经历于面部而上通于七窍。肺气通于鼻，肺气和调，鼻子就能辨别香臭。心气通于舌，心气和调，舌头就能辨别五味。肝气通于眼，肝气和调，眼就能辨别五色。脾气通于口，脾气和调，口就能辨别五谷之香。肾气通于耳，肾气和调，耳朵就能听清五音。如果五脏不和，七窍就会不通；六腑不和，气血就会留滞面结为痈肿。

所以邪气在腑，属阳的经脉就不和；阳脉不和，气就会留滞；气滞，阳脉就会偏盛。邪气在五脏，属阴的经脉就会不利；阴脉不利，气就会留滞；气滞，阴脉就会偏盛。阴气太盛，使阳气不

能运行，这叫做关。阳气太盛，使阴气不能运行，这叫做格。阴阳都盛，不能相互营运，这叫做关格。关格的人活不到应有的年纪就要早死。

黄帝问：跻脉从哪里起到哪里止，是借助哪条经脉之气而使它运行的呢？

岐伯回答说：阴跻脉是足少阴肾经的别脉，起始于然骨后的照海穴处，上行内踝的上方，直向上行，沿着阴股内侧入阴器，再上行于胸里入缺盆，上出人迎的前方，入颧骨部，连于眼内角，与足太阳膀胱经脉会合而上行。阴跻和阳跻二气相接，并行环绕于目，阴盛则目泪濡湿，阳盛则目不能闭合。

黄帝问：阴脉之气独行于五脏，而不运行于六腑，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回答说：脉气的运行是没有停息的，就象水的流动、日月的运行一样，永不休止。所以阴脉运行于五脏，阳脉运行于六腑，如环无端、终而复始地运行着。其流溢的脉气，在内灌溉五脏六腑，在外则濡润肌表皮肤。

黄帝问：跻脉有阴有阳，究竟哪条跻脉相当于以前所说的一丈五尺的数值呢？

岐伯回答说：男子的数值，是指阳跻，女子的数值，是指阴跻，相当于脉度总数之内的，称为经，不包括在内的，称为络。

【原文】

黄帝曰：愿闻脉度。

岐伯答曰：手之六阳，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三丈。手之六阴，从手至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阳，从足上至头，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阴，从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

九尺。跻脉从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气之大经隧也。

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盛而血者疾诛之，盛者泻之，虚者饮药以补之。

五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和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通痈。

故邪在腑则阳脉不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气留之则阳气盛矣。阳气太盛则阴不利，阴脉不利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阴气太盛，则阳气不能荣也，故曰关。阳气太盛，则阴气弗能荣也，故曰格。阴阳俱盛，不得相荣，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

黄帝曰：跻脉安起安止？何气荣水？

岐伯答曰：跻脉者，少阴之别，起于然骨之后，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上循胸里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颅，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跻而上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荣则目不合。

黄帝曰：气独行五脏，不荣六腑，何也？

岐伯答曰：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内溉脏腑，外濡腠理。

黄帝曰：跻脉有阴阳，何脉当其数？

岐伯答曰：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当数者为经，其不当数者为络也。

营卫生会篇第十八

黄帝向岐伯问道：人从哪里接受精气？阴气和阳气在哪里交会？什么气叫做营？什么气叫做卫？营气在哪里产生？卫气在哪里与营气会合？老年和壮年气的盛衰不同，昼夜气行的位置也不一样，我希望听听它会合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人身的精气，主要依靠五谷，当五谷入胃后，经过消化，它的精微部分就传给了肺脏，五脏六腑都因此而受到了营养，其中清的称为营气，浊的移为卫气，营气流行在脉中，卫气流行于脉外，周流全身，永不休止，营气各循行五十周之后又会合。阴阳相互贯通，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分二十五周，行于阳分亦二十五周，分为昼夜各半，所以卫气行于阳则醒寤，行于阴则睡眠。因此，卫气行于中午而阳气盛，称为重阳；卫气行于半夜而阴气盛，称为重阴。太阴主内，太阳主外，营气、卫气行阴行阳各二十五周，分为昼夜各半。夜半是阴最盛的时候，夜半以后阴气渐衰，至黎明时分阴气已尽而阳气继起，中午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太阳偏西，阳气渐衰，太阳落下，阳气已尽而阴气继起，到夜半时分，营卫之气会合，人人都要入睡，叫做合阴。黎明时阴气尽而阳气又起，象这样循行不止，与天地阴阳的运转道理是一致的。

黄帝说：老年人在夜间睡眠很少，是什么气使他这样呢？少壮的人在白天睡眠很少，是什么气使他这样呢？

岐伯回答说：少壮者气血旺盛，肌肉滑润，气道通畅，营卫的运行不失其正常规律，所以白天特别精神，夜间也能熟睡。老

年人的气血衰退，肌肉干枯，气道滞涩，五脏之气互相搏结，不能调和，所以营气衰少，卫气内败，造成白天没精神而夜间也不能熟睡。

黄帝说：我希望听到营、卫二气的循行都是从哪里开始的？

岐伯回答说：营气是从中焦发出的，卫气是从上焦发出的。

黄帝说：希望听一下上焦发气的情况。

岐伯回答说：上焦之气出于胃的上口，并于食道上行，穿过膈膜，布散于胸中，横走腋下，沿手太阴肺经的部位下行，返回到手阳明大肠经，上行至舌，下注于足阳明胃经，常与营气并行于阳二十五周，行于阴亦二十五周，循行五十周后，又会于手太阴经。

黄帝说：人在有热的时候，饮食刚下胃，其精微之气尚未化成，汗就先出来了，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半身，它并不沿着卫气所运行的通道而出，这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这是由于外伤于风邪，以致在内腠理开疏，皮毛为风热之邪所蒸，腠理因之开泄，卫气就走出，当然就不一定沿着它运行的正常道路了。这是因为卫气的性质慓悍滑疾，见到开泄的地方就走，所以不能从它正常通道走出，这叫做漏泄。

黄帝说：希望听到中焦的活动情况。

岐伯回答说：中焦也是合在胃中的，在上焦之后，中焦接受水谷，经过消化，笮去糟粕，承受精液，向上传注于肺，然后化生而成为血液，以养人体，没有什么比它更宝贵的了。所以独能行于经脉之道，叫做营。

黄帝说：血和气，名称虽不同，但却属于同一类，这是什么道理呢？

岐伯回答说：卫是水谷精气化成，营也是水谷精微的变化，所以血和气，名称虽不同，但属于同类。因此，脱血的，不可发汗；

伤气的，不可失血，所以人生有一死而不可能死而再生。

黄帝说：希望听您淡淡下焦的活动情况。

岐伯回答说：下焦在胃的下口，将糟粕输送至大肠，又将水液注入膀胱，逐渐渗泄。所以水谷等物质，经常贮存在胃中，经过消化，形成的糟粕向下输送至大肠，成为下焦主要活动之一。水液也向下渗灌，挤去其水，另留清液，其污浊部分就沿下焦进入膀胱。

黄帝说：人喝了酒，酒也入于胃中，谷物尚未经腐熟消化和分别清浊，而小便就能先排泄，这是为什么呢？

岐伯回答说：酒是谷物经过腐熟而酿成的液汁，其气慓悍清纯，所以即使在食物以后人胃，也会比食物先由小便排出。

黄帝说：很对！我曾听说人体内上焦的作用乃升化蒸腾，象天空的雾一样；中焦的作用乃腐熟谷物，象水之腐物一样；下焦的作用乃决渎流通，象沟道排水一样，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焉受气？阴阳焉会？何气为营？何气为卫？营安从生？卫于焉会？老壮不同气，阴阳异位，愿闻其会。

岐伯答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故曰：日中而阳陇为重阳，夜半而阴陇为重阴。故太阴主内，太阳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

黄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

岐伯答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黄帝曰：愿闻营卫之所行，皆何道从来？

岐伯答曰：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

黄帝曰：愿闻三焦之所出。

岐伯答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阳明，上至舌，下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复大会于手太阴矣。

黄帝曰：人有热，饮食下胃，其气未定，汗则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卫气之道而出何也？

岐伯曰：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气慓悍滑疾，见开而出，故不得从其道，故命曰漏泄。

黄帝曰：愿闻中焦之所出。

岐伯答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

黄帝曰：夫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何谓也？

岐伯答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故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

黄帝曰：愿闻下焦之所出。

岐伯答曰：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济

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

黄帝曰：人饮酒，酒亦入胃，谷未熟而小便独先下何也？

岐伯答曰：酒者熟谷之液也，其气悍以清，故后谷而入，先谷而液出焉。

黄帝曰：善。余闻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之谓也。

四时气篇第十九

黄帝问岐伯说：四季的气候，各不相同，百病的生成，各有不同的原因，针灸治疗的方法根据什么来决定呢？

岐伯回答说：四季之气对人的影响，反映在身体上为各有一定的发病部位，针灸治疗的方法，要根据四季之气和经穴的特点来决定。因此，春季针灸治病，可取用络脉、分肉之间的穴位，病重的深刺，病轻的浅刺；夏季可取用阳经、孙络上的穴位，或取分肉之间的经脉，用穿过皮肤的浅刺法；秋季可取用各经的腧穴，如果病邪在六腑，可取用手足阳明经的合穴；冬季可取用各经的井穴和荥穴，一定要深刺并且留针。

患温疟病不出汗的，治疗可取用治疗热病的五十九个腧穴。患风水病皮肤浮肿的，治疗可取用治疗水病的五十七个腧穴，若皮下有淤血，都应针刺放血。

患飧泄病，治疗可取用三阴交穴，用补法，上刺阴陵泉，都长时间留针，等到患者感觉针下发热才可以止针。

手足外侧转筋，取手足外廉的阳经刺治，手足内侧转筋，取手足内廉的阴经刺治，都用焠针。

患水肿病，针治先取脐下三寸关元穴，用锓针针刺它，针刺后用竹管插入针孔放水，反复进行，使水排尽。针刺时，一定要急刺，刺得缓慢，病人就会觉得烦闷不安，刺得快，病人就会很平静。每隔一天针刺放水一次，直到水尽为止。同时配合服补药，在针灸开始时服用，刚吃完补药不要进食，刚进完食也不要服补药，还要不吃水肿病禁忌的食物一百三十五天。

患湿邪的著痹病，经久不愈，常感寒冷不已，治疗用焠针刺里骨。如患骭痹，腹中不舒服，就要取三里穴针治，邪气盛就用泻法，正气虚就用补法。

患麻风病，应多次用针刺其肿胀部位。刺后，用手挤压针刺处，挤出其中的邪毒之气，直到肿消尽为止。平时应吃适宜的食物，不吃禁忌的食物。

腹中经常鸣响，气向上冲顶胸部，气喘而不能长久站立，这些症状表明病邪在肠，应针刺气海穴、上巨虚穴和足三里穴。小腹牵控睾丸，连及腰脊疼痛，上冲心胸，这些症状是邪在小肠的表现。小肠连及睾丸神经，附着于脊椎，贯通肝肺，联络心系，邪气盛则厥气上逆，冲及肠胃，影响肝脏，扩散于肓膜，聚结在脐部。因此，治疗应取气海穴来散邪气，针刺手太阳经的穴位来上散邪气，取足厥阴经的穴位来下泄邪气，取巨虚下廉穴来除去病邪，根据邪气所经的经络来调治。

病人往常呕吐，常常吐出苦水，常叹气，心中感觉空荡不安，就象害怕有人将要抓捕他似的感觉，这是病邪在胆，气逆于胃的症状。吐出胆汁就会感觉口苦，胃气上逆就会导致吐出苦水，所以称这种症状为呕胆。治疗应取足三里穴，使上逆的胃气下降，刺足少阳的血络来抑制胆气上逆，根据病症的虚实情况来祛除病邪。如果病人饮食不人，隔膜阻塞不通，这是病邪在胃脘的症状。病邪在上脘则刺上脘之穴，抑制病邪而使上逆之气下降；若病邪在下脘，则刺下脘之穴来消散祛除病邪。

小腹肿痛，不能小便，这是病邪在膀胱的症状，治疗应取足太阳经的大络委阳穴。如果观察到足太阳经大络与足厥阴经小络有聚结淤血现象，而且肿势向上延及胃脘，应取三里穴针治。

查看病人的气色，观察病人们的眼睛，就可以了解疾病存留情况，这是因为观察人的眼睛和气色就能知道是否有病。而根据

病症，听候脉象动静的目的是了解病情的轻重，诊气口、人迎之脉，脉坚而盛且滑的，表明病情日益加重；脉软的，表明病情将好转；各经脉强实的，过三天病就会好。气口之脉候阴，人迎之脉候阳。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为定？

岐伯答曰：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故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甚者深刺之，间者浅刺之；夏取盛经孙络，取分间绝皮肤；秋取经腧，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荥，必深以留之。

温疟汗不出，为五十九痛。风痓肤胀，为五十七痛，取皮肤之血者，尽取之。

飧泄，补三阴之，上补阴陵泉，皆久留之，热行乃止。

转筋于阳治其阳，转筋于阴治其阴，皆卒刺之。

徒痹，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针之，已刺而筩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痹。心坚，来缓则烦悗，来急则安静。间日一刺之，痹尽乃止。饮闭药，方刺之时徒饮之，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

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骨。为幹，肠中不便，取三里，盛泻之，虚补之。

疠风者，素刺其肿上。已刺，以锐针针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无食他食。

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邪在小肠者，连睾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气盛则厥逆，上冲肠胃，熏肝，散

于肓，结于脐。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阴以予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

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

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睹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复者，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听其动静者，持气口人迎以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脉软者病将下；诸经实者病三日已。气口候阴，人迎候阳也。

卷　五

五邪篇第二十

病邪在肺，就会皮肤疼痛，并发寒热，气上而喘，出汗，咳嗽时牵动肩背痛。治疗应取胸侧的中府、云门穴，背上第三椎骨旁的肺腧穴，先用手使劲按穴位，等到病人感觉舒服一些，然后再针刺其穴。也可取缺盆穴来针治。

病邪在肝，就会使两肋里面疼痛，寒气在中焦，淤血在内，小腿关节部经常肿胀，容易抽筋。治疗应取行间穴来导引胁下邪气下行，补三里穴来温中焦，针刺淤血脉络来散除淤血，取耳朵间的青脉，来消除小腿关节部的抽筋。

病邪在脾胃，就会导致肌肉疼痛。如果病人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就会内热，常有饥饿的感觉；如果病人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就会内寒，有肠鸣腹痛等症状；如果阴阳都有余或都不足，就会有内寒内热等各种症状。这些病症都取足三里穴调治。

病邪在肾，就会骨痛、阴痹。所谓阴痹，就是疼痛不定，用手按摸又找不到疼痛所在，且伴有腹胀腰痛，大便困难，肩、背、颈项疼痛，时常昏眩等症状。治疗应取涌泉、昆仑穴，看到有淤血现象，可以在血络上针刺放血。

病邪在心，就会心痛，常有悲伤的感觉，时常眩昏仆倒。治疗应先察病症是虚是实，取本经的腧穴来调治。

【原文】

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取

之膺中外腧，背三节五脏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

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邪在肾，则病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取之涌泉、昆仑，视有血者尽取之。

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也。

寒热病篇第二十一

邪在皮肤而发寒发热，就会使皮肤不能挨着床席，毛发干枯，鼻孔干燥，不出汗。治疗应取足太阳经的络穴，再用补法针刺手太阴经的经穴。

邪在肌肉而发寒发热，就会出现肌肉疼痛，毛发干枯而且嘴唇干燥，不出汗等症状。治疗应取足太阳经在下肢的络穴来祛除淤血，用补法补足太阴经来使病人出汗。

邪入于骨而发寒发热，疼痛得寝食难安，出汗不止。如果患者牙齿尚未枯槁，可取足少阴经大腿内侧的络穴治疗；如果患者牙齿已经枯槁，就是不可治疗的死症。对骨厥症的诊治也是这样的。

患骨痹的，周身关节不能自如活动而且疼痛，大汗淋漓，心中烦燥。治疗应取三阴经的穴位，用补法。

身体受外伤且出血很多，又受了风寒，或是从高处坠落受伤，以致四肢肌肉萎缩无力，懒得活动，这种症状称为体惰。治疗应取小腹肚脐下三结交穴。三结交穴就是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和任脉结交在脐下三寸的关元穴。

患厥痹症，厥逆之气上达腹部。治疗应取阴经或阳经的络穴，但要察明主要病症在何经，若在阳经则用泻法，在阴经用补法。

颈侧的动脉上的穴位叫人迎。人迎穴属于足阳明经，在颈筋的前面。颈筋后面的穴位，属于手阳明经，叫做扶突。再后的经脉是足少阳经，上面的穴位叫做天牖。再后的经脉是足太阳经，上面的穴位名叫天柱。腋下动脉是手太阴经，上面的穴位叫做天府。

阳邪上逆而引起的头痛、胸满、呼吸不畅等症状，治疗应取人迎穴。突然失音，气梗塞，治疗可刺扶突穴和舌本出血。突然耳聋，经气蒙蔽，耳目不明，治疗应取天牖穴。突然拘挛、癫痫、头晕目眩、站不起来，治疗应取天柱穴。突然口渴，内脏气逆，肝肺两经脉邪火相搏，导致血上溢，口鼻出血，治疗应取天府穴。以上是头部大牖五个腧穴所在位置和主治的病症。

手阳明经，上入颧骨而遍于齿龈的，有穴名叫大迎，下腭龋齿痛时，可取大迎穴治疗。如果臂部恶寒就用补法，没有恶寒的，用泻法。足太阳经，上入颊而遍于齿龈的，有穴名叫角孙，上腭龋齿痛时，可取角孙穴治疗，同时取在鼻与颧骨前的穴位。刚发病时，如果脉盛就用泻法，脉虚就用补法。另一种说法是取鼻外侧的禾髎、迎香穴。

足阳明经，有夹鼻两侧而行，入于面部的经脉，上有穴叫做悬颅。该经脉下行的属口，上行的对着口角入眼睛深处，诊视如有病变，就取悬颅穴治疗，盛则泻之，虚则补之，如果治疗方法相反，就会加重病情。足太阳经有通过颈项而入脑部的，此穴直属目本，名为眼系（即天柱穴），头痛、眼病可以取之治疗，穴在项中两筋之间。足太阳经进入头部后就分属阴跻和阳跻二脉，阴阳两脉相交，阳入于阴，阴出于阳，交汇于眼内角的睛明穴。阳气盛就会瞋目，阴气盛就会常常闭眼。

热厥症的治疗应取足太阴经、足少阴经，都要留针；寒厥症的治疗应取足阳明经、足少阴经，在足部取穴，都要留针。

舌头难于收卷，口涎流出，内心烦闷，治疗应取足少阴经穴。浑身发冷，上下腭象鼓一样打颤，不出汗，腹胀，心中烦闷，治疗应取手太阴经穴。针刺虚症，应刺营卫气虚处，用补法；针刺实症，应刺营卫气实处，用泻法。

春季针刺，可取络脉间的穴位；夏季针刺时，可取肌肉与皮

肤间的穴位；秋季针刺时，可取手太阴经的穴位；冬季针刺，可取各个经穴。大凡四季的针刺，各有各的取穴范围。取络脉能治皮肤病，取肌肉皮肤间的穴位可治肌肉疼痛，取手太阴经可治筋脉病，取经穴可治骨髓、五脏的疾病。

人的身体有五个重要部位，即伏兔部、腓部、背部、五脏之腧穴部和颈项部。在这五个部位若发生痈疽，都可能致死。疾病从手臂开始发生的，应先取手阳明经、手太阴经的穴位治疗，使其出汗；疾病从头部开始发生的，应先取项部足太阳经的穴位治疗，使其出汗；疾病从足胫部开始发生的，应先取足阳明经的穴位治疗，使其出汗。针刺手太阴经穴可使汗出，针刺足阳明经穴也可使汗出，所以，取阴经穴而出汗多且不止的，可取阳经穴来止汗；取阳经穴而出汗多且不止的，可取阴经穴来止汗。

针刺的危害在于已刺中病而不去针，这样就会使精气外泄；没有刺中病就去针，这样会导致邪气凝聚。精气外泄则病情加重且身体更加虚弱；邪气凝聚，则生成痈疽。

【原文】

皮寒热者，不可附席，毛发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之络，以补手太阴。

肌寒热者，肌痛，毛发焦而唇槁腊，不得汗。取三阳于下以去其血者，补足太阴以出其汗。

骨寒热者，病无所安，汗注不休。齿未槁，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

骨痹，举节不用而痛，汗注烦心。取三阴之经补之。

身有所伤血出多，及中风寒，若有所堕坠，四支懈惰不收，名曰体惰。取其小腹脐下三结交。三结交者，阳明、太阴也，脐下三寸关元也。

厥痹者，厥气上及腹。取阳明之络，视主病也，泻阳补阴经也。

颈侧之动脉人迎。人迎，足阳明也，在婴筋之前。婴筋之后，手阳明也，名曰扶突。次脉，足少阳脉也，名曰天牖。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腋下动脉，臂太阴也，名曰天府。阳迎头痛，胸满不得息，取之人迎。暴瘖气鞕，取扶突与舌本出血。暴聋气蒙，耳目不明，取天牖。暴挛痫眩，足不任身，取天柱。暴瘅内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此为天牖五部。

臂阳明有入颃偏齿者，名曰大迎，下齿龋取之。臂恶寒补之，不恶寒泻之。足太阳有入颃偏齿者，名曰角孙，上齿龋取之，在鼻与颃前。方病之时其脉盛，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一曰取之出鼻外。

足阳明有挟鼻入于面者，名曰悬颅，属口，对入系目本，视有过者取之，损有余，益不足，反者益其。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头目苦痛取之，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跻、阳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

热厥取足太阴、少阳，皆留之；寒厥取足阳明、少阴于足，皆留之。

舌纵涎下，烦悗，取足少阴。振寒洒洒，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悗，取手太阴。刺虚者，刺其去也；刺实者，刺其来也。

春取络脉，夏取分腠，秋取气口，冬取经输，凡此四时，各以时为齐。络脉治皮肤，分腠治肌肉，气口治筋脉，经输治骨髓、五脏。

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腨也；背三；五脏之腧四；项五。此五部有痈疽者死。病始手臂者，先取手阳明、太阴而汗出；病始头首者，先取项太阳而汗出；病始足胫者，先取足阳明而汗

出。臂太阴可汗出，足阳明可汗出，故取阴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阳；取阳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阴。

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则精泄，不中而去则致气。精泄则病甚而恇，致气则生为痈疽也。

癫狂篇第二十二

眼角向外凹陷于脸面上的，称为锐眦；眼内角靠近鼻梁的，称为内眦。向上为外眦，向下为内眦。

癫病刚开始表露的时候，患者先是闷闷不乐，头部沉重且疼痛，眼光发直，全眼通红。当进一步加重发作时，就会心烦不安。诊断时可观察病人面部情况，治疗取手太阳经、手阳明经和手太阴经的穴位，等到病人面部血色转为正常后止针。

癫病开始发作的时候，病人口中发出啼呼，气喘心悸，对此应从手阳明、手太阳两经诊候取穴治疗，采用缪刺法，即身体左侧僵硬的，针刺右侧，身体右侧僵硬的，针刺左侧，待病人面部血色转为正常后止针。

癫病开始发作的时候，病人先是身体反张而僵，因而脊背疼痛，对此应从足太阳经、足阳明经、足太阴经和手太阳经诊候取穴治疗，待到病人面部血色转为正常后止针。

治疗癫病的医生，应常和病人住在一起，观察决定应取什么经穴治疗。病发作时，见病人有病的经脉就放血，将放出的血装在葫芦里，待到病人再发病时，葫芦里的血就会有响动。如果没有响动，可以灸穷骨二十壮。穷骨，就是骶骨。

癫病深入骨的病人，腮、齿部的腧穴、分肉之间都胀满，而且骨肉分离，出汗、烦闷，呕吐多涎沫，气下泄，这是不治之症。

癫病深入筋的病人，身体蹉局，严重拘挛，脉大，治疗应刺项后足太阳膀胱经的大杼穴。如果病人已呕吐许多涎沫，气下泄，就是不治之症。

癫病已深入血脉的病人，发病时会突然仆倒，四肢的脉都胀而纵缓。如果脉满，都可以刺之出血；如果脉不满，可以取挟行于颈项两旁的足太阳经的腧穴用灸法治疗，并可以灸带脉与腰相距三寸的穴位，也可以灸分肉之间和四肢的腧穴。如果病人呕吐出许多涎沫，气下泄，就是不治之症。

患癫病的人，如果发病时象患狂病一样，就会无法救治而死。

狂病在开始显露时，病人先是独自伤悲，健忘，易发怒，常生恐惧，这是由于忧愁和饥饿所致。治疗这种程度的病先取手太阴、手阳明两经的穴位，待病人面部血色转为正常后止针，然后取足太阴、足阳明两经的穴位针治。

狂病开始发作时，病人少睡，不知饥饿，自认为高尚、贤良，自以为能言善辩、才智过人，自觉得很尊贵，爱骂人，日夜不休。治疗这种程度的病取手阳明经、手太阳经、手太阴经和舌下少阴经的穴位，观察这些穴位，凡血脉盛，都可取用；如果血脉不盛，就放弃不用。

病人说疯话，惊恐，多笑，好唱歌，胡乱行动不止，这是由于受了大惊恐所致。治疗这种病应取手阳明、手太阳、手太阴经的穴位。

得狂病的人，如果幻视幻听，好呼叫，这是由于神少气衰而导致的。治疗这种狂病应取手太阳、手太阴、手阳明、足太阴经和头部、两腮部的穴位。

得狂病的人，如果贪吃，时常自觉见到鬼神，爱暗笑却不在人前表露，这是由于受了大惊喜而导致的。治疗这种狂病应先取足太阴、足太阳、足阳明经的穴位，后取手太阴、手太阳、手阳明经的穴位。

狂病初发时，还未出现以上症状的，治疗先取曲泉穴左右动脉针刺之，若血脉盛的就放血，不久便可痊愈。如果还未治愈，就

用上述的方法取穴治疗，并灸骶骨二十壮。

外感风邪而厥气内逆的风逆病，症状为突然间四肢疼痛，时而大汗淋漓，时而寒冷得唏嘘不止，饿了则心中烦乱，饱了则多动不安。治疗可取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这表里二经，以及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如果感觉肌肉寒凉的，取上述各经的荥穴；如果感觉骨里寒凉的，取上述各经的井穴。

厥逆病的症状是两脚突然发冷，胸部象要裂开，肠子痛得好象用刀在刮磨，心烦而不能进食，脉来的大小皆呈涩像。如果病人身体温暖，就取足少阴经的穴位治疗；如果病人身体寒凉，就取足阳明经的穴位治疗，身体寒凉的用补法，身体温暖的用泻法。厥逆病的症状若是腹部胀满，肠鸣，胸满，呼吸不畅，治疗应取胸下部两胁间的穴位，就是病人咳嗽时有起动而应手之处，也可取用背腧穴，用手按压感觉舒快之处，就是背腧穴所在。

内闭而小便不通，应刺足少阴、足太阳经的穴位和骶骨上的长强穴，用长针。如果气逆，可取足太阴、足阳明两经的穴位，厥逆严重的取足少阴、足阳明两经动脉的穴位。

气衰的病人，身体大汗淋漓，说话上气不接下气，骨节酸痛，身体沉重，懈怠无力而不能动。治疗可用补法补足少阴肾经的穴位。如果病人气短，呼吸短促而不连续，一活动就象没气了似的，治疗可用补法补足少阴经的穴位，用针刺泻去少阴经的淤血。

【原文】

目眦外决于面者，为锐眦，在内近鼻者，为内眦。上为外眦，下为内眦。

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候之于颜，取手太阳、阳明、太阴，血变而止。

癫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阳明、太阳，左强者

攻其右，右强者攻其左，血变而止。

癫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阳、阳明、太阴、手太阳，血变为止。

治癫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病至，视之有过者泻之，置其血于瓠壶之中，至其发时，血独动矣。不动，灸穷骨二十壮。穷骨者，骶骨也。

骨癫疾者，颠、齿诸腧、分肉皆满而骨居，汗出烦悗。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筋癫疾者，身倦挛急大，刺项大经之大杼脉。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脉癫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挟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输。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癫疾者，疾发如狂者，死不治。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阴、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阳明。

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辨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舌下少阴，视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释之也。

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

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阳，太阴、阳明、足太阴、头两颠。

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阴、太阳、阳明，后取手太阴、太阳、阳明。

狂而新发，未应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动脉，及盛者见血，有顷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壮。

风逆暴四肢肿，身漯漯，唏然时寒，饥则烦，饱则善变。取手太阴表里，足少阴、阳明之经。肉清取荥；骨清取井，经也。

厥逆为病也，足暴清，胸若将裂，肠苦将以刀切之，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暖取足少阴，清取足阳明，清则补之，温则泻之。厥逆腹胀满，肠鸣，胸满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胁咳而动手者，与背腧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

内闭不得溲，刺足少阴、太阳与骶上以长针，气逆则取其太阴、阳明、厥阴，甚取少阴、阳明动者之经也。

少气，身漯漯也，音吸吸也，骨酸体重，懈惰不能动。补足少阴。短气，息短不属，动作气索，补足少阴，去血络也。

热病篇第二十三

偏枯的症状为半身不遂且疼痛，言语如常，神志清醒，这是病在分肉腠理之间，没影响内脏的表现。治疗可用大针刺之，病人气虚则用补法，气盛则用泻法，这样就可以恢复。痱病的症状为身体不觉得疼痛，四肢运转不灵，神志错乱但不严重，说话声音微弱但可以听明白，病到这种程度还可以治疗。病情加重到不能说话的程度，就无法救治了。如果病先发于阳分，然后入阴分，应当先取阳经刺治，后取阴经刺治，用浅刺取穴的方法。

患热病三日，病人气口脉象平静，人迎脉象躁乱的，治疗可取用各阳经，在治热病的五十九个穴中选穴，用来泻去病热，使病人出汗，用补法充实阴经来补三阴的不足。病人身体热得很厉害，而阴阳之脉象都平静的，不可用针刺。如果还可以针刺，应尽快取穴针刺，即使病热不随汗而出，也会外泄。这里所说的不可针刺的原因，是因为病人有死的征兆。

患热病七、八天，病人脉口有动象，气喘头昏的，应尽快针治，汗就会自然流出。针刺应浅刺手大指间的穴位，即少商穴。

患热病七、八天，病人脉搏微弱细小，尿血，口干，一天半后就会死亡。出现代脉（内气枯竭之迹象）的病人，一天内就会死亡。热病经刺治已经出汗，但脉象仍显躁乱，气喘而且身体重新发热，这样的病情就不要刺治了，气喘严重的病人会死亡。

患热病七、八天，脉不躁动，即使躁动但没有散象和数象，这种情况如果在往后的三日内能出汗的，可以救治。三日内不出汗的，第四天就会死亡。从患病起就没出汗的病人，不要用针治。

患热病首先感到皮肤痛，鼻子不通气就象塞上了东西的病人，治疗可取表皮，用九针中的第一针镵针，在治热病的五十九个穴位中选刺。若鼻部生疹，应当用浅刺法刺肺腧穴，不能取心腧穴，因为心属火，心火克肺金。

患热病首先感到皮肤燥涩不爽，身体无力且发热，烦躁，口、唇、咽喉干燥，治疗应取血脉，用九针中的第一针镵针，在治热病的五十九个穴位中取穴。如果患热病者皮肤发胀，口干，出冷汗，应刺心腧穴血脉，不能取肾腧穴，因为肾属水，肾水克心火。

热病患者喉干，饮水多，易受惊，卧床不起，治疗应取肤肉，用九针中的第六针员利针，在治热病的五十九个穴位中选穴。如果病人眼角呈青色，应刺脾腧穴肌肉，不能取肝腧穴，因为肝属木，肝木克脾土。

患热病的人，脸青胸痛，手足躁动，治疗应取筋间，用九针中第四针锋针。如果病人筋拘挛，眼睛生翳看不清，应刺肝腧穴的筋间，不能刺肺腧穴，因为肺属金，肺金克肝木。

患热病的人屡发惊悸，手足抽搐，狂躁，治疗当取血，用九针中的第四针锋针，急泻热邪。如果有癫病症状，毛发脱落，应刺心腧穴之血，不可刺肾腧穴，因为肾属水，肾水克心火。

患热病的人身体沉重，骨节疼痛，耳聋，嗜睡，治疗应取骨，用九针中的第四针锋针，在治热病的五十九个穴位中选穴。如果患者骨病而不思饮食，咬牙，双耳发凉，应刺肾腧穴之骨，不可刺脾腧穴，因为脾属土，脾土克肾水。

患热病者说不清哪痛，耳聋，四肢不能动，口干，外热严重，内热也很盛，这是热邪深入骨髓的表现，病人无法救治而死。

患热病者整个头部疼痛，眼睛的脉络抽搐，易流鼻血，这是厥热病。治疗应用九针中的第三针锟针，根据病症的虚实，用不同的针法。

患热病者身体沉重，肠中灼热，治疗时用九针中的第四针锋针，在病人脾胃腧穴和手足指间取穴，也可刺胃经络穴，这是为了得气。

患热病者脐部两侧骤然疼痛，胸胁间满闷，治疗应取涌泉穴和阴陵泉穴，用九针中的第四针锋针，刺咽喉部的廉泉穴。

患热病，汗将出，而脉象病症相合的病人，可取鱼际、太渊、大都、太白穴，用泻法可以去热，用补法可以使汗出来，如果出汗过多，可刺踝上横纹三阴交穴来止汗。

患热病者已出汗而脉象仍然躁盛的，这是阴脉虚弱已极的表现，病人会死的；患热病者已出汗而脉象平静，病人会活下去。患热病者脉象仍盛躁却不出汗，这是阳脉衰弱已极的表现，病人会死的；患热病者脉象盛躁，出了汗，脉象就平静，这种病人会活下去。

热病有九种是不可刺治的死症：一，不出汗，颧骨部发红，呃逆的病人，死。二，虽下泄而腹部仍然严重胀满的病人，死。三、目已不明仍发热不退的病人，死。四、老人和婴儿，发热且腹部胀满的，死。五、不出汗且吐血的病人，死。六、舌根腐烂，发热不退的病人，死。七、咳嗽，鼻出血，不出汗，就是出汗而足部也不出汗的病人，死。八、热邪深入骨髓的病人，死。九、发热至痉挛的病人，死。发热至痉挛就是指腰脊反张，手足抽搐，牙关紧闭，牙齿紧咬。凡以上这九种死症，不可刺治。

所谓治疗热病的五十九个穴位，就是在两手外侧和内侧各三穴，共十二穴；手五指间各有一穴，共八穴；脚也如此；头部入发际一寸中行督脉旁三分，左右各有三穴，共六穴；进一步再深入发际三寸，两边各有五穴，共十穴；耳前后各一穴，口下一穴，项中一穴，共六穴；巅顶上一穴，囟会一穴，后发际一穴，廉泉一穴，风池二穴，天柱二穴。

胸中气满，喘息，治疗可取足太阴经在足大趾之端距脚趾甲薤叶宽的隐白穴，寒症则留针，热症则快速去针，待上逆之气下降，喘息平定，就可止针。

心疝病，突发疼痛，治疗可取足太阴经、足厥阴经，针刺其血络放血。

喉痹病，舌卷难伸，口干，心烦，心痛，手臂内侧疼痛，手臂不能上举到头部，治疗可取手无名指指甲下距顶端韭叶宽的关冲穴。

眼红疼痛，从内眼角开始，治疗应取阴跷脉的照海穴。

风痉，身体反张，治疗先取足太阳经的委中穴，刺浅表血络出血。内中有寒，兼取足三里穴。

小便不畅，治疗可取阴跷经脉及足厥阴经足大趾三毛上的穴位，刺这两经血络出血。

男子如果患了蛊病，女子如果患了妊娠恶阻之病，身体腰脊懈怠无力，不思饮食，治疗先取涌泉穴，刺之出血，再观察脚面上血盛的络脉，略微刺其出血。

【原文】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刺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痱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于阳，后入于阴者，先取其阳，后取其阴，浮而取之。

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身热甚，阴阳皆静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则泄。所谓勿刺者，有死征也。

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

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热病七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数，后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汗者，勿腠刺之。

热病先肤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苛轸鼻，索皮于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

热病先身涩，倚而热，烦悗，干唇口嗌，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肤胀口干，寒汗出，索脉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热病嗌干多饮，善惊，卧不能起，取之肤肉，以第六针，五十九。目眦青，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

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于四逆，筋劮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热病数惊，瘛疭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针，急泻有余者，癫疾毛发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热病身重骨痛，耳聋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针，五十九刺。骨病不食，啮齿耳青，索骨于肾，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

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

热病头痛颞颥，目痛脉痛，善衄，厥热病也。取之以第三针，视有余不足，寒热痔。

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腧及下诸指间，索气于胃胳，得气也。

热病、挟脐急痛，胸胁满，取之涌泉与阴陵泉，取以第四针，针嗌里。

热病而汗且出，及脉顺可汗者，取之鱼际、太渊、大都、太白，泻之则热去，补之则汗出，汗出太甚，取内踝上横脉以止之。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瘛疭，齿噤龂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

所谓五十九刺者，两手外内侧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间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头入发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发三寸边五，凡十痏；耳前后口下者各一，项中一，凡六痏；巅上一，囟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

气满胸中喘息，取足太阴大指之端，去爪甲如薤叶，寒则留之，热则疾之，气下乃止。

心疝暴痛，取足太阴、厥阴，尽刺去其血络。

喉痹舌卷，口中干，烦心心痛，臂内廉痛，不可及头，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叶。

目中赤痛，从内眦始，取之阴跻。

风痉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腘中及血络出血。中有寒，取三里。

癫，取之阴跻及三毛上及血络出血。

男子如蛊，女子如妊，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

厥病篇第二十四

经脉邪气上逆于头而引发的头痛，叫厥头痛，如果面部若肿起且心中烦躁的，治疗可取足阳明、足太阳经的穴位。

厥头痛，如果头部脉络疼痛，病人情绪悲伤，易哭，诊视头部动脉搏动盛处，刺之略微放血，然后刺足厥阴经的穴位调治。

厥头痛，如果头部沉重，急痛，治疗用泻法，取头上的五条经脉（即督脉、左右足太阳膀胱经、左右足少阴胆经），每行取五穴刺治。先取手少阴经穴位，后取足少阴经穴位。

厥头痛，健忘，爱叹气，用手按摸不到痛处，治疗可取头面部左右的动脉，然后取足太阴经的穴位。

厥头痛，项部先痛，腰脊部也相应疼痛，治疗先取天柱穴，后取足太阴经的穴位。

厥头痛，头痛剧烈，耳前后脉络胀热，治疗应泻出耳脉络之血，然后刺足少阳经的穴位。

真头痛，头痛剧烈，整个脑部都痛，手足冰凉直至肘膝关节，这是不可治的死症。

有的头痛不可以取腧穴治疗，如被击伤或摔伤，致使淤血在体内，如果有内伤，会疼痛不止。这种情况，可以在伤痛部位侧刺，不可选取远距离的腧穴刺治。

有一种头痛不可刺治，即大痹恶患。每天都发作的，针刺只可使其稍好一些，不能根治。

偏头寒痛，治疗先取手少阳、手阳明经的穴位，后取足少阳、足阳明经的穴位。

由五脏气冲逆所致的厥心痛，牵连背部疼痛、抽搐，好象有东西从后背触动心脏，以致曲脊驼背，这是肾心病。治疗先取京骨、昆仑穴，发针后仍疼痛不止的，再取然谷穴刺之。

厥心痛，腹胀胸满，心痛特别厉害，这是胃心痛。治疗应取大都、太白穴。

厥心痛，痛得好象用锥针刺心一样，心痛剧烈，这是脾心痛。治疗应取然谷、太溪穴。

厥心痛，面色苍白象死人一样，终日疼痛不止，这是肝心痛。治疗应取行间、太冲穴。

厥心痛，在卧床或休息时，心痛停止，如果活动则心痛加剧，但面色不变，这是肺心痛，治疗应取鱼际、太渊穴。

真心痛，手足冰凉直至肘膝关节，心痛剧烈。这种症状，早晨发作，晚上就会死亡，晚上发作，第二天早晨就会死亡。

心痛但不可以刺治的病症是内有积聚淤血，这种病症不可以取腧穴治疗。

肠中有寄生虫和蛔虫，都不可用小针取穴刺治。心腹痛，发作时疼痛难忍，腹内有肿块，可上下移动，疼痛间歇性发作，腹中热，经常口渴流涎，这是有蛔虫的症状。治疗可用手聚拢按住肿块，不使移动，用大针刺之，手仍按着不动，待虫不动后，再拔出针来。

耳聋听不到声音，治疗可取耳中的听宫、角孙等穴。耳鸣，治疗可取耳前动脉处的耳门穴。耳痛而不可刺治的，是指耳中有脓或耳中有干耳垢，耳已丧失听觉的病症。耳聋应取手无名指指甲上端与肉相交处的关冲穴，先取手部关冲穴，后取足部窍阴穴刺之。耳鸣，治疗可取手中指指甲上端的中冲穴，左耳鸣取右手的中冲穴，右耳鸣取左手的中冲穴，先取手部穴位，后取足部的大敦穴。

大腿不能抬起，治疗可让病人侧卧取穴，在髀枢中的环跳穴用员利针刺之，不可用大针。

患下血如注的病人，治疗应取曲泉穴。

患风痹的病人，久病不愈，脚有时冷得象踩在冰上，有时热得象在热水中，大小腿酸疼无力，心烦头痛，时常呕吐又时常胀饱，眩昏一停就出汗，出汗时间长了又目眩，一会儿悲伤，一会儿恐惧，气短，闷闷不乐，患这种病，不出三年就会死亡。

【原文】

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

厥头痛，头脉痛，心悲善泣，视头动脉反盛者，刺尽去血，后调足厥阴。

厥头痛，贞贞头重而痛，泻头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阴，后取足少阴。

厥头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头面左右动脉，后取足太阴。

厥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柱，后取足太阳。

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另本云有动脉），泻出其血，后取足少阳。

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

头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击堕，恶血在于内，若肉伤，痛未已，可则刺，不可选取也。

头痛不可刺者，大痹为恶。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

头半寒痛，先取手少阳、阳明，后取足少阳、阳明。

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瘛，如从后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先取京骨、昆仑，发狂不已，取然谷。

厥心痛，腹胀胸满，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

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

谷、太溪。

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间、太冲。

厥心痛，卧若徙居，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取之鱼际、太渊。

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

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于腧。

肠中有虫瘕及蛟蛹，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肠痛，悗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蛹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悲腹悗痛，形中上者。

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耵聍，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耳鸣，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后取足。

足髀不可举，侧而取之，在枢合中以员利针，大针不可刺。

病注下血，取曲泉。

风痹淫泺，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泺，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

病本篇第二十五

先患病而后气血违逆的，治其病为本；先气血违逆而后患病的，治其气血违逆为本。先受寒邪而后致病的，治其寒邪为本。先患病而后发生寒症的，治其病为本。先受热邪而后致病的，治其热邪为本。先腹泄而后发生其它病的，治腹泄为本，一定要先将腹泄治好，才能治疗其它的病；先患病而后发生腹泄的，治其病为本。先患病而后发生胸腹满闷之中满症的，先治其中满的标病；先中满而后心烦的，治其中满为本。人生病的原因，有客气所致，也有同气所致。患病时，如大小便不通，就要先治标病；如大小便通畅，先治其本病。

疾病发作而为邪逆有余的实症，邪逆有余的实症为本，发作的病为标，应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疾病发作而为正气不足的虚症，正气不足为标，发作的病为本，应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治病要仔细观察病情的轻重，用适当的方法加以调治，病轻者可以标本兼治，病重者先单治本或单治标。先是大小便不利而后生出其它病症的，应当先治大小便不利这个本病。

【原文】

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中满者，治其标。先病后泄者，治其本。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有客气，有同气。大小便不利，治其标；大小便利，

治其本。

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详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为独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杂病篇第二十六

经气厥逆，脊柱两侧疼痛，连及头顶，导致头昏沉沉，眼睛看不清东西，腰脊僵直，治疗应取足太阳经的委中穴，刺络脉出血。

经气厥逆，胸部满闷，面部肿胀，口唇肿起，突然间说话困难，严重的则不能言语，治疗应取足阳明经的穴位。

经气厥逆，逆至喉部就不能言语，手足发冷，大便不利，治疗应取足少阴经的穴位。

经气厥逆，腹部膨胀，叩之有声，内多寒气，腹鸣如水响，大小便困难，治疗应取足太阴经的穴位。

咽喉发干，口中灼热好象胶粘，治疗应取足少阴经的穴位。

膝关节疼痛，治疗可取犊鼻穴，用员利针刺治，刺后过一会再刺。员利针大如牛尾之毛，用它刺治膝部是最为适宜的。

患喉痹之人，如果不能说话，治疗可取足阳明经的穴位；如果能说话，治疗可取手阳明经的穴位。

患疟疾的病人，如果口不渴，隔天发作一次，可取足阳明经的穴位治疗；如果口渴且隔天发作一次的，可取手阳明经的穴位治疗。

牙痛的病人，如果不怕冷饮，可取足阳明经的穴位治疗；如果怕冷饮，可取手阳明经的穴位治疗。

耳聋而不疼痛的，可取足少阴经的穴位治疗；耳聋而疼痛的，可取手阳明经的穴位治疗。

鼻出血不止，流出的是败恶黑血，治疗应取足太阳经的穴位；

黑血凝滞，治疗可取手太阳经的穴位。如果出血不止，应刺手太阳经的腕骨穴，还不止血，可刺委中穴出血。

腰痛，如果身体上部发寒，治疗可取足太阳、足阳明两经的穴位；如果身体上部发热，治疗可取足厥阴经的穴位。腰痛得不能前俯后仰，治疗可取足少阳经的穴位。腰痛，内热而气喘，治疗可取足少阴经的穴位，并刺委中穴的血络。

爱发怒且不想吃东西，话少，应刺足太阴经的穴位治疗；爱发怒且话多，应刺足少阴经的穴位。

下巴疼痛，可刺手阳明经的穴位和足阳明经的颊车穴出血。

脖子疼痛，不能前俯后仰，可刺足太阳经的穴位；如果脖子不能回转，可刺手太阳经的穴位。

小腹部胀满膨大，气逆向上连及胃部以至心胸，发冷，全身忽而寒冷忽而发热，小便不利，治疗可取足厥阴经的穴位。

腹部胀满，大便不利，腹部胀大，气逆向上影响胸部、喉部，喘息急促，喘声很大，治疗可取足少阴经的穴位。腹部胀满，进食不能消化，腹内鸣响，不能大便，治疗可取足太阴经的穴位。

心痛牵连腰部、脊背疼痛，想呕吐，治疗可取足少阴经的穴位。心痛，腹胀，大便不利，治疗可取足太阴经的穴位。心痛牵连背部疼痛，呼吸不畅，治疗可刺足少阴经的穴位；若仍疼痛不止，可取手少阳经的穴位刺治。心痛，小腹胀满，上下疼痛无定处，大小便困难，治疗可刺足厥阴经的穴位。心痛，气短，呼吸困难，治疗可刺手太阴经的穴位。心痛，治疗应刺九椎下的筋缩穴，先在穴位上按揉，刺后，再按揉，可以立即止痛；如果仍疼痛不止，再上下寻求治本病的有关穴位刺治，找到了相应的穴位刺治，就会立即止痛。

腮部疼痛，治疗可刺足阳明经的曲周动脉（即颊车穴）出血，可以立即止痛；若仍不止痛，再按揉足阳明经的人迎穴，就会立

即止痛。

气逆向上，治疗可取胸中凹陷处的屋翳穴以及胸下部的动脉。

腹痛，治疗可刺脐左右动脉，针刺后再按揉该处，就会立即止痛；如果仍不止痛，再刺气冲穴，刺后再按揉该穴，就会立即止痛。

痿厥病，治疗可将病人四肢捆绑起来，待病人气闷时，就迅速解开，每天两次，发病时失去知觉的病人这样治疗十天后就会有知觉，但治疗不要停止，直到病好了，才停止捆缚。

打嗝，可用草茎刺鼻，使人打喷嚏，就会停止打嗝。如果仍不停止，可憋住气，迎上逆之气引而散之，就会立即止住打嗝。使人大惊，也可以止住打嗝。

【原文】

厥，挟脊而痛者，至顶，头沉沉然，目眩眩然，腰脊强，取足太阳胭中血络。

厥，胸满面肿，唇漯漯然，暴言难，甚则不能言，取足阳明。

厥气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阴。

厥而腹向向然，多寒气，腹中穀穀，便溲难，取足太阴。

嗌干，口中热如胶，取足少阴。

膝中痛，取犊鼻，以员利针，发而间之。针大如麻，刺膝无疑。

喉痹不能言，取足阳明；能言，取手阳明。

痓不渴，间日而作，取足阳明；渴而日作，取手阳明。

齿痛，不恶清饮，取足阳明；恶清饮，取手阳明。

聋而不痛者，取足少阳；聋而痛者，取手阳明。

衄而不止，衄血流，取足太阳；衄血，取手太阳。不已，刺窌骨下，不已，刺胭中出血。

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阳阳明；痛上热，取足厥阴。不可以俯仰，取足少阳。中热而喘，取足少阴，腘中血络。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刺足太阴；怒而多言，刺足少阳。

颠痛，刺手阳明与颠之盛脉出血。

项痛不可俯仰，刺足太阳；不可以顾；刺手太阳也。

小腹满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时寒热，小便不利，取足厥阴。

腹满，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阴。腹满食不化，腹向向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阴。

心痛引腰脊，欲呕，取足少阴。心痛，腹胀。啬啬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阴；不已，取手少阳。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阴。心痛，但短气不足以息，刺手太阴。心痛，当九节刺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

颠痛，刺足阳明曲周动脉见血，立已；不已，按人迎于经，立已。

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下胸动脉。

腹痛，刺胁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已刺按之，立已。

瘛厥为四末束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无休，病已止。

哕，以草刺鼻，嚏，嚏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

周痹篇第二十七

黄帝问岐伯道：周痹病在身体上，上下移动，随着血脉上下左右相应，无孔不入，我想知道这样的疼痛，病邪是在血脉中呢，还是在分肉之间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病痛部位的移动，快到来不及下针，当其聚集在一处疼痛时，还未及确定治疗部位，而疼痛已经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呢？我想要了解其中的道理。

岐伯回答说：这是众痹，不是周痹。

黄帝说：我想要了解众痹。

岐伯回答说：众痹各自有一定的部位，但会交替发作和停止，动静交替，左侧会影响右侧，右侧会影响左侧，不会周身并发，而是交替发作和休止。

黄帝说：讲得好。怎样治疗呢？

岐伯回答说：刺治这种病，疼痛虽已停止，也一定要针刺疼痛部位，不要让疼痛再发作。

黄帝说：讲得好。我想要了解周痹是怎么样的情况？

岐伯回答说：周痹这种病，是邪在血脉之中，随着血脉上行，随着血脉下行，不会左右相应，而是各在一定的部位。

黄帝说：怎样针刺治疗这种病呢？

岐伯回答说：如果疼痛从上而下，应先刺治其下以阻止病情的发展，后刺治其上以除掉病根；如果疼痛从下而上，应先刺治其上以阻止病情发展，后刺治其下以除掉病根。

黄帝说：讲得好。这种周痹之痛是怎么生成的，因为什么而

得名？

岐伯回答说：风寒湿气侵入体表分肉之间，致使津液化成涎沫，涎沫遇到寒气则凝聚，凝聚不散处就会排挤分肉而产生分裂，分肉裂开就会疼痛，疼痛就会使注意力集中在疼痛部位，注意力集中的部位就会发热，发热就会散寒而缓解疼痛，疼痛缓解就会使厥气上逆，厥气上逆则导致其他痹痛发作，这样交相发作则形成这种周痹之痛。

黄帝说：讲得好。我已经知道痹症的原因了。这种病是病邪内侵还未深入内脏，向外发作也未在皮肤上显示出来，而只是停留在分肉之间，使得真气不能周行全身，所以命名叫周痹。因此，针刺痹症，一定要先沿着足六经按压，观察病症的虚实，以及大络有无血郁结而不通的情况和因虚证而脉下陷空的情况，然后进行调治，可采用熨法来疏通经脉。如果筋脉拘紧，也可牵引病人肢体来帮助经脉通行。

黄帝说：讲得好。我已经知道了痹症的情况，也知道了它的治疗方法了。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周痹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随脉，其上下，左右相应，间不容空，愿闻此痛，在血脉之中邪？将在分肉之间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间不及下针，其痛痛之时，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愿闻其故。

岐伯答曰：此众痹也，非周痹也。

黄帝曰：愿闻众痹。

岐伯对曰：此各在其处，更发更止，更居更起，以右应左，以左应右，非能周也，更发更休也。

黄帝曰：善。刺之奈何？

岐伯对曰：刺此者，痛虽已止，必刺其处，勿令复起。

帝曰：善。愿闻周痹何如？

岐伯对曰：周痹者，在于血脉之中，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

黄帝曰：刺之奈何？

岐伯对曰：痛从上下者，先刺其下以过（一作遏下同）之，后刺其上以脱之；痛从下上者，先刺其上以过之，后刺其下以脱之。

黄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

岐伯对曰：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

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内不在藏，而外未发于皮，独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命曰周痹。故刺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经，视其虚实，及大络之血结而不通，及虚而脉陷空者而调之，熨而通之，其瘛坚，转引而行之。

黄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经巽之理，十二经脉阴阳之病也。

口问篇第二十八

黄帝闲居，摒开左右之人而问岐伯道：我已了解关于九针的医经，以及医经上所论述的阴阳两经、气顺气逆和手足六经的道理，我希望得到口授相传的知识。

岐伯离开席位，拜了两拜后说：问得好啊！这些知识都是先师口授传给我的。

黄帝说：我想听到这些口授相传的知识。

岐伯回答说：百病的最初生成，都是由于风雨寒暑的变化，阴阳不调，喜怒无常，饮食起居不良，大惊猝恐等原因引起的。这些原因导致了血气分离，阴阳破散，经络闭塞，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滞留，经脉虚空，血气运动紊乱，于是身体状况就不正常了。这些论述在医经上没有记载，请让我说明其中的道理。

黄帝问：人打呵欠，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答道：卫气白天行于阳分，夜间则行于阴分。阴主夜，夜主静卧而眠。阳主升而上，阴主降而下。因此，人在夜间将睡之时，阴气积聚于下，阳气未尽入于阴分，阳气引而上行，阴气引而下行，阴阳二气相互牵引，所以不断打呵欠。待到阳气尽入于阴分，阴气盛行，人就闭目而眠了。待到白天阴气尽入于阳而阳气盛行时，人就醒了。治疗打呵欠，应泻足少阴肾经，补足太阳膀胱经。

黄帝问：人患呃逆，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谷物进入胃里，化成胃气上注到肺里。若胃里先有寒气，与新谷气相争，寒气和谷气都滞留在胃里，新旧二气两相

扰乱，胃气寒气交攻互逆，再从胃中出来而上逆，所以发生呃逆。治疗可补手太阴肺经，泻足少阴肾经。

黄帝问：人有哽咽，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这是因为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运行快而阳气运行缓，阴气过盛而阳气衰绝，所以发生哽咽。治疗可补足太阳膀胱经，泻足少阴肾经。

黄帝问：人身体发冷打战，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寒气侵入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所以身体出现发冷发抖现象。治疗可用温补各阳经的方法。

黄帝问：人有噫气，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寒气侵入胃里，厥逆之气从下向上扩散，再从胃里出来，所以产生噫气。治疗可补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

黄帝问：人打喷嚏，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阳气和，充满胸腔，向上出于鼻，所以打喷嚏。治疗可用补法刺足太阳经的荥穴通谷。

黄帝说：人全身懈怠无力，活动不灵，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胃气虚而不实则各经脉皆虚，各经脉虚则导致全身筋肉脉络懈怠，筋脉懈惰又用力行房事，则元气不能恢复，所以发生全身懈怠无力的解症。治疗应根据发病部位，在分肉之间用补法。

黄帝问：人悲哀而流眼泪，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心是五脏六腑的主宰；眼睛是各宗脉所聚集之处，也是眼泪的通道；口鼻是气息出入的门户。因此，悲哀忧伤就会劳动心神，心神激动就导致五脏六腑不安，五脏六腑不安则会使宗脉相应而动，宗脉动就会使眼泪的通道敞开，眼泪的通道敞开就使得眼泪流出来。人的津液，是灌注了精气而滋润孔窍的。因此，眼泪的通道敞开就会涕泣不止，涕泣不止就会导致津液枯竭，津

液枯竭会使精气无所灌注，精气无所灌注就会使眼睛看不见东西，所以称为“夺精”。治疗此症可补天柱穴，穴在足太阳经在挟项后的发际。

黄帝问：人叹气，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忧愁思虑会使心之脉络急紧，心之脉络急紧就会约束气道，气道受了约束则呼吸不畅，所以叹气来扩展呼出气息。治疗可补手少阴经、手厥阴经和足少阳经，要留针。

黄帝问：人流口水，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人吃喝的东西都进入胃里，胃中有热就会使寄生虫蠕动，虫动则胃气弛缓，胃气弛缓就会使舌下廉泉张开，所以口水流出。治疗可补足少阴肾经。

黄帝问：人发生耳鸣，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耳是人体各经脉所汇聚之处，所以胃中空就会使各经脉虚，各经脉虚则阳气下降，致使入耳之经脉气血不足而有所衰竭，因此发生耳鸣。治疗可补足少阳客主人穴和手大指指甲上与肉相交处的手太阴经的少商穴。

黄帝问：人自己咬舌头，是什么气导致的？

岐伯说：这是厥逆之气上行于头，随各脉各行其位导致的。少阴逆气上达就会咬舌，少阳逆气上达就会咬脸颊内部，阳明逆气上达就会咬嘴唇。治疗应根据主病在何经，采用补的方法。

上述十二种病邪，都是奇邪侵入孔窍所致，所以，邪气所在之处，都是由于正气不足。如果头部正气不足，则脑髓不满，耳中常鸣，头常牵拉，目眩；如果身体中部正气不足，则大小便不正常，肠中常鸣；如果身体下部正气不足，则会痿厥、心闷。治疗上述各症都可补足外踝下足太阳经昆仑穴，要留针。

黄帝问：上述各症证，如何治疗？

岐伯说：肾主呵欠，所以治打呵欠应取足少阴肾经。肺主呃

逆，所以治疗呃逆应取手太阴肺经和足少阴肾经。哽咽，原因是阴盛阳衰，所以治疗应补太阳膀胱经，泻足少阴肾经。打战发冷，治疗应补各阳经。嗳气，治疗应补足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打喷嚏，治疗应补足太阳膀胱经。肢体懈怠无力，根据其发病部位，补分肉间。流涕泪，治疗可补足太阳经在挟项后的天柱穴，挟项的天柱穴即在头后正中发际处。叹气，治疗可补手少阴心经、手厥阴心包经和足少阳胆经，要留针。流口水，治疗可补足少阴肾经。耳鸣，治疗可补足少阳胆经的客主人穴、手大指指甲上与肉相交处的手太阴肺经的少商穴。自己咬舌头，观察主病所在之经，用补的方法。目眩，头奋拉，治疗可补足外踝下的足太阳经的昆仑穴，要留针。痿厥，心闷，治疗可刺足大趾间上二寸处，要留针，另一种说法是可刺足外踝下的昆仑穴，要留针。

【原文】

黄帝闲居，辟左右而问于岐伯曰：余已闻九针之经，论阴阳逆顺六经已毕，愿得口问。

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口传也。

黄帝曰：愿闻口传。

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论不在经者，请道其方。

黄帝曰：人之欠者，何气使然？

岐伯答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者主上，阴者主下。故阴气积于下，阳气未尽，阳引而上，阴引而下，阴阳相引，故数欠。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泻足少阴，补足太阳。

黄帝曰：人之哕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哕。补手太阴，泻足少阴。

黄帝曰：人之唏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此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疾而阳气徐，阴气盛而阳气绝，故为唏。补足太阳，泻足少阴。

黄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寒气客于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故为振寒寒栗。补诸阳。

黄帝曰：人之噫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寒气客于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于胃，故为噫。补足太阴、阳明。一曰补眉本也。

黄帝曰：人之嚏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补足太阳荥。眉本，一曰眉上也。

黄帝曰：人之颤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胃不实则诸脉虚，诸脉虚则筋脉懈惰，筋脉懈惰则行阴用力，气不能复，故为颤。因其所在，补分肉间。

黄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补天柱经侠颈。

黄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也。

黄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饮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补足少阴。

黄帝曰：人之耳中鸣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也。

黄帝曰：人之自啮舌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此厥逆走上脉气辈至也。少阴气至则啮舌，少阳气至则啮颊，阳明气至则啮唇矣。视主病者则补之。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窍者也，故邪之所在，皆为不足。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下气不足，则乃为痿厥心悗。补足外踝下留之。

黄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肾主为欠，取足少阴。肺主为哕，取手太阴、足少阴。嚏者，阴与阳绝，故补足太阳，泻足少阴。振寒者，补诸阳。噫者，补太阴、阳明。嚏者，补足太阳、眉本。戭，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泣出，补天柱经侠颈，侠颈者，头中分也。太息，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涎下，补足少阴。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自啮舌，视主病者则补之。目眩头倾，补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悗，刺足太指间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卷　六

师传篇第二十九

黄帝说：我听说前辈老师有很多心得，没有记载在简牍上，我想了解它们而将它们保存下来，作为准则加以推广实行，上可以统治百性，下可以修养自身，使百姓没有痛苦，统治者和百姓相互和睦友爱，美德流传后代，使得子孙继承优良传统而无忧，这样的状态流传百世，没有终止之时。所有这些我可以了解吗？

岐伯说：你问的是很深远的问题啊！统治百姓和修养自身，统治那里和统治这里，处理小事和处理大事，治理国家和治理家庭，从来没有逆其情而能治理好的，只有顺其情才能治理得好。顺其情，不只是阴阳、经脉、营卫之气的顺逆，人民百姓也都希望能顺从他们的意愿。

黄帝问：怎么才能顺其情呢？

岐伯说：到一国应先问清人家的礼俗，到别人家去应先问清人家的忌讳，登庙堂应先问清见君主的礼节，给人看病应先问清病人的适与不适。

黄帝问：怎样才能用适当的方法治疗病人呢？

岐伯说：肠胃中热患消瘅病的人，适宜于用寒的疗法，而内寒的病人则适宜于用热的疗法。胃中热，食物消化得快，使人心悬，常有饥饿感，脐以上的皮肤发热。肠中热，则排出的粪便象糜烂的粥，脐以下的皮肤发寒。胃中寒，就会腹胀；肠中寒，就会肠鸣，大便清稀且有不消化之食物残渣。胃中寒，肠中热，则腹胀而且腹泄；胃中热，肠中寒，就会总觉得饥饿且小腹疼痛。

黄帝说：如果胃热却想吃寒冷的饮食，肠寒却想吃热的饮食，寒热两者是性质相反的，怎样治疗此症呢？特别是王公大人和一向肉食的君主，骄恣纵欲，看不起任何人，就无法使他们禁忌一些食物。让他们禁忌不利食物就会拂逆其意愿，顺从他们的欲望则加重其病情，怎么办呢？治疗应该先治哪一方面呢？

岐伯说：人之常情，没有不愿意活着而愿意死的。如果告诉病人哪些是对他身体有害的，哪些是对他有利的，引导病人做适宜的事情，用得病者的痛苦来劝诫病人，如此这般即使有不通情理的人，哪里还会不听从劝告呢？

黄帝问：怎样治疗呢？

岐伯说：春夏季先治在外的标病，后治在内的本病；秋冬季先治在内的本病，后治在外的标病。

黄帝问：怎样才能使两病相逆的病人得到适宜的治疗呢？

岐伯说：适应这种病人的情况，在饮食衣服上要使他寒热适宜，天冷时多穿不要冻着，天热时少穿以免出汗。在饮食方面，热天不吃滚烫的食物，冷天不吃寒凉的食物。饮食衣服要寒温适中，这样正气才能内守，才能不使邪气侵入体内。

黄帝说：在《本藏》篇中，认为身体的外形、四肢、关节、肌肉可以观察人的五脏六腑的大小。如果王公大人和临朝即位的君主问到这个问题，谁能够捏摸他们的身体然后回答呢？

岐伯说：身体的外形肢节，是五脏六腑的表象，不是仅凭面部能观察得了的。

黄帝说：五脏之精气，可以从面部去观察，我已经知道了，但怎么从肢节上去观察呢？

岐伯说：五脏六腑，肺的位置最高，如遮盖一般，肩高和咽喉的凹陷情况，就是肺部情况在外的表现。

黄帝说：讲得好。

岐伯说：五脏六腑，心是主宰，缺盆是气血的通道。从肩端骨两端相距大小，可以观察缺盆骨的部位和形态，从而观察心脏的高下坚脆偏正。

黄帝说：讲得好。

岐伯说：肝就象将军一样，用它抵抗外邪，想要知道肝的健康情况，可以观察眼睛的明暗。

黄帝说：讲得好。

岐伯说：脾主捍卫身体健康，用它接受饮食，运送食物精华到身体各部分，观察嘴唇和舌头的色泽的正常与否，来了解脾的健康与否。

黄帝说：讲得好。

岐伯说：肾主水在体内运行，肾气通耳而影响听力，观察耳朵听力的好坏，可以了解肾的功能。

黄帝说：讲得好。我还想了解六腑的表象。

岐伯说：六腑中，胃是饮食之海，如果一个人脸颊丰满，颈项粗大，胸部宽广，表明他的胃容纳五谷是好的。鼻道长短，可以观测大肠情况。嘴唇厚，人中长，可以观察小肠情况。眼睛下眼胞大，表明胆不正常。鼻孔向上显露，表明膀胱不固而漏泄。鼻梁中央隆起，表明三焦强壮。以上是用来观察六腑情况的方法。人身体上中下三部分相称合谐，就表明内脏安定而且健康。

【原文】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

岐伯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

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黄帝曰：顺之奈何？

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

黄帝曰：便病人奈何？

岐伯曰：夫中热消瘅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小腹痛胀。

黄帝曰：胃欲寒饮，肠欲热饮，两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从欲，轻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顺之则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

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黄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后治其标。

黄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

岐伯曰：便此者，食饮衣服，亦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出汗。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

黄帝曰：《本藏》以身形支节胞肉，候五脏六腑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临朝即位之君而问焉，谁可扪循之而后答乎？

岐伯曰：身形支节者，脏腑之盖也，非面部之阅也。

黄帝曰：五脏之气，阅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肢节而阅之奈何？

岐伯曰：五脏六腑者，肺为之盖，巨肩陷咽，候见其外。

黄帝曰：善。

岐伯曰：五脏六腑，心为之主，缺盆为之道，骶骨有余，以候髑骶。

黄帝曰：善。

岐伯曰：肝者主为将，使之候外，欲知坚固，视目小大。

黄帝曰：善。

岐伯曰：脾者主为卫，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

黄帝曰：善。

岐伯曰：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

黄帝曰：善。愿闻六腑之候。

岐伯曰：六腑者，胃为之海，广骸、大颈、张胸，五谷乃容。鼻隧以长，以候大肠。唇厚、人中长，以候小肠。目下果大，其胆乃横。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约。此所以候六腑者也。上下三等，脏安且良矣。

决气篇第三十

黄帝说：我听说人有精、气、津、液、血、脉，我本来认为都是一气．现在却分为六种名称，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男女阴阳相交，合为新的形体，在新的形体产生之前的物质叫做精。

那么，什么叫做气呢？

岐伯说：从上焦传播，发散五谷精华，滋养皮肤，充实身体，滋润毛发，就象晨雾雨露滋润万物一样，这就叫做气。

什么叫做津呢？

岐伯说：从皮肤、肌肉、脏腑纹理发泄出来的汗液，就叫做津。

什么叫做液呢？

岐伯说：谷物入胃，精气充满全身，湿润的汁液注入骨内外，使骨关节屈伸自如，渗出的液体可滋补脑髓，使皮肤润泽，这就叫做液。

什么叫做血呢？

岐伯说：中焦接受五谷的精气和汁液的精华，经过变化而化生成红色的液体，这就叫做血。

什么叫做脉呢？

岐伯说：夹护控制着气血，使之无所回避地到达各部位，叫做脉。

黄帝说：六气在人体内有余也有不足，那么精气是多是少，胸髓里的津液是虚是实，血脉是清是浊，凭什么了解呢？

岐伯说：精虚脱的人，会耳聋；气虚脱的人，眼睛看不清；津虚脱的人，皮肤、肌肉和脏腑的纹理会张开，大汗淋漓；液虚脱的人，骨关节屈伸不灵，肤色发暗，脑髓中汁液消减，小腿酸痛，耳鸣；血虚脱的人，面色苍白，发暗而没有光泽；脉虚脱的人，其脉象空虚。以上就是六气不足的征候。

黄帝说：六气之中，怎样分别主要和次要呢？

岐伯说：六气各有所主的脏器，六气的主次好坏，可以根据所主的脏器的作用来分，但五谷和胃是六气生成的源泉。

【原文】

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岐伯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

何谓气？

岐伯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

何谓津？

岐伯曰：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

何谓液？

岐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

何谓血？

岐伯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

何谓脉？

岐伯曰：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

黄帝曰：六气者，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

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夭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黄帝曰：六气者，贵贱何如？

岐伯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肠胃篇第三十一

黄帝问伯高道：我想要了解六腑如何输送谷物以及肠、胃的大小长短，能够容纳多少谷物，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伯高说：请让我详细地解说。谷物在人体中从入口到排出体外所经历的深浅、远近、长短过程是：从嘴唇到牙齿的长度是九分，嘴宽是二寸半。从牙齿后到喉咙上的会厌，三寸半深，这部分大到能容纳五合食物。舌头重十两，长七寸，宽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宽一寸半，从咽门至胃的长度是一尺六寸。胃折皱屈曲在一起，如果伸展开，长二尺六寸，周长一尺五寸，直径五寸，胃大到可容谷物三斗五升。小肠后面附着脊柱，从左向右回环叠积，内与回肠相通相连，外附于脐上方，总共回环叠绕十六个弯曲，小肠周长二寸半，直径八又三分之一分，长三丈二尺。大肠从正当脐的部位向左回环，四周迭积而下，回环反复十六个弯曲，大肠周长四寸，直径一又三分之一寸，长二丈一尺。直肠附着脊柱，承受回肠排出的糟粕，向左回环迭积，上下略有偏斜，直肠周长八寸，直径二又三分之二寸，长二尺八寸。总计食物入嘴经胃肠到排出体外为止的长度是六丈四寸五分，其中回环弯曲是三十二曲。

【原文】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腑传谷者，肠胃之小大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

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

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避，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

平人绝谷篇第三十二

黄帝说：我想要了解人不饮食，一过七天就会死亡，这是为什么？

伯高说：请让我来说明其中的道理。胃周长一尺五寸，直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折皱屈曲伸展开可容纳水谷三斗五升，其中存留谷物常常为二斗，水为一斗五升，这样胃已经是满的了。上焦运动散发的精气，要靠胃输出水谷的精微来补充，这些水谷的精微迅速强有力地供应全身各部位，而下焦则向下清洗排泄水谷中的杂质到大小肠。小肠周长二寸半，直径八又三分之一分，长三丈二尺，可以容纳谷物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又三分之二合；大肠周长四寸，直径一又三分之一寸，长二丈一尺，可以容纳谷物一斗，水七升半；直肠周长八寸，直径二又三分之二寸，长二尺八寸，可以容纳谷物九升三又八分之一合。肠胃总长度共五丈八尺四寸，总共能容纳水谷九斗二升一又三分之二合，这就是肠胃所能容纳水谷的总数。但一般人却不是肠胃中都充满水谷，因为胃中充满水谷时，肠中是空虚的，而当肠中充满胃中排出的水谷时，胃中空虚了，肠胃交替地虚和满，才使得气机上下升降正常，五脏安定，气血和脉络协调通畅，人们精神正常安定。所以，所谓人的神气，就是水谷的精气。因此，肠胃之中应常存谷物二斗，水一斗五升。一般人每天大便两次，每次排便二升半，一天中共排便五升，七天共排便三斗五升，这样就将留在肠胃中的水谷都排尽了。所以，一般人不吃不喝七天就死的原因，是因为水谷精气和津液都竭尽的缘故。

【原文】

黄帝曰：原闻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

伯高曰：臣请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满。上焦泄气，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诸肠。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肠胃之长，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谷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肠胃所受水谷之数也。平人则不然，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故肠胃之中，当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海论篇第三十三

黄帝问岐伯道：我听先生讲过针刺之法，先生所讲的都离不开营卫气血。人体十二条经脉，在内连接脏腑，在外网络般连接四肢关节，先生能将十二经脉与四海配合起来吗？

岐伯答道：人体也有四海、十二经水。自然界的经水都流注到海里，海有东西南北，所以称为四海。

黄帝问：怎么用人体来和四海相对应呢？

岐伯说：人身有髓海、血海、气海和水谷之海，这四海与自然界的四海相对应。

黄帝说：先生将人体与天地间的四海配合起来，这个见解真深远啊！我想要了解它们是怎样相对应的？

岐伯说：一定要先知晓经脉的阴阳表里以及荥腧所在，才可以确定人体的四海。

黄帝问：如何确定呢？

岐伯说：胃是水谷之海，它的输注穴上在气冲穴，下在足三里穴。冲脉是十二经之海，即血海，它的输注穴上在大杼穴，下在上下巨虚穴。膻中是气海，它的输注穴上在颈椎上下的哑门穴和大椎穴，前在人迎穴。脑是髓海，它的输注穴上在脑盖骨顶的百会穴，下在风府穴。

黄帝问：人身四海，什么状态有利，什么状态有害？什么状态生机旺盛，什么状态生机衰败？

岐伯说：顺应自然规律就会生机旺盛，违背自然规律就会生机衰败；懂得顺应自然规律而调养就有利身体，不懂得顺应自然

规律而调养就会有害身体。

黄帝说：人体四海的顺逆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岐伯说：气海有余，邪气胜过真气，就会出现胸中气满，呼吸急促，面色赤红；气海不足，就会出现气短，无力说话。血海不足，就会经常想象身体变小，心情不好，也不知有什么病。水谷之海有余，就会腹部胀满；水谷之海不足，就会出现虽然饥饿也不想吃东西的症状。髓海有余，就会觉得身体轻劲有力，超过自身的极限；髓海不足，就会头昏似旋转，耳鸣，小腿发酸，眩晕，眼睛看不见东西，全身懈怠无力，嗜睡。

黄帝说：我已知道了四海顺逆的表现，那么，怎样调治呢？

岐伯说：详尽掌握与四海相连的上下腧穴的作用来调理它们的虚实，不犯虚实的禁忌。能够顺应这个原则的，病人就可恢复健康；违背这个原则的，病人就会每况愈下。

黄帝说：讲得好。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法于夫子，夫子之所言，不离于营卫血气。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

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经水。经水者，皆注于海。海有东西南北，命曰四海。

黄帝曰：以人应之奈何？

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者，以应四海也。

黄帝曰：远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愿闻应之奈何？

岐伯答曰：必先明知阴阳表里荣输所在，四海定矣。

黄帝曰：定之奈何？

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其输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黄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败？

岐伯曰：得顺者生，得逆者败；知调者利，不知调者害。

黄帝曰：四海逆顺奈何？

岐伯曰：气海有余者，气满胸中，悗息面赤；气海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血海有余，则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狭然不知其所病。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黄帝曰：余已闻逆顺，调之奈何？

岐伯曰：审守其输而调其虚实，无犯其害。顺者得复，逆者必败。

黄帝曰：善。

五乱篇第三十四

黄帝问：人身十二经脉，分属五行，分别与四季相应，违背什么就会导致紊乱，顺应什么就会安定正常？

岐伯说：五行有其相生相克的次序，四季变化有其规律，与它们相顺应就会安定正常，与它们相违背就会导致紊乱。

黄帝问：什么叫相顺应？

岐伯说：十二经脉来对应十二个月，十二个月分为四季，四季就是春秋冬夏。每个季节的气候各不相同，人体的营气和卫气内外相顺，阴阳相和，清浊二气升降不相干扰，象这样，就表明经脉与四季气候相顺应，而人体也就健康安定了。

黄帝问：什么叫相逆而乱？

岐伯说：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行于阳分，卫气逆行于阴分，清浊之气互相侵犯，在胸中乱搅，这就叫大惋。所以，气乱于心，就会心烦，不愿讲话，低首静卧不想动；气乱于肺，就会俯仰皆不安，喘息有声，手按着胸部以帮助呼吸；气乱于肠胃，就会发生霍乱；气乱于手臂足胫，就会发生四肢厥症；气乱于头，就会发生厥逆，头部沉重，眩晕而仆倒。

黄帝问：发生上述这五种乱症，针刺治疗有什么法则吗？

岐伯说：病邪侵入，有它的脉路，祛除病邪，也有它的脉路，仔细观察掌握病邪来去的脉路，善于治疗疾病，这可称得上是养身之宝。

黄帝说：讲得好。我很想了解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乱气在于心的病人，取他的手少阳经的腧穴神门和

手厥阴心包络经的腧穴大陵刺治。乱气在于肺的病人，取他的手太阴经的荥穴鱼际，足少阴经的腧穴太溪刺治。乱气在于肠胃的病人，取他的足太阴经的腧穴太白、足阳明经的下腧穴三里刺治。乱气在于头的病人，取他的天柱穴、大杼穴刺治，如果治不好，再取足太阳经的荥穴通谷和腧穴束骨刺治。乱气在于手臂足胫的病人，先去淤血，后取手、足阳明经和手、足少阳经的荥穴、腧穴刺治。

黄帝问：刺治上述五种乱症，如何施行补泻的手法？

岐伯说：慢慢地刺入，慢慢地拔出，叫做导气；补泻无固定之规，叫做同精（聚神聚气之意）。因为这五种乱症不是有余的实症和不足的虚症，而是乱气相逆。

黄帝说：你讲的方法真是恰当，你讲的机体病理真是高明，请允许我把它刻在玉版上，命名为治乱。

【原文】

黄帝曰：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何失而乱，何得而治？

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时有分，相顺则治，相逆则乱。

黄帝曰：何谓相顺？

岐伯曰：经脉十者，以应十二月；十二月者，分为四时；四时者，春秋冬夏。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已和，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之而治。

黄帝曰：何谓逆而乱？

岐伯曰：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惋。故气乱于心，则烦心密嘿，俯首静伏；乱于肺，则俯仰喘喝，接手以呼；乱于肠胃，则为霍乱；乱于臂胫，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

黄帝曰：五乱者，刺之有道乎？

岐伯曰：有道以来，有道以去，审知其道，是谓身宝。

黄帝曰：善。愿闻其道。

岐伯曰：气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阴、心主之输。气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阴荥、足少阴输。气在于肠胃者，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气在于头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阳荥输。气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后取其阳明、少阳之荥输。

黄帝曰：补泻奈何？

岐伯曰：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补泻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余不足也，乱气之相逆也。

黄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论，请著之玉版，命曰治乱也。

胀论篇第三十五

黄帝问：脉象反应在寸口，什么脉象是胀病呢？

岐伯说：其脉象大、坚强且涩滞的，就是胀病。

黄帝问：凭什么来了解是脏胀还是腑胀呢？

岐伯说：阴脉表明是脏胀，阳脉表明是腑胀。

黄帝问：气的运行不畅使人生胀病，病是在血脉之中呢，还是在脏腑之内呢？

岐伯说：血脉、脏、腑三者之中都可存留，但三者都不是胀病的发病之所。

黄帝说：我想要了解胀病的发病之所。

岐伯说：胀病都发生在脏腑之外，向内排挤脏腑，向外扩充胸胁，使表皮发胀，所以命名叫胀。

黄帝说：脏腑在胸胁和腹腔之内，就象禁秘器藏在匣柜中，各有各的位置，有的脏腑异名而同在一个部位。那么，在同一部位之中，它们的功能却各不相同，我想了解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人体好比是一座城），胸腔、腹腔是脏腑外围城郭；膻中是起主宰作用的心的宫城；胃是贮存食物的太仓；咽喉、小肠是输入输出的通道；人体的五窍是街上的门户；廉泉穴、玉英穴是津液的出道。所以，五脏六腑，各有各的边界，它们发病也各有不同的反应。营气顺脉而行引发的胀病是脉胀，卫气与经脉并行于分肉间引发的胀病是肤胀。针治时，取三里穴，用泻法，患病时日少的可以针泻一次，得病时间长的可针泻三次。不论胀病是虚症还是实症，取得效果的关键在于迅速采用泻法。

黄帝说：我想要了解胀病的症状。

岐伯说：心胀的症状是心烦气短，睡卧不安。肺胀的症状是体虚，胸满，气喘咳嗽。肝胀的症状是胁下胀满、疼痛，连及小腹也疼痛。脾胀的症状是常常呃逆，四肢不安，全身肿胀沉重而穿不上衣服，睡卧不安。肾胀的症状是腹部胀满，牵引背部不舒服，腰髀部疼痛。六腑胀的症状分别是：胃胀的症状，腹中胀满，胃脘疼痛，鼻子总闻到焦味，妨碍饮食，大便困难。大肠胀的症状是肠鸣且疼痛，一受寒，就会发生完谷不化的飧泄。小肠胀的症状是小腹胀满，连及整个腹部疼痛。膀胱胀的症状是少腹胀，小便不通。三焦胀的症状是气充满皮肤而肿胀，用手按感觉空而不坚。胆胀的症状是胁下疼痛、发胀，口苦，经常叹气。以上这些胀病，治疗的原理都一样，只要清楚地了解气行的顺逆与胀病的关系，针刺的道理不出错就行了。如果虚症用泻法，实症用补法，就会使神气离散，导致邪气侵入，正气消弱，真气不能安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由粗陋的医生所致败的，称为天命。如果虚症用补法，实症用泻法，就会使神气安藏，正气充塞人身孔穴，达到此种效果可称为好医生。

黄帝问：胀病是从哪里产生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岐伯说：卫气在身体里，一般情况下与经脉并行于分肉之间，运行有顺有逆，阴阳合谐，这样才能与自然界协调，使五脏之气正常交替，四季之气循序运转，五谷入体后被很好地消化成精华以养人。然而，如果厥逆之气在下，营卫之气运行迟滞，寒气上逆，真气邪气互相纠缠，真、邪两气相搏，就会生成胀病。

黄帝说：讲得对。怎么解决对胀病真情的疑惑呢？

岐伯说：综合观察胀病的真实情况，从经脉、脏、腑三者反应的症状中，可得到胀病的真实情况。

黄帝说：对。

黄帝问岐伯说：本篇前面讲治胀病不问虚实，取得疗效的关键在于迅速采用泻法，得病时日少的刺泻一次，得病时间长的刺泻三次，但现有刺泻三次而胀不消退的情况，治疗的失误在哪里呢？

岐伯回答说：这里所说的刺泻是指刺到皮下肉上之膜，面且要刺中发胀的气穴。如果刺不中发胀的气穴，就会使胀气内闭不出。如果刺不到皮下肉上之膜，就会使经气不行。如果针刺不中皮下肉上之膜而仅刺入分肉之间，就会导致卫气乱行，阴阳相争。治疗胀病，应当速泻而没有采用泻法，胀气就不会消退。三次刺泻而胀气不泻，就一定要改变穴位针刺，直到胀气消退为止。如果胀气不消，再重新开始针刺，这样可保证治愈，怎么会有危重的病情呢？治疗胀病，一定要仔细观察胀病的症状，应当泻的就采用泻法，应当补的就采用补法，就如同鼓应槌而响一样，哪里还会有胀不消退的道理呢？

【原文】

黄帝曰：脉之应于寸口，如何而胀？

岐伯曰：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也。

黄帝曰：何以知脏腑之胀也？

岐伯曰：阴为脏，阳为腑。

黄帝曰：夫气之令人胀也，在于血脉之中耶，脏腑之内乎？

岐伯曰：三（一云二字）者皆存焉，然非胀之舍也。

黄帝曰：愿闻胀之舍。

岐伯曰：夫胀者，皆在于脏腑之外，排脏腑而郭胸胁，胀皮肤，故命曰胀。

黄帝曰：脏腑之在胸胁腹裹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异名而同处。一域之中，其气各异，愿闻其故。（黄帝曰：

未解其意，再问。）

岐伯曰：夫胸腹，脏腑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脏六腑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为肤胀。三里而泻，近者一下，远者三下。无问虚实，工在疾泻。

黄帝曰：愿闻胀形。

岐伯曰：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不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四肢烦悗，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腑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飧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膜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满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凡此诸胀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顺，针数不失。泻虚补实，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败，谓之夭命。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

黄帝曰：胀者焉生？何因而有？

岐伯曰：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行为逆顺，阴阳相随，乃得天和，五脏更始，四时循序，五谷乃化。然后厥气在下，营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搏，乃合为胀也。

黄帝曰：善。何以解惑？

岐伯曰：合之于真，三合而得。

帝曰：善。

黄帝问于岐伯曰：胀论言无问虚实，工在疾泻，近者一下，远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过焉在？

岐伯对曰：此言陷于肉肓，而中气穴者也。不中气穴，则气

内闭。针不陷肓，则气不行。上越中肉，则卫气相乱，阴相相逐。其于胀也，当泻不泻，气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气下乃止。不下复始，可以万全，乌有殆者乎？其于胀也，必审其脉，当泻则泻，当补则补，如鼓应桴，恶有不下者乎？

五癃津液别篇第三十六

黄帝问岐伯说：水谷从口而入，输送到肠胃里，生成的津液分为五种，如果天寒，穿衣又薄则化为尿和气；天气炎热，穿衣又多则化为汗液；如果悲哀气合，则化为眼泪；中焦热，胃气弛缓则化为唾液。邪气内犯，则正气因之闭塞而不运行，正气不行则生成水胀之病。我知道这些现象，但不知这些现象是如何生成的。我想要了解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水谷都是从口而入，有五味。五味分别注入四海，由水谷化成的津液也各行其道。因此，上焦输出卫气，用来温养肌肉，充养皮肤，这就是津；其留而不行的是液。

天入暑，穿衣厚，就会使腠理张开，所以汗就流出来。寒气留在分肉之间，聚津液成沫就会疼痛。天寒就会使腠理闭合，气涩而不从汗孔排出，水液下流入膀胱，就变成尿与气。

在五脏六腑中，心是主宰，耳主听觉，眼主视觉，肺象丞相那样起辅佐作用，肝象将军一样起抵御外侵的作用，脾起卫护作用，肾主骨向外支撑形体。所以，五脏六腑的津液都向上渗入眼睛。心里悲伤，就会使五脏六腑之气都并于心中，引起连心的脉络急紧，连心的脉络急紧就会使肺上抬，肺上抬就会使津液上溢。心之脉络急紧，而肺不能常久上抬，忽上忽下，因此引起咳嗽而且流眼泪。

中焦有热，就会使胃中谷物消化过快，谷物消化后，则肠中的寄生虫就会上下蠕动，而虫子蠕动纠缠就会使肠梗满，因此导致胃运动缓慢，胃运动缓慢就会使气上逆，因而唾液向上排出。

五谷所生成的津液，汇合而成为脂膏，内渗入骨空中，向上可滋补脑髓，向下流入阴窍。如果阴阳不调，就会使津液溢出而向下流入阴窍，供应脑髓的津液就会减少且下流。房事过度就会使身体虚弱，体虚则腰背痛且小腿酸软无力。如果阴阳气道不通畅，就会使人体四海闭塞，三焦不能输泻，津液不能化生，此时水谷都留在肠胃之中，最后人于大肠，留在下焦，不能渗入膀胱，这样就会导致下焦充胀，若是水液充溢就会成为水胀。这就是五种津液运行的顺逆情况。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唾。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愿闻其道。

岐伯曰：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

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膀胱，则为溺与气。

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外。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举，肺举则液上溢。夫心系与肺，不能常举，乍上乍下，故咳而泣出矣。

中热则胃中消谷，消谷则虫上下作，肠胃充郭故胃缓，胃缓则气逆，故唾出。

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

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五阅五使篇第三十七

黄帝问岐伯道：我听说针刺疗法中有通过面部五官观察反映五脏变化的五种气色来诊断病症的方法。五气，是受五脏变化支配的，也与五时相配合，我想知道五脏变化是如何反映出来的。

岐伯说：人的五官，是五脏在外的反映。

黄帝说：我想知道五官如何反映五脏的变化，使之可以成为诊断的常规。

岐伯说：脉象在气口反映，气色在鼻部显现，五色交替显现，与五时相应，各自反映其脏象。如果外经邪气传入内脏而致病，一定要从内脏来治疗。

黄帝说：讲得好。五种气色仅仅取决于鼻部吗？

岐伯说：将五官各自的气色分辨清楚，眉、颜额一定要划分明确，才能确立明堂（鼻）的范围。明堂广大，而颊侧部和耳门显现于外，脸盘方正平坦，颏下丰厚，齿龈外的本肉足以护住牙床，五色协调正常，五官平正广大，这样的面相，寿命可达百岁。遇到这样的人，针刺疗法一定能治好病。因为象这种人，他的血气有余，肌肉坚实细密，因此可以迅速针刺治疗。

黄帝说：我想要了解五官与五脏的关系。

岐伯说：鼻是反映肺象的器官；眼睛是反映肝象的器官；口唇是反映脾象的器官；舌是反映心象的器官；耳是反映肾象的器官。

黄帝说：疾病反映在五官上是什么征候呢？

岐伯说：用五官来诊察五脏。患肺病的人，喘息不止，鼻孔

翕张；患肝病的人，眼圈发青；患脾病的人，嘴唇发黄，患心病的人，舌短，颧骨部发红；患肾病的人，颧骨部和额头发黑。

黄帝说：有的人五脉是平安的，五色是正常的，但这种人气色正常，一得病却很危险，这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五官的气色不分明，眉、额部不开阔，明堂狭小，而颊侧部和耳门从正面显现不出来，脸盘、颏部窄小，颏下无肉，额角下垂，牙床外露，象这种面相的人，虽在平时，体质也很差，更何况加上疾病呢？

黄帝说：五色显露在鼻部，凭借五色来观察五脏之气，那么五脏之气在鼻部的左右高下，各有各的形吗？

岐伯说：五脏在体内，各有各的位置，五脏之气反映在明堂的上下左右，也是各有其分度的。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五官五阅，以观五气。五气者，五脏之使也，五时之副也，愿闻其五使当安出？

岐伯曰：五官者，五脏之阅也。

黄帝曰：愿闻其所出，令可为常。

岐伯曰：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常。经气入脏，必当治理。

帝曰：善。五色独决于明堂乎？

岐伯曰：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广大，寿中百岁。见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气有余，肌肉坚致，故可苦已针。

黄帝曰：愿闻五官。

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

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

黄帝曰：以官何候？

岐伯曰：以候五脏。故肺病者，喘息鼻胀；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

黄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见，其常色殆者，如何？

岐伯曰：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蕃蔽不见，又埤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如是者，虽平常殆，况加疾哉。

黄帝曰：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脏之气，左右高下，各有形乎？

岐伯曰：腑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顺逆肥瘦篇第三十八

黄帝问岐伯说：我从先生这里听到了针刺治疗的道理，许多内容都已理解了。先生讲的道理与实际情况相符得如箭之中的，但根据却是不固定的，先生的学问是继承谁的呢，还是经过仔细观察事物而后心中思考琢磨出来的呢？

岐伯说：圣人创立的理论，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与人事相符，一定要有明确的法规，来确立度量标准、模式规矩，然后才能传于后世。所以，工匠不能丢掉尺寸而随意定长短，不能放弃绳墨而求平直，不能不用圆规而画圆，也不能抛开矩尺而画方形。知道运用这些法则，就可以顺应自然，用简单易懂的方法，掌握顺逆的常规。

黄帝说：我想知道顺应自然是怎样的。

岐伯说：面临深沟而放水，不用功力，就可以将水放尽；顺着窟窿挖地道，不管地有多坚实，就可以开通小路。用它们来比喻说明人身之气有滑有涩，血有清有浊，气血运行有顺有逆这些人身的自然。

黄帝问：我想知道人的皮肤黑白、身体胖瘦、身材高矮，在针刺时有分别吗？

岐伯说：壮年而且体质健壮的人，血气充足旺盛，皮肤坚固，因受外邪而患病，针刺这种人，要深刺而且留针，这是针刺治疗肥壮之人的方法。如果是宽肩、腋下厚实、粗项、肉薄皮厚且肤色发黑、嘴唇厚大的人，他们血色黑浊不清，他的气涩且运行迟滞，他的为人贪图获取和不劳而获。针刺这种人，要深刺而且留

针，多增加针刺的次数。

黄帝问：怎样针刺瘦人呢？

岐伯说：瘦人皮薄，血色不足，肌肉消瘦，嘴唇薄，说话声音轻，他的血清稀气滑，气容易虚脱，血也容易耗损。针刺这种人，要浅刺，快速出针。

黄帝问：怎样针刺平常不肥不瘦的人呢？

岐伯说：看他的肤色黑白，分别用不同的刺法调治。如果是品行端正敦厚的人，他的气血和调。针刺这样的人，不要违背正常的刺法。

黄帝问：怎样针刺壮士呢？

岐伯说：壮士骨骼坚固，肌肉坚实，关节运转自如有力，此人如果性情稳重，就会气行涩且血混浊。针刺这种人，应深刺且留针，多增加针刺的次数。此人如果性情轻浮好动，就会气滑血清。针刺这种人，应浅刺且急速出针。

黄帝问：怎样针刺婴儿呢？

岐伯说：婴儿的肌肉柔软，血少气弱，针刺婴儿，应当用毫针浅刺而且快速进针，一天针刺两次就可以了。

黄帝问：临深决水在针刺上是怎样解释？

岐伯说：血清气滑的病人，如果急用泻法，就会导致真气衰竭。

黄帝问：循掘决冲在针刺上是怎样解释？

岐伯说：血浊气涩的病人，如果急用泻法，就会使气能够通畅。

黄帝问：经脉循行的顺逆情况是怎样的？

岐伯说：手三阴经，从心肺走到手指。手三阳经，从手走到头部。足三阳经，从头部走到脚趾端。足三阴经，从脚走到腹部。

黄帝问：唯独足少阴经下行，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不是足少阴经，而是冲脉。冲脉，是五脏六腑汇聚之海，五脏六腑都禀受它的气血的滋养。冲脉上行支脉，出于上口腔的鼻道，渗入各阳经，灌于阴经；冲脉下行支脉，灌注于少阴经的大络，出于气冲穴，顺着大腿内侧，进入膝腘窝中，潜行于小腿骨内侧，下至内踝胫骨与跗骨相连处而又别行。冲脉下行支脉，与足少阴经并行，渗入三阴经；下行支脉的前行支脉，潜行出于外踝接近胫骨与跗骨相连处，再下行循着脚背进入足大趾间，渗入各络脉而滋养肌肉。因此，冲脉在下分出的支络淤结就会使足背上的脉不跳动，脉不跳动就会导致卫气不行而成厥逆，出现厥逆就会感到寒冷。

黄帝问：用什么来证明是冲脉还是足少阴经下行呢？

岐伯说：用言语开导，用手切足部脉来验证，若不是足少阴经而是冲脉的话，冲脉一定是跳动的，然后就可以明白足少阴经和冲脉的上下行的逆顺关系。

黄帝说：圣人讲得这些道理真重要啊！它象日月一样光明，象毫厘一样细致入微，如果不是先生，谁能够讲解它呢？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针道于夫子，众多毕悉矣。夫子之道应若失，而据未有坚然者也，夫子之问学熟乎，将审察于物而心生之乎？

岐伯曰：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

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

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

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黄帝曰：原闻人之白黑肥瘦小长，各有数乎？

岐伯曰：年质壮在，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其为人也，贪于取与，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也。

黄帝曰：刺瘦人奈何？

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轻言，其血清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刺此者，浅而疾之。

黄帝曰：刺常人奈何？

岐伯曰：视其白黑，各为调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气和调，刺此者，无失常数也。

黄帝曰：刺壮士真骨者奈何？

岐伯曰：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劲则气滑血清，刺此者，浅而疾之。

黄帝曰：刺婴儿奈何？

岐伯曰：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刺此者，以毫针，浅刺而疾发针，日再可也。

黄帝曰：临深决水奈何？

岐伯曰：血清气浊，疾泻之，则气竭焉。

黄帝曰：循掘决冲奈何？

岐伯曰：血浊气涩，疾泻之，则经可通也。

黄帝曰：脉行之逆顺奈何？

岐伯曰：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

黄帝曰：少阴之脉独下行，何也？

岐伯曰：不然。夫冲脉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焉。其上者，出于颃颡，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入腘中，伏行胫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其下者，并于少阴之经，渗三阴；其前者，伏行出附属，下循跗入大指间，渗诸络而温肌肉。故别络结则跗上不动，不动则厥，厥则寒矣。

黄帝曰：何以明之？

岐伯曰：以言导之，切而验之，其非必动，然后乃可明逆顺之行也。

黄帝曰：窘乎哉，圣人之为道也！明于日月，微于毫厘，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血络论篇第三十九

黄帝说：我想知道奇邪不在经络之中是什么原因。

岐伯说：这是因为邪在血络之中。

黄帝问：针刺血络放血，病人却跌倒了，这是为什么？放血出来，状似喷射，这是为什么？针刺放血，出血少，血色黑且厚浊，这是为什么？出血清稀且半是汁液，这是为什么？出针后，针刺处肿起，这是为什么？出血或多或少而面色苍白，这是为什么？出针后，面色不变却心中烦闷，这是为什么？出血虽多，却不虚脱，这是为什么？我想知道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脉气盛而血虚，针刺放血就会导致脱气，脱气就会使病人跌仆倒地。血气俱盛而阳气又多，病人血行滑利，所以针刺放血就会使血喷射出来。阳气蓄积在血络之中，长久留滞而不被泻出，针刺放出的血就会色黑且厚浊，所以出血不能象喷射似的。刚喝完水，就会使水液渗于血络中，但还未与血液融合，因此这时放出的血就会分别出血和汁液；病人不是刚刚喝完水，但他们身体中有留存的水液，留存时间长了就会成为水肿。阴气蓄积于阳络，阴气就会依着在络脉上，如果针刺络脉，血还未放出而气先行而出，所以在针刺处形成肿胀。阴阳二气刚相遇还未及交相融合，在这时针刺用泻法，就会使阴阳二气都脱散，表里相互脱离，所以面部失去本色而现苍白。针刺放血而出血很多，面色不变而心中烦闷的原因，是因为针刺络脉而使经脉空虚；空虚之经脉连接五脏之阴，阴脱，因此心中烦闷。阴阳的邪气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痹症，邪气在内充溢于经脉，在外渗注于络脉，象这

种情况，阴阳都是邪气有余，针刺放血时出血虽多一些，也不会感觉虚脱。

黄帝问：应怎样观察血络？

岐伯说：血脉盛的，可观察到局部坚硬充满，肤色发红，在身体上下无固定部位，小的象针般粗细，大的象筷子般粗细，针刺时用泻法，可保万全，但一定不要违背针刺的原理。如果违背原理，会适得其反，就会出现上述那些已见的症状。

黄帝问：针刺入后，肌肉夹住针身，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这是因为人体的热气传到针身上使针身发热，针身热就会使肌肉和针夹附在一起，因此，针身就发紧难于转动。

【原文】

黄帝曰：愿闻其奇邪而不在经者。

岐伯曰：血络是也。

黄帝说：刺血络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浊者，何也？血出清而半为汁者，何也？发针而肿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苍苍者，何也？发针而面色不变而烦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动摇者，何也？愿闻其故。

岐伯曰：脉气盛而血虚者，刺之则脱气，脱气则仆。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畜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新饮而液渗于络，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别焉；其不新饮者，身中有水，久则为肿。阴气积于阳，其气因于络，故刺之，血未出而气先行，故肿。阴阳之气，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泻之，则阴阳俱脱，表里相离，故脱色而苍苍然。刺之血出多，色不变而烦悗者，刺络而虚经；虚经之属于阴者，阴脱，故烦悗。阴阳相得而合为痹者，此为内溢于经，外注于络，如是者，阴阳俱有余，虽多出血而弗能虚也。

黄帝曰：相之奈何？

岐伯曰：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筋，则而泻之万全也，故无失数矣。失数而反，各如其度。

黄帝曰：针入而肉著者，何也？

岐伯曰：热气因于针则针热，热则肉著于针，故坚焉。

阴阳清浊篇第四十

黄帝说：我听说人身上的十二经脉和自然界的十二经水相对应，十二经水的五色各不相同，而人的气血是一样的，那么怎么对应呢？

岐伯说：人的气血，假如能够如一，那么天下的人都成一样的了，哪里会有混乱的情况呢？

黄帝说：我问的是一个人的情况，而不是问普天下众人的情况。

岐伯说：一个人，体内有乱气，天下的众人，体内也都有乱气，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黄帝说：我想要了解人体内气的清浊是怎样的。

岐伯说：人吃的谷物化生的胃气是浊气，呼吸的空气是清气。清气注于肺，浊气注于胃。水谷浊气中化生的清气，向上出于咽喉；清气中生出的浊气，就会下行。清气浊气互相干扰，升降失常，就叫做乱气。

黄帝问：所谓阴清而阳浊，浊气之中有清气，清气之中有浊气，清气和浊气怎么来分别呢？

岐伯说：清浊之气的大略区别为，清气上升注于肺，浊气下行走于胃。胃里的清气，向上出于口；肺里的浊气，向下注于经脉，内积于气海之中。

黄帝问：各阳经都是浊气所积之处，哪条阳经浊气最甚呢？

岐伯说：手太阳小肠经独受各阳经的浊气为甚，手太阴肺经独受各阴经的清气为甚，清气向上行于面部各窍，浊气向下行于

诸经脉。所以，各阴经都接受清气，唯独足太阴脾经接受胃中水谷所化生的浊气。

黄帝问：如何调治清浊气呢？

岐伯说：清气是滑利的，浊气是涩滞的，这是清浊气的属性。因此，刺阳经要深刺且留针；刺阴经要浅刺且急速出针；若清浊二气互相干扰，按常规调治。

【原文】

黄帝曰：余闻十二经脉，以应十二经水者，其五色各异，清浊不同，人之血气若之，应之奈何？

岐伯曰：人之血气，苟能若一，则天下为一矣，恶有乱者乎？

黄帝曰：余问一人，非问天下之众。

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乱气，天下之众，亦有乱人，其合为一耳。

黄帝曰：愿闻人气之清浊。

岐伯曰：受谷者浊，受气者清。清者注阴，浊者注阳。浊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浊者，则下行。清浊相干，命曰乱气。

黄帝曰：夫阴清而阳浊，浊者有清，清者有浊，清浊别之奈何？

岐伯曰：气之大别，清者上注于肺，浊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

黄帝曰：诸阳皆浊，何阳浊甚乎？

岐伯曰：手太阳独受阳之浊，手太阴独受阴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窍，其浊者下行诸经。诸阴皆清，足太阴独受其浊。

黄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清者其气滑，浊者其气涩，此气之常也。故刺阴者，深而留之；刺阳者，浅而疾之；清浊相干者，以数调之也。

卷　七

阴阳系日月篇第四十一

黄帝说：我听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这些阴阳的说法与人体相对应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岐伯回答说：人体的腰以上称为天，腰以下称为地，所以天属于阳，地属于阴。足的十二经脉（足三阳和足三阴左右合计十二条经脉）在下，可与地支的十二个月份相对应，月生水，属阴，所以在下的都属阴。手的十指在上，可与天干的十日相对应，日生于火，属阳，所以在上的都属阳。

黄帝问：上面说的十二月和十日与足部十二条经脉配合起来是怎样的呢？

岐伯回答说：正月建寅，是阳气发生的时候，阳气又是按先左后右的顺序发展的，所以正月主左足的少阳经；六月建未，主右足的少阳经。二月建卯，主左足的太阳经；五月建午，主右足的太阳经。三月建辰，主左足的阳明经；四月建巳，主右足的阳明经。三、四月间，是自然界阳气旺盛的阶段，它介于主少阳、太阳的正月二月和主太阳、少阳的五月六月之间，而为两阳合明，所以叫做阳明。七月建申，自然阴气渐生，主右足的少阴经；十二月建丑，主左足的少阴经。八月建酉，主右足的太阴经；十一月建子，主左足的太阴经；九月建戌，主右足的厥阴经；十月建亥，主左足的厥阴经。因为七、八月与十一、十二月分主少阴、太阴经，九、十月介于中间为阴气交会的时候，所以称为厥阴。

甲日主左手的少阳经，己日主右手的少阳经。乙日主左手的

太阳经，戊日主右手的太阳经。丙日主左手的阳明经，丁日主右手的阳明经。十天干按五行归类，丙丁都属火，所以丙日和丁日是两火合明，称为阳明。庚日主右手的少阴经，癸日主左手的少阴经。辛日主右手的太阴经，壬日主左手的太阴经。

足在下，所以两足的阳经，是阴中的少阳；两足的阴经，是阴中的太阴。两手的阳经，是阳中的太阳；两手的阴经，是阳中的少阴。总的说来，腰部以上的就称为阳，腰部以下的就称为阴。

把这个划分阴阳的方法用于五脏，心、肺位于隔膜以上，所以心是阳中的太阳，肺是阳中的少阴。肝、脾、肾位于隔膜以下，所以肝是阴中的少阳，脾是阴中的至阴，肾是阴中的太阴。

黄帝问：把经脉与十二个月的阴阳配属关系用于治疗上是怎样的呢？

岐伯回答说：正月、二月、三月，分主左足的少阳、太阳、阳明经，说明此时人的阳气偏重在左，所以不宜针刺左足的三阳经；四月、五月、六月，分主右足的阳明、太阳、少阳经，说明此时人的阳气偏重在右，所以不宜针刺右足的三阳经。七月、八月、九月，分主右足的少阴、太阴、厥阴经，说明此时人的阴气偏重在右，所以不宜针刺右足的三阴经；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分主左足的厥阴、太阴、少阴经，说明此时人的阴气偏重在左，所以不宜针刺左足的三阴经。

黄帝说：从五行归类来说，方位上的东方和天干中的甲、乙，同属于木，木气旺于春季，为青色，主肝脏。而肝的经脉是足厥阴经。现在你却以甲日作为左手的少阳经，与五行配天干的规律不符，这是怎么回事？

岐伯回答说：这是天地阴阳的变化规律，不是按照四时五行的次序排列的。而且，阴阳是抽象的概念，有名无形，用它可以概括一切事物的对立的属性，所以把阴阳的道理推演开来，数之

可十，分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万，不可以局限于某事物而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黄帝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其合之于人奈何？

岐伯曰：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故足之十二经脉，以应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为阴。手之十指，以应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为阳。

黄帝曰：合之于脉奈何？

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阳也，主左足之少阳；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阳。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阳；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阳。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阳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阳明。此两阳合于前，故曰阳明。申者，七月之生阴也，主右足之少阴；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阴。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阴；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阴。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阴；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阴。此两阴交尽，故曰厥阴。

甲主左手之少阳，己主右手之少阳。乙主左手之太阳，戊主右手之太阳。丙主左手之阳明，丁主右手之阳明。此两火并合，故为阳阴。庚主右手之少阴，癸主左手之少阴。辛主右手之太阴，壬主左手之太阴。

故足之阳者，阴中之少阳也；足之阴者，阴中之太阴也。手之阳者，阳中之太阳也；手之阴者，阳中之少阴也。腰以上者为阳，腰以下者为阴。

其于五藏也，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肝为阴中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

黄帝曰：以治之奈何？

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阳；四月、五月、六月，人气在右，无刺右足之阳。七月、八月、九月，人气在右，无刺右足之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阴。

黄帝曰：五行以东方为甲乙木王春，春者苍色，主肝。肝者，足厥阴也。今乃以甲为左手之少阳，不合于数，何也？

岐伯曰：此天地之阴阳也，非四时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故数之可十，离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万，此之谓也。

病传篇第四十二

黄帝说：我从您这里学到了九针的知识。又自己阅读了一些记载治疗方法的书籍，诸如导引行气、按摩、灸、熨、针刺、火针及服药等等。运用这些疗法治病时，是只采取其中的一种坚持下去，还是同时各种方法都使用呢？

岐伯回答说：上述各种疗法，是为了适应不同人的不同疾病而设的，而不是在某一个病人身上同时都用上去。

黄帝说：这就是掌握了一个总的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各种复杂的病情都会得到适当的治疗了。现在我已经懂得了阴阳的要点，虚实的理论，由失于调护、正伤邪侵而造成的疾病的一般情况，以及治愈疾病的合适方法等方面的知识。此外，我希望了解一下疾病的变化情况，以及邪气在体内的传变发展致使正气败绝而不易救治的道理。所有这些，你能告诉我吗？

岐伯说：您所问的极为重要。这些医学道理，明白它，就象“旦醒”，即白天头脑清醒，什么事物都能一目了然一样；不明白它，就好象“夜瞑”，即在黑夜中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能觉察一样。所以不但要学习和掌握这些道理，而且要按照它去实际运用，在学习和运用中，聚精会神地领会，就能达到全部理解的境地，也就会抓住要领，融汇贯通，解决实际问题。这种神妙的理论，应该写在竹帛上，传于后世，不应该据为私有，只传给自己的子孙。

黄帝问：什么叫做“旦醒”？

岐伯说：明白了阴阳的道理，就如同解开了疑惑，也好象醉酒之后清醒过来。

黄帝问：什么叫做“夜暝”？

岐伯说：外邪侵入人体，悄无声息，寂无形迹，引起毫毛皮肤发寒，腠理发泄，正气耗散，淫邪蔓延，传入并滞留血脉之中，随之传入内脏，造成腹部疼痛，精气大量下泄，这样可以致人死命，却不可以使人生命延续下去。

黄帝问：邪气进入内脏，会怎么样？

岐伯说：邪气进入内脏，如果病症首先在心脏发作，一天后就可传到肺，三天后就可传到肝，五天后就可传到脾，再过三天，病情还不好转，病人就会死去。在冬天病人死于夜半；在夏天，死于中午。

邪气传入内脏，如果病症首先在肺发作，三天后传到肝，再过一天传到脾，再过五天又传到胃，再过十天病情仍不好转，病人就会死去。在冬天病人死在日落时分，在夏天死在日出时分。

外邪传入内脏，如果病症首先在肝脏发作，三天后就会传到脾，五天后就会传到胃，再过三天就会传到肾，再过三天病情仍不好转，病人就会死去。在冬天病人死于日落时分，在夏天死于早饭的时候。

外邪传入内脏，如果病症首先在脾发作，过一天就会传到胃，再过两天就会传到肾，再过三天就会传到膀胱，再过十天病情仍不好转，病人就会死去。在冬天病人死于人定时分（亥时），在夏天死于吃晚饭的时候。

外邪传入内脏，如果病症首先在胃发作，五天后就会传到肾，再过三天就会传到膀胱，再过五天就会向上传到心脏，如果再过两天病情仍不好转，病人就会死去。在冬天病人死于夜半，在夏天死于午后。

外邪传入内脏，疾病首先在肾发作，过三天就会传到膀胱，再过三天就会向上传到心脏，再过三天就会传到小肠，如再过三天

病情仍不好转，病人就会死去。在冬天病人死于天明时分，在夏天死于黄昏。

外邪传入内脏，疾病首先在膀胱发作，过五天就会传到肾，再过一天就会传到小肠，再过一天就会传到心脏，如再过两日病情仍不好转，病人就会死去。在冬天死于鸡鸣时分，在夏天死于午后。

各种疾病如果是按着一定的次序传播转移，象这种传播转移，都有一定的死期，不可用针刺治疗。如疾病传播转移是跳跃式间隔一脏或间隔二、三、四脏的，才可以针刺治疗。

【原文】

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

岐伯曰：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

黄帝曰：此乃所谓守一勿失万物毕者也。今余已闻阴阳之要，虚实之理，倾移之过，可治之属，愿闻病之变化，淫传绝败而不可治者，可得闻乎？

岐伯曰：要乎哉问！道，昭乎其如旦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与俱成，毕将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黄帝曰：何谓旦醒？

岐伯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

黄帝曰：何谓夜瞑？

岐伯曰：瘖乎其无声，漠乎其无形，折毛发理，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溜，大气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黄帝曰：大气入藏奈何？

岐伯曰：病先发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病先发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病先发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肾，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病先发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膀胱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病先发于胃，五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膀胱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

病先发于肾，三日而之膀胱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肠，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早晡。

病先发于膀胱胱，五日而之肾，一日而之小肠，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

诸病以次相传，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间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淫邪发梦篇第四十三

黄帝说：我想了解淫邪蔓延体内会怎么样呢？

岐伯说：邪气从外侵袭体内，没有固定的侵犯部位和途径，等到邪气侵入内脏，也没有固定的部位，而是与营卫之气一起流行运转，伴随着魂魄飞扬，使人睡卧不安而常常做梦。邪气侵入六腑，就表明在外的阳气有余，在内的阴气不足；邪气侵入五脏，就表明在内的阴气有余，在外的阳气不足。

黄帝问：阴阳二气的有余不足有什么表现吗？

岐伯说：如果阴气盛，就会梦到涉大河而感到恐惧；如果阳气盛，就会梦见身处大火之中而感到灼热；如果阴阳二气俱盛，就会梦见挥刀格斗。身体上部气盛就会梦到向上飞翔，身体下部气盛就会梦到向下坠落，过于饥饿就会梦到索取东西，过饱就会梦到给予别人东西。如果肝气盛，就会梦见发怒；肺气盛就会梦到恐惧的事情，还会哭泣；心气盛就会梦到常令人发笑的事情；脾气盛就会梦到歌唱和奏乐，或身体沉重，手足难举；肾气盛就会梦到腰脊分离，不相连属。凡是以上这十二盛所引起的梦境，可以知道病邪所在，运用泻法针刺，可以马上治愈。

邪气侵入心，就会梦见山丘上充满烟火；邪气侵入肺，就会梦见飞扬升腾，或看到金属的奇怪东西；邪气侵入肝，就会梦见山林树木；邪气侵入脾，就会梦见丘陵和巨大的湖沼之地，或风雨毁坏房屋；邪气侵入肾，就会梦见身临深渊，或被水淹没；邪气侵入膀胱，就会梦见游荡不定；邪气侵入胃，就会梦见吃喝；邪气侵入大肠，就会梦见田野；邪气侵入小肠，就会梦见居民区和

交通要冲；邪气侵入胆，就会梦见与人打官司和争斗；邪气侵入生殖器，就会梦见性交；邪气侵入脖颈，就会梦见杀头；邪气侵入小腿，就会梦见迈步向前走却不能前进，或居住在深深的地下；邪气侵入大腿，就会梦见礼节性跪拜；外邪侵入尿道和直肠，就会梦见小便和大便。凡以上这十五种正气不足、外邪侵入而引起的疾病，通过梦境可以知道病邪所在，用针刺补法治疗，马上可以治愈。

【原文】

黄帝曰：愿闻淫邪泮衍奈何？

岐伯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府，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

黄帝曰：有余不足有形乎？

岐伯曰：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焫，阴阳俱盛则梦相杀。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凡此十二盛者，至而泻之，立已。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苑中；客于股胻，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脪，则梦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也。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第四十四

黄帝说：百病的最初生成，一定是由于燥湿、寒暑、风雨等外界变化和阴阳、喜怒、饮食居住失常等内伤所致，邪气合而入体，就会有脉症显现，邪气入脏，就会引起名称不同的疾病，我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而各种疾病，病人大多是早晨感觉神气清爽，白天安静，傍晚病情加重，夜间最严重，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这是由于四季的气候变化造成的。

黄帝说：我想了解四季的气候变化情况。

岐伯说：春天生发，夏天成长，秋天收敛，冬天闭藏，这是四季的气候变化的规律，人体也是与之相应。将一日分为四时，早晨则为春天，中午则为夏天，傍晚则为秋天，夜半就是冬天。早晨人体正气开始上升，病气衰落，所以病人早晨神气清爽；中午人体正气成长至盛，正气盛就会胜过邪气，所以白天病人安静；傍晚人体正气开始衰落，邪气开始生长，所以，病人病情加重；夜半人体正气闭藏，邪气独占全身，所以病情此时最重。

黄帝问：疾病变化时常与前述的情况不合，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这是因为病与四时之气不相应，某一内脏单独生了病的缘故，这种情况在脏气所属之五行被时日所属之五行所克时，病情加重，在脏气所属之五行与时日所属之五行相同或克时日所属之五行时，病情好转。

黄帝问：怎么样治疗呢？

岐伯说：顺应自然界时日的五行属性的变化加以治疗，疾病就可望治愈。能够顺应自然界时日的五行属性变化来治病的医生

就是高明的医生，不能顺应这种变化来治病的医生就是粗陋无知的医生。

黄帝说：说得对。我听说针刺之法有五种变化，来针刺井、荥、输、经、合五种腧穴，我想知道其中的规律。

岐伯说：人有五脏，五脏有五时、五行、五音、五色、五味这五类变化，每类变化都有五种腧穴与之相应，所以有五五二十五个腧穴与五季相应。

黄帝说：我想要了解五脏的五种变化。

岐伯说：肝属木，为阴中之少阳，是牡脏，在五色里为青，在五时中为春，在五音中为角，在五味中为酸，在日为甲乙。心属火，为阳中之太阳，是牡脏，在五色里为赤，在五时里为夏，在日为丙丁，在五音中为徵，在五味中为苦。脾属土，为阴中之至阴，是牝脏，在五色中为黄，在五时中为长夏（即六月），在日为戊己，在五音中为宫，在五味中为甜。肺属金，为阳中之少阴，是牝脏，在五色中为白，在五音中为商，在五时中为秋，在日为庚辛，在五味为辛。肾属水，属阴中之太阴，是牝脏，在五色中为黑，在五时中为冬，在日为壬癸，在五音中为羽，在五味中为咸。以上就是五脏的五变。

黄帝问：五脏的五变所主的五个腧穴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五脏主冬，所以冬季针刺五脏的井穴；五色主春，所以春季针刺五脏的荥穴；五时主夏，所以夏季针刺五脏的腧穴；五音主长夏，所以长夏时节针刺五脏的经穴；五味主秋，所以秋季针刺五脏的合穴。这就是所谓的五变所主的五腧穴。

黄帝问：各个原穴如何配合，才能将井、荥、腧、经、合、原六个腧穴都配合好呢？

岐伯说：原穴唯独与五时不相应和，而是归属于本经的经穴来配合，以对应五变主五腧的数目，因此仍是六六三十六个腧穴。

黄帝说：什么叫五脏主冬，五时主夏，五音主长夏，五味主秋，五色主春？我想知道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疾病在五脏的，取井穴针刺；疾病显现在气色上的，取荥穴针刺；病情时轻时重的，取输穴针刺；疾病影响声音变化的，取经穴针刺，特别是在经脉盛满而有淤血的情况下；疾病在胃，以及由于饮食不加节制所致的病，取合穴针刺。因为胃病及由于饮食不加节制所致的病都与食之五味有关，所以称为味主合。以上就是所谓的五病的针刺法则。

【原文】

黄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

岐伯曰：四时之气使然。

黄帝曰：愿闻四时之气。

岐伯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黄帝曰：其时有反者何也？

岐伯曰：是不应四时之气，藏独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气之所不胜时者甚，以其所胜时者起也。

黄帝曰：治之奈何。

岐伯曰：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

黄帝曰：善。余闻刺有五变，以主五输，愿闻其数。

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变，五变有五输，故五五二十

五输，以应五时。

黄帝曰：愿闻五变。

岐伯曰：肝为牡藏，其色青，其时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为牡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为牝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其音宫，其味甘。肺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时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肾为牝藏，其色黑，其时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咸。是为五变。

黄帝曰：以主五输奈何？

岐伯曰：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荥；时主夏，夏刺输；音主长夏，长夏刺经；味主秋，秋刺合。是谓五变，以主五输。

黄帝曰：诸原安合，以致六输？

岐伯曰：原独不应五时，以经合之，以应其数，故六六三十六输。

黄帝曰：何谓藏主冬，时主夏，音主长夏，味主秋，色主春？愿闻其故。

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变于色者，取之荥；病时间时甚者，取之俞；病变于音者，取之经，经满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饮食不节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谓五变也。

外揣篇第四十五

黄帝说：我了解了有关九针的九篇论述，亲身领略了其中的智慧，稍微知道了其中的道理。九针，从第一针开始，终于第九针，但我还没有掌握其中的主要原理。九针的针道，精细得不能再精细，广博得不能再广博，深得不能再深，高得不能再高，奥妙无穷，包罗万象，我知道九针之针道是与天道、人事、四季的变化相顺应的，而我想综合这些多如毫毛的论述，混合归纳成一种原则，可以吗？

岐伯说：问得很高明啊！不仅针道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如此。

黄帝说：我想了解针道，而不是国事。

岐伯说：治理国家和针道一样，都要有一个原则。没有原则，怎么可能把大小深浅不一的事务杂合而为一体呢？

黄帝说：希望详细了解这些情况。

岐伯说：这些可用日与月、水与镜、鼓与响来作比喻。日月发出光明，能照出物体的影子，水和镜子的明净，能照出物体的形状，击鼓和鼓发出的响声的应和，就在同时，光和影、镜和形、鼓和鼓声，都是前者动摇，后者应和，了解了这个道理，就完全可以掌握针刺的原则了。

黄帝说：掌握这些真是困难啊！但光明是不可隐蔽的。光明之所以不可隐蔽，是因为它没有离开阴阳相对这个原理。诊病时，要综合病人各种情况来观察，用切诊来验证，用望诊掌握病症的表现，就会象清水明镜照应物体不会失去物体形状一样准确地诊

断症症。如果人的声音不响亮，气色晦暗不鲜明，就表明体内五脏动摇不安定，象这样就是内外相互联系的表现，就如同鼓与鼓槌相应和，击鼓和鼓发出的响声相应，影子和形体相随一样。所以，从远处观察外部声音气色可以推知内脏的变化，从近处观察内脏的变化也可以推知声音气色等外在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掌握阴阳变化的最高阶段，天地的变化也尽在其中了。请将它珍藏在灵兰之室，不要使它泄漏出去。

【原文】

黄帝曰：余闻九针九篇，余亲授其调，颇得其意。夫九针者，始于一而终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穷，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

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

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

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浅深，杂合而为一乎？

黄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

黄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阴阳也。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臧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裹，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请藏之灵兰之室，弗敢使泄也。

五变篇第四十六

黄帝问少俞道：我听说百病在开始的时期，都是由于风雨寒暑的变化，使外邪循着毫毛孔侵入腠理间，有的传变，有的留止不动，有的化为风肿出汗，有的发展成为消瘅，有的发展成为寒热病，有的发展成为久痹，有的发展成为病邪积聚留在体内。奇邪任意在体内蔓延侵扰，引起的病症不可胜数，我想了解其中的缘故。人同时生病，有的得这种病，有的得那种病，我想难道是自然界为各种人生成了不同的风邪吗，为什么各人得的病不同呢？

少俞说：自然界生成的风邪，不是专为某个人生成的，它的运行公平正直，触犯它的人就会得病，能够防避它就会不受危害，不是风邪找人，而是人自己去触犯风邪，所以生病。

黄帝说：同一时候遇到风邪，同时得病，但得的病却不一样，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少俞说：问得好啊！请让我用匠人来作比喻说明。匠人磨斧子，把刀刃磨锋利，用来砍木材，木的阴阳面，有坚硬和脆薄的分别，坚硬之面斧子不易砍入，脆薄之面易分离裂开，至于木结处，能使斧刃崩缺。一块木头之中，还有坚硬和脆薄的不同，坚硬处刚强，脆薄处易被损伤，更何况不同的材木，树皮的厚薄不同，树汁的多少也不同呢。树木早开花先生叶的，遇到春天的冰霜和凛冽的寒风，就会花落叶萎；经过久晒和大旱，松脆薄皮的树木，就会枝条汁液少而导致树叶枯萎；经过长期阴雨连绵，薄皮多汁的树木，就会树皮溃烂，水湿漉漉；狂风突起，刚硬的树木，就会枝条折断，树干受伤；如遇秋天的冰霜疾风，刚脆树木

的树根就会动摇．树叶飘落。以上这五种自然界的变化，连树木都各有损伤，更何况人呢。

黄帝问：将人与树木相比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少俞说：树木受损伤，都伤在枝条上，树的枝条刚脆且坚韧，未必受伤。人经常生病的原因，是因为人体的骨节、皮肤、腠理不坚固，病邪易在这些地方留滞，所以人经常生病。

黄帝问：爱患风厥病而汗出不止的人，有什么征候吗？

少俞回答说：肌肉不坚实，腠理疏松的人，易患风厥病。

黄帝问：凭什么特征来诊断肌肉不坚实呢？

少俞回答说：肌肉隆起处不坚实，又没有皮肤的纹理，就表明肌肉不坚实；皮肤粗疏而且不细密，就表明腠理疏松。这说的是大致的情形。

黄帝问：易患消瘅病的人，有什么征候吗？

少俞回答说：五脏都柔弱的人，易患消瘅。

黄帝问：凭什么来知晓五脏是柔弱的呢？

少俞回答说：五脏柔弱的人，性情一定是刚强的，性情刚强多怒，则柔弱的五脏更容易生病。

黄帝问：凭什么特征来确诊这种有柔弱的五脏与刚强的性情的人呢？

少俞回答说：这种人，皮肤薄，目光坚定，眼睛深陷眼眶中，眉长且直，这种人性情刚强，性情刚强就会多发怒，多发怒就会使气上逆，蓄积在胸中，导致血气逆行且滞留，皮肤充胀，血脉不通行，气血淤积而转为发热，发热就会消耗津液而致消瘦，因此称为消瘅。以上这些是说那些性情刚强暴烈而肌肉柔弱的人的情况。

黄帝问：易患寒热病的人，有什么征候吗？

少俞回答说：骨胳小且肌肉柔弱的人，爱得寒热病。

黄帝问：凭什么特征来判断骨骼的大小、肌肉的坚硬和柔弱、

气色的不同呢？

少俞回答道：面部的颧骨，是全身骨骼的根本。颧骨大则全身骨骼也大，颧骨小则全身骨骼也小。皮肤薄且肌肉没有隆起的，其手臂柔弱无力，下颏呈黑色，与面部天庭色泽不同，与面部其它部位的色泽也不同，这就是骨骼小肌肉柔弱的人的特征。而手臂和腿部肌肉薄弱无力的，表明此人髓液不满而虚，所以，这种人也易患寒热病。

黄帝问：易患痹病的人，有什么特征来判断吗？

少俞回答道：皮肤纹理粗疏，肌肉不坚实的人，易患痹病。

黄帝问：患痹病的部位，高下有固定的地方吗？

少俞回答道：若想知道痹病部位的高下，就要观察五脏的反映，心肺之痹在高，肝肾脾之痹在下。

黄帝问：易患肠中积聚病的人，有什么征候吗？

少俞回答说：皮肤薄而没有光泽，肌肉不坚实而且微觉湿润，象这样的人肠胃功能差，肠胃功能差。邪气就会留止其中，积聚起来就会发作。脾胃之间，由于饮食的冷热不当，邪气稍有侵入，就会蓄积留止，形成严重的积聚大病。

黄帝说：我了解了易生疾病的外在表现，我还想了解时序对疾病的影响。

少俞回答说：先要确立每一年的干支和五行生克情况，来推知每年内各个时节的情况，如果客气胜过主气，病情就会好转，如果主气胜过客气，病情就会加重转危，有的时间虽然不是主气胜过客气，但因为年运的抵消，疾病也会发作。这就是所谓的因人身素质不同而生病的情况，也是五变的纲要。

【原文】

黄帝问于少俞曰：余闻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

毫毛而入腠理，或复还，或留止，或为风肿汗出，或为消瘅，或为寒热，或为留痹，或为积聚，奇邪淫溢，不可胜数，愿闻其故。夫同时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为人生风乎，何其异也？

少俞曰：夫天之生风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无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黄帝曰：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

少俞曰：善乎哉问！请论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砺刀削，斫材木，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驰，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夫木之蚤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机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

黄帝曰：以人应木奈何？

少俞答曰：木之所伤也，皆伤其枝，枝之刚脆而坚，未成伤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

黄帝曰：人之善病风厥漉汗者，何以候之？

少俞答曰：肉不坚，腠理疎，则善病风。

黄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坚也？

少俞答曰：腘肉不坚，而无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致者，腠理疎。此言其浑然者。

黄帝曰：人之善病消瘅者，何以候之？

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

黄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

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

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

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扬，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膲皮充饥，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此言其人暴刚而肌肉弱者也。

黄帝曰：人之善病寒热者，何以候之？

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

黄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坚脆、色之不一也？

少俞答曰：颧骨者，骨之本也。颧大则骨大，颧小则骨小。皮肤薄而其肉无腘，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与其天同色，汚然独异，此其候也。然后臂薄者，其髓不满，故善病寒热也。

黄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痹者？

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坚者，善病痹。

黄帝曰：痹之高下有处乎？

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视其部。

黄帝曰：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何以候之？

少俞答曰：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伤。脾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蓄积留止，大聚乃起。

黄帝曰：余闻病形，已知之矣，愿闻其时。

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时，时高则起，时下则殆，虽不陷下，当年有冲通，其病必起。是谓因形而生病，五变之纪也。

本脏篇第四十七

黄帝问岐伯道：人的血气精神，供奉着生命的营养而遍及生命的方方面面。人的经脉，是供气血通行和阴阳运行、滋润筋骨、滑利关节的。人的卫气，是温养肌肉，充养皮肤，滋养腠理，掌管皮肤汗孔和腠理开合的。人的志意，是统领精神活动，控制魂魄，调节人体机能以适应寒暑变化，调和喜怒情绪的。因此，血气和调就会使经脉通畅，从而使荣养遍及全身内外阴阳，筋骨强劲，关节润滑灵利；卫气和调就会使肌肉舒展滑利，皮肤柔软且色泽协调，腠理细密。志意和顺就会使精神集中，思维正常，魂魄守身而不散，怨恨愤怒不致发作，如此则五脏不受外邪侵扰；如果能适应寒暑气候变化，就会使六腑正常消化运行所吃的谷物，使得风痹不会发生，经脉通畅，四肢关节的活动平安正常。以上这些就是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五脏，是孕藏精神血气魂魄的；六腑，是消化水谷而输送化成的津液到全身去的。五脏六腑都是人与生俱来的，没有愚蠢和聪明的人、贤良和不肖的人的区别。各种人都没什么两样。但有的人独享天寿，健康长寿而且没有外邪所致的疾病，活到高龄而不衰老，有时虽然触犯了风雨、暴冷、大暑等致病因素，还是不受外邪的侵害，而有的人终日不离遮盖和室内，也没有感受到惊恐，但仍然不免常常生病，这是因为什么？我想了解其中的原因。

岐伯回答道：问得真是个难题啊！五脏，是与天地相对应，与阴阳相配，与四季相连，与五时变化相适应的。五脏，本身固然有体积大小、位置高低、本质坚脆、位置偏正的区别，六腑，本

身也有大小、长短、厚薄、曲直、缓急的不同。大凡五脏六腑所具有的这二十五种差别，各不一样，善还是恶，吉还是凶，请让我讲解其中的差别。

人的心脏体积小，就会使心气安定，外邪不能伤害到它，但容易为内忧所伤；人的心脏体积大，内忧就不能损伤到它，但容易被外邪所伤。心脏位置高，就会压迫肺部，使肺窍闭塞，从而感到烦闷，爱忘事，难于用言语解除胸中的烦闷；心脏位置低下，就会使脏气涣散，易为寒邪所伤，也容易被言语恐吓。心脏坚实，就会使神气安定、内守且坚固；心脏脆弱，就会神气柔脆，易患消瘅和中焦热的病。心脏端正，就会使脏气和利，不易受到外邪伤害；心脏偏斜不正，就会使神气不定，因而操持事务不能专一，没有坚持性。

人的肺体积小，饮水就少，也不得气喘病；肺的体积大，饮水就多，易得胸痹、喉痹、逆气等病。肺的位置高，向上压迫缺盆，就会发生气逆向上，两肩耸动而喘息，咳嗽；肺的位置低下，就会紧挤膈膜，压迫心脏，造成胁下经常疼痛。肺脏坚实，就会不患咳病和气逆向上的病；肺脏脆弱，就会易患消瘅病，也容易被外邪伤害。肺脏生得端正，就会使肺气协调通畅，外邪难伤；肺脏生得偏斜，就会使偏斜处的胸胁疼痛。

人的肝脏体积小，则脏气安定，胁下部位不生病；肝脏体积大，就会压迫胃脘并牵连咽部，造成食不下的膈中症，而且胁下疼痛。肝脏位置高，就会向上撑起膈膜，造成胁下闷胀，成为息贲病；肝脏位置低，就会压迫胃脘，造成胁下空虚，胁下空虚就易受外邪侵扰。肝脏坚实，就会使肝气安定，外邪难伤；肝脏脆弱，就会易患消瘅病且易被外邪所伤。肝脏位置端正就会使肝气和顺通畅，外邪难伤；肝脏位置偏斜，就会造成胁下疼痛。

人的脾脏体积小，则脏气安定，不易被外邪伤害；脾脏体积

大，则胁下空软处疼痛，不能快步行走。脾脏位置高，充塞胁下空软处，牵连小胁疼痛；脾脏位置低，向下压于大肠之上，这样，容易受外邪侵扰。脾脏坚实，就会使脏气安定，外邪难伤；脾脏脆弱，就会易患消瘅病且易受外邪伤害。脾位置端正就会使脾气和顺通畅，外邪难伤；脾位置偏斜就易生满胀之病。

人的肾脏体积小，则脏气安定，外邪难伤；肾脏体积大，则易患腰痛病，不能弯腰弓腰，易为外邪所伤。肾脏位置高，就会患脊背疼痛，不能弯腰弓腰；肾脏位置低，就会腰尻部疼痛，不能弯腰弓腰，且并发阴狐疝气。肾脏坚实，就不会得腰背疼痛一类的病；肾脏脆弱，就易患消瘅病且易为外邪所伤。肾脏位置端正，就会使肾气和顺通畅，外邪难伤；肾脏位置偏斜，就易生腰尻疼痛。以上五脏大小、高低、坚脆、正偏等二十五种不同变化之处，就是人经常生病的原因。

黄帝问：怎么了解五脏的大小、高低、坚脆、正偏的情况呢？

岐伯说：肤色赤红，纹理细密的，心脏小；纹理粗疏的，心脏大。胸前不显剑突的，心脏位置高；胸前剑突小、短且鸡胸，心脏位置低。胸前剑突长的，心脏坚实；胸前剑突薄弱而小的，心脏脆弱。胸前剑突直下偏斜又不突起的，心脏位置端正；胸前剑突偏倚一边的，心脏位置偏斜不正。

肤色发白，纹理细小的，肺脏小；纹理粗疏的，肺脏大。两肩巨大，胸突向外，咽喉内陷的，肺脏位置高；两腋内收，两胁张开的，肺脏位置低。肩背厚实的，肺脏坚实；肩背薄的，肺脏脆弱。前胸后背宽厚的，肺脏端正；前胸偏斜的，肺脏偏倾。

皮肤肤色发青，纹理细小的，肝脏小；纹理粗疏的，肝脏大。胸宽胁骨突起的，肝脏位置高；两胁内收，胁骨低合如兔的样子，肝脏位置低。胸胁生得健壮的，肝脏坚实；胁骨软弱的，肝脏脆弱。胸部腹部健壮匀称的，肝脏端正；胁骨偏斜突起的，肝脏偏

倾。

皮肤肤色发黄，纹理细小的，脾脏小；纹理粗疏的，脾脏大。嘴唇上翻的，脾脏位置高；嘴唇下垂而大的，脾脏位置低下。嘴唇坚实的，脾脏坚实；嘴唇大而不坚实的，脾脏脆弱。嘴唇上下端正匀称的，脾脏端正；嘴唇偏斜上耸的，脾脏偏倾。

皮肤肤色发黑，纹理细小的，肾脏小；纹理粗疏的，肾脏大。两耳高，肾脏位置高；两耳向后下陷的，肾脏位置低。耳朵坚厚的，肾脏坚实；耳朵薄而不坚实，肾脏脆弱。两耳坚厚正长在颊车前的，肾脏端正；两耳一侧偏高的，肾脏偏倾。以上五脏的各种变化，虽有差异，但注意调养，保持平衡，就可以安定无病，如果不加调养，不注意保健，就会生病。

黄帝说：讲得好。但这些不是我所问的问题。我想了解有的人不生病，直到老年高龄，虽有深深的忧虑和恐惧相加，但还是不能伤害他；严寒酷热，也不能伤害他；而有的人终日不离屏障室内，又没有忧恐相加，但仍然不免生病，这是为什么？我想了解其中的道理。

岐伯说：五脏六腑脆弱而偏倾的，就是邪气滞留之地，请让我说明其中的道理。五脏都小的，生病少，却经常焦心思虑，多忧愁；五脏都大的，做事迟缓，但难于使他忧愁。五脏的位置都高的，举止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五脏的位置都低的，意志薄弱，甘居人下。五脏都坚实的，不生病；五脏都脆弱的，疾病缠身。五脏位置都端正的，性情和顺，淡薄名利，易得人心；五脏位置都偏倾的，心眼邪佞，经常偷盗，没有做人的准则，甚至到达言而无信的地步。

黄帝问：我想要了解六腑与身体其它部位的相应关系。

岐伯说：肺与大肠表里之气相同，因此大肠的情况，表皮可以反应。心与小肠表理之气相同，因此小肠的情况，血脉可以反

应。肝与胆表里之气相同，因此胆的情况，筋可以反应。脾与胃的表里之气相同，因此胃的情况，肌肉可以反应。肾与三焦膀胱表里之气相同，因此三焦膀胱的情况，毫毛腠理可以反应。

黄帝说：怎么观察判断这种相对应的情况？

岐伯说：皮肤反应肺的情况，肺与大肠表里之气相同，所以皮肤也反应大肠情况，皮厚的，大肠就厚；皮薄的，大肠就薄。皮肤松弛，腹肥大的，大肠纵缓且长；皮肤发紧的，大肠就紧而短。皮肤滑润的，大肠就滑润；皮肤肌肉不相附着的，大肠就纡曲且不滑润。

血脉反应心的情况，心与小肠表里之气相同，所以血脉也反应小肠情况，而脉在皮中。因此皮厚的，血脉也厚，血脉厚的，小肠就厚；皮薄的，血脉也薄，血脉薄的，小肠就薄。皮肤松弛的，血脉弛缓，血脉弛缓，小肠就大而长；皮肤薄而血脉虚少的，小肠就小而短。六阳经都多有纡屈的，小肠就纡曲不滑润。

肌肉反应脾的情况，脾与胃表里之气相同，所以肌肉也反应胃的情况，因此体表肌肉坚实而隆起的，胃壁肌肉就厚；体表肌肉细小的，胃壁肌肉就薄。体表肌肉小而薄的，胃不坚实；体表肌肉与身体不相称的，胃的位置低下。胃的位置低下的，向下压迫幽门，大小便不通畅。体表肌肉不坚实的，胃体就纵缓；体表肌肉上没有小疙瘩的，胃体就紧缩；体表肌肉上小疙瘩很多的，胃体纡屈；胃体纡屈的，胃的贲门就受到挤压，饮食就会不利。

指甲反应肝的情况，而肝主筋，指甲是筋之余。肝与胆表里之气相同，所以指甲也反应胆的情况。因此指甲厚且色泽发黄的，胆就厚；指甲薄且色泽发红的，胆就薄。指甲坚硬，色泽发青的，胆紧缩；指甲润泽，色泽发赤的，胆纵缓。指甲平直，色泽发白且无纹的，胆道通畅；指甲畸形，色泽发黑且多纹的，胆道淤结不通。

骨反应肾的情况，肾与三焦膀胱表里之气相同，所以骨也反应三焦膀胱的情况，而从皮肤腠理中可看出骨和三焦膀胱的情况。因此皮肤纹理细密且厚实的，三焦膀胱就厚；皮肤纹理粗疏且皮薄的，三焦膀胱就薄。腠理疏松的，三焦膀胱就纵缓；皮肤紧绷而没有毫毛的，三焦膀胱就紧缩。毫毛顺眼而且粗的，三焦膀胱就通畅；毫毛稀疏的，三焦膀胱就淤结不通。

黄帝说：五脏六腑的厚薄好坏都有一定的表现，我想知道如何发现它们的病。

岐伯回答道：观察五脏六腑在外的反应，通过外在征候来了解内脏的情况，就可以知道病在哪一个脏腑。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合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无愚智贤不肖，无以相倚也。然有其独尽天寿，而无邪僻之病，百年不衰，虽犯风雨卒寒大暑，犹有弗能害也；有其不离屏蔽室内，无怵惕之恐，然犹不免于病，何也？愿闻其故。

岐伯对曰：窘乎哉问也！五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府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

恶，或吉或凶，请言其方。

心小则安，邪弗能伤，易伤以忧；心大则忧不能伤，易伤于邪。心高则满于肺中，悗而善忘，难开以言；心下则藏外，易伤于寒，易恐以言。心坚则藏安守固；心脆则善病消瘅热中。心端正则和利难伤；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

肺小则少饮，不病喘喝；肺大则多饮，善病胸痹喉痹逆气。肺高则上气肩息咳；肺下则居贲迫肺，善胁下痛。肺坚则不病咳上气；肺脆则苦病消瘅易伤。肺端正则和利难伤；肺偏倾则胸偏痛也。

肝小则藏安，无胁下之病；肝大则逼胃迫咽，迫咽则苦膈中，且胁下痛。肝高则上支贲，切胁悗，为息贲；肝下则逼胃，胁下空，胁下空则易受邪。肝坚则藏安难伤；肝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肝端正则和利难伤；肝偏倾则胁下痛也。

脾小则藏安，难伤于邪也；脾大则苦凑胁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则胁引秀胁而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下加于大肠则藏苦受邪。脾坚则藏安难伤；脾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脾端正则和利难伤；脾偏倾则善满善胀也。

肾小则藏安难伤；肾大则善病腰痛，不可以俯仰，易伤以邪。肾高则苦背膂痛，不可以俯仰；肾下则腰尻痛，不可以俯仰，为狐疝。肾坚则不病腰背痛；肾脆则善病消瘅易伤。肾端正则和利难伤；肾偏倾则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变者，人之所苦常病。

黄帝曰：何以知其然也？

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无髑骬者，心高；髑骬小短举者，心下。髑骬长者，心下坚；髑骬弱小以薄者，心脆。髑骬直下不举者，心端正；髑骬倚一方者，心偏倾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张胁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坚；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

者，肺端正；胁偏疏者，肺偏倾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广胸反骸者，肝高；合胁兔骸者．肝下。胸胁好者，肝坚；胁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胁骨偏举者，肝偏倾也。

黄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唇坚者，脾坚；唇大而不坚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也。

黑色小理者，肾小；粗理者，肾大。高耳者，肾高；耳后陷者，肾下。耳坚者，肾坚；耳薄不坚者，肾脆。耳好前居牙车者，肾端正；耳偏高者，肾偏倾也。凡此诸变者，持则安，减则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问也。愿闻人之有不可病者，至尽天寿，虽有深忧大恐，怵惕之志，犹不能减也；甚寒大热，不能伤也；其有不离屏蔽室内，又无怵惕之恐，然不免于病者，何也？愿闻其故。

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请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燋心，大愁忧；五藏皆大者，缓于事，难使以忧。五藏皆高者，好高举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坚者，无病；五藏皆脆者，不离于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倾者，邪心而善盗，不可以为人，平反复言语也。

黄帝曰：愿闻六腑之应。

岐伯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黄帝曰：应之奈何？

岐伯曰：肺应皮，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裹大者，大肠大而长；皮急者，大肠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者，大肠结。

心应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肠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肠薄。皮缓者脉缓，脉缓者小肠大而长；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肠小而短。诸阳经脉皆多纡屈者，小肠结。

脾应肉，肉胭坚大者，胃厚；肉胭么者，胃薄。肉胭小而么者，胃不坚；肉胭不称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约不胭利。肉胭不坚者，胃缓；肉胭无小裹累者，胃急；肉胭多少裹累者，胃结；胃结者，上管约不利也。

肝应爪，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无约者，胆直；爪恶色黑多纹者，胆结也。

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

黄帝曰：厚薄美恶皆有形，愿闻其所病。

岐伯答曰：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

卷　八

禁服篇第四十八

雷公问黄帝道：我从您受业，通晓了有关九针理论的六十篇，早晚勤奋学习。年代久远的简册，翻看得编丝都断了，年代较近的简册，翻看得竹简都磨损污旧了，但我仍然诵读不止。即使这样，我仍未完全了解其中的精要。《外揣》篇里讲的“浑束为一”，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九针之道，大到包罗万象，没有不包括的东西，小到深入毫微，没有比它更细小的，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都到了极点，高低也都深不可测，如何归纳总结它呢？人的才智，有的深厚，有的浅薄，思虑狭窄浅小，不能博大精深，又不能象我一样勤勉学习，那就更不可能掌握九针之道。我担心九针之道在后世会散失，不能传给子孙，敢问如何概括其精要？

黄帝说：问得好啊！这是先师所禁戒之事，私传是有罪的，要经过割臂歃血的盟誓才能传授。你如果想得到传授，为什么不诚心诚意沐浴斋戒呢？

雷公又一次拜礼，站起来说：希望在这里听从您的指教。

于是雷公规矩地斋戒了三天，然后请教说：今日正午，我愿意行受业的盟誓。于是黄帝与雷公一起进入斋室，行割臂歃血的仪式。黄帝亲自祝告说：今日正午，经过割臂歃血的盟誓传授九针精要，有敢违背此誓言的，必定遭受灾祸。雷公又拜礼说：我接受盟誓。于是黄帝左手握着雷公的人，右手把书授给雷公说：你一定要谨慎又谨慎！我现在给你讲授九针之道。

针刺之理，以熟练掌握经脉状况为首要任务，掌握经脉之气

循行规律，了解经脉的长短和气血量，知道五脏相生相克次序，分别六腑的功能，审察卫气变化，因为邪从卫气而入是百病的根源。然后调和虚实。如为实症，就针刺血络泻血。淤血泻尽了，病人就没有危险了。

雷公说：这些我都已了解了，就是不知道如何把它归纳起来掌握要领。

黄帝说：归纳理论，掌握方法就如同扎住口袋一样。口袋装满了而没有扎住袋口，袋中之物就会泄漏出来；方法使用了而没有归纳整理，就不能适时而用，达到神妙的境地。

雷公说：甘愿当下等人材的人，不求学识渊博，却概括出简明的方法。

黄帝说：未达到学识渊博的地步，却概括出简明的方法，这仅可称为是好医生，而不可以称为是天下人的师表。

雷公说：我想了解作为一名好医生应具备什么条件。

黄帝说：寸口脉象反应体内五脏之气的变化，人迎脉象是六腑之气在外的反应，两者反应的脏腑气表里相应，同来同往，就象二人共同牵引一绳索的两头，这边牵引，绳动，那边牵引，绳也动。春季夏季，人迎脉象微大，秋季冬季寸口脉象微大，脉象如此者，叫做正常无病的人。

人迎脉象比寸口大一倍，表明足少阳经有病；人迎脉象大一倍而呈躁象的，表明病在手少阳经。人迎脉象大二倍，表明病在足太阳经；人迎脉象大二倍而呈躁象，表明病在手太阳经。人迎脉象大三倍，表明病在足阳明经；人迎脉象大三倍而呈躁象，表明病在手阳明经。人迎脉盛，表明阳气内盛为热；人迎脉虚，表明阳气内虚，阴乘为寒；人迎脉紧，表明有痛痹症；脉代则病症忽轻忽重。脉盛就用泻法，脉虚就用补法，脉紧就取分肉间穴位针刺，脉代就取血络针刺，并且同时服药，脉陷下不见就用灸法，

脉不盛也不虚就用平常的方法治疗，这叫做“经刺”。人迎脉象大于寸口四倍，脉大且快，叫做“外格”，是不治的死症。针刺治病一定先要详细察验人迎、寸口的内外脉象，观察病的寒热，以此来确诊脏腑的疾病状况。

寸口脉象大于人迎脉象一倍，表明病在足厥阴经；寸口脉象大一倍而呈躁像的，病在手厥阴经。寸口脉象大二倍，表明病在足少阴经；寸口脉象大二倍而呈躁象，表明病在手少阴经，寸口脉象大三倍，表明病在足太阴经；寸口脉象大三倍而呈躁象，表明病在手太阴经。寸口脉盛，病症为胀满、寒滞中焦、食物不消化；寸口脉虚，病症为热中、拉稀如烂粥、气短、小便色黄；寸口脉紧，表明有痛痹症；寸口脉代，则病痛忽痛忽止。脉盛就用泻法，脉虚就用补法，脉紧先用针刺，然后用灸法，脉代则取血络针刺祛除淤血，然后调治，脉陷下不见就仅用灸法治疗。脉陷下不见，表明脉络中有淤血凝结。脉络中有淤血凝结，表明寒气深入于血，血因寒滞，所以适宜用灸法散寒治疗。脉不盛不虚，按平常的方法治疗。寸口脉象大于人迎四倍，名叫“内关”。内关之脉象，大且快，是不治的死症。针刺治病一定先要详细查验内外脉象和病症的寒温，以此来确诊脏腑的疾病状况。

掌握了荥腧经穴的作用，才可以传授针灸治疗的大的法则。大的法则是：脉象盛就仅用泻法，脉象虚则仅用补法，脉紧则针刺、灸法并用且服药，脉陷下不见就只用灸法，脉不盛不虚就按常规治疗。所谓常规疗法，就是服药，也可用针刺或灸法。脉急可用针刺导去邪气使之平和，脉代就需要安心静养，不要劳累用力。

【原文】

雷公问于黄帝曰：细子得受业，通于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编绝，久者简垢，然尚讽诵弗置，未尽解于意矣。外揣

言浑束为一，未知所谓也。夫大则无外，小则无内，大小无极，高下无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虑褊浅，不能博大深奥，自强于学若细子，细子恐其散于后世，绝于子孙，敢问约之奈何？

黄帝曰：善乎哉问也！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

雷公再拜而起曰：请闻命于是也。

乃斋宿三日而请曰：敢问今日正阳，细子愿以受盟。黄帝乃与俱入斋室，割臂歃血。黄帝亲祝曰：今日正阳，歃血传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细子受之。黄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书，曰：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

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知其度量，内刺五藏，外刺六腑，审察卫气，为百病母，调其虚实，虚实乃止，泻其血络，血尽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细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约也。

黄帝曰：夫约方者，犹约囊也。囊满而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俱。

雷公曰：愿为下材者，匆满而约之。

黄帝曰：未满而知约之以为工，不可以为天下师。

雷公曰：愿闻为工。

黄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盛则为热，虚则为寒，紧则为痛痹，代则乍甚乍间。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紧痛则取之分肉，代则取血络且饮药，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名曰经刺。

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死不治。必审按其本末，察其寒热，以验其藏府之病。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二倍而躁，在手少阴。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三倍而躁，在手太阴。盛则胀满、寒中、食不化，虚则热中、出糜、少气、溺色变，紧则痛痹，代则乍痛乍止。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紧则先刺而后灸之，代则取血络而后调之，陷下则徒灸之。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内关。内关者，且大且数，死不治。必审察其本末之寒温，以验其藏府之病。

通其营输，乃可传于大数。大数曰：盛则徒泻之，虚则徒补之，紧则灸刺且饮药，陷下则徒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所谓经治者，饮药，亦曰灸刺。脉急则引，脉大以弱，则欲安静，用力无劳也。

五色篇第四十九

雷公问黄帝道：面部五种气色的变化，是仅仅反映在明堂部位吗？我不知道其中的含意。

黄帝说：明堂，就是鼻部；阙，就是两眉之间；庭，就是额头；蕃，就是两颊侧面；蔽，就是耳门。这些部位都方正开阔，距离十步之外，可见这些部位从正面显现，象这样的面相，一定会长命百岁。

雷公问：如何辨别五官所显的气色？

黄帝说：鼻骨高面隆起，鼻梁平且直，五脏的征候依次反映在鼻部中央，六腑的征候则反应在挟持鼻部两侧的部位，眉间、颜额在上，反映头面情况，两眼之间在下，反映心脏这个王宫的情况。当五脏在胸腔中安定和顺时，鼻部中央色泽正常，病色不显，鼻部看上去润泽清亮，如此，五官所显的病色怎么会辨别不出呢？

雷公问：如果要辨别病色，可否让我听听具体方法呢？

黄帝说：五脏的各自的病色，各自会显现在相应的部位。若鼻部中央两侧反映五脏六腑的部位出现骨陷现象，那么此人一定是生病了。如果各部位的气色显现于其相生的部位，表明病情虽重，但不至于死亡。

雷公问：五色所主的是什么病症？

黄帝说：青、黑色主痛，黄、赤色主热，白色主寒，这就是五色所主。

雷公问：病情的加重和病邪的将衰，如何诊断？

黄帝说：外腑内脏的疾病的加重和将衰都在脉象上显现。切

按病人的脉口，脉现滑、小、紧且沉的，其病日益加重，病在五脏；人迎脉气出现大、紧且浮的，其病日益加重，病在六腑。脉口脉象浮滑的，病情日趋严重；人迎脉象沉而滑的，病情日渐减轻。脉口脉象滑且沉的，疾病日益严重，病在五脏；人迎脉象滑盛且浮的，疾病日益严重，病在六腑。脉象浮沉大小一样，与人迎和寸口脉象四季有别相悖，其病难于治愈。病在五脏，脉象沉而大的，病易治愈；脉象沉而细小的，真阴衰而病呈逆象。病在六腑，脉象浮而大的，其病容易治愈。人迎脉象盛而坚的，表明外伤于寒邪；气口脉象盛而坚的，表明内伤于饮食。

雷公问：怎样用面部气色来判断病情的轻重？

黄帝说：如果病人面部气色略为明亮，病轻；病人面部气色沉滞晦暗，病重。如果面部病色向上发展，表明病情日益严重；如果病色向下行，如同浮云散去，表明病将痊愈。五种病色，各自反映在面部脏腑所属的部位，有的反映在鼻两侧，即外部，是六腑的病色；有的反映在鼻中央，即内部，是五脏的病色。病色从外部向内部发展的，表明病邪从表入里；病色从内部向外部发展的，表明病邪从里出表。病生于五脏的，先治其脏，后治其腑，如果治反了，病情就日益严重；病生于六腑的，先治其表，后治其里，如果颠倒而治，病情就会日趋严重。如果脉象滑大或脉代而长的，表明病邪外侵而来，病人目有所妄见，心有所妄想，这是阳气过盛而致的病，治疗应泻阳补阴，病就会好的。

雷公问：我听说风邪是百病的根源；而厥痹之病，是寒湿之气引起，从面色上如何分辨？

黄帝说：应当观察眉间的气色，如果呈现出浮薄光泽，就是风病；如果出现沉浊晦暗之色，就是痹病；如果病色显现在下颏，就是厥病，这是一般的规律，即根据各部位的色泽来诊断疾病。

雷公问：有的人没显什么病象却突然死亡，怎样才能预知呢？

黄帝说：元气大虚，大邪之气侵入脏腑，虽然没有病象，也会突然死亡。

雷公问：病稍微好转，而病人却突然死亡，怎样才能预知呢？

黄帝说：如果赤色显现在两边颧骨上，大如拇指一般，病虽稍微好转，病人肯定会突然死亡。如果黑色显现在天庭上，大如拇指一般，肯定会不显病象而突然死亡。

雷公拜了两拜说：讲得好啊！病死可以预知吗？

黄帝说：观察面部气色的变化来判断病人死亡的时间。

雷公说：好啊！我愿全面地了解如何观察。

黄帝说：天庭，反应头面部的疾病；眉间之上，反应咽喉的疾病；两眉之间，反应肺脏的疾病；两眼之间，反应心脏的疾病；两眼之间直下的鼻柱，反应肝脏的疾病；鼻柱左侧与颧骨间的部位，反应胆的疾病；鼻尖，反应脾的疾病；鼻尖两侧略向上的部位，反应胃的疾病；面部正中央，反应大肠的疾病；挟面中央的两颊部位，反应肾的疾病；肾属的颊部下方，反应脐部的疾病；在鼻准以上的两侧的两颧之内的部位，反应小肠的疾病；鼻准以下的人中处反应膀胱、子宫的疾病；说到各部位所反应的四肢疾病，就是颧骨反应肩部疾病；颧骨后方反应手臂的疾病；在该部位下方，反应手的疾病；眼内角上方，反应胸部和两乳的疾病；挟两颊外方的耳边部位，反应背部疾病；沿牙床颊车穴以下部位，反应大腿疾病；两牙床中央部位，反应膝部疾病；该部位以下反应小腿的疾病；再下的部位反应足部的疾病；嘴旁大纹处，反应大腿内侧的疾病；颊下曲骨部位，反应膝盖骨的疾病；以上是与五脏六腑肢体相应的面部各部位，各有各自的范围。各自部位的范围明确了，治疗时，阴衰而阳盛的，用补阴法来调和；阳衰而阴盛的，用助阳法来调和。只要先仔细察明各部位所显现的色泽再施治，每次诊治都会十分恰当。能够辨别阴阳二气运行是阴气右

行，阳气左行，就可说是了解了阴阳运行的规律了。男女病色的反应，其位置是不同的，所以说了解了阴阳运行的规律，又能仔细观察面部各部位气色的润泽和晦暗，从而确诊病的部位和轻重，这可称得上是好医生。

面色沉滞晦暗，表明是在里在五脏的疾病。面色浅浮有光泽，表明是在外在六腑的疾病。面色黄赤是热病，面色青黑是痛病，面色苍白是寒症，面色发黄而油亮表明疮痈化脓，面色特别赤红的是有留血，疼痛极了就会发生筋脉拘挛，受寒深就会出现皮肤麻木。五种病色各自显现在脏腑肢节所属的面部部位上，观察它们的沉浮，可以知道病邪的深浅；观察五色的润泽或晦暗，可以知道病情的轻重；观察五色的离散或聚集，可以知道病期的长短；观察五色的上下，可以知道病的部位；全神贯注地观察病人面部五色变化，可以知道病的过去和现在。因此，观察面部气色不细致入微，就不知道病的好坏，专心致志，聚精会神，才能了解病的过去和现在。面色明亮而不粗糙，其病不重；面色既不明亮，也不润泽，而显沉滞晦暗的，病情严重。病色离散而不聚集的，病势好转；如果病色离散仅有气滞不通所引起的疼痛，就表明不是积聚的病。

肾病所呈的黑色侵犯面部心脏的部位，是因为心脏先有了病，所以肾病的黑色乘虚而入。病色的显现，很多是如此的。

男子的病色显现在鼻准上，病发为小腹疼痛。向下牵连睾丸疼痛。如果病色显现在人中水沟处，就会发生阴茎疼痛。病色在人中水沟的上半部，阴茎根部作痛；病色在人中水沟的下半部，阴茎头部作痛，这是狐疝和癀阴一类的病。

女子的病色显现在鼻准上，表明膀胱和子宫有病。病色散，为痛症；病色聚集，为积聚病。积聚在内，或方或圆，或左或右，各与病色的形状相似。如果病色一直下行到唇部，就是白淫病。如

果病色光润如脂，就是暴食或吃了不洁食物导致饮食停滞，淤积痰涎的表现。

病色显现在面部左侧，就是左侧有病；病色显现在面部右侧，就是右侧有病。面部有病色，或聚或散而不端正的，观察面部病色所在的部位，就可以知道发病的部位。气色，就是指青、黑、赤、白、黄五色，它们都应端正充盈地显现在所属的部位上。如果出现在其他部位上，如心主的赤色出现在鼻准上，大如榆荚，不过几天，必有病变。如果病色形状为上边尖锐，表明头部正气虚，病邪将向上发展；如果病色形状为下边尖锐，表明病邪将向下发展，病色形状左右尖锐，表明病邪将向左右发展。五色和五脏相对应的关系是，青为肝色，赤为心色，白为肺色，黄为脾色，黑为肾色。肝与筋相合，心与脉相合，肺与皮肤相合，脾与肌肉相合，肾与骨相合。依据这种相应关系，就可诊断疾病。

【原文】

雷公问于黄帝曰：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谓也。

黄帝曰：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其间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必中百岁。

雷公曰：五宫之辨奈何？

黄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挟其两侧，首面上于阙庭，王宫在于下极。五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见，明堂润泽以清，五宫恶得无辨乎？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闻乎？

黄帝曰：五色之见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其色部乘袭者，虽病甚，不死矣。

雷公曰：宫五色奈何？

黄帝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谓五官。

雷公曰：病之益甚，与其方衰，如何？

黄帝曰：外内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紧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气大紧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进；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损。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进，在内；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进，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与寸口气小大等者，病难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坚者，伤于寒；气口盛坚者，伤于食。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间甚奈何？

黄帝曰：其色粗以明，沉夭者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云彻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内部也。色从外部走内部者，其病从外走内；其色从内走外者，其病从内走外。病生于内者，先治其阴，后治其阳，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阳者，先治其外，后治其内，反者益甚。其脉滑大以代而长者，病从外来，目有所见，志有所恶，此阳气之并也，可变而已。

雷公曰：小子闻风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湿之起也，别之奈何？

黄帝曰：常候阙中，薄泽为风，冲浊为痹，在地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色言其病。

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

黄帝曰：大气入于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

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

黄帝曰：赤色出两颧，大如母指者，病虽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

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

黄帝曰：察色以言其时。

雷公曰：善乎！愿卒闻之。

黄帝曰：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腘也；此五藏六府肢节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阴和阳，用阳和阴，当明部分，万举万当。能别左右，是谓大道，男女异位，故曰阴阳，审察泽夭，谓之良工。

沉浊为内，浮泽为外，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为挛，寒甚为皮不仁。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抟，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故相气不微，不知是非；属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粗，沉夭为甚；不明不泽，其病不甚。其色散，驹驹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气痛，聚未成也。

肾乘心，心先病，肾为应，色皆如是。

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圜直为茎痛，高为本，下为首，狐疝癃阴之属也。

女子在于面王，为膀胱子处之病，散为痛，抟为聚。方员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随而下至胝为淫。有润如膏状，为暴食不洁。

左为左，右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黄，皆端满有别乡。别乡赤者，其色亦，大如榆荚，在面王为不日。其色上锐，首空上向；下锐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肝合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肾合骨也。

论勇篇第五十

黄帝问少俞道：有几个人在同一地方，一同行走一同站立，他们的年龄大小相同，穿的衣服的厚薄也相同，突然遭遇狂风暴雨，结果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不生病，有一部分人都生病，有一部分人都不生病，这是什么缘故呢？

少俞问：你先问哪一个问题？

黄帝说：我想全部了解其道理。

少俞说：春季是温风，夏季是阳风，秋季是凉风，冬季是寒风。这四季的风，影响人体，所引起的疾病是各不相同的。

黄帝问：四季之风，是如何令人生病的呢？

少俞说：肤色发黄、皮薄肌肉柔软的人，禁受不住春季里反常的邪风；肤色发白、皮薄肌肉柔软的人，禁受不住夏季里反常的邪风；肤色发青、皮薄肌肉柔软的人，禁受不住秋季里反常的邪风；肤色发赤、皮薄肌肉柔软的人，禁受不住冬季里反常的邪风。

黄帝问：肤色发黑的人，就不生病吗？

少俞说：肤色发黑，皮厚肌肉坚实的人，当然不易被四季之风所伤；肤色发黑，但皮薄而肌肉不坚实、肤色不一的人，到了长夏时节，遇到反常的邪风，也会生病的。皮厚且肌肉坚实的人，到了长夏时节，遇到反常的邪风，不会生病；但是皮厚且肌肉坚实的人，如果外感于风，内感于寒，内外俱伤，也会生病。

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说：人能够忍受疼痛和忍受不了疼痛，并不是由于人有

勇敢和怯懦的区分。勇士中不能忍受疼痛的，遇到危难可以勇往直前，而遇到身体疼痛的，就畏缩不前；而怯懦却能忍受疼痛的人，听到危难就恐惧，遇到身体疼痛却能岿然不动。勇士中能够忍受疼痛的人，遇到危难而不惊恐，遇到身体疼痛也毫不畏惧动摇；而怯懦又不能忍受疼痛的人，遇到危难和身体疼痛，头昏目眩，恐惧得说不出话来，惊悸失气，脸色大变，吓得死去活来。我见到过这种情况，但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想了解其中的道理。

少俞说：能够忍受疼痛和不能忍受疼痛，是因为人的皮肤的厚薄、肌肉的坚脆松紧不同，不是勇敢和怯懦能够说明的。

黄帝说：我想知道勇敢和怯懦这两种性格产生的原因。

少俞说：勇士，眼睛深陷，目光坚定，长眉直竖，三焦皮肤纹理横生，心脏端正，肝脏大而坚实，胆囊盛满，发怒时，就会气盛和胸廓扩张，肝脏上举，胆囊横生，眼眶欲裂，目光直射，毛发竖起，面色发青，这就是勇士性格产生的原因。

黄帝说：我想知道怯懦之人性格产生的原因。

少俞说：怯懦之人，眼睛大而不深陷，目光惊慌不定，三焦皮肤的纹理纵生，胸骨剑突短而小，肝脏小而软弱，胆囊不满而胆汁少，肠胃挺直，胁下空虚，虽然正当大怒之时，怒气不能充满其胸腔，肝、肺虽然上举，但坚持不久，气衰即随之落下，因此不能持久发怒，这就是怯懦之人性格产生的原因。

黄帝问：怯懦之人喝了酒，愤怒起来与勇士相差不了多少，这是那个脏的作用使他这样呢？

少俞说：酒是水谷的精华、熟谷的液汁酿造而成的。它的性能慓悍。酒入胃中，就会使胃发胀，气向上逆，充满胸腔，也使得肝脏上浮，胆囊横生。在这个时候，其愤怒之状固然可以与勇士相同，但当酒气一衰落，他就会后悔的。酒后的怯懦之人，虽

与勇士神态相同，但却不知如何象勇士一样去做事，称之为“酒悖”。

【原文】

黄帝问于少俞曰：有人于此，并行并立，其年之长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

少俞曰：帝问何急？

黄帝曰：愿尽闻之。

少俞曰：春青风，夏阳风，秋凉风，冬寒风，凡此四时之风者，其所病各不同形。

黄帝曰：四时之风，病人如何？

少俞曰：黄色薄皮弱肉者，不胜春之虚风；白色薄皮弱肉者，不胜夏之虚风；青色薄皮弱肉，不胜秋之虚风；赤色薄皮弱肉，不胜冬之虚风也。

黄帝曰：黑色不病乎？

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坚，固不伤于四时之风；其皮薄而肉不坚，色不一者，长夏至而有虚风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坚者，长夏至而有虚风，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坚者，必重感于寒，外内皆然，乃病。

黄帝曰：善。

黄帝曰：夫人之忍痛与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见难则前，见痛则止；夫怯士之忍痛者，闻难则恐，遇痛不动；夫勇士之忍痛者，见难不恐，遇痛不动；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见难与痛，目转面盼，恐不能言，失气惊，颜色变化，乍死乍生。余见其然也，不知其何由，愿闻其故。

少俞曰：夫忍痛与不忍痛者，皮肤之薄厚，肌肉之坚脆缓急

之分也，非勇怯之谓也。

黄帝曰：愿闻勇怯之所由然。

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怒则气盛而胸张，肝举而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黄帝曰：愿闻怯士之所由然。

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减。阴阳相失，其焦理纵，腘肕短而小，肝系缓，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藏使然？

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慓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与勇士同类，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背腧篇第五十一

黄帝问岐伯道：我想知道五脏的腧穴都出于背的什么部位。

岐伯说：背中大腧在项后第一椎骨下的两旁，肺腧在第三椎骨的两旁，心腧在第五椎骨的两旁，膈腧在第七椎骨的两旁，肝腧在第九椎骨的两旁，脾腧在第十一椎骨的两旁，肾腧在第十四椎骨的两旁，这些腧穴都是挟持脊柱两旁彼此相距三寸。如果想检验穴之所在，就用手按压其部位，病人感到里面酸痛，或是原有酸痛，通过按压此处而缓解，就是腧穴所在。用腧穴治病，可以使用灸法，不可贸然使用针刺之法。在取用腧穴进行灸疗时，邪气盛的就用泻法，正气虚的就用补法。用艾火行补法时，不要吹艾火，要让艾火自然燃烧和熄灭；用艾火行泻法时，要急吹艾火使燃烧旺盛，然后拍艾条，待其火苗灭后再灸。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五脏之腧出于背者。

岐伯曰：胸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间，心腧在五焦之间，膈腧在七焦之间，肝腧在九焦之间，脾腧在十一焦之间，肾腧在十四焦之间，皆挟脊相去三寸所，则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气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

卫气篇第五十二

黄帝说：五脏是藏精神魂魄的，六腑是纳受水谷而且消化、输送它们的。水谷化生之气，内则入于五脏，外则布覆于四肢百节。其中流布浅表、不循经脉而行的浮气，叫做卫气；行于经脉之中的精气，叫做营气。阴阳相互随逐，内外相互贯通，象圆环似的无头无尾，不停息地浑然流动，谁能穷其究竟！然而，它们区分为阴阳，俱都有标有本，有虚有实，各有其循行、经历之处。能辨别阴阳十二经脉，便可了解疾病发生的原因；能候察、诊知虚实所在之处，便可寻找出发病部位在上还是在下；知道六腑之气往来运行的路径，就知道怎样解开结聚，使腧穴畅通；能了解虚实的属坚还是属软，就知道哪里该补，哪里该泻；能知手足六经的标部与本部，便可对天下疾病了然于胸，没有疑惑了。

岐伯说：你以上所论，真是广博啊！让我来紧接你的论述，更详尽地谈一谈。足太阳经脉之本，在足跟以上五寸处，其标在左右两络命门的睛明穴。命门，指眼。足少阳经脉之本，在窍阴穴，其标在窗笼之前的听宫穴。窗笼，指耳。足少阴经脉之本，在足内踝上二寸处的交信穴，其标在背部肾腧穴及舌下两脉的廉泉穴。足厥阴经脉之本，在行间穴上五寸处的中封穴，其标在背部肝腧穴。足阳明经脉之本，在厉兑穴，其标在颊下夹喉颈处的人迎穴。足太阴经脉之本，在中封穴前方向上四寸处的三阴交穴，其标在背部脾腧穴及舌根处。

手太阳经脉之本，在手外踝之后的养老穴，其标在命门的睛明穴之上一寸处。手少阳经脉之本，在手小指次指之间向上二寸

处，其标在耳后上角的角孙穴及下外眦的丝竹空穴。手阳明经脉之本，在肘骨之中的曲池穴，上至臂臑处；其标在额下，与夹耳两旁的头维穴会合。手太阴经脉之本，在寸口中的太渊穴，其标在腋下动脉天府穴。手少阴经脉之本，在掌后锐骨之端的神门穴，其标在背部的心腧穴。手心主经脉之本，在掌后腕上二寸两筋间的内关穴，其标在腋下三寸的天池穴。观察这十二经脉标本虚实的病变，凡本部阳虚的就会发生寒厥，凡本部阳盛的就会发生热厥，凡标部阴虚的就会发生眩晕，凡标部阴盛的就会发生热痛。对实症，就应泻除邪气以制止其发展；对虚症，就应导引正气而使之充实。

让我再谈谈气街。胸气有它所行的街道，腹气有它所行的街道，头气有它所行的街道，胫气有它所行的街道。气在头部的，其气终止于脑的百会穴；气在胸部的，其气终止于胸前两膺与背部肺腧穴；气在腹部的，其气终止于背部的脾腧穴与冲脉，以及肚脐左右动脉的育腧、天枢等穴；气在胫部的，其气终止于气冲穴与承山穴及足踝上下处。取以上这些穴位针刺时，要用毫针，而且一定先要用手指按压较长时间，等到气至应手，才可施针予以补泻。这些穴位主治的病症，有头痛、眩仆、腹痛、中满、暴胀以及初起的积聚等症。疼痛部位可以移动的，容易治愈；如果积聚处不痛，则难以治愈。

【原文】

黄帝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其气内干五脏，而外络肢节。其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阴阳相随，外内相贯，如环之无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穷之。然其分别阴阳，皆有标本虚实所离之处。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候虚实之所在

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腑之气街者，能知解结契绍于门户。能知虚石之坚软者，知补泻之所在。能知六经之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岐伯曰：博哉圣帝之论！臣请尽意悉言之。足太阳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标在两络命门。命门者，目也。足少阳之本，在窍阴之间，标在窗笼之前。窗笼者，耳也。足少阴之本，在内踝下上三寸中，标在背腧与舌下两脉也。足厥阴之本，在行间上五寸所，标在背腧也。足阳明之本，在厉兑，标在人迎颊挟颜颔也。足太阴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标在背腧与舌本也。

手太阳之本，在外踝之后，标在命门之上一寸也。手少阳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间上二寸，标在耳后上角下外眦也。手阳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别阳，标在颜下合钳上也。手太阴之本，在寸口之中，标在腋内动也。手少阴之本，在锐骨之端，标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后两筋之间二寸中，标在腋下下三寸也。凡候此者，下虚则厥，下盛则热；上虚则眩，上盛则热痛。故石者绝而止之，虚者引而起之。

请言气街：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胫气有街。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胫者，止之于气街，与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针，必先按而在久应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头痛眩仆，腹痛中满暴胀，及有新积。痛可移者，易已也；积不痛，难已也。

论痛篇第五十三

黄帝问少俞说：人的筋骨的强弱，肌肉的坚脆，皮肤的厚薄，腠理的疏密，各不相同，他们对针石刺砭、艾火烧灼引起的疼痛，感觉是怎样的呢？人的肠胃的厚薄、坚脆也各不相同，他们对毒药的禁受能力又是怎样的呢？我想详尽地听一下。

少俞说：骨强、筋弱、肉松弛、皮肤厚的人耐痛，对针石刺砭、艾火烧灼引起的疼痛，也同样能够忍耐。

黄帝问：怎样知道有的人是能够忍耐艾火灸烧的呢？

少俞回答说：皮肤发黑、骨骼强健的人，能够忍耐艾火的灸烧。

黄帝问：怎样知道有的人是不能忍耐针石刺痛的呢？

少俞回答说：肉坚实、皮肤薄的人不能忍耐针石的刺痛，这种人对艾火的灸烧也同样不能忍耐。

黄帝问：人同时受了伤病，有的容易好，有的不容易好，这是什么缘故？

少俞回答说：同时受了伤病，其中身体多热的就容易好，身体多寒的就不容易好。

黄帝问：有的人能禁受毒性药物，怎样知道这个呢？

少俞回答说：胃厚、色黑、骨大、肉肥的人能禁受毒性药物，体瘦胃薄的人则不能禁受毒性药物。

【原文】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

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熨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

少俞曰：人之骨强、筋弱、肉缓、皮肤厚者耐痛，其于针石之痛、火熨亦然。

黄帝曰：其耐火熨者，何以知之？

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熨。

黄帝曰：其不耐针石之痛者，何以知之？

少俞曰：坚肉薄皮者，不耐针石之痛，于火熨亦然。

黄帝曰：人之病，或同时而伤，或易已，或难已，其故何如？

少俞曰：同时而伤，其身多热者易已，多寒者难已。

黄帝曰：人之胜毒，何以知之？

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

天年篇第五十四

黄帝问岐伯说：人的生命形成之初，是什么筑起它的基础？是什么建立起它的外卫？失去什么就死？得到什么就生？

岐伯问：以母为基础，以父为护卫，失神则死，得神则生。

黄帝说：什么是神？

岐伯说：血气已经和调，荣卫已经通畅，五脏都已形成，神气居藏于心中，魂魄俱备，便成为人。

黄帝说：人的寿命的长短各不相同，有的短命，有的高寿，有的突然死亡，有的久病在身，我想听听其中道理。

岐伯说：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滑润，皮肤细密，营卫之气的运行保持正常而无错乱，呼吸平和舒缓，不粗不急，气行遵循一定度数，六腑消化谷物，津液布散诸窍，脏腑、气血、肌肉、皮肤各循其常规，所以寿命得以长久。

黄帝问：人寿以百年为期，本应活至百岁才死，怎样才能活到一百岁呢？

岐伯说：鼻孔深而且长，面部四旁骨骼高大方正，能通调营卫之气及三焦、三里的脉气，鼻骨高起而鼻肉丰满，这样，便可活至百岁，寿终天年。

黄帝说：人的体气由盛而衰，以至死亡，这整个过程，可以讲给我听吗？

岐伯说：人长到十岁，五脏初成，血气已经通畅，这时的经气还在下肢，所以喜欢跑。到二十岁，血气开始旺盛，肌肉正在发育生长，所以喜欢快走。到三十岁，五脏完全发育成熟、肌肉

坚固，血脉盛满，所以喜欢行走。到四十岁，五脏六腑及十二经脉，俱都十分旺盛而且平和稳定，腠理开始疏松，美好的颜容逐渐衰落，头发略见斑白，这个年岁的人，象一池平满而不荡动的静水，所以喜欢安坐。到五十岁，肝气开始衰退，肝叶开始变薄，胆汁开始减少，视力开始变弱。到六十岁，心气开始衰退，常被忧愁、悲伤所苦，血气懈怠，运行迟缓，所以喜欢躺卧。到七十岁，脾气虚弱，皮肤干枯。到八十岁，肺气衰退，魂魄离散，所以言语经常颠倒错乱。到九十岁，肾气干涸，肝、心、脾、肺四脏及经脉俱已空虚。到一百岁，五脏全部空虚，神气俱都散去，这时，就只有形体独存而终其天年了。

黄帝问：那些不能活满百岁而死去的人，是怎么回事？

岐伯说：五脏都不坚实，鼻子的通道不长，鼻孔外露而且张开，呼吸急速，面部四旁骨骼低矮，脉小血少，肌肉不坚实，常常中风中寒，血气虚，脉不通，真气、邪气相互攻击，致使体内血气失常，导致邪气深入，所以会中年而死。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

岐伯曰：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黄帝曰：何者为神？

岐伯曰：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黄帝曰：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夭寿，或卒死、或病久，愿闻其道。

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

如其常，故能长久。

黄帝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致之？

岐伯曰：使道隧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

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藏经脉空虚。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黄帝曰：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

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

逆顺篇第五十五

黄帝问伯高说：我听说气有逆有顺，脉有盛有衰，针刺有它的大法，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伯高说：人体气行的逆顺，是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相应的；脉的盛衰，可以根据它来诊候血气的虚实及其有余、不足等情况；针刺的大法是，一定要清楚了解哪些病可以针刺，哪些病一时还不可以针刺，哪些病已经不可以施行针刺。

黄帝问：怎样诊候哪些疾病是不宜针刺的呢？

伯高说：兵法上说：不可迎战士气非常高涨的敌军，不要出击阵容十分强大壮盛的部队。刺法说：不要刺热太盛的病人，不要刺大汗淋漓的病人，不要刺脉象浊乱的病人，不要刺病的外部表现与脉象相反的病人。

黄帝问：怎样诊候哪些病是可以针刺的呢？

伯高说：高明的医工，在疾病尚未表现于外时就给予针治，其次，在病势尚未大盛时就给予针治，再其次，在病势已经衰退时给予针治；不高明的医工，在症状叠发时才予以针治，或是在病势正盛时予以针治，或是在病的外部表现与脉象相反时予以针治。所以，古医经上说：病势正盛的时候，不可施以针刺；等到病势已经衰退，再予针治，一定会有很好的疗效。所以古医经还说：高明的医工，在疾病尚未表现于外时就予以治疗，而不是等疾病发露于外才予治疗。正是说的这个意思。

【原文】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气有逆顺，脉有盛衰，刺有大约，可得闻乎？

伯高曰：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刺也。

黄帝曰：候之奈何？

伯高曰：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

黄帝曰：候其可刺奈何？

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

五味篇第五十六

黄帝说：我想听听，谷气有五味，它们进入五脏的情况各是怎样的呢？

伯高说：胃是五脏六腑所需营养汇聚于其中的大海，水谷俱都进入胃中，五脏六腑都从它那里接受水谷所化的精微之气。饮食物中所含的五味，分别趋走于各自喜欢的一脏：酸味先趋走入肝，苦味先趋走入心，甘味先趋走入脾，辛味先趋走入肺，咸味先趋走入肾。谷气津液已在体内运行，营卫之气也就大为通畅，于是废物化为糟粕，以次传下而排出体外。

黄帝问：营卫之气的运行是怎样的呢？

伯高说：谷物起初入于胃中，其中所化精微，先由胃输出于上中两焦，以灌注、滋养五脏；另外又分两路而行，这就是营、卫之气的道路。又有大气抟聚不行，积贮胸中，叫做气海，这气由肺而出，沿着喉咙，呼则气出体外，吸则气入体内。贮于气海中的精气，概而言之，常是呼出三分，而吸入一分，所以，人如果半日不进水谷，就会感到气衰，一日不进水谷，就会感到气短。

黄帝说：谷物的五味，可以讲给我听吗？

伯高说：让我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五谷之中，粳米味甘，麻味酸，大豆味咸，小麦味苦，黄黍味辛。五果之中，枣味甘，李味酸，栗味咸，杏味苦，桃味辛。五畜之中，牛肉味甘，犬肉味酸，猪肉味咸，羊肉味苦，鸡肉味辛。五菜之中，葵菜味甘，韭菜味酸，豆叶味咸，薤白味苦，葱味辛。

五色：黄色与甘味相适宜，青色与酸味相适宜，黑色与咸味

相适宜，赤色与苦味相适宜，白色与辛味相适宜。凡此五种颜色，各有其相适宜的味道。

五宜：所谓五宜是指，脾脏有病的，宜食用粳米饭、牛肉、枣、葵菜；心脏有病的，宜食用麦、羊肉、杏、薤白；肾脏有病的，宜食用大豆、猪肉、栗子、豆叶；肝脏有病的，宜食用麻籽、狗肉、李子、韭菜；肺脏有病的，宜食用黄黍、鸡肉、桃、葱。

五禁：肝病禁食辛味，心病禁食咸味，脾病禁食酸味，肾病禁食甘味，肺病禁食苦味。

肝脏为青色，宜食甘味，粳米饭、牛肉、枣、葵菜都是甘味的；心脏为红色，宜食酸味，狗肉、麻籽、李子、韭菜都是酸味的；脾脏为黄色，宜食咸味，大豆、猪肉、栗子、豆叶都是咸味的；肺脏为白色，宜食苦味，麦、羊肉、杏、薤白都是苦味的；肾脏为黑色，宜食辛味，黄黍、鸡肉、桃、葱都是辛味的。

【原文】

黄帝曰：愿闻谷气有五味，其入五脏，分别奈何？

伯高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

黄帝曰：营卫之行奈何？

伯高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其大气之抟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则出，吸则入。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黄帝曰：谷之五味，可得闻乎？

伯高曰：请尽言之。五谷：秔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

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甘，韭酸，藿咸，薤苦，葱辛。

五色：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

五宜：所言五宜者，脾病者，宜食秔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

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饭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

卷　九

水胀篇第五十七

黄帝问岐伯说：水胀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等症，怎样辨别？

岐伯回答说：水胀初起，眼睑略微浮肿，就象刚睡醒从床上起来时的样子，颈部人迎脉搏动迅疾，时常咳嗽，大腿内侧感觉寒冷，足、小腿浮肿，接着腹部也胀大，这时水胀病就已形成了。用手按压患者腹部，手离开后，按压处随着就又胀起，好象里面包着水似的。这就是水胀病的症候。

黄帝问：肤胀病怎样诊断呢？

岐伯说：肤胀是寒气滞留于皮肤里边，叩击病部，响如鼓声，内里不坚实，腹部胀大，全身尽肿，皮厚，按压腹部，深陷不起，腹部皮色没有变化。这就是肤胀病的症候。

鼓胀病是怎样的？

岐伯说：腹部鼓胀，全身肿大，与肤胀相同，皮肤呈青黄色，腹部青筋暴起。这就是鼓胀病的症候。

肠覃病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肠覃病是寒气滞留于肠外，与卫气相搏击，正气不能荣旺，因而有所系结，积聚成癖而附着于内，于是恶气乘机而起，息肉随之而生。开始的时候，息肉大如鸡卵，而后渐渐增大，等到病已形成，就象怀有胎儿一样。病期长久的，历时一年以上。用手按压患部，感觉内里坚硬；用手推它，可以移动。月经仍然按时来潮。这就是肠覃病的症候。

石瘕病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石瘕病起于子宫,寒气滞留于子宫口,子宫闭塞,气不能畅通,应排泻的恶血无法排泻,因而凝结滞留于内,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大,样子象是怀了胎儿,月经也不能按时来潮。得这种病的都是妇女,可用通利的方法将凝聚的恶血去除。

黄帝问:肤胀、鼓胀可以用针刺治疗吗?

岐伯说:先用泻法针刺肿胀部位的血络,然后调理其经脉,但应以针刺血络为主。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何以别之?

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瘭,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

黄帝曰:肤胀何以候之?

岐伯曰: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鼓鼓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

鼓胀何如?

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

肠覃何如?

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

石瘕何如?

岐伯曰：石瘕生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

黄帝曰：肤胀鼓胀可刺邪？

岐伯曰：先泻其胀之血络，后调其经，刺去其血络也。

贼风篇第五十八

黄帝说：你说贼风邪气伤害了人体，会使人生病，可是有的人不离屏风、帷帐，不走出屋室，而突然得病，恐怕并不是由于遭受了贼风邪气，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岐伯说：这都是曾受到过湿气的伤害，湿邪隐伏在血脉里面与分肉之间，长时滞留不去；或是曾受过跌碰摔倒之类的损伤，恶血在体内不能消散；或是忽然喜怒过度，饮食不当，衣着不随节令，寒暖失宜，致使腠理闭塞不通；或是腠理开发时而适遇风寒，使血气凝结，新受风寒与原先隐伏体内的湿邪之气交互作用，就形成了寒痹。或是因热而汗出，汗出则受风。在上述情况下，即使不遇贼风邪气，也会由于旧因加新因，而引发疾病。

黄帝说：你讲的这些情况，都是病人自己所知道的，但是也有未遭遇四时不正之气，又没有惊惧不安等情志方面的因素，而突然发病的，其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鬼神在作祟吗？

岐伯说：这也是因为先有宿邪滞留体内，尚未发作，又由于心意中有所憎恶与有所爱慕，因而血气内乱不和，新病与宿邪相搏，所以突然发病。因为发病的缘由隐微不显，难以察知，所以象是有鬼神在作祟。

黄帝说：有些人得了病，请巫医祝祷一番便可痊愈，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古时的巫医，原本知道百病相克相胜的道理，他先已了解了疾病发生的根源，所以能用祝祷的方法使疾病痊愈。

【原文】

黄帝曰：夫子言贼风邪气之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离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

岐伯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其有热则汗出，汗出则受风，虽不遇贼风邪气，必有因加而发焉。

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

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

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

卫气失常篇第五十九

黄帝说：卫气滞留在腹内，蓄积聚藏而不运转，无法到达它素常周流循行之处，使人支胁、中满，喘息气逆，怎样消除这些病状呢？

伯高说：气积聚在胸中的，取上部穴位治疗；气积聚在腹部的，取下部穴位治疗；胸部、腹部都气结胀满的，兼取旁近的穴位治疗。

黄帝问：怎样取穴刺治呢？

伯高回答说：气聚积在胸部的，当针泻人迎、天突、喉中各穴；气聚积在腹部的，针泻三里、气街；胸部、腹部都气结胀满的，取治在上的人迎、天突、喉中，在下的三里、气街，以及中部季胁下一寸处的章门穴；胀满严重的，则用鸡足形取穴法就前举上中下各穴刺治。经诊视，如果病人的脉象大而弦急、脉绝不至及肚皮过于绷紧，则不可进行针刺。

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问伯高说：怎样诊知皮肉、气血、筋骨有病呢？

伯高说：色起两眉间而且缺乏光泽的，病在皮肤；唇色发青、发黄、发赤、发白或发黑的，病在肌肉；营气濡滞不旺的，病在血脉；目色呈现青、黄、赤、白、黑的，病在筋；耳干枯、多耳垢的，病在骨。

黄帝问：病的情况怎样？如何取穴针治？

伯高说：百病的变化，无法一一数说。然而皮有皮部分区，肉有结块突起之处，血气有所输往，骨骼有所连属。

黄帝说：我想听听它们的缘故。

伯高说：皮的分部，在四肢。肉的结块突起处，多在臂膀、小腿诸阳经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肉之间。血气所输，输往诸经的络穴，如果气血滞留壅塞，就会使经气过盛而勃起。病在筋部的，则无分其阴阳左右，只须候察疾病所在部位而加以针治。病在骨的，当取治骨的连属处，即骨节的间隙，它们是接受髓液而补益脑髓的。

黄帝问：怎样取穴针治呢？

伯高说：病的变化，或浮或沉，或深或浅，不可穷尽，须分别情况作不同处理。病轻的浅刺，病重的深刺；病轻的少刺，病重的多刺。随着病情变化而进行调治，这才算得是高明的医工。

黄帝问伯高说：人有肥瘦、大小、寒温，又有老壮少小，怎样区分呢？

伯高回答说：人到五十岁以上为老，二十岁以上为壮，十八岁以上为少，六岁以上为小。

黄帝问：怎样衡量人的肥瘦？

伯高说：人有肥型、膏型、肉型。

黄帝问：怎样辨别这三种类型的人？

伯高说：胭肉坚实、皮肤完满健好的，属肥型；胭肉不坚实，皮肤松弛的，属膏型；皮肉紧连不相分离的，属肉型。

黄帝问：身体的寒温，是怎样的？

伯高说：膏型的人肌肉特别湿润，其纹理粗糙的身寒，纹理细密的身热。脂型的人肌肉坚实，纹理细密的身热，纹理粗糙的身寒。

黄帝问：身体的肥瘦大小是怎样的呢？

伯高说：膏型的人多气，皮肤宽缓，所以腹肌松弛，肚囊下垂。肉型的人，身体胖大。脂型的人，肌肉收紧，身形较小。

黄帝问：这三类人的气血多少是怎样的呢？

伯高说：膏型的人多气，多气的身热，身热的就耐寒。肉型的人多血，多血则形体充实，形体充实则全身气象匀平和调。脂型的人血清，气滑而少，所以身形不能粗大。这是三种类型的人有别于一般人的地方。

黄帝问：一般人是怎样呢？

伯高说：一般人的皮肉脂膏，不能对身形有所偏加，血与气保持平衡，所以他们的形体不大不小，皮肉筋骨各称其身。这就是一般人。

黄帝说：讲得好。怎样对这三类人进行治疗呢？

伯高说：一定先要分清膏、肉、脂三种不同的类型，以及血的多少、气的清浊，然后加以调治，治疗时不得违背针刺的常理。再把三种类型人的特征说一遍：膏型的人，腹肌松弛，肚囊下垂；肉型的人，身体上下粗大；脂型的人，虽然脂肪多而身形并不粗大。

【原文】

黄帝曰：卫气之留于腹中，稽积不行，苑蕴不得常所，使人支胁胃中满，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

伯高曰：其气积于胸中者，上取之；积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满者，傍取之。

黄帝曰：取之奈何？

伯高对曰：积于上，泻人迎，天突、喉中；积于下者，泻三里与气街；上下皆满者，上下取之，与季胁之下一寸；重者，鸡足取之。诊视其脉大而弦急，及绝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

黄帝曰：善。

黄帝问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气血、筋骨之病也？

伯高曰：色起两眉薄泽者，病在皮。唇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肌肉。营气濡然者，病在血气。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尘垢，病在骨。

黄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

伯高曰：夫百病变化、不可胜数，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气有输，骨有属。

黄帝曰：愿闻其故。

伯高曰：皮之部，输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间。血气之输，输于诸络，气血留居，则盛而起。筋部无阴无阳，无左无右，候病所在。骨之属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脑髓者也。

黄帝曰：取之奈何？

伯高曰：夫病变化，浮沉深浅，不可胜穷，各在其处。病间者浅之，甚者深之，间者小之，甚者众之，随变而调气，故曰上工。

黄帝问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温，有老壮少小，别之奈何？

伯高对曰：人年五十已上为老，二十已上为壮，十八已上为少，六岁已上为小。

黄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

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

黄帝曰：别此奈何？

伯高曰：腘肉坚，皮满者，肥。腘肉不坚，皮缓者，膏。皮肉不相离者，肉。

黄帝曰：身之寒温何如？

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细理者身热。脂者其

肉坚，细理者热，粗理者寒。

黄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

伯高曰：膏者，多气而皮纵缓，故能纵腹垂腴。肉者，身体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黄帝曰：三者之气血多少何如？

伯高曰：膏者多气，多气者热，热者耐寒。肉者多血则充形，充形则平。脂者，其血清，气滑少，故不能大。此别于众人者也。

黄者曰：众人奈何？

伯高曰：众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与气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称其身，命曰众人。

黄帝曰：善。治之奈何？

伯高曰：必先别其三形，血之多少，气之清浊，而后调之，治无失常经。是故膏人，纵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虽脂不能大者。

玉版篇第六十

黄帝说：我以为用九针治疗疾病是小道，先生却说它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我觉得这恐怕是过于夸大了针的作用，请讲讲其中道理。

岐伯说：什么东西比针更大呢？比针大的，有各种兵器，但兵器是为杀人而准备的，不是治病救人的工具。而人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怎可不与天地相参伍呢？治理人民之事，针是不可缺少的。那么，针与各种兵器相比，究竟哪个小呢？

黄帝说：疾病发生的时候，有因为喜怒无常，饮食不加节制，五脏的阴气不足，六腑的阳气有余，以致营卫之气不能正常运行，于是病发而形成为痈疽的。由于阴阳之气不能畅通，而邪热结聚逼迫，于是化而为脓，象这样的病，能用小针刺治吗？

岐伯说：圣人不能使之化而向善的，就叫做邪，邪不可留而不除，所以，两军对敌，旗帜相望，锋锐的兵器排列在原野，这局面不是一时一日谋划而成；治下的百姓听从使唤，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境内终不蒙受兵戈、战乱的苦难，这局而也并非是顷刻之间或一时 一日教化的结果。养身如同治国，使身体遭受了痈疽的病苦，以至脓血积聚，这不是离开养生之道太远了吗？痈疽的发生，脓血的形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而是细微的病因累积所致。所以，圣人是在病患尚未显露时就加以防治，而愚人是在病患已经形成之后才而对它。

黄帝说：痈疽已经形成，而未予重视；已经化脓，却没有发现，这该怎么办呢？

岐伯说：痈疽已经化脓，常是十死一生。所以，圣人注意防治，不使病患形成。而圣人研制出有效的药方，把它书写在竹帛上，让有艺能的人继承、传播于后世，使它永无失坠之时，正是为了那些病患已成而不予重视的人们啊！

黄帝说：痈疽已有了脓血之后才治疗，可不可以用小针刺治而予以引导、排脓呢？

岐伯说：用小针刺治小痈疽，功效小；用大针刺治大痈疽，功效大；用小针刺治大痈疽，往往会因为疗效微小而给疾病造成损害。所以，已成脓血的，只有取用砭石或锋针、锋针来排脓。

黄帝说：痈疽发展、危害严重的，就不可救治了吗？

岐伯说：那要看病症是逆是顺了。

黄帝说：我想听听逆顺的情形。

岐伯说：痈疽为害，有五种逆症：白眼青黑，眼小，这是一逆；服药而呕吐，这是二逆；病部疼痛，渴得厉害，这是三逆；肩部、项部动转不便，这是四逆；声音嘶哑，面无血色，这是五逆。除去这五种逆象，就是顺症了。

黄帝说：各种病都有逆和顺的症状，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岐伯说：腹胀，身热，脉大，这是一逆；腹内鸣响而且胀满，四肢清冷，泄泻，脉大，这是二逆；鼻出血不止，脉大，这是三逆；咳嗽，溺血，脉小而急，这是四逆；咳嗽，形体消瘦，身热，脉小而频，这是五逆。病状象这样子的，不超过十五日就会死去。

腹部胀得厉害，四肢清冷，形体消瘦，泄泻严重，这是一逆；腹胀，大便带血，脉大，时有间歇，这是二逆；咳嗽，溺血，形肉消瘦，脉搏动有力，这是三逆；呕血，胸部胀满牵引背部，脉小而频，这是四逆；咳嗽呕吐，腹胀而且泄泻，脉伏似绝，这是五逆。病状象这样的，等不到一天时间就会死去。医工如不细察这些症状而仍旧加以针刺，这叫做逆治。

黄帝说：你说针这东西极不寻常，与天地相配合，上取法于天文，下取法于地理；针刺的道理，要内可辨别五脏，外可次第六腑，知道二十八经脉的会合，都有其循环周转的条理。但针刺不当，也能杀死活人，而不能使死者复生，你能改变这样的情况吗？

岐伯说：针治不当，的确是可以使生者死亡，而不能使死者复生。

黄帝说：我听到这类事，认为是很残忍的。不过，我还是想听听其中道理，不让这类事再在人们中间发生。

岐伯说：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明显，是用针不当的必然结果，就象刀剑可以杀人，又象饮酒能使人醉倒一样。即使不加诊察，也可明白其中道理的。

黄帝说：请你全部讲给我听。

岐伯说：人身所受之气，是由谷物化生而成的。谷物聚集的地方是胃，胃就象是水谷气血的大海。海水蒸发上升形成为云气，云气布散于太空。通过胃化生出来的气血流行于经隧。经隧就是五脏六腑的大络。如果用针不当，迎头拦截住气血的通路而泻之，人就会死去。

黄帝问：手足各经，有刺禁之术吗？

岐伯说：如果用迎而夺之的泻法，误刺了五里穴，就会使脏气运行到中途而停止。脏气，一般是五至而已，如以针迎其至，五往而刺泻之，就会使一脏之气泻尽，所以，如果误刺五五二十五次，就会使五脏输注的脏气全部泻出，这就是所谓夺其天真之气，使人气绝而死。这不正是用针不当能丧人之命、夺人之寿吗？

黄帝说：请你全部讲给我听。

岐伯说：针刺如犯了大禁，刺得浅的，病人回到家便死去；刺得深的，就会死在医者的堂上。

黄帝说：讲得好啊，道理论述得很透彻！要把它刻写在玉版上，作为珍宝，传于后世，以为针刺的禁忌，叫人们不要触犯。

【原文】

黄帝曰：余以小针为细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为过针之意矣，愿闻其故。

岐伯曰：何物大于针者乎？夫大于针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备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其不可不参乎？夫治民者，亦惟针焉。夫针之与五兵，其孰小乎？

黄帝曰：病之生时，有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不行，乃发为痈疽。阴阳不通，两热相搏，乃化为脓，小针能取之乎？

岐伯曰：圣人不能使化者，为之邪，不可留也。故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黄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脓已成，不予见，为之奈何？

岐伯曰：脓已成，十死一生，故圣人弗使已成，而明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世，无有终时者，为其不予遭也。

黄帝曰：其已有脓血而后遭乎，不导之以小针治乎？

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其功大，以小治大者多害大，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

黄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

岐伯曰：其在逆顺焉。

黄帝曰：愿闻逆顺。

岐伯曰：以为伤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药而呕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项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除此五者为顺矣。

黄帝曰：诸病皆有逆顺，可得闻乎？

岐伯曰：腹胀，身热，脉大，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脱形，其脉小劲，是四逆也；咳，脱形，身热，脉小以疾，是谓五逆也。如是者，不过十五日而死矣。

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咳，溲血，形肉脱，脉搏，是三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时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谓逆治。

黄帝曰：夫子之言针甚骏，以配天地，上数天文，下度地纪，内别五脏，外次六府，经脉二十八会，尽有周纪，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

岐伯曰：能杀生人，不能起死者也。

黄帝曰：余闻之则为不仁，然愿闻其道，弗行于人。

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剑之可以杀人，如饮酒使人醉也，虽勿诊，犹可知矣。

黄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海之所行云气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迎而夺之而已矣。

黄帝曰：上下有数乎？

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

命而倾其寿者也。

黄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窥门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门而刺之者，死于堂上。

黄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请著之玉版，以为重宝，传之后世，以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篇第六十一

黄帝问：我听说针刺有所谓五禁，什么叫做五禁？

岐伯说：五禁是指在五个禁日不可对某些部位施行针刺。

黄帝说：我听说针刺禁忌有所谓五夺。

岐伯说：五夺是指在患者身体状况不允许再亏损的时候，禁止使用泻法。

黄帝说：我听说针刺禁忌有所谓五过。

岐伯说：五过是指针补、针泻都不可超过一定限度。

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所谓五逆。

岐伯说：病状与脉象相反的五种情况，叫做五逆。

黄帝说：我听说针刺有所谓九宜。

岐伯说：清楚地了解九针的理论，这就叫九宜。

黄帝问：什么叫做五禁？我想听听都是什么日子不可针刺什么部位。

岐伯说：甲日、乙日，不要针刺头部，也不要用“发蒙”的针法刺耳内。丙日、丁日，不要用“振埃”的针法刺肩部及喉部的廉泉穴。戊日、己日及辰、戌、丑、未之日，不要刺腹部，也不要用“去爪”的针法泻水。庚日、辛日，不要针刺股膝部的关节。壬日、癸日，不要针刺足部，胫部。这就是所谓五禁。

黄帝问：什么叫做五夺？

岐伯说：形肉已经消瘦，这是一夺；大出血之后，这是二夺；大汗之后，这是三夺；大泄泻之后，这是四夺；刚刚分娩及大出血之后，这是五夺。在这五种情况下，都不可用泻法。

黄帝问：什么叫做五逆？

岐伯说：患热病而脉反倒平静，汗已发出而脉反倒见大而躁动，这是一逆；患泄病而脉反洪大，这是二逆；患痹病而长时不愈，肘膝高起处肌肉破损，身热，脉出现偏绝，这是三逆；患肠澼、遗精等症而身体消瘦，身热，面色苍白而无光泽，以及大便中带有赤黑色血块，病势甚重，这是四逆；患寒热病，形体消瘦，而脉反坚实有力，这是五逆。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禁。何谓五禁？

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

黄帝曰：余闻刺有五夺。

岐伯曰：无泻其不可夺者也。

黄帝曰：余闻刺有五过。

岐伯曰：补泻无过其度。

黄帝曰：余闻刺有五逆。

岐伯曰：病与脉相逆，命曰五逆。

黄帝曰：余闻刺有九宜。

岐伯曰：明知九针之论，是谓九宜。

黄帝曰：何谓五禁？愿闻其不可刺之时。

岐伯曰：甲乙日自乘，无刺头，无发蒙于耳内。丙丁日自乘，无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无刺腹去爪泻水。庚辛日自乘，无刺关节于股膝。壬癸日自乘，无刺足胫。是谓五禁。

黄帝曰：何谓五夺？

岐伯曰：形肉已夺，是一夺也；大夺血之后，是二夺也；大汗出之后，是三夺也；大泄之后，是四夺也；新产及大血之后，是五夺也。此皆不可泻。

黄帝曰：何谓五逆？

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胭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及后下血衄，笃重，是谓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动输篇第六十二

黄帝问：十二经脉中，唯独手太阴、足少阴、足阳明三经有动脉搏动不止，是为什么？

岐伯说：足阳明是胃脉，而胃是五脏六腑所需营养汇聚于其中的大海。其水谷精微所化的清气由胃向上流注于肺，这气从手太阴开始，运行全身，其运行是随呼吸而上下往来的。所以，人一呼脉就搏动两次，一吸，脉也搏动两次，呼吸不止，脉也就跳动不止。

黄帝说：手太阴脉气过于寸口，上入肺而息止，下至手的大指端伏藏。它从什么道路返还本脉？我不知其究竟。

岐伯说：手太阴脉气离开脏腑达于经脉时，犹如弓弩突然发机，又象是急流下冲堤岸。待到脉气上于手鱼部而呈现衰象，其所余之气也已衰散而向上逆行，所以气行迟缓微弱。

黄帝问：足阳明胃经因何而动？

岐伯说：胃气向上流注于肺，它的本经干气上冲于头部的，沿着咽喉上行，走入七窍，又循着眼球深处的脉络向内而幕络于脑，接着又出于颜部，下至客主人穴，再沿牙车，合于足阳明本经，并下行至于人迎。这就是胃气别行而走向足阳明本经的情形。所以，手太阴的寸口脉，与足阳明的人迎脉，阴阳上下相应，其搏动是一致的。因此，阳病而阳脉反而小的，叫做逆，阴病而阴脉反而大的，也叫做逆。所以，寸口脉与人迎脉阴阳应合，静则俱静，动则俱动，就象牵引同一根绳子似的；如果二者之间失去平衡，出现偏象，就会生病。

黄帝问：足少阴肾经因何而动？

岐伯说：冲脉是十二经之海，它与足少阴的络脉都起于肾下会阴穴，出于气冲穴，沿大腿内侧斜入于膝腘窝中，再沿小腿内侧，与足少阴肾经相并，向下入足内踝后面，进入脚下。它的另一支脉，斜入踝内，出足跗外侧近踝处，进入足大指之间，渗注于足少阴经在足胫部的诸络脉，以温润足部、胫部。这就是足少阴经脉经常搏动的原因。

黄帝说：营卫之气的运行，贯通全身上下，象圆环似的难分首尾。如果有人突然遇到邪气，或遭逢大寒，手足懈惰无力，则其经脉阴阳的循行道路，气血相互输注的会合，就会出现混乱失错，那么，气又将从哪里回还而往来运行呢？

岐伯说：四肢是阴阳会合的所在，是脉气循行的大络，头、胸、腹、胁是脉气的路径，所以，即使络脉阻塞断绝而经脉仍能通行，四肢虽然懈怠而脉气仍能顺和，象圆环似的相互转输不止。

黄帝说：讲得好。所谓如环无端，终而复始，难以测知其纲纪，说的就是这个。

【原文】

黄帝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何也？

岐伯曰：足阳明，胃脉也。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

黄帝曰：气之过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从还？不知其极。

岐伯曰：气之离藏也，卒然如弓弩之发，如水之下岸，上于鱼以反衰，其余气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

黄帝曰：足之阳明何因而动？

岐伯曰：胃气上注于肺，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出颠，下客主人，循牙车，合阳明，并下人迎，此胃气别走于阳明者也。故阴阳上下，其动也若一。故阳病而阳脉小者为逆，阴病而阴脉大者为逆。故阴阳俱静俱动若引绳，相倾者病。

黄帝曰：足少阴何因而动？

岐伯曰：冲脉者，十二经之海也，与少阴之大络，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邪入腘中，循胫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入足下；其别者，邪入踝，出属跗上，入大指之间，注诸络，以温足胫，此脉之常动者也。

黄帝曰：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气，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阴阳之道，相输之会，行相失也，气何由还？

岐伯曰：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四街者，气之径路也。故络绝则径通，四末解则气从合，相输如环。

黄帝曰：善。此所谓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此之谓也。

五味论篇第六十三

黄帝问少俞说：五味进入口内，各有它喜欢趋走的地方，也各有它所引发的病症。酸味趋走于筋，多食酸味，使人小便不通；咸味趋走于血，多食咸味，使人发渴；辛味趋走于气，多食辛味，使人感觉心如火烧；苦味趋走于骨，多食苦味，使人拘挛、呕吐；甘味趋走于肉，多食甘味，使人心闷。我知道五味食用过度会分别引发上述症状，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想听听其中缘故。

少俞回答说：酸味进入胃内，它的气涩滞不滑并有收敛作用，上行至于上中两焦，不能随着气化运行而出入往来。既不能出，则留于胃中，胃中温和，便向下渗注于膀胱，膀胱皮薄而软，受到酸味的作用便紧缩蜷曲，致使膀胱出口收束不通，以至于小便不通，因而造成癃闭之症。人的阴器，是全身诸筋最终聚结之处，所以说酸味进入胃中，是趋走于筋的。

黄帝问：咸味趋走于血，多食咸味使人口渴，这是为什么？

少俞说：咸味进入胃中，其气向上趋走于中焦，渗注于诸脉。脉是血气运行之处，血与咸味相遇，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胃内的汁液就渗注于血；胃内汁液渗注于血，则胃内汁液枯竭；胃内汁液枯竭，则咽喉焦干，所以舌根发干而易觉口渴。血脉是取道于中焦而通血气的，所以咸味进入中焦，便趋走于血。

黄帝问：辛味趋走于气，多食辛味，使人烧心，这是为什么？

少俞说：辛味进入胃中，其气趋走于上焦。上焦是纳受水谷所化精微之气而营护诸阳气的，姜、韭的辛气熏蒸上焦，营卫之气也不时受到辛味的刺激，而长时留滞胃中，所以有如火烧心的

感觉。辛味趋走于卫气，与卫气同行，所以辛味入胃后，就会和汗液一起发散出来。

黄帝问：苦味趋走于骨，多食苦味，使人拘挛、呕吐，这是为什么？

少俞说：苦味进入胃中，胃中的五谷之气都敌不过苦味。苦味进入下脘，三焦的气行之路俱都闭塞不通，所以拘挛呕吐。牙齿是骨的终了处，苦味进入胃中，先趋走于骨，而后复出于齿，致使牙齿发黑而疏松，所以知道苦味是趋走于骨的。

黄帝问：甘味趋走于肉，多食甘味，使人心闷，这是为什么？

少俞说：甘味进入胃中，其气弱小，不能上行至于上焦，而是与谷物一起留在胃中。甘味能使胃变得柔润，胃柔润则胃壁松弛，胃壁松弛，胃中的寄生虫就会蠕动，虫蠕动，则使人心闷。甘味之气外通于肉，所以说甘味趋走于肉。

【原文】

黄帝问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挛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愿闻其故。

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温，则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则缩绻，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阴者，积筋之所终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黄帝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

少俞曰：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本干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而走血矣。

黄帝曰：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

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气而营诸阳者也，姜韭之气熏之，营卫之气不时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与气俱行，故辛入而与汗俱出。

黄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挛枢。何也？

少俞曰：苦入于胃，五谷之气，皆不能胜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闭而不通，故挛枢。齿者，骨之所终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复出，齿必黧疏，知其走骨也。

黄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

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与谷留于胃中。甘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悗心。其气外通于肉，故甘走肉。

阴阳二十五人篇第六十四

黄帝说：我听说有属阴或属阳之人，是怎样的？

伯高说：天地之间，宇宙之内，都离不开五这个数，人也和它相应。所以，人有五五二十五种类型，而所谓阴阳之人是不在其内的。

阴阳之人的形态与一般人不同，他们有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这些我已经知道了。我想听听二十五种人的形态，了解他们因血气差异所形成的特征，从而治疗时能够分别候察，由外知内，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吗？

岐伯说：问得好详细啊！这是先师的秘要，就连伯高也还不能了解它呢。

黄帝离席却步，恭敬地说：我听说，遇到适当的人而不把秘学传授给他，这是过于慎秘；获得了秘学而随随便便泄露出去，天所不容。我希望得到这秘学并加以阐明，把它藏在金柜里面，不敢轻易外传。

岐伯说：首先确立金、木、水、火、土五种形态，区别五色，分开五声，二十五种人就齐备了。

黄帝说：请全部讲给我听。

岐伯说：审慎啊，审慎啊！让我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木形的人，同五音中的上角相比类，与天上的东方苍帝相似。其特征是：苍色，小头，长面，大肩，平背，直身，手足小，有才气，好劳心，力小，常为各种事务忧心劳神。耐春夏，不耐秋冬，感受了秋冬不正之气就会生病。这一类型的人，属于足厥阴

肝经，他们的体态是优美的。木形中属于太角的一类人，比类于左足少阳，少阳的上部，其情态是意满自得的。木形中属于左角的一类人，比类于右足少阳，少阳的下部，其表现是和顺的。木形中属于钦角的一类人，比类于右足少阳，少阳的上部，其表现是意气昂扬的。木形中属于判角的一类人，比类于左足少阳，少阳的下部，其表现是公正坦直的。

火形的人，同五音中的上徵相比类，与天上的南方赤帝相似。其特征是：赤色，齿本宽，尖脸，小头，肩、背、髀、腹各部发育都好，手足小，脚步稳，走路快而且摇晃肩膀，背部肌肉丰满，好使气，轻钱财，不轻易相信他人，多疑虑，见事明白，容颜美好，心急，不能长寿，往往暴亡。耐春夏，不耐秋冬，秋冬时容易感受不正之气而得病。这一类型的人，属于手少阴心经，其情态为诚实可信的样子。火形中属于质徵的一类人，比类于左手太阳小肠经，太阳的上部，其表现是精神旺盛的。火形中属于少徵的一类人，比类于右手太阳小肠经，太阳的下部，其表现是乐陶陶的。火形中属于右徵的一类人，比类于右手太阳小肠经，太阳的上部，其表现是欢欣踊跃的。火形中属于判徵的一类人，比类于左手太阳小肠经，太阳的下部，其表现是逍遥自得的。

土形的人，同五音中的上宫相比类，与天上中央一方的黄帝相似。其特征是：黄色，圆脸，大头，肩背发育好，大腹，大腿、小腿长得好，手足小，身体多肉，上下匀称，走路脚步稳，举足轻，安心，爱作对别人有利的事，不喜好权势，而惯常依附他人。耐秋冬，不耐春夏，春夏时常感受不正之气而得病。这一类的人，属于足太阴脾经，其表现是诚实厚道。土形中属于太宫的一类人，比类于左足阳明胃经，阳明的上部，其表现是和顺的。土形中属于加宫的一类人，比类于左足阳明，阳明的下部，其表现是喜悦的。土形中属于少宫的一类人，比类于右足阳明，阳明的上部，其

表现是圆转灵活的。土形中属于左宫的一类人，比类于右足阳明，阳明的下部，其表现是善良的。

金形的人，同五音中的上商相比类，与天上的西方白帝相似。其特征是：方脸，白色，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小，足跟处骨头象是要露出来，骨轻，为人清廉，办事不拖踏，外表柔静而内实悍勇，擅长充任下级官吏。耐秋冬，不耐春夏，春夏时常感受不正之气而得病。这一类的人，属于手太阴肺经，其特点是处事果决敢断。金形中属于钦商的一类人，比类于左手阳明，阳明的上部，其表现是锋芒毕露。金形中属于右商的一类人，比类于左手阳明，阳明的下部，其表现是从容舒缓的。金形中属于左商的一类人，比类于右手阳明，阳明的上部，其表现是明察的。金形中属于少商的一类人，比类于右手阳明，阳明的下部，其表现是庄重威严的。

水形的人，同五音中的上羽相比类，与天上的北方黑帝相似。其特征是：黑色，面部不平正，大头，面颊宽，肩小，腹大，手足小，行走时身体摇摆，自腰至尻距离较长，背部也比较长。无所敬畏，好欺骗人，往往遭杀戮而死。耐秋冬，不耐春夏，春夏时常感受不正之气面得病。这一类的人，属于足少阴肾经，他们的身上常常是汗津津的。水形中属于大羽的一类人，比类于右足太阳，太阳的上部，其表现是意满自得的。水形中属于少羽的一类人，比类于左足太阳，太阳的下部，其表现是性行纡曲面不直爽。水形中属于众羽的一类人，比类于右足太阳，太阳的下部，其表现是洁身自好的。水形中属于桎羽的一类人，比类于左足太阳，太阳的上部，其表现是安闲恬静的。所以，五形之人有二十五种变化，彼此各有短长，众人之间之所以有大欺小，强凌弱的现象，原因也在于此。

黄帝问：人获得了适合五行的形体特征，面不具有相应的肤

色，会怎么样呢？

岐伯说：形体的五行属性克于肤色的五行属性，或是肤色的五行属性克于形体的五行属性，再碰上相克的时令和应避忌的岁数，感受了邪气，就会得病，如果治疗不及时或治疗不当，就值得忧虑了。如果形与色相适合，则将富而且贵，受大快乐。

黄帝问：如果人的形体的五行属性与肤色的五行属性相克，应避忌的年岁可以知道吗？

岐伯说：凡年忌，无分老幼，大忌常加九岁，从七岁起，而后是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这都是人的大忌之年，不可不自加保重，否则，感受了不正之气，就会得病，如失于治疗，就有危险。凡遇大忌之年，不要做奸邪之事，这就叫做年忌。

黄帝问：先生说，候察手足三阳经脉上下部的血气，就可知道形气的强弱，是怎样的呢？

岐伯说：足阳明经的上部，如血气充盛，则胡须美而且长；血少气多，则胡须短；气少血多，则胡须稀少；血气都少，则没有胡须，而且嘴角多皱纹。足阳明经的下部，如血气充盛，则阴毛美而且长，甚至向上衍生直至胸部；血多气少，则阴毛美而短，向上衍生至脐，走路时足举得高，足大指肉少，足部易觉寒冷；血少气多，则下肢肌肉易生冻疮；血气都少，则无阴毛，即使有，也是稀少而枯恶，并且容易发生两足痿厥或痹痛的症状。

足少阳经的上部，如血气充盛，则胡须连鬓而生，美而且长；血多气少，则连鬓胡须美而短；血少气多，则连鬓胡须稀少；血气都少，则无鬓须，感受了寒湿之气，两足容易发生痹痛、骨痛及足指爪甲干枯等症。足少阳经的下部，如血气充盛，则小腿上的寒毛美而且长，足外踝肌肉肥厚；血多气少，则小腿上的寒毛美而短，足外踝的皮硬而厚；血少气多，则小腿上的寒毛稀少，足

外踝的皮薄而软；血气都少，则小腿上无寒毛，足外踝瘦而无肉。

足太阳经的上部，如血气充盛，则两眉美好，眉中生有长毛；血多气少，则两眉枯悴难看，而且面部有许多细小的纹理；血少气多，则面部多肉；血气和调，则面色美好。足太阳经的下部，如血气充盛，则足跟肌肉饱满而坚实；气少血多，则足跟瘦而无肉；血气都少，则足部易转筋，足跟疼痛。

手阳明经的上部，如血气充盛，则嘴上边的胡子长得好；血少气多，则嘴上边的胡子长得不好；血气都少，则嘴上边没有胡子。手阳明经的下部，如血气充盛，则腋毛长得好，而且手鱼部多肉、温暖；气血都少，则两手枯瘦、发凉。

手少阳经的上部，如血气充盛，则眉毛美而且长，耳朵皮肉之色美好；血气都少，则两耳枯悴色恶。手少阳的下部，如血气充盛，则手多肉而温暖；血气都少，则手瘦瘠而发凉；气少血多，则手瘦瘠，脉络显露于外。

手太阳经的上部，如血气充盛，则多生髭须，面部多肉而平正；血气都少，则面瘦而色恶。手太阳经的下部，如血气充盛，则手掌肌肉饱满；血气都少，则手掌枯瘦面发凉。

黄帝问：这二十五种人，如对他们加以针治，有应准依的法则吗？

岐伯说：眉毛长得好的，是由于足太阳经脉，其气血盛多；眉毛长得不好的，也是由于足太阳经脉，其血气都少；肥胖而肤色光润的，是血气都有余；肥胖而肤色不光润的，是气有余而血不足；瘦瘠而肤色没有光泽的，是气血都不足。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的情况，据此对他们加以调治，就可以知道逆与顺的区别了。

黄帝问：针刺诸阴经、阳经，应怎样呢？

岐伯说：诊按寸口脉和人迎脉，测知阴阳的盛衰而加以调治，并循沿经络按切，诊察其凝涩与否，凝结不通的，身体会出现痛

痹，严重的，则不能行走，所以知其血气凝涩。血气凝涩的，应导致其阳气以温通血脉，待到血脉和调，就停止这种治疗。由于凝结，致使脉中郁积，血不畅行，须开而通之才可使血畅行。所以说：上部之气盛多有余的，应导而使之下行；上部之气不足的，应推而使之上扬；气迟滞不至的，则应采用多种手法，迎之接之，使气必至。必须明了经脉的通道，才能掌握好治疗方法。寒与热相争，就应加以宣导而使气血畅行；血有所蕴积而尚未凝结的，可从旁侧取穴予以刺治。一定先要了解二十五种人的类型，辨别血气盛衰及有余不足的所在，或左侧或右侧，或上部或下部，取适当穴位予以刺治，那么，针刺的法则就尽在其中了。

【原文】

黄帝曰：余闻阴阳之人，何如？

伯高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阴阳之人不与焉。

其态又不合于众者五，余已知之矣。愿闻二十五人之形，血气之所生，别而以候，从外知内，何如？

岐伯曰：悉乎哉问也，此先师之秘也，虽伯高犹不能明之也。

黄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闻之，得其人弗教，是谓重失，得而泄之，天将厌之。余愿得而明之，金柜藏之，不敢扬之。

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

黄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请言之。

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苍帝。其为人苍色，小头，长面，大肩平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阴佗佗然。大角之人，比于左足

少阳，少阳之上遗遗然。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阳，少阳之下随随然。钛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阳，少阳之上推推然。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下栝栝然。

火形之人，比于上徵，似于赤帝。其为人赤色，广胫，锐面小头，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行摇肩，背肉满，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好颜，急心，不寿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阴核核然。质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阳，太阳之上肌肌然。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阳，太阳之下慆慆然。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阳，太阳之上皎皎然。质判（一曰质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阳，太阳之下支支颐颐然。

土形之人，比于上宫，似于上古黄帝。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美股胫，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权势，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阴敦敦然。太宫之人，比于左足阳明，阳明之上婉婉然。加宫之人（一曰众之人），比于左足阳明，阳明之下坎坎然。少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上枢枢然。左宫之人（一曰众之人，一曰阳明之上），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下兀兀然。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为人方面，白色，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发踵外，骨轻，身清廉，急心，静悍，善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阴敦敦然。钛商之人，比于左手阳明，阳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阳明，阳明之下脱脱然。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阳明，阳明之上监监然。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阳明，阳明之下严严然。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广颐，小肩，大腹，小手足，发行摇身，下尻长，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给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阴汗汗然。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阳，太阳之上颊颊然。少羽

之人，比于左足太阳，太阳之下纡纡然。众之为人比于右足太阳，太阳之下洁洁然。桎之为人，比于左足太阳，太阳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变者，众之所以相欺者是也。

黄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

岐伯曰：形胜色，色胜形者，至其胜时年加；感则病形，失则忧矣。形色相得者，富贵大乐。

黄帝曰：其形色相胜之时，年加可知乎？

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九岁，七岁，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则病行，失则忧矣。当此之时，无为奸事，是谓年忌。

黄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气之候，以知形气，奈何？

岐伯曰：足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髯美长；血少气多则髯短；故气少血多则髯少；血气皆少则无髯，两吻多画。足阳明之下，血气盛则下毛美长至胸；血多气少则下毛美短至脐，行则善高举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气多则肉而善痿；血气皆少则无毛，有则稀枯悴，善痿厥足痹。

足少阳之上，气血盛则通髯美长；血多气少则通髯美短；血少气多则少髯；血气皆少则无须。感于寒湿则善痹，骨痛爪枯也。足少阳之下，血气盛则胫毛美长，外踝肥；血多气少则胫毛美短，外踝皮坚而厚；血少气多则胕毛少，外踝皮薄而软；血气皆少则无毛，外踝瘦无肉。

足太阳之上，血气盛则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气少则恶眉，面多少理；血少气多则面多肉；血气和则美色。足太阳之下，血气盛则跟肉满，踵坚；气少血多则瘦，跟空；血气皆少则喜转筋，踵下痛。

手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髭美；血少气多则髭恶；血气皆少则

无髭。手阳明之下，血气盛则腋下毛美，手鱼肉以温；气血皆少则手瘦以寒。

手少阳之上，血气盛则眉美以长，耳色美；血气皆少则耳焦恶色。手少阳之下，血气盛则手掌多肉以温；血气皆少则寒以瘦；气少血多则瘦以多脉。

手太阳之上，血气盛则有多须，面多肉以平；血气皆少则面瘦恶色。手太阳之下，血气盛则掌肉充满；血气皆少则掌瘦以寒。

黄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约乎？

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阳之脉，气血多；恶眉者，血气少；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

黄帝曰：刺其诸阴阳奈何？

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调阴阳，切循其经络之凝涩，结而不通者，此于身皆为痛痹，甚则不行，故凝涩。凝涩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其结络者，脉结血不和，决之乃行。故曰：气有余于上者，导而下之；气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经隧，乃能持之。寒与热争者，导而行之；其宛陈血不结者，侧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别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约毕也。

卷　十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属于五音中的右徵和少徵类型的人，应调治右手太阳经的上部。属于左商和左徵类型的人，应调治左手阳明经的上部。属于少徵和大宫类型的人，应调治左手阳明经的上部。属于右角和大角类型的人，应调治右足少阳经的下部。属于大徵与少徵类型的人，应调治左手太阳经的上部。属于众羽与少羽类型的人，应调治右足太阳经的下部。属于少商和右商类型的人，应调治右手太阳经的下部。属于桎羽和众羽类型的人，应调治右足太阳经的下部。属于少宫与大宫类型的人，应调治右足阳明经的下部。属于判角和少角类型的人，应调治右足少阳经的下部。属于钦商和上商类型的人，应调治右足阳明经的下部。属于钦商和上角类型的人，应调治左足太阳经的下部。

上徵和右徵类型的人，同属火形、徵音，五行属性与他们相合的，在五谷为麦，在五畜为羊，在五果为杏，在五脉为手少阴经，在五脏为心，在五色为赤，在五味为苦，在五时为夏。上羽和大羽类型的人，同属水形、羽音，五行属性与他们相合的，在五谷为大豆，在五畜为猪，在五果为栗，在五脉为足少阴经，在五脏为肾，在五色为黑，在五味为咸，在五时为冬。上宫与大宫类型的人，同属土形、宫音，五行属性与他们相合的，在五谷为稷，在五畜为牛，在五果为枣，在五脉为足太阴经，在五脏为脾，在五色为黄，在五味为甘，在五时为季夏。上商和右商类型的人，同属金形、商音，五行属性与他们相合的，在五谷为黍，在五畜

为鸡，在五果为桃，在五脉为手太阴经，在五脏为肺，在五色为白，在五味为辛，在五时为秋。上角与大角类型的人，同属木形、角音，五行属性与他们相合的，在五谷为麻，在五畜为犬，在五果为李，在五脉为足厥阴，在五脏为肝，在五色为青，在五味为酸，在五时为春。

属于五音中的大宫和上角的两种人，都可调治右足阳明经的上部。属于左角和大角的两种人，都可调治左足阳明经的上部。属于少羽和大羽的两种人，都可调治右足太阳经的下部。属于左商和右商的两种人，都可调治左手阳明经的上部。属于加宫和大宫的两种人，都可调治左足少阳经的上部。属于质判 和大宫的两种人，都可调治左手太阳经的下部。属于判角与大角的两种人，都可调治左足少阳经的下部。属于大羽和大角的两种人，都可调治右足太阳经的上部。属于大角与大宫的两种人，都可调治右足少阳经的上部。

右徵、少徵、质徵、上徵、判徵，是火形、徵音人的五种类型。右角、钦角、上角、大角、判角，是木形、角音人的五种类型。右商、少商、钦商、上商、左商，是金形、商音人的五种类型。少宫、上宫、大宫、加宫、左宫，是土形、宫音人的五种类型。众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是水形、羽音人的五种类型。

黄帝问：妇人没有胡须，是没有血气吗？

岐伯说：冲脉和任脉，都是起始于子宫之中，向上循行背部的脊椎里边，是经脉的海。那浮行在体表的，沿腹部分别上行，会合于咽喉部，再别行而网络唇口。血气盛，则充养皮肤、温热肌肉；血独盛，则沾润浸渍皮肤，生出毫毛。而妇女的生理特点是气有余而血不足，因为她们月月行经而频数脱血，冲脉、任脉不能荣养口唇，所以生不出胡须。

黄帝说：男子中有的损伤了阴器，阴器萎缩不起，丧失了作用，但他的胡须并不因此而脱去，原因是什么？而受了阉割的宦者偏偏不长胡须，是什么缘故？我想听听其中道理。

岐伯说：宦者割除了睾丸，损伤了冲脉，血泻出后不能恢复正常，皮肤向内收束，唇口得不到气血的荣养，所以不长胡须。

黄帝说：有所谓天宦之人，未遭受阉割的损伤，也不象女子那样排出经血，但他们也不生胡须，原因是什么？

岐伯说：这是先天性发育不足，这种人的任脉、冲脉不充盛，阴茎、睾丸未能发育起来，有气无血，唇口得不到荣养，所以不长胡须。

黄帝说：讲得好极了！圣人通晓万事成物之理，就象日月照耀一般明彻，又象是弹奏管弦的音声，击鼓发出的鸣响，让人闻其声而知其形。除了先生你，又有谁能够明达万事万物的精妙之理！所以，圣人观察人的面部颜色，便可了解其气血情况：面色黄赤的，多热气；面色青白的，少热气；面色黑的，多血少气；眉毛美好的，属太阳经多血；须髯连成一片的，属少阳经多血；胡须美好的，属阳明经多血。实际情况，常常就是这样的。人体经脉，气血分布有一定比数：太阳经常多血少气，少阳经常多气少血，阳明经常多血多气，厥阴经常多气少血，少阴经常多血少气，太阴经常多血少气，这就是人体经脉气血多少的一定比数。

【原文】

右徵与少徵，调右手太阳上。左商与左徵，调左手阳明上。少徵与大宫，调左手阳明上。右角与大角，调右足少阳下。大徵与少徵，调左手太阳上。众羽与少羽，调右足太阳下。少商与右商，调右手太阳下。桎羽与众羽，调右足太阳下。少宫与大宫，调右足阳明下。判角与少角，调右足少阳下。钛商与上商，调右足阳

明下。钛商与上角，调左足太阳下。

上徵与右徵同，谷麦，畜羊，果杏，手少阴，藏心，色赤，味苦，时夏。上羽与大羽同，谷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阴，藏肾，色黑，味咸，时冬。上宫与大宫同，谷稷，畜牛，果枣，足太阴，藏脾，色黄，味甘，时季夏。上商与右商同，谷黍，畜鸡，果桃，手太阴，藏肺，色白，味辛，时秋。上角与大角同，谷麻，畜犬，果李，足厥阴，藏肝，色青，味酸，时春。

大宫与上角，同右足阳明上。左角与大角，同左足阳明上。少羽与大羽，同右足太阳下。左商与右商，同左手阳明上。加宫与大宫，同左足少阳上。质判与大宫，同左手太阳下。判角与大角，同左足少阳下。大羽与大角，同右足太阳上。大角与大宫，同右足少阳上。

右徵、少徵、质徵、上徵、判徵。右角、钛角、上角、大角、判角。右商、少商、钛商、上商、左商。少宫、上宫、大宫、加宫、左宫。众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黄帝曰：妇人无须者，无血气乎？

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各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则濡渗皮肤，生毫毛。今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冲任之脉，不荣口唇，故须不生焉。

黄帝曰：士中有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用，然其须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独去，何也？愿闻其故。

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

黄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其故何也？

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

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

黄帝曰，善乎哉！圣人之通万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声鼓响，闻其声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万物之精。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鬓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多气，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

百病始生篇第六十六

黄帝问岐伯说：各种疾病的开始发生，都是由风雨寒暑清湿喜怒等内外诸因所致。喜怒失去控制而过分，就会伤及内脏；风雨加身，乘虚而入，就会伤及人体的上部；感受了清冷阴湿之气，就会伤及人体的下部。上中下三部之气，对人体的伤害各不相同，请谈谈它们的遇会聚合。

岐伯说：三部之气各不相同，或起发于阴内，或起发于阳表。让我来谈谈其中道理。喜怒失去节制，就会伤及内脏，伤及内脏则病发于阴内；清冷寒湿乘虚袭人，从尻、足而上，则疾病起发于下部；风雨乘虚袭入，从头、背而下，则疾病起发于上部。这就是百病初发时的三大部位。待到病邪侵淫扩散，就不可一一数说了。

黄帝说：我确实是数说不出各种疾病的部位、名称，所以向天师请教，希望全部了解其中道理。

岐伯说：风雨寒热，如不得虚邪之气，是不能单独伤害人体的。人有时突然遇到狂风暴雨，而没有得病，这是因为没有虚邪，所以不能伤人。这说明必须是虚邪之风与人体的宿虚两相遇合，外邪才能侵人并留止体内而引发疾病。如果风雨寒热顺应季候节令，而人又身体强健，皮肉坚实，这是所谓“两实相逢”，是不会得病的。人为虚邪所伤，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与人体的虚弱所致，形体虚弱与邪气盛实相遇合，于是形成大病。气有一定的留止之处，依据邪气留止之处给疾病命名，上下内外，分为三部。

所以虚邪袭中人体，从皮肤开始。皮肤松弛，则腠理开张；腠

理开张，邪气就从毛发侵入；邪气入而渐至深处，使人毛发竖起，森然寒栗，皮肤觉痛；邪气留而不去，就会转而入于络脉，邪气留止络脉时，会使肌肉疼痛；肌肉疼痛有时歇止，于是便由经脉代受邪害；邪气如久留不去，就会转而侵入经脉，邪气留止经脉时，常令人森然寒栗，易受惊吓；邪气如久留经脉而不去，就会转而侵入输脉，邪在输脉时，致使手三阴手三阳六条经脉不通，四肢疼痛，腰脊僵直，难以屈伸；邪气如仍然留而不去，则转而侵入伏冲之脉，邪在伏冲之脉，则觉身体沉重，且有痛感；邪气如在伏冲之脉久留不去，就会转而侵入于肠胃，邪在肠胃，则腹部虚起发胀，如果多寒，就会肠鸣、泄泻，吃进食物不能消化，如多热，就会大便稀薄，而且有糜烂物随大便排出；邪在肠胃留而不去，则转而侵入肠胃之外的脂膜之间，留止于脂膜的细络中；邪在脂膜稽留不去，就会停在这里形成积块。总之，邪气侵入人体，或留着于孙络，或留着于络脉，或留着于经脉，或留着于输脉，或留着于伏冲之脉，或留着于脊膂之筋，或留着于肠胃外的脂膜并连及缓筋。邪气在体内的侵淫放滥，不可一一论说。

黄帝说：请你详尽地谈谈邪气在体内成积的情由。

岐伯说：邪气滞留于孙络聚结而形成积症的，积块可以上下来回地移动，因它聚结附着于孙络，而孙络轻浮、弛缓，不能将它勾留固定，所以它往来移行于肠胃之间，如有水液聚渗注灌，则灌灌有声；如有寒，则腹部胀满，而且腹鸣如雷并有牵引之感，所以常觉剧痛。邪气聚结附着于阳明经，则其积块夹在脐部周围，饱食后其积愈大，饥饿时其积变小。邪气聚着于缓筋时，病状与阳明经的积症相似，饱食后则胀痛，饥饿时反觉舒适。邪气聚着于肠胃的脂膜时，则疼痛外连于缓筋，饱食后痛感就消失，饥饿时疼痛就发作。邪气聚着于伏冲之脉，用手按压其积，则积块应手而动，手离开后，则觉有热气下行两股，象热水浇注似的。邪气

聚着于肠后脊膂之筋的，饥饿时积块可见，饱食后则其积不显，以手按摸，也按摸不到。邪气聚着于输脉的，会使脉道闭塞不通，津液不能下行，孔窍干燥堵塞。这些就是邪气自外而内、由上而下伤害人体的一般情况。

黄帝问：积症从开始发生到已经成病，是怎样的？

岐伯说：积症的开始发生，是因为感受了寒气，寒厥邪气由足部上行入于肠胃，就会形成积症。

黄帝问：形成积症的过程，是怎样的？

岐伯说：寒厥邪气侵入足部，使足部胀闷而不便利，由此引起胫部寒冷，胫部寒冷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就会使寒气上行而进入肠胃；寒气进入肠胃，则腹部胀满；腹部胀满，则肠胃之外的汁液黏沫因被挤压而聚结不能流散，日久而成积症。如突然饮食过多，则使肠内水谷充满，运化困难，再加上起居无常，劳累过度，就会使络脉受伤。上行的或浅表的络脉受伤，血液就会外溢，血外溢就会发生鼻出血之类现象；下行的或深内的络脉受伤，血液就会内溢，血内溢，就会造成大便出血。肠胃的络脉受了伤害，血液就会溢出肠外，如肠外适有寒气，汁沫与溢出的血液相搏聚，就会并合凝结而不得消散，积症就形成了。如果突然外受寒邪侵袭，内为忧郁气怒所伤，就会导致气向上逆，气上逆，就会使手足三阳六经的经气闭塞不通，阳气不能运行，凝结了的血液蕴藏在内而不能化解消散，津液涩滞，留着而不去，这样，积症也会形成的。

黄帝问：病发生于内脏的，是怎么回事？

岐伯说：忧思伤害心脏。重寒伤害肺脏。气怠恼怒伤害肝脏。酒醉后行房事而且出了汗、受了风寒，则伤害脾脏。用力过度，或是行房后汗出洗浴，则伤害肾脏。连同前面所说，这些就是阴内阳表上中下三部发病的原因。

黄帝说：讲得好。这些病应如何治疗呢？

岐伯回答说：明察致病的缘由，借以了解与之相应的有关情况，对于邪盛有余和正虚不足，当补的就补，当泻的就泻，一定要顺应四时气候的自然变化，不可与它相背逆，这就是治疗疾病的最高境界。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愿闻其会。

岐伯曰：三部之气各不同，或起于阴，或起于阳，请言其方。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

黄帝曰：余固不能数，故问先师，愿卒闻其道。

岐伯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气有定舍，因处为名，上下中外，分为三员。

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深则毛发立，毛发立则淅然，故皮肤痛。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在络之时，痛于肌肉，其痛之时息，大经乃代。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喜惊。留而不去，传舍于输，在输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麋。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

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著孙脉，或著络脉，或著经脉，或著输脉，或著于伏冲之脉，或著于脐筋。或著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淫泆，不可胜论。

黄帝曰：愿尽闻其所由然。

岐伯曰：其著孙络之脉而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手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句积而止之，故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水湊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腹膜满雷引，故时切痛。其著于阳明之经，则挟脐而居，饱食则益大，饥则益小。其著于缓筋也，似阳明之积，饱食则痛，饥则安。其著于肠胃之募原也，痛而外连于缓筋，饱食则安，饥则痛。其著于太冲之脉者，揣之应手而动，发手则热气下于两股，如汤沃之状。其著于脐筋在肠后者，饥则积见，饱则积不见，按之不得。其著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于壅。此邪气之从外入内，从上下也。

黄帝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

岐伯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

黄帝曰：其成积奈何？

岐伯曰：厥气生足悗，悗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膜胀，膜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

黄帝曰：其生于阴者奈何？

岐伯曰：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浴，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

所生病者也。

黄帝曰：善。治之奈何？

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逆天时，是谓至治。

行针篇第六十七

黄帝问岐伯说：我听了你所讲的九针用法，就用来给百姓治病。百姓的气血性状有所差异，对针刺的反应也不一致：有的人见医者手中持针，精神已动，针还不曾刺入，其体内之气就有所反应；有的则针一刺人，其气立时而至；有的则针已起出，而针感仍不消失；有的则是针刺数次，才有反应；有的下针之后，其气逆乱失和；有的针刺数次，病情反倒愈加严重。对针的这六种反应，各不相同，我想听听其中道理。

岐伯说：重阳之人，其精神易受触动，其气也易于行走来至。

黄帝问：什么叫重阳之人？

岐伯说：重阳之人，其气火热炽盛，说话快，走路时脚举得高，心、肺的脏气有余，阳气滑利充盛而升腾，所以精神一动，其气就不待针人而先有反应。

黄帝问：重阳之人，也有的不那么锐敏，要等针入之后才能作出反应，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这样的人，是重阳之中略有些阴气在内的。

黄帝问：怎么知道这种人是重阳之中略有些阴气在内呢？

岐伯说：多阳的人多喜，多阴的人多怒，常常发怒的人其怒容易消除。因为这种人重阳之中颇有阴气在内，而其阴阳之气的离合比较困难，所以其神气不能在进针之前出现反应。

黄帝问：针一刺人，其气就立时作出反应，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阴阳和调的人，其血气湿润滑利，便于运行，所以针一刺人，气就迅速出动，随着针刺立时而至。

黄帝问：针已起出，而针感仍在，这是什么气促使这样的呢？

岐伯说：阴气多而阳气少、阴气沉滞而阳气浮动的人，其气内藏，所以等到针已取出，气才追随其后而来至，因而针虽起出而针感仍在。

黄帝问：针刺多次，才见效应，是什么气促使这样的呢？

岐伯说：这样的人多阴少阳，其气沉滞，运行困难，所以针刺多次才见效应。

黄帝问：针刺人而其气逆乱不和的，是什么气促使这样的呢？

岐伯说：针刺后其气逆乱不和，或多次针刺而病势反加严重的，与阴阳之气及其沉浮的情势无关，这都是治疗粗疏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医工的失误，并非患者的形气有什么问题。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血气各不同形，或神动而气先针行，或气与针相逢，或针已出气独行，或数刺乃知，或发针而气逆，或数刺病益剧，凡此六者，各不同形，愿闻其方。

岐伯曰：重阳之人，其神易动，其气易往也。

黄帝曰：何谓重阳之人？

岐伯曰：重阳之人，熇熇高高，言语善疾，举足善高，心肺之藏气有余，阳气滑盛而扬，故神动而气先行。

黄帝曰：重阳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

岐伯曰：此人颇有阴者也。

黄帝曰：何以知其颇有阴也？

岐伯曰：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数怒者易解。故曰颇有阴，其阴阳之离合难，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黄帝曰：其气与针相逢奈何？

岐伯曰：阴阳和调而血气淖泽滑利，故针入而气出，疾而相逢也。

黄帝曰：针已出而气独行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其阴气多而阳气少，阴气沉而阳气浮者内藏，故针已出，气乃随其后，故独行也。

黄帝曰：数刺乃知，何气使然？

岐伯曰：此人之多阴而少阳，其气沉而气往难，故数刺乃知也。

黄帝曰：针入而气逆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其气逆与其数刺病益甚者，非阴阳之气，浮沉之势也，此皆粗之所败，工之所失，其形气无过焉。

上膈篇第六十八

黄帝说：因为气郁而形成为上膈症的，吃进东西去随即又呕吐出来，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因为有虫而形成为下膈症，下膈这种病，是吃过东西一昼夜之后才吐出，我不明白其中道理，想知道个究竟。

岐伯说：喜怒不能适度，饮食不加节制，衣着不能随气候变化增减，时而衣少身寒，时而衣多过暖，以致损伤了胃气；胃如受寒，则寒汁流于肠内；寒汁流肠内，则肠内寄生之虫感觉寒冷；虫觉寒冷，就会拥挤在一起，聚守于下脘部，因而使肠胃充满、张大，以致卫气不能营运护养，而邪气留止其中。人吃进东西，虫即上而取食；虫上而取食，则下脘虚空；下脘虚空，则邪气占了上风，积聚而滞留不去；邪气滞留，就形成为痈；痈成，则下脘收束。其痈在下脘之内的，一经碰触，则疼痛剧烈；其痈在下脘之外的，则痈外显而痛轻，痈上的皮肤发热。

黄帝问：下膈症如何刺治？

岐伯说：以手轻轻按痈，诊察痈气的行往之处及盛衰、深浅等情况，而后先浅刺痈的旁侧，针渐渐由浅而深，而且绕痈周环而刺，不得超过三遍，视痈之沉浮，以决定进针的深浅。针刺之后，一定要用温熨法，使温热入于内部。天天使温入内，则寒邪之气日益衰退，大痈就会溃烂化脓。这时，综合参依日月四时等气候情况及患者身体内部状况，注意不要违犯针刺禁忌，用泻法排除患部的脓血；患者本人还须保持心境的安恬澹泊，这样才能使正气畅行。然后再服用含有酸味、苦味的食品、药物以助谷物

的消化，则痈即除去，下膈症愈。

【原文】

黄帝曰：气为上膈者，食饮入而还出，余已知之矣。虫为下膈，下膈者，食晬时乃出，余未得其意，愿卒闻之。

岐伯曰：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则寒汁流于肠中，流于肠中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则肠胃充郭，卫气不营，邪气居之。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下管虚则邪气胜之，积聚以留，留则痈成，痈成则下管约。其痈在管内者，即而痛深；其痈在外者，则痈外而痛浮，痈上皮热。

黄帝曰：刺之奈何？

岐伯曰：微按其痈，视气所行，先浅刺其傍，稍内益深，还而刺之，毋过三行，察其沉浮，以为深浅。已刺必熨，令热入中，日使热内，邪气益衰，大痈乃溃。伍以参禁，以除其内，恬惔无为，乃能行气，后以咸苦化谷，乃下矣。

忧恚无言篇第六十九

黄帝问少师说：人有突然因忧愁恨怒而发不出声音来的，是哪条通道被阻塞，什么气不能畅行，致使音声不能响亮？我想听听其中道理。

少师回答说：咽喉是水谷进入胃中的通道，喉咙是气出入的路径，会厌好比是声音的门户，口唇好比是声音的门扉，舌头好比是声音控制器的机关，悬雍好比是声音通路上的关隘，颃颡的作用是气由此被分开从而分别出于口和鼻的，横骨是为神气所支配而负责调动舌头的。所以，有人鼻孔中鼻涕流淌不止，那是由于颃颡不闭、分气失职所致。如果会厌小而薄，则呼气快，开闭便利，出气容易；如会厌大而厚，则开闭困难，气出迟缓，所以有口吃现象。至于人突然之间发不出声音，那是因为寒气侵袭、留着于会厌，使会厌不能打开，或者虽能打开，但开得不到位；会厌开闭达不到一定程度，所以发不出声音。

黄帝问：失音症应如何刺治？

岐伯说：足少阴经上系于舌根，网络于横骨，终止于会厌。针治失音，应在足少阴和任脉两经，分别泻其血脉，寒邪浊气就会排除。行于会厌的经脉，向上络于任脉，再取用任脉的天突穴，会厌就可以打开而发出声音了。

【原文】

黄帝问于少师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道之塞，何气不行，使音不彰？愿闻其方。

少师答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口唇者，音声之扇也。舌者，音声之机也。悬雍垂者，音声之关也。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横骨者，神所使，主发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颃颡不闭，分气失也。是故厌小而薄，则发气疾，其开阖利，其出气易；其厌大而厚，则开阖难，其气出迟，故重言也。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于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

黄帝曰：刺之奈何？

岐伯曰：足之少阴，上系于舌，络于横骨，终于会厌。两泻其血脉，浊气乃辟。会厌之脉，上络任脉，取之天突，其厌乃发也。

寒热篇第七十

黄帝问岐伯说：生于颈项、腋下的寒热瘰疬之症，是什么气使它发生的呢？

岐伯说：这都是鼠瘘症，是寒热毒气留滞于经脉而不能排除所致。

黄帝问：这种病如何治除？

岐伯说：鼠瘘症的本部在内脏，其标部循经脉上出于颈项和腋下。如果毒气浮于经脉之中而尚未内入附着于肌肉，只是外部化为脓血的，病容易除去。

黄帝问：怎样除去呢？

岐伯说：可以通过调治其本部，从而引导滞留于标部的病邪散出，这样，可使寒热邪气逐渐衰退以至根除。治疗时要仔细诊察相关脏腑经脉的通道，而后取穴刺治，用徐往徐来的针法以祛除瘘毒。鼠瘘小如麦粒的，针刺一次见效，针刺三次即可痊愈。

黄帝问：怎样判断瘘症患者的生死呢？

岐伯说：翻开患者的眼皮察看，如果患者眼中有自上而下贯穿瞳于的赤脉，见有一条这样的赤脉，则时过一年而死；见有一条半赤脉，则时过一年半而死；见有两长赤脉，则时过两年而死；见有两条半赤脉，则时过两年半而死；见有三条赤脉，则时过三年而死。如果赤脉还没有向下贯穿瞳子，说明病还可医治。

【原文】

黄帝问岐伯曰：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

岐伯曰：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黄帝曰：去之奈何？

岐伯曰：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其浮于脉中，而未内著于肌肉，而外为脓血者，易去也。

黄帝曰：去之奈何？

岐伯曰：请从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绝其寒热。审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来以去之，其小如麦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黄帝曰：决其生死奈何：

岐伯曰：反其目视之，其中有赤脉，上下贯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而死。见赤脉不下贯瞳子，可治也。

邪客篇第七十一

黄帝问伯高说：邪气侵入人体，有时使人难以入睡，卧不安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伯高说：五谷进入胃中，它所化的糟粕、津液、宗气，分走三条道路。宗气积聚胸中，出于喉咙，以贯通心肺，使呼吸得以进行。营气分泌津液，渗注于经脉之中，化为血液，外以荣养四肢，内则流注五脏六腑，它一昼夜之间在体内运行五十周，与一昼夜分为百刻的时刻数相应。卫气则发挥着它的浮盛、强悍、滑利的特性，首先在四肢的分肉、皮肤之间无休止地运行着，它白天行于阳分，夜间行于阴分。卫气的入于阴分，常从足少阴经的分间开始，以次行于五脏六腑。如有逆乱之气侵入五脏六腑，卫气只能护卫在脏腑之外，运行于阳分，不能进入阴分。卫气行于阳分，则阳气充盛；阳气充盛，则向上连属于目之内眦的阳跻脉脉气充满；卫气不能入于阴内，则阴虚。所以眼睛不能闭合，难以入睡。

黄帝说：讲得好。这不眠症如何治疗呢？

伯高说：补其阴气的不足，泻其阳气的有余，调和其虚实的偏差，以使卫气行于阴分的道路通畅而去除其邪气，再饮以半夏汤一剂，待阴阳之气已通，则睡意立时而至。

黄帝说：讲得好。这就是所谓决而泄之，排除壅塞，从而经络大通，阴阳得以和调的疗法了。我想了解一下半夏汤的方剂是如何调配的。

伯高说：半夏汤一方，是用流经千里以上的江河之水八升，搅

和、扬动一万遍，待水澄清后，取足五升煎煮，煎煮时柴薪须用芦苇，等水滚沸，放入秫米一升及经过整治的半夏五合，以缓火煎煮，等水蒸发减少只剩一升半时，滤去药滓，便可饮用，每次饮药汁一小杯，每天饮用三次，根据情况，饮用的剂量也可以逐渐增加，以见效为度。如果病系初起，药一饮下，立刻就会思睡，服药后应立即卧床，汗一出来，病就好了；病发已久的，连服三剂，便可痊愈。

黄帝问伯高说：我想听听，人体的四肢百节等是怎样与天地相应的。

伯高回答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人的头圆、足方，以与天地相应。天上有日、月，人则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天干，人有手十指。天有十二辰，人有足十指、阴茎、睾丸与之相应，女子无阴茎、睾丸，但可受孕而怀有胎儿，以补其不足之数。天有阴阳，人有夫妻。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人身有三百六十五个穴位。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下有潜伏的泉脉，人体内有流行的卫气。地上生有众草，人身生有毫毛。天有白昼、黑夜，人有睡时、起时。天有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包，人有小骨节。地有耸起的山石，人有高起的骨骼。地有林木，人有膜筋。地上有人烟凑集的村落都邑，人体有聚结隆起的肌肉。一年有十二个月份，人身有四肢十二骨节。地或四时不生草木，人或终身不育儿女。这就是人与天地相应的情况。

黄帝问岐伯说：我想听听持针的技法，进针的道理，以及纵针而不持或舍针而不用的缘故。还有，怎样展平皮肤而使腠理张开？再有，经脉屈折运行，出此入彼，脉气到什么地方出？到什

么地方止？到什么地方快？到什么地方慢？到什么地方入？六腑之气输注全身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些我都想了解一下。此外，也请约略谈谈经脉分道别行以及它与阴分、阳分或离或合的情况，它们或离阳而入于阴，或别阴而入于阳，这都是从什么通道运行的呢？我也想详细听听其中道理。

岐伯说：你问的这些，针刺的技艺、法则，全都包括其中了。

黄帝说：我想都听一听。

岐伯说：手太阴肺经的脉气，出于拇指的尖端，由此向内屈折而行，沿着白肉际，到拇指本节之后的太渊穴迟留而浮动，再向外屈折而行，上于本节以下，又屈而向内，在鱼际穴与诸阴络会合，手太阴、手少阴、手心主数条经脉合并流注，其气滑利，伏行在手鱼骨之下，又屈而向外，出于寸口而上行，至肘的内侧，进入大筋之下，屈而向内，上行于臂臑内侧，进入腋下，再屈折向内，趋走于肺脏。这就是手太阴肺经顺行走向而逆数的屈折运行情况。心主手厥阴心包络经的脉气，出于中指尖端，屈而向内，循着中指内侧上行，留于掌中，伏行在中指本节与食指本节两骨之间，又屈而向外，出前臂掌侧两筋之间及腕关节骨肉之际，其气行滑利，去腕上行三寸，又屈而向外，出行于两筋之间，上至肘的内侧，入于小筋的下方，迟留在两骨会合处，而后上行入于胸中，在内连络着心脏的经脉。

黄帝问：手少阴经脉独无腧穴，这是为什么？

岐伯说：手少阴是心脏的经脉，心脏是五脏六腑的大主宰，是精神的藏居之处，它的器质坚固，外邪不能侵入，如外邪侵入，心脏就会受到伤害，心脏为外邪所伤，则精神离去，精神离去则人死亡。所以，各种外邪留止于心脏的，实则都是留止于心包络，心包络是心脏所主宰的经脉，既然有手厥阴心包络经代替手少阴心经受邪，所以手少阴经脉独无腧穴。

黄帝问：手少阴心经独无腧穴，就不生病吗？

岐伯说：它行于四肢及浅表的部分有病，而心脏本部无病。所以，当手少阴心经的外经有病时，取心经在掌后锐骨之端的神门穴针治。其余各条经脉的出入屈折及脉气运行的快慢，都象手太阴经、心包络经那样。所以，属于某经的腧穴，都应根据该经脉气的虚实疾徐而选用它，也就是所谓因其充盛而泻之，因其衰弱而补之，如此，则邪气可以除去，真气得以坚固，这就叫做“因天之序”。

黄帝问：持针有纵舍之法，是怎样的？

岐伯说：一定先要清楚了解十二经脉的起处和出处，皮肤的或寒或热，以及脉气的或盛或衰，或滑或涩。脉滑利而充盛的，病将日渐严重；脉虚而细的，其病经久不愈；脉大而涩的，是痛痹症；脉阴阳如一，不可分辨的，病难医治；胸腹四肢还有热象，说明病还存在；如胸腹四肢热已消退，说明病也已痊愈了。诊视患者的尺肤，借以察知其肌肉的坚实与脆软，脉象的大小滑涩，以及病的属寒属热，属燥属湿。通过审视眼睛的青赤黄白黑五色，借以测知五脏的内在变化，并由此断定患者的生死。再是诊视患者的血脉，观察其肤色的青赤黄白黑五色，借以了解疾病的寒、热、痛、痹。

黄帝说：持针的纵舍之法，我还未能明了它的意思。

岐伯说：持针施治的法则是，身姿要端正，心神要安静专一，先要诊知病症的虚实，而后考虑进针的快慢。进针时，用左手握持着相关部位的骨骼，右手循按穴位，注意针不要被肌肉所缠裹。施以泻法时，进针务求端正；施以补法时，一定要封闭皮肤上的针眼，并采用转针手法，以导引其气，使邪气不能蔓延扩散，而真气得以安定。

黄帝问：以手抻展皮肤使腠理张开，以便于进针，是怎样的

呢？

岐伯说：顺着分肉的纹理，审察、辨明正当穴位的表皮，轻轻刺入并慢慢使针端正不偏，只要医者精神专一而不外驰，邪气就可以除去。

黄帝问岐伯说：人身有八虚，由它们可分别诊知哪些病症呢？

岐伯说：可以根据它们诊知五脏的疾病。

黄帝问：怎样诊知？

岐伯说：肺脏、心脏有病邪，邪气留止于两肘；肝脏有病邪，邪气留止于两腋；脾脏有病邪，邪气留止于两髀；肾脏有病邪，邪气留止于两膕。凡此两肘、两腋、两髀、两膕八虚的所处部位，都是骨骼连接的枢纽关节所在，也是真气往来经过的地方，又是血络游行的要会之处，邪气、恶血原本是不可留住于这些部位的，邪气恶血如留住这些部位，就会伤害经络，骨节机关不能屈伸，所以形成拘挛。

【原文】

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

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府；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藏六府。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满；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

黄帝曰：善。治之奈何？

伯高曰：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

黄帝曰：善。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者也。愿闻其方。

伯高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大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

伯高答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愿闻持针之数，内针之理，纵舍之意，扪皮开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入之处，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腑之输于身者，余愿尽闻。少序别离之处，离而入阴，别而入阳，此何道而从行？愿尽闻其方。

岐伯曰：帝之所问，针道毕矣。

黄帝曰：愿卒闻之。

岐伯曰：手太阴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内屈，循白肉际，至本节之后太渊留以澹，外屈，上于本节下，内屈，与阴诸络会于鱼际，数脉并注，其气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内廉，入于大筋之下，内屈，上行臑阴，入腋下，内屈走肺，此顺行逆数之屈折也。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内屈，循中指内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两骨之间，外屈，出两筋之间，骨肉之际，其气滑利，上三寸，外屈，出行两筋之间，上至肘内廉，入于小筋之下，留两骨之会，上入于胸中，内络于心脉。

黄帝曰：手少阴之脉独无腧，何也？

岐伯曰：少阴，心脉也。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坚固，邪弗能客也，客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故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独无腧焉。

黄帝曰：少阴独无腧者，不病乎？

岐伯曰：其外经病而藏不病，故独取其经于掌后锐骨之端。其余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太阴、心主之脉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气之虚实疾徐以取之，是谓因冲而泻，因衰而补，如是者，邪气得去，真气坚固，是谓因天之序。

黄帝曰：持针纵舍奈何？

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其脉滑而盛者，病日进；虚而细者，久以持；大以涩者，为痛痹；阴阳如一者，病难治。其本末尚热者，病尚在；其热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坚脆、大小、滑涩、寒温、燥湿。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视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热痛痹。

黄帝曰：持针纵舍，余未得其意也。

岐伯曰：持针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静，先知虚实，而行疾

徐，左手执骨，右手循之，无与肉果。泻欲端以正，补必闭肤，转针导气，邪气不得淫泆，真气得居。

黄帝曰：扦皮开腠理奈何？

岐伯曰：因其分肉，在别其肤，微内而徐端之，适神不散，邪气得去。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有八虚，各何以候？

岐伯答曰：以候五脏。

黄帝曰：候之奈何？

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气留于两肘；肝有邪，其气流于两腋；脾有邪，其气留于两髀；肾有邪，其气留于两膕；凡此八虚者，皆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游，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则伤筋络，骨节机关不得屈伸，故痈挛也。

通天篇第七十二

黄帝问少师说：我曾听说人有属阴属阳之分，什么叫阴人？什么叫阳人？

少师说：天地之间，宇宙之内，都离不开五这个数，人也和五数相应，并非只有一阴一阳两类，这不过是简略的说法而已，实际情况更为复杂，短短的谈话无法全部讲说明白。

黄帝说：请把大概意思讲给我听。有贤人圣人，他们所禀之气能够兼备阴阳并且两相和调而行天地自然之道吗？

少师说：有太阴型的人，有少阴型的人，有太阳型的人，有少阳型的人，有阴阳和平型的人。这五种类型的人，其形态各不相同，其筋骨气血各有差异。

黄帝问：他们的差异之处，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少师说：太阴型的人，性贪婪而不仁，貌似谦下忠厚，实则卑污，喜欢获取钱财而吝于付出，内心虽有所可否却含而不露，不趋于时尚，行动常在众人之后。这就是太阴型的人。

少阴型的人，贪图小利，有害人之心，看到别人有了损失，常常象是自己得了便宜，好伤害人，见别人获得了荣耀，自己反倒气恨恼怒，心怀嫉妒，冷酷寡恩。这就是少阴型的人。

太阳型的人，素常总是洋洋自得，喜欢讲论大事，没有才干而喜空谈，好象志向高远，在于天下四方，举动不顾是非，行事刚愎自用，即使碰了壁，也不悔悟。这就是太阳型的人。

少阳型的人，处事审慎，很看重自己，得了小小官职，就以为了不起，自我宣扬，喜欢与外人交接往来，对亲属反而冷淡疏

远。这就是少阳型的人。

阴阳和平型的人，平素心安意静，没有惊恐忧惧，也没有过分的欢悦，和婉以顺应外物，不贪不争，顺适时势而与之变化，如居高位，则谦恭以待下，注重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感化人，不用政令刑罚统治人，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古代善用针灸疗法的医工，依据五类人的不同气质、形态，分别施治，气盛的用泻法，气虚的用补法。

黄帝问：怎样给这五种不同形态的人治病呢？

少师说：太阴型的人，多阴而无阳，他们的阴血重浊，卫气涩滞，阴阳不和，筋缓皮厚，如果不用急泻针法，病就不能除去。

少阴型的人，多阴少阳，他们的胃小而肠大，六腑的功能不协调，足阳明的脉气偏小，而手太阳经的脉气偏大。对少阴之人一定要审慎调治，因为这种人的血容易亏脱，他们的气也容易坏伤。

太阳型的人，多阳而少阴，对这种人务必小心谨慎地加以调治，不可再耗脱其阴，只可泻其阳。阴大脱的，易得狂症；阴阳都脱的，会导致突然死亡，或昏厥不省人事。

少阳型的人，多阳少阴，经脉小而络脉大，血脉在内而气络在外，治疗时应充实阴经而泻 其阳络。但如果过分地单泻其阳络，就会使阳气很快地耗脱，以致中气严重不足，病就难以痊愈了。

阴阳和平型的人，其阴阳之气和谐，血脉调顺。治疗时应当谨慎诊视其阴阳的变化，邪正的盛衰，观察其容色、情态正常与否，审察哪一方面有余，哪一方面不足，邪盛就用泻法，正虚就用补法，如果不盛不虚，就取治病症所在的本经。这就是据以分辨五种不同形态之人而调和其阴阳的一些要点。

黄帝问：那五种形态的人，医工与他们没有故交归谊，突然相见，刚刚会面，不了解他们的行为、表现，根据什么来分辨他

们呢？

少师回答说：一般的人，是与五种形态之人不一样的，一般的人分为五五二十五种类型，而上述五种形态的人不在其内。五种形态的人，是很不同于一般人的。

黄帝问：怎样辨别这五种人呢？

少师说：太阴之人的特征是，肤色黑黑的，表面装出待人亲昵而谦下的样子，实则内心阴险，身材很高大，膝胭作出弯屈的样子，实则并无伛偻症。这就是太阴之人。

少阴之人，貌似清正，而行为鬼鬼祟祟，冥顽不化而又阴险狠毒，站立时躁动不安，走路时身似下伏。这就是少阴之人。

太阳之人，意气昂扬，神色飞动，仰头挺胸，膝胭似折。这就是太阳之人。

少阳之人，站立时喜欢把头仰起，走路时喜欢摆晃身子，两条胳膊常常倒背在背后。这就是少阳之人。

阴阳和平之人，相貌美好，性情和顺，待人态度温恭；和言悦色，慈眉善眼，神情爽朗，众人都称他为君子。这就是阴阳和平之人。

【原文】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尝闻人有阴阳，何谓阴人，何谓阳人？

少师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遍明也。

黄帝曰：愿略闻其意，有贤人圣人，心能备而行之乎？

少师曰：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黄帝曰：其不等者，可得闻乎？

少师曰：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

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

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此少阴之人也。

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阳之人也。

少阳之人，谩谛好自贵，有小小官，则高自宣，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

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古之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盛者泻之，虚者补之。

黄帝曰：治人之五态奈何？

少师曰：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阴阳不和，缓筋而厚皮，不之疾泻，不能移之。

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必审调之，其血易脱，其气易败也。

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必谨调之，无脱其阴，而泻其阳，阴重脱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

少阳之人，多阳少阴，经小而络大，血在中而气外，实阴而虚阳，独泻其络脉，则强气脱而疾，中气不足，病不起也。

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谨诊其阴阳，视其邪正，安容仪，审有余不足，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此所以调阴阳，别五态之人者也。

黄帝曰：夫五态之人者，相与毋故，卒然新会，未知其行也，何以别之？

少师答曰：众人之属，不如五态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态之人不与焉。五态之人，尤不合于众者也。

黄帝曰：别五态之人奈何？

少师曰：太阴之人，其状黯黯然黑色，念然下意，临临然长大，腘然未偻，此太阴之人也。

少阴之人，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险，行而似伏，此少阴之人也。

太阳之人，其状轩轩储储，反身折腘，此太阳之人也。

少阳之人，其状立则好仰，行则好摇，其两臂两肘则常出于背，此少阳之人也。

阴阳和平之人，其状委委然，随随然，颙颙然，愉愉然，暖暖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此阴阳和平之人也。

卷十一

官能篇第七十三

黄帝对岐伯说：我从你那里获得了许多有关九针的知识，难以一一列举。我把你所讲的加以阐发、论述，录为一篇。现在我试背诵一遍，你听听我说的道理有无错误，有错误就指出来，并请你把正确的道理告诉我，使九针学能够长久地传于后世而无患害。发现适当的人，就传授给他；没有适当的人，就秘而不宣。

岐伯拜了两拜说：圣王请讲。

黄帝说：用针治病的道理，一定要了解身形的胖瘦，体气的虚实，知道左右上下的区别，阴阳表里的关系，血气的或多或少，脉气运行的或逆或顺，及其由里出表或由表入里的聚会并合之处，这样才能正确施治，对邪气恶血发起进攻。要知道解除结聚的方法，懂得补虚泻实、使上下之气畅通的道理。还应明白气海、血海、髓海、水谷之海的作用，审知其虚实所在。如果寒热症经久不愈以致身体羸弱，那是因为寒热之邪流注不同部位的腧穴，应小心谨慎地调和其脉气，弄清楚经气流行的通道及其散在左右的支络，全部了解它们的并合聚会之处。如出现寒与热争的病象，要能参合各种因素加以调治；如果虚的部位与实的部位相邻近，要懂得用导引的方法使之畅通；如左右不相协调，须用爬而行之的手法调治。明白病的属逆属顺，才能知道病的可以刺治或不可刺治。阴阳已经和调而无所偏倚，便知疾病已接近痊愈之时。审明疾病的本部和标部，观察其寒热症状，了解了病邪所在部位，而后施治，即使针刺万遍，也不会出什么差错。九针各有所宜，如

能区别不同情况各尽其用，针刺的技艺也就全部掌握了。

要明了十二经脉各自具有的井、荥、输、经、合五种腧穴，以及使用徐疾针法的道理所在。还应明了经脉往来的屈伸出入，都有一定的条理。讲人体的阴阳，是与五行相合的。五脏六腑，各有其或藏精神、或藏五谷等的不同功能。春夏秋冬四时及八方不正之风，都与阴阳有关。人的颜面各部，也与阴阳五行相应，各得其位，面会合于鼻部。五脏六腑如有疾病，则分别反映于颜面的各个色部。观察病痛的部位，以及面部左右上下所显示出来的颜色，就可以知道疾病属寒属温以及疾病发生于哪一经脉。审察尺肤的寒、温、滑、涩，便知病苦属于哪种疾病。诊察膈膜上下，可知病气所在。先掌握经脉的通路，然后取穴，取穴贵在精当面稀少。进针渐渐由浅至深，而后留针，所以正气能徐徐内入。大热如出现在身体上部，当用推而下之的针刺手法；病邪由下向上发展的，则应引导病邪发散而排除它。还应注意疾病的以前发作情况，先按以前情况取穴，以治其本。如大寒之象出现于体表，应当留针使针下发热以补之，如寒邪已深人内里，则采用留针使泻的手法。有些病不可用针刺治疗，而适合用灸法治疗。上部之气不足，当用推补的针法引致其气，使上气充盛；下部之气不足，当留针使气来从，以充实下气；阴阳都虚的病，则宜用灸法治疗；厥逆而寒象严重，或骨侧肌肉下陷，或寒冷达于两膝之上，都应在三里穴施以灸法；如果阴络所过之处受了寒邪，留滞不去而深入于经脉，则当用针推散寒邪之气使它行出；经脉陷下的，当用艾火灸治；络脉结而坚紧的，也应用艾火灸治；如患者对病苦麻木不仁，没有疼痛不适之感，应取阳跻脉交会穴申脉、阴跻脉交会穴照海二穴位治疗；如果患者为男子而误取阴跻，或患者为女子而误取阳跻，这是高明医工所禁忌的。至此，这篇《针论》就结束了。

学习用针治疗疾病，一定要有所取法，有所准依，上要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下要掌握八个主要节气的正常气候情况，以避开四时八节的不正之气，从而明示百姓，使他们懂得审察虚实，不要触犯四时邪气。如果碰上气候失常，风雨不时，人们遭遇了贼风邪气的侵袭，救治不迭，反倒会使许多人受其祸殃。所以说：必须懂得对天时的避忌，才谈得上针刺疗法的意义。要学习、取法古人的医疗经验，并用今时的医疗实践与它相参验。要能洞察人体幽微不显、深隐难见的东西，通晓疾病变化的微妙无穷。粗陋的医工所难见难知的，正是高明的医工所特别看重的地方，它们形不外现，常人难以察知，仿仿佛佛，若有神灵。

邪气侵中人体，人就会瑟缩寒战而变动形色；正邪侵人人体则比较轻微，先在气色上有所显露，肌体并无感觉，象是有病，又象无病，象是病已消失，又象是病还在身，病在有形无形之间，难以知道其真实情况。所以，高明的医工治病，是在它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加以救治；下等医工则是等疾病已经形成，才坏损患者形体而予以治疗。

所以医工的用针，应该知道邪气的所在部位，然后按相应的孔穴治疗。要善于调治气脉，知道何处当补，何处当泻，以及进针、出针或慢或快的道理、所应取用的穴位等等。泻时须用圆活流利的手法，针要直迫病处刺入并捻而使针圆转，正气就可正常运行；进针快些，出针慢些，邪气就可随针泻出；针入而直迎其气，并摇大针孔，邪气就会迅速外散。补时须用端静从容的手法，向外牵动皮肤，使正当其穴，再左右按引推压，使皮肤平展，然后将针轻轻捻转，慢慢推进，姿势要端正，精神要安静，专心致志，不可懈怠，气至之后要留针少时，等到气已下行就赶快出针，并立即推按穴位的皮肤，扪住针孔，如此，则真气内存不泄。用针的紧要之点，是不要忘记得神这一法则。

雷公问黄帝说：《针论》说："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怎样知道他是可以传授的呢？

黄帝说：求得不同方面的适当人员，量材取用，所以他们能够精通其事。

雷公说：我想听听是怎样量材取用的。

黄帝说：目明的人，可以教他们候视颜色；耳聪的人，可以教他们辨听声音；言辞辩捷的人，可以教他们传递话语，开导患者；温和恬静而手巧心细的人，可以教他们针法、灸法，以理正血气、调治各种逆乱不顺的病症，并教他们观察阴阳变化以及各种医疗方法；筋节柔缓、心气和调的人，可以教他们导引行气；嫉妒、刻薄，说话轻视人的人，可以教他们唾痈咒病；指甲粗糙、下手狠、做事爱伤人的人，可以教他们按压推揉积聚和痹症。各人的所长适得其用，各种治疗方法才可以推行，名声才可以显扬。如果传授不得其人，其功业不能成就，老师也得不到荣誉。所以说"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两句话的意思就在于此。识别手狠的人，可以试让他按压乌龟：将乌龟放置在器具下面，叫他用手从上按压，到五十天乌龟就会死掉；如果是手不狠的人，则乌龟不会死去，依然象原来那样活着。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矣，不可胜数，余推而论之，以为一纪。余司诵之，子听其理，非则语余，请其正道，令可久传，后世无患，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

岐伯稽首再拜曰：请听圣王之道。

黄帝曰：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谋伐有过。知解结，知补虚泻实，上下气门，明通于四海，审其所在，寒热淋露，以输异处，审

于调气，明于经隧，左右肢络，尽知其会。寒与热争，能合而调之。虚与实邻，知决而通之，左右不调，把而行之。明于逆顺，乃知可治，阴阳不奇，故知起时，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知官九针，刺道毕矣。

明于五输，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条理。言阴与阳，合于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时八风，尽有阴阳，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处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何经所在。审尺肤之寒温滑涩，知其所苦，腠有上下，知其气所在。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热在上，推而下之，从下上者，引而去之，视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补之，入于中者，从合泻之。针所不为，灸之所宜。上气不足，推而扬之，下气不足，积而从之，阴阳皆虚，火自当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过于膝，下陵三里。阴络所过，得之留止，寒入于中，推而行之。经陷下者，火则当之，结络坚紧，火所治之。不知所苦，两跻之下，男阴女阳，良工所禁。针论毕矣。

用针之服，必有法则，上视天光，下司八正，以避奇邪，而观百姓，审于虚实，无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岁之虚，救而不胜，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针意。法于往古，验于来今，观于窈冥，通于无穷。粗之所不见，良工之所贵，莫知其形，若神仿佛。

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

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处。泻必用员，切而转之，其气乃行，疾入徐出，邪气乃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气出乃疾。补必用

方，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用针之要，无忘其神。

雷公问于黄帝曰：针论曰：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

黄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

雷公曰：愿闻官能奈何？

黄帝曰：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瘈。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此之谓也。手毒者，可使试按龟，置龟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复生如故也。

论疾诊尺篇第七十四

黄帝问岐伯说：我想不经过望色诊脉，只诊察患者的尺肤，就可以说出疾病的原因，从外表了解内里的变化，怎样才能够做到呢？

岐伯说：审察尺肤的缓急、大小、滑涩，以及肌肉的坚实脆弱，疾病的性质、状况就可以确定了。

看病人的眼睑，如果微微发肿，象是刚刚睡起的样子，而且颈脉的搏动明显可见，常常咳嗽，用手指按压病人的手足，被按处的凹陷不能随着手的离去而复起，这是风湿水肿肤胀病。

尺肤滑腻、柔润而有光泽的，是风病。尺部肌肉脆弱，身体怠惰乏力，嗜睡而消瘦，这是寒热虚劳之症，不易治愈。尺肤涩而不滑润的，是风痹。尺肤粗糙象干鱼鳞，是水溢饮症。尺肤甚热，脉盛大而躁动的，是湿病；其脉盛大而滑利的，是汗将发出的征兆。尺肤甚寒而脉细小的，是泄利或气虚症。尺肤灼热如火烧，并且先热而后寒的，是寒热病。以手扪尺肤，先觉寒凉，等待较长时间而后变热，这也是寒热病。

肘部皮肤单独发热的，主腰以上热。手部单独发热的，主腰以下热。肘的前方单独发热的，主胸前热。肘的后方单独发热的，主肩背热。臂中单独发热的，主腰腹有热。肘后皮肤粗糙，而且其下三四寸发热，主肠中有虫。掌心发热的，主腹中有热。掌心发凉的，主腹中有寒。手鱼际白肉部有青色脉络的，主胃中有寒。

尺肤灼热如烧，而且人迎脉盛大，主失血。尺肤部皮肤坚紧，人迎脉非常细小，主气虚，如觉心中烦闷而且渐加严重，就会立

即死亡。

目色赤的，病在心经。目色白，病在肺经。目色青，病在肝经。目色黄，病在脾经。目色黑，病在肾经。如果目色发黄而又夹杂其他颜色，其色不正，难以称说，则病在胸中。

诊察眼病：眼睛有赤脉从上向下延伸的，病在足太阳经；眼中赤脉从下向上延伸的，病在足阳明经；眼中赤脉从外眦趋走向内的，病在足少阳经。

诊察寒热瘰疬：如眼中有赤脉自上而下贯穿瞳子，见有一条赤脉，则过一年死；见有一条半赤脉，过一年半死；见有两条赤脉，过两年死；见有两条半赤脉，过两年半死；见有三条赤脉，过三年死。

诊察龋齿痛：诊按手足阳明经的来路，如脉象太过，就是有热邪，热邪在左的左边热，热邪在右的右边热，热邪在上的上热，热邪在下的下热。

诊察血脉：浅表络脉多赤色，主多热；多青色，主多痛；多黑色，是久痹症；多赤、多黑、多青三色都见的，是寒热症。

身痛，面色微黄，齿垢黄，指甲也发黄，这是黄疸病；好安逸，喜躺卧，小便颜色黄赤，脉细小而涩滞，就会形成不思饮食之症。

人得了病，其寸口脉与人迎脉大小浮沉相等的，这病就难以痊愈。

妇女的手少阴脉搏动得厉害的，那是怀了孕。

婴儿得了病，头发逆而上指的，一定会死亡；耳间有青筋暴起的，主筋肉抽搐作痛；如大便中有青绿色的乳瓣和没有消化的食物，脉细小，手足寒冷，则病难痊愈；食物不能消化而随大便泄出，脉细小，但手足温热而不寒，则其病容易痊愈。

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寒与暑的更互相胜，其规律就是阴盛

到了极点必然转化为阳，阳盛到了极点必然转化为阴，阴主寒，阳主热，寒过甚则转热，热过甚则转寒。所以说：寒生热，热生寒。这就是阴阳的变化。所以，冬天被寒气所伤，到春天就会发生温热病；春天被风伤害，到夏天就会发生飧泄、痹疾；夏天被暑气所伤，到秋天就会发生痎疾；秋天被湿气所伤，到冬天就会发生咳嗽症。这就是四时气候变化影响人体而形成的发病规律。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欲无视色持脉，独诊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

岐伯曰：审其尺之缓急、大小、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定矣。

视人之目窠上微痈，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

尺肤滑其淖泽者，风也。尺肉弱者，解㑊，安卧脱肉者，寒热，不治。尺肤滑而泽脂者，风也。尺肤涩者，风痹也。尺肤粗如枯鱼之鳞者，水洪饮也。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汗且出也。尺肤寒甚，脉小者，泄、少气。尺肤炬然，先热后寒者，寒热也。尺肤先寒，久待之而热者，亦寒热也。

肘所独热者，腰以上热；手所独热者，腰以下热。肘前独热者，膺前热；肘后独热者，肩背热。臂中独热者，腰腹热；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掌中热者，腹中热；掌中寒者，腹中寒。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

尺炬然热，人迎大者，当夺血。尺坚大，脉小甚，少气，悗有加，立死。

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黄在脾，黑在肾。黄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

诊目痛，赤脉从上下者，太阳病；从下上者，阳明病；从外走内者，少阳病。

诊寒热瘰疬，赤脉上下贯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死。

诊龋齿痛，按其阳明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

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为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

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

人病，其寸口之脉，与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难已也。

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

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间青脉起者，掣痛。大便青瓣，飧泄，脉小，手足寒者，难已；飧泄，脉少，手足温，泄易已。

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故曰：冬伤于寒，春生瘅热；春伤于风，夏生后泄肠澼；夏伤于暑，秋生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是谓四时之序也。

刺节真邪篇第七十五

黄帝问岐伯说：我听说刺法有所谓五节，是怎样的？

岐伯说：刺法的确是有五节：一叫做振埃，二叫做发蒙，三叫做去爪，四叫做彻衣，五叫做解惑。

黄帝说：你所说的五节，我不明白它们的意思。

岐伯说：振埃法，就是针刺行于四肢、皮肤的外经经穴，以去除阳病；发蒙法，就是针刺六腑的腧穴，以去除六腑的病；去爪法，就是针刺关节支络；彻衣法，就是针刺六腑的别络；解惑法，就是完全了解调和阴阳的作用，补不足，泻有余，使虚实相互转变。

黄帝说：刺节所说的振埃，你说是针刺外经以去除阳病，我不明白“振埃”的含义，请你详细讲给我听。

岐伯说：振埃这种针法，是治疗阳气大逆，积满胸中，胸部闷胀，呼吸时两肩耸动，胸中之气逆上，气喘吁吁有声，坐卧不安，厌恶灰尘烟气，常噎得喘不上气来。所谓振埃，是比喻针刺的疗效迅速，比振落尘埃还要快。

黄帝说：讲得好。怎样取穴刺治呢？

岐伯说：当取天容穴。

黄帝问：如果气上逆咳嗽，气机不得伸展，胸痛，应取治什么穴位？

岐伯说：应取廉泉穴。

黄帝问：取用这两个穴位刺治，用针有一定法则吗？

岐伯说：针刺天容穴，进针不要超过一寸。针刺廉泉穴，见

患者面部血色改变就止针。

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说：刺节所说的发蒙，我不明白它的意思。发蒙应是治疗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的病，你却说是针刺六腑腧穴以去除六腑的疾病，取治哪个腧穴会有如此疗效呢？我想听听其中缘故。

岐伯说：问得妙哇！这是刺法的大要点，针刺妙用的极致，是通乎神明之类的事，口中讲说，记之于书卷，也还是不能表达出来。让我来解释一下：所谓发蒙，是比喻它的疗效比启发蒙聩还要快。

黄帝说：讲得好。请你详细讲给我听。

岐伯说：针刺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的病，一定要在中午的时候，刺听宫穴，使针感直应瞳子，而且要使耳内听到声音。这听宫穴就是治疗本病的主要腧穴。

黄帝说：讲得好。怎样会使耳内听到声音呢？

岐伯说：针刺入后，让患者用手紧按两个鼻孔，而且赶快仰卧，这样，耳内一定会有声音应针而响。

黄帝说：讲得好。这就是所谓没有看见去做什么，也没用眼睛注视着它，而取穴施治，针到病除，如有神明相助。

黄帝说：刺节所说的去爪，你说就是针刺关节支络，请你详细讲给我听。

岐伯说：腰脊是人身的大关节；大腿小腿是人用以步趋行走的器官；阴茎是人身的紧要部件，是阴精的守候者，也是津液输出的通道。所以，如果饮食没有节制，喜怒无常，就会使津液内溢，下而流入睾丸之中，由于水道不通，阴囊日益胀大不止，以致俯仰不便，步趋困难。这种病是阴囊内水液积满，不能上通下泄的结果，当用锓针、砭石泻除积水。阴囊肿大之形不能藏匿，下衣也难以将它遮盖，所以把去除这种病的针法叫做去爪。

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说：刺节所说的彻衣，你说就是针刺六腑的别络，是没有固定部位的。请你详细讲给我听。

岐伯说：彻衣这种刺法，治疗的是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的病。阴气不足，就会发生内热；阳气有余，就会发生外热。两热相互交合，则体热过甚，象怀着火炭似的，以致外怕绵帛，衣着不可加于身，连卧席也不能挨近，而且腠理闭而不开，汗不得出，舌焦唇枯，嗓干喉燥，饮食分辨不出味道的好坏。

黄帝说：讲得好。怎样取穴刺治呢？

岐伯说：取手太阴的天府穴、足太阳的大杼穴，各刺三次，再针刺足太阳中膂俞，以去除其热，补足太阴经和手太阴经，使汗外出，等到热去汗稀，病就痊愈了，其去热的效应比撤除衣服还要快。

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说：刺节所说的解惑，你说就是完全了解调和阴阳的作用，补不足，泻有余，使虚实相互转变，但迷惑怎样解除呢？

岐伯说：人身中了大风，血气就要偏虚，属虚的正气不足，属实的邪盛有余，四肢此轻彼重，不相协调，身体倾斜，屈曲不伸，不知东西，不辨南北，其病忽上忽下，反复不定，颠倒无常，比迷惑还要厉害。

黄帝说：讲得好。怎样取穴治疗呢？

岐伯说：泻其有余，补其不足，使阴阳平调，恢复正常。运用针法象这个样子，疑惑很快就会解除。

黄帝说：讲得好。让我把你讲的这些记录下来，藏在灵兰之室，不敢随便出示于人。

黄帝说：我听说有刺五邪的针法，什么叫五邪？

岐伯说：病有痈肿的，有属实的，有属虚的，有属热的，有

属寒的，这就叫做五邪。

黄帝问：怎样刺治五邪？

岐伯说：刺治五邪的方法，不过五条：痺热的病症应该消灭热邪，痈肿积聚的病应该使它消散，寒痹的病应该益气温通，虚邪的病应该益其阳气，实邪的病应该排除邪气。让我具体讲讲刺五邪的方法：

凡是针刺痈邪，不可迎着痈邪的隆盛之势使用泻法，应该用和缓的方法耐心施治。如果不得脉，就应改换方法，离开固定部位进行针刺。总之，要使病邪不能定于它所滞留的地方，才可使它消散，离去。要点：各条阴经、阳经，凡通过痈毒所在部位的，应取用其本经腧穴以泻之。

凡是针刺实邪，务求使实邪日益减小，泻其有余，就可起到补益其虚而使虚实渐趋平和的作用。在病邪往来的通路上攻击它，针刺病邪使它离去，使肌肉相附；待到邪气除尽，真气返还，就停止针刺。要点：当以针刺诸阳经的分肉间为主。

凡针刺虚邪，是使正气日渐充实，补其不足，虚邪就不至构成危害。观察虚的所在，在气行的来路上迎接它，使远近经气尽至而不外泄；但补不可太过，补得过分则损正气。要点：针刺分肉间。

凡针刺热邪，应使热邪发散而转凉。热邪散出不再回返，病就消除了。要为它疏通道路，打开门户，使热邪得以排出，病即痊愈。

凡针刺寒邪，要使体气渐转温和。要用徐来徐往的手法除去寒邪，招来神气；要密闭针孔，使真气不得分散、逸出，虚实得以平调，真气就可牢固内存了。

黄帝问：针刺五邪，怎样选用针具？

岐伯说：刺痈邪的病当用铍针，刺实邪的病当用锋针，刺虚

邪的病当用圆利针，刺热邪的病当用镵针，刺寒邪的病当用毫针。

让我再谈谈解结的理论。人身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合。人既然与天地相参并，所以人的疾病是可以比拟、参照天地自然现象加以解释的。地有低湿的沼泽，上面生长蒲草、芦苇，观察蒲苇的茂盛与否，可知其浸湿的程度，积水的多少；同样，观察人形体的强弱，可知血气的盛衰。阴阳变化与寒暑交替相应，赤日炎炎在上，草木的根茎就缺乏水分；人体阳气在于浅表，则皮肤弛缓，腠理张开，血气衰减，汗液大泄，皮肤淖湿。天气寒冷，则地冻结，水成冰；人体阳气沉伏于内，则皮肤密致，腠理闭合，汗液不出，血气凝滞，肌肉坚涩。在这样的时候，善于舟行水上的人，也无法在冰上行船；善于凿地的人，也难以凿穿冻结的土地。同样，当患者处在十分寒冷的环境之中的时候，善于用针的人，也不能治除其四肢厥冷之症，血脉凝结，坚实沉滞不能往来畅行的，也难以立时就可使它变得柔和畅通。所以，善舟楫的人，一定要等到天气变暖、坚冰融化之后，才可以在水上行船；解冻之后，地才易于凿穿。人的血脉也是这样，治疗厥逆时，一定要先用熨法调和经脉，在手掌与腋下，肘部与脚部，颈项与脊背等处加以熨治，使经脉调柔，温热之气已通，血脉遂即畅行，然后视病如何，对症施治：脉濡湿润滑的，就针刺使它恢复正常；脉坚紧的，就针刺而使实邪破散，待厥逆之气下行，就停止针刺。这就是解结的方法。

用针之事，主要在于调气。水谷所化精微之气积聚于胃中，使营气、卫气内外交通，并遵循各自的道路运行全身。宗气留积在膻中的气海，它下行则流注于气街穴，上行则趋走于呼吸道。所以，足部发生厥冷之症，是由于宗气不能循经下行，致使脉中血液凝滞留止，如不先用温熨法温通调和血脉，就不能取穴刺治。

用针治疗疾病，一定先要诊察患者经络的虚实，用切、循、按、

弹等诊候方法，诊视脉气的应动情况，而后取适当穴位刺治，以去除其病。如果手足太阴、手足少阴，手足阳明六经的脉气和调，就说明身体无病，即使有些小病，也可不治自愈。如果某一经脉上实下虚而不通畅，这一定是横络受邪，并且邪气势盛，因而影响到正经，使它不能通畅。遇到这种情况，应将病邪所在部位诊察明白，然后用泻法刺治。这就是所谓解结的方法。

腰以上寒，腰以下热，应首先针刺项间足太阳经穴位，而且要留针较长时间，针刺已毕，再在项与肩胛部加以温熨，使温热之气下行，与腰下之热通而相合，然后停止针刺。这就是所谓推热而使它向上的针法。

腰以上热，腰以下寒，要诊察是哪一条经脉脉气不足并影响、伤损了其他经络，然后取适当穴位刺治，待到阳气下行，便停止针刺。这就是所谓引热而使下行的针法。

全身大热，发狂而且幻视、幻听、妄言妄语，应诊视足阳明胃经及其大络，取其适当穴位刺治。经络虚的就用补法；如血气盛实郁结，就用泻法。并让患者仰卧，在其头前用两手的拇指、食指夹按其颈部人迎动脉，作较长时间夹按后，再屈指切按推揉，由上而下推至缺盆穴，如此重复多次，待到热去才停止。这就是所谓推而散之的方法。

黄帝问：有在一经之中发生多种疾病的，或痛、或痈、或热、或寒、或痒、或痹、或麻木不仁，变化无穷，是什么原因呢？

岐伯说：这都是由邪气引起的。

黄帝问：我听说有真气，有正气，有邪气，什么叫真气？

岐伯说：真气是先天的真元之气，与饮食所化之谷气合并而充养着身体；正气，这里指的是正风，正风从合于四时八节的方向而来，不是过于剧烈的实风，也不是与时令不合的虚风；邪气就是伤害人体的虚风。虚风侵袭了人身，会深入体内，不能自行

消散；正风着于人身，只进入浅表，与体内真气相遇后就会自行消散，这是因为正风之气来势柔而不猛，不能战胜真气，所以会自行散去。

四时八节的虚风邪气侵袭于人体，人就会感到寒意而森森战栗，毫毛竖起，腠理开张；虚邪深入向内，伤害至骨，就形成为骨痹；虚邪伤害至筋，就造成筋挛；损伤于脉，就造成血痹，血液淤滞不通，就形成痈；虚邪伤害于肌肉，与卫气相搏击，阳邪偏胜就形成热症，阴邪偏胜就形成寒症；真气为寒邪所迫而离去，真气离去则造成阳虚，阳气既虚则寒邪伤害皮肤，邪气向外发散，就会使腠理张开，毫毛摇动，邪气往来而行，就会发痒；邪气滞留不去，就形成痹症；卫气不能流通畅行，就形成麻木不仁之症。

虚邪偏中、留止于人体的一侧，如邪气深入，内犯荣卫，使荣卫渐渐衰弱，则真气离去，邪气独留，就会形成为半身不遂症。如果邪气侵入得轻浅，就造成半身偏痛。

虚邪侵入而至于人体的深处，寒邪与热邪相搏击，长时滞留于内而不去，如果寒胜过热，就会骨骼疼痛，肌肉枯萎；如果热胜过寒，就会使肌肉腐烂化脓，以致内伤于骨，内伤于骨就形成为骨蚀；如邪气伤于筋，筋就屈缩不能伸展，邪气如久居不去，就会形成为筋瘤；如果病邪有所结聚，人体内的气也会归往结聚之处，以致卫气滞留其处而不能返还流通，使津液久留于肠胃之间，集结而形成为肠瘤，这种病时间长的须数年才可形成，用手按压，瘤是柔软的；病邪有所结聚，人体内的气趋往结聚之处，致使津液留滞，邪气中伤，凝结一天比一天严重，接连不断地积聚，就会形成为象干肉一般的瘤，用手按压，是坚硬的；病邪有所结聚，深入而伤及骨，邪气附着于骨，骨与邪气并合，一天比一天增大，就形成为骨疽；病邪有所结聚，伤害到肌肉，宗气趋往结聚之处，而病邪留滞不去，如有内热，肌肉就会化而为脓，如无热，就会

形成为肉疽。上述这几种邪气，其发作没有一定部位，但引发的疾病都有一定的名称。

【原文】

黄帝向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节奈何？

岐伯曰：固有五节：一曰振埃，二曰发蒙，三曰去爪，四曰彻衣，五曰解惑。

黄帝曰：夫子言五节，余未知其意。

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经，去阳病也。发蒙者，刺府输，去府病也。去爪者，刺关节肢络也。彻衣者，尽刺诸阳之奇输也。解惑者，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

黄帝曰：刺节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经，去阳病，余不知其所谓也，愿卒闻之。

岐伯曰：振埃者，阳气大逆，上满于胸中，愤瞒肩息，大气逆上，喘喝坐伏，病恶埃烟，饷不得息，请言振埃，尚疾于振埃。

黄帝曰：善。取之何如？

岐伯曰：取之天容。

黄帝曰：其咳上气，穷诎胸痛者，取之奈何？

岐伯曰：取之廉泉。

黄帝曰：取之有数乎？

岐伯曰：取天容者，无过一里，取廉泉者，血变而止。

帝曰：善哉。

黄帝曰：刺节言发蒙，余不得其意。夫发蒙者，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夫子乃言刺腑输，去腑病，何输使然？愿闻其故。

岐伯曰：妙乎哉问也！此刺之大约，针之极也，神明之类也，口说书卷，犹不能及也，请言发蒙耳，尚疾于发蒙也。

黄帝曰：善。愿卒闻之。

岐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听宫，中其眸子，声闻于耳，此其输也。

黄帝曰：善。何谓声闻于耳？

岐伯曰：刺邪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其声必应于针也。

黄帝曰：善。此所谓弗见为之，而无目视，见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

黄帝曰：刺节言去爪，夫子乃言刺关节肢络，愿卒闻之。

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肢胫者，人之管以趋翔也。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留于睾，水道不通，日大不休，俯仰不便，趋翔不能，此病荣然有水，不上不下，铍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藏，故命曰去爪。

帝曰：善。

黄帝曰：刺节言彻衣，夫子乃言尽刺诸阳之奇输，未有常处也，愿卒闻之。

岐伯曰：是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阴气不足则内热，阳气有余则外热，内热相搏，热于怀炭，外畏绵帛，衣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闭塞，则汗不出，舌焦唇槁，腊干嗌燥，饮食不让美恶。

黄帝曰：善。取之奈何？

岐伯曰：取之于其天府、大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热，补足手太阴以去其汗，热去汗稀，疾子彻衣。

黄帝曰：善。

黄帝曰：刺节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

岐伯曰：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余，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复，颠

倒无常，甚于迷惑。

黄帝曰：善。取之奈何？

岐伯曰：泻其有余，补其不足，阴阳平复，用针若此，疾于解惑。

黄帝曰：善。请藏之灵兰之室，不敢妄出也。

黄帝曰：余闻刺有五邪，何谓五邪？

岐伯曰：病有持痈者，有容大者，有狭小者，有热者，有寒者，是谓五邪。

黄帝曰：刺五邪奈何？

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过五章，瘅热消灭，肿聚散亡，寒痹益温，小者益阳，大者必去，请道其方：

凡刺痈邪无迎陇，易俗移性不得脓，诡道更行去其乡，不安处所乃散亡。诸阴阳过痈者，取之其输泻之。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夺其有余乃益虚。剽其通，针其邪，肌肉亲，视之毋有反其真。刺诸阳分肉间。

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远近尽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费。刺分肉间。

凡刺热邪越而苍，出游不归乃无病，为开通，辟门户，使邪得出病乃已。

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也。

黄帝曰：官针奈何？

岐伯曰：刺痈者用锐针，刺大者用锋针，刺小者用员利针，刺热者用镵针，刺寒者用毫针也。

请言解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故可为解。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也。阴阳者，寒暑也，热则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

减，汗大泄，皮淖泽。寒则地冻水冰，人气在中，皮肤致，腠理闭，汗不出，血气强，肉坚涩。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凿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亦来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释冻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脉犹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调和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视其病，脉淖泽者刺而平之，坚紧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此所谓以解结者也。

用针之类，在于调气，气积于胃，以通营卫，各行其道。宗气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上者走于息道。故厥在于足，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

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六经调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也。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泻之，此所谓解结也。

上寒下热，先刺其项太阳，久留之，已刺则熨项与肩胛，令热下合乃止，此所谓推而上之者也。

上热下寒，视其虚脉而陷之于经络者取之，气下乃止，此所谓引而下之者也。

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而实者泻之，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

黄帝曰：有一脉生数十病者，或痛、或痈、或热、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变化无穷，其故何也？

岐伯曰：此皆邪气之所生也。

黄帝曰：余闻气者，有真气，有正气，有邪气，何谓真气？

岐伯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正气者，正风也，从一方来，非实风，又非虚风也。邪气者，虚风之贼伤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风者，其中人也浅，合而自去，其气来柔弱，不能胜真气，故自去。

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挛。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痈。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寒则真气去，去则虚，虚则寒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留而不去，则痹。卫气不行，则为不仁。

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邪气浅者，脉偏痛。

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于筋溜。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益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凡此数气者，其发无常处，而有常名也。

卫气行篇第七十六

黄帝问岐伯说：我想听听卫气运行的情况，它是怎样出入于阴阳之分而周行全身的呢？

岐伯说：一年有十二个月，一昼夜有十二个时辰。子为北，午为南，连接子午成南北纵线，则为经；卯为东，酉为西，连接卯酉成东西横线，则为纬。天宇周环划分为二十八个星宿，每一方面有七个星宿，东西南北四方共有四七二十八个星宿。自东方房宿至西方昴宿为纬，自北方虚宿至南方张宿为经。因此，自房宿至毕宿为阳，自昴宿至心宿为阴。阳主白昼，阴主黑夜。所以，卫气的运行，在一昼夜之间循行全身五十周次，白昼循行于阳分二十五周，黑夜循行于阴分二十五周，夜间环行于五脏之间。

所以，平明的时候，夜分结束，卫气就从目中浮出。眼睛张开，卫气就上行于头，沿项部下行足太阳经，再循背部向下，到达足小指外侧尖端。它的分支，从目外眦别出，向下沿着手太阳经，下行到手小指外侧尖端。另有分支，也从目外眦而出，沿足少阳经下行，流注于足小指与足无名指之间。又有分支，循手少阳经，下行至手小指间。其中别而向上的，则行至耳前，合于颔部的经脉，注入足阳明经，下行至足背之上，入于足中指之间。它的又一分支，从耳下沿着手阳明经，进入手大指之间，再入掌中。卫气行至足部，进入足心，从足内踝出而行于阴分，然后再向上会合于目。这就是卫气在白天沿着阳分循行一周的情况。

所以，太阳运行一个星宿，卫气就在人体内运行一又十分之八周；太阳运行二宿，卫气就在人体内运行三又十分之六周；太

阳运行三宿，卫气就在人体内运行五又十分之四周；太阳运行四宿，卫气就在人体内运行七又十分之二周；太阳运行五宿，卫气就在人体内运行九周；太阳运行六宿，卫气就在人体内运行十又十分之八周；太阳运行七宿，卫气就在人体内运行十二又十分之六周；太阳运行十四宿，卫气就在人体内运行二十五周而又有余数十分之二周。卫气白天在阳分行尽二十五周，人夜后便在阴分运行。卫气开始进入阴分，通常是从足少阴经传注到肾脏，由肾传注到心脏，由心传注到肺脏，由肺传注到肝脏，由肝传注到脾脏，由脾又传注到肾而为一周。所以太阳夜行一宿，卫气就在人的五脏间运行一又十分之八周，也和白天在阳分运行一样，一夜共运行二十五周，而后重又会合于目。卫气昼行阳分，夜行阴分，一昼一夜共有余数十分之二周身和十分之二周脏。因此，人卧起的时间有时早些，有时晚些，那是由于卫气白天行过二十五周、夜间行过二十五周之后，都还有未尽的余数的缘故。

黄帝问：卫气在人体内，上下往来运行，没有停止的时候，怎样候察其气行情况而进行针刺呢？

伯高说：以春分、秋分及夏至、冬至这四天为分界线。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之内，昼与夜的时数有多有少，有长有短，其多少长短的变化有一定规律。昼与夜的分界，通常以平旦寅时为标准，夜尽而昼始。一昼一夜，漏壶水下一百刻，二十五刻是半个白昼的度数，经常如此不已，日入则白昼终止。依随白昼的长短不同，分别取作标准，以候察气行阴阳的情况，而后刺治。如能谨慎地候察其气行时机而加以针刺，则疾病的痊愈可以指日而待；如果失掉了气行时机而且违背了岁气运行规律，就会各种疾病都难以治愈。所以说，针刺实症，要在其气来至之时刺而泻之；针刺虚症，要在其气离去之时刺而补之。这就是说，要候察气的盛衰虚实而后加以针刺。所以，谨慎候察气的所在而进行刺治，这就叫

做逢时。病在三阳经的，一定要候伺其气在阳分的时候刺治；病在三阴经的，一定要候伺其气在阴分的时候刺治。

漏壶水下一刻，卫气在手足太阳经；漏水下二刻，卫气在手足少阳经；漏水下三刻，卫气在手足阳明经；漏水下四刻，卫气在阴分。漏水下五刻，卫气又出而入于阳分，在手足太阳经；漏水下六刻，卫气在手足少阳经，漏水下七刻，卫气在手足阳明经，漏水下八刻，卫气在阴分。漏水下九刻，卫气在手足太阳经；漏水下十刻，卫气在手足少阳经；漏水下十一刻，卫气在手足阳明经；漏水下十二刻，卫气在阴分。漏水下十三刻，卫气在手足太阳经；漏水下十四刻，卫气在手足少阳经；漏水下十五刻，卫气在手足阳明经；漏水下十六刻，卫气在阴分。漏水下十七刻，卫气在手足太阳经；漏水下十八刻，卫气在手足少阳经；漏水下十九刻，卫气在手足阳明经；漏水下二十刻，卫气在阴分。漏水下二十一刻，卫气在手足太阳经；漏水下二十二刻，卫气在手足少阳经，漏水下二十三刻，卫气在手足阳明经；漏水下二十四刻，卫气在阴分。当漏水下到二十五刻的时候，卫气又在手足太阳经。这就是卫气在半个白昼内运行的度数。太阳从房宿运行到毕宿，历行了一十四宿，漏水下五十刻，这是太阳运行半日的时间；从昴宿运行到心宿，也是十四宿，漏水下五十刻，前后合在一起，就是太阳周历二十八宿、亦即一昼夜的时间。太阳运行一宿，漏水下三又七分之四刻。《大要》说：通常是每当太阳行至一个星宿时，卫气就正运行于手足太阳经。所以，太阳每运行一个星宿区间，卫气就运行了太阳经、少阳经、阳明经三个阳经与阴分。卫气就是经常这样地运行不止，与天地同其纲纪，纷纷繁繁，终而复始，一昼一夜之间。漏水下百刻，而卫气在人体内运行五十周次的事也就完成了。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愿闻卫气之行，出入之合，何如？

岐伯曰：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脏。

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手太阳，下至手小指之间外侧。其散者，别于目锐眦，下足少阳，注小指次指之间，以上循手少阳之分，侧下至小指之间，别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颔脉，注足阳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中指之间。其散者，从耳下下手阳明，入大指之间，入掌中。其至于足也，入足心，出内踝下，行阴分，复合于目，故为一周。

是故日行一舍，人气行一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气行三周于身与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气行于身五周与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气行于身七周与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气行于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气行于身十周与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气行于身十二周与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气二十五周于身有奇分与十分身之二，阳尽而阴受气矣。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为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气行于阴脏一周与十分脏之八，亦如阳行之二十五周，而复合于目。阴阳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二，与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卧起之时有早晏者，奇分不尽故也。

黄帝曰：卫气之在于身也，上下往来不以期，候气而刺之奈何？

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长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后常以平旦为纪，以夜尽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随日之长短，各以为纪而刺之。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此言气存亡之时，以候虚实而刺之。是故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在于三阳，必候其气在于阳而刺之；病在于三阴，必候其气在阴分而刺之。

水下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二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四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五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六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七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八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九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一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十二刻，人气在阴分。水下十三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四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五刻，人气在阳明；水下十六刻，人气在阴分。水下十七刻，人气在太阳；水下十八刻，人气在少阳；水下十九刻，人气在阳明；水下二十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气在太阳；水下二十二刻，人气在少阳；水下二十三刻，人气在阳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气在阴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气在太阳，此半日之度也。从房至毕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从昴至心，亦十四舍，水下五十刻，终日之度也。日行一舍，水下三刻与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气在太阳。是故日行一舍，人气行三阳行与阴分，常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纷纷纭纭，终而复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尽矣。

九宫八风篇第七十七

太一常在冬至这一天，入居正北方叶蛰宫四十六天；期满后的次日，移居东北方天留宫四十六天；期满后的次日，移居正东方仓门宫四十六天；期满后的次日，移居东南方阴洛宫四十五天；期满后的次日，移居正南方上天宫四十六天；期满后的次日，移居西南方玄委宫四十六天；期满后的次日，移居正西方仓果宫四十六天；期满后的次日，移居西北方新洛宫四十五天；期满后的次日，重新入居叶蛰宫，这就是又一个冬至日。

太一每天都在移动，从冬至这天入居叶蛰宫起，频繁改换其所在，每天迁移一个地方，到第九天，重又返回到属于一数的坎位，经常这样轮转不已，终而复始。

太一交节过宫的日子，必有风雨与之相应。如在过宫的这天有风雨出现，就吉利，就会年景好，百姓安乐，少有疾病发生；风雨如在这一天之前出现，本年内就会多雨；如在这一天之后才出现风雨，本年内就会多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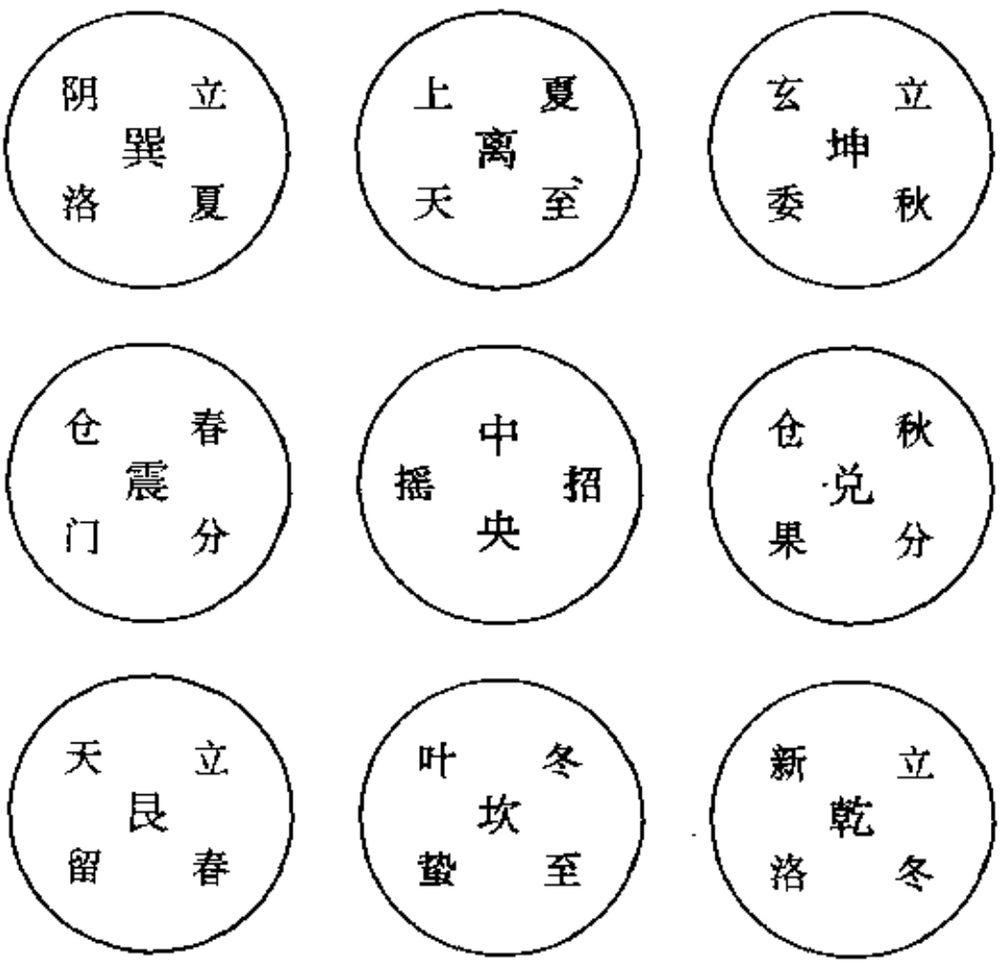
太一入居叶蛰宫的冬至这天，天气如有异常变化，占卜以测吉凶，应在君；太一移居仓门宫的春分这天，天气如有异常变化，占卜以测吉凶，应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天气如有异常变化，占卜以测吉凶，应在吏；太一移居仓果宫的秋分这天，天气如有异常变化，占卜以测吉凶，应在将；太一移居上天宫的夏至这天，天气如有异常变化，占卜以测吉凶，应在百姓。所谓天气有异常变化，是指在太一入居这五宫的日子，有暴风摧折树木，扬起沙石。要分别依据太一居在之宫所主的方位，看风从什么方向来，以占

验其合乎时令还是不合乎时令。风如果从太一所居的方向来，就是合乎时令，叫做实风，主生，长养万物；风如果从与太一所居相反的方向来，就是不合时令，叫做虚风，能伤人，主杀害。应谨慎地候察虚风而避开它的侵袭。所以圣人说：避开虚邪之风的来路，要象避开飞来的矢石那样，虚风邪气就不能伤害人体了。圣人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太一移立于中宫，使八方不正之风来朝，以占验吉凶。风从南方而来，名为大弱风，它对人的伤害，内可侵入心脏，外则留于血脉，其气主热；风从西南方来，名为谋风，它对人的伤害，内可侵入脾脏，外则留于肌肉，其气主弱病；风从西方来，名为刚风，它对人的伤害，内可侵入肺脏，外则留于皮肤，其气主燥病；风从西北方来，名为折风，它对人的伤害，内可侵人小肠，外则留滞于手太阳脉，如脉绝，邪气就会流溢蔓延，脉闭，就会结聚不通，容易使入暴亡；风从北方来，名为大刚风，它对人的伤害，内可侵人肾脏，外则留滞于骨骼以及肩部、脊背两侧的肌腱，其气主寒病；风从东北方来，名为凶风，它对人的伤害，内可侵入大肠，外则留滞于两胁、两腋骨下及肢体关节；风从东方来，名为婴儿风，它对人的伤害，内可侵人肝脏，外则留滞于筋的纠结处，其气主湿病；风从东南方来，名为弱风，它对人的伤害，内可侵入于胃，外则留止于肌肉，其气主身体沉重，怠惰乏力。以上八种风，都是从不当令的虚向而来，所以能使人得病。如是再遇上岁气不足、月缺无光、气候失和这三虚率相逼迫，就会形成暴病而突然死亡。如是两实一虚，就形成为身体羸弱寒热相兼之症。如在雨湿之地，感受了湿气，就会形成为痿症。所以圣人说，躲避风邪，就象躲避矢石一样。如果人遇三虚而又被邪风偏袭于身体一侧，就会突然仆倒而偏瘫。

【原文】

合八风虚实邪正



立夏	四	阴洛 东南方	夏至	九	上天 南方	立秋	二	玄委 西南方
春分	三	仓门 东方	招摇	五	中央	秋分	七	仓果 西方
立春	八	天留 东北方	冬至	一	叶蛰 北方	立冬	六	新洛 西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

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从一处，至九日，复反于一，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

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旱。

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所谓有变者，太一居五宫之日，疾风折树木，扬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贵贱，因视风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

是故太一入徙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也。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为弱。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肺，外在于皮肤，其气主为燥。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节。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肝，外在于筋纽，其气主为身湿。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此八风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两实一虚，病则为淋露寒热。犯其雨湿之地，则为痿。故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

卷十二

九针论篇第七十八

黄帝说：我听你讲解九针之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我还有弄不明白的地方。请问九针是怎样产生的？各自因何而得名？

岐伯说：九针之“九”，是天地间的大数，数开始于一，而终止于九。所以九针的创制，第一种针是取法于天，第二种针是取法于地，第三种针是取法于人，第四种针是取法于四时，第五种针是取法于五音，第六种针是取法于六律，第七种针是取法于七星，第八种针是取法于八风，第九种针是取法于九野。

黄帝问：将针与九这个数相应，是什么道理？

岐伯说：圣人创立天地间的数目，是从一开始而递增至九的，所以据此划分了九野。九与九相乘，九九八十一，据此而创立了黄钟的分数。以针与九数相应合，是同样的道理。

一是比象于天，天属阳，人的五脏，与天相应的是肺。肺在五脏六腑中位置居上，是脏腑的顶盖。皮肤在最外层，内与肺脏相应合，是人的体表。所以，为治疗生于皮肤的疾病而制作了第一种针——镵针，这种针一定要针头大，末端锋利，使它不能深刺，以防因刺得过深而阳气泄漏。

二是比象于地，人体与地土相应的是肉。所以，为治疗生于肌肉的疾病而制作了第二种针——圆针，这种针针身一定要直，末端一定要圆，使它不能损伤肌肉，损伤了肌肉会导致阳气衰竭。

三是比象于人，人赖以维持生命的，是不断运行着的血脉。所以，为治疗生于血脉的疾病而制作了第三种针——锓针，这种针

针身一定要大，末端一定要圆，使它可以按揉脉络而不致过深地陷进肌肉，以招来正气而使邪气单独排出。

四是比象于四时，四季中的八方不正之风侵入于经络之内，就会形成久治不愈的痼症。为治疗这种疾病，所以制作了第四种针——锋针，这种针针身要圆直，末端要锋锐，使它可以泻热出血，痼疾得除。

五是比象于五音。五在从一到九的数列内，位置居中。在九宫的顺序里，一为冬至节所属的北方叶蓬宫，九为夏至节所属的南方上天宫，五为中央招摇宫，五既把阴寒的冬至与阳热的夏至分开，也把北方子与南方午分开。人体与季候节令相应合，如果体内阴与阳乖违不和，寒热相争，两气相互搏击，就会形成痈肿。为治疗这种疾病，所以制作了第五种针——铍针，这种针的尖端应如剑刃一般锋利，可以用来破痈排脓。

六是比象于六律。律吕是调和阴阳四时的，律吕各六，合为十二，人的十二经脉同它相应。如果虚邪侵入于经络，就会形成急性发作的痹症。所以，为治疗这种疾病而制作了第六种针——圆利针，这种针一定要针尖如鸷毛，圆而且锐利，针身略粗，以便用它来刺治因虚邪骤然侵入经络而形成的痹症。

七是比象于七星，七星比合人的七窍。如外邪侵入经络，并且留而不去，就会形成痛痹。所以，为治疗这种疾病，制作了第七种针——毫针，要使针头纤细锐利象蚊虻的嘴，进针要平稳而徐缓，而且要留针少时，使正气借此得以充实，经气邪气同时受到了针刺的影响，出针后要较长时间按住针孔，使正气不致外泄。

八是比象于风，风从八方来，比合于人体股肱的八节。八个节气的虚邪之风伤害人，侵入、留滞于骨缝、腰脊关节之间，就形成为深部的痹症。所以，为治疗这种疾病，制作了第八种针——长针，这种针针身一定要长，末端一定要锋利，可以用它来针刺

深藏的邪气，治愈为时已久的痹症。

九是比象于九野，九野比合于人身的关节皮肤。病邪势盛放滥，如风如水，流溢于身，因不能通过某些大关节而壅塞滞留。所以，为治疗这种疾病，制作了第九种针——大针，要使针尖象小破竹，锋刃要略圆，用它来通利关节，使大气流通来至，以去除壅滞的病邪。

黄帝问：各种针的长短，有一定分寸吗？

岐伯说：第一种针叫鑱针，它仿效巾针的式样，在距离针尖半寸处就陡然锐利起来，针长一寸六分，主治热邪在头身的病。第二种针叫圆针，它仿效絮针的式样，针身圆直如筒，针尖椭圆如卵，长一寸六分，主治邪气在分肉间的疾病。第三种针叫锲针，它仿效黍粒、谷粒的样子，圆而微尖，针长三寸半，用以按脉取气。第四种针叫锋针，它仿效絮针的式样，针身直圆，末端锋利，长一寸六分，主要用于泻热出血。第五种针叫铍针，它仿效剑的锋刃，针宽二分半，针长四寸，主治痈肿大脓及寒热两气相搏形成的疾病。第六种针叫圆利针，它仿效麾毛的样子，针尖稍大，针身反小，使它可以深刺，针长一寸六分，主治痈症、痹症。第七种针叫毫针，它仿效毫毛的样子，长一寸六分，主治病邪留滞经络而形成的寒热痛痹。第八种针叫长针，它仿效綦针的式样，针长七寸，主治因病邪滞留深部而形成的远年痹症。第九种针叫大针，它仿效锋针，锋刃微圆，针长四寸，主治大气不能通过关节的疾病。针的形制已讲解完毕，这就是九针大小长短的法式。

黄帝说：我想听听，人的形体是怎样与九野相应的。

岐伯说：让我来说说人的形体与九野相应的情况。左足与立春相应，其所值之日是戊寅、己丑二日。左胁与春分相应，其所值之日是乙卯日。左手与立夏相应，其所值之日是戊辰、己巳二日。胸膺、咽喉、头部与夏至相应，其所值之日是丙午日。右手

与立秋相应，其所值之日是戊申、己未二日。右胁与秋分相应，其所值之日是辛酉日。右足与立冬相应，其所值之日是戊戌、己亥二日。腰尻、前后二阴与冬至相应，其所值之日是壬子日。六腑及胸膈以下的肝、脾、肾三脏与中宫相应，其大禁日是太一所在之日及各戊、己日。要懂得八个节气各当于什么方位，知道它们与人体左右上下各部相应的情况。如患痈肿病而准备治疗，不可在其所值之日进行针刺，这就是所谓天忌之日。

形体安闲而心志劳苦，病常生于经脉，治疗这类病宜用艾灸针刺。形体劳苦而心志愉快，病常生于筋骨，治疗这类病宜用温熨引导法。形体安闲，心志也愉快，病常生于肌肉，治疗这类病宜用针和砭石。形体劳苦，心志也劳苦，病常生于咽喉食道，治疗这类病宜用甘药。形体屡次遭受惊恐，经络不能畅通，常患肢体麻木不仁病，治疗这类病宜用按摩法及饮以药酒。这就是所谓五种形志病。

五脏气：心气失调，常患噫气症。肺气失调，常患咳嗽症。肝气失调，常患多语症。脾气失调，常患吞酸症。肾气失调，常患呵欠症。六腑气：胆气失调，容易发怒。胃气失调，常表现为气逆呕吐。大肠小肠之气失调，常表现为泄泻。膀胱功能衰弱，表现为失禁遗尿。下焦之气壅塞，水液聚积充溢，就形成水肿。

五味：五味各有其所喜欢的走向，酸味喜趋走入肝，辛味喜趋走入肺，苦味喜趋走入心，甘味喜趋走人脾，咸味喜趋走人肾。这就是五味之所喜人。

五并：五脏的精气相并，分别引发不同的疾病。精气并于肝，就会多忧虑；精气并于心，就会多喜笑；精气并于肺，就会多悲伤；精气并于肾，就会多惊恐；精气并于脾，就会易觉饥饿。这就是五脏的精气乘虚相并于各脏所引起的疾病。

五恶：肝厌恶风，心厌恶热，肺厌恶寒，肾厌恶燥，脾厌恶

湿。这就是五脏之气的所恶。

五液：心脏主生汗液，肝脏主生泪液，肺脏主生涕液，肾脏主生唾液，脾脏主生涎液。这就是五液之所从生。

五劳：长时间看视就会伤血，长时间躺卧就会伤气，长时间坐着就会伤肉，长时间站立就会伤骨，长时间行走就会伤筋。这就是五种长时劳累引发的疾病。

五走：酸味走向筋，辛味走向气，苦味走向血，咸味走向骨，甘味走向肉。这就是五味的走向。

五裁：病在筋，勿食酸味；病在气，勿食辛味；病在骨，勿食咸味；病在血，勿食苦味；病在肉，勿食甘味。如某味应当禁忌，即使对它有所偏好，很想食用，也不可多食，一定要自加节制。这就叫五裁。

五发：肾阴的病发生在骨髓，心阳的病发生在血脉，脾阴的病发生在肌肉，肝阳的病来源于冬，肺阴的病来源于夏。

五邪：病邪入于阳，就会发狂；病邪入于阴，就会形成血痹；病邪入于阳，与阳相搏，就会形成癫疾；病邪入于阴，与阴相搏，就会引起瘖哑；病邪由阳转入于阴，病就平静；病邪由阴转入于阳，则病不稳定。

五藏：心脏藏神，肺脏藏魄，肝脏藏魂，脾脏藏意，肾脏藏精、藏志。

五主：心脏主管血脉，肺脏主管皮肤，肝脏主管筋膜，脾脏主管肌肉，肾脏主管骨髓。

手足阳明经多血多气，手足太阳经多血少气，手足少阳经多气少血，手足太阴经多血少气，手足厥阴经多血少气，手足少阴经多气少血。所以说，针刺阳明经可以出血出气；针刺太阳经，主要是出血，也可泻出其恶气；针刺少阳经，主要是出气，也可泻出其恶血；针刺太阴经，主要是出血，也可泻出其恶气；针刺厥

阴经，主要是出血，也可泻出其恶气；针刺少阴经，主要是出气，也可泻出其恶血。

足阳明胃经与足太阴脾经为表里，足少阳胆经与足厥阴肝经为表里，足太阳膀胱经与足少阴肾经为表里，这就是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的表里关系。手阳明大肠经与手太阴肺经为表里，手少阳三焦经与手厥阴心包络经为表里，手太阳小肠经与手少阴心经为表里，这就是手三阴经与手三阳经的表里关系。

【原文】

黄帝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矣，余犹不能痛，敢问九针焉生？何因而有名？

岐伯曰：九针者，天地之大数也，始于一而终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时，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风，九以法野。

黄帝曰：以针应九之数奈何？

岐伯曰：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钟数焉，以针应数也。

一者天也，天者阳也，五脏之应天者肺，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阳也。故为之治针，必以大其头而锐其末，令无得深入而阳气出。

二者地也，人之所以应土者肉也。故为之治针，必筩其身而员其末，令无得伤肉分，伤则气得竭。

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故为之治针，必大其身而员其末，令可以按脉勿陷，以致其气，令邪气独出。

四者时也，时者，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痼病者也。故为之治针，必筩其身而锋其末，令可以泻热出血，而痼病竭。

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阴与阳别，寒与热争，

两气相搏，合为痈脓者也。故为之治针，必令其末如剑锋，可以取大脓。

六者律也，律者，调阴阳四时而合十二经脉，虚邪客于经络而为暴痹者也。故为之治针，必令尖如蚊，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

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窍，邪之所客于经，而为痛痹，舍于经络者也。故为之治针，令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气因之，真邪俱往，出针而养者也。

八者风也，风者人之股胫八节也，八正之虚风伤人，内舍于骨解腰脊节腠理之间，为深痹也。故为之治针，必长其身，锋其末，可以取深邪远痹。

九者野也，野者人之节解皮肤之间也，淫邪流溢于身，如风水之状，而溜不能过于机关大节者也。故为之治针，令尖如挺，其锋微员，以取大气之不能过于关节者也。

黄帝曰：针之长短有数乎？

岐伯曰：一曰鑱针者，取法于巾针，去末半寸，卒锐之，长一寸六分，主热在头身也。二曰圆针，取法于絮针，筒其身而卵其锋，长一寸六分，主治分间气。三曰鍉针，取法于黍粟之锐，长三寸半，主按脉取气，令邪出。四曰锋针，取法于絮针，筒其身，锋其末，长一寸六分，主泻热出血。五曰铍针，取法于剑锋，广二分半，长四寸，主大痈脓，两热争者也。六曰员利针，取法于氂，针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内也，长一寸六分，主取痈痹者也。七曰毫针，取法于毫毛，长一寸六分，主寒热痛痹在络者也。八曰长针，取法于綦针，长七寸，主取深邪远痹者也。九曰大针，取法于锋针，其锋微员，长四寸，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也。针形毕矣，此九针大小长短法也。

黄帝曰：愿闻身形应九野奈何？

岐伯曰：请言身形之应九野也。左足应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胁应春分，其日乙卯。左手应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头应夏至，其日丙午。右手应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胁应秋分，其日辛酉。右足应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窍应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腸下三藏应中州，其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处，所主左右上下身体有痈肿者，欲治之，无以其所直之日溃治之，是谓天忌日也。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甘药。形数惊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谓五形志也。

五藏气：心主噫，肺主咳，肝主语，脾主吞，肾主欠。六府气：胆为怒，胃为气逆哕，大腸小腸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是谓五味。

五并：精气并肝则忧，并心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饥，是谓五精之气并于脏也。

五恶：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此五藏气所恶也。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肾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五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此五久劳所病也。

五走：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也。

五裁：病在筋，无食酸；病在气，无食辛；病在骨，无食咸；

病在血，无食苦；病在肉，无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五发：阴病发于骨，阳病发于血，阴病发于肉，阳病发于冬，阴病发于夏。

五邪：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痹；邪入于阳，搏则为癫疾；邪入于阴，转则为痛；阳入之于阴，病静；阴出之于阳，病喜怒。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

五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肾主骨。

阳明多血多气，太阳多血少气，少阳多气少血，太阴多血少气，厥阴多血少气，少阴多气少血。故曰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血恶气，刺厥阴出血恶气，刺少阴出气恶血也。

足阳明太阴为表里，少阳厥阴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足之阴阳也。手阳明太阴为表里，少阳心主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手之阴阳也。

岁露论篇第七十九

黄帝问岐伯说：医经说，夏天为暑气所伤，到秋天就会发生疟疾，疟疾的发作有一定时间。其原因是什么呢？

岐伯回答说：邪气侵入于风府，沿着脊骨两侧日渐向下移动，卫气在体内周回运行一昼夜后，就在风府处大会合，而且由次日起，每日沿脊骨下移一个骨节，所以疟疾每日发作的时间也随着向后推迟。邪气先已侵入了脊背，每当卫气运行到风府的时候，腠理就张开，腠理开邪气就乘机侵入，邪气侵入，病就发作。这就是疟疾发作时间日渐推迟的原因。卫气出离风府，每天下移一节，第二十一天下移到尾底骨，第二十二天又向上移入于脊内，流注于伏膂之脉，再循脉上行，九日而出于缺盆之中，其气行日渐向上，所以病的发作时间又逐渐提早。如邪气向内深入，逼迫五脏，并向两旁横出而连于膜原，它所行道路较远，侵入得深，运行得慢，因而疾病不能每天发作，须隔日之后，邪气蓄积，病才发作。

黄帝说：卫气每运行到风府，腠理就张开，腠理张开，邪气就侵入而病发。如果卫气每日下移一节，那它所在的部位就不是正当风府了，这又怎么解释？

岐伯说：风无常府。卫气所应和发至之处，必定会使那里的腠理张开，邪气侵入留止，就是风府。

黄帝说：讲得好。疟疾是风邪所致，风邪与疟疾彼此同类，可是，风邪常在，而疟 疾却单单按时停止发作，这是什么缘故？

岐伯说：风邪留止其处，疟气随经络深入而向内逼迫，卫气与疟邪相应时，病才会发作。

黄帝说：讲得好。

黄帝问少师说：我听说四时八方不正之风的侵入人体，是因为气候有寒暑的不同，天气寒冷，则皮肤发紧，腠理闭合，天气暑热，则皮肤弛缓，腠理张开。贼风邪气是因此得以进入人体的吗？还是一定要凭借八个节气的虚风邪气，才能伤害人的呢？

少师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贼风邪气侵入人体，是不论天气的寒暑或是什么节令，随时都可侵入。不过，如果贼风邪气乘人体腠理开张之时侵入，就会侵入得深，向内进入得快，疾病的发作就急剧猛烈；贼风邪气如在腠理密闭时侵入，就侵入得浅，留止在体表，疾病的发作就徐缓、迟慢。

黄帝说：有时气候平和，寒暖适宜，人的腠理在这样的天气里应该不会张开，可是，也有突然发病的，其原因何在？

少师回答说：你不知道邪气侵入吗？即使在平时，人的腠理、皮肤也是有时张开有时闭合、有时松弛有时坚紧的，这原本就是人体的正常现象。

黄帝问：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少师说：人与天地相参伍，与日月相应合。所以，月亮圆而不亏，则西海海水充盛，人的血气清利，肌肉充实，皮肤致密，毛发牢固，腠理闭合，烟尘污垢容易附着于体表。在这样的时候，即使遭遇贼风邪气，它的侵入也是浅而不深。待到月亮亏缺不圆之时，则东海海水充盛，人的血气虚，卫气散，形独存，肌肉消减，皮肤弛缓，腠理张开，毛发凋残，烟尘污垢不易附着体表。在这样的时候，如遭遇贼风邪气，就会侵人得深，疾病的发作就会急剧猛烈。

黄帝问：人有猝然暴死的，是什么缘故？

少师回答说：遭逢三虚的人，就会死得急暴；得遇三实的人，邪气就不能伤害他。

黄帝说：请谈谈什么是三虚。

少师说：正当岁气不足的虚年，遇上月亮亏缺不圆，四时气候失和，因而为贼风邪气所伤，这就叫做三虚。所以，论病而不懂得三虚，这医工就是粗俗的医工。

黄帝说：请谈谈什么是三实。

少师说：正当岁气有余的盛年，遇上月亮圆满不亏，四时气候又和调，即使有贼风邪气，也不能伤害人体。

黄帝说：论述得好极了！道理讲得很透彻！让我把它记录下来，藏在金匮里面，命名为三实。

黄帝说：有时在同一年里，人们都生起病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你讲给我听听。

少师说：这须要候察八节的风气。

黄帝问：怎样候察？

少师说：候察这个，通常是在冬至这天，太一在冬至日入居北方叶蛰宫，当它到来之际，一定有风雨与之相应。如果风是从南方来的，就是虚风，是伤害人的风。如果这风是在深夜时到来的，人们俱都睡卧在室内，不会触犯到它，所以这一年患病的人就少；如果虚风是在白天到来的，人们未加防备而都被虚风袭中，所以会有很多人得病。虚邪深入，留止于骨间而不外散，待到立春，阳气大发，腠理张开，如果立春这天风是从不当令的西方而来，人们又都遭受了虚风的侵袭，这样，冬天的伏邪与春天的新邪两相搏击，就会使经气滞止不畅而发生疾病。所以，凡遭逢不当令的虚风邪雨，就叫做遇岁露。如果年内气候调和，少有贼风邪气，得病的人就少，死亡的人也少；如年内多有贼风邪气，忽寒忽暖，气候不调和，得病的人就多，死亡的人也多。

黄帝问：虚邪之风伤害人的轻重程度如何？怎样候察？

少师回答说：正月初一，太一移居于东北方的天留宫，如果

这一天刮起西北风，不下雨，就会有许多人病死。正月初一，平旦寅时刮起北风，则当年春天人多病死。正月初一，正午时分刮起北风，则当年夏天人多病死。正月初一，傍晚时候刮起北风，则当年秋天人多病死。如果正月初一这天全天刮北风，则本年之内大病流行，死亡人数有十分之六。正月初一，风从南方来，叫做“旱乡”；风从西方来，叫做“白骨将将”（译者注：将将，聚集众多貌），国家会有祸殃，人多死亡。正月初一，风从东方来，掀起屋顶，飞沙走石，国家将有大灾难。正月初一，风从东南方来，当年春天人有死亡。正月初一，如果天气温和而无风，则本年内谷物价格低廉，人们不患疾病；如果天气寒冷而且有风，则本年内谷物价格昂贵，人多疾病。这就是所谓候察一年之内虚风邪气如何伤害人体的大概情况。二月的丑日如果不刮风，人就会多患心腹病；三月的戌日不暖和，人就会多患寒热病；四月的巳日不炎热，人就会多患瘅热病；十月的申日不寒冷，就会多有暴死之人。以上所说诸风，都是指掀去屋顶、折断树木、飞沙走石、令人毛发竖立、腠理开张的暴烈之风。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言夏日伤暑，秋病疟，疟之发以时，其故何也？

岐伯对曰：邪客于风府，病循脊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卫气之行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内，注于伏冲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上行，故其病稍益早。其内搏于五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次日乃蓄积而作焉。

黄帝曰：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入焉。其卫气日下一节，则不当风府奈何？

岐伯曰：风府无常，卫气之所应，必开其腠理，气之所舍节，则其府也。

黄帝曰：善。夫风之与疟也，相与同类，而风常在，而疟特以时休，何也？

岐伯曰：风气留其处，疟气随经络沉以内搏，故卫气应乃作也。

帝曰：善。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四时八风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暑则皮肤缓而腠理开。贼风邪气，因得以入乎？将必须八正虚邪，乃能伤人乎？

少师答曰：不然。贼风邪气之中人也，不得以时。然必因其开也，其入深，其内极疾，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闭也，其入浅以留，其病也徐以迟。

黄帝曰：有寒温和适，腠理不开，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

少师答曰：帝弗知邪入乎？虽平居，其腠理开闭缓急，其故常有时也。

黄帝曰：可得闻乎？

少师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精，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腠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黄帝曰：其有卒然暴死者何也？

少师答曰：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实者，邪不能伤人也。

黄帝曰：愿闻三虚。

少师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故论不知三虚，工反为粗。

帝曰：愿闻三实。

少师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危之也。

黄帝曰：善乎哉论！明乎哉道！请藏之金匮，命曰三实，然此一夫之论也。

黄帝曰：愿闻岁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

少师曰：此八正之候也。

黄帝曰：候之奈何？

少师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一立于叶蛰之宫，其至也，天必应之以风雨者矣。风雨从南方来者，为虚风，贼伤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万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其岁民少病。其以昼至者，万民懈惰而皆中于虚风，故万民多病。虚邪入客于骨而不发于外，至其立春，阳气大发，腠理开，因立春之日，风从西方来，万民又皆中于虚风，此两邪相搏，经气结代者矣。故诸逢其风而遇其雨者，命曰遇岁露焉。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

黄帝曰：虚邪之风，其所伤贵贱何如？候之奈何？

少师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正月朔日，日中北风，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时北风，秋，民多死。终日北风，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风从南方来，命曰旱乡，从西方来，命曰白骨将将，国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风从东方来，发屋，扬沙石，国有大灾也。正月朔日，风从东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天和温不风，籴贱，民不病；天寒而风，籴贵，民多病。此所谓候岁之风，贼伤人者也。二月丑不风，民多心腹

病。三月戊不温，民多寒热。四月己不暑，民多痺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诸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

大惑论篇第八十

黄帝问岐伯说：我曾步登清冷高台，上到一半地方，回头下视，而后又伏身尽力攀登，就觉得心神惑乱。我暗自诧异，感到奇怪，于是我就时而闭上眼睛，时而睁眼观望，想使心神镇定下来。但是，惑乱之感久久不能消除，时而头晕，时而目眩。我披散着头发，长跪在地，向下俯视，过了很长时间，意乱神迷的感觉仍不停止。而突然之间，这种感觉便自行消失了。是什么气造成这种情况的呢？

岐伯回答说：五脏六腑的精气，都向上输注于目而形成为睛，睛的窝穴是眼，骨之精形成为瞳子，筋之精形成为黑睛，血之精形成为眼睛的赤络，气之精形成为白睛，肌肉之精形成为眼胞，包裹收拢筋、骨、血、气的精气而与眼的脉络合并，形成为目系。目系向上连属于脑，向后出于项中，所以如有邪气侵入项部，又遇上身体虚弱，邪气侵入得深，就会随目系进入脑中。邪气入脑，则头脑晕转；头脑晕转，则牵引目系，使目系紧张；目系紧张，就会两眼眩晕而有天旋地转之感。如邪气伤害了眼部精气，受到损伤的精气彼此间不能相互并合、协调，则眼部精气散乱；眼部精气散乱，就会造成视歧。所以看东西有重影出现。人的眼睛是五脏六腑的精气汇合而成，营卫魂魄经常输注养护于它，它是由神气生成的。神过于劳累，就会魂魄离散，志乱意迷。瞳子黑睛法于阴，白睛赤脉法于阳，所以阴阳合聚，则目睛明亮，可以视物。眼目是心的使者，心是神的居舍，所以，如果神分精乱不能聚合，又猝然看到异乎寻常的地方，精神魂魄散而不相协调，所以就有

迷惑之感。

黄帝说：我怀疑实情未必是这样。我每次去往东苑，步登清泠高台，没有不产生眩惑之感的时候，离开那里就恢复正常，难道我单单为东苑这地方劳神吗？这是多么奇怪呀！

岐伯说：不是这样。心有所喜好，神有所厌恶，喜、恶两情猝然并行相感，就会使精神紊乱，导致视觉错误，因而产生迷惑之感，待精神欲念转移之后，就又恢复正常。以上所说的现象，轻微的叫做迷，严重的叫做惑。

黄帝问：人有患健忘症的，是什么气使他这样的呢？

岐伯说：这是由于上部之气不足，下部之气有余，肠胃之气充实而心肺之气虚弱。心肺气虚，营卫之气就会留滞在下部肠胃的时间较长，不能够按时向上流注以输布心肺，所以容易遗忘。

黄帝问：有人容易感觉饥饿而又缺乏食欲，不喜进食，是什么气使他这样的呢？

岐伯说：阴气并合而聚于脾脏，阳热之气留在胃中，胃热，谷物就消化得快。谷物消化得快，就易觉饥饿；胃气逆而上行，就会导致胃脘虚寒，所以不喜进食。

黄帝问：不能安卧入睡的病，是什么气造成的呢？

岐伯说：是卫气不能入于阴分，经常留滞于阳分的结果。卫气留滞于阳分，就会阳气充满；阳气充满，阳跷的脉气就盛实。卫气不能人于阴分，则阴气虚，所以不能闭目入睡。

黄帝问：双目常闭，不能睁眼看视的病，是什么气造成的呢？

岐伯说：是卫气留滞于阴分，不能入行于阳分所造成的。卫气留滞于阴分，阴气就盛实；阴气盛实，阴跷的脉气就充满。卫气不能入行于阳分，阳气就虚弱，所以眼睛闭而不睁。

黄帝问：有人喜欢卧睡，是什么气使他这样的呢？

岐伯说：这种人肠胃偏大，皮肤粗涩，分肉不滑利。肠胃偏

大，卫气停留的时间就长；皮肤粗涩，分肉不滑利，卫气就运行得缓慢。卫气白天常运行于阳分，夜间运行于阴分。所以，阳气已尽，人就想卧睡；阴气已尽，人就醒来。如果卫气停留于阴分的时间长，其气不纯净，人就想闭着眼睛，所以喜欢卧睡。如果肠胃偏小，皮肤滑而弛缓，分肉也滑利，卫气留在阳分的时间长些，因而想卧睡的时间也就少了。

黄帝问：有人并不是经常好睡，而是突然之间变得好睡了，是什么气使他这样的呢？

岐伯说：这是由于邪气留滞于上焦，使上焦之气闭塞不通，以及吃得过饱，或是饮汤水过多，都会使卫气久留于阴分而不能畅行达于阳分；所以会突然之间使人喜睡起来。

黄帝说：讲得好。应如何治疗上述诸病邪呢？

岐伯说：先诊视患者脏腑，治除那些轻微的邪气，然后再调理营卫之气。邪气盛的用泻法，正气虚的用补法。一定要先了解形体与心志的或苦或乐，还须候察四时八节的风气，待风气静定，方可取穴刺治。

【原文】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尝上于清泠之台，中阶而顾，蔺阁而前则惑。余私异之，窃内怪之，独瞑独视，安心定气，久而不解。独转独眩，披发长跪，俯而视之，后久之不已也。卒然自止，何气使然？

岐伯对曰：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

眩以转矣。邪中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则精散，精散则视歧，视歧见两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是故瞳子黑眼法于阴，白眼赤脉法于阳也，故阴阳合传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分精乱而不转，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黄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东苑，未曾不惑，去之则复，余唯独为东苑劳神乎？何其异也？

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悉，卒然相感，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是故间者为迷，甚者为惑。

黄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虚则营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

黄帝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胃气逆上，则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黄帝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跻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

黄帝曰：病目而不得视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卫气留于阴，不得行于阳。留于阴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阴跻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也。

黄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涩，而分肉不解焉。肠胃大则卫气留久，皮肤涩，分肉不解，则其行迟。夫卫气者，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留于阴也久，其气不清，则欲瞑，故多卧矣。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

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瞑焉。

黄帝曰：其非常经也，卒然多卧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邪气留于上膲，上膲闭而不通，已食若饮汤，卫气留久于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

黄帝曰：善。治此诸邪奈何？

岐伯曰：先视其藏府，诛其小过，后调其气，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乐，定乃取之。

痈疽篇第八十一

黄帝说：我听说肠胃纳受谷物，上焦输出卫气，以温润分肉，荣养骨节，开通腠理。中焦输出营气，象雾露一样，流注于肢体肌肉间相互连通的缝隙及凹陷处，渗透于细小的孙络，津液和调，变化而成为赤色的血液。血液和畅，孙脉就先满溢，从而注入络脉，络脉都充满了，于是注入经脉。营卫之气伸展布舒，随着呼吸运行全身。气血运行，有其纲纪法度，其周流遵循一定的道路，与天合同，无有休止。调理气血的虚实，须用心专至，补泻均应得宜。用泻法去除实邪，泻得过度，就会损伤正气而使它不足；针刺时出针快，邪气就可减去；针留止不出，正气就可得到养护。用扶正的方法消除虚弱，如补得太过，就会实有余而助长残留的虚邪。血气和调了，人体才能保持正常。我已经知道了血气平和与不平和的道理，但不知道痈疽发生的原因，及其形成、消散的时日，而且痈疽患者或生或死，生死的日期有远有近，应如何测度？以上这些问题，你能讲给我听听吗？

岐伯说：经脉流行不止，与天同其法度，与地合其纲纪。所以，天体运行失其常度，就会出现日蚀、月蚀等异象；地上江河失其纲纪，水道就会溃决而泛滥流溢，众草不能生长，五谷不能繁育，道路不通，百姓不能往来，或聚于街巷，或居于邑落，彼此隔离，异地而处。人的血气也会出现类似情况。让我来谈谈其中缘故。人体血脉及营卫之气，周流全身而不停止，上与天的日月星辰相应，下与地的十二经水之数相应。如果寒邪侵入于经络之中，血就会凝涩；血凝涩，则不畅通；血液不通，卫气就会归

往其处而不能回返，所以形成为痈肿。寒气转化为热，热胜，就会使肌肉腐烂；肌肉腐烂，则化而为脓；如果脓液不能泻出，就会烂筋；筋烂，就会伤骨；骨受伤害，骨髓就会消解；骨髓消解，则骨中空。如果痈脓仍不得排除，血液坏损亏虚，筋骨肌肉不能相互荣养，进而经脉败漏，恶气向内熏蒸五脏，五脏俱伤，所以人就死亡了。

黄帝说：我想全部了解痈疽的各种形态，以及它们的忌日、名称。

岐伯说：痈生在咽喉内，叫做猛疽。猛疽如不急治，就会化脓。脓如不予排除，就会堵塞咽喉，半日就死亡。猛疽已化脓的，应将脓排出，然后让患者口内含上提炼过的猪油，不要吃冷食，三天病就痊愈。

生在颈部的，叫做天疽。天疽形大，颜色赤黑。此疽如不抓紧治疗，热邪之气就会下入于渊腋穴，前则伤于任脉，内则熏蒸肝肺二脏，十多天就会死亡。

阳邪之气猛烈发作，销铄脑髓而流注于项部的，叫做脑铄。其表皮颜色不鲜亮，无光泽，脑部、项部疼痛如针刺。如觉心中烦闷不畅，就会死亡，无法医治。

生于肩部及臂膊的，叫做疵痈。其表皮颜色赤黑，应抓紧治疗。疵痈常使患者汗出直至足部，但不致伤及五脏。宜在痈发四五日时，以艾火灸治。

生在腋下色赤而坚硬的，叫做米疽。治疗米疽宜用砭石。砭石要细而且长。治疗时要疏散地加以砭刺，然后涂以猪膏，六日就可痊愈。此疽砭刺后，不可包扎。疽坚硬而不溃破，就是所谓马刀挟瘿之疽，应急速治疗。

生于胸部的，名为井疽。井疽状如大豆，三四日便增大高起，如不及早治疗，病邪就会向下入于腹部，如仍不医治，七天就会

死亡。

生于左右两膺的，叫做甘疽。甘疽颜色发青，形状与楮实、瓜蒌相似，患者常为寒热所苦扰。应急速治疗，去除发寒发热的症状。如不加治疗，十天就会死亡，死后脓会自行流出。

生于两胁的，叫做败疵。败疵是女子易得之病，时间一久，成为大痈，化脓，里面生有象赤小豆一般大小的肉块。治疗此病，可断切蔆蕳草根各一升，用水一斗六升煎煮，水渐渐减少，得药汁三升，强令患者饮下，并让患者多穿衣服，坐在热锅上，使汗出直至两足，病就会痊愈。

生在股胫部的，叫做股胫疽。股胫疽的形状不怎么变化，但痈脓迫近于骨，应急速治疗。如不急治，三十日就会死亡。

生在尻部的，叫做锐疽。锐疽色赤，坚硬而大，应急速治疗。如不急治，三十日就会死亡。

生在大腿内侧的，叫做赤施疽，如不急速治疗，六十日就会死亡。两大腿内侧都发生的，如不治疗，十日就会死亡。

生在膝部的，叫做疵痈。疵痈形状较大，皮色不变，有寒热，坚硬。痈坚硬时不可砭刺，如用砭石砭刺，患者就会死亡。等痈变得柔软，然后加以砭刺，患者可以得生。

凡生在关节处而且上下左右两相对应的痈疽，不可医治。生在阳经部位的，一百日死；生在阴经部位的，三十日死。

生在膝下胫骨的疽，叫做兔啮。此疽色赤，深至骨，应急速治疗。如不急治，会伤害人的。

生在足内踝的疽，叫做走缓。其外形肿大，色不变。应用砭石频数砭刺患处，如能消除寒热症状，就不致死亡。

生在足上下的疽，叫做四淫。其外形大痈肿，如不急速治疗，一百日死。

生在足两旁的，叫做厉痈。它的外形不大，最初是在足小指

处发作。应急速治疗，须去除其发黑处，如不去除，发黑处就会扩大，以致难以医治，百日内便可死亡。

生在足指上的，叫做脱痈。脱痈的颜色如为赤黑色，患者必死，不可医治；不是赤黑色的，则不致死亡。如经过治疗而病不衰减，就应赶紧切除发病的足指，否则就会死亡。

黄帝问：你讲到了痈和疽，二者如何分辨？

岐伯说：营气稽留在经脉之中，血液就凝涩而不能畅行；血凝涩不能畅行，卫气也随之受到壅塞阻遏而不能畅通，因而生热；大热势盛不止，就会使肌肉腐烂化脓。不过，痈毒通常不能深陷，因而骨髓不致焦枯，五脏也不会被伤害，所以叫做痈。

黄帝问：什么叫疽？

岐伯说：热气大盛，毒邪下陷于肌肤筋髓骨肉之中，向内连及五脏，致使血气干涸衰竭，患处内里的筋骨肌肉都烂坏无余，所以叫做疽。疽的表皮晦暗无光泽，而且坚硬，与牛颈下的厚皮相似；痈的表皮较薄且有光泽。这就是痈和疽各自的特征。

【原文】

黄帝曰：余闻肠胃受谷，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中焦出气如露，上注谿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阴阳已张，因息乃行，行有经纪，周有道理，与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调之，从虚去实，泻则不足，疾则气减，留则先后。从实去虚，补则有余。血气已调，形气乃持。余已知血气之平与不平，未知痈疽之所从生，成败之时，死生之期有远近，何以度之？可得闻乎？

岐伯曰：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蚀，地经失纪，水道流溢，草萱不成，五谷不殖，径路不

通，民不往来，巷聚邑居，则别离异处。血气犹然，请言其故。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藏，藏伤故死矣。

黄帝曰：愿尽闻痈疽之形，与忌日名。

岐伯曰：痈发于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含豕膏，毋冷食，三日而已。

发于颈，名曰夭疽，其痈大以赤黑，不急治，则热气下入渊腋，前伤任脉，内熏肝肺，熏肝肺十余日而死矣。

阳留大发，消脑留项，名曰脑烁，其色不荣，项痛而如刺以针，烦心者死不可治。

发于肩及臑，名曰疵痈，其状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痈发四五日逞焫之。

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痈坚而不溃者，为马刀挟瘿，急治之。

发于胸，名曰井疽，其状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

发于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状如谷实瓜蒌，常苦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不治，十日死，死后出脓。

发于胁，名曰败疵，败疵者女子之病也，久之，其病大痈脓，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治之，剉蔆蘼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发于股胫，名曰股胫疽，其状不甚变，而痈脓搏骨，不急治，

三十日死矣。

发于尻，名曰锐疽，其状赤坚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

发于股阴，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两股之内，不治，十日而当死。

发于膝，名曰疵痈，其状大痈，色不变，寒热，如坚石，勿石，石之者死，须其柔，乃石之者生。

诸痈疽之发于节而相应者，不可治也。发于阳者，百日死；发于阴者，三十日死。

发于胫，名曰兔啮，其状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发于内踝，名曰走缓，其状痈也，色不变，数石其输，而止其寒热，不死。

发于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状大痈，不急治之，百日死。

发于足傍，名曰厉痈，其状不大，初如小指发，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辄益，不治，百日死。

发于足指，名脱痈，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

黄帝曰：夫子言痈疽，何以别之？

岐伯曰：营气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然不能陷，骨髓不为燋枯，五藏不为伤，故命曰痈。

黄帝曰：何谓疽？

岐伯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骨肉，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痈者，其皮上薄以泽。此其候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白话黄帝内经　张云昌　孟蓬生等译　　SS号：10297615
　索书号：R221/ZYC　　出版日期：1995年01月第1版　　页
作者=
页数=913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总目
素问
灵枢